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三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方家常等
封面设计　张　彪　唐　怡
技术设计　邛　生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68号附1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清〕曾国藩　纂　　张政烺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照排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9.5印张　5469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221—03898—8/K·314　(全十册)定价：280.00元(平)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五

词赋之属上编三

三　都　赋并序

左　思

【作者】

左思（约公元250～约305年），字太冲，西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西晋文学家。官秘书郎中。齐王司马冏命为记室督，不就。出身寒微，不好交游。自少博览文史，作有《咏史诗》和《三都赋》等名篇。诗作语言淳朴，《咏史》八首，论古讽今，抨击门阀制度，思想性很高。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左太冲集》。

【题解】

左思撰写的《三都赋》，包括《蜀都赋》、《吴都赋》和《魏都赋》，即描写三国时刘备都城的成都、孙权的建业、曹操的邺都，它们的山川形胜，自然风光，宫室街衢，人文风物。赋的形式也仍然模仿汉赋，以虚构的人物互相对话来铺张扬厉。先是西蜀公子夸说蜀地的形胜，蜀都的繁富；接着东吴王孙起来，一面否定蜀都的壮观，且是亡国之地、丧乱之墟；一面则更加夸说吴都的盛况，吴的创建之古、辖地之广，还进而讲到历史上杰出人才、帝王霸业等。最后，魏国先生挺然而出，批评二人是各执一偏，没有看到广阔的世界。于是他讲魏都沿革更古老，地居中原，气候适宜，人才辈出，建设更繁

富壮丽。意思是只有魏都得其全。这样，吴、蜀二客就甘拜下风，赞叹魏国先生的高见。其后，魏国先生还讲到辞赋要根据事实的道理，又论述偏僻地区所生人物的性格才能的局限，都是作者所提倡的观点，并回复到序言的作赋原则。

本赋繁琐堆砌，未出汉赋窠臼，比起左思的《咏史诗》思想性，远在其下。但作者苦心经营，史载其"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着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确是如此。赋中网罗山川百物，历史上人、事，广泛详细；强调科学求实，从这个角度上说，也是对的；其辞藻丰富，文句基本工整，能给予人们不少的知识和启迪。此赋曾使陆机叹服，也是有道理的。

【原文】

盖诗有六义焉①，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②。"先王采焉，以观土风③：见"绿竹猗猗④"，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⑤"，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⑦，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⑧，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⑨，作者大氐举为宪章⑩。积习生常，有自来矣。

【注释】

①义：这里指文学体裁。

②流：源流的流，分衍下来的。

③土风：民间风气，风俗。

④猗猗（ē阿）：柔条婀娜的样子。　全句引自《诗经·卫风·淇澳》。

⑤版屋：一作板屋，木板盖的屋。　全句引自《诗经·秦风·小戎》。

⑥海若：传说的海神。　按：上引四事都认为是本地所没有的事物。

⑦匪啻（chì翅）：即不啻，不但，不仅仅。旧注为"多也"，不确切。

⑧卮：同"觯（zhì置）"，饮酒的器具。　当（dàng荡）：底，器物的底。

⑨不：据文意疑衍。　诋讦（dǐ jié抵结）：诋毁和斥责。

⑩大氐：大抵，大都。　宪章：法则，榜样。

【译文】

大致诗有六种体裁，第二种是赋。扬雄说："诗人作的赋美丽而有规范。"班固说："赋么，是古诗的一个流别。"古代圣王采诗，是为了观察民风：看到"绿竹猗猗"的诗句，便知道卫地淇水岸边的物产；看到"在其板屋"的诗句，就了解秦地西戎民族的住宅式样。故而居家也能明了八方的事物。然而，司马相如作《上林赋》引用"卢橘夏熟"，扬雄作《甘泉赋》陈述"玉树青葱"，班固写《西都赋》而赞叹"出比目"鱼，张衡写《西京赋》讲到"游海若"，却都是假借珍奇事物，为赋辞润色。像这一类作法，不仅仅如此，而多着哩。考查果木则非本土所生，核校这些神物则非此地能够出现。这对于文辞固然容易作为修饰，而对于实际含义就空虚而没有证据了。而且玉卮若没有底，虽是宝物也没有作用；夸大的言语若没有验证，虽是美丽也不合乎经典了。但是，议论的人因它的研治精深而并不加以责难，写作诗赋的人大抵奉为榜样。由积习而形成常规，这是有来由的啊。

【原文】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1]，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2]，《虞书》所著[3]；辨物居方[4]，《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5]。

【注释】

①魁梧：旧注为形容丘墟之大。 长者：重厚自尊之谓。按：此在全句中是指人还是指物，并不清楚。

②任土：根据土地肥瘠情况。 作贡：作出贡纳制度。语出《尚书·禹贡》。

③《虞书》：《尚书》按时代分的编题，《禹贡》当属《夏书》，或合称《虞夏书》。

④辨物居方：辨别众物，各当其所。为《周易·未济·象传》文。

⑤诂训：这里为古人之言。

【译文】

我既已想模仿前人《二京》赋而为三都作赋，那么，它的山川城邑，便根据地图；它的鸟兽草木，就由方志检验；民谣歌舞，各依着它的风俗；魁梧长者等类，没有不一因其旧。为什么这样作呢？因为，发出言词作成诗，是吟咏他的意志；登高能作赋，是称颂他所见到的东西。赞美一物，贵在依照它的本色；称赞事情，应该根据它的实际。不是本色、不是实情，读者哪会相信？况且，由土地肥瘠状况定下贡纳，是《虞书》著录着的；辨别各种事物使之

各当其所，那是《周易》所慎重提出的。所以，就聊且举出这一隅的事物，归纳它的体统，而回到古人的言论上来。

蜀　都　赋

【原文】

有西蜀公子者，言于东吴王孙曰：盖闻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①，万国错跱②，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吾子岂亦曾闻蜀都之事欤？请为左右扬榷而陈之③：

【注释】

①九土星分：九州的地方以星辰分野。古代以天体的星辰所在对应地下各州的所在，称为“分野”，见本书卷二十四《史记·天官书》。

②错跱：杂错建立。跱，同“峙”。

③扬榷（què 却）：粗略，大凡。

【译文】

有个西蜀的公子，来对东吴的王孙说：据说天是以日月为纲，地是以四海为纪，九州的地方以星辰分野，万国错杂地建立着，崤山、函谷关是帝王的住宅，黄河与洛水汇合处是王者的乡里。咱们先生您是否也听说过蜀都的事物呢？现在（我）请求为您左右人等大略陈述一下吧：

【原文】

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①，开国于中古②。廓灵关以为门③，包玉垒而为宇④。带二江之双流⑤，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⑥；丰蔚所盛⑦，茂八区而菴蔼焉⑧。（以上总挈大纲）

【注释】

①兆基：犹言开辟、发端。 上世：指蜀地的原始时期。

②中古：指战国时期秦惠王开发蜀郡，一说当指开明帝始立宗庙时（见《华阳国志》）。

③灵关：关名，在今四川芦县西北。

④玉垒：山名，在今成都西北，灌县、汶川等县的北面，有谓在松潘境、岷山界。

⑤二江：江水自岷山而下，从灌县到成都分为郫江、流江，或称内江、外江。

⑥六合：天地和四方。

⑦丰蔚：草木茂盛。

⑧八区：四方四隅。 菴蔼：同“晻蔼”，见卷三《离骚》注。

【译文】

那蜀都么，大概开辟于上古，创建国家在中古。扩展灵关作门，包含玉垒山为屋宇。二江的双流环绕而下，对着峨眉山的重重险阻。为水陆所凑集，天地四方都在这里交会；草木茂盛，这里的八方都显得那么丰茂浓郁。

【原文】

于前则跨蹑犍、牂①，枕犄交趾②，经途所亘③，五千余里。山阜相属，含溪怀谷。岗峦纠纷，触石吐云。郁葢葢以

翠微④，崛巍巍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气而为霞。龙池濞瀑溃其隈⑤，漏江伏流溃其阿⑥。汩若汤谷之扬涛⑦，沛若濛汜之涌波⑧。于是乎邛竹缘岭，菌桂临崖⑨，旁挺龙目⑩，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以猗猗⑪。孔翠群翔，犀象竞驰。白雉朝雊⑫，猩猩夜啼。金马骋光而绝景⑬，碧鸡倏忽而曜仪⑭。火井沉荧于幽泉⑮，高焰飞煽于天垂⑯。其间则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⑰，金沙银砾，符采彪炳⑱，晖丽灼烁。（以上前，即南也。）

【注释】

①犍、牂：犍为郡、牂柯郡。

②犄：用为倚，依靠。　交趾：郡名。

③亘（gèn 更）：横过。

④蓋蓋：同“氛氲”，氤氲，一种气体充盛之状。　翠微：山气青翠。

⑤龙池：池名，在犍为郡。　濞（hào 皓）瀑：水沸腾之声。　溃：同“喷”。

⑥漏江：江名，今云南建宁，在犍为郡。　溃：流下。

⑦汤谷：日出之地。

⑧濛汜：日入之地。

⑨菌桂：见卷三《离骚》注，肉桂。

⑩龙目：即龙眼，果名。

⑪晔晔（yè 叶）：火光。

⑫雊：野鸡叫声。

⑬金马：山神名，后世衍变为山形的景点。　绝景：绝影，超过光影。

⑭碧鸡：山神名，同于金马的推衍。　曜仪：闪耀的仪态。

⑮火井：井中冒火，或曰即盐井。在今四川邛崃。　荧：火光而小。

⑯天垂：天的四边。

⑰江珠：江中出的珍珠。　瑕英：赤色小玉。瑕，假为霞。

⑱符采：玉之采色。 彪炳：光耀。

【译文】

在它的前方，则跨着犍为、牂柯之地，枕靠着远远的交趾，道路纵横交错，有五千余里。山阜相连，包含着溪流山谷。岗峦杂错，云雾触着山石而出。山气氤氲而青翠，山势巍峨而崛起。多么秀丽而直上青霄，吐出丹气化成红霞。龙江沸腾喷激着山隈，漏江隐伏地流下山阿。水的流出好像汤谷扬起浪涛，滂沛地又像濛汜涌出清波。那里有邛竹生满山岭，菌桂长在险岩，从旁挺出龙眼，山侧生着荔枝。绿叶广布得绵密萋萋，红色的果实硕大离离。迎着隆冬也不凋萎，经常如火光焕彩而嬝娜摇曳。孔雀、翠鸟群群飞翔，犀牛、大象竞相奔驰。白雉早晨鸣叫，猩猩夜晚哀啼。金马山神追逐着光影，碧鸡山神飘忽飞奔金光闪耀着。火井的萤光隐沉在深泉，而喷起高高火焰扇到天的四垂。这里还有琥珀丹青，江珠采玉，含着金银的沙砾，文彩光耀，闪烁着美丽的光辉。

【原文】

于后则却背华容①，北指昆仑，缘以剑阁②，阻以石门③。流汉汤汤④，惊浪雷奔。望之天迥，即之云昏⑤。水物殊品，鳞介异族。或藏蛟螭，或隐碧玉。嘉鱼出于丙穴⑥，良木攒于褒谷⑦。其树则有木兰、梫桂，杞、檌、椅、桐，椶枒、楔、枞，楩、楠幽蔼于谷底⑧，松、柏蓊郁于山峰。擢修干⑨，竦长条⑩，扇飞云，拂轻霄。羲和假道于峻岐⑪，阳乌回翼乎高标⑫。巢居栖翔，聿兼邓林⑬。穴宅奇兽，巢宿异禽。熊罴咆其阳，鹏鹗鸡其阴⑭。猿狖腾希而竞捷⑮，虎豹长啸而永吟。（以上后，即北也。）

【注释】

①华容：此指四川梓潼县北的华容水。胡绍煐说。

②剑阁：道、关名，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大、小剑山之间，称剑门关，三国诸葛亮主持修凿，开设阁道。

③石门：此指四川江油县石门山。

④汉：汉水。　汤汤：形容水势之大。

⑤即：就，靠近。

⑥嘉鱼：稀见的好鱼。　丙穴：汉水经过沔阳（今陕西勉县）县北，有丙穴，出嘉鱼。

⑦攒：集。　褒谷：褒水的河谷。褒、斜二水同源于秦岭太白山，褒水南注于汉水，谷口在旧褒城县北。斜水北注于渭，谷口在眉县西南。合称褒斜口或褒斜道，为川陕间要道。

⑧梫桂：木桂，开白花。　楠：即楸树。　椅：梓树，与楸为一类。　梭枒：当为二名。梭，栟榈；枒，楣枒。　楔：樱桃。　枞：松叶柏身。　梗、楠：俱见卷四《两京赋·西京赋》。

⑨擢（zhuó 浊）：拔，升起。　修：长。

⑩竦（sǒng 耸）：恭敬，耸立。

⑪羲和：日的御者。　岐：分岔的道路。

⑫阳乌：日中乌，即三足鸟。汉人以为太阳之精。　高标：高的标识。这里指高山、高树。

⑬聿：语词无义。　邓林：林名，一说夸父追日的神话中邓林，一说邓地之山林。

⑭鹛、鹗：均鹰类猛禽。　鸿（yù 玉）：快飞的样子。

⑮希：空处。

【译文】

在它的后面，则背后隔着华容水，向北直指昆仑，绕着它的有剑阁，作为险阻的有石门。汉水哗哗流淌、惊涛骇浪像雷奔。远望像天一般高远，靠近它云雾昏昏。水产物有不同的品种，或长鳞或甲壳多种族类。或藏着蛟、螭，或隐伏着碧玉。美鱼从丙穴出

游，良本集中在褒谷。这里的树木就有木兰、梫桂，杞、檀、椅、桐，梬、栫、楔、枞，榧、楠，青葱地生在谷底，松柏茂密地长在山峰。挺拔的长干，耸立着长条，摇动飞云，扫拂着青霄。羲和借道在险峻的岐路，阳乌回翔在高标。它们或巢居栖息或翻飞，还兼据着邓林。洞里居着奇兽，巢里宿着珍禽。熊罴吼叫在它的南面，鹍鹍疾飞在山阴。猿猴跳跃在丛林的空间而比赛速度，虎豹长啸不绝于耳。

【原文】

于东则左绵巴中①，百濮所充。外负铜梁于宕渠②，内函要害于膏腴。其中则有巴菽、巴戟③，灵寿、桃枝④。樊以葅圃⑤，滨以盐池⑥。蠍螏山栖⑦，鼋龟水处。潜龙蟠于沮泽，应鸣鼓而兴雨⑧。丹沙赩炽出其坂⑨，蜜房郁毓被其阜⑩。山图采而得道⑪，赤斧服而不朽⑫。若乃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赍旅⑬，玩之则渝舞，锐气剽于中叶⑭，跻容世于乐府⑮。（以上东，即左也。）

【注释】

①绵：绵亘，经历。一说左绵为地名，非是。

②铜梁：山名，今四川合川县内。 宕渠：县名，今四川渠县东北。因宕渠江得名。

③巴菽：巴豆。 巴戟：巴戟天。均药草。

④灵寿：木名。可作扶老杖。 桃枝：竹名，四寸一节，亦可制杖。

⑤葅（zū 租）：今谓鱼腥草。

⑥盐池：泉水可煮盐，在巴东北井县，故城在今巫山县北。

⑦蠍螏（bì yí 必夷）：山鸡。

⑧这句是说：相传巴东有泽水，其中神龙见鸣鼓即能降雨。

⑨赩（xì 隙）：大赤色。 炽：亦赤色。

⑩蜜房：蜜蜂所作的房，即蜂房。　郁毓：盛多。　被：犹披，披盖着。

⑪山图：人名，陇西人，随道士入山采药，而身轻不食。

⑫赤斧：人名，巴戎人，炼丹服之还童，毛发皆赤，手中长有赤斧，故名。

⑬賨（cóng 从）旅：賨人的军旅，指刘邦为汉王时，募賨人定三秦。賨民居渝水，善歌舞，今称巴渝曲、巴渝舞。

⑭剽：勇悍。　中叶：中世。

⑮跻容世：未详。　乐府：汉武帝立的音乐机构。

【译文】

在它的东面，往左连着巴中，居住着百濮民族。外靠着铜梁山、宕渠江，内在肥沃之乡有着险要之处。这里生长着巴豆、巴戟，灵寿和桃枝。以葙草之圃作樊篱，以盐池作边缘。五彩的山鸡在山里栖息，鼋、龟处于深水。潜龙蟠在大泽，响应着鼓声便兴起云雨。大红的丹沙出在山阪，很多蜂房密布在陵阜。山图神人采药而得道，赤斧仙人服丹砂而长生不老。还有那勇悍的賨人生在这一方，民风民谣都表现他们是尚武，奋发起来组成军旅，玩乐起来就能歌善舞。他们的锐气在中世勇武出名，乐舞载入乐府。

【原文】

于西则右挟岷山①，涌渎发川②。陪以白狼③，夷歌成章。坰野草昧④，林麓黝倏⑤。交让所植⑥，蹲鸱所伏⑦。百药灌丛，寒卉冬馥。异类众夥，于何不育？其中则有青珠黄环⑧，碧砮芒消⑨，或丰绿荑⑩，或蕃丹椒。麋芜布濩于中阿⑪，风连莚蔓于兰皋⑫。红葩紫饰，柯叶渐苞⑬。敷蕊葳蕤⑭，落英飘飖。神农是尝，卢跗是料⑮。芳追气邪⑯，味蠲疠痟⑰。其封域之内，则有原隰坟衍，通望弥博⑱。演以潜、沫⑲，浸以绵、洛⑳。沟洫脉散，疆里绮

错[21]。黍稷油油，稗稻莫莫[22]。指渠口以为云门[23]，洒澎池而为陆泽[24]。虽星毕之滂沱[25]，尚未齐其膏液。尔乃邑居隐赈[26]，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其园则有林檎、枇杷，橙、柿、樗、椁，榧桃函列[27]，梅、李罗生。百果甲宅[28]，异色同荣。朱缨春熟，素柰夏成[29]。（以上西，即右也。）

【注释】

①岷山：山名，在今四川北部，绵延甘肃边境，海拔4000米，主峰为长江、黄河的分水岭。

②涌渎：涌出成水道。渎，水道。一说指渎（岷）山的渎水。不切，此当泛指，与“发川”相应。

③白狼：种族名，白狼夷。旧注在汉嘉西界。当在汶山以西。

④坰：远野。

⑤倏（shū 殊）：黑色，与黝同义。

⑥交让：一种树。

⑦蹲鸱：一种芋。

⑧青珠、黄环：均药草。

⑨碧砮：石名，可为药。 芒消：疑即硝石，可入药。

⑩绿蓂：即辛夷，又称木笔，香草，亦药草。

⑪麋芜：香草。 布濩（hù 护）：遍布。

⑫风连：一名风延母，药草。

⑬柯：树枝。 苞：草木丛生。

⑭敷：布，放。 葳蕤（ruí 锐阳）：茂盛。

⑮卢：扁鹊，太山卢（国）人。 跗：俞（臾）跗。均黄帝时医师。

⑯气邪：即邪气。

⑰蠲：同捐，免，除。 疠：不和之气。 痟：头痛病。

⑱弥博：犹宽广。

⑲演：水的长流。一说当作潢，水的潜流。 潜：见《禹贡》梁州“潜、沱

既道”。 沫：蜀郡水名。

⑳浸：指湖泊。 绵、洛：蜀郡水名。

㉑疆里：当作疆理，指划分好的土地。 绮错：有如丝织的纹理交错。

㉒莫莫：茂密。

㉓渠口：指李冰造作都江堰的闸口，今灌县离堆口。 云门：形容渠口。

㉔洒：分流。 澎：流水的状态。 陆泽：蓄水灌溉之处。

㉕这句引《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说月行失道而入于毕星座，就下大雨。离，逢，遇。

㉖隐赈：富盛之意。

㉗全句列举果木名。 林檎：一种小果，味似梨，即楸子。 樗：见卷四《两都赋》注。 梼：梨的一种。 榹桃：山桃。

㉘甲宅：果实开拆，即果实成熟。

㉙柰（nài 奈）：柰子，苹果的一种。古代可指一般水果。

【译文】

在它的西方，右边挟带着岷山，涌成水道，发为众川。这里住着夷民叫白狼，他们的歌谣成章。旷远的郊野草昧荒蛮，森林浓密黝黑一片。交让木在这儿种植，蹲鸱芋在坡地蹲伏。百药的灌木成丛，寒冬照样开花吐放香气。不同的品种很多，这里什么不能繁殖？其中有：青珠、黄环，碧砮石和芒硝；绿蕉很丰盛，还繁衍着丹椒。麋芜布满在山阿间，风连草蔓延在泽边兰皋。红花杂饰着紫色，枝叶丛生鲜嫩。花蕊开得茂盛，花瓣飘落缤纷。它们曾是神农尝过，扁鹊、俞跗把它们品量分类。它们的芳香驱逐邪气，药味能除掉头痛和疠疾。这片广大的区域里，有平原低地高陵长阪，一眼望去十分宽广。长流的是潜水、沫水，汇成湖样大的二水是洛、绵。沟渠像筋脉散布，土地界画像丝织花纹交错。黍稷光泽油油，稉稻生长得多么茂密。江都堰的渠口有如云门，分开水流形成平原上池泽。即使毕星兴起的大雨滂沱，也不能和这里如膏

液般的水源相比。再看那人们住的村邑这般兴旺，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荫梓树相连。家家有盐井，户户有橘园。这里的园林便有：林擒、枇杷，橙、柿、樗、椁，山桃成排，梅、李罗列而生。百果成熟裂开皮壳，颜色各异而一样发花繁荣；红色樱桃春季就成熟，白色的水果夏季就有收成。

【原文】

若乃大火流①，凉风厉，白露凝，微霜结。紫梨津润，榛栗罅发②，蒲陶乱溃③，若榴竞裂④。甘至自零⑤，芬芬酷烈⑥。其园则有蒟、蒻、茱萸⑦，瓜畴芋区。甘蔗辛姜，阳苴阴敷⑧。日往菲微，月来扶疏⑨。任土所丽⑩，众献而储。其沃瀛则有攒蒋、从蒲⑪，绿菱、红莲；杂以蕴藻⑫，糅以蘋蘩。总茎柅柅⑬，裒叶蓁蓁⑭。蕡实时味⑮，王公羞焉⑯。其中则有鸿俦鹄侣，鹭鹭、鹈鹕⑰。晨凫旦至，候雁衔芦⑱。木落南翔，冰泮北徂⑲。云飞水宿，哢吭清渠⑳。其深则有白黿命鳖㉑，玄獭上祭㉒。鳣、鲔、鳟、鲂，鲻、鳢、鲂、鲨㉓，差鳞次色，锦质报章㉔。跃涛戏濑，中流相忘㉕。（以上都畿植物动物，即中也。）

【注释】

①大火流：大火星黄昏往西去，为秋季七月。

②榛栗：即榛栗。 罅发：栗皮拆开有罅隙。

③蒲陶：即葡萄。 乱溃：果汁流淌。乱，言其多。

④若榴：即石榴，见卷四《两都赋》。

⑤甘至：指果熟。

⑥芬芬：当作芬芳。字误。

⑦园：上文已言园，故字疑作圃。 蒟、蒻：蒟即枸，结实如桑葚，可为

酱，名枸酱；蒟，草根名蒟头，可酺食。或说蒟蒟为一物。

⑧阳苡（xū 虚）：阳气暖照。　阴敷：阴气布润。　全句指上述各草木需要冷暖干湿不同的气温。

⑨“日往”两句：文意相类。日往、月来指时光；菲微、扶疏，均形容果蔬茂密。

⑩丽：这里是附着的意思。

⑪瀛（yíng 营）：池泽。　攒：聚。　蒋：菰，今称茭白，其实为菰米，称雕胡。

⑫蕴：积聚，如丛生之意。

⑬总：犹丛。　柅柅（nǐ 你）：柔软光泽之状。

⑭衮（yì 义）：重。指吸水浓重。　蓁蓁（zhēn 珍）：草木茂盛。

⑮蕡（fén 坟）：形容果实之多。

⑯羞：以为肴羞，动词。

⑰鹭鹭：即鹭，水鸟。因《诗经·振鹭》有“振鹭”而构成为双音词。振，本为群飞之状。　鹈鹕：水鸟，喙长善捕鱼，亦称淘河。

⑱衔芦：雁嘴衔着芦苇而飞，有谓用以避开箭矢，有谓用以借助风力。

⑲徂：往。

⑳哢吭：一作弄吭，指鸣叫。吭，喉。

㉑命：呼，应声。古人以为鼋鸣鳖应。

㉒这句是说玄色水獭（tǎ 塔）将食鱼，先用以祭祀。古有此说。

㉓此句列举均鱼类。　鳣、鳟、鲂：大鱼，均见卷四《两京赋·西京赋》注。　鲔：鱼之美者。　鲻，鲇鱼。　鲂：本作鲂，鱼狭小，常张口吹沙。　鲿：即黄颊鱼。

㉔质：这里指鱼身。　报章：原义为回赠有花纹（文章）的织物，这里指显现鱼身的花纹。

㉕这里是说鱼在江河中游，各自寻乐，不顾他鱼。引自《庄子·天运》。

【译文】

至于大火星昏见西流的秋天，凉风凄厉，白露下降，开始结霜。紫梨果汁滋润，榛栗爆开裂缝，葡萄甜汁流淌，石榴拆出子

房。成熟得自己零落，那么浓郁的芳香。菜圃里有枸、蒻、茱萸，瓜、芋种得一畦畦。甘甜的蔗、辛辣的生姜，或在阳处取暖、或在阴处分布。日往是那般茂密，月来照常是枝叶扶疏。按土质种植品种，蔬果都向人们献出、把它们积储。那肥沃的池泽则有：从生的菰、蒲，绿菱和红莲，杂生着积聚的水藻，还有蘋蘩。丛丛的根茎柔软光泽，浓重的叶子十分茂盛。离离果实是时鲜美味啊，王公大人们作为珍馐。这里鸟儿有：鸿、鹄结成伴侣，有鹭鹭、鹈鹕；晨凫清早飞来，候鸟雁衔着苇芦；它落叶时南翔，冰化时北回，它们在云里飞、水上宿，在澄清的渠水上引吭欢呼。水的深处则有：白色的鼋和应声的鳖，玄色水獭陈列鱼儿作祭享。那些鳣、鲔、鳟、鲂，鲻、鳢、鲂、鲂、鲩，鳞色参差，如锦绣的身躯显出花纹成章。它们在波涛里跳跃、在急流里嬉戏，在中流欢乐，各自相忘。

【原文】

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1]。辟二九之通门[2]，画方轨之广途。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3]。结阳城之延阁[4]，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5]。内则议殿爵堂[6]，武义虎威[7]。宣化之闼[8]，崇礼之闱[9]。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晖[10]。外则轨躅八达[11]，里闬对出[12]。比屋连甍[13]，千庐万室。亦有甲第，当衢向术[14]。坛宇显敞，高门纳驷。庭扣钟磬，堂抚琴瑟。匪葛匪姜[15]，畴能是恤！[16] 亚以少城[17]，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18]。贾贸埘鬻[19]，舛错纵横。异物崛诡[20]，奇于八方：布有橦华[21]，面有桄榔[22]；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23]，蒟酱流味于番禺之

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叠迹，叛衍相倾[24]。谹哗鼎沸，则咙聒宇宙[25]；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26]。阛阓之里[27]，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28]，濯色江波[29]，黄润比筒[30]，籁金所过[31]。侈侈隆富[32]，卓、郑埒名[33]。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巨万[34]，钚揆兼呈[35]。亦以财雄，翕习边城[36]。（以上城市货殖）

【注释】

①成都：原义成为都邑，后成了都邑名。战国秦惠王时始置县，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

②这句是说汉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个城门。

③承明：西汉承明庐，在石渠门外。

④阳城：蜀门名。　延阁：栈道。一说藏书处。

⑤绮窗：饰有雕花的窗户。

⑥议殿：议事之殿。　爵堂：颁爵之堂。

⑦武义、虎威：均门名。

⑧闼（tà 踏）：门，小门。

⑨闱（wéi 韦）：宫中的侧门。

⑩玉题：玉制的榱椽的头，露到屋檐外。

⑪轨躅：犹轨迹。

⑫里闬（hàn扞）：里巷的门。

⑬甍（méng 盟）：屋脊。

⑭术：道路。与前衢字类同。

⑮葛、姜：指诸葛亮、姜维。在蜀中不建甲第享乐，以此反衬。

⑯畴：谁。　恤：安。

⑰亚：次。　少城：小城。

⑱袨（xuàn 玄）服：盛服。　靓妆：粉白黛的妆饰。

⑲堆鬻：积存和销售。堆，同“滞”。

⑳崛诡：犹奇诡。

㉑橦华：即桐花，一种树，花能织布。一说是木棉；或说即梧桐花，则非。

㉒面：食物之麪。 桄榔（guāng láng 光郎）：树名，似棕榈，皮中有粉沫，可为面食。

㉓传节：邛竹杖以节为奇，故云。 大夏：西方国，见卷三《惜誓》注。

㉔叛衍：犹漫衍。

㉕咙聒（páng guō 庞锅）：庞杂噪闹。

㉖埃壒：尘埃遮蔽。 曜灵：日。

㉗ 阛阓（huán hui 环会）：街市的巷和门。

㉘贝锦：如贝壳花纹的锦。 斐：文采。

㉙濯色：成都织锦既成，在江水中洗濯，色泽鲜明，今锦江，原名濯锦江，出此。

㉚这句是说黄润（细布名）一筒筒（当作筩）。

㉛籯（yíng 营）：一种竹器，当作籯。 金：黄金，指金钱。

㉜侈侈：形容隆富。 隆富：很富盛。

㉝卓：蜀郡卓氏。 郑：程郑。二人均秦汉间冶铸而富。埒（liè 列）：同等。

㉞镪（qiǎng 抢）：古称成串的钱。

㉟钒：当作钒，同“劈”。 揆（gui 规）：剪裁。 兼呈：都有一定的考课。呈，即程，度量，衡量。

㊱翕习：兴盛，炽盛之状。

【译文】

这样一来，便是金城石郭，环绕中区。既美丽，又崇高，名副其实的是“成都”。这里开辟了十八道城门，修建方方正正，道路宽广笔直。营建新宫在高爽之地，仿造了承明庐。连结阳城门的栈道，高高的观、榭像飞在云中。临山开着高轩，成排雕饰的窗户可俯瞰大江。在内层则有议殿、爵堂，门名武义、虎威；宣化小门，崇礼侧闱。华丽的宫阙高高对峙，重门洞开，门上金铺闪亮，玉饰的椽头发出光辉。在外层就是车道轨迹四通八达，里门两两相

对，屋脊连接，千庐万室。也有贵人府第，当着街衢道路。坛上屋宇亮堂宽敞，高门容纳驷马。庭中撞钟敲磬，堂上弹琴奏瑟。不是诸葛、没有姜维，谁能把人民安恤！次等的有小城，接在大城的西面。市场会集之所，是万商的薮渊。行列有百重，罗列的商肆成千。财货堆积如山，纤丽商品好似繁星满天。都中的士女，盛服靓妆。贾人贸易、屯积销售，货物交错纵横。异物奇诡，传到八方：布有桐华品种，面有取自桄榔；邛竹杖的奇节传到大夏之国，枸酱美味流通到番禺之乡。行路的车、辇杂沓，人们的冠带相混，车毂、人迹重重叠叠，漫衍相倾。人声喧哗似鼎沸，庞杂的噪闹充满宇宙；尘嚣冲天，尘埃蔽日。街坊巷里，技巧之家，隔成百数房室，织布机声相和。贝锦用花彩织成，在江流中洗濯，细布一筒靠着一筒，成筐的金钱从这里经过。无限的盛富，能和卓氏、程郑齐名。专擅山川资源，财货增值在私人门庭。成串的钱藏有巨万，交易都有度量均衡。财大气雄，炽盛在这边远之城。

【原文】

三蜀之豪①，时来时往。养交都邑②，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从百两③。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④，肴槅四陈⑤。觞以清醥⑥，鲜以紫鳞。羽爵执竞⑦，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飙厉⑧。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⑨。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以上豪侠宴饮）

【注释】

①三蜀：指蜀郡、广汉、犍为。

②养交：养其交游，即结交。

③百两：百乘车。两，即辆。

④罍（lěi 雷）：盛酒器。

⑤槅：即核字之通假。肴、核，菜肴之类。古代以菹醢类为肴，桃梅类为核。

⑥醥（piǎo 瞟）：清酒。

⑦羽爵：酒爵作成雀形有首尾羽翼。 执竞：这里为比量饮酒。

⑧飘厉：如缭戾、嘹唳，歌声清越。

⑨裔裔：飞、行的样子。见卷三《子虚赋》注。

【译文】

三蜀的富豪，时来时往。在都邑中结交，招朋附党。笑谈阔论，捋手腕，击着掌。出游则车骑相连，归来则附从的车有百辆。依着他们的旧俗，从冬到春，在吉日良辰，设酒宴于高堂，来迎接嘉宾。黄金的酒罍摆在席中，菜肴美果陈列在四边。饮的是清酒，美味的鱼新鲜。举着羽爵比酒量，奏起丝竹的清音。巴姬弹起琴弦，汉女拍掌作和声。西土的乐调急促地从弦柱上发出，蜀江上的歌曲嘹亮凄清。舒展着长袖不断地起舞，回旋地飞行。大家合着酒杯靠拢坐，杯盏满斟、互相加罚。欢乐宴饮在今宵，而一醉下去就是长年累月。

【原文】

若夫王孙之属，郤公之伦①，从禽于外，巷无居人。并乘骥子②，俱服鱼文③。玄黄异校④，结驷缤纷。西逾金堤⑤，东越玉津⑥。朔别期晦，匪日匪旬⑦。蹴蹈蒙茏，涉蹻寥廓⑧。鹰犬倏眒⑨，罻罗络幕⑩。毛群陆离⑪，羽族纷泊。翕响挥霍⑫，中网林薄。屠麋麋，翦旄麈⑬，带文蛇，跨雕虎。志未骋，时欲晚，追轻翼，赴绝远。出彭门之阙，驰九折之坂。经三峡之峥嵘，蹑五屼之蹇泸⑭。戟食铁之

兽[15]，射噬毒之鹿[16]。皛貙氓于蔞草[17]，弹言鸟于森木。拔象齿，戾犀角[18]，鸟铩翮[19]，兽废足。（以上田猎山阜）

【注释】

①“若夫”两句的王孙，指卓王孙。　郤（xì 隙）公：旧注蜀中豪富人。

②骥子：形体丑恶而善走的马。

③鱼文：一种用鱼皮花纹装饰的衣服。一说为目边毛色白的马。

④校：养马栏，亦名闲，又名栈。

⑤金堤：指江都堰的大堤。

⑥玉津：在犍为东北，又名碧玉津。

⑦朔别二句是说时间长达一月，从初一到三十日（晦），不是一天十天可完。

⑧蹻：当为躐，践踏。

⑨倏眒（shū shēn 舒申）：眨一下眼的快速。

⑩罻：小网。　络幕：施张（网）。

⑪毛群：指兽类。　陆离：这里是分散。

⑫这句言快，一忽儿。

⑬旄麈（zhǔ 主）：鹿类而大，有尾。相传群鹿随之，看其尾掉转而决定走向。一说旄为旄牛，与麈为二物。

⑭“出彭门”以下四句的地名：彭门在岷山；九折坂在邛崃山；三峡即今三峡；五屼为五屼山，山有五重，在峨眉县西南。　蹇泸：即蹇产，曲折。一说与偃蹇同，高。

⑮食铁之兽：即貘，相传能食铜铁。

⑯噬毒鹿：能食毒草的神鹿。

⑰皛：当作拍，拍打。　濡氓：貙人，传说能变成虎。　蔞（yāo 腰）：草盛之貌。

⑱戾：同“捩（liè 列）”，扭。

⑲铩（shā 杀）：摧残，伤害。

【译文】

至于像那卓王孙、郤公之群，打猎在野外，里巷都空无一人。都骑着骥子马，穿着鱼皮服上有花纹。马色或玄或黄分开养畜，连结驷马多得缤纷。他们西边驰过金堤，东边越过玉津。出去就是一整月，不是一日一旬。踏着蒙茏的草木，奔驰在寥廓的郊原。鹰犬转眼飞过，张开罗网漫天。兽类惊骇奔散，飞鸟纷纷飞窜，在倏忽之间，中网落在林边。他们屠杀麋麋，猎取旄麈，揪住花蛇，跨伏雕虎。猎意还没尽兴，天色就已将晚，他们就追赶轻捷的飞禽，跑得很远很远。走出彭门的双阙，驰过九折之坂，经过高峰峥嵘的三峡，踏过曲折的五屼山。用戟刺食铁兽，用箭射杀神鹿。在茂盛的草泽中追击貙氓，在森林里弹射能言的奇鸟。拔大象的牙，扭犀牛的角，使鸟残去翅膀，使野兽失去腿脚。

【原文】

殆而朅来相与①，第如滇池②，集于江洲③。试水客，舣轻舟④，娉江斐⑤，与神游。罨翡翠⑥，钓鳇鲉⑦，下高鹄，出潜虬。吹洞箫，发棹讴⑧，感鳣鱼⑨，动阳侯⑩。腾波沸涌，珠贝泛浮。若云汉含星，而光耀洪流。将飨獠者，张帝幕⑪，会平原；酌清酤⑫，割芳鲜；饮御酣⑬，宾旅旋。车马雷骇，轰轰阗阗⑭。若风流雨散，漫乎数百里间。斯盖宅土之所安乐⑮，观听之所踊跃也。焉独三川⑯，为世朝市？（以上水嬉及猎罢而宴）

【注释】

①朅：去，音亦相近。

②第：但，权且。 如：当犹往。 滇池：即今云南的滇池。

③江洲：这里是在巴郡，今巴县西。

④舣(yǐ 蚁)：将船靠岸。

⑤娉(pīng 乒)：问。　江斐：即江妃，指二神女。《列仙传》载，郑交甫挑逗二神女，接受赠珮，去数十步，珮与二女皆不见云。

⑥罨(yǎn 奄)：捕鸟网。此作动词用。

⑦鳆鲉：鱼名。

⑧棹讴：鼓棹而歌，敲着船棹唱歌。这里是名词。

⑨鳣鱼：江中一种大鱼。古有鼓瑟而游鱼出听之说。

⑩阳侯：江水神。

⑪帟(yì 亦)：施于人坐之上，谓之平帐。

⑫清酤(hù 户)：当作醪酤，即浊酒与清酒。

⑬饮御：指慰劳性的宴饮；御，侍。这里当指一般宴饮。

⑭阗阗(tián 田)：沉重的响声。

⑮宅：居住。

⑯三川：洛阳地区，黄河、伊、洛为三川。

【译文】

几乎是这样来来去去，相处一地，权且前往滇池，又会集在江洲。试着作一次水客，摇着轻舟，寻向江妃女神，和神仙同游。掩捕翡翠，钓起鳆鲉，射落高飞的天鹅，赶出潜藏的虬。吹着洞箫，唱起棹讴，感动鳣鱼，激出江神阳侯。看那波浪腾涌，珠、贝向上漂浮。好像天河含着星光，闪耀于洪流。开始飨宴游猎的人们，张起平帐帷幕，集会在这平原；饮着浊酒清酒，割食野味香鲜；慰劳的酒宴喝个痛快，宾客们将要回还。这时，车马行走如雷震，响声轰轰阗阗。像风飘雨洒，充满几百里之间。这大概就是居住这片土地的安乐。看的、听的人们之所以这样踊跃吧。岂止那三川是当世热闹的朝市？

【原文】

若乃卓荦奇谲，倜傥罔已[1]。一经神怪，一纬人理。远

则岷山之精，上为井络[2]。天帝运期而会昌，景福肸蠁而兴作[3]。碧出苌弘之血[4]，鸟生杜宇之魄[5]，妄变化而非常，羌见伟于畴昔[6]。近则江汉炳灵[7]，世载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8]。王褒拌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道德[9]，摛藻掞天庭[10]。考四海而为俊，当中叶而擅名[11]。是故游谈者以为誉，造作者以为程也[12]。（以上人神奇伟）

【注释】

①罔已：无已，说不尽。

②这两句是说岷山的精气到天上为井星的维络。

③景福：大福。 肸蠁：响应，如知声虫遇有响声立即反映、来集。见卷三《上林赋》、卷四《甘泉赋》。

④碧：玉的一种。 苌弘：东周敬王时大夫，遭谗而死，血化为碧。有说被放逐于蜀地。故引此。

⑤这句说蜀王望帝禅国而去，时杜宇悲鸣，人以为杜宇为望帝之魂。见《蜀王本纪》、《华阳国志》。

⑥羌、畴：均发声词，无义。

⑦炳：焕发光明。

⑧皭：高洁之状。 君平：人名，即严遵，善辞赋又行卜筮。与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俱西汉辞人，均蜀人。

⑨幽思：深思。 绚：原为文能成章之意。这里可解为显明。

⑩摛（chi 痴）：发散，舒展。 藻：指文辞。 掞：（shàn 擅）：铺张。这里当为光耀（动词）。

⑪中叶：中世，这里指汉代。

⑫程：这里为标准。

【译文】

像这么一些卓异、奇怪、特异的东西，没有穷尽，一往竖的说

是神怪，一往横的说是人间事理。远的则是岷山的精气，上天成为井宿的维络。天帝的运期到这里会合而昌盛，大的幸福很快感应而兴发。碧玉出于苌弘的血，鸟生起杜宇的魂魄。这些奇异的变化并非常理，可是早就被称为伟大。近的则有江汉焕发灵气，世代生出精英。像文采蔚然的司马相如，皎然高洁的严君平，俊秀发光的王褒，胸含文章而挺然独立的扬子云。他们深思而显明道德，舒展辞藻而光耀天庭。考查四海之内，他们堪称俊杰，当中世的时候他们就拥有声名，所以谈论者都以为美誉，作事的人都以他们作标准。

【原文】

至乎临谷为塞，因山为障。峻岨塍埒长城①，豁险吞若巨防。一人守隘，万夫莫向。公孙跃马而称帝②，刘宗下辇而自王③。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

【注释】

①塍：土界，如言地塍。　埒：等同。　全句说这里的险阻把长城等同塍界一般。

②公孙句，指公孙述在蜀称为蜀王。

③刘宗句，指刘备入蜀，刘璋出降，乃称帝。刘备是汉室后裔，故曰宗。

【译文】

至于就着山谷作关塞，依高山而为屏障。它的险峻直把长城等同塍界，深险的谷口像能吞下巨大的堤防。一人守住险隘，一万人也不敢向上。公孙述跃马而来称帝，刘备在这里下辇而自立为王。由此说来，天下谁能比得上？故而即使总括全部华夏的富有，也不比上这蜀都的无限数量啊！

吴都赋

【原文】

东吴王孙輾然而咍曰[1]：夫上图景宿[2]，辨于天文者也；下料物土[3]，析于地理者也。古先帝代，曾览八纮之洪绪[4]，一六合而光宅[5]，翔集遐宇[6]。鸟策篆素[7]，玉牒石记[8]。乌闻梁岷有陟方之馆、行宫之基欤[9]？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禹同之有[10]，玮其区域[11]，美其林薮。矜巴汉之阻，则以为袭险之右[12]；徇蹲鸱之沃，则以为世济阳九[13]。龌龊而算[14]，顾亦曲士之所叹也[15]；旁魄而论都[16]，抑非大人之壮观也！何则？土壤不足以摄生，山川不足以周卫。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兹乃丧乱之丘墟，颠覆之轨辙，安可以俪王公而著风烈也[17]？玩其碛砾而不窥玉渊者[18]，未知骊龙之所蟠也；习其敝邑而不睹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踯也[19]。子独未闻大吴之巨丽乎？且有吴之开国也，造自太伯，宣于延陵[20]，盖端委之所彰[21]，高节之所兴。建至德以创洪业，世无得而显称；由克让以立风俗，轻脱蹶于千乘[22]。若率土而论都，则非列国之所觖望也[23]！（以上抑蜀伸吴）

【注释】

①䩞(chǎn 产)：当作䩞，笑的样子。　哈(hāi 海)：犹今咳字，有嗤笑之意。

②图：摹，描述。　景宿：广泛的星宿。景，古训大，引申为广大。

③料：量，度。

④八纮：指天的八方。　洪绪：大的端绪。

⑤一：统一，动词。　光宅：光耀天下。宅，在此为宇，宇宙。旧注为居，不确。

⑥这句指帝王巡行远方。

⑦这句是说用鸟篆写策，篆书写帛。

⑧玉牒：玉制的简札。　全句指封禅时天子刻下的秘牒。

⑨乌：何，安(疑问词)。　梁：当为蜀地的梁山。一说梁州，与岷字不相类。　陟方：指天子巡狩。

⑩禺同：山名，在《蜀都赋》所记金马、碧鸡同处。

⑪玮：赞美。

⑫袭险：重险，重重险阻。　右：高，为首，为上。

⑬阳九：灾名，阳九之厄，阳九之灾。

⑭龌龊(wò chuò 渥浊)：这里为苛刻、刻板。　算：当作算地，与下文论都相对。计量蜀地的所有。

⑮曲士：曲僻之士，犹言陋儒。

⑯旁魄：同“磅礴”，这里意为混同，泛泛。

⑰俪：一作丽，附着，亦为比拟。

⑱碛砾：浅水见沙石，犹言浅处。

⑲踵：走，经过之处。引申为居地。

⑳延陵：吴国季札，封于延陵，以让国有节操著名。下文高节即是。

㉑端委：朝衣朝冠，即礼服。这里比喻重视礼制。

㉒脱蹝(xǐ 洗)：脱去鞋子。

㉓觖：怨望，企望。这里当为后一义。

037131

【译文】

东吴王孙嗤笑着说：凡是对天上摹写广大的星宿，是辨别天文；向下面度量物产土地，是分析地理。古代帝王，曾经瞻览天的八方的伟大端绪，统一六合而光耀宇宙，巡行辽远的四围。用鸟篆写策、篆书写帛，留下玉简石刻。哪听说在梁山岷山有天子巡狩的馆舍和行宫的基址呢？而您先生说到蜀都的富庶、禹同山的所产，赞美它的区域，美化它的森林池川；又显示巴山汉水的险阻，以为是所有重重险阻之首；夸耀蹲鸱的肥实，可以救济世间阳九的灾咎。这种刻板的计算土地，适为陋儒所慨叹；泛泛地论述蜀都，也许不是大人先生的壮观吧！为什么呢？因为只是土壤并不足以养生，只凭山川并不足以防卫。公孙述的国已被攻破，诸葛亮的家终究被灭。这里乃是丧亡混乱的丘墟，翻过车的轨辙，怎么可以比拟王公而显扬风烈呢？习惯于水石的浅处而不去窥探玉渊的人，就不知道黑龙蟠在何处；住惯了破旧的村邑而不去游观上国的人，就不晓得英雄在哪里居住。您就没听过伟大吴国的壮丽吗？吴的开国，始于太伯，发扬于延陵季子，那大概是由于重视礼义而得以显明，崇高节操而得到兴盛吧！建立最高的道德来创造大业，世人不知怎么样才能称誉他；由能谦让而建立良风美俗，轻视千乘的大国好像脱掉鞋靴。如果以全部国土而谈论都城，它就不是列国诸侯所能比拟的了。

【原文】

故其经略，上当星纪①，拓土画疆，卓荦兼并②。包括于越③，跨蹑蛮荆。婺女寄其曜，翼轸寓其精④。指衡岳以镇野，目龙川而带垌⑤。尔其山泽，则嵬嶷峣屼⑥，嶝冥郁岪⑦；溃溞泮汗，溃溟渺漫⑧。或涌川而开渎，或吞江而纳汉。磈磈巍巍⑨，澎澎湃湃⑩，礅硿乎数州之间⑪，灌注

乎天下之半⑫。(以上略指星躔山川)

【注释】

①星纪:十二次之一。与十二辰相配在丑位,与二十八宿相配在斗、牛两宿。吴地的分野为斗、牵牛,故云。

②兼并:这里为兼有,包容。 全句意为吴当星纪,斗宿为日月五星初经之所,其分野也就能为他处的纲维。

③于越:是古代对越国的称呼。

④这两句的婺女、翼、轸均二十八宿的星名,分别为越、楚的分野,与吴相邻,故言寄曜、寓精。

⑤龙川:旧南海县北有龙穴出水,今广东惠川,为东江之源。 垌:当为垌(jiōng 窘阴),野外。

⑥"则"后四字均形容山的险峻。 嶷:音yí(疑)。 岤:音wù(误)。

⑦四字形容山深阴暗之状。

⑧"溃洭"二句:两句八字均形容水流广大的景象。 洭:音hóng(虹)。 沔:同"沔(miǎn 免)"。

⑨四字皆形容山石。

⑩四字形容水流的声势。

⑪磔硑(qin yín 钦银):形容山的深险而连绵。

⑫天下之半:此段说到荆、扬、交、广等广阔地区,故言。

【译文】

故而它的区域界划,在上天正当着星纪的位次;开拓土地、划分疆界,特出而兼容其余:包括于越,跨有蛮荆。婺女星寄托它光辉,翼、轸星包含它的精英。它指使衡岳以镇守原野,望到龙川而挟带辽远的郊垌。它的山泽,则是山势高峻,阴森幽暗;水势无边,烟波浩瀚。它们或涌成大川、冲开水道,或吞大江、容纳沔汉。山石磈磈嵬嵬,流水漉漉泝泝,深险连绵在数州之间,灌注了天下之半。

【原文】

百川派别，归海而会。控清引浊，混涛并濑[1]。溃薄沸腾，寂寥长迈[2]。濞焉汹汹[3]，隐焉磕磕[4]。出乎大荒之中[5]，行乎东极之外。经扶桑之中林，包汤谷之滂沛。潮波汩起[6]，回复万里，歊雾滃浡[7]，云蒸昏昧。泓澄奫潾[8]，颂溶沆漭[9]。莫测其深，莫究其广。澶湉漠而无涯[10]，总有流而为长。瑰异之所丛育，鳞甲之所集往。（以上水）

【注释】

①濑：湍急的水流。

②长迈：这里是长流。

③濞：水突然冲到之声，当同浡、沛。

④隐：水声之盛，如卷三《上林赋》"沈沈隐隐"。 磕磕：水声，亦见《上林赋》。

⑤大荒：这里指海外。

⑥汩（gǔ 骨）：水流急速。

⑦歊雾：水雾之气昏暗不明。 滃浡：当如蓬勃，此形容水气蒸腾之状。

⑧泓：水深大之状。 奫潾（yūn wān 云阴弯）：水回旋的状态。

⑨颂（hòng 哄）溶：弥漫无际。 沆（hàng 巷）漭：犹汪洋。

⑩澶湉（chán tián 馋甜）漠：水漫漫而安流。三字连读，《文选李注义疏》说。

【译文】

百川分流，归到大海会合。控引着清浊，混杂着大浪和急流，它们喷薄沸腾，又寂寥无声地长长流行。那样浡然汹涌，发出沉重的声音。它们出自最荒远的地方，流到东方的尽头。经过扶桑的林中，包涵汤谷而滂沛。潮水急速涌起，来回流经万里，水气腾

起暗雾，蒸起的云那般昏昧。深清而又回旋，弥漫而一片汪洋。难测它的深度，不能探究它有多广。漫漫地安流而无边无际，总合众流而形成它这般长。是奇瑰的水产丛生之所，是鳞甲类生物之所归往。

【原文】

于是乎长鲸吞航，修鲵吐浪①。跃龙、腾蛇，鲛、鲻、琵琶②，王鲔、鳜鲐③，鲫、龟、鳙、鲯④，乌贼、拥剑⑤，鼋鼍、鲭、鳄⑥，涵泳乎其中。葺鳞镂甲，诡类舛错，溯洄顺流⑦，唼喁沉浮⑧。（水中之鱼）

【注释】

①修鲵：长鲵。鲵，雌鲸。

②鲛：海鱼，状如鳖而无足，皮坚劲可制刀，今总称沙鱼。　鲻（zī 资）：形如鲵，长七尺。　琵琶：鱼名，无鳞，形似琵琶。

③王鲔（huì 贿）：鲔鱼之大者。　鳜鲐（yí 怡）：鱼名，状如蝌蚪，性有毒，蒸食而味美。有说即河豚。

④鲫（yìn 印）：鱼长三尺许，身中正四方如印，亦称印子鱼。鱼味鲜美。　鳙（fán 蕃）、鲯：当为两种鱼。鳙鱼有横骨在鼻前，状如斧。江东人呼斧斤之斤为镰，故名。鲯鱼大，长可二丈，皮可饰刀剑口，甚健，难捕。鳙、鲯均为鲛鱼类。

⑤乌贼：即墨鱼。　拥剑：状如蟹，唯一螯偏大，故名。

⑥鼋鼍（gōu bì 勾辟）：龟类，似瑇瑁。　鲭：鱼青色，即青鱼。

⑦溯洄：逆流。

⑧唼喁（yàn róng 验容）：鱼口出水的样子。

【译文】

于是这里有长鲸大可吞舟，长鲵吐着波浪。那些跃龙、腾蛇，鲛、鲻和琵琶（鱼），王鲔、鳜鲐，印子鱼、龟和鳙、鲯，乌贼和拥剑，

鼋鼍和鲭、鳄，都深深地涵泳在其中。它们修饰鳍鳞、雕镂甲壳，奇种异类、互相杂错，逆流的、顺游的，口里吞吐着水波而或沉或浮。

【原文】

鸟则鹍鸡、鹞鸡①，鸛、鹄、鹭、鸿②，鹱鹢避风③，候雁造江④，鸂鶒、鹡鸰⑤，鹊鹤、鸺鸼⑥，鸛、鸥、鹚、鸬⑦，泛滥乎其上⑧，湛淡羽仪⑨，随波参差。理翮整翰⑩，容与自玩⑪。雕啄蔓藻，刷荡漪澜⑫。（水中之鸟）

【注释】

①鹍鸡：好鸣之鸟。 鹞鸡（shú yù 蜀玉）：水鸟，似鸭而大，眼赤，嘴斑。

②鸛：即鹈鸛鸟，见卷四《两京赋·西京赋》。

③鹱鹢：一作爰居，海鸟。有说似凤凰。

④造：来到。

⑤鸂鶒（xī chì 西翅）：水鸟，色黄赤有斑纹，食短狐虫，能驱毒气。 鹡鸰（yōng qú 庸渠）：似鸭而鸡足。一名雍渠，一名精列云云。

⑥这句四字当为四种鸟。 鹊：即鸦鹊，见卷三《上林赋》注。 鸺：秃鸺，状如鹤而大。 鸼：见卷四《两都赋·西都赋》注。

⑦鸛、鹚：见卷四《两都赋·西都赋》注。 鸬（lú 卢）：即鱼鹰。

⑧泛滥：这里指浮泛。

⑨湛淡：摇荡之貌，从《义疏》说。

⑩翮、翰：均鸟的羽翼。

⑪容与：游闲的样子。

⑫刷荡：指刷洗羽毛。

【译文】

鸟类则有鹍鸡、鹞鸡，鹈鸛、鹄、鹭和鸿，鹱鹢来这里避风，候雁也来到这江上，鸂鶒、鹡鸰，鸦鹊、鹤，鸺和鸼，还有鸛、鸥、鹚和

鸬鸟，都浮泛在江河之上，它们摇荡着羽毛的仪态，随波上下参差，整理着翩翼彩翰，悠闲地游玩，叨啄海藻，洗刷羽毛、荡漾于波澜。

【原文】

鱼鸟聱耴[1]，万物蠢生，芒芒既既[2]，慌罔奄欻[3]，神化翕忽[4]，函幽育明。穷性极形，盈虚自然。蚌蛤珠胎，与月亏全[5]。巨鳌贔屭[6]，首冠灵山[7]。大鹏缤翻，翼若垂天。振荡汪流[8]，雷抃重渊[9]。殷动宇宙[10]，胡可胜原[11]！岛屿绵邈，洲渚冯隆[12]。旷瞻迢递[13]，回眺冥蒙[14]。珍怪丽，奇隙充[15]，径路绝，风云通。洪桃屈盘，丹桂灌丛。琼枝抗茎而敷蕊，珊瑚幽茂而玲珑。增冈重阻[16]，列真之宇[17]。玉堂对霤[18]，石室相距[19]。蔼蔼翠幄[20]，袅袅素女。江斐于是往来[21]，海童于是宴语[22]。斯实神妙之响象[23]，嗟难得而觌缕[24]！（水中之珍物灵异）

【注释】

①聱耴（niū yì 妞义）：生物蠕动蕃生之状。

②既既（xì 戏）：不明貌。

③慌罔：不明的样子。　奄欻（xū 虚）：来往不定。

④翕忽：很快。

⑤这两句说的是：古人以为月望则蚌蛤实，月晦则蚌蛤虚。

⑥贔屭（bì xì 毕戏）：用力，传说中如龟的一种动物，石碑底座多雕刻贔屭之状。一说当作屭眉。

⑦此指传说巨鳌负蓬莱山游海击水而戏云。　灵山：即蓬莱山。

⑧汪流：水深的样子。

⑨抃（biàn 卞）：击。

⑩殷：这里为声音。

⑪原：探原本，动词，一说为度量之义，相近，但迂曲。

⑫冯隆：旧注高貌，不切，当有错简。

⑬迢递：这里是辽远的样子。

⑭回眺：犹环顾，四方眺望，一作迴眺，与上句重复，非是。

⑮奇隙：当指七孔八窍之类（石头）。

⑯增：同“层”。

⑰列真：犹列仙。

⑱霤：屋檐下的承雨水者。

⑲石室：这里与玉堂同指仙人住室。

⑳蔼蔼：盛的样子。

㉑江斐：江妃，江中女神。见前。

㉒海童：传说西海河伯使者的随从。

㉓响象：犹想象，指神妙而难分辨。

㉔觌（luó 罗）缕：详细叙述。

【译文】

鱼、鸟蠕动发育，万物蠢动而生。迷迷茫茫，恍惚不定；这里神奇的变化迅速，含着幽暗、生着光明。穷尽各种品性、形态，或盈或虚都随着自然。蚌蛤珠胎，虚实反映于月的亏全。巨鳌和鼋屃，头顶起灵山，大鹏缤纷翻飞，翅膀大得像要遮天。振荡深广的海水，如雷霆拍击着重渊。声震宇宙，这些哪里能追本探原！那岛屿邈远，洲渚重重。远望去是那么辽远，环回瞻眺又是一片冥蒙。珍怪之物都依附着，七孔八窍的东西充满；道路断绝，而风云可通。巨大的桃树盘枝屈干，芳香的丹桂灌木丛丛。玉树高举枝茎、布满花蕊，珊瑚密茂而玲珑。层层的山岗、重重的险阻，那是列仙的屋宇；玉堂簷霤相对，石室互相峙立。蔼蔼的翠色帷幕，袅袅苗条的素女；江妃水神在这里来来往往，海童在这儿欢声笑语。这实在是神妙，可想象而难以言传，赞叹它难以详细叙述啊！

【原文】

“尔乃地势坱圠[1]，卉木㽔蔓[2]，遭薮为圃，值林为苑。异荂苣蘛[3]，夏晔冬蒨[4]，方志所辨，中州所羡。草则藿、纳、豆蔻[5]，姜汇非一[6]，江蘺之属，海苔之类[7]，纶、组、紫、绛[8]，食葛、香茅[9]，石帆、水松[10]，东风，扶留[11]，布濩皋泽，蝉联陵丘。寅缘山岳之岨[12]，幂历江海之流[13]，扤白蒂[14]，衔朱蕤[15]，郁兮莨茂[16]，晔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肸蠁[17]。职贡纳其包匭[18]，《离骚》咏其宿莽[19]。（以上草）

【注释】

①坱圠：寥廓无际，这里为广阔。见卷三《鵩鸟赋》注。

②㽔：音义同夭，长。

③荂（kuā 夸）：略同花，而兼结实之意。　苣：当作蔚，亦同花，指开花。　蘛（yù 育）：如育，养。　蔚蘛，养花使之开放。

④蒨（qiàn 欠）：草木过冬犹生长得好。

⑤藿：藿香。　纳：《文选》作“葯”，可从。一种草树，叶可醃食。有谓山槟榔，多子，名葯子。

⑥姜汇：姜的种类。一说为廉姜之名。

⑦海苔：生海水中，形似头发，即海藻。

⑧纶（guān 关）、组：东海中形如带子的海草。　绛、紫：降草和紫菜。绛草可作染料。

⑨食葛：葛类，比山葛大，美于芋。　香茅：可制香料的草，古即有用作浴汤者。

⑩石帆：海岛石上生草，无叶，状如柏，人以为珊瑚装饰。　水松：叶如松，药草，生南海中。

⑪东风：草名，又名东风菜，先春而生，故名。又作冬风，言得冬气。生岭南陆地、平泽，可和肉作羹，似酪，味香美。　扶留：缘树而生的藤，味辛，

可与槟榔同嚼。生广东曲江。

⑫寅缘：当作夤缘，指藤蔓缘结。岊（jié 杰）：山隅。

⑬幂（mì 密）历：分布覆盖。

⑭扤：摇。 蒂：指花蒂。

⑮蕤（rú 茹）：草木花垂下的样子。

⑯蒬（yuè 悦）：草的初生细尖。

⑰肸（xì 隙）蚃：以知声虫比喻响应的迅速，见前《蜀都赋》。

⑱包匭：包裹与装盛。匭，又为簋，饭器，作动词用，指盛于匭中。

⑲宿莽：经冬不枯的蔓草，见卷三《离骚》注。

【译文】

还有，这里地势辽阔无边，花木长条垂蔓，遇到草地就作园圃，碰上丛林就可以为苑。各种花卉养育着就能使之开放，夏天光华、经冬还青，为地方记载所分辨，为中原人们所钦羡。草类就有藿香、葯子、豆蔻，生姜之类不止一种，还有江蓠之属，海苔之类，有纶、组、紫、绛等等海菜，有食葛、香茅，石帆、水松，东风菜和扶留，它们布满水边，绵延在山丘；缘结在山岳的角落，分布覆盖在江海的水流。它们有的摇动着白色的花蒂，有的含着红色蓓蕾下垂，初生的草尖细密茂，光彩而芳菲。发亮的颜色炫耀晃眼，迅速传布浓郁的芳香。包装着向朝廷纳贡，《离骚》也曾歌咏这里的宿莽。

【原文】

木则枫、柙、橡樟①，栟榈、枸榔②，绵、杬、杶、栌③，文、欀、桢、檀④，平仲、楈梃⑤，松、梓、古度⑥。楠榴之木⑦，相思之树⑧。宗生高冈，族茂幽阜。擢本千寻，垂荫万亩。攒柯拏茎⑨，重葩殗叶⑩。轮囷虬蟠，插堑鳞接⑪。荣色杂糅，绸缪缛绣⑫。宵露霮雿⑬，旭日暗晬⑭。与风飓飏，飒

浏飕飀[15]。鸣条律畅[16]，飞音响亮。盖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以上木)

【注释】

①柙：香木名。见《南都赋》。　橡樟：当作豫章。从《义疏》说。又，豫与章为二，均大木。豫即钓樟，亦称枕木。次于樟木。樟则有大小二种。

②枸桹(láng 郎)：似栟榈，皮中出屑如面粉，有如前文的桄榔。

③绵：即木棉树。　杭(yuán 元)：大树，子似栗。　杶(chún 纯)：亦作櫄，似樗树，即今之椿。　栌(lú 卢)：木名。

④文：文木，色黑，纹理细密，树高大。又称乌木。　欀(xiāng 襄)：树皮中有屑如面粉，故与枸桹、桄榔一类。又称莎木。　桢：即女贞，刚健，至冬犹青，俗呼蜡树，与冬青、枸骨(猫儿刺)三者为一类。　檀：木名。

⑤平仲：即银杏(白果)。　桾梃：当作君迁，细似甘蔗，子如瓠，汁如马乳，俗呼牛奶柰(子)。

⑥古度：树名，不花而实，从皮中出子，色赤可食。

⑦楠榴木：树盘结如赘疣，榴谐瘤音。

⑧相思树：树大，质坚，可作器物。实如珊瑚，即相思子，亦即红豆之一种。产福建。

⑨拏：一作挐，乱。

⑩殗(yǎn 奄)：重叠的样子。

⑪埳壈(qì zhí 气执)：枝叶相重叠。

⑫缛绣：草木花似绣纹。

⑬霮䨲(dàn duì 但对)：露水重而下滴之状。

⑭暗晬(bèi 贝)：暗昧不明。

⑮飕浏(yǒu liú 有刘)：风声。　飕飀(sōu liú 收留)：风声。

⑯鸣条：枝条被风吹得发声。　律畅：音律的欢畅，指如同音乐。

【译文】

树木就有枫、柙、豫、章，栟榈、枸桹。木棉、椿树和杶、栌、文、欀、桢、檀。还有银杏、君迁，松、梓、古度。有楠榴木、相思树。它们

祖先生在高冈，家族茂盛地长在幽阴的土丘上。树干挺拔千寻，下垂的浓阴覆盖万亩。枝柯攒聚、茎杆凌乱，花和叶重重叠叠。屈曲纠蟠，层层有如鳞甲相接。各色花果杂糅，绵密堆积像锦绣。夜露滴沥，旭日也变得暗昧。树木同风一起飘摇，萧萧飕飕。枝条鸣响有如律吕流畅，飞音嘹亮。好像琴和筑同时弹奏，笙和竽一起欢唱。

【原文】

其上则猿父哀吟，猋子长啸①。狖、鼬、猓然②，腾趠飞超。争接县垂③，竞游远枝。惊透沸乱④，牢落翬散⑤。其下则有枭羊麋狼⑥，猰貐狻象⑦，乌菟之族⑧，犀兕之党⑨。钩爪锯牙，自成锋颖⑩。精若燿星，声若震霆。名载于《山经》⑪，形镂于夏鼎⑫。（木上动物）

【注释】

①猋（hui 灰）：猿类。 两句的父、子指老、幼。

②狖（yòu 右）：一种猴，长尾。 鼬（wú 吾）：松鼠一类。 猓然：一作果然，似猕猴。

③县：悬。 全句形容猿猴等飞跃悬挂在树枝之状。字序有错动，一作“争县接垂”。

④透：跳；惊。

⑤牢落：这里犹寥落，散落。 翬（hui 灰）散：犹挥散。

⑥枭羊：状如人，面长、唇黑，毛披到脚跟，见人则笑。似猩猩一类。麋（qí 齐）狼：像麋而大，角前向又岐出而下、复向上，状似鹿。

⑦猰貐（yà yǔ 压宇）：龙头，状如虎类，食人，生南海。 狻：虎类。

⑧乌菟（tú 途）：江淮荆楚地方称虎之名。乌，亦作“於”。

⑨犀：犀牛。 兕（sì 四）：雌性犀牛。

⑩颖：尖。刀末、禾穗俱称颖。

⑪《山经》：即《山海经》，上述生物多载于此书。

⑫夏鼎：夏代所铸之鼎。相传于商、周，成为传国宝。上面铸镂各种物象。

【译文】

在这些林木之上则有老猿的哀吟，幼狲的长啸。长尾猴、鼯鼠和猓然，腾飞蹦跳，争着在树枝间连接悬挂，比赛着飞跃得最远。它们惊骇慌乱，降落逃散。在林下则有枭羊、麋狼，猰貐、狙、象；还有老虎之类，犀、兕成群。它们爪子如钩、牙齿像锯，自成锋颖。它们的精气好像闪亮的星星，发出叫声像震耳的雷霆。它们的名称记载于《山海经》，形状镂铸在夏鼎。

【原文】

其竹则筠筜、箖箣①，桂、箭、射筒②，柚梧有篁③，箘、筊有丛④。苞笋抽节⑤，往往荣结。绿叶翠茎，昌霜停雪⑥。楠矗森萃⑦，蓊茸萧瑟⑧。檀栾蝉蜎⑨，玉润碧鲜。梢云无以逾⑩，嶰谷弗能连⑪。鸾鸾食其实⑫，鹓雏扰其间⑬。（以上竹）

【注释】

①筠（yún 云）筜：一种大竹。　箖箣：叶薄而广之竹。

②桂：桂竹，亦高大，一说有毒。　箭：可作箭之竹，茎长无节。又称箘，见《禹贡》。　射筒：中通无节之竹，可为箭矢，故名。

③柚梧：一作由梧、由衙，竹亦大，能作屋柱。　篁：本竹田，亦为丛竹，后世一般用以称竹。

④箘：竹最刚劲者，可为矛，或说有毒，用以刺虎，中之则死。　筊（láo 劳）：竹有毒，可作瓢，能刺兽。又说名箑筊；又因一枝百叶，故又名百叶竹。

⑤苞笋：冬笋。

⑥昌：疑“冒”字之误。

⑦楠矗：长而直的样子。犹峭直。

⑧蓊茸(róng 绒)：茂盛的样子。

⑨檀栾、蝉蜎：均为美好、美丽之状。

⑩梢云：山名。一说形容高。

⑪嶰谷：昆仑的北谷。

⑫鸑鷟(yuè zhuó 岳茁)：凤的别名。一说水鸟之类。

⑬鵷雏(yuān chú 冤除)：凤凰一类的鸟。 扰：驯养、驯服，一说即扰乱。

【译文】

竹子则有高大的筼筜、箖箊，劲峭的桂、箭和射筒，柚梧种在竹田，篠、篣成丛。冬笋抽节，往往茂盛集聚一起。绿叶翠干，冒着霜，在雪中挺立。又长又直而森森浓密，茂盛而迎风萧瑟。这么妍丽美好，像玉般的润泽、碧一般的鲜艳。梢云山也没有它们高，嶰谷也不比它们漫漫相连。鸑鷟在这里啄吃果实，鵷雏驯养在竹林之间。

【原文】

其果则丹橘、余甘①，荔枝之林，槟榔无柯，椰叶无阴。龙眼、橄榄，棪、榴御霜②。结根比景之阴③，列挺衡山之阳。素华斐④，丹秀芳，临青壁，系紫房。鹧鸪南翥而中留，孔雀绿羽以翱翔⑤。山鸡归飞而来栖，翡翠列巢以重行⑥。(以上果)

【注释】

①余甘：一种如梅、李之实的果子。这里兼指这种果树。

②棪：棪子树，果酸。 榴：当作“刘”，刘子树，果像梨，生交趾。

③比景：地名，在今越南占城。

④斐：美丽鲜艳的样子。

⑤绿：五色。

⑥翡翠：这里是一种似燕的翠鸟。 重行：重重行列，言其多。

【译文】

这里的水果则有丹橘、余甘，荔林成林，槟榔没有枝桠，椰叶高而无阴。还有龙眼、橄榄，榇子、刘子能抗霜。它们生根在比景的北面，挺直地长在衡山之阳。白色的花美丽鲜艳，红色的花秀气芳香，偎依在青幽的石壁，系挂在果木上成为紫房。鹧鸪南飞在此停留，五彩的孔雀在此飞翔。山鸡飞来这里栖息，翡翠鸟排列的巢成行。

【原文】

其琛赂①，则琨瑶之阜②，铜锴之垠③，火齐之宝④，骇鸡之珍⑤。赬丹明玑⑥，金华银朴⑦。紫贝流黄⑧，缥碧素玉⑨。隐赈崴嵬⑩，杂插幽屏⑪。精曜潜颖⑫，硩陊山谷⑬。碕岸为之不枯⑭，林木为之润黩⑮。隋侯于是鄙其夜光，宋王于是陋其结绿⑯。（以上珍宝）

【注释】

①琛（chēn 抻）赂：宝货。这里即珍宝。

②琨、瑶：均美石，石之次于玉。

③锴（kaǐ 楷）：白铁、好铁。

④火齐：如云母，色黄赤似金。见卷四《两都赋·西都赋》注。

⑤骇鸡：文犀，一作鸡骇。一说为通天犀。

⑥赬（chēng 称）：赤色。　玑：珠类，不圆者为玑。

⑦金华：金有华采。　银朴：如银璞，银在矿中未炼者。

⑧流黄：土精，夏至而流黄泽。

⑨缥（piǎo 漂）：这里是淡青色。

⑩隐赈：言其多。见卷四《两京赋·西京赋》。　崴嵬：犹崔嵬。

⑪幽屏：幽僻之处。屏，如障蔽之义。一说当作幽屋。

⑫精曜：宝玉之光。　潜颖：当作“潜颖”，潜隐而有光芒。

⑬硩陊（chè duò 彻舵）：摘落。陊，如堕。

⑭碕岸：长岸。

⑮黩：黑色。

⑯结绿：宋国之宝。

【译文】

珍宝则有出琨、瑶的山峦，产青铜白铁的地段，有火齐那样的瑰宝，文犀那样的奇珍。红色丹砂、发光的珠玑，金有华采、山藏银璞。紫贝、流黄，青碧、白玉。多得堆成高山，混杂在幽隐之处。宝玉之精潜伏也闪着光芒，采出时落满山谷。因为有这些珍宝，长岸不干枯，林木泽润黝黑。隋侯因此鄙视他的夜光珠，宋王也因此而看不起他国家的宝贝结绿。

【原文】

其荒陬谲诡①，则有龙穴内蒸，云雨所储②；陵鲤若兽③，浮石若桴④；双则比目，片则王余⑤。穷陆饮木⑥，极沉水居⑦。泉室潜织而卷绡，渊客慷慨而泣珠⑧。开北户以向日，齐南冥于幽都⑨。其四野则畛畷无数⑩，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异等⑪。象耕鸟耘⑫，此之自与。穱秀菰穗⑬，于是乎在。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⑭。（以上荒陬异物、郊野恒产）

【注释】

①荒陬（zōu 邹）：荒远的角落，边陲。

②这两句说的是湘东新平县（今湖南长宁西南）有龙穴，天旱灌水则降大雨。

③陵鲤：一作鲮鲤，鲮鱼，即穿山甲。

④浮石：一种体轻、细沙凝结而成的石，能浮。可入药和磨擦垢腻。桴：小筏。

⑤王余：鱼名。相传越（吴）王食鱼，余其半弃之水中，为鱼，故名。此鱼只有半身，如比目鱼的一只，只是非成双并行，故云“片”。

⑥穷陆：指滨海的朱崖郡。　饮木：该地无水泉，饮木汁为生。

⑦这句指居于水底的鲛人。

⑧“泉室”二句：这两句仍说鲛人故事：鲛人从水中出，寄住人家多日，卖绡。临去，泣而出珠满盆，酬与主人。前一句指鲛人在水底织绡。

⑨“开北户”二句：这两句说的是：居住最南边的人家，日在其北，则向北开门户。这就如同北方人向南开门一样。所以南（南冥）与北（幽都）也都相同。

⑩畛畷：田间道路，分界，犹阡陌。

⑪窊（wā 挖）隆：低、高之地。

⑫此句指相传象为舜耕田，鸟为禹耘田，言圣德感物。

⑬穊：麦类。　菰：即菰米。

⑭八蚕：蚕茧一年八熟。此指第八次。　绵：指蚕丝。

【译文】

这荒远边陲怪异的事物，则有龙穴内部蒸发，是云雨储积之处；陵鲤本是鱼而像兽，浮石却像桴舟；成双的是比目鱼，一片的形体是王余。陆地尽头地方无水，只饮木汁，极低的南海有人水居。在水下潜伏而织出成卷的绡，鲛人慷慨而泣出酬谢主人的珍珠。最南的地方在室北开门户、向着日光，和北方人在室南开门的道理无殊。这里的四方原野田间道路无数，肥沃的土地比别地多出一倍。平原和低湿之地不同级，洼地和高处异等。大象助耕、鸟儿帮耘，这是自然的参与；穊麦苗秀、菰米出穗，都在这里产出。煮海水为盐，采山矿铸钱。国家只收第二熟稻的税，乡里只贡纳第八熟的蚕绵（丝）。

【原文】

徒观其郊隧之内奥①，都邑之纲纪，霸王之所根柢②，

开国之所基趾。郛郭周匝[3]，重城结隅[4]，通门二八[5]，水道陆衢。所以经始用累千祀。宪紫宫以营室[6]，廓广庭之漫漫。寒暑隔阂于邃宇，虹霓回带于云馆。所以跨跱焕炳万里也[7]。造姑苏之高台，临四远而特建。带朝夕之浚池[8]，佩长洲之茂苑[9]。窥东山之府[10]，则瑰宝溢目；觌海陵之仓[11]，则红粟流衍。起寝庙于武昌，作离宫于建业[12]。阐阖闾之所营，采夫差之遗法。抗神龙之华殿[13]，施荣楯而捷猎[14]。崇临海之崔巍，饰赤乌之辟晔[15]。东西胶葛，南北峥嵘。房栊对圹[16]，连阁相经。阃闼谲诡[17]，异出奇名。左称弯踦，右号临硎[18]。雕栾镂窠[19]，青琐丹楹[20]。图以云气，画以仙灵。虽兹宅之夸丽，曾未足以少宁。思比屋于倾宫[21]，毕结瑶而构琼[22]。高闱有闶[23]，洞门方轨。朱阙双立，驰道如砥[24]。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耽耽[25]，清流亹亹[26]。列寺七里[27]，侠栋阳路[28]。屯营栉比，解署棋布[29]。横塘查下[30]，邑屋隆夸。长干延属[31]，飞甍舛互[32]。（以上宫室）

【注释】

①徒观：只看。 奥：包含。

②霸王：指吴阖庐发展、夫差称霸。

③郛（fú 扶）郭：外城。

④结隅：城角相对。

⑤这句指吴都大城有水门八、陆门八。

⑥宪：效法。 紫宫：紫微星座。

⑦跨跱：跨越和屹立。 焕炳：光华照耀。

⑧朝夕：指潮水涨退，或当作潮汐。 浚池：疏浚之池，即深池。

⑨长洲：在吴都东，今苏州南，太湖北岸。时为地名，唐始建县。一说广陵郡长洲泽。

⑩东山：山名，一说洞庭东山，一说吴东之章山，均不确。这里是作为府库名。

⑪䚡（lì 丽，又读xǐ 洗）：探看。　海陵仓：在今扬州。

⑫这两句指吴国先建都武昌，后都于建业。　寝庙：宗庙。

⑬神龙：建业的正殿名。

⑭荣楯（shǔn 笋）：雕花的阑干。　捷猎：高显。这里用为连接排列之义。

⑮“崇临海”二句：这两句的临海、赤乌，均宫殿名。　㸃晔：当作晅晔，发光。有作晅晅，亦误。

⑯房栊：房室窗棂疏通。　㩦：通“幌”，窗帘帷幕之类。

⑰閫闼（hūn tà 昏踏）：大、小门。

⑱“左称”二句：两句的弯踦、临硎，均昭明宫的东、西门。

⑲栾：柱头承斗拱的曲木。　䋣：亦作节，斗拱。

⑳青琐：门户边框画以青色花纹。　楹：柱。

㉑倾宫：夏桀所建宫。

㉒结瑶：夏桀饰瑶台。　构琼：商纣作琼室。　按：上两句均泛言。

㉓闶：门高大貌。

㉔驰道：天子之道路。　砥：平直。

㉕耽耽：树荫浓重之状。

㉖亹亹（wěi 尾）：水平静之状，参见《诗经·新台》韩诗说。旧释为水流进貌，读文音，不切。犹后世的涕涕。

㉗寺：古代指官府所在。寺，犹言峙，所止之处。

㉘侠栋：即夹栋，栋梁相夹，指屋宇之多。　阳路：路之阳（南边）。

㉙解：借为廨（xiè 懈），官府、库藏等建筑。

㉚横塘：秦淮河边的堤，在今南京市。　查下：即查浦，在横塘西。

㉛长干：居民里巷名，有大、小长干，在建业南。当地称两山冈之间曰干，相当于涧。

㉜飞甍舛互：言屋宇交错。甍，屋脊。

【译文】

只要看看它郊区包含的丰富，都邑的有纲有纪，就推知它是霸王的根本，开国的基址。它的城郭周围环绕，重重的城墙构成四角相对，有水、陆城门各八座，通着水道和街衢。所以吴国开始经营、由此保全千世啊。这是效法紫微星座的结构，来营造宫室，庭宇开辟得漫漫无际。深屋隔开寒热的气候，虹霓缭绕在如云高的宫馆。所以它的光华照耀万里啊。造起姑苏的高台，在四边空旷之地构建。以潮水上下为带开出深池，把长洲作佩带辟成草木丰茂的林苑。看到东山府藏，瑰宝满目；观海陵的仓库，粮食红腐向外流。又造起宗庙在武昌，兴建离宫于建业。发展阖闾所曾有的经营，采取夫差留下的方法。华丽的神龙殿高耸，设有雕花的阑干排排连接。把临海殿起得雄伟高高，把赤乌宫装饰得光采熠熠。东西互相连结，南北对峙峥嵘。房室窗櫺、帘幕相对，楼阁重重可迳直穿行。大小门面装修巧妙，不同式样各有奇异的名称。左边称作弯踦，右边号为临硎。雕镂斗拱藻井，青花的门边、朱红的柱楹。描上云气，画上仙人神灵。虽说宫宅这般华丽，还不足以使人们休止。还想房屋做得可比倾宫，全都作成瑶台和琼室。宫门修得高高，门洞宽有车的方轨。红的观阙对立，驰道又平又直。种植着青槐，横亘着绿水。浓阴重重，清流涤涤。官府排列长达七里，栋宇夹着向阳的道路，屯军的营房密密像梳齿，公家府库衙署成行像棋道分布。在横塘、查浦，邑落的房屋也高敞华丽；长千里巷绵延，屋宇的高脊纵横错置。

【原文】

其居则高门鼎贵①，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②。岐嶷继体③，老成奕世④。跃马叠迹，朱轮累辙。陈兵而归，籣锜内设⑤。冠盖云荫，闾阎阗噎⑥。其邻则有任侠

之靡[7]，轻沙之客[8]。缔交翩翩，傧从奕奕[9]。出蹑珠履[10]，动以千百。里宴巷饮，飞觞举白[11]。翘关扛鼎[12]，拼射壶博[13]。鄱阳暴谑[14]，中酒而作[15]。（以上人材）

【注释】

①鼎贵：贵盛。或云正贵，训鼎为当。

②“虞魏”这两句举出四姓，吴之大族。即虞文绣、魏周荣、顾雍、陆逊的后裔。

③岐嶷：有知有识。见《诗经·大雅·生民》：“克岐克嶷”的一解。

④奕世：一代接一代，犹累代，历代。

⑤籣锜（yǐ义）：盛弓箭兵器之物。籣，盛弓矢的器具。锜，承受其他兵器的木架。

⑥这句是说闾巷都充满了，形容人多。

⑦靡：这里为美、好。

⑧沙（miǎo秒）：轻利剽急。

⑨奕奕：盛的样子。

⑩珠履：用珠装饰的鞋，比喻高贵。

⑪举白：进酒。或说告白干杯，一说罚酒。

⑫翘关：举起关门。

⑬拼：拼搏。　全句说的四种娱乐竞技。

⑭这句是说鄱阳人俗性暴急。

⑮中酒：饮酒之中，半醉半醒之时。

【译文】

这里居住的则是：高门贵盛的人，魁梧傲岸的豪杰，有虞氏、魏氏的宗支，顾姓、陆姓的后裔，他们有知识丰富的传统，老成有德而一世接一世。跃马者重叠足迹，乘朱轮者车辙相累。陈兵归来，有籣、锜放置兵器。冠顶车盖像云遮，闾巷也被填塞。他们的邻人则有：任侠的美风，轻利剽急之客。他们结交来往翩翩，侍从

成群结队。出游蹬着珠履，动辄成千成百。里中宴、巷中饮，飞传羽觞、进的酒是大白。他们能举起关门、扛起大鼎，搏斗、比射、投壶和博奕。鄱阳民风最喜戏谑，往往在席间酒疯发作。

【原文】

于是乐只衎而欢饫无匮①，都辇殷而四奥来暨②。水浮陆行，方舟结驷③。唱棹转毂，昧旦永日④。开市朝而并纳⑤，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⑥，商贾骈坒⑦。纭衣绨服⑧，杂沓伙萃。轻舆按辔以经隧⑨，楼船举飒而过肆⑩。果布辐湊而常然，致远流离与珂珬⑪。缫贿纷纭⑫，器用万端。金镒磊砢⑬，珠琲阑干⑭。桃笙象簟⑮，韬于筒中。蕉葛升越⑯，弱于罗纨。儷譶泶缪⑰，交贸相竞。喧哗喤呷⑱，芬葩荫映⑲。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霡霂⑳，而中逵泥泞㉑。富中之甿㉒，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㉓；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以上市廛财货）

【注释】

①乐只：快乐。只，语词无义，《诗经》有“君子乐只”之句，旧注以为代指君子。但不必构泥。衎（kàn 刊）：乐的状态。 饫：醉饱，见卷四《两都赋·东都赋》注。

②都辇：指都城。 殷：盛。 四奥：四隅，可解为四方。奥，同“隩”、“墺”。 暨：息，歇息。

③方舟：并舟，并排的船只。

④昧旦：清晨。 永日：整天。

⑤市朝：市肆行列。摆市如朝见，故云。

⑥伫眙：立视，久视。

⑦骈坒(bì 币)：地相连相比次。

⑧纻：麻类。　絺：细葛布。

⑨按辔：驾车、骑马缓行。

⑩飒：同“帆”。

⑪流离：琉璃。　珂：玉石的一种。　珬：一作球，音同。或云珂。球，玉名，与珂为一类。

⑫缥(jié 洁)：聚合。

⑬磊砢：玉石的众多。

⑭珠琲：珠成串者。　阑干：这里是纵横陈列之意。

⑮这句说的都是簟席。　桃笙：桃枝簟。吴人谓簟为笙。　象簟：象牙簟。

⑯这句说的布类：蕉布、葛布、升越布。越为绒，即纻；布细，以数十升计缕，故称升越。一说全句为四种布。升为“竹”之误，即竹布。

⑰儷矗(sè tà 色沓)：言行杂沓。　泶缪(xiào qiāo 孝敲)：旧注众相交错之貌，当为狡狡之义。

⑱这句形容喧哗声杂。　喤呷：声多，与喧哗相类。

⑲这句指市场货品色彩纷纭。

⑳霖：疑“霖(mù 木)”之误。　霈(mài 脉)霖：小雨。用以形容流汗。

㉑逵：路。

㉒富中：地区名。即大塘，勾践治为义田，肥饶，故称。　甿：田夫，农民。

㉓并疆：超越田界。　兼巷：超越闾里。旧注以为是农人夸富，实当是富者兼并行为。

【译文】

他们欢乐地饮酒、醉饱而没有匮乏，都城富盛、四方都到来停息。水上浮泛而陆路行走，舟船相并、车马联结。唱起棹歌、转动车毂，从清晨到夜晚，整日如此。打开市朝都把他们容纳，横过街巷而人流漫漫，各种物品都集中场地，都城和郊区连成一片。士女都来观赏不休，商贾鳞次栉比。纻麻布衣、细葛布服，杂沓丛

聚。轻车缓缓地经过街道，楼船悬帆游过临河的商肆。果呀、布呀都从四方集合而来，还送来远处的琉璃玉石。来的货物种类纷纭，日用器物成万数。黄金成镒、玉石众多，珍珠成串的满目琳琅。桃枝簟、象牙簟，卷起套在筒中。布匹有蕉、葛、升越，纤细如同罗纨。人们来往、叫唤而狡猾，为贸易成交而竞争。喧哗嚣噪，香花在浓荫中辉映。挥起衣袖像风飘，红尘使白昼昏昏；流汗挥洒像小雨，而市中道路踏成泥泞。富中的农夫，生殖财货的突出者，趁着时机追逐利润，财富积累到巨万。以地区相竞争，就有并兼田界和闾巷；以宴游居住相夸耀，就有珠饰衣服和美好的肴馔。

【原文】

趫材悍壮①，此焉比庐②。捷若庆忌③，勇若专诸④。危冠而出，竦剑而趋⑤。扈带鲛函⑥，扶揄属镂⑦。藏镝于人⑧，去戲自闾⑨。家有鹤膝⑩，户有犀渠⑪。军容蓄用，器械兼储。吴钩越棘⑫，纯钧湛卢⑬。戎车盈于石城⑭，戈船掩乎江湖⑮。露往霜来，日月其除。草木节解⑯，鸟兽脂肤⑰。观鹰隼，诫征夫⑱，坐组甲⑲，建祀姑⑳。命官帅而拥铎㉑，将校猎乎具区㉒。乌浒、狼朊，夫南、西屠。儋耳黑齿之酋，金邻象郡之渠㉓。鼪鼠鼢鼠㉔，鞀雷警捷㉕，先驱前途。俞骑骋路㉖，指南司方㉗。出车槛槛㉘，被练锵锵㉙。

【注释】

①趫（qiáo 乔）：矫健，行动轻捷。

②比庐：比屋，家家户户。

③庆忌：人名，吴王僚之子。

④专诸：为阖闾刺杀吴王僚的勇士。

⑤竦（sǒng 耸）：挺起。

⑥扈：楚人谓被（披）为扈。

⑦扶揄：高举。　属镂：剑名。

⑧鏏（shé 蛇）：矛。

⑨去：这里为藏。　瞂：盾。

⑩鹤膝：矛。

⑪犀渠：文犀之渠，有纹理的犀皮制的铠甲。一说是楯。

⑫钩：兵器的一种。　棘：戟。

⑬纯钧、湛卢：均剑名，为欧冶子铸五剑之二。

⑭石城：石头城，由金陵城所改。

⑮戈船：载戈的船。

⑯这句指霜降之后草木衰落之象。

⑰腯（tú 徒）肤：肥壮。

⑱诫征夫：教诫兵士备战。

⑲坐：坐甲，作战的一种方式，坐阵。　组甲：铠甲的一种。

⑳祀姑：当作肥姑，战前建置的旗幡，用以指麾。又作肥胡。

㉑官帅：吴军制中的官名，百人一队的长官。一说官师。　铎：铃一类，用为军中讯号。

㉒具区：连接太湖的薮泽，后世合震泽统名为太湖。

㉓“乌浒”四句：所列狼朊（huāng荒）、夫（扶）南、西屠、儋耳、黑齿、金邻、象郡，均是偏僻地方的少数民族，在今两广及南海、越南等地。酋、渠，均部落首领称谓。

㉔这句形容众马奔走之状。　鼻：音biāo（标）。　驍：音xuè（血）。　颯：音xiū（休）。　翕：音xù（序）。

㉕鞈霅（sǎ zhà 洒炸）：疾走之状。

㉖俞骑：先驱，引路的车骑。

㉗这句是说指南车掌握方向。

㉘槛槛：大车声。

㉙被练：一种军服，与上组甲为类。　锵锵：犹跄跄，行路匆忙的样子。

【译文】

矫健勇壮的人材，这里是家家户户。轻捷的像庆忌，勇敢的可比专诸。戴着高冠而出，挺起长剑奔路。披挂鲛皮的铠甲，举起宝剑名属镂。人人藏有利矛，里巷拥有盾橹。家家有鹤膝矛，户户有犀皮铠甲。军容所需的都蓄用，各种器械都储备。吴钩、越戟，还有名剑纯钧、湛卢。战车充满在石头城，戈船遮盖江湖。暑往寒来，光阴迅速流过。草木枯黄零落，鸟兽却长得肥粗。于是观看鹰隼的飞翔，教诫士卒准备，披甲练习阵法，建置指挥旗幡“肥姑”。任命官帅、抱起发号令的铃铎，命令将校们到具区去行猎吧。那乌浒、狼胥、扶南、西屠和儋耳、黑齿等地的酋长，那金邻、象郡的渠帅，人马奔腾，疾速机警，作先驱在前面开路。那些带头的车骑在前驰骋，用指南针掌握方向。发出的车大声槛槛，披练甲的士兵快步跄跄。

【原文】

吴王乃巾玉辂①，轺骍骝②，旂鱼须③，常重光④，摄乌号，佩干将。羽旄扬蕤，雄戟耀芒⑤。贝胄象弭⑥，织文鸟章⑦。六军袀服⑧，四骐龙骧⑨。峭格周施，罿罻普张。罕罕琐结，罠蹄连纲⑩。阹以九疑⑪，御以沅、湘。辎轩蓼扰⑫，彀骑炜煌⑬。袒裼徒搏⑭，拔距投石之部⑮。猿臂骿胁⑯，狂趭犷猱⑰。鹰瞵鹗视⑱，趁趯翋翟⑲。若离若合者，相与腾跃乎莽罝之野⑳。干卤殳铤㉑，旸夷勃卢之旅㉒。长殺短兵㉓，直发驰骋。儇佻坌并㉔，衔枚无声。悠悠旆旌者㉕，相与聊浪乎昧莫之坰㉖。钲鼓叠山㉗，火烈熛林㉘。飞焰浮烟，载霞载阴。菈攦雷硠㉙，崩峦弛岑。鸟不择木，兽不择音㉚。暴虥虪㉛，颡麋麐㉜，蓦六骇㉝，追

飞生[34]。弹鸾鹄[35]。射猱狿[36]，白雉落，黑鸩零[37]。陵绝嶂嶕[38]，聿越巉险[39]。距逾竹柏[40]，猴猿杞楠[41]。封猕菟[42]，神螭掩，刚镞润，霜刀染。

【注释】

①巾：这里用作动词，以金玉象革等饰在车外。一说以巾拭车。　玉辂(lù 路)：王者所乘之车。

②轺(yáo 姚)：一种轻便的车。　骊骝：良马。

③旂：旗的一种，上画交龙。　鱼须：大鱼之须，以为旂之柄。

④常：旗的一种，又称大常，上画日月，故言重光。

⑤雄戟：戟上增加倒刺，为雄戟。

⑥贝胄：贝饰的头盔。　象弭：象牙制的弓末。

⑦这句是指染织花纹画上鸟的图案，战争中用作官兵的徽帜。

⑧袀(jūn 均)服：同一色的军服。一说黑色军服。

⑨骐：青黑色马名。　龙骧：如龙的腾跃。

⑩峭格四句：四句中的峭格、罿罻(tóng wèi 童尉)、罕罕、罠蹄，都是捕鸟兽的罗网。只峭格(一作削落)一说捕兽的围子、陷阱之类。罠，(mín民)。连纲：相连不绝。

⑪阹(qù 去)：阑，捕兽的围场。　九疑：山名，一作九嶷，在今湖南南部。

⑫辎轩：轻车。　蓼扰：当犹言缭绕。或古以蓼为苦状，扰为扰乱。则言辛勤奔波。

⑬彀骑：张弓弩的车骑。　炜煌：发光，如辉煌。

⑭袒裼(tǎn xī 坦锡)：脱去上衣。

⑮拔距：如超距，跳跃，跃过。一说两人以手相按能拔引之。

⑯骈(pián 骈)胁：肋骨排比很密，如同合并一起。这里比喻壮实有力。

⑰趭(jiào 叫)：奔走。　犷猃(guǎng jì 广季)：粗犷壮勇。

⑱瞵(lín 鳞)：瞪着眼睛看。

⑲趁趣翋㒸(cān tán là tà 参谭腊沓)：均谓相随追逐。翋㒸，犹迨遝，行相及。

⑳莽罝(làng 浪):广阔,茫茫。

㉑干、卤:均盾牌。 殳:长棍,兵器。 铤(chán 缠):铁柄短矛。

㉒旸(yáng 阳)夷、勃卢:均少数民族名。

㉓殽(xù 序):矛一类的兵器。

㉔儇佻(xuán tiāo 宣挑):疾速。 坌(bèn 笨):这里义为粗劣、粗鲁。

㉕悠悠:流动之状。 旆旌:旌旗之类。

㉖聊浪:放荡。 昧莫:广大,寥廓的样子。

㉗钲:铙,铃军乐器类。 叠:震慑之义。

㉘熛:火焰。这里是动词,喷出火焰。

㉙菈擸(lāl iè 拉猎)雷硠(làng 浪):均山崩之声。

㉚兽不择音:指急时来不及选择何种叫声。

㉛暴:这里是空手拼搏的意思。 虓(hān 酣):白虎。或说当作槭。 麡(shū 叔):黑虎。

㉜頞:略同系,绊足。

㉝蓦:这里为上马。 骇:如白马而一角、锯牙虎爪的兽。

㉞飞生:鼯鼠。

㉟鹍:当作鹍、鹫,大雕鸟。

㊱狿(tíng 亭):猿猴类。

㊲鸩:一种有毒的鸟。鸩毒即源于此鸟。

㊳嶚嶕:山高之状。

㊴聿越:飞走之状。

㊵跇(yì 义):超越。

㊶猭猭(lián chuān 联川):兽逃走。

㊷豨:猪。一作豨。 蔻:疑"蔻"之误。 蔻(hè 贺):猪叫声。犹哮。

【译文】

吴王于是装饰玉辂车,拉轺车的马是骐骝,用鱼须作旂旗的竿,常旗上画着日月重光。执着乌号的弓,佩带干将剑。旌旗旒的旄羽扬绥,雄戟闪着锋芒。贝饰的头盔、象牙饰的弓,徽帜是染织着鸟的图样。六军同一颜色的戎服,四匹骐马犹如龙的腾骧。峭

格在猎场周围设下，罿罻普遍施张，罕罕如锁联结，罠蹄网绳连得长长。围场远至九疑，防卫利用沅水湘江。轻车纷扰，彀骑辉煌。人们赤膊徒手搏取野兽，那是专会跳跃投石的一部勇士。他们猿臂骈胁，善于奔走而粗鲁。像鹰的瞪眼、鹗一样的窥视，紧跟着猎物追逐。有时离散、有时相会，这样地腾跃在茫茫的原野。拿着干楯殳铤，是旸夷、勃卢的军旅。拿着长矛短兵，竖起头发驰骋。轻捷同粗壮的混合，都是衔枚无声。扬着悠悠的旆旌，互相放荡在这寥廓的野坰。钲鼓之声震动山谷，烈火熛满森林。飞起火焰、浮起烟尘，时而霞光、时而浓阴。发出菈擸雷硠之声，那好似峦倒山崩。鸟来不及找到树木，兽来不及选用叫声。徒手和白虎、黑虎搏斗，系绊住麋鹿大麋，蹬上六匹骏兽，追逐鼯鼠名叫飞生。弹鸾鸟雕鹫，射猿猴猱狿，白雉落下，黑鸩飘零。横过高的山岭，飞过险峰峻岩，超逾竹林柏树，那些兽逃过杞树和高楠。大野猪嚎叫，神秘的螭龙被捕掩，刚镞由血润湿，白色刀刃被血染。

【原文】

于是弭节顿辔①，齐镳驻跸②。徘徊徜徉，寓目幽蔚。览将帅之拳勇③，与士卒之抑扬④。羽族以嘴距为刀铍⑤，毛群以齿角为矛铗⑥。皆体著而应卒，所以挂扢而为创痏⑦，冲踤而断筋骨⑧；莫不衄锐挫芒⑨，拉捭摧藏⑩！虽有石林之岈崿⑪，请攘臂而靡之⑫；虽有雄虺之九首⑬，将抗足而跐之⑭。颠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鸮鸡⑮，俯蹴豺貘⑯。刦剞熊罴之室⑰，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禽，狒狒笑而被格⑱。屠巴蛇，出象骼⑲，斩鹏翼，掩广泽。轻禽狡兽，周章夷犹⑳。狼跋乎纰中㉑，忘其所以睒睗㉒，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气慑而自踢跌者㉓，应弦而饮

羽。形偾景僵者[24]，累积而增益，杂袭错缪。倾薮薄，倒岬岫[25]，岩穴无豜豵[26]，翳荟无麎麀[27]。思假道于丰隆[28]，披重霄而高狩。笼乌兔于日月[29]，穷飞走之栖宿。（以上田猎）

【注释】

①弭节：缓行。见卷三《离骚》注。 顿辔：停住车马行进。

②齐镳（biāo 标）：整齐马队。 跸：止住行人，王者出入时警跸。

③拳勇：即勇敢。

④抑扬：指士卒的得意模样。为叶韵，当作扬抑，《义疏》辨非。

⑤铍（pī 批）：两面有刃的小刀，如匕首。

⑥铗：剑的一种。

⑦扢：旧注为摩，摩擦义。 痟（huì 贿）：被打伤。

⑧踤（cuì 翠）：触。

⑨衄（nǜ 女去）：折伤。

⑩拉：折。 捭（bǎi 摆）：两手击，如拍。 藏：义不详。当是怆、伧之类。

⑪石林：山石林立之处。 岝崿（zuò è 坐愕）：石林矗立刺天状。

⑫攘臂：举臂。 靡之：打碎。

⑬虺（huī 毁）：蛇类。全句见《楚辞·招魂》。

⑭抗足：举足。 跐（cǐ 此）：用足踏压。

⑮鸡鸡（jùn yì 俊义）：锦鸡。

⑯貘（mò 陌）：旧注为白豹。

⑰刦剞（yì 基）：劫夺。

⑱格：击。

⑲出象骼：清理出象的骨骼。此连上句为说，《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巴蛇食象，三岁出其骨。”

⑳周章：周旋不定之状。 夷犹：犹豫。

㉑狼跋：犹言狼狈。 纰：网。

㉒睒睗（shǎn shì 闪释）：迅速地看。

㉓褫（chǐ 耻）：夺。 跌（bó 勃）：崩。

㉔僨(fèn 愤)：败。　景：影。

㉕岬：山旁；或山胁，两山之间。　岫(xiù 袖)：山岩洞。

㉖豜豵(jiān zōng 肩宗)：均兽子，幼兽。

㉗麛(xū 需)：犹麑，鹿子。　鸼(miù 谬)：大的鸠。

㉘丰隆：传说云师、云神；一说雷公。

㉙这句说笼进日中的乌、月中的兔。

【译文】

于是放缓步伐，停顿车马，驻跸下来。悠游闲逛，观赏幽荫的林野。检阅将帅们的英勇，和士卒们的抑扬神气。那鸟类用嘴爪为刀、钹，那兽类用齿角为矛、铗。都是人附着它躯体就立即猝死，摩擦上就受创伤，冲撞、触及而断筋骨；但这次也没有不被挫折锐气和锋芒，摧枯拉朽而不能躲藏！虽有石林的耸锷刺天，也可举臂把它打碎；虽有九头的雄虺，也将举足把它踏压。颠覆它们的窠巢，破坏它们的洞穴。仰攀鸡鸡，俯踢豺、貘。劫夺熊罴的住室，剽掠虎豹的林落。猩猩啼着而就擒，狒狒笑着而被击。屠杀巴蛇，取出它吃剩的象骨，斩断大鹏的翅膀，掩掠广大的林泽。轻禽狡兽，周旋慌恐不定，狼狈地落在网中；忘了它曾经眼快会跑，失去了是走是就的选择本能。魂被夺走、气被慑服而又踢又蹦的，应着弓弦声而吃了羽箭；形倒而影僵的，就越来越多，杂乱重叠交错地一片。倾尽薮泽，倒尽岬岫，岩穴里不留幼兽，森林荫蔽中没有鹿子和鸠鸼。还想要向云师借借天上的道路，分开重霄而在高天行狩。把日月里的乌、兔收到笼中，穷尽所有栖宿的飞禽走兽。

【原文】

嶰涧阒[①]，冈岵童[②]，罟罘满[③]，效获众[④]。回靶乎行睨[⑤]，观鱼乎三江[⑥]。泛舟航于彭蠡，浑万艘而既同。弘舸

连舳[7]，巨槛接舻[8]。飞云盖海[9]，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跱，时髣髴于方壶[10]。比鹚首而有裕[11]，迈余皇于往初[12]。张祖帏[13]，构流苏[14]，开轩幌，镜水区。篙工楫师[15]，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16]。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棹讴唱，箫籁鸣，洪流响，渚禽惊，弋磻放[17]，稽鹪鹏[18]，虞机发[19]，留鸡鹊[20]。钩铒纵横，网罟接绪。术兼詹公[21]，巧倾任父[22]。筌鲒鳍[23]，鲡鲿鲂[24]，罩两鲋[25]，罾鳊虾[26]。乘鲎鼋鼍[27]，同晨共罗[28]。沉虎潜鹿[29]，挣彪僖束[30]。徼鲸辈中于群犗[31]，搀抢暴出而相属[32]。虽复临河而钓鲤，无异射鲋于井谷[33]。结轻舟而竞逐，迎潮水而振缗[34]。想萍实之复形[35]，访灵夔于鲛人[36]。精卫衔石而遇缴[37]，文鳐夜飞而触纶[38]。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鳞。雕题之士，镂身之卒[39]，比饰虬龙，蛟螭与对。简其华质，则亂费锦缋[40]；料其虓勇[41]，则雕悍狼戾。相与昧潜险[42]，搜瑰奇，摸蝳蝐，扪嘴蠵[43]。剖巨蚌于回渊，濯明月于涟漪[44]。毕天下之至异，讫无索而不臻。溪壑为之一罄，川渎为之中贫。哂澹台之见谋[45]，聊袭海而徇珍[46]。载汉女于后舟，追晋贾而同尘[47]。汩乘流以砰宕[48]，翼飑风之飒飒[49]。直冲涛而上濑，常沛沛以悠悠[50]。汔可休而凯归[51]，揖天吴与阳侯[52]。（以上水嬉）

【注释】

①嶰（xiè 谢）：两山（小山与大山）之间的夹谷。 阒（qù 去）：形容寂静无声，这里指没有生物。

②岵（hù 户）：山多草木者。 童：光秃无草木的山。

③罘(fú 扶)：捕兽网。

④效：献。

⑤靶：这里是马辔革。　睨：邪视。

⑥三江：古称北江、中江、南江，即今长江下游苏浙间入海的岷江、松江和浙江。

⑦弘舸：江中大船。　舳(zhú 竹)：船尾。一说船头，误。下文舻为船头。

⑧槛：船上下四面施板者，引申为艦，故称屋船。　舻：船头，犹人头称颅。

⑨飞云、盖海：吴的楼船名。

⑩方壶：海上三仙山之一。

⑪鹢首：天子之船，见卷三《上林赋》注。

⑫余皇：吴王的船名。

⑬袒帏：应作组帏，即帷幕。

⑭流苏：垂挂的彩绸。

⑮篙：撑船的竿。　楫：桡、桨。

⑯灵胥：伍子胥的神灵。

⑰磻(pō 波)：缴矢所用的石块，见卷四《两京赋·西京赋》注。

⑱稽：留，绊住。　鹔鹴：似凤凰的一种水鸟。

⑲虞机：田猎用的埋伏地面的弩。

⑳鸡鹊：一种水鸟。见卷三《上林赋》注。

㉑詹公：詹何，善钩鱼者。

㉒任父：任公子，《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善钓大鱼的人。

㉓筌：捕鱼器，或称斗回。这里用作动词。　鲒鳍：鱼名，黄鱼、鲟鱼之类。见卷三《上林赋》注。

㉔鲌：当作缃(shǎi 色)，捕鱼、钓鱼。

㉕鲂：比目鱼之一名。

㉖罩：捕鱼网，古名撩罟，今名抄网。　鳊(hào 号)：大虾。

㉗蝳(hòu 候)：一种似大蟹的水产动物，十二足，肉可作鲊酱。雌雄同行，捕时常得一双，故称乘蝳。乘，古释为二(一对)。

㉘罛、罗：皆网。罛应为罛(gū 孤)，大鱼网。

㉙虎、鹿：均为海中形似虎、鹿的鱼类。

㉚羁：绊住马足。 胧(lóng 龙)：即笼头之类。 僖：即窘。

㉛徽(huī 徽)：强大有力，此当指鱼类。 犗(jiè 介)：骟牛，阉割的公牛。全句为以大鲸比作一群犗牛。

㉜搀抢：当作“桧抢”，彗星。古人以为鲸鱼属阴，今出而死，则有兵象，天即以妖星相应云。

㉝鲋(fù 附)：小鱼。古云井谷射鲋，言在小水中钓小鱼，比喻小事。

㉞缗：这里是钓丝。

㉟萍实：水中萍草结的实，俗称鸡头，与菱角一类。 复形：再次出现。传说楚王曾在江中得萍实，为吉祥事。

㊱灵夔：这里为海中的怪兽。鲛人知道，故言访之。

㊲这句说精卫衔石的故事，因精卫原是鸟形，故言遇矰缴。见《山海经·北山经》。

㊳鳐：状如鲤，有鸟翼，常从西海游到东海。见《山海经·西山经》。

㊴镂身：即文身。

㊵亹费：犹懿斐，文采的样子。

㊶尰勇：如骁勇。

㊷昧：冒。

㊸扪：模。 嘴蟠：海中大龟。嘴，应作觜。

㊹明月：这里指明月珠。

㊺这句说的是：曾有澹台子羽怀璧渡河，两龙兴风作浪，子羽以剑斩龙，乃止。登岸投璧于河，河伯三次还他。不要，毁璧而去。

㊻袭：入。 徇：求。

㊼晋贾：晋国贾大夫。娶妻三年，妻不言笑，乃出射雉有获，妻始言笑。同尘：与人同尘垢中，犹同群。

㊽汩(yù 遇)：快速。 砰宕：舟击水之状。

㊾飓风：疾风。 飒飒：同“浏”，风疾之状。

㊿沛：行走的状态。 悠：远。

51汔：几，差近。 凯归：如凯旋。

52天吴：神名，水伯。 阳侯：波神。

【译文】

山谷山涧寂然无声，山冈的草木也已干净。大小网中全装满，献出的猎获物充盈。回转车马且行且看，到三江去观赏鱼群。泛舟游于彭蠡，万艘船只浑然同行。大船连着尾，巨艦接着头。飞云、盖海，形制不是平常规模。重重的华楼像海岛耸峙，仿佛是仙山方壶。比那鹢首船更宽裕，超过往日的余皇舟。张起帷幕，挂起流苏，打开轩前的帘幌，倒映在这广阔的水区。篙工、桨师，都是选自闽越番禺。他们娴习驾驭长风，能和胥灵玩嬉。可在短时游舟千里，在顷刻间到达原来预期之地。船夫号子唱，箫籁齐声鸣，洪流哗哗响，洲渚的水鸟吃惊，弓箭矢石放出，绊住水鸟鹪鹏；埋伏的弓弩发出，落下水鸟鸡鹊。施放的钩饵纵横，网罟的绳索相接。技术兼有了詹公的本领，巧计压过了任公子。网住鲲、鳙，捕起鲿鲂，罩住鲂鱼成对，抄起大虾。还有成双的鲎蟹和鼋鼍，都一同进了网罗。深潜的巨鱼虎头与鹿头，也被网套住而惊慌发窘。擒住大鲸像公牛那么庞大，搀抢星登时出现而相应。就这般场面，即使你到河边钓鲤，那也不过是“井谷射鲋”的情景。连起轻舟而竞逐，迎着潮水而举起钓绳。希望萍实的故事再现，要找到灵夔去问鲛人。精卫衔石遇上了咱的矰缴，文鳐夜飞而触及我们的钓纶。从此北山再没有飞翔的翅膀，西海消失了游鳞。这些远方来的雕题之士，文身之卒，装饰能和虬龙相比，能与蛟螭相对。说到他们的华丽身体，就如同文采锦绣；估量他们的骁勇，剽悍而有些凶狠怪丑。他们给你冒着潜水的危险，搜出瑰宝珍奇，摸到蝳瑁，摸着海中大龟；在回旋的深渊剖开大蚌，在清水里洗濯明月珠。收尽天下的最奇异之物，没有索取的东西而不到手。溪壑为此一空，川渎为此一无所有。可笑澹台子羽的被龙谋璧，聊且入海去求取珍宝吧。把汉女装在后车里，追随晋国贾大夫而和他同游。快乘流而击着水声砰宕，把疾风当作羽翼而吹着浏浏。直冲那波涛逆着急濑，沛沛然游荡而远走悠悠。这样就差不多可

以休息而凯旋，参拜水伯天吴和波神阳侯。

【原文】

指包山而为期，集洞庭而淹留[1]。数军实乎桂林之苑[2]，飨戎旅乎落星之楼[3]。置酒若淮、泗，积肴若山丘。飞轻轩而酌绿酃[4]，方双辔而赋珍羞。饮烽起[5]，醮鼓震[6]，士遗倦，众怀欣。幸乎馆娃之宫[7]，张女乐而娱群臣。罗金石与丝竹，若钧天下之陈[8]。登《东歌》，操《南音》，胤《阳阿》，咏《昧》、《任》。荆艳楚舞，吴愉越吟[9]。翕习容裔[10]，靡靡愔愔[11]。若此者，与夫唱和之隆响，动钟鼓之铿耾[12]，有殷坻颓于前[13]，曲度难胜，皆与谣俗汁协[14]，律吕相应。其奏乐也，则木石润色；其吐哀也，则凄风暴兴。或超《延露》而《驾辩》，或逾《绿水》而《采菱》[15]。军马弭髦而仰秣[16]，渊鱼竦鳞而上升[17]。酣湑半[18]，八音并，欢情留，良辰征[19]。鲁阳挥戈而高麾[20]，回曜灵于太清。将转西日而再中，齐既往之精诚[21]。（以上置酒作乐）

【注释】

①两句的包山、洞庭，均太湖中的山名。

②军实：军事所获，犹今言战利品。 桂林苑：在上元县（今山东临沂），为吴国所建。

③飨：宴请。 落星楼：在桂林苑落星山上，吴嘉禾元年（公元232年）起楼三层。

④绿酃：酒名，湖南衡阳以酃湖水酿酒，故名。

⑤饮烽：行酒时举烽火告众。

⑥醮（jiào 叫）鼓：酒毕鸣钟鼓。

⑦馆娃宫：吴都宫名，在今苏州灵岩寺处。

⑧钧天：仙乐名。

⑨“登《东歌》”六句：六句都是列举地方歌、舞名。《东歌》：相传夏桀作。《南音》：楚歌。　胤：继续。《阳阿》：古乐曲。《昧》：东方乐。《任》：南方乐。　艳：楚歌。　吴愉：吴歌。愉，一般作歈。　越吟：越歌。

⑩翕习容裔：均形容音乐之盛和靡丽。

⑪愔愔：安和的样子。

⑫铿耾（hóng 宏）：铿锵而大的声音。

⑬殷：声盛。　坻颓：山崩，形容乐声。　于前：据考，二字衍。

⑭汁协：一作叶协，调和。

⑮两句的《延露》、《驾辩》、《绿水》、《采菱》，均古曲名。而，这里为与、及。

⑯弭髦：指马毛皆顺合。　仰秣：马食草时仰听乐音而余草尚在口中。

⑰竦（sǒng 耸）：涌出。

⑱渭：本以茅草滤酒而祭，这里引申为饮酒而乐。

⑲征：行，这里为流逝之快。

⑳鲁阳挥戈：相传鲁阳公与韩战，日暮，而挥戈使日返回三舍。

㉑这句承上文言，今日也要比上已往鲁阳反日的精诚，可延长时间饮酒。

【译文】

指着包山为期会之地，集聚在洞庭山而逗留。检点猎获品在桂林苑，宴请军旅在落星楼。摆的酒醴多得像淮、泗之水，肴菜堆积得如同山丘。飞驰着轻车一面饮着绿酃酒，并驾着双骑一面品尝珍羞。饮烽燃起，醼鼓震响，士人忘记疲倦，众人怀着欢欣。临幸到馆娃宫，张设起女乐而娱群臣。兼有金石丝竹等乐器，好像钧天的仙乐降下凡尘。进奏《东歌》，抚弄《南音》，继演《阳阿》，咏唱《昧》、《任》。还有荆歌楚舞，吴曲越吟。乐歌多么响亮又柔和，靡靡愔愔而和平。如此的乐舞，加上唱和的高声，敲动钟鼓的铿锵轰隆，有如山崩，评品度量不完；都和谣俗调和，和律吕相应。这里演奏的欢乐，就是草木也为之润色；吐出的哀音，就像凄风

突然发生。有的超过《延露》、《驾辩》之曲，有的胜过《绿水》和《采菱》。军马顺合着毛而仰秣，渊鱼露鳞而浮起倾听。饮酒尽兴到半，八音合奏，把欢情留住，可是良辰逝去不停。像那鲁阳公高高挥起他的戈，能返回天上的曜灵。咱们也将把西去的日光再转回中天，比上那已往(鲁阳)精诚的心。

【原文】

昔者夏后氏朝群臣于兹上①，而执玉帛者以万国，盖亦先王之所高会，而四方之所轨则。春秋之际，要盟之主，阖闾信其威②，夫差究其武③。内果伍员之谋④，外骋孙子之奇。胜强楚于柏举，栖劲越于会稽。阙沟乎商鲁，争长于黄池⑤。徒以江湖崄陂⑥，物产殷充，绕霤未足言其固⑦，郑、白未足语其丰⑧。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睚眦则挺剑⑨，喑呜则弯弓⑩。拥之者龙腾，据之者虎视。麾城若振槁⑪，搴旗若顾指⑫。虽带甲一朝，而元功远致；虽累叶百叠，而富强相继。乐滑衍其方域⑬，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练形而易色⑭，赤须蝉蜕而附丽⑮。中夏比焉⑯，毕世而罕见，丹青图其珍玮⑰，贵其宝利也！舜、禹游焉，没齿而忘归⑱，精灵留其山阿，玩其奇丽也！剖判庶士，商榷万俗，国有郁鞅而显敞⑲，邦有湫阨而踡跼⑳。伊兹都之函弘㉑，倾神州而韫椟㉒。仰南斗以斟酌㉓，兼二仪之优渥㉔。由此而揆之㉕，西蜀之于东吴，小大之相绝也，亦犹棘林萤耀而与夫桭木龙烛也㉖；否泰之相背也，亦犹帝之悬解而与桎梏疏属也㉗！庸可共世而论巨细，同年而议丰确乎㉘？暨其幽遐独邃㉙，寥

廓闲奥[30]，耳目之所不该[31]，足趾之所不蹈，倜傥之极异，谲诡之殊事[32]，藏理于终古，而未寤于前觉也[33]！若吾子之所传[34]，孟浪之遗言[35]，略举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

【注释】

①这句指禹会诸侯于涂山。山在吴地，故云兹土。

②信：申，伸展。

③这句讲夫差穷尽他的武力，由盛转衰，终被越灭亡。

④果：果然，引申为相信。　此以下四句讲的阖庐时代。

⑤这两句讲夫差事，北上争霸，与晋定公会于黄池，掘深池通于鲁、宋之间。商，指春秋宋国，宋为商微子之后。

⑥嶮陂：即险陂，犹险阻。

⑦绕霤：指关中，关内固险以绕京师，如屋霤。天下言丰盛者，多称关中，故云。

⑧郑、白：二渠名。

⑨睚眦（yá zì 牙字）：发怒时瞪眼。

⑩喑呜：怒声。

⑪麾城：犹言夺城。　振槁：摇动枯树落叶。

⑫搴旗：拔旗。　顾指：看看手指，比喻成事容易、快速。

⑬乐滑、衍：见前文。

⑭桂父：有仙人服桂叶，颜色如童子，且常变化颜色，南海人历代尊崇。

⑮赤须，赤须子，丰人，为秦穆公主鱼吏，相传能预测年成，食柏子石脂，长生不老。　蝉蜕：蝉脱壳，返老还童。　附丽：附着，归附。

⑯中夏：指中原地区。　比：比较。

⑰珍玮：犹言珍宝。

⑱没齿：死亡。

⑲郁鞅：如郁泱，广大之状。

⑳湫阨：卑湿狭小。　踡跼：　卷曲，局促。

㉑伊：语词。 函弘：包涵广大。

㉒韫椟：藏在木盒内。

㉓这句是说南斗在吴地，又主爵禄，故可以饮酒庆功。

㉔二仪：天地。 优渥：优厚。

㉕揆：度，估量。可解为分析、比较。

㉖棘林：荆棘丛。 萤耀：萤火虫的光。此二者言其小。 桭木：长木。龙烛：烛龙的照耀。传说钟山神烛龙，用眼看，就成了白天；闭着眼，就成了黑夜。后二者极言其大。

㉗帝之悬解：上帝悬着或解下，比喻自然力很大，人顺其自然则解脱。桎梏疏属：二负杀猰貐，上帝把他桎梏在疏属山，终身不得解脱。此与上一事相反。

㉘确：薄，引申为歉收。

㉙暨其：及其。这里犹说至于。

㉚闲奥：犹深奥。

㉛该：概括，包括。

㉜诎（qū 屈）诡：同谲诡，诡变。

㉝寤：同“悟”。 前觉：先觉。

㉞子：衍文，王念孙说。

㉟孟浪：犹茫浪，不考虑，不精细。

【译文】

昔日夏王大朝群臣在这地方，执着玉帛来朝见的有一万国，那也是先王的一次盛会，而四方用以为法则啊。春秋时候，争取盟主的阖闾伸展他的威力，夫差又穷尽他的武功。在内信任伍员的计谋，对外行用孙子的奇计。把强楚战胜于柏举，把刚劲的越人困在会稽。在宋鲁之间开通渠道，和晋国争雄于黄池。只是凭着江湖的险阻，物产的殷富，就是关中也不足以夸它的坚固，郑、白二渠的地区也不足以说它的丰盛。士卒有冲破坚阵的锐气，民俗有崇尚节操之风。小事相争就挺剑，一发怒就搭箭拉弓。拥有这地方的人就像龙腾，据守这地方的人则如虎视。攻下都城像摇

动枯树落叶，拔取敌旗就像看看手指。即使是出兵一次，而大功就能从远方而致；虽是传到百世，而富强也能相继。君子们游乐在这一方，列位神仙集会在这一地。仙人桂父修练形体能变换面色，赤须子能返老还童而住在这里。拿中原来比吧，那是一世也少见，用丹青描绘这里的珍奇，那是重视这里的财宝啊！从前舜和禹都先后来游，至死也忘记回去，精灵就留在这里的山隈，那是玩赏这里的景物奇丽啊！分析所有的庶士，商榷万种世俗，可知国家拥有广大疆域就能显扬、宽敞，国家卑湿狭小就被束缚而局促。这吴都包涵宏大，可以把整个神州藏入这个木匣。仰头用南斗当酒爵来畅饮，兼有上天下地的优厚。由此而衡量，西蜀同东吴相比，小和大相差就远极了，这好比荆棘丛中的萤火和高木上烛龙的光照相比；贫乏和富贵完全相反，也好像上帝既解下倒悬的人和把人桎梏在疏属山上的相异啊！怎么可以同世而论他们的巨细，同年而议它们的厚薄呢？至于这里幽远高深，寥廓隐奥，是耳目不能概括，足趾不能走到；那些卓异的东西特别出奇，诡变的事物各不相同，隐含妙理到永远，先觉者也不可知晓了！像我在这儿的传言，无非是随便说的，粗略举个梗概，还没有说到它重要、精妙之处啊！

魏　都　赋

【原文】

魏国先生有睟其容①，乃盱衡而诰曰②：异乎，交、益之士！盖音有楚、夏者，土风之乖也③；情有险、易者，习

俗之殊也。虽则生常④，固非自得之谓也⑤。昔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⑥。聊为吾子复玩德音⑦，以释二客竞于辩囿者也⑧。

【注释】

①睟（suì 碎）：润泽之状。

②盱衡：扬眉，举眉。盱，放大。衡，眉上。

③乖：这里是乖僻，各执一偏的意思。

④生常：生出的常情。

⑤自得：自得天性、本性。

⑥两句说的春秋事：楚白公胜将作乱，去请住在市南的熊宜僚帮忙。熊氏只弄着弹丸，不答应。从而不得罪白公胜及其对手两家。 按：其中“难”字旧作怨（得罪）解。难也许是难易之难，即熊宜僚以为两家之仇难解难分，故弄丸不答。以之比吴、蜀两都之争和魏国先生的立场，较合。

⑦德音：指好话。

⑧辩囿：辩者之囿，辩论人的局限。

【译文】

魏国先生面容润泽焕发，于是扬着眉宇上前告诫说：奇怪呀，交州、益州两位士人！大抵声音有荆楚和华夏的不同，是因为各受土风偏僻的影响；性情有奇险与平和的差别，是因为习俗不一样。虽说都是习惯生出常情，但还不能说自得天性呀。从前市南熊宜僚只弄着弹丸，不答应帮助白公胜作乱，对构难的双方都不得罪。而今我且为您再说点好听的事物，来解开二位争辩的局限吧。

【原文】

夫泰极剖判①，造化权舆②，体兼昼夜，理包清浊，流而为江海，结而为山岳，列宿分其野，荒裔带其隅③。岩

冈潭渊，限蛮隔夷，峻危之窍也④；蛮陬夷落⑤，译导而通，鸟兽之氓也。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甿者⑥，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⑦。而子大夫之贤者，尚弗曾庶翼等威⑧，附丽皇极⑨，思禀正朔，乐率贡职；而徒务于诡随匪人⑩，宴安于绝域，荣其文身，骄其险棘⑪。缪默语之常伦⑫，牵胶言而逾侈⑬。饰华离以矜然⑭，假倔强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壮⑮，谋踌跤于王义⑯。孰愈寻靡茀于中逵⑰，造沐猴于棘刺⑱？剑阁虽嶚⑲，凭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虽浚⑳，负之者北㉑，非所以爱人治国也。彼桑榆之末光，逾长庚之初辉㉒；况河冀之爽垲，与江介之湫湄㉓？故将语子以神州之略㉔，赤县之畿㉕，魏都之卓荦，六合之枢机。（以上嘲吴、蜀二客）

【注释】

①泰极：指天地未形成以前的混沌状态，无以名之，故称泰极，义为最古远。这是古代宇宙生成的学说。

②权舆：开始。

③裔：边。荒裔，荒远之地。

④窍：空、孔之义。

⑤陬：当是聚。人居之地。　落：亦人居之处。

⑥长世：长有世代，指王者。　字：养。　甿：农夫。

⑦袭险：重险，重重险阻。

⑧庶翼：为《尚书·皋陶谟》："庶明厉翼"之简括，众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励，翼戴上命。　等威：等其威仪。

⑨附丽：附着，归之于。　皇极：最为中正之道。见《尚书·洪范》。

⑩诡随：诡诈善变。　匪人：这里为不是好人之意。

⑪棘:同“急”。

⑫默语:或默或语。 常伦:正常伦理。

⑬胶言:诡诈之言。

⑭华离:歪邪、离隔。 矜然:自我尊大。

⑮醇粹:纯粹,比喻品质。

⑯蹖(chǔn 蠢)驳:驳杂不纯。

⑰靡荇:漂流着的水中萍草。 中逵:都中大路。

⑱沐猴:猕猴。 棘刺:刺的尖端。全句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的故事,卫国人骗燕王说能在棘刺的尖端雕出猕猴来。但没有结果。比喻世上不可能存在的事物。

⑲嶚:高。

⑳洞庭:这里仍指太湖的洞庭山。 浚:深。

㉑负:凭恃,仗着。 北:败。

㉒这两句比喻时间晚的不可能胜过时间早的。桑榆末光,日已西落桑榆杪上有点余光。长庚,在早晨东出为启明,初出的光辉。

㉓江介:同“江界”,沿江地界。 湄:水边。

㉔略:同“界”,疆界。

㉕赤县:中国的一种称法,上神州亦同。 畿:王畿,王朝直辖地区。

【译文】

当那太极开辟时,是造化的开始,它的本体兼有昼夜阴阳,包含着上清下浊之理,流动而成为江海,凝结而成为山岳之区,列宿划分原野,边荒分布在四隅。有岩、冈、潭、渊,分隔着蛮、夷,那是高峻的孔窍;蛮、夷的聚落,经过翻译诱导而交通,那些是鸟兽一般的愚氓。身体端正坐着,以中原为咽喉,不把边陲当作衣襟;长有世代而由田夫供养的人,用道德作为藩卫,不以重重险阻为屏障。而您大夫是贤能的人,还不曾使众庶翼戴君主、分别威仪等次,归到最中正之道,思念禀承皇朝正朔,乐于遵守贡纳的职责;而徒然致力于诡变的不是好人之道,在远方闲暇安乐,以文身为荣,以险急的言行为骄傲。这种纠缠于或沉默或言语之

中而以为正常伦理，被欺诈之言牵制而过于夸张，修饰那些歪邪零散的事物来妄自尊大，假装着倔强而举起胳臂，这都不是德行纯粹强壮之士，而是用驳杂的东西图谋 取代王者的道义。这好比谁能在大路中间去寻求水中萍草，在刺尖上雕琢出猕猴来呢？剑阁虽然高峻，依仗着它必然摔跤，因为这不是深根固蒂的东西；洞庭虽然深，依仗着它必然失败，因为不能藉此就是爱人民治国家呀。那桑榆末梢上的余光，能超过长庚星晨出的光辉？能把黄河冀州的高爽，和江湖地区的低湿相比？故而我打算告诉您神州的疆界，赤县的王畿，魏都的卓异，六合的枢机。

【原文】

于时运距阳九①，汉网绝维。奸回内㬋②，兵缠紫微③。翼翼京室④，耽耽帝宇⑤，巢焚原燎，变为煨烬⑥，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内，绳绳八区⑦，锋镝纵横，化为战场，故麋鹿寓城也。伊、洛榛旷⑧，崤、函荒芜。临菑牢落⑨，鄢、郢丘墟。而是有魏开国之日，缔构之初，万邑譬焉，亦犹犨麋之与子都⑩，培塿之与方壶也⑪。且魏地者，毕、昴之所应⑫，虞、夏之余人⑬，先王之桑梓，列圣之遗尘。考之四隈⑭，则八埏之中⑮；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卜偃前识而赏其隆⑯，吴札听歌而美其风⑰。虽则衰世，而盛德形于管弦；虽逾千祀，而怀旧蕴于遐年⑱。（以上浑言魏都）

【注释】

①阳九：阳九之灾。见前。　按：此以下说的是东汉末年变乱亡国事。

②奸回：奸邪之人。　㬋：字误，应作𩛥（bèi 贝），不饮酒而怒，即发怒。引申为争斗。

③紫微：汉宫名，在南城下。

④翼翼：高而规整之状。

⑤耽耽：如沈沈，宫室深邃之状。

⑥煨(wēi威)烬：犹灰烬。

⑦绳绳：连接不断之状。这里犹洋洋，多。

⑧榛：草木丛生。

⑨牢落：这里犹寥落。

⑩犨麋、：古之丑陋人。 子都：美丈夫。

⑪培塿：小山阜。 方壶：仙山。

⑫这句说魏地是星宿毕、昴的分野。

⑬这句言魏地曾是舜、禹所都之地。“余人”，原当作“余民”，唐人避李世民讳所改。

⑭隈：隅，角。

⑮八埏：八边，犹言八方、八荒。

⑯这句说晋国卜偃曾说魏是大的意思，天将要开发它。见《国语·晋语一》。 赏：晋献公把魏地赏给大夫毕万。

⑰这句指吴季札在鲁国听乐，到魏风时，赞称它“大而婉，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⑱蕴：积，藏。

【译文】

这个时候遭阳九的厄运，汉朝法网破坏。奸邪在内部争斗，兵祸缠绕到紫微宫。这翼翼的京师宫室，沈沈的皇帝殿宇，有如鸟巢被烧、原野火燎，变成一片灰烬，荆刺生在大庭了。殷富的王畿内，洋洋的八区中，兵锋箭矢遍地纵横，变成了战场，麋鹿也栖身到京城了。伊、洛流域榛莽丛生，崤、函之地都荒芜，临淄寥落，鄢、郢成为丘墟。而在魏开国的日子里，缔造初期，有一万个村邑，其他地方若与魏相比，也就像犨麋和子都，培娄和方壶，简直太相悬殊。而且魏地嘛，是天星毕、昴的分野，有虞、夏的余民，是先王桑梓故土，列位圣王曾留下的土尘。考校四隅，它就在八方

之中；测度寒暑气候，它为霜露所均匀。卜偃早有先见而赞赏它会兴隆，吴季札听歌而赞美魏风。虽在衰世，它的盛德也显现于管弦；即使过了千载，怀旧的心情也蕴藏到遥远之年。

【原文】

“尔其疆域，则旁极齐、秦，结凑冀、道[1]，开胸殷、卫，跨蹑燕、赵。山林幽峡，川泽回缭，恒、碣碪磑于青霄[2]，河、汾浩洊而皓瀁[3]。南瞻淇、澳，则绿竹纯茂；北临漳、滏，则冬夏异沼。神钲迢递于高峦[4]，灵响时惊于四表。温泉毖涌而自浪[5]，华清荡邪而难老[6]。墨井盐池[7]，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8]。原隰畇畇[9]，墳衍斥斥[10]。或嵬垒而复陆[11]，或横朗而拓落[12]。乾坤交泰而絪缊，嘉祥徽显而豫作[13]。是以兆朕振古[14]，萌柢畴昔。藏气谶纬[15]，阙象竹帛[16]。迥时世而渊默[17]，应期运而光赫。暨圣武之龙飞[18]，肇受命而光宅。（以上山川相宅）

【注释】

①冀、道：二国名。冀国在山西汾水边，道国在河南今确山县。

②碪（zhēn 真）磑：石之高险状。

③浩洊、皓瀁：均形容水势浩翰、浩渺之状。

④这句指邺城西北有山如鼓，鸣则有兵，故言神钲。又，钲本为钟类，另一地则有石如鼓，旁有钟形石，即此之神钲。

⑤毖：泉水涌出之状。

⑥华清：井华水。

⑦墨井：邺西的伯阳城西有墨石井。　盐池：在河东猗氏县。

⑧“厥田”二句：两句见《禹贡》冀州。

⑨畇畇：垦辟之状。

⑩墳：水厓。　衍：下平之地。　斥斥：广大的样子。一说咸卤地。

⑪嵬垒、复陆：均叠韵连语，不平之状。嵬垒又作磈磊，如块磊。

⑫横朗：光明，或宽明。 拓落：廓落，广大。

⑬徽：美。一说当作“微”，微显即微而显，古成语。

⑭振古：自古。

⑮谶(chèn 趁)纬：汉代流行一种迷信学说，以隐语预示吉凶。

⑯阏象：与上藏气相应。阏，秘或闭。 竹帛：写在竹帛上。

⑰渊默：深深的沉默。

⑱暨：及至。 圣武：指曹操。 龙飞：指曹氏发迹，为魏王、受禅等。

【译文】

说到它们的疆域，则远至齐、秦，连结冀、道，胸前是殷、卫，跨着的是燕、赵。山林青幽相映，川泽回环缭绕，恒山、碣石高耸于云霄，黄河、汾水浩瀚漂渺。往南看是淇水边，绿竹纯净密茂；北边临着漳河、滏河，冬夏水的温度分别为不同的池沼。神钲声传过高高的山峦，这神灵的响声震惊到四表。温泉急涌而自成波浪，井华水荡漾而永不干涸。墨井、盐池，流着黑汁素液。这里田质是中等，土壤是白色。原隰都已开垦，水厓低地都宽大。或山石块垒而不平，或地面开朗而廓落。乾坤交泰而和气氤氲，嘉祥美好而豫先显现。所以好兆来自往昔，根子萌发在很久以前。瑞气藏于谶纬，吉象秘写于竹帛。时世久远而深深沉默，一到期运就光耀显赫。及至圣武的龙飞，开始受命而光辉宇宅。

【原文】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谋龟谋筮①，亦既允臧②。修其郛郭，缮其城隍③。经始之制，牢笼百王。画雍豫之居，写八都之宇。鉴茅茨于陶唐④，察卑宫于夏禹⑤。古公草创，而高门有闳⑥；宣王中兴，而筑室百堵⑦。兼圣哲之轨，并文质之状。商丰约而折中，准当年而为量。思重爻，摹大

壮[8]，览荀卿[9]，采萧相。俦拱木于林衡[10]，授全模于梓匠。遐迩悦豫而子来，工徒拟议而骋巧。阐钩绳之筌绪[11]，承二分之正要[12]。揆日晷，考星耀[13]，建社稷，作清庙。筑曾宫以回匝，比冈隒而无陂[14]。造文昌之广殿，极栋宇之弘规。峙若崇山[15]，崛起以崔嵬；髣若玄云[16]，舒霓以高垂。瓌材巨世，埇堰参差[17]，枌橑复结[18]，栾栌叠施[19]。丹梁虹申以并亘[20]，朱桷森布而支离[21]。绮井列疏以悬蒂[22]，华莲重葩而倒披。齐龙首而涌霤，时梗概于滮池[23]。旅楹闲列[24]，晖鉴抰振[25]。榱题黤黮[26]，階陾嶙峋[27]。长庭砥平，钟簴夹陈。风无纤埃，雨无微津。岩岩北阙[28]，南端攸遵[29]。竦峭双碣[30]，方驾比轮。西辟延秋，东启长春[31]。用觐群后，观享颐宾[32]。左则中朝有赩[33]，听政作寝。匪朴匪斫[34]，去泰去甚。木无雕锼[35]，土无绨锦。玄化所甄[36]，国风所禀。（以上建都作室）

【注释】

①谋：求得解答。　龟、筮：古代两种占卜吉凶的方法。用龟甲或蓍草。

②允臧：真好。

③城隍：城池。隍，城下护卫的沟渠。

④茅茨：茅草盖屋。

⑤卑宫：卑宫室，宫室低矮，禹时如此。

⑥全句引《诗经·緜》。原文高为皋。　皋门：皇朝五门的一个门名。闳：高。

⑦堵：墙，方一丈。全句引《诗经·斯干》。

⑧大壮：《易经》卦名，其《系辞》讲由穴居野处进至宫室，上栋下宇。

⑨荀卿：指荀子的言论。《荀子·富国》篇说作宫室只求安居，不重外表华丽。

⑩俥(zhuàn 篆):具备。 林衡:管山林的官。

⑪钩绳:木工画线的工具。 筌:应作铨,分等。

⑫二分:春分、秋分。 正要:指以季节的日影定正方位、方向。

⑬星耀:指北极星,考之以正时间。

⑭隒:崖。 陂:斜坡。

⑮峙:高状。

⑯髡(dàn 旦):发下垂之状。

⑰插堪:连接之状,见前。

⑱枌(fén 坟):白榆树;中柱。此是后一义。 橑:屋椽。

⑲栾栌:弯曲的斗栱。

⑳虹申:犹虹一般的伸展。 亘:横过。

㉑桷:方的椽子。 支离:这里形容木料的横斜交错。

㉒绮井:雕饰的藻井。 悬蒂:花蒂下垂。

㉓滮池:流着的池水。这两句说一事,排列整齐的簷下龙头霤,吐出的水有如滮池。

㉔旅楹:成排的庭柱。 闲:宽,大。

㉕晖鉴:光照。 鳉振:当作柍桭,屋檐的中央。柍,本为央。

㉖榱题:椽桷的前端。 黤黤(dàn dui 淡对):黯黑的样子。

㉗陾:应作"楯",阑槛。

㉘岩岩:崇高的状态。 北阙:皇朝。

㉙南端:南方的正门,又名端门。 攸尊:所尊。

㉚竦峭:高耸。 双碣:双石,指双阙。阙的两边有楼阁,竦立如碣石。

㉛"西辟"二句:两句指端门外,东有长春门,西有延秋门。

㉜颐宾:养宾,接待宾客。

㉝中朝:内朝。在东,故言左。 赩(xì 隙):大赤色。

㉞朴:这里为治。 斫:砍削。 全句是说不从事修饰。

㉟锼(sōu 搜):刻镂。

㊱甄:以陶土制陶。这里意为陶冶而成。

【译文】

起初创建，占卜良辰。用龟甲、蓍草贞问，都得到好谶能行。修起城郭，治好城隍。这开始经营的制度，是概括于前代百王。分画雍州豫州的住地，纪录八个都城的屋宇。借鉴陶唐氏的茅茨建筑，考察夏禹的卑其宫室。周古公草创岐山，而有皋门的高朗；宣王中兴，筑起成百的垣墙。兼采圣王哲人的法则，并用文与质的景状。商榷着在丰、俭之间折中，以当年的标准为度量。想到《易》的卦爻，仿照《大壮》系辞所讲，读读荀卿的《富国》篇，学学建设汉都的萧何丞相。到林衡那儿具备大木，命木工作好图样。远远近近的子民都愉快到来，工徒们拟议而发挥着巧智才能。施用钩绳划出等次端绪，承用春分、秋分时节日影为正。用日晷测量，考定极星，建社、稷坛，作宗庙朝廷。筑起层层宫殿加垣墙环绕，高冈和低地平齐而无斜坡。造起文昌的宽殿，极尽栋宇的宏大规模。像重重高山的险峻，崔嵬地突起；像乌云般的四垂，高宇像伸展的云霓。珍贵的材料盖世，连接而参差。中柱和屋椽繁复连结，弯曲的斗拱重重叠叠相施。红色的屋梁像虹伸延而条条横亘，朱红的桷森然分布而支离。雕花的藻井疏朗排列而花蒂下悬，描绘的艳丽莲花和繁葩倒着下披。簷前整齐的龙头吐出霤水，仿佛是激湍的澎池。成排的庭柱粗壮地排列，光泽映到屋檐的中央。伸出的根根椽头发着黑光，阶前的阑干挺立而整齐，长庭又平又直，钟鼓架左右夹陈。起风这里没有一点尘埃，下雨这里没有丝毫的零淋。高高的北阙，为南方端门之所遵。耸峙着双碣，中间可通过并驾双轮。西面辟着延秋门，东面开着长春门。用以准备诸侯来朝见，宴飨、供养嘉宾。左边就是中朝、饰着大赤色彩，作为听政的宫寝。不修不削，去掉富泰、去掉奢淫。木器不雕镂，瓦器不饰绣锦。这是幽玄的造化所甄陶，国家风气所禀承。

【原文】

于前则宣明、显扬，顺德、崇礼[1]，重闱洞出，锵锵济济[2]。珍树猗猗[3]，奇卉萋萋。蕙风如薰[4]，甘露如醴。禁台省中[5]，连闼对廊。直事所由[6]，典刑所藏[7]。蔼蔼列侍，金蜩齐光[8]。诘朝陪幄[9]，纳言有章[10]。亚以柱后[11]，执法内侍。符节、谒者，典玺储吏。膳夫有官，药剂有司[12]。肴酵顺时[13]，腠理则治[14]。于后则椒、鹤、文石[15]，永巷、壶术[16]，楸梓、木兰[17]，次舍甲乙[18]。西南其户，成之匪日。丹青焕炳，特有温室。仪形宇宙，历象贤圣。图以百瑞，绿以藻咏[19]。芒芒终古，此焉则镜[20]。有虞作绘[21]，兹亦等竞。右则疏圃曲池，下畹高堂[22]。兰渚莓莓[23]，石濑汤汤。弱蓼系实[24]，轻叶振芳。奔龟跃鱼，有瞰吕梁[25]。驰道周屈于果下[26]，延阁胤宇以经营[27]。飞陛方辇而径西[28]，三台列峙以峥嵘[29]。亢阳台于阴基，拟华山之削成。上累栋而重霤，下冰室而洹冥[30]。周轩中天[31]，丹墀临㬎[32]，增构峨峨，清尘彯彯[33]。云雀踶甍而矫首[34]，壮翼摛镂于青霄[35]。雷雨窈冥而未半，皎日笼光于绮寮[36]。习步顿以升降[37]，御春服而逍遥[38]。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长途侔首[39]，豪徼互经[40]。晷漏肃唱[41]，明宵有程[42]。附以兰锜[43]，宿以禁兵。司卫闲邪[44]，钩陈罔惊[45]。（以上宫殿前后左右）

【注释】

①宣明至崇礼：皆门名。

②锵锵：这里形容走路，当如跄跄之意。 济济：形容人多。

③猗猗：草木柔弱飘摇状。

④蕙：当作惠。　薰：香草。

⑤这句概指宫禁之地。

⑥直事：当直，值班。

⑦典刑：典章刑法。

⑧金蜩：金蝉，一种官员冠上的装饰。

⑨诘朝：平旦。清早。

⑩纳言：古代官名，王之喉舌，如后世尚书。

⑪柱后：一种冠，裹以铁柱，执法者所用。

⑫上四句所举皆官名。

⑬酵：陈酒。

⑭腠理：肌肤经络。

⑮椒：椒房，王者后宫名。　鹤：鸣鹤堂，在听政殿后。　文石：室名，后宫所止之地。

⑯永巷：宫中巷。　壶术：宫中道。壶，即阃、梱，门限。术，道路。

⑰楸梓、木兰：均坊名。

⑱这句是说房室用甲、乙、丙等字分次序。

⑲淬（cuì 翠）：五色相杂。　藻咏：文藻咏颂。

⑳镜：鉴，照。

㉑这句说虞舜时绘画十二种花纹，后世用于天子衮服上。见《尚书·皋陶谟》。

㉒畹：三十亩，指田畴。

㉓莓：草茂盛长出之状。

㉔蔠（zōng 宗）：树木的细枝。

㉕瞎（qì 气）：察，察看。　吕梁：地有三处，据考，此当指今江苏铜山一处。在泗水上有石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故名。

㉖果下：产马之地，在汉乐浪郡，今朝鲜东部。

㉗延、胤：均为延长之意。　经营：纵横。

㉘飞陛：形容台阶之高。

㉙三台：邺西三台，铜雀、金虎、冰井，曹操所建。

㉚洹：应作“沍（hù 互）”，凝固。

㉛中天：周穆王台名，此当泛言其高。

㉜㸃（biāo 标）：往上飞。这里借言天空。

㉝彯彯：当同“飘飘”。

㉞云雀：借指铜雀。 踶（tí 蹄）：踏。 矫：举。

㉟摛（chi 痴）：发，舒展。 摛镂：雕镂的花纹流畅舒展。

㊱皎日：日光明亮。 寮：窗。

㊲这句说的是人游观时行走的情状。 步顿：或走或停。

㊳御：这里是穿衣。

㊴牟首：阁道，有室。上穹隆如冒，故名。此有多说，今从《义疏》。

㊵豪徼：豪者循徼之道，即巡查防禁，借指其行走的道路。

㊶晷漏：刻漏记时之器。 肃唱：当指漏声或报时者。

㊷程：限度。

㊸兰錡：兵器架。见前文。

㊹闲邪：防闲奸邪。

㊺钩陈：指后宫。这里以星座比喻。

【译文】

在前方则有宣明、显扬和顺德、崇礼等门，重重宫闱洞开，人们锵锵济济。珍贵的树木枝条摇曳，奇花异木茂密萋萋。和风吹来香味，甘露下降有如酒醴。禁台和省中，连着门户、对着走廊。当班者所经过，典刑的文书所储藏，众多的人排列侍候，冠上的金蜩一齐发光。清晨伺候在王的帐外，纳言官出言有章。戴着柱后冠，是执法内侍。还有掌符节、谒者和典玺、储吏，膳夫也有专官，药剂也有专职。肴酒都按时提供，肌肤经络就得到调理。在后面则有椒房、鹤鸣堂和文石室，宫中的永巷、阃道，有椒梓坊、木兰坊，房舍以甲、乙等次向西南开户，造成并非一日。壁画焕彩，特设有温室。仿照宇宙事物造形，摹写历代贤圣。图画成百的瑞祥，以五彩写上文辞吟咏。茫茫的世代，在这里找到借鉴；有虞氏的绘画，这里的也可同它比个短长。右方则有疏圃曲池，低的田

畴、高的庭堂，洲渚的兰草长得茂盛，石濑急流汤汤。柔弱的枝条挂满果实，轻嫩的叶儿发出芳香。龟会奔跑、鱼在跳跃，有似观鱼在吕梁，驰道围绕而弯弯远到果下，连绵的阁宇有纵有横。高高的台阶、宽敞的辇道，一直往西，三台并排峙立而峥嵘。上接天光的阳台根基是在地阴，比拟着华山而削成。上面是重重的栋柱和簷霤，下面是冰室而凝结玄冥。四周的轩槛冲到半天，丹墀上临云霄，层层的结构峨峨，清尘随风飘飘。云里的铜雀踏着屋脊而举首，壮大的羽翼上镂刻的纹饰流畅舒展。雷雨幽暗未及天空一半，而皎日的光辉就笼罩着窗寮。悠闲地或步或停或升或降，穿起春服而逍遥。八方的最远处可以用眼光扫视，万物齐集于一朝。长途中有盖顶的阁道，豪者巡徼之路相交。记时的漏滴似在肃穆地唱和，昼与夜有一定的过程。附设着兰锜，住宿着禁兵。司卫防止奸邪，后宫可不受惊。

【原文】

于是崇墉浚洫，婴堞带涘[1]，四门辖辖[2]，隆厦重起[3]。凭太清以混成[4]，越埃壒而资始[5]。藐藐标危[6]，亭亭峻趾[7]。临焦原而不怳[8]，谁劲捷而无猥[9]？与冈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阳灵停曜于其表[10]，阴祇濛雾于其里[11]。菀以玄武[12]，陪以幽林。缭垣开囿，观宇相临。硕果灌丛，围木竦寻。篁篠怀风[13]，蒲陶结阴[14]。回渊灌[15]，积水深，蒹葭赞[16]，藿蒻森[17]。丹藕凌波而的皪，绿芰泛涛而浸潭[18]。羽翮颉颃，鳞介浮沉。栖者择木，雌者择音。若咆渤澥与姑余[19]，常鸣鹤而在阴。表清籞[20]，勒虞箴[21]，思国恤[22]，忘从禽。樵苏往而无忌[23]，即鹿纵而匪禁。（以上城郭苑囿）

【注释】

①婴堞：城上女墙，亦称睥睨。 涘（sì 似）：水涯，水边。

②辴辴（niè 捏）：高的样子。

③隆厦：犹大厦。

④太清：指天空。 混成：混然而成。

⑤埃壒（ài 爱）：尘埃。

⑥标危：高的末梢，极顶。

⑦趾：基，基础。

⑧焦原：一险地名。 怳（huǎng 谎）：迷乱，同“慌”。

⑨猥：同“蒐”，畏怯。

⑩阳灵：天神。

⑪阴祇：同地祇，地神。

⑫菀：同苑。 玄武：苑名，在邺城西。

⑬篁箓（xiǎo 小）：竹子。

⑭蒲陶：即葡萄。

⑮漼（cuǐ 璀）：深。

⑯㸃（xuàn 旋）：分，或强有力之状。

⑰藿：即萑，萑苇，芦苇一类。 蒻：蒲草的幼苗。

⑱芰：菱。 浸潭：渐进。

⑲渤澥：海边港潭。 姑余：山名，即姑苏山，又称姑胥，在今苏州市。

⑳篽：禁苑。这里清篽指禁令之类，与下虞箴相应。

㉑勒：刻石，铭刻。 虞箴：虞人的箴言，告诫田猎游乐不要过甚。

㉒国恤：国家的忧患。

㉓樵苏：砍柴拾草。这里指樵夫等人，

【译文】

然后是高墙深沟，雉堞沿着水边，四门那么高，大厦重檐。凭着天空混然而成，飞越尘埃而从中创始。藐藐的极顶，亭亭的基址。临着焦原的险地并不慌乱，谁能刚劲敏捷走过而不心悸？和山冈一样的永远坚固，不只是以一年一世为期。天神的光辉停在

它上面，地神的雾气迷濛在它的底里。以玄武名苑，陪护着有幽阴的树林。墙垣缭绕开成园圃，宫观楼宇相互依临。灌木丛中累累硕果，合抱的大树竦立千寻，篁篠怀着清风，葡萄一片成阴。回旋的渊水澄澈，积水多么深。蒹葭长得壮实，幼苇碧绿森森。红莲凌波而明艳，绿菱泛涛而渐进。长羽翼的高低翻飞，长鳞介的上下浮沉。要栖宿的选择树木，鸣叫的选择好音。那咆哮在渤澥和姑苏山上，常常是鸣鹤在林阴。发表出禁令，铭刻出虞箴，思虑国家的忧患，忘掉追逐兽禽。让那砍柴拾草者进山没有顾忌，猎鹿者自由而无禁。

【原文】

腜腜坰野①，奕奕畜亩②。甘荼伊蠢③，芒种斯阜④。西门溉其前⑤，史起灌其后⑥。墱流十二⑦，同源异口⑧。畜为屯云⑨，泄为行雨。水澍稑稌⑩，陆莳稷黍⑪。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荫翳。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悦。邑屋相望，而隔逾奕世。（以上效野）

【注释】

①腜腜（méi 媒）：犹胚胚，肥美之状。

②畜（zi 资）：开垦后一年的田。

③荼（tú 途）：苦菜。　甘荼：苦菜也甜。　蠢：生长茁壮。

④芒种：泽草所生。此指稻麦。　阜：长得高。

⑤西门：指西门豹引漳水灌邺田。

⑥史起：魏襄王时邺令，堰蓄漳水灌溉。

⑦墱：石级。全句指史起引漳水在二十里中作十二磴，使互相灌注。

⑧这句指十二磴各悬水门而分流，均是漳水一源，故云同源异口。

⑨畜：同“蓄”。　屯云：积聚的云。

⑩澍（shù 树）：时雨。这里用为动词。　稑、稌：两种稻。稌，糯稻。

⑪莳：种植。

【译文】

肥美的原野，大块的田亩，甘甜的荼菜茁壮生长，稻麦长得这么高。西门豹灌溉在前，史起灌溉在其后。造石级十二以分流，同源而异口。蓄水像屯云，泄水像行雨。水及时滋润稃稌，陆地种植稷黍。黝黝的桑柘，油油的麻丝。均分土地、画出田畴，藩篱庐舍、参错排列。姜、芋茂盛，桃、李浓荫郁郁。家家安其居住，穿着漂亮人人喜悦。邑落屋宇相望，却隔着世代不相往来。

【原文】

内则街冲辐辏，朱阙结隅。石杠飞梁①，出控漳渠②。疏通沟以滨路，罗青槐以荫途。比沧浪而可濯，方步榻而有逾③。习习冠盖④，莘莘蒸徒⑤。斑白不提，行旅让衢。设官分职，营处署居。夹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闾。其府寺则位副三事⑥，官逾六卿⑦，奉常之号，大理之名。厦屋一揆⑧，华屏齐荣⑨。肃肃阶闼⑩，重门再扃⑪。师尹爰止⑫，毗代作桢⑬。其闾阎则长寿、吉阳，永平、思忠⑭，亦有戚里，实宫之东。闲出长者⑮，巷苞诸公。都护之堂⑯，殿居绮窗。舆骑朝猥⑰，蹀觝其中⑱。（以上城内官寺及闾里）

【注释】

①石杠：石桥。

②漳渠：即西门豹开的渠，亦名西门渠。

③步榻：长廊。

④习习：和舒之貌。

⑤莘莘：众多之状。

⑥三事：三公，指相国、御史 大夫之位。

⑦六卿：先秦时代设六卿：大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但并不固定，此据《周礼》的六官为说。秦汉为九卿，故全句言“官逾六卿”。

⑧厦屋：当为夏屋。夏，大。　一揆：一律的制度。

⑨屏：今之照壁。　荣：屋翼，顶上分出两侧的高檐。

⑩闶（xiàng 向）：两阶之间。

⑪扃：关门之具，今之门栓。

⑫师尹：太师。

⑬毗（pí 啤）：辅佐。　桢：骨干。

⑭这句所列四词均是都中的里名。

⑮闬（hàn 汗）：里巷的门。

⑯都护：指夏侯渊或曹洪。见《义疏》。

⑰猥：旧注多，但不切。当如隈，朝隈，朝的一侧。

⑱蹀㪅（dié qi 蝶区）：走着。㪅，一作敞”。

【译文】

在内则街道辐辏，朱阙连结四隅。石桥飞架高梁，伸出控引漳渠。疏通直沟筑成江滨大道，种上青槐以遮荫路途。好比沧浪之水可以洗涤，像长廊而还超过。和舒的衣冠车盖，众多的人徒。白发的老人不须提包背裹，行人旅客互相让路。设官分职，有营、署安居。府寺相夹，里巷列陈。它的府寺，则位副三事，官职多过六卿，有奉常的职号，有大理的官名。大厦建制一律，华丽的照壁高到屋荣。肃肃的阶除，重门关得清静。师尹住下，辅佐世代为国家的栋梁。它的闾里则名叫长寿、吉阳、永平、思忠，也有戚里，在皇宫之东。里门出忠厚长者，巷内藏有衮衮诸公。都护的庭堂，殿饰雕花的窗櫺。车骑充满庭侧，任你信步行走其中。

【原文】

营客馆以周坊，饬宾侣之所集。玮丰楼之闬闳[1]，起建安而首立。葺墙幂室[2]，房庑杂袭。剞劂罔掇[3]，匠斫积

习。广成之传无以畴[4]，稾街之邸不能及[5]。（以上宾馆）

【注释】

①玮（wěi 伟）：玉，珍，贵。这里用作动词，为作得华丽之意。

②幂（mì 密）：此指涂墙。一作填。

③剞劂：曲刀，这里概指木工工具。 掇：同“辍”。

④广成传：宾馆名。蔺相如完璧归赵事，秦即安排他住广成传。 畴：同“俦”，相等。

⑤稾街：汉长安城一街名，蛮夷邸（即少数民族馆舍）在此。

【译文】

在里坊周围营建客馆，修饰好让宾朋来住宿。把大楼的闾门饰以珍玉，这是在建安年间首先建立。修葺墙垣、粉刷内室，房屋廊庑重叠相集。剞劂工具一直不停，匠人砍削成了常习。广成传难和它相等，稾街的邸舍也不能及。

【原文】

廓三市而开廛[1]，藉平逵而九达[2]。班列肆以兼罗，设阛阓以襟带。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3]。抗旗亭之莞薛[4]，侈所烦之博大[5]。百隧毂击，连轸万贯[6]。凭轼捶马[7]，袖幕纷半。一八方而混同，极风采之异观。质剂平而交易，刀布贸而无算。财以工化，贿以商通。难得之货[8]，此则弗容。器周用而长务，物被窳而就攻[9]。不鬻邪而豫贾[10]，著驯风之醇酢。白藏之藏[11]，富有无堤[12]。同赈大内[13]，控引世资。赍幏积堆[14]，琛币充牣[15]。关石之所和钧[16]，财赋之所底慎[17]。燕弧盈库而委劲，冀马填厩而驵骏[18]。（以上市廛物产）

【注释】

①三市：大市、朝市、夕市。

②藉：一作“籍”，无解。　逵：大道。

③距：到。

④旗亭：市楼。　尧薛：高峻之状。尧薛，当作嶢嶭。

⑤颓：当作眺，远望。

⑥轸（zhěn 珍）：车后横木，借指车。

⑦轼：车前横木，人所凭依。

⑧这句指伪劣而奇巧的货物。

⑨被窳（yǔ 宇）：应作“背窳”，即不作次等货物。窳，有毛病者。　攻：坚固耐用。

⑩豫：欺骗。

⑪白藏：在城西的库藏。

⑫无堤：无限。

⑬赈：旧注为富。原义拯救，这里当为支持、充实大内。　大内：京师府库。

⑭賨、幏（jià 嫁）：南方少数民族的布。

⑮琛（chēn 沉阴）：珍宝。　牣：满。

⑯关石、和钧：门关征税调和平均。石，一斛。

⑰底慎：规定的慎重。

⑱驵（zǎng 脏上）：壮马，骏马。

【译文】

开辟三市的场地，平路四通八达。陈列店肆以包罗万有，建设市巷门道像襟带。周济有无的偏差，到中午都来集市。把市楼建得高高，让人们观望到市场的广大。成百条的道路车毂相撞，车轸相接难以计数。凭依车轼赶着马，衣袖连成帷幕、飘拂缤纷。八方都混同到这里，穷尽世俗风采的异观。契约订得公平而成交容易，银钱兑付多得无算。财富由手工造成，货物都需要商业流通。劣等奇巧的货，这里不能相容。器具都要合用而耐久，货物都

不造低劣的而争取坚固耐用。不卖奇邪而不作欺骗的商贾，提倡和顺风气又淳又浓。白藏库里的储藏，富有无限；都来充实京师府库，控引世上的资财物产。远方的賨布幏布也积滞不少，珍宝银钱在这里充满。门关征收调适平均，赋税的规定也很谨慎。燕地的弓弩盈库而还是那么刚劲，冀州的马匹满厩而有驵有骏。

【原文】

至乎勍敌纠纷①，庶土罔宁。圣武兴言②，将曜威灵。介胄重袭，旍旗跃茎③。弓珧解檠④，矛铤飘英⑤。三属之甲⑥，缦胡之缨⑦。控弦简发⑧，妙拟更嬴⑨。齐被练而铦戈，袭偏裻以谳列⑩。毕出征而中律⑪，执奇正以四伐⑫。硕画精通，目无匪制⑬。推锋积纪⑭，铠气弥锐。三接三捷，既昼亦月。克剪方命⑮，吞灭咆烋。云撤叛换⑯，席卷虔刘⑰。祲威八纮⑱，荒阻率由。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振旅轷轷⑲，反旆悠悠。凯归同饮，疏爵普畴⑳。朝无刓印㉑，国无费留㉒。丧乱既弭而能宴，武人归兽而去战㉓。萧斧戢柯以柙刃㉔，虹旍摄麾以就卷㉕。斟《洪范》，酌典宪，观所恒㉖，通其变。上垂拱而司契㉗，下缘督而自劝㉘。道来斯贵，利往则贱㉙。囹圄寂寥，京庾流衍㉚。（以上削平祸乱，息马论道。）

【注释】

①勍：强，同“劲”。

②圣武：指曹操，下文均描述他为魏王的情景。

③旍（jing 精）旗：天子之旗。并同旌旗。 跃：这里是举起。 茎：指旗竿。

④珧：蚌介，用制弓末。　檠：弓柙，用以矫正弓形。

⑤英：矛饰，即矛头下的红穗。

⑥三属甲：三联的铠甲，指上身、腰股、小腿三处的甲衣。

⑦缦胡纓：冠的重纓，战国时赵国所用。

⑧简发：选择目标而发射。

⑨更羸：人名，战国时魏之善射者，一说即甘蝇。

⑩袭：穿衣。　偏袈（dū督）：从中缝分开、左右不同形色的衣。谇（huì会）：中止。

⑪中律：中音律。古代用音律测度军事活动的顺逆吉凶。亦有以为守纪律之说。

⑫奇正：兵法以一般战术为正，特别的战术为奇。

⑬匪制：不合法度。

⑭推锋：奋战。　纪：十二年。

⑮方命：放弃王命，不受王命。

⑯叛换：犹跋扈，古作畔换、畔援。

⑰虔刘：杀。这里指好杀的人。

⑱祲（jìn浸）威：不祥之气。

⑲轴轴（tián田）：众盛之状，

⑳全句意为封爵赏邑。

㉑刓（wán丸）印：指不忍封赏。刓，削，挖。

㉒费留：战胜而不给赏赐。

㉓归兽：犹放牛、归马，罢兵之意。一说犹孟子说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的意思。

㉔萧斧：长斧。　柙刃：把刀刃藏入柙中。柙，同“匣”。

㉕虹旍：长旌。　摄麾：当为收敛旗旒。

㉖恒：常道。

㉗司契：言执左券，即常握权柄。

㉘缘督：顺守中道。缘，顺着。督，中。

㉙这句文意不顺。利，或指禄利。

㉚京：这里当为高。　庾：露天囤谷的粮仓。　流衍：指粮食溢出。

【译文】

至于强敌纷乱，庶土不得安宁。神圣的武帝倡言，将要显耀威灵。甲胄重重穿起，旌旗高擎。弓珧出檠，矛头飘起红英。穿戴三属的甲衣，缦胡的冠缨。控弦选择目标发射，巧妙可比善射的更赢。整齐被练的甲士、拿起锋利的戈，服着偏裻战袍而止步列队。全军出征而中律，掌握奇正战术而四出讨伐。精通伟大策划，重视军制。奋战积累数十年，锋芒永保锐利。三战三捷，经过多少日月。剪杀违抗王命之臣，吞灭咆哮的群雄；像云消般扫除跋扈的军将，如卷席一样惩处好杀的顽凶。妖气弥漫八方，荒僻之地全都听从如流。于是洗兵至海岛，刷马到江洲。军旅出发时军容整齐，返回的旌旗招展悠悠。凯旋而归饮庆功酒，普遍封爵赏酬。朝廷没有不忍授禄而"刓印"，国家没有吝惜封赏而"费留"。丧乱平定了就能安乐，武人解甲而不战。利斧收柄又藏刃，战旗不再麾动而就卷。读《洪范》当斟酒，学典章作为飨宴；观察常道，通晓其变。在上者垂拱而掌好权柄，在下者顺乎中道而自勉。有道而来就尊贵，利禄一去就微贱。牢狱空虚，高高的仓庾粮食多得向外流衍。

【原文】

于是东鯷即序①，西倾顺轨②；荆南怀憓③，朔北思韪④。绵绵迥途，骤山骤水⑤。襁负赍贽⑥，重译贡篚⑦。髽首之豪⑧，镶耳之杰⑨。服其荒服，敛衽魏阙⑩。置酒文昌，高张宿设。其夜未遽⑪，庭燎晰晰⑫。有客祁祁⑬，载华载裔⑭。岌岌冠缕⑮，累累辫发。清酤如济，浊醪如河。冻醴流澌⑯，温酎跃波⑰。丰肴衍衍⑱，行庖皤皤⑲。愔愔酝宴⑳，酣湑无哗㉑。延广乐，奏九成㉒，冠《韶》、

《夏》，冒《六茎》[23]，漕响起[24]，疑震霆，天宇骇，地庐惊。亿[25]！若大帝之所兴作，二嬴之所曾聆[26]。金石丝竹之恒韵，匏土革木之常调[27]，干戚羽旄之饰好[28]，清讴微吟之要妙。世业之所日用，耳目之所闻觉。杂糅纷错，兼该泛博。鞮鞻所掌之音[29]，韎昧、任、禁之曲[30]。以娱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以上外藩宴乐）

【注释】

①东鳎：指东海地方。相传会稽海外有东鳎人，分为二十余国，岁时来贡。

②西倾：指西方边远，陇西有西倾山，在今甘肃临潭县处。

③憓（huì 惠）：顺。

④韪（wěi 伟）：是。可解为正义、正理。

⑤骤：旧注义为奔，不切。骤，古有屡次、重复之义，较合。

⑥赍贽：用财物进见。

⑦筐：圆形盛物的竹器，用以盛丝织品进贡，引申为贡物。见《尚书·禹贡》。

⑧髽：麻缕束发。

⑨镣耳：穿耳戴大环。

⑩敛衽：扎起衣襟，远来朝拜之状。　魏阙：王朝门外之阙，前文北阙同此。魏，同“巍”，高大之状。这里有双关意，魏都之魏。

⑪夜未遽：即夜未遽央，亦即夜未央。

⑫燎：炬烛。　晰晰：光明之貌。

⑬祁祁：形容盛多。

⑭华：华夏。　裔：边裔，指夷狄等少数民族。

⑮岌岌：高。见卷三《离骚》注。　缡（xǐ 洗）：同“缌”，原本束发套上冠，后来为冠梁，亦即帻。

⑯澌：当作“凘”，冰块，冰渣。

⑰酎（zhòu 纣）：重酿的醇酒。

⑱衍衍：多的样子。

⑲皤皤：丰盛而多。但皤无此义，当是“蕃”字，朱骏声说，当从之。

⑳愔愔：安静之状。一作厌厌。 酝：同“饫”，私宴饮之意。旧注美酒，不确。

㉑湑：旧一注为茜，即缩酒，注酒于茅束以祭神。按，湑自有义，即饮酒而乐。此句言酣湑，自是乐义。旧一注为乐义，为是。

㉒“延广乐”二句：延，陈。广乐，广大之乐。九成，奏九遍，言其多。

㉓《六茎》：一本作《英》、《茎》，与前句《韶》、《夏》对应。《英》、《茎》即帝喾之乐《五英》，颛顼之乐《六茎》，省去五、六两字，如《萧韶》省为《韶》、《大夏》省为《夏》。

㉔傮：同“曹”，辈，群。 傮响：群乐响起。

㉕亿：读同“噫”，赞叹声。旧说与抑同，即抑或之意，不确。

㉖“若大帝”二句：这两句说的是，秦穆公、赵简子均因病而梦见大帝（即天帝）赐以钧天广乐。 二嬴：二人均嬴姓。赵氏之先造父本秦人，始封在赵城，因以为氏，秦亦氏号，均嬴姓。古书中间有秦、赵混称，见《义疏》所引。

㉗“金石”二句：这两句列举八种乐器，即“八音”。

㉘干戚羽旄：皆舞具。

㉙鞮鞻：周代乐官名，掌四夷的乐歌。原为四夷舞者着以蹬踏的舞鞋。

㉚这里所举四方之夷乐，本应东为昧，南为任，西为株离，北为禁。而此处昧、昧实为一种即东夷，而脱西夷的株离，故《文选》李善注已疑原文有误。

【译文】

这时，海外的东鳀归顺，西倾走上正轨，荆南怀着和顺之心，朔北想着正义。绵长的远道，山山水水。背负着儿女、拿着财物来进见，遥远的外族进贡产物。髽首的酋长，穿耳垂环的豪杰，尽它荒服的义务，敛衽来朝魏阙。在文昌殿置酒，高高张起住宿的设备。夜远没有过去，庭上的烛光晰晰。宾客盛多，有华夏、有边裔。高高的冠梁，相连的黑黑辫发。清酒多得像济水，浓浊的醪酒如

黄河；冷冻的香酒流着冰渣，烫温了的佳酿漾着微波。丰盛的肴蔬摆满，下厨的人徒繁多。夜宴愔愔安静，酣畅而不喧哗。陈设起众多乐器，乐曲奏了九遍，开始是《韶》、《夏》，接着是《英》、《茎》，群乐响起，好似雷霆，天宇骇怕，地庐震惊。唉！这仿佛是天帝所作的钧天广乐，是两位姓嬴的曾经聆听。金石丝竹的正韵，匏土革木的常调，干戚羽旄的舞具装饰得更美好，清歌低吟最精妙。这是世代事业中所常用，耳目所闻视的最好感觉。杂揉纷错在一起，包括所有的曲调而广博。鞮鞻氏所掌的音，四夷的昧、株离、任、禁的曲，都用来欢娱四夷的君长，以调和八荒的风俗。

【原文】

既苗既狩[1]，爰游爰豫。藉田以礼动[2]，大阅以义举[3]。备法驾[4]，理秋御[5]，显文武之壮观，迈梁驺之所著[6]。林不槎枿[7]，泽不伐夭[8]。斧斨以时[9]，罾网以道[10]。德连木理，仁挺芝草。皓兽为之育薮，丹鱼为之生沼[11]。裔云翔龙，泽马亍阜[12]。山图其石，川形其宝。莫黑匪乌，三趾而来仪[13]；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扰[14]。嘉颖离合以蓴蓴[15]，醴泉涌流而浩浩。显祯祥以曲成，固触物而兼造。盖亦明灵之所酬酢[16]，休征之所伟兆[17]。旼旼率土[18]，迁善罔匮[19]。沐浴福应[20]，宅心醇粹[21]。余粮栖亩而弗收，颂声载路而洋溢。河洛开奥[22]，符命用出。翩翩黄鸟，衔书来讯[23]。人谋所尊，鬼谋所秩[24]。刘宗委驭，巽其神器[25]。窥玉策于金縢[26]，案图箓于石室[27]。考历数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28]。量寸旬[29]，涓吉日[30]，陟中坛，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继绝世，修废职。徽帜以变，器械以革[31]。显

仁翌明[32]，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学。雠校篆籀，篇章毕觌[33]。优贤著于扬历[34]，匪孽形于亲戚[35]。（以上嘉祥毕集，遂受汉禅。）

【注释】

①苗、狩：田猎名称。

②藉田：藉田礼，古代王侯举行亲耕仪式，表示率先务农，重视农业。魏武亦曾行之。

③大阅：检阅军队，此指讲武。

④法驾：天子的车驾及仪仗。

⑤秋御：一种驾御车马之术。

⑥梁驺：天子射礼和田猎时所用的乐曲，殆由古代《驺虞》诗所衍变。

⑦槎（chá 察）：砍伐。 枿：同“蘖”，新生的根株。

⑧夭：初生之物，这里指水产物。

⑨斻（qiāng 腔）：方柄斧。

⑩罾：捕鱼具。

⑪两句皓兽即白色鹿类，丹鱼即红色鱼，均指祥瑞之物。

⑫“黹云”二句：两句的黹云、泽马，亦少见的祥瑞之物。 亍：步行。与彳连用则为“踟躇”的音义，慢步走，走走停停。

⑬“莫黑”二句：两句说的是三足乌的出现。古人以为日中有三足乌。

⑭“莫赤”二句：两句说的是九尾狐的出现。扰，作驯服讲。

⑮嘉颖：嘉禾，或三苗共穗，或同根异穗，或异根同穗，或一禾九穗之类。 离合：即指根、穗的同异而言。 蒓蒓（zǔn 尊上）：茂盛之状。

⑯酬酢：主宾献酒之礼。这里用为赐予。

⑰休征：好的征兆。 伟：这里义为奇。

⑱旼旼（mín 民）：和好之貌。

⑲迁善：向善。 匮：乏。

⑳沐浴：指以恩泽于人。

㉑宅心：居心，用心揣度事理。 醰（tán 谈）：酒味厚，醇。

㉒河洛：河图、洛书，古代以为天赐的符书。 开奥：打开奥秘。

㉓“翩翩”二句：两句是说魏将受禅，有黄鸟衔书来告祥瑞。故改元为黄初。　讯：告。按叶韵当作“谇”，义同讯告。

㉔鬼谋：指祥瑞。

㉕两句指汉朝逊位于魏。　委驭：委弃政权。　巽：同“逊”。

㉖金縢：缄封的文书。原为周初周公所作的一篇祝文，封于金匣。此泛用，相当于金匮。

㉗图篆：图籍。　石室：藏书之所。

㉘五德：五行的德性，五行学说以为朝代按五行顺序传递。　莅：同“涖”，到临。

㉙旬：十日，这里泛用为时刻。

㉚涓：这里为选择。

㉛器械：指礼器。

㉜翌：亦明，与下明字同义。

㉝“雠校”二句：此两句说的是魏文帝读书好学。　觌：见，看。这里如读字。

㉞优贤扬历：优贤的人材得到选用。历，旧注为试。　按：全句为《尚书·盘庚》下篇一句，此为当时所见文本。据今人考证，当为“心腹肾肠”，历字属下读。

㉟匪：非。　孽形：视同庶孽的人。庶孽，当时指下层的人。　亲戚：包括宗族亲属。

【译文】

进行了狩猎，就悠游闲处。亲耕籍田为礼而动，大阅讲武乃是义举。预备法驾，治理秋御之术，显示文武的壮观，活动用《驺虞》的乐曲。林木不砍伐新枝，池泽不滥捕幼小。斧斨按时节使用，罾网的施张要合乎道。恩泽使木生连理，仁泽培植出芝草。白色之兽养育在林薮，赤色鱼出现在池沼。裔云飞翔如龙，泽马慢行在山阜。山献出它的美石以献，川露出它的珍宝。没有比乌更黑，可有三足的来朝；没有比狐更赤的，可有九尾的自甘被驯服。嘉禾的根与穗或离或合而茂美，醴泉涌流成一片茫茫浩浩。显现

祯祥而曲成万物，接触物类而都能造化。这都是英明的神灵之所赐予，美好的征象来自奇伟之兆。大地上和乐旼旼，向善而从不损亏。仁德沐浴万物而福来报答，居心醇厚而纯粹。余粮留在田亩而不收，颂声满路而洋溢。河图洛书透出奥秘，符命由此而出。翩翩黄鸟，衔书前来报喜。这是人谋之所以尊崇，神鬼献瑞之所以有秩序。刘氏宗室委弃权位，让出它的神器。在金縢中看到玉策，在石室考查图籍；推算历数的所在，考察五德传递的地位。计量时刻，选择吉日，升上中坛，即皇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继绝世，修废职。旗帜从而变制，器械就此改革。显出仁政清明，施用德化而藏于玄默。薄于言而厚于行，教化陶冶来于所学。雠校篆籀文字，古书篇章毕读，优贤人材选拔而显扬，宗亲贵戚不视同庶孽之辈。

【原文】

本枝别干①，藩屏皇家。勇若任城②，才若东阿③。抗旍则威唸秋霜④，摛翰则华纵春葩。英喆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⑤，将猛四七⑥。赫赫震震，开务有谧⑦。故令斯民睹泰阶之平⑧，可比屋而为一。（以上人才之盛）

【注释】

①枝、干：指宗法上的大、小宗，或直系和旁系。

②任城：指曹彰，后为任城王，曾征胡人有功。

③东阿：指曹植，为东阿王。

④唸：借为险，这里是猛的意思。

⑤二八：指八元、八凯。八元是高阳氏的才子，八凯是高辛氏的才子。各有名字，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⑥四七：即二十八人，东汉光武的二十八将。

⑦开务：开物成务，语出《周易·系辞上》，意为开通万物之志，成就天

下之务。　谧(mi 秘)：静。

⑧泰阶平：即天下太平。古人以天上有三阶，统称泰阶。其上阶之星相当于天子，中阶为诸侯公卿等，下阶为士、庶人。

【译文】

“宗族分有主干和别枝，用以藩卫家邦。勇敢的像那任城王，文才的像那东阿王。他们举起旌旗威猛俨如秋霜，发挥翰藻便如春花放光。有许多英哲雄豪，辅佐皇室之命。相兼有八元、八凯之才；将有云台二十八将之猛。赫赫震震的威风，而开物成务使天下安静。所以使得人民看到泰阶上下的和平，可以家家户户连为一统。

【原文】

算祀有纪，天禄有终①。传业禅祚②，高谢万邦③。皇恩绰矣，帝德冲矣④，让其天下，臣至公矣⑤。荣操行之独得，超百王之庸庸⑥。追亘卷领与结绳⑦，睠留重华而比踪⑧。尊卢、赫胥，羲农、有熊⑨。虽自以为道，洪化以为隆⑩。世笃玄同⑪，奚遽不能与之踵武而齐其风⑫？（以上禅位于晋）

【注释】

①天禄有终：即天命有终了之时，古语，原为天禄永终，是自勉之辞。此引有转义。

②这句指皇位由魏传晋，更换世代。

③谢：去，离去。

④冲：虚，此指谦让。

⑤臣至公：指曹奂禅位于晋，封为陈留王，仍是称臣。此谓禅位，有至公之道。

⑥庸庸：平凡。

⑦卷领：原始时代无冠，以衣皮卷绕于领为保护。 结绳：结绳纪事。均指时代而言。

⑧睠留：反顾。 重华：舜的名号。

⑨以上所列举的都是远古君长的名号。

⑩“虽自”二句：这两句一作“虽自以为道化洪隆”，即以道化成洪大兴隆之境，与下二句相连，较通顺。

⑪笃：厚，此为尊崇之意。 玄同：混然同一，道家主题，解释非一。这里即为大同之意。

⑫奚：何，疑问词。 踵武：跟着足迹走。

按：这段的主旨，实是表明魏氏政权德政极少，故而在位短促。虽有恭维的文句，实际是反语，只看这末一句的诘问可知。

【译文】

数年代有几个十年，天禄究竟有终。传业换代，高高拱手辞谢万邦。皇恩是宽广的，帝德是谦让的，让出他的天下，为臣之道也是最公的了，以操行的独得为荣，超过百王的那般平庸。远追卷领和结绳的古朴，反顾重华而与他比功；还有尊卢、赫胥，伏羲、神农和有熊。虽然他自以为有道，化成洪大兴隆之境，世世尊崇混然大同，有何不能跟着他们的足迹，比上他们的高风？

【原文】

是故料其建国，析其法度，咨其考室①，议其举厝②。复之而无敔③，申之而有裕。非疏粝之士所能精④，非鄙俚之言所能具！（此八句作一结束）

【注释】

①咨：同“谘”，谋。这里为探寻、探究。 考：成。

②举厝：即举措。

③这句引自《诗经·葛覃》，原作“服之无敔”，意为穿这衣裳而不厌弃。敔，厌。这里是说，恢复它而不厌弃。

④疏粝：粗疏。

【译文】

所以度量他的建国，分析他的法度，探究他建成的宫室，讨论他的举措，可以说恢复他而不厌弃，发展而还有余地。这并非粗疏的人士所能达到的精细，也不是鄙俚的言语可以说得完备。

【原文】

至于山川之倬诡①，物产之魁殊，或名奇而见称，或实异而可书。生生之所常厚②，洵美之所不渝③。其中则有鸳鸯、交谷，虎涧、龙山④。掘鲤之淀，盖节之渊⑤，翀翀精卫⑥，衔木偿怨。常山、平干，巨鹿、河间⑦，列真非一⑧，往往出焉：昌容练色，犊配眉连。玄俗无影，木羽偶仙。琴高沉水而不濡，时乘赤鲤而周旋。师门使火以验术，故将去而林燔⑨。易阳壮容⑩，卫之稚质⑪。邯郸蹦步⑫，赵之鸣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⑬。淇洹之笋，信都之枣，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⑭。若此之属，繁富夥够⑮。非可单究⑯，是以抑而未罄也。（以上山川人物之异）

【注释】

①倬诡：卓异。

②生生：谋生，营生。

③洵：犹信。　渝：变。

④这句所列的山水地名，前二者均为水名，龙山为南龙山，均在邺都附近。

⑤“掘鲤”二句：两句所列为淀与渊名。

⑥翀翀（xi 西）：飞之状。

⑦“常山”二句：两句四地名，均出仙人，见下文。

⑧列真：多位真人，犹列仙。

⑨以上皆仙人怪异的故事：昌容，常山道人，食草木根，二百多年颜色如二十岁人，故曰练色。有名犊子者，邺人，时壮时老，时丑时好；有阳都女子，生而双眉相连，后与犊子相配。玄俗，自言河间人，善医药，在日中无影。木羽，巨鹿人，生年十五，有车马迎去成仙。琴高，赵人，浮游冀州二百年，能入水取龙子，乘赤鲤。师门，善玩火，曾为孔甲的龙师；被孔甲所杀，有风雨迎去，山木尽焚。俱见《列仙传》。

⑩这句是说易水之阳多美女，故曰壮容。

⑪稚质：幼嫩之质，女子美色。

⑫蹁步：犹踏步，这指善舞。

⑬流湎：流连沉湎，意为流而忘返。中山（今河北正定）出好酒，古有玄石其人，饮之醉千日方醒，其家以为死而埋之。酒家在千日时间至其家，掘墓开棺，玄石之醉正醒。

⑭以上各地所出的优特产品，地名亦均在邺都地区。远至今河北省。纩：细绵。 缣：细丝。 总：细绢。

⑮夥够：均是多的意思。够，今语够的平声。

⑯单：当借为殚，尽。单究，全部探究。

【译文】

至于这里山川的卓异，物产的奇伟，或因名奇而被称赞，或因事实怪异而值得记载。都是谋生的日常需要，确是美好的而不变质。其中就有鸳鸯水、交谷水、虎涧和南龙山等地所出产。还有掘鲤淀、盖节渊，那飞翔的精卫，衔木不已而报偿仇怨。常山、平干、巨鹿、河间，仙人不只一个，往往多处出现：像昌容能练颜色，犊子配有阳都女的眉连。玄俗在日光下无影，木羽偶然成仙。琴高入水而不沾湿，有时乘着赤鲤而周旋。师门善于使火、法术得到应验，故而去时把山林焚燔。易水之阳女多美貌，卫地之女多幼嫩。邯郸的士女善踏舞，赵地之人善弹瑟。真定的梨，故安的栗；中山的醇酿，饮醉千日才醒来；还有淇水、洹水流域的竹笋，

信都的红枣，雍丘的高粱，清流的稻。锦绣出在襄邑，罗绮产于朝歌，细绵是房子的有名，丝绢的精细可数清河。像这类物产，繁富极多；难以全部探究，所以还没有说完它。

【原文】

盖比物以错辞①，述清都之闲丽。虽选言以简章②，徒九复而遗旨③。览大《易》与《春秋》，判殊隐而一致④。末《上林》之隤墙⑤，本前修以作系⑥。（八句言此赋不贵丽而贵则）

【注释】

①比物：比较事物，指上文所述。　错辞：犹措辞。

②选、简：均为选择。

③九复：反复多次。九，言其多。　遗旨：遗漏要旨。

④判殊隐：当作判隐显，指《易》和《春秋》各有隐、显的笔法。《易》由隐而至显，《春秋》由显而推及至隐。虽有不同，而合之于德是一致的，故下言“一致”。

⑤末：以为末等。　隤墙：颓墙，推倒墙垣而填平沟堑，见卷三《上林赋》注。

⑥前修：前贤。　系：这里指赋的终结。按：此连上句文意，有多种解释，而大意应是赋辞所述虽多，但徒然“遗旨”，像《上林赋》所说隤墙填堑事，劝百讽一，还不如根据前贤的行事而归之本旨，以作赋的终结。下文所述即“前修”事。

【译文】

大抵比较事物而措辞，叙述这都城的宽广壮丽。虽然是选择言词和篇章，但还是徒然多次反复而失去主旨。阅览《易》与《春秋》，它们隐、显的笔法不同而符合德义还是一致。《上林赋》的隤墙填堑那是末事，将要本着前贤行事而为赋的终结。

【原文】

其军容弗犯，信其果毅[1]，纠华绥戎[2]，以戴公室，元勋配管敬之绩[3]，歌钟析邦君之肆[4]，则魏绛之贤，有令闻也[5]；闲居隘巷，室迩心遐，富仁宠义[6]，职竞弗罗[7]，千乘为之轼庐[8]，诸侯为之止戈，则干木之德，自解纷也；贵非吾尊，重士逾山，亲御监门[9]，嗛嗛同轩[10]，搦秦起赵[11]，威振八蕃，则信陵之名，若兰芬也；英辩荣枯[12]，能济其厄，位加将相，窒隙之策[13]，四海齐锋，一口所敌[14]，张仪、张禄，亦足云也。（以上数魏之五杰）

【注释】

①信：伸，伸展。

②纠华：纠合华夏诸侯。 绥戎：安抚戎狄。这指和戎的政策。

③管敬：管敬仲，即管仲。

④这句指春秋时晋国魏绛和戎有功，晋悼公把郑国送来的女乐二八（两佾，一佾八人）、歌钟二肆（二列，一列十六枚）各分一半赐给魏绛。

⑤令闻：美好名声。

⑥富仁：富于仁。 宠义：犹言好义。

⑦职竞弗罗：这句改用逸诗，原云“职竞作罗”，意为竞作罗网。这里反其意，认为段干木高洁不与流俗竞争。据考，职竞为语词，无义。但久相沿用，这里自当赋予竞争义。

⑧这句指魏文侯过段干木的门前在车上敬礼（轼）。 千乘：指诸侯国君。

⑨这句说的是信陵君亲自迎接侯生，侯生时为魏国东门的守门吏。

⑩嗛嗛：同“谦谦”，谦谦君子，即谦让。 同轩：指信陵君与侯生一同乘车。

⑪搦（nuò 诺）：按，握。这里作压制解。

⑫英辩：犹明辩。 荣枯：转枯为荣。

⑬窒隙：堵塞隙缝，犹今言钻空子。

⑭“四海”二句：这两句意为：天下一齐用兵来战，只靠一人的口才而敌过他们。

【译文】

他的军容威严不可侵犯，伸展他的果断坚毅，纠合诸侯、行和戎之策，以拥戴晋国公室，大功可比管仲的业绩；分得国君的歌钟一肆，这就是魏绛的贤能，有美好名声啊。闲居陋巷，住屋近人而想得很远，富于仁而好义，不竞争禄利，而千乘之君在他门前敬礼，诸侯们因他而停止干戈，那就是段干木的德行，能排难解纷啊。显贵不是我所尊崇，看待士人比山还重，亲迎监门吏为之驾车，谦谦与之同乘；压住强秦兴起赵国，这就是信陵君的名字，像兰花似的芳芬啊。明辩而使枯转荣，能度过危险和困穷；地位加到将相，有窒隙之策；天下的兵锋一齐向我，只须一人的口才能抵敌，这就是张仪、范雎，也是值得说及的啊。

【原文】

榷惟庸蜀与鸲鹊同窠[①]，句吴与蛙黾同穴[②]。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山阜猥积而踦跜，泉流迸集而映咽[③]。隰壤瀸漏而沮洳[④]，林薮石留而芜秽[⑤]。穷岫泄云，日月恒翳[⑥]。宅土熇暑[⑦]，封疆障疠[⑧]。蔡莽螫刺[⑨]，昆虫毒噬。汉罪流御[⑩]，秦余徙刑[⑪]。宵貌蕞陋，禀质莝脆[⑫]。巷无杼首[⑬]，里罕耆耋[⑭]。或魋髻而左言[⑮]，或镂肤而钻发[⑯]；或明发而嬥歌[⑰]，或浮泳而卒岁。风俗以鲰果为婾[⑱]，人物以戕害为艺。威仪所不摄，宪章所不缀[⑲]。由重山之束阨，因长川之裾势[⑳]。距远关以窥阚[㉑]，时高樔而陛制[㉒]。薄戍绵幂[㉓]，无异蛛蝥之网；弱卒琐甲，无异

螳蜋之卫。与先世而常然，虽信险而剿绝[24]。揆既往之前迹，即将来之后辙。成都迄已倾覆，建邺则亦颠沛[25]。顾非累卵于叠棋[26]，焉至观形而怀怛[27]？权假日以余荣，比朝华而蓊蔼[28]。览《麦秀》与《黍离》[29]，可作谣于吴会[30]。”（以上讥蜀、吴之陋）

【注释】

①榷惟：据李善注，当作“搉扬”，粗略。 庸：族名，在今湖北竹山县。旧有上庸县。参加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一。地连蜀，故言庸蜀。 鸲：即鸲鹆，又作鹦鹆，今称八哥鸟。

②句吴：吴的古称。 蛙黾：虾蟆之类。古有分别，蛙即今称田鸡，黾则大青蛙。

③“山阜”二句：两句分言蜀、吴。一在山地，一在水域。 迸集：散集。 映（yāng 央）咽：水流被堵塞之状。

④瀸（jiān 尖）：渍，浸，沤。 沮洳（jù rù 巨入）：逐渐积成的泥沼。

⑤石留：多石之地。犹人长的瘤。

⑥翳：障蔽，遮蔽。

⑦熇（hè 贺）：热。

⑧障疠：山气形成病毒。

⑨蔡莽：草莽。

⑩流御：古语简缩，本是舜“流四凶族”，“以御螭魅”句，把四个凶族流放到边地，以抵御（或承受）那里的神怪灾害。

⑪孑（lì 厉）：残余。

⑫这两句分言吴、蜀人的形貌。 宵貌，犹肖貌。 蕞（zuǒ 撮）：小，古言蕞尔。 蓫（cuò 挫），旧注为脆义，小义，可能是矮，今京人言人矮为痤子。 脆：脆弱。

⑬杼首：长首，今称高个子。

⑭耆：六十岁以上。 耋（dié 蝶）：或说七十岁，或说八十岁，可概称七八十岁的老人。

⑮魋髻：即椎髻，结发往上翘。　左言：与中原语言不同。

⑯镂肤：即文身。　钻发：即剪发。华夏人古留长发。

⑰明发：清晨出发。　嬥歌：巴地人的歌舞。嬥，同“佻”，亦即跳。此言边唱边跳舞。

⑱鬞（xiè 械）：狭隘。　果：通“惈”，勇，憨。　婳（huà 画）：快，痛快。一注为美好。

⑲缀：连，属。

⑳这两句分言吴、蜀因山、川地形所拘束或利用。裾，仍当作据，据守，凭借。

㉑窥阚：犹窥伺，指窥伺中原。

㉒时：疑当为跱，踞。《义疏》此说，可从。　陛：疑当为陛，牢。陛制，犹拘制，指对其人民。《义疏》说。但陛，引《说文》读从非声不详。

㉓绵冪：细微之状，双声连语。

㉔剿（jiǎo 矫）绝：即剿灭。

㉕颠沛：僵仆。

㉖累卵于叠棋：把重叠的鸡蛋又放在重叠的棋子上，形容十分危险。

㉗怛（dá 答）：悲痛。

㉘朝华：早晨开的花，暗喻晚上就落，如木堇之类。　菴蔼：同晻蔼，昏暗不明。即指晚上花落而天黑。

㉙这句两歌曲名，一为箕子朝周过殷墟，伤痛亡国而作《麦秀》；一为东周大夫过宗周，悲悯西周亡后，宫室之处尽为禾黍而作《黍离》之歌。

㉚吴会：一般指吴都会。据考当为吴、会稽的概括。

【译文】

粗略地说来，庸、蜀和鸲鹆鸟鹊同窠，吴人和蛙黾同住洞穴；一个自以为禽鸟，一个自以为鱼鳖。山阜堆积而高低不平，泉流或散或集发着呜咽之声。地面低湿渍沤成泥沼，丛林里石头多而荒废。深山岩里吐着云雾，日月常常被遮蔽。居住的地方十分炎热，区域内人们多生瘴疠。草莽荆棘刺人，蛇蝎毒虫把人咬。那是汉朝流放罪犯，秦朝迁徙刑余之地。那里的人或形貌瘦小而丑

陋，或禀质矮而弱脆。巷内没有高个子，里中少见老人有七八十岁。有的是椎髻而说着方言，有的是文身而剪发；有的清早出发就跳舞唱歌，有的游泳长年累月。他们的风俗以狭隘憨勇为痛快，人们以残杀伤生为高艺。这是用威仪所不能慑服，法制所不能统属。他们受重山的拘束，就着长川作据守的形势；靠着远关窥伺中原，蟠踞高樔而把土人拘制。戍守设施微薄，无异于蜘蛛网；零弱的兵甲，只像螳螂的瘦臂。在他们的先世就是如此，虽迷信险阻可还是被剿灭。测度以往的足迹，就知将来的轨辙。成都早就倾覆，建邺也已经颠沛。即使还不到累卵于叠棋的危险，又怎能等到情形出现方才心怀悽恻？权且用些时日享受点余下的荣光，好比早晨的花到黄昏而衰落暗昧。看那《麦秀》和《黍离》的悲歌，也可在吴都写出。

【原文】

先生之言未卒，吴、蜀二客矍焉相顾①，睩焉失所②，有靦瞢容③，神惢形茹④，弛气离坐，腆墨而谢，曰⑤："仆党清狂⑥，怵迫闽濮。习蓼虫之忘辛⑦，玩进退之维谷。非常寐而无觉，不睹皇舆之轨躅⑧。过以仉剽之单慧⑨，历执古之醇听⑩。兼重悭以贿缪⑪，偭辰光而罔定⑫。先生玄识，深颂靡测⑬。得闻上德之至盛，匪同忧于有圣⑭。抑若春霆发响，而惊蛰飞竞；潜龙浮景⑮，而幽泉高镜⑯。虽星有风雨之好⑰，人有异同之性，庶觌蔀家与剥庐⑱，非苏世而居正⑲。且夫寒谷丰黍，吹律暖之也⑳，昏情爽曙㉑，箴规显之也。虽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车二六，三倾五城㉒，未若申锡典章之为远也㉓。亮曰日不双丽㉔，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安得齐给守其

小辩也哉㉕！”

【注释】

①矍：当作“簌”，竦之或体，惧。

②睇（dì 涕）：失意的看着。

③靦（tiǎn 忝）：形容人脸。又同觍，形容惭愧，即腼腆。　瞢：犹蒙，不明，暗。

④惷：下垂。一说应为蹙，不滑。　茹：犹菸，枯萎憔悴，《义疏》引胡绍英说。旧注臭败之义，不确。一训柔懦，差可。

⑤腆：同“腆”，羞惭。　墨：气色发黑。

⑥清狂：这里为气色清和而心不聪慧。有说如今言白痴。

⑦这句说：蓼虫生于苦辣，就不知辣味。

⑧皇舆：皇帝车舆。用指皇朝大政、典章制度。　轨躅：即轨迹。

⑨仉（fàn 泛）剽：轻剽。　单慧：小智慧，小聪明。

⑩执古：执古之道。

⑪悻（pì 批）：错误。　贻（yí 怡）：犹延，延续，移动。贻缪，延长谬误。

⑫偭：背着。见卷三《离骚》注。　辰光：三辰之光。　罔定：言没有定见。

⑬颂：这里为容。　深容：宽容。

⑭这句是说与圣人同忧。

⑮景：同“影”。

⑯镜：照。

⑰这句总括《尚书·洪范》“星有好风，星有好雨”之句，即箕星好风，毕星好雨。

⑱这句总合《易·丰》卦和《剥》卦的爻辞。原文“蔀其家”，覆盖其家不见阳光。原文“小人剥庐”，击毁庐舍。　庶觌：幸而得以看见。

⑲苏：这里为寤，犹甦字。　苏世：看清世事。

⑳这句说邹衍在燕国，有寒谷，地美而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而生暖气，使黍子丰收。见刘向《别录》。

㉑爽曙：光明的早晨。

㉒“虽明珠”四句：此上四句说的战国时两事：魏惠王同齐威王会猎，说魏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十二乘者十枚。二六，指十二乘车。赵国有和氏璧，秦国要用十五座城交换，故有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三倾五城，应是倾城三五，三五即十五，此处为了就韵，故云。

㉓申锡：一再受赐。 典章：这里指言论。

㉔亮：信，同谅之古义。 丽：附，附于天空。

㉕齐给：疾速，言辞敏捷。

【译文】

魏国先生没说完，吴、蜀二位客人竦然地互相看一眼，很失意，没有容身之地。面色羞愧而发暗，神形枯萎憔悴，泄气地离开坐位，羞惭地辞谢说：“我等外华内痴，迫处于闽、濮，习惯苦辣生活而不知道辛苦，玩弄到进退都是深谷的地步。并非长睡而不觉醒，只因没看过皇朝大政的轨迹。过分地卖弄轻浮的小智慧，执着历来的古道以为质朴动听。抱着重重的错误、延续着纰缪，背着三辰之光而主旨无定。先生见识高深，宽容莫测。今天能够听到最高道德的理论，岂不与圣人同忧。这就像春雷发声，惊起蛰虫飞迸；潜龙浮现身影，幽泉也焕然如镜。星有好风好雨之别，人有不同的品性，有幸看到蔀家和剥庐的下场，那都是没有看清世事而不能居心端正。且看那寒谷能使黍子丰收，是由于吹律给了温度；那昏昧变成明媚的早晨，是因有好言箴规的效应。虽然有明珠径寸，和氏璧长尺有盈，能照耀十二乘车，换取十五座城，也比不上重赐典章的丰盛啊。难怪说，天上没有双日，世上没有两帝，天为经、地是纬，凡事归之大道理，怎么能以言辞敏捷而坚持那微不足道辩论呢！

王贵民 译注

西　征　赋

潘　岳

【作者】

潘岳(公元247～300年),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西晋文学家。曾任河阳(在今河南孟县西)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谄事权贵贾谧,后为赵王司马伦及孙秀所杀。长于诗赋,与陆机齐名,文辞华丽,《悼亡诗》较有名,原有文集,已散佚,明人辑有《潘黄门集》。

【题解】

这篇赋是潘岳任长安令时所作。潘岳家居河南巩县,据赋的有关内容,当是他赴任去长安,从巩县西行,故名《西征赋》。本赋的主要内容,是因地而说史事,山水只是一种陪衬。他经过洛阳想到周初营建雒邑,走过渑池、崤坂、潼关、华阳……想到春秋战国的种种史迹。进入长安,写尽西汉从兴起到灭亡的风云变幻。这都是以史为鉴的写法,是赋中的一个特点。其余则多沿袭汉赋,词句亦有所牵强编排,比较他的诗文并非上乘。

【原文】

岁次玄枵①,月旅蕤宾②,丙丁统日③,乙未御辰④,潘子凭轼西征⑤,自京徂秦⑥,乃喟然叹曰:

古往今来,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气而甄三才⑦。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与位,谓之大宝⑧。生有

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9]，圣智弗能豫[10]。当休明之盛世，托菲薄之陋质。纳旌弓于铉台[11]，赞庶绩于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12]。无柳季之直道，佐士师而一黜[13]。武皇忽其升遐[14]，八音遏于四海[15]。天子寝于谅闇，百官听于冢宰[16]。彼负荷之殊重，虽伊、周其犹殆[17]。窥七贵于汉庭[18]，畴一姓之或在[19]？无危明以安位[20]，只居逼以示专。陷乱逆以受戮，匪祸降之自天。孔随时以行藏[21]，蘧与国而舒卷[22]。苟蔽微以缪章[23]，患过辟之未远。悟山潜之逸士，卓长往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挛[24]，飘萍浮而蓬转[25]。寮位儡其隆替[26]，名节濯以隳落。危素卵之累壳，甚玄燕之巢幕。心战惧以兢悚，如临深而履薄。夕获归于都外，宵未中而难作。匪择木以栖集，尠林焚而鸟存[27]！（以上言遭杨骏之难）

【注释】

①岁：指岁星。 玄枵：岁星所行经的子位。这里指壬子年，即晋元康二年（公元292年）。岁星周天十二年，一年居一位，古人以子、丑、寅等十二支与年相配，另用一套名称，玄枵即子。

②旅：犹处于某地。 蕤（rui 锐阳）宾：仲夏钟律名。古人以十二律体现于十二钟，又以十二月相应。

③丙丁：指夏季。这里是仲夏五月。

④乙未：日子的干支，这里是五月十八日，时在晋元康二年。 御辰：主时辰。

⑤凭轼：靠着车前横木。 征：即行路。

⑥徂秦：往关中长安。全句说作者当时为长安令，由家往西去，故云西征，是概述作赋的由来。

⑦甄：制造陶器所用的转轮。 三才：天、地、人。

⑧“唯生”二句：这两句引括《周易》语：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⑨要：犹今言要求。

⑩豫：预见。

⑪旌弓：古代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弓，这里比喻招贤纳士。　铉台：指三公的所在。

⑫这两句能随着是说鄙陋之人患得患失，使人受累。原文见《论语·阳货》篇。

⑬这两句说的是柳下惠（季）作官，因正直被三次罢免（黜）的故事，这里是反说。原文出于《论语·微子》。　士师：刑法官。

⑭武皇：指晋武帝。　升遐：皇帝死。

⑮八音：指音乐。　遏：禁止。

⑯“天子”二句：这两句说天子死了，由冢宰主持政事。　谅阇：有多说，一般指守丧。

⑰伊、周：伊尹、周公。

⑱七贵：指汉代的七大高官。

⑲畴：谁。

⑳危明：见危之明。能清楚看到危险。

㉑这句说孔子能随着时势或出仕或退隐。

㉒这句说卫国的蘧伯玉对有道之国则舒展才能，对无道之国则退隐即“卷而怀之”。

㉓蔽微：蔽于幽微。　缪章：谬于彰明。全句是说对幽微的、明显的都蔽谬不明。

㉔陋：鄙视，动词。

㉕蓬转：草茅被风吹得飞转。

㉖儡：坏败之状。　隆替：兴衰。

㉗尠：同“鲜（xiǎn 险）”，少。

【译文】

岁在玄枵壬子之年，月处律中蕤宾的五月，时当丙丁的夏日，在乙未十八日之辰，潘子身依车轼往西行，自京地去到关中

之秦，乃感慨地叹息，说道：

古往今来，邈远而悠久啊！天地寥廓恍惚，由一气而化作三才。这三才么，是天、地、人之道。唯有生命和地位，是最好的珍宝。生命有长有短，地位有通达和阻塞的不同遭遇。这是鬼神所不能要求，圣人智人也不能预计。当此美好清明的盛世，寄托这菲薄而鄙陋的姿质。却被招纳于三公之台，协办各种事务于帝室。可叹鄙陋的人常常自我拖累，患得又患失。没有柳下惠的直道，刚任刑法官佐就被黜退。武帝忽然驾崩，四海停止奏乐；天子服丧居忧，百官由冢宰统摄。那个担子多么重，即使伊尹、周公也觉得危殆。看那汉朝的七大高官，哪一姓如今还存在？没有见危的明智而安居其位，那无非是用权逼主以示专断。陷于叛逆之罪而受到杀戮，并非灾祸来自老天。孔子随着时势或出仕或隐退，蘧伯玉以国政的有道无道而决定或舒或卷。假若被幽微所蔽、被明显的谬说所误，必然过失与刑罪离身不远。明白了那潜隐山林的逸士，卓然一去而不返；看到了我等受拘束而屈曲的鄙陋，像浮萍的漂泊、蓬茅的飘转。官位败坏由盛而衰，名节败坏从此堕落。危险好比叠起的鸡蛋，更像燕子筑巢在帷幕；胆战心惊令人害怕，好像面临深渊、足踩薄冰！晚上得以回到都外安身，未到半夜就灾难发生。若非选好树木栖身，很少有林木被焚而鸟能生存！

【原文】

遭千载之嘉会，皇合德于乾坤。弛秋霜之严威，流春泽之渥恩。甄大义以明责①，反初服于私门②。皇鉴揆余之忠诚，俄命余以末班③。牧疲人于西夏④，携老幼而入关。丘去鲁而顾叹⑤，季过沛而涕零⑥。伊故乡之可怀，疚圣达之幽情⑦。矧匹夫之安土⑧，邈投身于镐京！犹犬马

之恋主，窃托慕于阙庭。眷巩、洛而掩涕，思缠绵于坟茔[9]。（以上言授长安令，将西征而恋阙。）

【注释】

①甄：这里为表，表明。

②初服：原来的衣服，这里指官服。　私门：家门，与公门相对。

③末班：末等职位，指任长安令。

④牧：这里是治理，管理。　疲人：困乏的人民。　西夏：泛指西部地方即长安地区。

⑤丘：孔子名。　全句说孔子离鲁而叹息。

⑥季：刘邦字。　全句说刘邦经过沛县在酒席上悲歌慷慨掉下眼泪。

⑦疚：病。这里意为犯难，为难。　幽情：犹深情。

⑧矧：况，况且。

⑨坟茔：指作者父墓。潘岳长期家居巩县，地近洛阳，故上句“巩、洛”连称。

【译文】

遇上千年难得的好时机，皇上的恩德合于乾坤。放松了秋霜般的严重刑威，施行着春天温泽般的深恩。表明大义来明确职责，把原来的官服返回私门。皇上考察我的忠诚，顷刻间给予末班的任命。让我在西边管理困乏的人民，扶老携幼把关中进。孔丘离开鲁国而反顾叹息，刘季经过老家沛县而眼泪零零。故乡是可怀念的，但难为圣上一片深情。何况匹夫也安于故土，可我远远地寄身在这镐京！好比犬马留恋主人，我私自把敬慕寄托在朝廷。眷恋家乡巩县、洛水而掩面泣涕，心情缠绵在我父亲的坟茔。

【原文】

尔乃越平乐[1]，过街邮[2]，秣马皋门[3]，税驾西周[4]。对洛阳之东周言，则长安为西周；对巩县之东周言，则洛邑为西周。

远矣姬德，兴自高辛[5]，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浒，化流岐、豳。祚隆昌发，旧邦维新[6]。旋牧野而历兹，愈守柔以执竞[7]。夜申旦而不寐，忧天保之未定[8]。惟泰山其犹危，祀八百而余庆。鉴亡王之骄淫，窜南巢以投命[9]。坐积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10]。人度量之乖舛[11]，何相越之辽迥！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营筑。既定鼎于郏鄏[12]，遂钻龟而启繇[13]。平失道而来迁，繄二国而是祐[14]。岂时王之无僻[15]？赖先哲以长懋[16]！（以上洛阳）

【注释】

①平乐：馆名。

②街邮：一古亭名，或泛指邮亭。

③秣马：喂马。 皋门：王朝的外门，代指京都。一说与上街邮同指一很高的渠口，谓之皋门桥。

④税驾：即脱驾，卸下车驾。 西周：西周京城之地。

⑤高辛：帝喾的氏族名。帝喾相传为黄帝曾孙，其妃为姜嫄，生弃，为周族的始祖。故说姬周兴自高辛。

⑥此以上八句叙述周族的发展史，均引括自《诗经·大雅》的有关篇章。

⑦守柔：用怀柔政策。 执竞：掌握强的力量。竞，强。

⑧“夜申旦”二句：这两句指武王灭商后忧虑国家大政和建洛邑的问题。见《逸周书·作雒解》。

⑨这两句说夏桀被灭亡，窜于南巢而死。

⑩指日比盛：指着日说自己和日一样旺盛、不会灭亡。这里指夏桀迷信天命，曾经如此。

⑪乖舛：这里为不齐。

⑫郏鄏：周王城所在，在今洛阳市西。

⑬繇：占卜的兆辞。

⑭繄：语助词，无义。这里有惟的音义。　二国：指晋、郑。平王东迁时，晋、郑为之佐助。

⑮僻：邪，邪僻之行。

⑯懋：同“茂”。

【译文】

于是越过平乐馆，走过街邮亭，在皋门喂马，在西周故地卸下车驾。姬周之德深远，它兴自高辛，有文德的后稷，最初生息周之人民。沿着漆、沮水的西岸，教化流布岐、豳。宗族昌盛，旧邦焕然一新。从牧野灭商以来，日益守住怀柔之道而掌握强固的力量。武王从夜到早睡不着觉，忧虑着天命还未定。即使 是泰山也还有危倾，两周长达八百年而有余庆。看那亡国的夏王骄淫，被窜到南巢丢掉性命。坐在柴堆上等待燃烧，还指着太阳说自己比它旺盛。人的度量参差不齐，相差何等的远！考察这洛邑是天下之中，就在这里建都而经营。在郏鄏奠定传国之鼎，钻凿龟甲而占卜兆文。平王因失去周道而迁来这里，依靠晋、郑佐助方能完成。哪里是当时周王没有邪政？只是依赖祖先圣哲才得以长此茂盛。

【原文】

望圉、北之两门，感虢、郑之纳惠。讨子颓之乐祸，尤阙西之劾戾[①]。重戮带以定襄，宏大顺以霸世[②]。灵壅川以止斗，晋演义以献说[③]。咨景、悼以迄丐，政凌迟而弥季。俾庶朝之构逆，历两王而干位[④]。逾十叶以逮赧[⑤]，邦分崩而为二[⑥]。竟横噬于虎口，输文武之神器[⑦]。澡孝水而濯缨[⑧]，嘉美名之在兹。夭赤子于新安，坎路侧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无七旬之期[⑨]。虽勉厉于延、吴[⑩]，

实潜恸乎余慈！眄山川以怀古[11]，怅揽辔于中途[12]。虐项氏之肆暴，坑降卒之无辜[13]。激秦人以归德，成刘后之来苏。事回汭而好还[14]，卒宗灭而身屠[15]。（以上新安）

【注释】

①“望圉”四句：以上四句说的是东周虢、郑二国讨伐王室子颓之乱、迎立周惠王复位之事。惠王为周庄王之孙，继其父釐王位。子颓为庄王庶子，趁惠王的过错，联合与惠王有仇怨的五个大夫作乱，自立。后来虢公、郑伯帮助惠王复位，杀王子颓及五大夫。由郑伯奉惠王从圉门入，虢公从北门进入王城。子颓曾以盛大乐舞招待五大夫；后来惠王复位，亦在王城的宫阙西边用乐舞招待郑伯，所以人们讥刺惠王、郑伯也效尤，走王子颓的老路。当年郑厉公死。事见《左传》庄公十九年至二十一年。

②“重戮带”二句：这两句讲周襄王时，太叔带作乱，周王逃到郑国，后来晋文公杀了叔带、迎接襄王复位。重，重耳，晋文公名。详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

③“灵壅”二句：这两句是说东周灵王时洛阳的谷、洛二水汇合处汹涌如争“斗”，将要毁坏王宫，灵王要给它堵住（壅川），太子晋进行谏阻。演义，广陈道理。

④“咨景”四句：以上四句讲王子朝作乱与其被平定事。 咨：叹词。 景：景王。 悼：悼王即王子猛。 迄丐：至于敬王。敬王与悼王为同母兄弟，俱景王之子。王子朝为景王的庶长子，景王死时，王子朝作乱、争位，王室单子赶走王子朝，迎立悼王。悼王死，王子朝又进入王城，后赖晋国出兵，迎立敬王。王子朝奔楚而终被杀。 弥季：充满衰世。季，季世，犹衰世。 干位：侵犯王位。

⑤这句说经过十世到东周赧王。

⑥这句说赧王时东周分为东西二周，称东周公、西周公。

⑦“竟横噬”二句：这两句指秦庄襄王灭东、西周公。 虎口，指秦。 文武：即周文王、武王。 神器：传国宝，指王位。

⑧澡孝水：用孝水洗澡，孝水在洛阳王城西。 濯缨：洗涤冠缨。 全句指秦拥有洛邑即东周首都。

⑨“夭赤子”四句：这四句说的是作者有子夭折，埋葬在新安（在洛阳西）千秋亭东。　坎：挖穴。　瘞：埋。　七旬之期：当指儿子活的时间。

⑩延、吴：两个主张薄葬的古人。　延：延陵季子即吴公子扎，一次去齐国的回程中，长子死了，就顺便葬在齐地，墓穴也挖的不深。　吴：战国时魏有东门吴，子死而不悲伤，说这和无子时并不悲伤是一样的心情。

⑪眄（miàn 面）：眄视，斜眼看。

⑫揽辔：执着缰绳，指行路。

⑬“虐项氏”二句：这两句指项羽坑杀章邯的二十万降兵。

⑭回泬（jué 决）：旧注为邪僻，不确。泬，为洞穴涌出之水。回，为回旋。即用以比喻世事循环反复，与“好还“联系为一义，这里是说善恶有报。

⑮此句说的项羽结局。

【译文】

望见圉门和北门，要感谢虢、郑二君拥立东周惠王；他们讨伐王子颓的用乐舞招祸，却是又在皇宫西阙用乐舞效尤、以致郑君死亡。重耳杀王子带以安定襄王，霸业盖世而盛昌。灵王想壅塞谷、洛二川以停止争斗，太子晋广陈道理来劝说。叹景王、悼王到敬王，政事衰微由此走向末世。致使庶长子王子朝的作乱，经历了两王而侵犯王位。过了十世直到赧王，周朝分裂而为二。终究横遭秦人虎口的吞噬，送掉了文、武以来的传国神器。在孝水中洗澡并洗涤冠缨，都因这里山川很美。我丧亡了幼子在新安，草草在路旁埋瘗；这里有亭名叫千秋，但是儿子没有七十天的生期；虽然我用延陵季子和东门吴薄葬儿子的高行来自勉，实在隐痛着为父的恩慈！环顾山川以怀古，惆怅着驰骋在这中途。回想那项羽放纵暴虐，坑杀了二十万秦的降兵——都是无辜。激起了秦人以德归服刘邦，成就了汉王，使天下复苏。世事是循环而喜爱回报，项氏终于使宗祀灭绝、自身被屠。

【原文】

经渑池而长想[1]，停余车而不进。秦虎狼之强国，赵侵弱之馀烬。超入险而高会，杖命世之英蔺[2]。耻东瑟之偏鼓[3]，提西缶而接刃[4]。辱十城之虚寿，奄咸阳以取俊[5]。出申威于河外[6]，何猛气之咆勃！入屈节于廉公[7]，若四体之无骨。处智勇之渊伟[8]，方鄙吝之忿悁[9]。虽改日而易岁，无等级以寄言[10]！当光武之蒙尘，致王诛于赤眉。异奉辞以伐罪，初垂翅于回谿[11]。不尤眚以掩德[12]，终奋翼而高挥。建佐命之元勋，振皇纲而更维。（以上渑池）

【注释】

①渑（miǎn 免）池：古城名，在今河南渑池县西。战国郑地，后入韩，又入秦。公元前279年蔺相如辅相赵惠文王与秦昭王相会于此，机智勇敢地保护了赵国的尊严。本段主要回顾这一历史。

②杖：这里是动词，举杖，意为突起，突出。 命世：有名于世。命，名。 蔺：蔺相如。原为缪贤的门人，被推举入秦献和氏璧，终能“完璧归赵”；后又在渑池之会，折服秦昭王。赵王任以为丞相。

③耻东瑟：以秦王要赵王鼓瑟为羞耻。在渑池会上，秦昭王有意侮辱赵惠文王，使之为他弹瑟。 偏鼓：只是赵王一方面鼓瑟。

④提西缶：蔺相如也要秦昭王敲缶。缶，当时秦地作为乐器。 接刃：动武，当秦昭王不肯击缶时，蔺相如靠近秦王要“以颈血溅大王”，秦的左右想用兵刃相加，被蔺相如叱退。

⑤“辱十城”二句：这两句是说渑池会上，秦要赵贡献十五城为秦王寿，而蔺相如则提出秦当以咸阳为赵王寿。 十城：是概举而言。

⑥申威：伸展威风。 河外：指渑池地区，因在黄河西的外边。引申亦指秦人。

⑦这句指蔺相如对廉颇的退让。

⑧渊伟：深沉而奇伟。

⑨方：比。这里是胜过。　鄙吝、忿悁：均指廉颇气量小而以蔺在他的官职之上而忿怒。

⑩这句的意思是等级相差不用说。

⑪“当光武”四句：这四句说的是东汉光武时，被赤眉在渑池所胜，冯异合兵追击，大破赤眉于殽山。光武用玺书称赞冯异“垂翅回谿，奋翼渑池”，十分勇敢。蒙尘，受围困。奉辞，用正义之辞。　回谿：小地名回谿阪。

⑫眚：误字，当作眚（shěng 省），眼生白内障，引申为灾异、过失。　全句是说不以一点小过失而否定功德，当指冯异而言。

【译文】

经过渑池我想到过去，停下车而不前进。那时秦国强如虎狼，赵国是被侵略而衰弱了的余烬。可是，蔺相如竟而超然进入险地参加盟会，突出了当世闻名的英俊。他以秦要赵王弹瑟为耻辱，提出秦王击缶而面临着兵刃。以十城作秦王寿为羞辱，要秦献出咸阳城也为赵王寿而得胜。显出威风在河外，何等的咆哮蓬勃而勇猛！回到国内甘心向廉颇屈节忍让，好像四肢无骨那样。他处理智勇那么深沉而奇伟，比廉颇的鄙吝、忿怒小气而高强。即使经过多少岁月，也没有什么比较等级好讲。当光武在渑池被围困，给赤眉以王者的征诛。冯异奉辞伐罪，初次立功在回谿。不以小过失而否定大功德，终于奋翼而高飞。建立辅佐天命的首功，振兴、更新皇朝纲维。

【原文】

登崤坂之威夷①，仰崇岭之嵯峨。皋托坟于南陵②，文违风于北阿③。蹇哭孟以审败，襄墨缞以授戈。曾只轮之不返，缧三帅以济河④。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于朝市⑤。任好绰其馀裕，独引过以归己⑥。明三败而不黜，卒陵晋

以雪耻⑦。岂虚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⑧！降曲峭而怜虢，托与国于亡虞。贪诱赂以卖邻，不及腊而就拘。垂棘反于故府，屈产服于晋舆。德不建而民无援，仲雍之祀忽诸⑨！（以上峭坂）

【注释】

①威夷：犹言险峻。

②皋：夏后皋，夏朝的一个王名。

③文：文王。 北阿：北边的山隈。按：以上两句是说崤山有二陵，南边是夏后皋的坟墓，北边是周文王曾经躲避风雨（违风）之处。

④“蹇哭”四句：这四句说的是春秋秦、晋殽的战役。秦穆公趁晋文公死、忙于丧事时，派孟明等三帅出兵袭郑，无功而回；经过殽山，被晋军伏击而大败，三帅被俘，匹马只轮而不返，退过黄河而归。蹇，蹇叔，秦大夫、老臣。他预见出师必败，其子在军中，故哭师。 缷：同“绁（xiè 泄）”，绳索、捆绑。 墨缞：黑色的丧服。

⑤“值庸主”二句：这两句是说：如果是平庸之主刚愎自用，就几乎要杀掉哭师的蹇叔。肆朝市，杀而陈尸于街市上示众。 叔：指蹇叔。

⑥“任好”二句：这两句说秦穆公在兵败后，能宽容将帅，引过自责。任好：穆公名。

⑦“明三败”二句：这两句指以后秦军继续被晋打败，共有三次，仍然不罢免将帅，终于在王官打败晋军，报了仇。 以上事件详见《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至文公三年。

⑧有以：有原因。

⑨“降曲峭”句：以上八句说的是晋献公灭虞、虢之事。晋要灭虢，向虞国借路进军。晋国有垂棘产的璧和屈地产的好马送给虞公。虞大夫宫之奇劝谏，虞公不听。宫之奇说：虞将来亡，过不了冬天的腊祭了。后来，晋灭虢，回头就灭了虞国。原来送给虞国的璧、马又回到晋国。仲雍之祀忽诸，仲雍的祭祀就完了。虞是周族仲雍之后。事见《左传》僖公二年、五年。

【译文】

登山崤山之阪是那么险峻，仰看重重山岭那般嵯峨。夏后皋的坟在这山的南坡，周文王曾经躲风雨在它的北山阿。蹇叔哭孟明等那是因为预见出师必败，晋襄公以丧服而应战、发出干戈。曾经在这里秦军大败、匹马只轮的不得返回，它的三帅被晋俘虏渡过黄河。若是遇到平庸君主的骄矜刚愎，那将会把哭师的蹇师杀了示众于朝市。幸喜秦穆公宽容大量，独能引过归己；孟明三战三败也没有被罢免帅职，终于战胜晋国雪了耻。虚名哪可以站得住？秦霸西戎是确有道理！晋人在崤山之曲降服秦人后而爱上了虢国，又借道它的同盟而灭了虞。虞公贪图引诱他的贿赂而出卖邻邦，不到当年的腊日而就被晋所俘。垂棘璧又回到晋国的府库，屈产的马又为晋国兵车服务。道德不建立而人民没有救援，仲雍的祭祀从此断绝、空虚。

【原文】

我徂安阳，言陟陕郛。行乎漫、渎之口，憩乎曹阳之墟[①]。美哉邈乎！兹土之旧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②]，《麟趾》信于《关雎》，《驺虞》应乎《鹊巢》[③]。愍汉氏之剥乱，朝流亡以离析。卓滔天以大涤，劫宫庙而迁迹[④]。俾万乘之盛尊，降遥思于征役。顾请旋于傕、汜，既获许而中惕。追皇驾而骤战，望玉辂而纵镝[⑤]。痛百寮之勤王，咸毕力以致死。分身首于锋刃，洞胸液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伤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⑥]！（以上陕州）

【注释】

①“我徂”四句：这四句所写途经的地名。　安阳：一溪水名，在陕县

(今河南陕县)东与棠水合流。 漫、渎:两条山谷水,也是因棠水流经陕县而形成,一曰漫涧,一曰渎谷水。 曹阳墟:在桃林(今河南灵宝西、陕西潼关东)东。 徂:往。 陟:登。 憩:休息。

②"固乃"二句:这两句说以陕(今河南陕县)为分界,东为周公主治,西为召公主治。 二南:指周南、召南,分别为周、召二治区的诗,载在《诗经》。

③《麟趾》、《关雎》:均《诗经·周南》中篇名,说的都是王者的教化。《驺虞》、《鹊巢》均《召南》中篇名,说的都是诸侯的教化。 信:申,发挥。 应:相应。

④"卓滔天"二句:这两句叙述董卓徙天子于长安,焚烧洛阳宫室。

⑤"俾万乘之盛尊"六句:这六句叙述汉帝被迁徙流离,董卓之将李傕、郭汜专擅朝政,拘留献帝。后因内乱,献帝逃出长安,李傕之将杨奉、董承送回洛阳。而傕、汜又追到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曹阳,大战而杨奉兵败。 中惕:中间又受惊扰。 骤战:屡战。 玉辂:皇帝的车。 纵镝:放箭。指追赶献帝。

⑥"痛百寮"八句:以上均说献帝为臣民军士援救,沿河护送的情景。 掬指:天子登船,余人不得上者则攀援船舷,船上的人砍其手指,船里掉下的指头可以用手捧成一大把(掬)。

【译文】

我前往安阳,又将登上陕县的城郭。走在漫涧、渎谷之口,休息在曹阳之墟。多么美呀,又这般邈远啊!这地方是古代出名的旧土哟。本是周、邵二公分治的界线,是周南、召南的交界,《麟趾》诗发挥了《关雎》,《驺虞》和《鹊巢》篇互相应和。可叹汉朝的变乱,朝廷流亡而分崩离析。董卓滔天般的大洗劫,焚烧宫室而将天子迁徙。致使万乘之尊,也下降于远道而奔走劳役。后来请于李傕、郭汜还都,已得允许而中间又受惊惕。董卓等又追赶皇帝车驾多次交战,向着玉辂而放射矢镝。深感百官来勤王保驾,都用全力为此而死;他们身首被兵刃所分离,胸腹被流矢所穿辟。有的人揭起衣裤在河岸护渡,有的捋起衣袖奔赴水里。可叹

船体狭、桨棹小，因攀援上船而被砍断多少手指！

【原文】

升曲沃而惆怅，惜兆乱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国而祸结[1]。臧、札飘其高厉，委曹、吴而成节[2]。何庄、武之无耻[3]，徒利开而义闭[4]！（以上曲沃误用）

【注释】

①“升曲沃”四句：这四句讲晋国小宗取代大宗的历史。当初晋穆侯生了太子，起名曰仇；后生子起名曰成师。仇，非美名，当时师服就指出：这是乱政的开始（兆乱），兄长将会衰弱下去（兄替）。果然，曲沃（成师的封地）先后有庄伯、武公灭了晋都翼的孝侯、翼侯，逐步取代晋国的政权。枝末大，指弟为小宗而强大。本披，指兄为大宗而衰弱。　披：披离，零落。　都偶国：大都和国都相并为二。

②“臧札”二句：这两句说的是曹国子臧、吴国季札辞去君位，是高洁行为，完成各自的节操。　高厉：高超之行。　委：弃。

③庄、武：即曲沃庄伯、武公。

④这句是说利门开了，义门就闭着。指逐利弃义。

【译文】

我登上曲沃城而心情惆怅，叹惜晋国乱政开始而兄长之族衰落。树的枝梢壮大而本根披离，大都和国都相并立而祸乱连结。子臧和季札却飘然高举，丢弃曹国和吴国的君位而保持气节。庄伯、武公那么无耻，只知道广开利门而把义门紧闭。

【原文】

蹑函谷之重阻，看天险之襟带。迹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开关以延敌，竞遁逃以奔窜[1]。有噤门而莫启，不窥兵于山外[2]。连鸡互而不栖[3]，小国合而成大。岂

地势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4]！汉六叶而拓畿，县弘农而远关[5]。厌紫极之闲敞，甘微行以游盘。长傲宾于柏谷，妻睹貌而献餐。畴匹妇其已泰？胡厥夫之缪官[6]？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后往。惧衔橛之或变[7]，峻徒御以诛赏[8]。彼白龙之鱼服，挂豫且之密网[9]。轻帝重于天下，奚斯渐之可长？（以上函谷、宏农）

【注释】

①“或开关”二句：两句指六国诸侯合纵击秦，秦开关而使各国军队不战而逃。参见卷一贾谊《过秦论》。

②“有噤门”二句：这两句指秦昭王初期，穰侯专权，采取闭关固守政策，范睢给予批评。 噤门：闭关。

③这句为秦惠王语，意为诸侯心不齐，如把鸡连在一起也不能互相栖止一处。见《战国策·秦策》。

④否、泰：《易经》二卦名，否卦上下（天地）不相交，凶卦；泰卦上下相交，吉利。

⑤“汉六叶”二句：两句指汉武帝时拓展京畿，徙函谷于新安，以旧关为弘农县。 六叶：六世，从刘邦传至刘徹（武帝）为六代。

⑥“厌紫极”六句：这六句讲汉武帝私访民间的故事：一次私访到柏谷，亭长不给武帝借宿，只好到旅舍住宿。旅客主人邀集十余青壮年持兵器捕捉武帝。女主人对丈夫说：看相貌这投宿的是非常人，又用酒灌醉丈夫并加以捆绑，青壮年就都退走了。女主人请出客人，杀鸡作饭。天明武帝回朝召来旅舍主人，赐女主人金千斤，拔用男主人为羽林郎。 紫极：皇宫。长：指亭长。 畴：同“酬”，献酒食。 缪官：无端地得官。缪，通“谬”，误。这里意为胡乱地、偶然地。

⑦衔：马勒。 橛：在车旁马的衔勒。

⑧峻：峭，指严刑峻法。 徒御：驾车驭马的人徒。

⑨“彼白龙”二句：这两句说有白龙下到深渊，变为鱼，被豫且（渔夫）射中其目。以比喻天子不应轻身到民间。此见《说苑·正谏》篇。另《史记·

龟策传》褚少孙补：神龟出使于河，被渔者豫且举网捕之。故事大同小异。

【译文】

我踏进函谷的重关，看这天险环绕如襟似带；追溯那时六国诸侯有勇有怯，分析赢秦的有利和有害。有时它打开函谷关迎接敌军，来敌竞相逃遁奔窜；有时也深闭关门不开，不敢出兵试探到崤山之外。把鸡连在一起而不能栖宿一处，小国联合却能使力量壮大。哪里是地势或安或危起作用，而是相信人事的是否还是泰！汉朝传到六世开始拓展京畿，把函谷关往远处迁移而在弘农置县。武帝厌倦皇宫的舒适宽敞，甘愿微服私访去民间游玩；柏谷亭长对来客骄傲而不接待，客舍主人的老妻端详旅客相貌非凡而杀鸡进餐。武帝酬谢这匹妇千金已经很丰厚，而且她的丈夫却谬然得官！昔日明君出外巡幸，应该先派人清道而后前往；恐怕车马有时解脱衔勒而发生事变，用峻法给徒御以或诛或赏。那白龙下到深渊变成鱼形，渔者豫且就把它打进鱼网；轻视天下之重的帝位，这种行为怎能渐渐滋长？

【原文】

吊戾园于湖邑，谅遭世之巫蛊。探隐伏于难明，委谗贼之赵虏。加显戮于储贰，绝肌肤而不顾。作归来之悲台，徒望思其何补[①]！（以上湖邑）

【注释】

①此段说的一个故事即汉武帝时著名的巫蛊事件：太子据（后谥为戾）与江充有怨，遇上巫蛊事起（用巫术诅咒仇人），江充就到太子宫中挖出巫具桐木人。太子无可辩明，就杀了江充。后战败、逃到湖邑（在弘农，今河南陕县、灵宝地区）自缢。武帝于其处建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宣帝时称其处为戾园。　委：任。　赵虏：戾太子骂江充语。　储贰：指所立的太子。

【译文】

我在湖邑凭吊戾园，悲叹太子据遭受巫蛊的变故。被探取隐伏的巫具而难以辩明，这事却委任谗贼江充这个“赵虏”；天子把重罚加给自己的储贰，断绝骨肉之亲而不顾。建造归来的悲哀台，那徒然是望、思而已，于事何补！

【原文】

纷吾既迈此全节①，又继之以盘桓。问休牛之故林，感征名于桃园②。发阌乡而警策③，愬黄巷以济潼④。眺华岳之阴崖，觌高掌之遗踪⑤。忆江使之反璧，告亡期于祖龙⑥。不语怪以征异，我闻之于孔公⑦。愠韩、马之大憝，阻关谷以称乱⑧。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⑨。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妙算⑩。砰扬桴以振尘⑪，缅瓦解而冰泮⑫。超遂遁而奔狄⑬，甲卒化为京观⑭！（以上潼关、华阴）

【注释】

①全节：地名，在上述湖邑，戾太子死之地，故称。

②这两句指武王灭商后，“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后世即名此地为桃林，亦在全节之西。

③阌（wén 文）乡：古县名，在湖邑。 警策：即警戒，警惕。

④愬：同“溯”。 黄巷：地名，黄河在山、陕间向东拐弯处的岸边有黄巷坂。 济潼：渡过潼水来到潼关。

⑤觌：见，望。 高掌：相传潼水在华阴县界有巨灵贔屭（见本卷《三都赋》）有高掌和长的脚蹠。

⑥“忆江使”二句：这两句说的故事是：郑使者从关东到华阴，偶遇人持璧，说道：把这璧给镐池君，并言明年（始皇三十七年）祖龙死。即丢下璧而去，这人也忽然不见了。秦始皇派人去看这块璧，正是他二十八年渡江时

所沉之璧。　江使：江神的使者。　祖龙：始皇另一称呼。

⑦“不语”二句：这两句指孔子不说神怪奇事。《论语·述而》云：“子不语怪、力、乱、神。”

⑧“愠韩马”二句：两句说的是东汉末马超、韩遂在关中作乱、屯驻潼关。　愠：怒。　大憝(duì 对)：大恶。　阻：凭险阻。　关谷：指潼关、函谷。

⑨“魏武”二句：这两句说曹操征伐韩遂、马超，夹关而战，大破之。

⑩妙：字误，应为“庙”。　庙算：在朝廷里先定战计。

⑪砰(pēng 烹)：大声。　扬桴：举起鼓槌。

⑫缅(huà 画)：破物之声。

⑬这句说马超、韩遂兵败逃去凉州。

⑭甲卒：指战败的士兵尸体。　京观：高冢，战胜者把败亡的士兵尸体堆积而封土其上，以记战功。

【译文】

我既奔波地走过这全节之地，又继续在这里徘徊游观。询问放牛于桃林的故地，可感这得名于桃园。从阌乡出发想到许多值得警戒的历史，又从黄巷坂渡潼水来到潼关。远望华山的北麓高崖，看看巨灵高掌的遗踪。回忆江神使者送还秦璧不受，并告知灭亡的时间给祖龙。不谈论神怪去征验灾异，那是我闻自孔公。恨韩遂、马超等大恶人，凭着潼关、函谷而作乱，魏武赫然以雷霆之势，奉着正义之辞以讨伐反叛。他们军民虽多哪能受用？故而在朝廷定计就已经能制胜。举起鼓槌敲大鼓声振起尘土，敌军缅然而瓦解、冰泮。马超、韩遂逃到夷狄之地，死亡的士卒尸体变成了京观！

【原文】

倦狭路之迫隘，轨踦跜以低仰①。蹈秦郊而始辟，豁爽垲以宏壮。黄壤千里②，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③。邪界褒斜④，右滨汧陇。宝鸡前鸣⑤，甘泉后涌。面终

南而背云阳[6]，跨平原而连嶓冢[7]。九嵕巀嶭，太一岧岦[8]。吐清风之飂戾[9]，纳归云之郁蓊[10]。南有玄霸、素浐，汤井、温谷，北有清渭、浊泾，兰池、周曲[11]。浸决郑、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鄠之竹[12]，山挺蓝田之玉[13]。班述陆海珍藏，张叙神皋隩区[14]。此西宾所以言于东主，安处所以听于凭虚也，可不谓然乎？（以上通写关中气象）

【注释】

①踦跜：旧注为倾侧。 低仰：犹低昂，一低一高。

②黄壤：黄土地。《尚书·禹贡》记雍州"厥土惟黄壤"。

③条畅：修长。

④褒斜：褒斜道，从秦岭太白山分界，褒水南流入汉水，斜水北流入渭水。沿水的山谷为往来秦岭南北的要道。

⑤宝鸡：现为地名，今陕西宝鸡市。原为一神话故事，其神为鸡，化为石，秦人祀之。

⑥终南：山名，陕西秦岭山脉中的高山。 云阳：秦县名，在今陕西淳化西北。

⑦嶓（bō 波）冢：山名，在今陕宁强县西北，汉水发源于此。

⑧"九嵕"二句：二句的九嵕、太一，都是秦岭山脉的山名，均在陕西关中南境。 巀嶭、岧岦：俱形容山势险峻。参见卷三《上林赋》注。

⑨飂戾：形容风的飘拂。

⑩郁蓊：形容云或水的丰沛。

⑪"南有"四句：四句列举均水名，都在关中泾渭流域。

⑫有鄠（hù 户）：即鄠，古邑名，在今陕西户县北。

⑬蓝田：今陕西蓝田县，地出美玉著名。

⑭"班述"二句：两句指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所叙述各种物产和地区形胜。 神皋隩区：神秘深奥的地区。皋，水边地，泛指土地。

【译文】

在迫隘的狭路游得疲倦，道途不平或低或仰。踏在秦地的郊野那起初开辟的地方，豁然而又高爽和宽广。雍州千里的黄土地，沃野一眼望不穿。草木的花果密布，桑麻长得修长。褒、斜道斜着穿过，右边沿着汧水和山陇。宝鸡在前方鸣叫，甘泉在后面汹涌。面对终南而背靠云阳，跨平原而连着嶓冢。九嵕山石崔嵬，太乙山高耸。它们吐出清风飘拂，纳进归去的云雾那般丰沛。南有玄霸、素浐、汤井、温谷，北有清渭、浊泾，兰池而周迴弯曲。它们倾注成郑国渠与白渠，漕运引来淮、海的米粟；树林茂密、种有鄠邑的竹子，山上挺立着蓝田的美玉。班固曾陈述山海的珍藏，张衡也叙述过神秘深奥的地区。这是西土客人所以用来告诉东方的主人，安处在家者只能凭空来听取，可不是这样吗？

【原文】

劲松彰于岁寒，贞臣见于国危。入郑都而抵掌，义桓桓友之忠规①。竭股肱于昏主，赴涂炭而不移。世善职于司徒，缁衣敝而改为②。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诡惑。举伪烽以沮众，淫嬖褒以纵慝。军败戏水之上，身死骊山之北③。赫赫宗周，灭为亡国。又有继于此者，异哉秦始皇之为君也！倾天下以厚葬，自开辟而未闻。匠人劳而弗图，俾生埋以报勤④。外罹西楚之祸⑤，内受牧竖之焚⑥。语曰“行无礼必自及”，此非其效与？（以上骊山）

【注释】

①“入郑”二句：这两句说郑桓公采纳周朝史伯的意见，迁封地创立郑国。桓公名友，厉王少弟，后与幽王同死于骊山下。　抵掌：击掌，欢乐的表示。　义：用为动词，以…为义。　忠规：忠心规劝，指桓公友曾劝谏幽王。

②“世善”二句：这两句说郑武公事。武公名掘突，辅佐周平王东迁洛邑，继父职为司徒，善于职守，周人爱之。有《缁衣》诗（在今《诗经·郑风》中）云“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是说这缁衣适宜于你，若破了，我们将再帮你做一件。缁衣，黑色衣，卿大夫居家之服。

③“履犬戎”六句：以上六句讲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下，兼述宗周灭亡在于幽王宠褒姒、戏举烽火以博褒姒一笑，从而诸侯不救等情。详见《史记·周本纪》。 幽后、褒：均指褒姒。 沮：通“阻”，阻止。 慝：邪。 戏水：源于骊山，北流入渭，在今陕西临潼东。

④“匠人”二句：两句指秦始皇大造陵墓，最后把工匠埋入陵内。 报勤：报答勤劳。

⑤罹：遭受。 西楚：指项羽，他火烧咸阳。

⑥牧竖：牧羊儿童。 全句说牧童找羊、进入陵穴，持火照明，引起火灾，烧了陵中的棺槨、随葬品。

【译文】

刚劲的松树在寒冬显示它的品格，人臣在国家危亡时表现他的忠直。进入郑都而人们抵掌称快，都以桓公友的忠心规劝幽王为义。对昏君还是竭尽他作为股肱之力，遭受涂炭之苦还是矢志不移。世代善守司徒之职，缁衣破旧而人民再帮他作新衣。走在这曾被犬戎入侵之地，怨恨那幽王皇后的奸诡；伪举烽火博她一笑、结果阻止了众诸侯的援救，宠爱褒姒放纵了邪僻。军败于戏水之上，身死在骊山之北。声威赫赫的宗周，一旦被灭而亡国。又有照旧这样做的，奇怪呀，那就是秦始皇的为君！他倾尽天下的财富来厚葬，自开天辟地以来所未闻。建陵的匠人劳苦而不谋奖赏，可是却被生埋陵内、作为报酬他们的辛勤！终于，外遭西楚火烧宫室之祸，内受牧童照明失火之焚。古语说“作了无礼之事必定落到自己身上”，这不就是明显的报应？

【原文】

乾坤以有亲可久①，君子以厚德载物。观夫汉高之兴也，非徒聪明神武、豁达大度而已也！乃实慎终追旧，笃诚款爱②，泽靡不渐，恩无不逮，率土且弗遗③，而况于邻里乎？况于卿士乎？于斯时也，乃摹写旧丰，制造新邑④，故社易置，枌榆迁立⑤，街衢如一，庭宇相袭，浑鸡犬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籍含怒于鸿门⑥，沛跼蹐而来王。范谋害而弗许，阴授剑以约庄。撝白刃以万舞，危冬叶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实要伯于子房。樊抗愤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扬⑦。忽蛇变而龙摅⑧，雄霸上而高骧。增迁怒而横撞，碎玉斗其何伤⑨！（以上新丰、霸上）

【注释】

①乾坤：指天地。

②款：亦诚。

③率土：沿着领土，指全国。　遗：抛弃。

④“乃摹写”二句：这两句指汉高祖思乡，把故籍丰县的商贩等徙来关中，建置新丰。

⑤“故社”二句：这两句承上，汉高祖作新丰同时，徙旧社，立新社为枌榆社。

⑥籍：此指项籍，即项羽。　鸿门：即鸿门宴之地。此下均说刘、项在鸿门宴争斗的故事。详见本书《史记·项羽本纪》。

⑦“沛跼蹐”九句：此九句说鸿门宴故事。　沛：指刘邦，时称沛公，因曾任沛县令。　跼蹐：委曲，局促，读如“局脊”。　范：指范增。　庄：项庄。　伯：项伯。　子房：张良，字子房。

⑧这句说丈夫当蛇变为龙而腾跃。　摅（shū 舒）：这里为腾跃。此指刘邦。

⑨“增迁怒”二句：这两句指鸿门宴后，刘邦出走，留下一璧送项羽；一

玉斗送范增，范增怒而击碎玉斗。

【译文】

天地因为亲爱人民才可以长久，君子由于有深厚德行方能担负重任。看那汉高祖的兴起，不只是聪明神武、宽宏大量而已；他乃是真能谨慎事的始终、追念故旧，笃厚诚爱，恩泽没有不广施于人，普天下人尚且不被抛弃，何况对于邻里、对于卿士？在这个时候，他模仿旧的丰县建立新丰；把旧社改建，新立扮榆社。街道相同，房屋完全沿旧；把鸡犬乱放在道路上，它们也会认识自家而回去。那项羽含怒等待在鸿门，沛公委曲地来见项王。范增想谋害刘邦而未得允许，又暗里授剑给项庄。项庄拔剑以起舞，那时刘邦的危险好像冬天树叶等待严霜。踏着虎尾而没有被吃掉，实依赖项伯友好见约于张良。樊哙闯入宴会愤怒举起一杯酒，吃着受赐的猪肘而慷慨激昂。刘邦得救，蛇变成龙而飞跃，称雄霸上而高高腾骧。范增怒责项羽（放走了刘邦），撞碎（刘邦进献的）玉斗，哪又有何伤！

【原文】

婴冔组于轵途，投素车而肉袒①。疏饮饯于东都，畏极位之盛满②。金墉郁其万雉③，峻崤峭以绳直④。戾饮马之阳桥⑤，践宣平之清阈⑥。都中杂遝，户千人亿，华夷士女，骈田逼侧⑦。展名京之初仪⑧，即新馆而莅职⑨。励疲钝以临朝，勖自强而不息⑩ 。（以上入长安）

【注释】

①“婴冔组”二句：这两句说秦王子婴降项羽事。 冔（juàn 倦）组：以丝带系颈。 轵途：轵道，古亭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为秦王子婴降刘汉之处。 素车：无雕饰的车，与白马相连，称“素车白马”。 肉袒：袒露着身子。

均指投降的姿态。

②“疏饮饯”二句：这两句说的是疏广辞官事。汉代疏广为太子太傅，其兄子疏受又任少傅。广以为官成名立，已很满足，长此下去，会有后祸。于是辞官，其故人在长安东门外设宴饯行。

③金墉：金城，坚固的城墙。　万雉：形容城墙的高大。

④崦（yǎn 掩）：险峻，与峻同义连词，大概与形容人的俊彦相类。

⑤戾：至。　阳桥：桥名，在长安。

⑥宣平：长安东、北头第一城门名。　清阈（yù 域）：清净之地。阈，门坎儿，引申为范围，地界内，如域义。

⑦这句形容人多拥挤。

⑧名京：有名的京城，指长安。　初仪：起初的仪态，犹旧貌。

⑨新馆：新设的馆舍。　莅职：到职。均指作者新到长安就职。

⑩“励疲钝”二句：两句的励、勖（xù 叙）：均是勉励。　疲钝：指疲顽而不自强的人。

【译文】

秦王子婴在轵道系颈投降，投出素车白马袒露着臂膀。疏广在东都门外饮着饯行酒，他却及早害怕职位太高不能自满。金城郁然有万雉的高大，再险峻也必须用绳墨矫直。来到阳桥饮马，踏进宣平门清静的地域。都中人多杂沓，户有几千、人有上亿，华夏与夷族的士女，成群结队。展示著名京城的旧貌，来到新馆、涖临这官职。激励疲顽之人而临朝受教，勉励他们自强不息。

【原文】

于是孟秋爰谢①，听览余日②，巡省农功，周行庐室。街里萧条，邑居散逸，营宇寺署③，肆廛管库④，蕞芮于城隅者⑤，百不处一。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焕、南平⑥，皆夷漫涤荡，亡其处而有其名。尔乃阶长乐，登未央，泛太液，凌建章，萦驳娑而款骀荡⑦，辋枅

诣而轹承光[8]。徘徊桂宫，惆怅柏梁。鹭雉雌于台陂，狐兔窟于殿旁。何黍苗之离离，而余思之芒芒！洪钟顿于毁庙，乘风废而弗县[9]，禁省鞠为茂草[10]，金狄迁于霸川[11]！（以上叹故宫之芜废）

【注释】

①爰谢：过去。爰，语词无义。谢，去。

②余日：犹余闲。

③寺：当时尚书、御史等官府。

④肆：物品陈列处，犹今之商摊。 廛：市中空地。 管库：即府库、仓库。管，同“筦”，即键、锁钥。

⑤蕞芮（zuì ruì 最锐）：聚集而小，犹言小撮。

⑥“所谓”四句：这四句所列名称都是长安城内的里名。

⑦驳（sà 飒）娑、骀（dài 代）荡：均殿名，在建章宫内。

⑧辎：同“躏”，践，踏。 轹（lì 利）：凌轹，车轮辗过。 枍（yì 义）诣、承光：均殿名，在建章宫内。

⑨乘风：海鸟名，此指作海鸟形的钟架。 县：即悬。

⑩禁首：即禁中、省中，宫禁和高级官府。 鞠：穷，尽。

⑪金狄：金人，魏明帝欲迁金人（即铜铸人像）到洛阳，至霸城（陵）重不可致，遗在次道南面。 霸川：霸水。霸桥、霸陵均因此而得名。霸陵，三国魏时改名霸城。

【译文】

这时孟秋将要过去，听政的余闲之日，巡视农业，到处看看房舍宫室：只见街道里巷萧条，都邑民居零散不齐，军营府衙，市肆仓库，小而聚集在城的一角者，百不余一。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焕、南平等等里巷，都成了平地，像经过水的洗荡，没有了处所而空有其名。于是又登上长乐宫、未央殿，泛舟在太液池，走过建章宫，绕过驳娑殿、打开骀荡殿，驱车过枍

诣和承光殿；在桂宫徘徊，在柏梁台我心情惆怅。彩羽的野鸡鸣叫在台侧，狐狸兔子作穴在殿旁。黍苗长得多么离离茂盛，而我的思绪茫茫！大钟翻倒在破庙里，乘风钟架废弃而不再高悬；禁中省中尽成了一片荒草，铜人迁徙未至而丢在霸川！

【原文】

怀夫萧、曹、魏、邴之相①，辛、李、卫、霍之将②，衔使则苏属国③，震远则张博望④。教敷而彝伦叙，兵举而皇威畅；临危而智勇奋，投命而高节亮。暨乎秺侯之忠孝淳深⑤，陆贾之优游宴喜⑥，长卿、渊、云之文⑦，子长、政、骏之史⑧，赵、张、三王之尹京⑨，定国、释之之听理⑩，汲长孺之正直⑪，郑当时之推士⑫，终童山东之英妙⑬，贾生洛阳之才子，飞翠绫⑭，拖鸣玉，以出入禁门者众矣！或被发左衽⑮，奋迅泥滓⑯；或从容傅会⑰，望表知里；或著显绩而婴时戮⑱，或有大才而无贵仕⑲。皆扬清风于上烈⑳，垂令闻而不已㉑。想珮声之遗响，若铿锵之在耳！当音、凤、恭、显之任势也㉒，乃熏灼四方㉓，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与夫十余公之徒隶齿㉔，才难不其然乎？（以上怀汉世之人才。以下周览长安城郭、郊原、古迹，吊古伤怀。）

【注释】

①这句所列人物为：萧何、曹参、魏相、邴吉。分别是汉高帝、宣帝的丞相。

②这句所列人物为：辛庆忌、李广、卫青和霍光。

③衔使：即奉使。　苏属国：苏武，被拜官为典属国，职掌少数民族事务。

④张博望：张骞，因击匈奴有功，被封为博望侯。

⑤暨：及。 秺(dù 杜)侯：金日磾。因待卫武帝报警擒获刺客有功而被封为秺侯。

⑥陆贾：汉高帝的太中大夫。 宴喜：宴饮喜乐。此指陆贾，喜爱游乐宴饮。

⑦渊、云：王子渊、杨子云、即王褒、扬雄。

⑧子长：司马迁字。 政：刘向，字子政。 骏：刘歆，字子骏。

⑨赵：赵广汉。 张：张敞。 三王：王遵、王骏、王章。 尹京：均为京兆尹，善于治理。

⑩定国：于定国，为廷尉，决疑平法，务在宽民。 释之：张释之，亦为廷尉，持议公平，与周亚夫友善。

⑪汲长孺句：指汲氏(名黯)任主爵都尉，能直言敢谏。

⑫郑当时任大司农，善于推举贤士。

⑬终童：终军，济南人。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上书言事，武帝赞赏拜为谒者，年二十余岁死，故称终童。

⑭翠緌：冠缨。

⑮此句指少数民族不结发、从左边开衣襟，这里说的是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拜为侍中、驸马都尉。

⑯奋迅：犹奋发。 泥滓：指卑贱的地位。

⑰这句指陆贾，优游在大臣陈平、周勃之间。 傅会：即攀附。

⑱这句指赵、张、三王。婴时戮，敢于担当当时诛杀盗贼的任务。

⑲这句指贾谊。

⑳上烈：最高的功烈。

㉑垂：流传。 令闻：美好名声。

㉒音：王音。 凤：王凤。 恭：弘恭。 显：石显。这四人都是权奸。

㉓熏灼：权势极盛，炙手可热。

㉔十余公：指上述萧、曹等。 徒隶：执卑贱劳役的人。 齿：平列。

【译文】

怀念那萧、曹、魏、邴等丞相，辛、李、卫、霍等军将，那时奉使出国就有苏属国，威震远方就有张博望；布施教化便使伦常有秩

序，举兵出征便把皇威发扬；面临危急而智勇之人奋起，忘身舍命而风高节亮。及于秺侯的忠孝深厚，陆贾的优游宴喜，长卿、子渊、子云的文辞，子政、子骏的写史，赵、张、三王的为京兆尹，定国、释之的断狱决疑，汲长孺的直言敢谏，郑当时推贤举士，终军的少年英俊，贾谊的洛阳才子，他们戴着冠缨，佩着鸣玉，以此而出入宫门的人很多哩！他们中有的本是被发左衽的异族，从泥污中奋飞出来；有的在大臣中间攀附，看到表面就明瞭内里；有的功绩显著而勇担杀戮贼盗的重任；有的怀有大才却不能显贵。但都是激扬清风创建最高功烈，流传着美好名声而永不休止。至今想到那佩玉留下的响声，好像还是铿锵在耳！而当那王音、王凤、弘恭、石显之徒放肆他们的权势时，乃至炙手可热、熏灼到四方，震耀着都城边鄙，可是他们死了之后，便丝毫不能和那十余公手下的徒隶们相比。人才之难呀、难道不是这样吗？

【原文】

望渐台而扼腕①，枭巨猾而馀怒。揖不疑于北阙②，轼樗里于武库③。酒池鉴于商辛，追覆车而不寤；曲阳僭于白虎④，化奢淫而无度。命有始而必终，孰长生而久视？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⑤！侔造化以制作，穷山海之奥秘。灵若翔于神岛，奔鲸浪而失水；爆鳞骼于漫沙⑥，陨明月以双坠⑦。擢仙掌以承露⑧，干云汉而上至。致邛蒟其奚难⑨？惟余欲而是恣。纵逸游于角觝⑩，络甲乙以珠翠⑪。忍民生之减半，勒东岳以虚美⑫。超长怀以遐念⑬，若循环之无赐⑭。（以上吊汉武帝）

【注释】

①渐台：台名，王莽被杀于此。　扼腕：表示振奋的动作。

②这句说的是：隽不疑为京兆尹时，有人伪称卫太子，进至北阙，为己之死申冤。朝臣不敢言，隽不疑后到，即数其罪，绑至诏狱。

③这句说的是：战国时樗里疾，为秦惠王之弟，死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时称后百年当有天子之宫夹其墓。汉兴，长乐宫果在其东，未央宫果在其西。而武库正当其墓。轼，同式，在车上敬礼。

④这句指西汉王根为曲阳侯，大兴土木营建台池，增修渐台以象征西方白虎。

⑤文成：文成将军，李少翁受封之称。 五利：五利将军，栾大受封之称。二人均方士，汉武帝迷信他们求神仙之说，建造安置神仙宫。详见本书《史记·封禅书》。

⑥鳞骼：指海中大鱼。

⑦明月：指明月珠。

⑧擢仙掌句：指建造仙人掌，上可承接天上甘露。

⑨致邛、蒟(jǔ举)：远方送来邛竹杖、蒟酱。指汉武帝想得到这种物品，不惜开发出产此物的牂柯、越巂郡。

⑩角觝：角抵戏，摔跤比赛。相传武帝所创。

⑪甲乙：帐幕名，上饰以珠璧。

⑫勒东岳：上泰山封禅，纪功刻石。

⑬长怀、遐念：义同，都是长远的思虑。

⑭无赐：旧注为无尽。

【译文】

望着渐台令人快意，大奸人在这里被杀，还留下人们的余怒。在北阙之地向隽不疑拜揖，到武库之处在车前向樗里疾敬礼。想到酒池、以商朝帝辛引为鉴戒，却还有尾随颠覆的前车而不知悔悟：那曲阳侯僭越礼制、建起渐台像西方白虎，任情奢侈淫秽而没有限度。生命有始必然有终，谁能长生而久视？雄心大略至今何能存在？汉武帝迷惑于文成和五利！建造之物要和天地造化相比，穷尽山海的奥秘：要像神仙飞翔在海岛，像鲸鱼奔游而失水；在漫漫的沙岸爆炒大鱼鳞骼，叫明月之珠双双下坠；

制造高耸的仙人掌承接甘露，直入青云的高处；要远方送来邛竹杖和蒟酱有何难？只要是我所贪求的都可满足；兴起角觝戏来放纵游乐，制成甲乙帐幕还缀上珠璧。忍心让人民生活所需减掉一半，还上泰山封禅、刻石记功虚夸美誉。放开胸怀来长思远虑，世事是那般循环而没有终极。

【原文】

较面朝之焕炳①，次后庭之猗靡②。壮当熊之忠勇③，深辞辇之明智④。卫鬒发以光鉴，赵轻体之纤丽⑤。咸善立而声流，亦庞极而祸侈。（以上吊后妃四人）

【注释】

①较：明，光明。　焕炳：犹光辉。

②次：其次，在后。与上句面朝相对。　猗靡：靡丽。

③这句说的是：元帝昭仪冯氏，一次皇帝游览虎圈斗兽，跑出一熊，众皆惊惧，冯氏直当熊前站立，以保护元帝，因而倍得敬重。

④这句说的是：成帝曾游后庭，想与班婕妤同车。班氏辞谢说：凡圣君有名臣在侧，昏君才与嬖幸同车。

⑤"卫鬒发"二句：这两句说的是，武帝妃卫子夫发美，光泽可以照人。成帝妃赵飞燕，身材窈窕，纤弱而美丽。　鬒（zhěn 枕）：黑。

【译文】

朝廷在前而光辉焕发，后庭在后而旖旎靡丽。称赞冯昭仪当熊而立的忠勇，深感班婕妤推辞同辇的明智。卫子夫的黑发光泽照人，赵飞燕身材窈窕纤弱而美。这里有因美好而得立、声誉流传，也有宠幸太过而得祸于奢侈。

【原文】

津便门以右转①，究吾境之所暨②。掩细柳而抚剑，快

孝文之命帅。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华盖于垒和，案乘舆之尊辔。肃天威之临颜，率军礼以长揖。轻棘、霸之儿戏，重条侯之倨贵[3]。（以上吊周亚夫）

【注释】

①津：渡口。此用作动词并引申为穿过。 便门：便门桥，武帝时所造。

②暨：这里为至、到

③"掩细柳"十句：以上十句说的是汉文帝时事：文帝后六年匈奴大犯边境并入内地。文帝派宗王刘礼驻军霸上，徐厉驻军棘门，周亚夫（封为条侯）驻军细柳。文帝来慰劳军士，过霸上、棘门，径直驰驱而入。但到细柳营，则按军令，须通过将军传言开营门；并不许驰入，须按辔缓行；见皇帝按军作揖（揖）。文帝说：前经霸上、棘门，军如儿戏；到亚夫军，不可侵犯，认为他贵盛倨傲得合理。 掩：止住。 戎政：军政。 垒和：军门。 天威：指皇帝。 临颜：来到面前。

【译文】

穿过便门桥往右转，要穷尽我所到之地。回想那：停在细柳营前而军士持剑壁立，孝文帝以为命帅得当而快意。周亚夫受命就忘了自身，明确军政就要果敢坚毅；他们把天子车盖挡在军门，让天子车马慢行而按辔。严肃的天威来到面前，也还要依照军礼作长揖。文帝轻视棘门、霸上军营能轻易进入有如儿戏，看重条侯的倨傲而尊贵。

【原文】

索杜邮其焉在？云孝里之前号。惘辍驾而容与，哀武安以兴悼。争伐赵以徇国，定庙算之胜负。扞矢言而不纳，反推怨以归咎。未十里于迁路，寻赐剑以刎首。嗟主阍而臣嫉，祸于何而不有[1]？（以上吊白起）

【注释】

①此段讲秦昭王与白起事：秦昭王先使王陵攻赵邯郸，无功；又欲使白起代陵，白起认为本不易攻。昭王又让应侯去请，白起还是不肯。结果邯郸攻不下，昭王怒而赶走白起。白起出咸阳西门十里到杜邮亭（后称孝里），昭王又派人赐剑自杀。　惘：失意的样子。　争：指争论胜负。　扞：保住，维护。　矢言：誓言，此指昭王的决定。

【译文】

寻找杜邮亭在哪里？说是孝里的以前名号。我怅惘地停住车驾闲逛，因武安君白起之事而生哀悼：他争论伐赵的利害而为国事殉身，在朝廷定计就知道胜负。昭王维护自己的决定而不采纳意见，反而推怨于人而以白起有罪咎；驱逐白起还未走出咸阳十里之外，转而又赐剑要他刎首。可叹呀、君主暗昧又加上臣们的妒嫉，灾祸怎能不会有？

【原文】

窥秦墟于渭城，冀阙缅其堙尽①。觅陛殿之余基，裁岥岮以隐嶙②。想赵使之抱璧，浏睨楹以抗愤③。燕图穷而荆发，纷绝袖而自引④。筑声厉而高奋，狙潜铅以脱膑⑤。据天位其若兹，亦狼狈而可愍！简良人以自辅，谓斯忠而鞅贤⑥。寄苛制于捐灰⑦，矫扶苏于朔边⑧。儒林填于坑穽，诗书炀而为烟⑨。国灭亡以断后，身刑辕以启前⑩。商法焉得以宿？黄犬何可复牵⑪？野蒲变而成脯，苑鹿化以为马⑫。假谗逆以天权，钳众口而寄坐。兵在颈而顾问：何不早而告我？愿黔黎其谁听，惟请死而获可⑬。健子婴之果决，敢讨贼以纾祸⑭。势土崩而莫振，作降王于路左⑮。（以上吊秦之君臣）

【注释】

①冀阙：在咸阳，为秦孝公所建。 缅：旧注为尽貌。按，当为缅怀之意。 堙(yīn 因)：土山。这里或当是湮没字。

②岥岮：倾颓的状态。 隐嶙：陡起的样子。

③“想赵使”二句：这两句仍然说蔺相如完璧归赵事。

④“燕图穷”二句：这两句说荆轲行刺事。 绝袖：即袖绝，袖被撕断。自引：自身跳出。均指秦王。

⑤“筑声厉”二句：这两句说高渐离事。荆轲事败，高渐离变名姓，为人佣役，以善击筑(乐器)闻于秦始皇，召之，后被人认出，自乃刺瞎眼，使能更亲近。置铅筑中，举筑扑打秦王，不中，被诛。或说举筑打中秦王膝盖(膑)，秦王病疮而死。 狙(jū 居)：旧注伺候，即窥伺。

⑥斯：李斯。 鞅：商鞅。

⑦捐灰：弃灰于道路，商鞅制以肉刑。

⑧矫：矫诏。始皇死，李斯同赵高诈为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并赐长子扶苏死。 朔边：扶苏时监兵上郡。

⑨炀(yáng 扬)：火烧得旺。 全句说秦焚诗书事。

⑩“国灭亡”二句：这两句说商鞅、李斯作法自毙害人及己。 国：指商、李皆有封邑。 辗：车裂之刑。 启前：开先例。制出这些刑法，商李为首创。

⑪“商法”这两句说：商鞅败逃至关下借宿，但主人以商君有留住陌生人要连坐之法，不敢收留，而终被捉拿。李斯与其中子一同被刑前，反悔说：吾与汝再牵黄犬出上蔡(其故籍)东门、追逐狡兔，也不可得了！

⑫“野蒲”二句：这两句说的赵高奸诈，为试验他的淫威，在二世面前，把一束蒲草说成肉脯(干肉)；把鹿说成是马，而群臣莫敢辩。

⑬“假谗逆”六句：以上六句讲的二世被赵高、阎乐所杀之事。赵高既使朝臣听命，不敢说话。又恐二世怒诛，即先为变置君主。二世在事发时问侍臣何不早告，侍臣说：臣不敢言，才得保全身命到今！被杀前，二世要求为郡王，为万户侯而已，与妻子为黔首，皆不许；只许其请死。

⑭“健子婴”二句：这两句说王子婴计杀赵高事。子婴被赵高立为王，与其二子谋，自己不去宗庙祭祀以防被杀，而假称患病以诱赵高来见，遂杀

赵高于斋宫。　纾:纾祸,即除祸。

⑮这句指王子婴降汉,见前"婴胥组于轵途"注。

【译文】

在渭城窥探秦的灭亡之墟,冀阙也和土山一般的尽净。寻找宫殿台阶的残基,都成了土坡或陡或斜。想那赵国使者怀抱着和氏璧,斜看着庭柱发出他抗秦怨愤。燕国献的地图卷开将尽而荆轲拔出匕首,秦王扯断衣袖方才得以脱身。高渐离的击筑声凄厉而高奋,靠近秦王,暗里置铅扑打秦王而脱膑。占据着天位也还弄到这般地步,这狼狈相也可悲愍!选拔贤人辅佐自己,以为李斯忠、商鞅贤。商鞅制定弃灰的严刑以寄寓他的苛政,李斯矫诏谋害扶苏在朔边。儒士被活埋在土坑,诗书被火焚烧化为青烟。他们终究封邑灭亡还断了后代,身被车裂、杀戮,做了先例在前。商鞅自己制的法令而自己不得借宿,李斯将死才后悔再不能逐狡兔把黄犬来牵!赵高要说蒲束是干肉,苑囿的鹿是马。二世给了谗逆之人的天权,钳制众口而施刑以连坐。刀在颈上回头才问侍臣,赵高的阴谋为何不及早告我?甘愿请作个黎民百姓、又有谁答应?只有请死而得到许可。王子婴出计果断可称强健,敢于诛杀赵高以便免除灾祸。但是形势已如土崩而无法振作,只得作了降王在轵道之左。

【原文】

萧收图以相刘,料险易与众寡。羽天与而弗取①,冠沐猴而纵火②,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③!(以上吊项羽)

【注释】

①羽:项羽。　天与:天给他(帝位)。

②冠沐猴：即沐猴而冠，猕猴戴帽，意为终究不是人，比喻项羽终究不能为帝。

③“贯三光”二句：这两句指刘邦、萧何同项羽的比较，相差太大，超过天与地的悬殊。

【译文】

萧何收存秦都的图籍来辅相刘邦，分析险地、平地和人口的众寡。项羽是天给他为帝而自己不取，只是沐猴而冠、还在咸阳纵火。上贯三光而下至九泉，也不足以比喻刘、项的高下啊！

【原文】

感市间之菆井，叹尸韩之旧处。丞属号而守阙①，人百身以纳赎②。岂生命之易投？诚惠爱之洽著！讦望之以求直③，亦余心之所恶。思夫人之政术④，实干时之良具。苟明法以释憾⑤，不爱才以成务⑥。弘大体以高贵⑦，非所望于萧傅⑧！（以上吊韩延寿）

【注释】

①“感市间”三句：这三句说西汉韩延寿事。韩为东郡太守时，政最善，而放散官钱千余万。后代替萧望之左冯翊，萧迁御史大夫，查问东郡事，案劾韩氏而定为弃市罪，吏民数千人送至渭桥，百姓莫不流涕。而萧望之在左冯翊时亦放钱百余万，竟未坐罪。“丞属”句：指韩氏的臣属为韩氏死而号哭并守其府阙。据旧注此是赵广汉事，潘岳误记。菆（zōu邹）井，旧注卖蒸饼之市。

②这句是说人们愿意用百个人去赎韩氏一人。

③讦（jié 结）：揭发别人的过失。

④夫（fú 扶）人：这个人。

⑤释憾：解恨。

⑥成务：开物成务之意，成全事业。

⑦弘：犹宏，扩大，发扬。

⑧萧傅：萧望之后为太子太傅。

【译文】

站在市闾的菆井发生感想，慨叹韩延寿暴尸的旧地。他的丞属号哭而守阙，人们愿意用百个身子去为他赎罪。岂是生命容易舍掉，那是确实惠爱百姓的深恩而显著！若揭发萧望之自己也有同样的罪过而求得正直，也是我所憎恶。想萧氏这个人的权术，算得上是干预时政的好材具；假使以申明法令来解恨，便顾不得爱才而成全事务。为了发扬大体而得到高贵地位，也就不能寄多大希望于萧傅！

【原文】

造长山而慷慨①，伟龙颜之英主②。胸中豁其洞开，群善凑而必举。存威格乎天区，亡坟掘而莫御③。临掩坎而累抃④，步毁垣以延伫。越安陵而无讥⑤，谅惠声之寂寞。吊爰丝之正义，伏梁剑于东郭⑥。讯景皇于阳丘，奚信谮而矜谑？陨吴嗣于局下，盖发怒于一博。成七国之称乱，翻助逆以诛错！恨过听而无讨，兹沮善而劝恶⑦。呰孝元于渭茔，执奄尹以明贬。褒夫君之善行，废园邑以崇俭⑧。过延门而责成，忠何辜而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⑨！怵淫嬖之匈忍，剿皇统之孕育⑩。张舅氏之奸渐⑪，贻汉宗以倾覆。刺哀主于义域，僭天爵于高安⑫。欲法尧而承羞⑬，永终古而不刊⑭。瞰康园之孤坟，悲平后之专洁⑮。殃厥父之篡逆，蒙汉耻而不雪。激义诚而引决，赴丹焰以明节。投宫火而焦糜，从灰熛而俱

灭。(以上吊汉代七陵)

【注释】

①长山:即长陵,汉高帝葬地。

②龙颜:相传刘邦高准(鼻)龙颜。后世称皇帝面貌为龙颜,殆出于此。

③这句指赤眉入长安发掘园陵。 亡坟掘:即坟墓被掘。

④掩:盖。 抃:击手。 全句说光武帝令修复园陵。

⑤安陵:汉惠帝葬地。 无讥:无议论

⑥"吊爰丝"二句:以上两句说袁盎事。袁(爰)盎(丝)为楚相因病免,梁孝王欲求子嗣,盎进说王,结怨。孝王使人刺杀袁盎于安陵郭门外。

⑦"讯景皇"八句:此以上言七国作乱事。景帝为太子时,与吴太子下棋相争,以博局击杀吴太子。即位后,晁错建议削吴地,而引起吴楚七国反汉。袁盎言事由晁起,杀错以谢天下。事后有人说景帝这是过听谗言,堵塞忠言而为诸侯报仇。景帝亦悔悟。 阳丘:阳陵,景帝葬地。沮:同"阻",止。

⑧"呰孝元"四句:以上四句说元帝贬抑宦官、废园陵原设的县邑,崇尚节俭。 呰(zǐ 子):病,又为贬损。 渭茔:即渭陵,元帝葬地。 奄尹,指弘恭、石显。

⑨"过延门"四句:以上四句说成帝事。时有日食,王章奏言王凤不可任用。成帝初信之,后不忍退王凤,王章遂被王凤陷害,死于狱中。 延门:即延陵,元帝葬地。 成:成帝。 鞠:告。

⑩"忕淫嬖"二句:这二句指赵飞燕谋害其他妃妾所生之子。 忕:过度奢淫。 淫嬖:指赵飞燕,成帝宠妃。 匈:同"凶"。 剿:绝。

⑪张:开。 舅氏:指诸王姓。

⑫"刺哀主"二句:这两句讲哀帝事。哀帝葬义陵,故言义域。王莽奏云: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又封董贤为高安侯。

⑬承羞:承受羞辱。

⑭终古:永世。 刊:削。

⑮"瞰康园"二句:这两句说平帝王皇后事。王皇后为王莽女,及诛莽,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遂投火自焚。 康园:即康陵,平帝葬地。 孤坟:指王皇后死不合葬康陵。 专洁:独有洁行。

【译文】

建造长陵那么慷慨有气势，尊崇这位龙颜的英明君主。他胸怀开阔坦荡，众多的善人善言来到、必然兴举。积下的威严上达皇天，可是赤眉发掘园陵而没法抵御。光武修复园陵、都来掩盖墓穴而击手称善，我走在毁坏的垣墙边而久久停住。我越过安陵而无所议论，他和惠的风声已经寂寞。吊念那爰丝的正义，被梁孝王刺于东郭。我在阳陵责问景帝，为何相信谗言、骄矜而又戏谑？把吴子打死在棋局之下，为了一场奕博而发怒残虐；造成七国的作乱，反过来又帮助叛逆而诛了晁错！恨他过听人言而无所讨罪，这就是抑止善良而劝人为恶。元帝的渭陵也已经毁坏，他拘捕了宦官以表明谪贬；褒扬这位君主的善行，废去祀奉园陵的县邑而崇尚节俭。走过延陵我责怪成帝，忠臣何罪而受杀戮？陷害社稷之臣王章，使他被王凤囚死而无可申诉！过度淫宠的嬖妾残忍，断绝皇统的儿孙养育。开了外戚舅家权奸的先例，留下倾覆汉室的恶果。在义陵我且讽刺哀帝，封董贤为高安侯，从而僭越了天爵。想模仿帝尧却招致羞耻，这羞耻永世也不能删削。看到平帝的康陵是一座孤坟，可悲平后倒是独有一点高洁。她遭受父亲王莽篡逆的灾殃，蒙受汉朝的耻辱不可洗刷。激起义诚而自行决绝，身赴于红红火焰而表明节烈。投身于焚烧宫室之火而焦烂呀，随着灰烬的飘扬而一起消失。

【原文】

骛横桥而旋轸[1]。历敝邑之南垂[2]。门磁石而梁木兰兮[3]，构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阙，倬樊川以激池[4]。役鬼佣其犹否，矧人力之所为[5]！工徒斫而未息，义兵纷以交驰。宗祧汙而为沼[6]，岂斯宇之独隳！由伪新之九庙[7]，夸宗虞而祖黄。驱吁嗟而妖临，搜佞哀以拜郎[8]。诵六艺

以饰奸，焚诗书而面墙[9]。心不则于德义，虽异术而同亡。（以上吊秦始皇、王莽）

【注释】

①骛（wù 务）：骑马奔驰。 横桥：秦建，在长安北二里横门外渭水上。旋轸：转车。

②敝邑：旧邑。这里非谦语。 南垂：犹南边。

③门磁石：以磁石为门。 梁木兰：用木兰做梁。

④倬：大。此用为动词。 樊川：秦川

⑤“役鬼”二句：这两句引古语：役鬼为之，则神怒矣；使人为之，则人亦苦矣。是说劳役艰苦。

⑥宗祧（tiāo 挑）：即宗庙。 汙（yū 迂）：颓坏，深陷。

⑦伪新：王莽建号曰新。 九庙：王莽建立九个宗庙，首为黄帝、虞帝。

⑧“驱吁嗟”二句：这两句指邓晔、于匡起兵，王莽惊惧，据《周礼》“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乃率群臣到南郊哭天。诸生悲哀以及能读策文者，都拜为郎官。 临：本指临丧、临庙，这里是因悲哀失国而哭。

⑨“诵六艺”二句：这两句一指王莽复古而实文饰其奸，一指秦始皇焚书，殊途同归。 面墙：面对墙壁，比喻什么书也不读，什么知识也不要。

【译文】

驰过横桥而转车，经过旧邑的南边。那以磁石为门而以木兰为梁啊，把阿房宫构建得多么奇观！以南山的疏断处表示朝阙，扩大樊川的激湍水流作为池。役使鬼徒尚且觉得艰苦不愿干，何况这是用人的劳力所为！做工的人们挥着工具还没有休息，而起义的军队已经交相奔驰。宗庙倾倒成了池沼，岂止这阿房宫宇的独个儿崩隳！王莽的伪新朝建置九庙，虚夸地要以黄帝、虞舜为祖先。义兵一起、驱使悲哀的群臣像妖一样举行大哭，搜索奸佞的诸生拜为郎官。口诵六经以文饰其奸，焚毁诗书而面对着空墙。他们都是内心不以德义为法则，虽然权术有异而同样灭亡。

【原文】

宗孝宣于乐游[1]，绍衰绪以中兴。不获事于敬养[2]，尽加隆于园陵。兆惟奉明，邑号千人。讯诸故老，造自帝询。隐王母之非命，纵声乐以娱神[3]。虽靡率于旧典，亦观过而知仁。（以上吊孝宣帝）

【注释】

①乐游：汉宣帝庙名。

②这句指宣帝不得以事奉先人。他是武帝与卫皇后生的戾太子之孙。戾太子死于巫蛊之难，他与史良娣所生子称史皇孙，都遇害。史皇孙与王夫人生子就是宣帝。

③“尽加隆”七句：以上七句说的是，宣帝即位乃追思先人，增加园陵的修饰。葬卫后、追谥曰思后，故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孙曰悼，其母曰悼后，悼园称奉明园，置伎乐千人，后世称此处为千人乡。　兆：坟茔。　讯：问。　询：宣帝名。　隐：哀痛。　王母：指思后。

【译文】

宣帝的宗庙名乐游，他继承衰落的宗绪而能中兴。不能得以敬养生身的先人，便尽量尊崇他们的园陵。坟茔称为奉明，这里的邑落称为“千人”。询问故老，原知起于宣帝询。哀痛王母死于非命，便大设声乐来娱乐祖神。虽然这没有遵循旧典，但也从他检点前代的过失、可知是个仁人。

【原文】

凭高望之阳隈[1]，体川陆之污隆[2]。开襟乎清暑之馆[3]，游目乎五柞之宫。交渠引漕，激湍生风。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则汤汤汗汗、滉漾渺漫[4]，浩如河汉。日月丽天[5]，出入乎东西，旦似汤谷，夕类虞渊[6]。昔豫章之

名宇⑦，披玄流而特起。仪景星于天汉⑧，列牛女以双峙。图万载而不倾，奄摧落于十纪⑨。擢百寻之层观，今数仞之余趾⑩！（以上吊汉武昆明池）

【注释】

①高望：高望堆，在长安。 隈：山崖。

②体：这里为分，分别。 污：下，低处。

③清暑：指甘泉。

④这句形容昆明池的宽广浩渺。

⑤丽：附着。

⑥虞渊：池名，相传日西落之处。

⑦豫章：观名。

⑧仪：法则，此为动词，仿照。 景星：大星，亦为瑞星。

⑨十纪：120年，指汉武帝到王莽之败，中经113年，此言大数。

⑩趾：基，今言基址。

【译文】

凭着高望堆的南边山崖，可以分辨川流和陆地的低卑和高隆。在清暑馆敞开衣襟，目光浏览着五柞宫。这里渠漕交错，水流激湍仿佛生出凉风。乃有昆明池，出乎其中。这池是汤汤汗汗、汪洋弥漫，浩渺如同黄河江汉，日月附着青天，东起西落，早晨日出这里、有似汤谷，傍晚日落这里、有如虞渊。昔日的豫章观是有名的屋宇，它披开玄流而特起。取法于天河的星辰，列着牛、女星座而双双耸峙。希望万年不倾覆，可是一忽儿衰落算来已过十纪。挺立起百寻高的层层宫观，如今只剩下几仞的残余基址！

【原文】

振鹭于飞，凫跃鸿渐。乘云颉颃①，随波澹淡。瀺灂惊波②，唼喋蔆芡。华莲烂于渌沼，青蕃蔚乎翠潋③。伊兹池

之肇穿[4]，肄水战于荒服[5]。志勤远以极武[6]，良无要于后福[7]。而菜蔬芼实[8]，水物惟错，乃有赡乎原陆。在皇代而物土[9]，故毁之而又复。（以上池上风景）

【注释】

①颉颃（xié háng 挟杭）：上下翻飞。向上飞曰颉，向下飞曰颃。

②滉瀁（chán zhuó 馋浊）：出没。

③蕃：茂草。　溆：波际。波岸。

④肇：开始。

⑤肄：习，演习。　荒服：远地，这里指南越。

⑥勤远：勤于远略，指远征。

⑦要（yāo 腰）：求。　后福：指子孙之福。

⑧芼：苗。　实：果实。

⑨皇代：指晋朝。　物土：即物土之宜，种植因地制宜。

【译文】

白鹭振翅飞翔，水凫跃起、鸿雁慢慢飞到岸边。它们乘云上下，随波荡漾。出没在惊涛之中，啄食着水中菱芡。荷花灿烂开放在清沼，青青茂草密布在翠碧的波岸 。啊、这池在开始穿凿时，就是为了练习水战去征讨荒服；志在远方谋略而尽用武力，实在没有想到为后代求福。而这里生长的菜蔬苗果，水产杂错分布，乃能补足平原大陆。当今晋代能物土之宜，可以把毁坏的加以兴复。

【原文】

凡厥寮司[1]，既富而教，咸帅贫惰[2]，同整楫棹[3]。收罟课获，引缴举效[4]。鳏夫有室，愁民以乐。徒观其鼓枻回轮[5]，洒钓投网。垂饵出入，挺义来往[6]。纤经连白[7]，鸣桹

厉响⑧。贯腮罚尾⑨，掣三牵两。于是弛青鲲于网钜⑩，解赬鲤于粘徽⑪。华鲂跃鳞，素鲟扬鬐⑫。雍人缕切，鸾刀若飞。应刃落俎，霏霏霏霏⑬。红鲜纷其初载⑭，宾旅竦而迟御⑮。既餐服以属厌⑯，泊恬静以无欲。回小人之腹，为君子之虑。（以上池上观鱼）

【注释】

①寮司：指官府。

②贫惰：贫而怠惰者。

③楫棹：船上的桨棹。全句比喻备置好各种生产工具、从事职业。

④“收罟”二句：这两句说的是渔、猎生产及其课税。 罟：泛指网。 缴：指弓箭。 效：致送。

⑤枻：这里是轴。 轮：假为纶，钓丝。

⑥梃义：举起鱼叉。义，应为叉字。

⑦全句说的是鱼网和网绳上连缀着白羽制的纲绳。

⑧鸣桹（láng 郎）：用长木击舷，以响声惊鱼，驱之入网。

⑨罚（dí 敌）：旧注为击。

⑩钜：钩，着于网上，故称网钜。

⑪赬（chēng 称）：红色。 徽：大索，这里仍指网。

⑫鲟（xù 序）：鲢鱼。

⑬四字形容切割之快。 霏：音suī（髓）。

⑭载：设。

⑮竦（sǒng 耸）：恭敬。 御：迎，款待。

⑯属厌：食饱而满足。

【译文】

凡是他的官府，已经富了就要教化，都引导贫惰者，一同整顿楫棹。收网便课取所得，举起弓箭便能献效。鳏夫有了家室，愁民变得欢乐。看那转轴收缠纶丝，投下钓饵，撒开鱼网；垂钓饵出

水又入水，举鱼叉来来往往；纤细的网绳缀着白纲，鸣桹连连作响。贯穿鱼腮、击中鱼尾，捕鱼出水、三三两两。于是在网钩上解下青鲲，在粘连的网绳中解下红色的鲤鱼。只见那花纹的鲂鱼鳞光闪耀，白色的鲢子扬起鳍。厨师条分缕析，鸾刀快得如飞；迎刃就落下樽俎，霹霹霏霏。红鲜的鱼肉纷纷开始盛上，宾客们恭恭敬敬而款待慢条斯理。就餐完了吃个满足，淡泊恬静便再不贪食。从小人之腹，回返到君子的思虑。

【原文】

尔乃端策拂茵①，弹冠振衣。徘徊酆、镐，如渴如饥。心翘懃以仰止②，不加敬而自祗③。岂三圣之敢梦④？窃十乱之或希⑤。经始灵台，成之不日。惟酆及镐，仍京其室⑥。庶人子来，神降之吉。积德延祚，莫二其一。永惟此邦，云谁之识？越可略闻，而难臻其极⑦。子赢锄以借父，训秦法而著色⑧。耕让畔以闲田，沾姬化而生棘⑨。苏、张喜而诈骋⑩，虞、芮愧而讼息。由此观之，士无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迁下⑪，均之埏埴⑫。五方杂会，风流溷淆。惰农好利，不昏作劳⑬。密迩猃狁，戎马生郊。而制者必割⑭，实存操刀⑮。人之升降，与政隆替⑯。杖信则莫不用情⑰，无欲则赏之不窃。虽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⑱。如其礼乐⑲，以俟来哲！（以上周与秦并举，明俗随教为转移。）

【注释】

①策：这里是手杖。　茵：蓆，蓐。这里为车中蓐垫。

②懃：殷勤。　仰止：敬仰。

③祇：亦敬。

④三圣：指文王、武王、周公。

⑤十乱：十个治理之臣。《古文尚书·泰誓》："予有乱臣十人"，均辅佐文王者。乱，训为治。 希：希冀，庶几。

⑥仍：大。 京：高。

⑦臻：到

⑧"子赢"二句：这两句是说：儿子有多余的锄借给父亲，因秦朝的弊法而产生恩赐的颜色。见本书《陈政事疏》："借父耰锄，虑有德色。"

⑨"耕让"二句：这两句说文王的教化，使虞、芮二国争田变为耕者让畔，行者让路。闲田，都相让而不耕，故闲田而生荆棘。这是作者的夸张，古无"生棘"的说法。 姬：指文王。

⑩苏、张：苏秦、张仪。 诈聘：以诈计而得聘为相。

⑪迁：改变，此指教化。

⑫埏（shān 山）埴：和泥作器，指制陶器。

⑬昏：读如勉，勉力，努力。

⑭制者：指治事的人。

⑮操刀：练习掌刀。

⑯隆替：兴衰。

⑰杖信：即仗信，如仗义。 用情：用真情，即说真情话。

⑱庶：庶几，差不多。 夫：同"乎"。 戾：罪过。

⑲这句引自《论语·先进》，杨伯峻注为"至于修明礼乐"。

【译文】

然后便端正杖策、拂拭车蓐，弹去帽上灭尘、抖抖衣服，在周都酆、镐徘徊，如饥似渴。心里感动而生敬仰之情，不由得自然钦佩。岂敢梦做三圣，暗自只想向那十个治臣或能企及。开始建造灵台，完成不须几日。看那酆和镐都，高大它的宫室。庶民像子弟般的到来，神灵又降赐祥吉。积德延祚，天下没有第二个、只有其一。只有这个国家永久治安，但是谁能认识？间或闻知一二，也难达到它的终极。儿子把多余的锄头借给父亲，因秦法薰陶却要

带上恩赐的颜色。耕者让田界以致田畴休闲，沾了文王的教化而闲田多得生出荆棘。苏秦、张仪得意于奸诈而受聘，虞、芮二国以争田有愧而讼事平息。由此看来，一地没有固定风俗，而教化却有定式。上层之改变下面老百姓，均平的像作陶器。五方杂错交会，风俗流动混淆。惰农好利，不肯努力勤劳。紧靠猃狁强族，就好战而军马养在四郊。制作者必然要裁割材料，那便切实学会掌刀。人的道德高下，是随着政治的兴衰。你仗信就使人民不会不说真情，你不贪欲便赏他们东西也不窃取。虽然你的智力不能达到治理，聪明不能洞察，只要心中有信，差不多就可免掉罪戾。至于修明礼乐，那就等待未来的哲人吧！

王贵民　译注

秋　兴　赋并序

潘　岳

【作者】

潘岳，见本卷《西征赋》。

【题解】

《秋兴赋》是因秋景产生感慨而写的。它直接承袭于宋玉的《九辩》，从本篇首段就赞赏并称引《九辩》的文句，就十分明显。篇中描写的景物和发生的心情，也多取自宋赋，只是作了精练的概括。由秋气想到岁月的流逝，想到人生。基于生平的差异，潘岳没有宋玉那么多政治上的希冀与失意，而

更多的是超脱，从而增入了庄子的齐物思想。由于作者不比宋玉宗师屈原，在赋的风格上已经很少骚体的成分。

【原文】

晋十有四年①，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贲中郎将②，寓直于散骑之省③。高阁连云，阳景罕曜④，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⑤，此焉游处。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⑥，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摄官承乏⑦，猥厕朝列，夙兴晏寝，匪遑底宁⑧。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于是染翰操纸，慨然而赋。于时秋也，故以“秋兴”命篇。其辞曰：

【注释】

①这里指晋武帝泰始十四年。但泰始只有十年（公元265～274年），当误。下云作者年三十二岁，为公元268年，则正当泰始四年，则是“十”字为衍文。

②太尉：时贾充为太尉。 虎贲中郎将：汉平帝改期门仆射为虎贲郎，置中郎将。

③这句是说当直时（值班）寄寓在散骑之省中。当时虎贲中郎将无省台，后桓玄欲置之。

④阳景罕曜：阳光很少照到。言阁的高而且深。

⑤珥蝉冕：指侍中、中常侍之类官员的冠饰。 袭：穿衣。

⑥偃息：即休息。偃为仰倒或停止。

⑦承乏：犹言填补空缺。

⑧匪遑底宁：来不及得到安宁。指官务很忙。

【译文】

晋兴以来四年，我的春秋三十二，开始有花白头发，由太尉掾官兼任虎贲中郎将，寄寓在散骑省中值班。这里高阁上接云层，阳光都很少照下来，戴着饰蝉貂的冠冕和穿着丝纱衣袍的士人，在这里游玩。我嘛，是个野人。休息不过在茅屋茂林之下，与我谈话的不过是农夫田父的客人；我任官是补补空缺，卑微地夹杂在朝班里面，早起迟睡，来不及得到安宁。好比池中鱼、笼中鸟，怀有出到江湖山薮的想法。于是染笔拿纸，慨然而作起赋来。适当秋季，所以就用“秋兴”为篇。赋辞是这样说：

【原文】

四运忽其代序兮①，万物纷以回薄②。览花莳之时育兮③，察盛衰之所托。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虽末士之荣悴兮，伊人情之美恶。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憀栗兮④，若在远行，登山临水送将归。”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⑤。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难忍⑥。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以上引宋玉之言，自写秋怀。）

【注释】

①运：当作时。　代序：按次序接替。

②回薄：回环相逼。即生长与凋谢循环。

③莳（shì 试）：改种。

④憀栗（liáo lì 辽利）：凄怆的样子。亦作憭慄。

⑤悼近：悲痛眼前之事，指叹人生短促。

⑥“彼四感”二句：这两句的四感、一途，难解。四感，或指四方的忧伤。

【译文】

四时很快地循序接替啊，万物纷纷的回环相逼。看那花草不断的改种、及时生长啊，能观察出这是盛与衰所寄托。感慨它们冬天枯索而春天又开花。嗟叹它们夏天茂盛而秋天凋落。即使末流之士，也有荣华有憔悴，这是由于人情有美有恶。多好呀！宋玉《九辩》中写道："可悲啊！秋的那一股气呀！萧瑟啊，草木摇落而变衰了。凄凉啊，犹如远行离乡，又像登山临水送友归去。"那送别有怀慕朋友的思念，远行有羁旅的怨愤。临水感叹流水的逝去，登山怀念远人而悲叹人生。那四方忧伤使我心疚，遭遇在一条路上更难忍。嗟叹秋日是可悲哀啊，那是无愁而不穷尽！

【原文】

野有归燕，隰有翔隼①。游氛朝兴②，槁叶夕陨。于是乃屏轻箑③，释纤絺，藉莞蒻④，御夹衣⑤。庭树槭以洒落兮⑥，劲风戾而吹帷⑦。蝉嘒嘒以寒吟兮，雁飘飘而南飞。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扬而浸微⑧。（以上写秋日之景）

【注释】

①隼：鹰类。

②游氛：野地之气，这里当指早晨的烟霭。

③屏（bǐng 丙）：除去，抑止。 箑（shà 煞）：扇子。

④莞（guān 官）：水蒲一类的植物。 蒻：嫩蒲。莞蒻，这里均指席子。

⑤夹：即夹衣，夹袄。

⑥槭（sè 色）：树枝叶落而空之状。

⑦戾：这里是劲疾之状。

⑧扬：《文选》作"阳"，日光。 浸：渐。

【译文】

野外有归去的燕子，低湿地有飞翔的鹰隼。游气早晨升腾，

而枯叶在晚间落尽。于是便丢开轻扇，解去纤薄的葛布衣，垫起蒲苇的席子，穿上夹衣。庭前树枝飘完了叶子，劲风飒飒吹动帘帷。蝉儿嘈嘈地在寒气中哀吟啊，雁儿飘飘往南飞。天空晃眼的明亮又那么高，日光悠悠地而逐渐淡微。

【原文】

何微阳之短晷①，觉凉夜之方永？月瞳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耀粲于阶闼兮②，蟋蟀鸣乎轩屏。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③。宵耿介而不寐兮④，独展转于华省⑤。悟时岁之遒尽兮⑥，慨俯首而自省。斑鬓髟以承弁兮⑦，素发飒以垂领。仰群俊之逸轨兮⑧，攀云汉以游骋。登春台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讵识其躁静⑨！（以上历夜景而自伤）

【注释】

①晷：日晷，测量时间、方位。这里指时间，秋冬白日变短；黑夜变长，即下文夜永。

②熠（yì 亿）耀：萤光。一说火光之盛。　阶闼：台阶和门口。

③流火：大火星西下，已到秋季。　景：影。

④耿介：这里如耿耿之意。

⑤华省：指官署。

⑥遒：急。一说为终义。

⑦髟（biāo 标）：长发下垂之状。　弁：冠名。

⑧逸轨：高远的行踪。

⑨庸讵：何用。　躁静，指人的品性不同。

【译文】

淡淡的阳光、白日变得多么短，觉得凉夜是这么长！月色瞳

胧而含着光辉啊，露水凄清将凝冷为霜。萤火明亮在门前阶下啊，蟋蟀鸣叫在屏风栏杆旁。听着孤雁早晨的哀吟，望着大火星西下的残影。夜里耿耿不寐啊，独个儿展转在这华省。了解到年时很快过尽，低头慨叹而自我反省。斑白的鬓角下垂衬着冠弁啊，白发飘垂在衣领。仰看众位贤才高远的行踪，他们攀登云汉而遨游驰骋。登春台而和乐熙熙，戴着金貂冠光采炯炯。如果是人们追求的道路不同，何用识别他们的品性是躁还是静！

【原文】

闻至人之休风兮①，齐天地于一指②。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于容迹兮，殆不践而获底③。阙侧足以及泉兮④，虽猴猿而不履⑤！龟祀骨于宗祧兮，思反身于绿水⑥。且敛衽以归来兮⑦，忽投纱以高厉⑧。耕东皋之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泉涌湍于石间兮，菊扬芳于崖滋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鲦之瀫瀫⑩ 。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以上因世途危险，思欲投纱归去。）

【注释】

①至人：犹真人，认识到真谛的人。见前《鹏鸟赋》。 休风：美好的风声。风，这里指言论。

②这句是说：把天地万物看作一样的。一指，为庄子的哲学命题，称为“天地一指”。若各人以自己的指头来否定别人的指头，人人都如此，则天下没有是；反之亦然。这个“指”实际是物体，“天地一指”即“天地一体”，是《齐物论》的主题。是说人们不要互相争论是非，从宏观看，万物的参差不齐，实质上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还是一般齐的。

③殆：恐怕是，近乎是。拟测之词。 获底：得到安定。底，止，引申为安定。

④阙：通掘。　侧足：两足重叠站在一起。

⑤履：脚走在上面。按：以上两句说明有用与无用的相对关系。脚所走的地方，其地为我所用；但不能以未走到的地方为无用。而把所用的地方往深处挖掘，就是猿猴的敏捷，也不能走下去，就变成了无用之地。

⑥“龟祀骨”二句：这两句是说对于人有用，对我则无用。乌龟死而其骨保存在宗庙里供祭祀之用，但乌龟早知如此，不如当时回到水中活着。

⑦敛衽：束紧衣襟，表示即将行动。

⑧绂：腰带，古代官有绶带。投绂，指辞官。　高厉：犹高举，远走高飞。

⑨澨（shì士）：水边。

⑩鲦（tiáo条）：一种小而长条白色的鱼。　澈（pì辟）：水声。

【译文】

听见过至人的美好风教，把天地万物视为齐一。他知道安乐而忘记危险，原本出来就是生、进入就是死。走路下脚在能容足迹之地，那便近乎不再前行而就得到安定休息。即使在侧足之地挖掘深到九泉，那便是猿猴也不能走下去！乌龟死了骨头保存在宗庙里用作祭祀，这时也会想不如回身到绿水。那么让我权且束起衣襟回家去啊，赶快丢开冠绶以远走高飞。在东边水岸的肥沃土壤上耕种，交纳黍稷收获的赋税。观赏清泉在石间急速流出，菊花的香气飘扬在山崖水际。在涓涓的秋水里洗澡，赏玩鲦鱼在水中澈澈地游戏。在山川的怀抱逍遥，在人世间放荡无羁。优哉游哉，聊且这样过完一年一岁！

王贵民　译注

笙　赋

潘　岳

【作者】

潘岳，见本卷《西征赋》。

【题解】

这是专门描摹一件乐器的赋，乐器笙是一种用若干根（有十三根者）装有簧的竹管和一根吹气的管插于锅形座上的管乐器。赋中描写了笙的制作及其形象，笙音的特点、变化，笙音对人的感情的表达和影响，论及一些音理、音乐的功能。最后论述到音乐和政教的关系。篇中用许多词藻描写乐声各种变化，写宴会、离别的情态，提到不少古曲、歌篇，指出“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的警句，都颇有价值。

【原文】

河、汾之宝，有曲沃之悬匏焉①；邹、鲁之珍，有汶阳之孤篣焉②。若乃绵蔓纷敷之丽，浸润灵液之滋，隅隈夷险之势，禽鸟翔集之嬉，固众作者之所详，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观其制器也，则审洪纤③，面短长④，列生簳⑤，裁熟簧。设宫分羽，经徵列商⑥，泄之反谧⑦，厌焉乃扬⑧。管攒罗而表列⑨，音要妙而含清⑩。各守一以司应⑪，统大魁以为笙⑫。（以上制笙之器）

【注释】

①悬匏：有柄的瓠（葫芦），可以制笙。

②孤篠（xiǎo 小）：特生的小竹。篠，小竹子，亦可作笙。

③审：察看。　洪纤：大小，粗细。

④面：相，看。用作动词。

⑤列：割。　簳：亦竹类。读为“干”。

⑥“设宫”二句：这两句的宫、羽、徵（zhǐ 止）、商，均中国古代的音阶名称，加角，合为五音。

⑦泄：出，吹出声。　谧：静。

⑧厌：如同压字，用指按。　扬：高声。

⑨攒：聚。

⑩要（yāo 腰）妙：精妙。微妙

⑪这句是说各管自为一音以主掌应和。

⑫统大魁：统一于匏首。匏首，当指吹管。

【译文】

黄河与汾水之间的宝，有曲沃的悬匏；邹鲁地区的珍物，有汶阳的孤篠。至于绵延密布的美丽，浸润灵液的滋润，隅限平险的地势，禽鸟翔集的嬉戏，那本是各种专业人所详细知道的，我就可以略而不说了。我只说，看那制造笙乐器么，便要审察竹管的粗细，端详它的短长，割下生的簳，裁成熟的簧。设计宫音、分出羽音，条理徵音、列出商音，发泄出来而和平幽静，按住它反而高扬。竹管攒聚而罗列，声音精妙而含清。各管自为一音以互相应和，统一于匏首而成为笙。

【原文】

基黄钟以举韵①，望仪凤以擢形②。写皇翼以插羽，摹鸾音以厉声。如鸟斯企，翾翾歧歧③。明珠在咮，若衔若垂。修柱内辟④，馀箫外逶⑤。骈田獦㨗⑥，岬鲽参差⑦。（以

上笙音之异）

【注释】

①黄钟：十二律钟之首，为黄钟宫。

②仪凤：疑“凤仪”误倒。 凤仪：凤的仪态。笙形作凤形。旧注凤凰来仪，不确。

③翾翾（xuān 宣）：飞行之状。 歧歧：将行之状。

④修柱（zhuā 抓）：长管。 辟：开。

⑤馀箫：众管，笙的若干管。

⑥骈田：聚集。 獦㹠（gé lì 葛丽）：不整齐的样子。

⑦鲜鲽（xiá dié 侠蝶）：重叠之状。

【译文】

以黄钟宫为首而起韵，制成凤凰的仪态以为笙形。凤的翅膀插上羽毛，摹仿鸾鸟之音发出大声。像鸟的站立，欲行欲飞；明珠饰在鸟嘴，似衔以垂。长管内部洞穿，众管在外边逶迤。多管聚集而不齐，重叠的装饰参差。

【原文】

于是乃有始泰终约①，前荣后悴。激愤于今贱，永怀乎故贵②。众满堂而饮酒，独向隅而掩泪③。援鸣笙而将吹，先嗢哕以理气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郁以怫愦⑤。终嵬峨以蹇愕⑥，又飒遝而繁沸⑦。罔孟浪以惆怅⑧，若欲绝而复肆⑨。悦檄籴以奔邀⑩，似将放而中匮。（以上始贵后贱者吹笙之像）

【注释】

①泰：奢侈。 约：节俭。

②“激愤”二句：两句的今贱、故贵，出桓谭《新论·琴道》：雍门周见孟

尝君，孟尝问：先生鼓琴能使人悲乎？对曰：能令人悲者是先贵而后贱。

③这两句比喻治天下者，有一物不得其所，则为之悲伤，不举乐。

④嗢哕（wà yuē 袜夜）：咽中咳气，如今言吹奏前清清嗓子。

⑤佛郁：积怒的样子。　怫（fú 伏）愤：不舒畅。

⑥蹇愕：正直之态。

⑦飒遝、繁沸：均为众多杂乱之状。遝，或作沓。

⑧这句皆为失意惆怅。又为音乐的虚诞之声。

⑨绝：乐声停止。　肆：放纵。

⑩忽（liú 刘）：停留。　檄籴：快。　奔邀：不详。当为奔驰而周旋。

【译文】

于是，世事有起初奢泰而结果俭约，先前荣耀而后来憔悴。也有对如今的贫贱而激愤，永远怀念旧日的富贵。或有众人满堂饮着酒，独个儿向着角落哭泣。拿起响亮的笙准备吹奏，先清清嗓子理理气。开头声音是雍容而安闲，中间便似积怒而抑郁；末尾是高高而正直，又加上众声纷繁而扬扬沸沸。那虚诞之音使人惆怅，像要停止可又再次奔放。将要停声忽而快速奔旋，像是要放开而中途又嘎然不响。

【原文】

愀怆恻淢①，虺骩煜熠②，泛淫泛艳，霅烨岌岌③。或案衍夷靡④，或竦勇剽急。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复入。徘徊布濩⑤，涣衍葺袭⑥。舞既蹈而中辍，节将抚而不及⑦。乐声发而尽室欢，悲音奏而列坐泣。（以上笙音之变）

【注释】

①这句形容悲伤之声。

②虺骩（wěi 伟）：盛多。　煜熠：为火光旺盛之状。

③霅（zhà 榨）烨：这里是急疾之状。　岌岌：当如汲汲，急的样子。

④案衍：曲折。 夷靡：平而渐低。

⑤布濩：散布。

⑥葺袭：重复。

⑦这句指歌者。抚节，按着节拍。

【译文】

愀然悲怆而凄恻，乐声这么嘹亮如火旺盛，泛烂放荡，急促汲汲。有时曲折又平缓低沉，有时壮勇剽急。或一音连贯而不返，或高起而又变低。来回散布，如流水漫衍重重复复。舞蹈已经开始又停下等待伴奏，歌唱按着节拍又怕赶不及。乐声发出而满室欢快，悲音奏起便使列坐的人哭泣。

【原文】

㨰纤翮以震幽簧①，越上箭而通下管②。应吹噏以往来③，随抑扬以虚满。勃慷慨以憀亮④，顾踌躇以舒缓。辍张女之哀弹⑤，流《广陵》之名散。咏园桃之夭夭⑥，歌枣下之纂纂⑦。歌曰："枣下纂纂，朱实离离⑧，宛其死矣⑨，化为枯枝。"人生不能行乐，死何以虚谥为！（以上由悲转乐）

【注释】

①㨰（niè 聂）：用指捻。 纤翮：指笙的编管如凤翼。

②箭：当指吹管的上部。

③吹噏：吹气和吸气。

④憀亮：同"寥亮"，乐声清亮。

⑤张女：旧注盖古曲。

⑥园桃：指曹丕的《园林行》。

⑦枣下：古歌。 纂：同"攒"，攒聚。

⑧离离：下垂之状。

⑨宛：宛然，形容死状。

【译文】

捻着纤巧的凤翼管来振动里面的簧，通过上箫而到下管。随着吹吸的气体往来，随着声音抑扬而或虚或满。勃然慷慨便乐声清亮，往回踌躇反复便声音舒缓。停下《张女》哀伤的琴声，流出《广陵》的名散。吟咏《园桃行》的桃之夭夭，歌唱《枣下》歌那枣儿聚攒。我们就作歌唱道："枣树下枣儿积攒，红的果实离离，它宛然死了，就变成了枯枝。"人生不能行乐，死后要一个空虚的谥号又何为！

【原文】

尔乃引飞龙，鸣鹍鸡①，双鸿翔，白鹤飞。子乔轻举②，明君怀归③。荆王喟其长吟，楚妃叹而增悲④。夫其凄唳辛酸，嘤嘤关关，若离鸿之鸣子也；含嘲嘽谐⑤，雍雍喈喈，若群雏之从母也。郁捋劫悟⑥，泓宏融裔⑦。哇咬嘲嗒⑧，一何察惠⑨！诀厉悄切⑩，又何磬折！（以上音之最极变态）

【注释】

①鹍鸡：似鹤而黄白色的鸟。

②子乔：王子乔，这指古曲名。亦双关。

③明君：王昭君，这指古曲名。亦双关。

④"荆王喟"二句：两句的荆王喟、楚妃叹，亦古曲名。原名楚王吟。

⑤含嘲：一种鸣声。 嘽谐：和缓的声音。

⑥郁捋：口循孔而吹。 劫悟：气相冲激。

⑦泓宏：大声。 融裔：长声。

⑧哇咬：一种轻漫之声。 嘲嗒：声音繁密而又细小。

⑨察惠：明晰的贤惠，这里指乐声很和惠。

⑩诀厉:决断而清冽。 悄切:忧愁之状。

【译文】

然后就引动飞龙,使鹍鸡起鸣,双鸿翱翔,白鹤翻飞。王子乔轻扬飘举,王昭君思归。楚王喟然长吟,楚妃叹息而更加伤悲。听那凄鸣的辛酸,鸣声嘤嘤、关关,像孤雁叫唤它的子女;那种含嘲、和谐,雍雍、喈喈之声,像一群小鸟跟随它们的母亲。口循着管孔吹、吹气相冲激,声洪大而悠长。那轻漫的、繁细的声音,多么明晰和惠!那决断清厉、忧郁之声,多么像磬的形状一样曲折!

【原文】

若夫时阳初暖①,临川送离;酒酣徒扰,乐阕日移②;疏客始阑③,主人微疲;弛弦韬籥④,彻埙屏篪⑤。尔乃促中筵,携友生⑥,解严颜,擢幽情。披黄包以授甘⑦,倾缥瓷以酌醽⑧。光歧俨其偕列⑨,《双凤》嘈以和鸣⑩。晋野悚而投琴⑪,况齐瑟与秦筝⑫!(以上送别)

【注释】

①时阳:指春夏。

②阕(què 却):终了,多指乐曲终了。

③阑:时尽,人稀。

④韬籥:藏起乐器籥。籥,像笛,三孔。据今人研究,亦为排管,如笙而小。

⑤埙(xūn 勋)、篪(chí 池):均是吹孔乐器。

⑥友生:即朋友。

⑦黄包:指橘柚一类的水果。

⑧缥瓷:青白色瓷瓶。盛酒器。 醽:酒名,又称绿醽。

⑨光歧:光华的众管。歧,众管分开。

⑩《双凤》:曲名。

⑪晋野：师旷，字子野，乐师。　悚（sǒng 耸）：惧，害怕。

⑫齐瑟：战国时临淄市就“吹竽鼓瑟”。　秦筝：相传秦的蒙恬制造筝。

【译文】

当那春夏时节太阳暖照，临水送别而分离；饮酒半醉、酒徒喧扰，乐曲告终、日影西移；宾客疏散将尽，主人也有点疲倦；放松琴弦，把籥管装起，撤去埙、除去篪。然后便快快结束筵席，携着友人，放松严肃容颜，畅叙深情。切开水果分吃得甘甜，倾倒瓷瓶而再饮绿醽。笙的光华竹管排列，吹奏《双凤》之曲嘈杂而又和鸣。这时，即使是乐师师旷也会惊异把琴丢开，又何况那些齐瑟和秦筝！

【原文】

新声变曲①，奇韵横逸，萦缠歌鼓②，网罗钟律。烂熠爚以放艳③，郁蓬勃以气出。秋风咏于《燕路》④，《天光》重乎《朝日》⑤。大不逾宫，细不过羽。唱发《章》、《夏》，导扬《韶》、《武》⑥。协和陈、宋，混一齐、楚⑦。迩不逼而远无携⑧，声成文而节有叙⑨。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乐所以移风于善，亦所以易俗于恶。故丝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⑩。惟簧也、能研群声之清，惟笙也、能总众清之林。卫无所措其邪⑪，郑无所容其淫⑫。非天下之和乐、不易之德音，其孰能与于此乎？（以上言声音与政通）

【注释】

①这句为倒装，即曲变新声，歌曲翻新。

②萦缠：犹萦绕。

③熠爚：同“熠耀”，光明。

④《燕路》：指魏文帝作的《燕歌行》，内有“秋风萧瑟天气凉”。

⑤《天光》：歌篇名，傅玄的《长箫歌》内有《天光》篇。《朝日》：歌篇名，曹丕的《善哉行》中有《朝日》篇。

⑥“唱发”二句：这两句列举四种古乐曲：尧曰《大章》，禹曰《大夏》，舜曰《大韶》，武王曰《大武》。

⑦“协和”二句：这两句说的是包含和协调各地乐曲所反映的风俗，古人以为陈俗尚巫，有巫风；宋为商后，有商俗；齐欲尚奢，乐声低；楚声高昂激扬。

⑧这句讲乐声的和平，紧凑而不迫促，疏缓而不脱节。原文是讲政治。携：离，离开。

⑨声成文：乐的各声经过组合而成文采或言辞。

⑩《桑》：桑间。《濮》：濮上，濮水之上。二处均为男女调情之所。此指淫乱的乐曲。

⑪措：置。

⑫郑：指春秋时郑国。连上句的卫，指卫国。郑、卫之声为古人所认为作淫声的代表。

【译文】

歌曲翻新，奇特的声韵横逸，萦绕在歌鼓上，网罗了所有钟律。灿烂发光放彩，郁然蓬勃之气流出。“秋风”之句吟咏在《燕歌行》中，唱了《天光》篇、又唱《朝日》曲。音大不超出“宫”，细小不低于“羽”。歌唱由古乐《大章》、《大夏》开始，引导、发扬由《大韶》、《大武》。调和陈、宋之风，混同齐、楚之俗。紧凑并不迫促而疏缓不会脱节，声音构成文采而节奏井然有序。那政治有失有得，而教化就有厚有薄；乐可用来转移风俗到善，也可以把风俗导向到丑恶。故而丝竹等乐器并没有变化，而“桑间”“濮上”的淫声已作。只有簧乐器能制成众声的清音，只有笙能总合众多清音成为林。在这里、卫风无从放置它的邪调，郑声也无从塞进它的淫音。若非天下的和平之乐，不能更改的德音，哪一种能达到这

一佳境呢？

王贵民　泽注

归去来辞

陶　潜

【作者】

陶潜（公元365～427年），一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大诗人。传为陶侃曾孙。曾任江洲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不满当时士族地主专权的封建黑暗统治，决心去职归隐，以躬耕和诗酒自娱。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写自然景物以及农村纯朴生活，寄寓着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反抗精神；他的文章，如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表达了他对一种没有人吃人的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对黑暗现实的厌弃。他的文学特色，平淡、精练而含蓄，简洁中含有丰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时代，一方面热爱农村生活，与农民交往，在自然景色中怡情养性；一方面他的“遗世独立”的性格，使他不得不在怨愤和贫病交加之中，活了六十三岁而告辞人世，谥曰靖节。传世有《陶渊明集》。

【题解】

《归去来辞》就是辞官“归去”之辞。一作《归去来兮辞》。据考，来、兮都是叹词，表示喜悦兴奋之情。这辞作于辞去彭泽令归来后，时在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6年）乙巳十一月，修定可能在次年春季或稍后。当时陶潜四十

一、二岁。本篇原有《序》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又说："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辞官的直接原因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深远的背景却是作者一贯憎恶黑暗、腐朽的官场，一心向往自然而纯洁的农村生活。所以，这一变化，使他终究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辞中写从彭泽（实为今江西湖口柳得昭村）回柴桑的路上，就是"载欣载奔"，一如笼鸟返回大自然。接着写他家的天伦之乐，写他的庭宇门园、三径和松菊等周围环境，一片清新。然后逐步放大范围，写亲戚以情话交谈，农人以东作相告，于是躬耕，于是游览，眼看草木向荣，泉水涓流。经过心情的怅惆，最后达到超脱而"乐乎天命"。

所以这篇辞是陶潜这一阶段思想、生活的典型概括。文辞不长，而包括的内容丰富；词句雅丽，声韵铿锵，对仗工整，语气流畅。是陶渊明诗赋的代表作之一。

【原文】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①，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②，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③，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④，恨晨光之熹微⑤。（以上悔悟思归）

【注释】

①心为形役：精神为形体所役使。指原来心里本不愿出仕，而为了口腹去作官。

②不谏：不可挽回。谏，劝谏，劝阻，可解为挽回。

③遥遥：一作迢遥，当是。行进之状。 轻飏：犹轻荡。

④征夫：行人。

⑤熹微：光线暗淡，指天未全晓。

【译文】

归去哟！田园将要荒芜怎么不归去？既然自知那是心情被形体所役使，何必失意而独个儿老在伤悲？已经觉悟到过去的不可挽回，但也知道未来的可以再追。幸而迷途走的不远，觉察到今天对了而昨日为非。船儿轻轻地荡着行进，风儿飘飘吹我的衣。问问行人前面的路怎么走，埋怨早晨的光线熹微。

【原文】

乃瞻衡宇①，载欣载奔。僮仆欢迎②，稚子候门。三径就荒③，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④。倚南窗以寄傲⑤，审容膝之易安⑥。园日涉以成趣⑦，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⑧，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⑨，抚孤松而盘桓。（以上初归之景）

【注释】

①衡宇：衡门的屋宇。古以衡门为隐者所居。

②僮仆：供差使的童子。据本传，陶为彭泽令时，给他儿子一个仆人，并信告“此亦人子也，当善遇之！”此亦是写实。

③三径：庭园内小路，泛指归隐后所居的田园。原出《三辅决疑》载蒋诩在竹下开三迳，常与人同游。

④眄（miǎn 免）：看，视或斜眼看。　庭柯：庭树。柯为桠枝，此代指树。

⑤寄傲：寄托高傲的怀抱。

⑥容膝：仅容膝盖以下，比喻房屋矮小。

⑦成趣：成趋，成了趋走之处，即散步的场所。一说成了一种乐趣，亦通。

⑧岫（xiù 袖）：山岩，山洞，指远山或即庐山。

⑨翳翳（yì 义）：遮蔽，昏暗的样子。这里当指暮色。

【译文】

于是我看到衡门的屋宇，又欣喜又奔跑。僮仆欢迎，幼子等候在门首。三径快要荒废了，好在松、菊还存有。我携着幼子进屋，有酒盛满一樽。我举起壶、杯自斟自酌，看看庭中树木容颜欢欣。自靠着南窗寄托孤傲之情，打量这矮小房室能把身安。园子里天天涉走成了散步之处，门虽设置而经常闭关。拐杖扶着我便于流连休息，有时抬头而远看。白云悠闲无心地从山岩中飞出，鸟儿飞倦了而知道回还。日影昏暗又将落下，我抚摸着孤松而久久盘桓。

【原文】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1]，复驾言兮焉求[2]？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3]，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4]，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5]。善万物之得时[6]，感吾生之行休[7]！（以上谢绝交游，流连林壑。）

【注释】

①相遗：互相抛弃。遗，丢失。一作“违”。

②驾言：驾车，指出游。《诗经》有“驾言出游”，“驾言旋归”之句。言，助词。 焉求：何求。

③巾车：有帷的车。

④窈窕：这里是深而远的意思。

⑤涓涓：水细细流出的状态。

⑥善：赞美。作动词用。一作“羡”。

⑦行休：行将休息。这有生命将完之意。

【译文】

归去哟！就让我断绝交游吧。世俗和我已经互相遗弃，而再去出游呀、那又为何所求？听听亲戚们深情的话来取悦，愉快地弹琴读书来消除忧愁。农人告诉我春天到了，就准备开始劳作在村西的田畴。有时驾坐带帷幕的车，有时摇着一叶孤舟。既往幽深处探寻山涧，也走过崎岖的山丘。草木欣欣地发青开花，泉水涓涓地开始湍流。赞美万物的得着时节，感慨自己生平行将罢休！

【原文】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①，曷不委心任去留②，胡为遑遑欲何之③？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④。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⑤。登东皋以舒啸⑥，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⑦，乐夫天命复奚疑⑧！（以上委心任命）

【注释】

①寓形宇内：寄身在人世。

②曷：同何。　委心：委托于心，即随着心意。

③遑遑：匆忙之状。　之：往，去。

④帝乡：指神仙世界，即仙乡。

⑤植杖：立起拐杖，即拄着拐杖。　耘：除稻田的草。　耔：以土培苗。全句引自《论语·微子》："植其杖而芸"。

⑥皋：水边高地。

⑦乘化：顺着造化，即顺乎自然。　归尽：指死。

⑧乐夫天命：即乐天知命。夫，同"乎"。

【译文】

罢了啊！寄托身子在人世还有多少时间？何不随着心意任它或去或留，何必这样匆匆忙忙还想往哪儿去？富贵不是我的

愿望，仙乡也不能希冀。记住美好时节就独自游荡，有时就拄着拐杖去除田草，给苗培土。登上东方湖边高地放声呼啸，到清流之畔作赋吟诗。就这样我姑且顺着造化以尽我一生吧，能够乐天知命还有什么怀疑呢？

王贵民　译注

芜　城　赋

鲍　照

【作者】

鲍照（约公元414～466年），字明远，东海（郡治在今山东苍山县南）人。南朝宋文学家。出身寒微。曾任秣陵令、中书舍人等职。后为临海王刘子项的前军参军，刘子项起兵失败，鲍照为乱兵所杀。由于出身寒微，一生受尽门阀特权社会的歧视和打击，他的诗文充满怀才不遇的愤慨，揭露了当时士族专权的黑暗政治。长于乐府，尤擅七言歌行。风格俊逸，对唐诗人李白、岑参等颇有影响。亦善于赋及骈文。有《鲍参军集》行世。

【题解】

赋名“芜城”，是荒芜的城，指当时广陵城，即今江苏扬州市。广陵自汉以来渐渐兴盛，至南北朝成为一个繁华城市。但在宋孝武帝征讨他兄弟竟陵王刘诞据城的叛乱，屠杀了城内几千居民，城市遭受极大的破坏。鲍照的《芜城赋》就是见到广陵城经过那次兵乱后的荒凉景象，有感而作的。在鲍

照的赋作中，这篇最为著名。这个抒情的短篇竭力描绘过去的繁华与当前的荒凉，而形成鲜明对比。它通过一个城市的兴衰，抒发了世事沧桑的感慨，揭示了统治者们的骄奢淫逸终不能常保，打破了他们“将万祀而一君”的梦想。文辞虽然极尽渲染夸张，却没有雕琢堆砌的弊病。

【原文】

泝迤平原①，南驰苍梧、涨海②，北走紫塞、雁门③。拖以漕渠④，轴以昆冈⑤。重江复关之隩⑥，四会五达之庄⑦。（首七句言地势雄阔）

【注释】

①泝迤（mí yí 米移）：地势平坦而渐斜之状。　平原：指广陵地区。

②涨海：指南海。

③走：趋向。　紫塞：即长城。

④拖：引。　漕渠：指邗沟。春秋时吴国开邗沟以通江淮。

⑤轴：车轴。此作动词，以之为地轴。　昆冈：在广陵。

⑥这句指广陵南濒长江及运河、邗沟等。　隩（yù 遇）：此为河岸弯曲之处。

⑦四会：四方之会。　五达：通达的大路，古云，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今言康庄大道。五、六，指五条、六条路在这里交叉。

【译文】

连绵而渐斜的平原，南方直到苍梧、南海，北方趋向紫塞、雁门。控引许多漕渠，像地轴的是昆冈。这里是重重江关的弯曲之所，是四通八达之乡。

【原文】

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轘①，人驾肩；廛闬扑地②，歌吹沸天；孳货盐田③，铲利铜山④；才力雄富，士马精妍⑤。故

能侈秦法，佚周令⑥，划崇墉，刳浚洫⑦，图修世以休命⑧。是以板筑雉堞之殷⑨，井干烽橹之勤⑩。格高五岳⑪，袤广三坟⑫。崒若断岩⑬，矗似长云⑭。制磁石以御冲⑮，糊赪壤以飞文⑯。观基扃之固护⑰，将万祀而一君⑱。出入三代，五百余载⑲，竟瓜剖而豆分！（以上言昔时之盛）

【注释】

①轙（wèi 卫）：车轴头。

②廛闬：闾里。 扑地：犹铺地。

③孳：通滋，滋生。

④铲：指开发。

⑤士马：武士和战马。 精妍：犹精良。

⑥“故能”二句：这两句的侈、佚，都是超过的意思。法、令，均指建城的制度。

⑦“划崇墉”二句：这两句的划、刳，指修建，即筑城、挖沟。

⑧图：谋。 修世：长世。 休命：美好的天命。

⑨雉：城墙高一丈长三丈。 堞：城上女墙。 殷：盛。

⑩井干：屋宇藻井梁柱之类。 烽橹：瞭望烽火警报的望楼。橹，望楼。

⑪格：格局，此指高度。

⑫袤（mào 冒）：广度。 三坟：三处高地。具体所指不详，《诗经》有汝坟、淮坟，《尔雅》云：坟莫大于河坟，可能即这三坟。

⑬崒（cuì 翠）：险峻。

⑭矗（chù 触）：耸立。

⑮这句是说在门口砌上磁石，可以探知有人带兵器进来，以防止袭击。

⑯糊：涂抹。 赪（chēng 称）壤：红土。

⑰基扃（jiōng 炯）：泛指城阙。基，基础，指城根。扃，门栓，泛指重门。

⑱一君：指一姓王朝的君王。

⑲这两句的三代，指汉、魏、晋。五百余载，指汉至东晋末的大致年代。

【译文】

当昔日全盛的时候，车与车的轴头挂接，人与人的肩膀相连；闾里房室铺地，歌乐弹唱声响连天；盐田广殖财货，开发财富有铜山；材力雄厚，武士军马精妍。所以它能超过周秦的建设法度，造起高城，挖掘深池，图谋永世享受美好的天命。所以它穷极建筑雉堞的繁盛，井干烽橹的辛勤。规格高过五岳，宽广包涵三坟。险峻有似断岩，耸起好比长云。制造磁石来防御袭击，涂抹红土绘着花纹。看这城阙的坚固守护，将是万年也属于一姓之君。历经汉、魏、晋三代，五百馀载，可是究竟遭到瓜剖而豆分！

【原文】

泽葵依井，荒葛罥途①。坛罗虺蜮②，阶斗麇鼯③。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④，昏见晨趋。饥鹰厉吻⑤，寒鸱赫雏⑥。伏㹠藏虎⑦，乳血餐肤⑧。崩榛塞路⑨，峥嵘古馗⑩。白杨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气⑪，蔌蔌风威⑫。孤蓬自振⑬，惊沙坐飞⑭。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⑮。通池既已夷⑯，峻隅又已颓⑰。直视千里外，惟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⑱！（以上言近日之衰）

【注释】

①荒葛：野地的葛藤。　罥：缠绕，见本卷《西征赋》注。

②坛：台子。　罗：分布。　虺蜮：毒蛇毒虫。

③阶：台阶。　麇（jūn 均）：獐子。　鼯：鼯鼠，能在树间飞腾，如貂鼠。

④嗥：同号，嚎叫。

⑤厉吻：磨嘴，犹磨牙。厉，同“砺”。

⑥鸱：这里指鹞鹰。　赫：当作嚇即吓，吓唬。　雏：小鸟。

⑦㹠（bào 暴）：暴的异体字。全句是说藏着猛兽、老虎。㹠，或作㹠（hán 含），白虎，亦通。

⑧乳血：以血作乳汁，即喝血。 餐肤：即吃肉。

⑨崩榛：倒下的丛木。

⑩古馗：(kuí 逵)：古老的大道。馗，同“逵”，九条路交叉的通衢。

⑪稜稜：严寒的样子。

⑫蔌蔌(sù 速)：疾风劲吹之声。

⑬孤蓬：零散的蓬草。 自振：自己飘起。

⑭坐飞：无故而飞。

⑮“灌莽”二句：两句的灌莽、丛薄相类，都是丛丛的灌木荆莽。

⑯通池：城濠。 夷：平，填平。

⑰峻隅：高峻的城角，或指角楼。

⑱摧：折。这里形容伤心，犹言揪心。

【译文】

水葵长到井边，野藤缠挂在道路。坛场布满虺蛇毒蜮，台阶争斗着獐子和鼯鼠。树木之怪、山中之鬼，还有野鼠城狐，都在这儿活动安居。晨昏所见是风雨号呼。饥饿的鹰磨着嘴，寒鸱吓唬着幼雏。藏伏的凶兽猛虎，喝人的血、吃人的肌肤。倒伏的丛木堵塞道路，古老的通衢变得崎岖。白杨早早凋落，塞草提前衰枯。稜稜的霜气，蔌蔌的风威。孤蓬在空中飘转，惊沙无故横飞。灌莽杳茫无边无际，丛薄纷乱相交相依。城濠已经填平，高峻的角楼也已倾颓。一眼望到千里之外，只见一片灰黄的尘埃。凝神静听，令人独自神伤。

【原文】

若夫藻扃黼帐①，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②，弋林钓渚之馆③；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④，皆薰歇烬灭⑤，光沉响绝。东都妙姬⑥，南国丽人，蕙心纨质⑦，玉貌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岂忆同舆之愉乐⑧，离

宫之苦辛哉[9]！

【注释】

①藻扃：彩绘的门。　黼（fǔ 府）帐：绣花的帐幕。黼，古代的一种黑白相间的花纹。

②璇（xuán 旋）、碧：均为玉。全句是说玉砌的池和玉制的树。

③弋（yì 义）林：谢鸟的树林。弋，射。　钓渚：钓鱼的池沼。

④爵：同“雀”。这句指这些动物形象的珍玩。

⑤薰：香草。　烬：火烧的余木。

⑥东都：指洛阳。

⑦蕙心纨质：芳心柔质，形容美丽。

⑧同舆：与皇帝同车辇，这指魏明帝悼毛皇后。

⑨离宫：这里指失宠妃嫔所居的冷宫。

【译文】

像那以前所有的彩门花帐，歌堂舞阁的基址；玉砌的泉池、碧雕的树木，供射鸟的林、钓鱼的池而建造的馆舍；吴、蔡、齐、秦等地的音乐，鱼、龙、雀、马形象的珍玩，如今都已经香消烬灭，光彩沉寂、音响断绝了。那些东都的美姬，南国的佳人，她们的芳心柔质，玉貌红唇，都没有不是把灵魂埋到幽暗的土石，把骨骼堆积在贫瘠的埃尘，哪里还能回忆当年与皇帝同车的欢乐，或被冷落在离宫的苦辛呢？

【原文】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1]，为芜城之歌。歌曰：“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2]。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

【注释】

①抽琴:取琴。 命操:谱歌曲。操,琴操,原指具有独善其身的节操的琴曲。

②井径:井田间的道路。 丘陇:坟墓。 按:全句意谓农野的各种设施全都毁坏了。

【译文】

天道究意怎么样?含恨而终的人很多!拿出琴来谱成曲,叫作芜城之歌。歌唱道:“边地的风吹得急啊城上十分寒,田畴、道路都破坏了啊、丘陇也已残。千年啊万代,同归于尽啊还有什么可言!

王贵民 译注

哀江南赋

庾 信

【作者】

庾信(公元513～581年) 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庾肩吾之子。北周文学家。初仕于南朝梁,后出使西魏,正值西魏灭梁,遂被留,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善诗赋、骈文,在梁时作品靡丽轻艳,与徐陵均为当时宫廷文学的代表,称“徐庾体”。暮年有明显变化,经历动乱变迁,感伤遭遇,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风格转为苍凉萧瑟,杜甫评为“暮年诗赋动江关”。但仍有过分雕琢、堆叠典故之弊。后人

辑有《庾子山集》。

【题解】

《哀江南赋》是庾信历叙南朝梁代兴亡、江南社会的变乱苦难和他个人身世遭遇的长赋。他在自序中说“追为此赋”，“惟以悲哀为主”。赋中写梁朝统治者的腐朽无能、自相残杀，写了抵抗侯景之乱的将士们英勇牺牲，更写了在战乱中人民的痛苦。这样深刻描述社会现实并融入作者的思想感情的作品，在南北朝时代实在不多。这是作者在死前两年的六十七岁上写的，时在北朝，以故国之思综述他经历的国破家亡之感。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这里。“老成”是一面体现作者能够把生活和文学紧密结合，一面是文学风格由从前的轻艳转变为苍凉悲壮。所以人们认为《哀江南赋》是南北朝文坛上的高峰之作。

【原文】

粤以戊辰之年①，建亥之月②，大盗移国，金陵瓦解③。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④，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⑤。三日哭于都亭⑥，三年囚于别馆⑦。天道周星⑧，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⑨，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⑩。（以上叙所以作赋之由）

【注释】

①粤：发语词。　戊辰之年：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

②建亥之月：十月。

③这两句说的是侯景攻下建业。

④华阳：南朝宋始建侨置县，今陕西勉县。此句指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攻陷江陵，人民横遭屠杀。时华阳属江陵即荆州地区，庾信正在这年出使西魏被留，不能南归，所以等于是从华阳奔命出来。一说华阳是地区名，即《华阳国志》所记的华阳，在今陕西秦岭以南、四川和云、贵一

带，因此这是指庾信在西魏的长安，则句意为奔命到长安。

⑤穷于甲戌：西魏攻陷江陵，梁元帝被俘，他原来自命为中兴之说也消失了。甲戌，即公元554年的干支纪年。

⑥“三日哭”句：指蜀后主降魏事。比喻梁亡。 亭：疑“廷”之误。

⑦三年囚句：指春秋时鲁叔孙婼被晋国执之馆于箕舍，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这里庾信借喻自己被西魏留住长安。

⑧周星：指岁星十二年一个周期。全句说运数流行，不可逆转。

⑨“傅燮”句：东汉傅燮为汉阳守，韩遂攻陷汉阳，他坚守忠节，自知不敌仍然出兵抵抗，最后战死。所以说但悲身世。

⑩“袁安”二句：东汉袁安为司徒，见外戚专权，皇权衰败，每朝会时即悲泣流涕。 按：以上四句都是庾信借前事自况。

【译文】

在那戊辰年，建亥月，大盗侯景要夺取国家，首都金陵被残破了。我便逃窜到深山荒谷之间，官府和人民都遭受涂炭之苦。因江陵沦陷而奔命北方，有去而无回了。所谓中兴之道衰微，穷尽于甲戌那年。梁室有如蜀后主降魏、在都庭哭了三日，我也像叔孙婼被晋人囚于别馆却达三年。天道如岁星周期运转，事物到终极而不回还。东汉那傅燮只悲痛身世不济，无处能求得生存；那袁安每次想到王室衰微，自然地悲痛流涕。

【原文】

昔桓君山之志事①，杜元凯之平生②，并有著书，咸能自叙③。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④；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⑤。信年始二毛⑥，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⑦，悲不自胜；楚老相逢⑧，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⑨，忽践秦庭⑩；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⑪。下亭漂泊⑫，高桥羁旅⑬。楚歌非取乐之方⑭，鲁酒无忘忧之

用[15]。追为此赋，聊以纪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以上言已遭逢丧乱，不能无言愁之作。）

【注释】

①桓君山：东汉桓谭（？～公元56年），字君山，哲学家、经学家，博学通经，坚决反对谶纬神学，被光武帝目为“非圣无法”，几遭处斩，由议郎给事中贬为六安郡丞，道病卒。提出“以烛火喻形神”的有名论点，断言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很有影响。 志事：指桓谭写《新论》。

②杜元凯：杜预（公元222～284年），字元凯，西晋将领、学者。曾任镇南大将军，以灭吴之功，封当阳县侯。有谋略，人称“杜武库”。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

③咸能自序：都能自序己志。

④述家风：指潘岳作《家风诗》。

⑤陈世德：指陆机写《祖德赋》、《述先赋》。

⑥二毛：黑白二色头发，即花白头发，追述的那时庾信36岁。

⑦燕歌：指魏文帝作《燕歌行》，梁元帝喜爱唱它。

⑧楚老：指汉代龚胜，不仕于王莽，十四天不食而饿死。一说是江陵的老者，江陵楚地，故称楚老。

⑨这句说相传南山有玄豹，在雨雾中七日而不下山求食，想以此润泽毛色有文彩。也是比喻隐居而避害。

⑩忽践秦庭：指春秋时楚都被吴攻破，大夫申包胥到秦国朝庭求救兵。

⑪“让东海”二句：曾经避让到东海边上，转而吃周期的粮食。这是以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下和故事，反其意而用之。这里的周暗指北周，西魏被北周取代，庾信又仕于北周，故言遂餐周粟。

⑫下亭漂泊：指东汉孔嵩，道宿下亭，被盗窃走马匹。

⑬高桥羁旅：指东汉梁鸿到吴地去，依附大家皋伯通，住在廊庑下。

⑭“楚歌”句：指汉武帝与戚夫人在宫中，一唱楚歌，一作楚舞，但如今这不是取乐的好办法。

⑮这句是说战国时鲁、赵同时朝楚，赵国的酒味醇厚，鲁酒味薄，有人把鲁酒换作赵国酒献上，楚王怒而围攻赵都邯郸。所以说鲁酒太薄不能起到醉而忘忧的作用。 按：以上所述典故，都是作者借喻自己在变乱中、梁亡后羁旅漂泊，在北朝作官出于无奈，并说明应该有所记述。

【译文】

从前桓君山的有志于世事，杜元凯的平生，两人有论著，都能自序己志。潘岳的文彩，追述家道而作有《家风诗》；陆机的辞赋，首先陈述家世盛德而作《祖德》《述先》二赋。我庾信年纪刚到头发花白，就遭遇了丧乱，长此流离，直至暮年。像《燕歌行》那样唱和远别的悲苦，难以承当；和楚老相逢，谈论往事哭泣也怎能补救！害怕南山的雨雾，匆忙来到秦庭求兵；本应避到东海边上，却无奈来吃北周的粮食。像当年孔嵩漂泊在下亭，像梁鸿到吴寄托在高桥人家。楚歌并非取乐的办法，薄味的鲁酒更不起酣饮忘忧的作用。因此追述往事写作此赋，权且纪录我的语言。其中难免有危苦之辞，只能以悲哀为主旨了。

【原文】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①；壮士不还，寒风萧瑟②。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③；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④。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⑤；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⑥。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⑦。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⑧；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⑨？（以上言己奉使被留，不得生还。）

【注释】

①“将军”二句：东汉冯异，每当论功时，他便独自靠着一棵大树，不参与争论，人称“大树将军”。说“飘零”是指侯景乱时，庾信曾受命凑集宫中文

武侍从千余人去扼守城南的要冲朱雀航，结果寡不敌众，险些中箭，急忙弃军而逃。战乱中庾信失去二男一女，父亲逃向吴地，自己逃向江陵。

②“壮士”二句：以荆轲入秦行刺而不返，比喻自己出使北朝而不能南归。

③“荆璧”二句：以蔺相如完璧归赵故事（见本书卷十七《史记·蔺相如廉颇列传》），反其意而说明自己见欺骗于北魏、被留住不能脱身。

④“载书”二句：以毛遂胁迫楚王盟誓出兵救赵的故事（见本书卷十七《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反其意说明自己不如毛遂，没有能同北朝结盟。捧珠盘，指毛遂乘楚王答应缔约之际，捧着歃血的盘子要楚王歃血。不定，指庾信自己没能决断去做。

⑤“钟仪”二句：楚将钟仪战败被晋俘虏，还戴着楚国的帽子而被囚禁。

⑥“季孙”二句：晋国在平丘会盟，鲁昭公不参加，只派了季孙如意。晋国恼怒，就逮捕了季孙，遮以帷幕，命狄人看守。行人，使者。西河，指晋国。事见《左传·昭公十三年》。

⑦“申包胥”四句：四句说两个故事，即申包胥、蔡威公都因到他国请求救兵，以碎首（撞头出血）和血泪哀求。分别见《左传·定公四年》和《说苑》。

⑧“钓台”二句：是说故乡园柳，不能再见。　钓台：在武昌。孙权曾于此宴饮。　移柳：移栽柳树。　玉关：玉门关。此指辽远之地，不能望见家乡。

⑨“华亭”二句：陆机兵败河桥，被孟志所谗见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华亭：华亭谷，陆机家乡。在今上海松江县西。　鹤唳：鹤鸣。

【译文】

天晚了，路途远，这人间是什么世道啊！将军一去，曾依靠的大树飘零；壮士不再回来，易水上寒风萧瑟。拿着和氏璧、斜视着庭柱将要一起粉碎，因说用连城交换而实被欺骗；盟书横列阶前，捧着歃血的珠盘而没有决断。钟仪真是个君子，戴着楚冠被囚入晋国的牢狱；季孙氏为行人官，也被扣留在西河的客馆。申

包胥的呼天顿足，又叩头几乎碰碎；蔡威公的眼泪哭干，接着流血。移植钓台的杨柳，不像玉门关那般远不可望见；而华亭的鹤鸣，哪能在河桥可听到呀！

【原文】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1]；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2]！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3]，合从缔交；锄耰棘矜者[4]，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5]？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6]；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7]。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8]，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以上追痛梁亡）

【注释】

①一旅：古代武装编制，为500人。此言人少。

②“遂乃”四句：以上四句指梁朝军队被侯景打败的快速和悲惨。

③头会箕敛：按人头征税，用畚箕装取所征的谷物，说明赋税苛刻。者：指陈霸先，篡梁，建立南朝陈。

④锄耰棘矜：用锄柄棘木之类作武器，指兵器很简陋，见卷一《过秦论》。这句和上句都是说陈霸先出身低微。

⑤三百年：当约计南朝建立以来的年数。

⑥“是知”二句：这两句指秦统一后灭亡很快，到王子婴就投降了刘邦。轵道，亭名，在今西安东北，投降之地。

⑦平阳之祸：指晋怀帝亡国被刘聪迁到平阳（今山西临汾），后来愍帝亦被刘曜迁于此，俱被害。

⑧春秋：这里为岁月，光阴。 迭（dié 蝶）：轮流，更换。

【译文】

孙策当天下分作三分之时，他的兵众只有一旅；项羽用江东的子弟起义，人数只有八千。他们便这样去分裂山河，割据天下一方，哪能说拥有百万的正义之师，一天作战就被敌人削平斩伐如草木那样的呢？江淮地区没有涯岸的险阻，亭障壁垒没有藩篱的牢固。那头会箕敛的征税人物，擅自与他国联合结交；那种拿着锄柄棘木当作武器的人，借着有利时机、趁着方便形势兴风起事。莫非江南的王气，在三百年的今天而将要告终么？由此可知并吞天下的人，终不免有在轵道投降的灾难；统一车辙、文字的皇朝，也难以挽救迁谪并死在平阳的祸患。哎呀！山岳崩塌了，已经到了灭亡的厄运；春秋轮番更替，必然发生离去故乡的可悲事情。天意和人事，多么使人凄凉伤心啊！

【原文】

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①；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②；张平子见而陋之③，固其宜矣！（以上言己不得东归而作赋）

【注释】

①星汉：星河，指天上。　槎（chá 茶）：木筏，编木浮渡。

②“陆士衡”二句：指陆机看了左思的《三都赋》十分赞赏，鼓掌称快。

③“张平子”句：指张衡看到班固的《两都赋》，以为写得不好，瞧不起（陋之）；后来他自己作《两京赋》，以图取代驾而上之。

【译文】

况且乘船行路都已穷尽，想到星河不是乘着木筏可以上去；风这么急疾、道路阻隔，那仙山蓬莱没有可以到达的时候。穷困

的人欲表达他想说的话，劳苦的人须要歌唱他所作的事。陆机看到左思的赋而抚掌称赞，这确可使人甘心；张衡见班固的赋而加以鄙视，也本来是适当的啊！

【原文】

我之掌庾承周①，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②，用论道而当官。禀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③。居负洛而重世，邑临河而晏安④。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虎。值五马之南奔⑤，逢三星之东聚⑥。彼凌江而建国，始播迁于吾祖⑦。分南阳而赐田⑧，裂东岳而胙土⑨。诛茅宋玉之宅⑩，穿径临江之府⑪。水木交运⑫，山川崩竭⑬。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淳深，事君彰于义烈⑭。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⑮。（以上叙世德）

【注释】

①掌庾承周：掌管仓庾的官职，在周代因此而得姓氏。这是追溯庾姓的起源。庾，仓廪之类储粮者。

②经邦：管理国事。 佐汉：辅佐汉朝。庾氏在汉并无辅佐之臣，惟东汉有隐逸庾乘及其子孙，世居鄢陵。

③“禀嵩”二句：这两句讲嵩山、河、洛一带风水有灵气、出人才，指庾姓鄢陵旧地和庾信祖居新野、后徙江陵，与这一带山川都有关系。

④“居负洛”二句：这两句意思仍同上文。重世，再世，几个世代。临河，旧注指临近淯水，淯水南入新野县，有樊氏陂，樊氏灭后，庾氏取之。故庾氏世为南阳大姓。

⑤五马南奔：一迷信故事：晋惠帝时有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后来西晋倾覆，有五个大的宗族逃到江东，其中元帝建立东晋。

⑥三星东聚：亦一天人感应的说法，晋永嘉六年，出现火、木、金三星

聚集在牛、女二宿之间，而牛、女为扬州分野。后西晋灭亡，东晋建都在建业，正在古扬州地区。

⑦吾祖：指庾滔，庾信的八世祖，他随元帝渡江，任散骑常侍。

⑧赐田：指庾滔被封为遂昌侯，徙居南郡江陵。

⑨裂：分，分土地。　东岳：泰山。此当代指赐予的官邑，古代泰山下祊田，为汤沐邑。　胙土：犹赐土。

⑩诛茅：锄去茅草，指经营新居。　宋玉宅：宋玉曾住的房屋，在江陵城北。这里指庾家也住到这里来了。

⑪临江府：亦指江陵。

⑫水木交运：指南朝宋、齐两朝交替。宋为水德，齐为木德。

⑬山川崩竭：即山崩川竭，亡国的象征。

⑭"家有"四句：以上四句说的是庾家自远祖庾滔至高、曾、祖、父都是直道全节，训子、事君，忠孝相传。

⑮胡书：科斗文。　碣：碑碣。

【译文】

我的家世源于周代掌仓庾之职，因世代有功业而立族：治理国事、辅佐汉朝，由于能论道而世代为官。承受嵩山、华山玉石的素质，滋润黄河、洛水的波澜。住地背着洛水而几代相传，乡邑临着淯水而晏然平安。后来遭到晋永嘉的患难，中原开始没有君主。人民流亡、只依靠着枕着墙壁安身，道路纵横来往的是豺虎。碰上"五马南渡"的凶兆，遇上"三星东聚"的灾异。晋室渡过长江建立国家，跟着流亡迁徙的是我的八世祖。受封到南阳赐予禄田，剖分汤沐邑而赐给侯爵之土。在宋玉的故居芟除茅草建立新居，在临江王府旧地开辟道路。经过宋、齐皇朝的交替，政权相继覆灭，我家还拥有直道，家人多保全气节；教训子孙达到淳厚深沉，事奉国君显扬着大义忠烈。新野的地方有生祠的庙宇，河南的境内遗留有胡书的碑碣。

【原文】

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1]，阶庭空谷，门巷蒲轮[2]。移谈讲树[3]，就简书筠[4]。降生世德，载诞贞臣[5]。文词高于甲观[6]，模楷盛于漳滨[7]。嗟有道而无凤[8]，叹非时而有麟[9]。既奸回之彝逆，终不悦于仁人[10]。（以上叙信之祖父）

【注释】

①“况乃”二句：这两句指庾信祖父庾易，数次不受征召，隐居清高。少微：星名，士大夫位，又为处士位，一名处士星。天山，义为隐遁。源于《易经》：“天下有山，遯。”遯，即遁。

②蒲轮：皇朝用来征召人士的车。齐武帝时曾征召庾易等五人，“请加蒲车束帛之命”。

③讲树：指高士风度，史载晋嵇康常在家门柳树下饮酒清谈。此借喻庾易。

④就简书筠：书写简策。筠，竹子青皮，作简策的材料。书筠，亦即书简。

⑤贞臣：称其父庾肩吾。肩吾曾经不受贼（指侯景）职，潜奔江陵，为忠贞之臣。

⑥甲观：太子宫。汉成帝为太子时，宫中有甲观画堂。这里指庾肩吾在晋安王为太子时任其东宫通事舍人，后为安西王的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等职，都以文词见重。

⑦漳滨：漳水之滨。漳水出荆山，与沮水合，流近江陵。这里亦指江陵地区。

⑧这句是说有道德的人生不逢时。孔子曾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自己也完了。以凤鸟是否出现说明世道的盛衰。

⑨句意同上而现象相反，麒麟出现在不应当出现的时代，故被伤害。事见《春秋》哀公十四年，相传孔子因麟被猎获而叹息、绝笔—《春秋》经也写至此而搁笔了。

⑩“既奸回”二句：这两句说的是庾肩吾曾被侯景、宋子仙等逼迫任

职，最终逃避。　奸回：奸邪。　奰(bì备)逆：暴虐。奰，怒。均指侯景等。　仁人：指庾肩吾。

【译文】

而且祖父易是少微星似的真人，高隐不仕的逸民，阶前庭院像人迹罕至的空谷，而门巷却来征召的蒲轮。他长时间在高树下论道，闲时就用简策写文。我降生在世德之家，生我的父亲是忠贞之臣。他的文词在东宫职位上被推崇，他为人楷模盛传于漳水之滨。可嗟叹的是有道德而没有凤鸟来到，不是好世道而出现麒麟。屡遭奸邪勃逆的逼迫任职，但最终他们不能获得仁人的欢心。

【原文】

王子洛滨之岁①，兰成射策之年②，始含香于建礼，仍矫翼于崇贤③。游洊雷之讲肆④，齿明离之胄筵⑤。既倾蠡而酌海，遂测管以窥天⑥。方塘水白，钓渚池圆⑦。侍戎韬于武帐⑧，听雅曲于文弦。乃解悬而通籍⑨，遂崇文而会武。居笠毂而掌兵⑩，出兰池而典午⑪。论兵于江汉之君，拭玉于西河之主⑫。(以上信自叙仕梁时事)

【注释】

①王子：指东周灵王太子晋，又称王子乔，善言。晋平公使叔誉聘周，与之言而辞穷，叔誉回报说：太子只有十五岁，我讲不过他，请君主事奉周室。　岁：洛滨之岁当指晋使至周都洛阳这一年，即太子晋十五岁。

②兰成：庾信的小名。　射策：应科甲考试。

③“始含香”二句：这两句说自己为尚书郎，不久又为东宫学士。含香，为尚书郎雅称。东汉桓帝时侍中刁存，年老口臭，皇帝给他鸡舌香含之。后即称尚书郎为含香。　建礼：门名，尚书郎值班之处。　矫翼：犹展翼，比喻

施展才能。 崇礼:太子宫的门名。

④洊(jiàn荐)雷:雷声不断。洊,重、再,频繁来到之义。《周易·震》卦象辞云:"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这是作者说他辅导太子责任重大,经常敬畏修身。 讲肄:一作讲肄,即讲习。

⑤齿:论年龄为长幼次序。 明离:光明相继不绝。语出《周易·离》卦象辞"明两作离",离为日象,该卦的上下二体都是离。所以说两,即光明前后相续。故下云"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胄筵:太子的经席。胄,胄子,贵族子弟。 全句称述辅导太子以光明而有秩序的教育。

⑥用成语"以蠡测海,以管窥天"说明以小见大。见前东方朔《答客难》。

⑦"方塘"二句:这两句描述以前宫中清幽环境。

⑧戎韬:指军事。韬,藏剑的套子。

⑨解悬通籍:解除束缚、恢复自由。见本书卷十二刘向《论甘延寿等疏》。

⑩笠毂:车盖,代指战车。

⑪兰池:汉朝宫名,此代指皇城、皇宫。 典午:即司马,此指督领兵事。

⑫"论兵"二句:这两句追述作者曾与元帝为湘东王时论中流水战之事,和兼任通直常侍时出使东魏以辞令应对,甚为邺下称许之事。湘东属楚地,故言江汉。 拭玉:拂拭朝圭,指出使。 西河:魏地,故代指东魏。

【译文】

灵王太子晋在洛都与晋使接谈的年岁,即相当我兰成对策应试之年,开始在建礼门为尚书郎,接着为东宫学士发挥才能在崇贤门前。优游在"洊雷"的讲习里,列席于"明离"的胄子经筵。既已用蠡而酌海,便以测管而窥天。那时方塘的水澄清透亮,垂钓的池渚圆圆。侍奉军事在武帐之中,又听雅曲于发出文采的琴弦。那时清平闲暇、宽松自便,既尊重文化、也会演武事。坐在笠毂中掌管兵卒,出皇宫而整顿军旅。与湘东王论述水战,作使者应对辞令倾倒魏朝的君主。

【原文】

于是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1]。连茂苑于海陵[2]，跨横塘于江浦[3]。东门则鞭石成桥[4]，南极则铸铜为柱[5]。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6]，南琛没羽[7]。吴歈越吟，荆艳楚舞[8]。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王歙为和亲之侯，班超为定远之使[9]。马武无预于甲兵[10]，冯唐不论于将帅[11]。（以上追述梁承平之盛）

【注释】

①邹鲁：周代邹、鲁地方盛行儒学，这里代指儒学文化。

②茂苑：茂盛的苑囿，指梁天监年间修的建兴苑。　海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泰州市。地有吴太仓。

③横塘：在淮水南沿岸筑堤，称横塘，天监九年所造。

④东门鞭石成桥：秦始皇故事，立石于东海上朐界中以作秦东门，横桥至海上观日，有神人用鞭驱使石块为之，石不速至，则鞭之出血云云。

⑤铸铜柱：马援到交址，立铜柱为汉朝的边界，此代指梁武帝时平定交州，史载此期间南朝领有州郡较广。

⑥赆（jìn 尽）：赠送财物。　浮玉：本山名，传说在西海之西，此指其所出之玉。

⑦琛：珍宝，这里是送珍宝。　没羽：珍异之宝物名。　按：以上两句叙梁朝全盛时，远方及邻国不断进贡。

⑧“吴歈”二句：这两句写当时歌舞之盛。　歈：歌。　艳：指舞女。

⑨“王歙”二句：这两句以汉代和亲、远交邦国，比喻梁与东魏和、战的关系。王歙为汉长水校尉，出使匈奴。和亲，即昭君和亲事。

⑩“马武”句：光武时，马武提出击匈奴，光武不许，此后诸将不再言兵事。

⑪“冯唐”句：文帝时，聚天下精兵，驻在广武，与冯唐论述将帅之事。按以上两句用汉事比喻梁朝习于太平安乐，不备军事。

【译文】

在那时朝野欢乐，有池台钟鼓的设置，乡里尽是冠盖的富贵人家，门户都是儒学之士。茂盛的苑囿与海陵相连，修造的横塘跨过江浦。东海有如秦始皇的鞭石成桥，南方的连界有如汉马援铸造铜柱。橘树就有园中种植万株，竹林就多到家富如封侯千户。西方进贡浮玉山的美玉，南方献来宝物有名叫没羽。吴越的歌声，荆楚的美女起舞。好像草木遇上和暖的春天，鱼龙得到了风雨。在这五十年中，江南太平无事。那王有如汉代歙作了和亲的侯，班超作了安定远方的使者。马武不必参预军事，冯唐也不需与皇帝论说将帅问题。

【原文】

岂知山岳阗然，江湖潜沸①！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②。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③。谈劫烬之灰飞④，辨常星之夜落⑤。地平鱼齿⑥，城危兽角⑦。卧刁斗于荥阳⑧，绊龙媒于平乐⑨。宰衡以干戈为儿戏⑩，搢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⑪，驭奔驹以朽索⑫。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⑬。敝箪不能救盐池之咸⑭，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⑮。既而鲂鱼赪尾⑯，四郊多垒⑰。殿狎江鸥，宫鸣野雉。湛卢去国⑱，艅艎失水⑲。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而为戎矣⑳！（以上言侯景兵起，梁君臣忽于武备。）

【注释】

①“岂知”二句：比喻危机潜伏。

②“离石”句：以刘渊反晋比喻侯景之乱。刘渊原为离石的将兵都尉。时高欢使侯景拥兵十万，控制河南地区。

③“天子”四句：这四句指梁武帝留心诗书礼乐，忘情军事。他著《毛诗问答》、《尚书大义》和《乐社义》等书。　重云：重云殿，武帝在此讲学。　士林：士林馆，武帝建立以招聘学士。

④劫烬灰飞：汉武帝开昆明池，挖至深处只见都是灰墨无土，举朝不解。问东方朔，他说也不知道，试问西域人。到东汉明帝时，西域道人才说这是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而余下灰烬，云云。这里是说只谈佛道无稽之事。

⑤常星夜落：即恒星不见，此为《春秋》鲁庄公七年的天象。恒星看不见，为夜明，后来附会为这年四月八日是佛生之日。这里指武帝信佛，于太清元年舍身入佛，讲佛经。

⑥地平鱼齿：地方将像鱼齿山被人扫平。这引述春秋故事：《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军伐郑，主帅攻到城门，在鱼齿（山名，称鱼陵）山下渡过。

⑦兽角：猛兽之角，能作城。这句是说城郭不坚固，难以守卫。

⑧这句引汉李广故事，作战不击刁斗（讯警工具）自卫，收存在荥阳库中。

⑨这句引东汉明帝故事，收取好马置之平乐馆中。　龙媒：良马。

⑩“宰衡”句：说主掌政军大臣玩忽职守。这里指侍中、中领军朱异，一再不信侯景会作乱，诒误大事。

⑪这句说的是周昭王南征，舟人献上胶船，中流胶解，沉于汉水。溃，一作“溃”，散解。

⑫这句是说用枯朽的缰绳驾驭奔马，自然会失败。

⑬“小人”二句：这两句说侯景得逞，无论百姓、贵族都一同受害。　小人，即小民。　猿鹤，比喻逃散。《抱朴子》说：“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鹤，小人为沙虫。”

⑭敝箪（bì 币）：破旧的甑箪（蒸饭的炊具）。　救…咸：箪能止咸，置之盐中，咸味都附于箪上。

⑮阿胶：山东东阿产的胶。　止…浊：当是起澄清作用，能沉淀浊水。

⑯鲂鱼赬（chēng撑）尾：鲂鱼尾变赤色。语见《诗经·汝坟》：“鲂鱼赬尾，王室如燬。”言鱼劳则尾赤，王朝烧灭。赬，赤色。

⑰四郊多垒：指被侵伐之象。

⑱湛卢：剑名，相传欧冶子铸造五种宝剑之一。　去国：传说湛卢剑因人君无道则自动离去。均见《越绝书》。

⑲艅艎：舟名，吴君的战船。 失水：指被夺。《左传·昭公十七年》："楚人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馀皇，即艅艎。

⑳"见披发"二句：这两句为春秋事。平王东迁时，有人到伊水，见一披发者在野地里祭祀，说不到百年，这里会变成戎族的居地。到《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秋，秦、晋就把陆浑之戎迁到伊川。这里比喻侯景攻梁。

【译文】

哪里知道山岳发暗，江湖悄悄地沸腾而起，渔阳有陈胜的闾左戍卒起义，离石有叛变的将兵都尉。天子还在留心删《诗》、《书》，制定礼乐，设置重云殿的讲席，开设士林馆招致学士。谈论着劫烬 灰飞的传说，辩论恒星夜落、附会佛的生日。地方像鱼齿山一样被敌军扫平，城郭以兽角修造而存危机。把军用的刁斗收藏在荥阳库中，把龙媒良马绊住在平乐馆内。辅佐大臣把兵事视同儿戏，达官贵族以清谈代替庙堂的谋议。乘着见水就溃解的胶船，用朽索作缰绳驾驭奔驹。小民百姓便遭受水深火热的痛苦，君子们便将变成猿鹤逃离。破箪不能消除盐池的咸味，阿胶不能澄清黄河的浊水。已经是鲂鱼尾巴发赤，四郊遍布军事堡垒。殿阁有江鸥游玩，皇宫成了野鸡鸣叫之地。湛卢的宝剑离国而走，君主的战船艅艎被人夺取。看见披发野祭在伊川的人，便预知百年之中这里全都沦为戎狄了！

【原文】

彼奸逆之炽盛，久游魂而放命①。大则有鲸有鲵②，小则为枭为獍③。负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烛之能调④，岂璿玑之可正⑤？值天下之无为，尚有欲于羁縻⑥。饮其琉璃之酒，赏其虎豹之皮⑦。见胡柯于大夏，识鸟卵于条枝⑧。豺牙密厉⑨，虺毒潜吹⑩ 。轻九鼎而欲问⑪ ，闻三川而遂窥⑫ 。（以上叙侯景内附）

【注释】

①游魂：游散的精魂，非正常的人性，指侯 景。《周易·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放命：放弃天命。或犹亡命。

②鲸、鲵：鲸鱼，雌者曰鲵，比喻不义的大恶人。

③枭（xiāo 消）：鸱枭，恶鸟。　獍（jìng镜）：又名破镜，恶兽，食父，又说食母。　以上二句比喻侯 景，而枭、獍为小恶，招致本身被灭，比喻侯景南奔时被魏相高澄杀其妻、子。

④玉烛：四时调和谓之玉烛。

⑤璿（xuán 玄）玑：璿、玑、玉衡，称北斗，古代以定四时、历法。一说即浑天仪。参见《尚书·尧典》。

⑥羁縻：系牛马的绳索，此谓约束。　这句指侯 景在太清元年以十三州内属，表示归附。

⑦"饮其琉璃"二句：这两句叙述梁武帝接受侯 景的降附，大加封赏。

⑧"见胡柯"二句：这两句讲远方的贡物。　大夏、条枝均西域国名。胡柯：一作"胡桐"。鸟卵，大雀之卵，大如瓮。均奇异物产。这里或指侯景所进，或指梁朝所拥有而表明当时兴盛情景。

⑨密厉：暗地磨砺。

⑩虺（huī 毁）：毒蛇。　潜吹：暗地散发。

⑪这句说楚庄王向周室询问九鼎的轻重，即图谋 夺取王朝。　九鼎：传国的重器，相传禹铸九鼎，夏亡传商，商亡传周。

⑫这句指秦武王想车通三川，以窥周室。　按：以上四句说侯景明为归附，实欲夺取梁朝。

【译文】

那侯景奸逆的气焰很盛，早已是游魂而放弃天命。大恶便似鲸如鲵，小恶就是鸱枭、是獍。仗着他牛羊的力气，凭着他逐水草的凶性。不是玉烛所能调和，哪能用璿玑可以端正？只是在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还想接受皇朝的羁縻。朝廷给他饮琉璃之酒，赏给他虎豹之皮。在大夏国看到胡柯物产，在条枝见识到大鸟的大卵。可是侯景归附是假，他豺狼的牙齿在暗暗磨砺，虺蛇的毒

气在偷偷吹射。玩忽传国九鼎而想夺取，图谋通车三川而窥伺皇室。

【原文】

始则王子召戎[1]，奸臣介胄。既官政而离逷[2]，遂师言而泄漏[3]。望廷尉之逋囚[4]，反淮南之穷寇[5]。出狄泉之苍鸟[6]，起横江之困兽[7]。地则石鼓鸣山[8]，天则金精动宿[9]。北阙龙吟，东陵麟斗[10]。（以上叙临贺王通侯景）

【注释】

①王子召戎：指临川王宏之子萧正德，梁武帝以为养子，欲承皇位，阴谋与侯景连结，朱雀航之役引侯景入宣阳门。

②官政：指侯景先立萧正德为天子，改元曰正平。 离逷（tì 替）：指侯景又拒绝立正德，恢复太清年号，降正德为侍中、大司马。逷，远。

③这句说泄漏机密，指萧正德受侯景欺骗，乃密与鄱阳嗣王契通信，准备用兵进攻，而信被贼军搜去，矫诏杀之。

④廷尉之逋囚：廷尉要追捕的囚徒。这里指侯景曾内附，得罪东魏，高澄遣将围之。

⑤淮南穷寇：一是苏峻以历阳太守反晋，一是以诸葛诞据淮南反魏等事，比喻侯景为东魏的穷寇今又反攻梁朝。

⑥狄泉苍鸟：晋时洛阳城角地陷，中有二鹅，苍者飞而白者不飞。董养说：这是周代狄泉之地，苍鹅是胡人，白鹅是（西）晋，隐喻胡人刘渊将代晋。此以刘渊比侯景。

⑦困兽：被围困的野兽，这指侯景离东魏时，曾败于涡阳。

⑧石鼓鸣山：邺都西北有鼓山，石如鼓，鸣则将有兵事。长沙东部和吴兴均有此象。

⑨金精动宿：太白星侵入其他星座。此为兵革之象，如太白入昴宿，金虎相迫，主有兵乱。太白为金星，昴为西方白虎之宿。这里指太清元年曾出现天西北开裂的异兆，二年又有两月相承如钩现于西方，故有说金精指月。

⑩“北阙”二句：这两句亦是说灾异的出现。据史载，梁朝先后出现龙斗，折树开地和石辟邪（石塑的神象）起舞等传闻。古代以为“麒麟斗而日月食”都是凶兆。以上都为天人感应的迷信之谈。

【译文】

起初是王子召来敌寇，奸臣被授予将军；继而是被贼立为天子又互相离心，萧正德与鄱阳王的密谋泄漏而自取杀身。看那被廷尉追捕的囚徒，是曾经反淮南的穷寇。从前狄泉地下飞出苍鹅，今又复活了横江而来的困兽。地面便有石鼓在山鸣响，天上则有金星犯入其他的星宿。皇城出现了龙吟，东陵出现了麒麟相斗。

【原文】

尔乃桀黠构扇①，冯陵畿甸②。拥狼望于黄图，填卢山于赤县③。青袍如草，白马如练④。天子履端废朝⑤，单于长围高宴⑥。两观当戟⑦，千门受箭。白虹贯日，苍鹰击殿⑧。竟遭夏云之祸，终视尧城之变⑨。官守无奔问之人⑩，干戚非平戎之战⑪。陶侃空争米船，顾荣虚摇羽扇⑫！（以上叙景围台城）

【注释】

①桀黠：横暴凶悍，这里指侯景收买官府中豪奴等杀掠为虐。　构扇：生起祸端。扇，同“煽”。

②冯陵：侵入、践踏。　畿甸：皇城地区。

③“拥狼望”二句：这二句是说皇城中心地区的财富、繁华都被异族所劫掠。狼望、卢山均为匈奴山名，此指侯景及其北来的兵将。　黄图：三辅黄图，即畿甸。　赤县：中国即中原，指华夏地区。

④“青袍”二句：这二句指侯景的穿着。梁大同年间有童谣：“青丝白马寿阳来”，侯景为欲应验，以青布为袍，常乘白马。

⑤履端：正月朝会。端，正月月。

⑥单于：此指侯景。 长围：这指侯景建筑长围，困逼天子。 高宴：侯景在东宫置酒宴奏乐。

⑦两观：皇朝正门两边城上建楼观。中间低，称阙，故宫阙、观阙连言。当戟：卫士持戟守卫，此指侯景以兵甲监守皇帝。

⑧"白虹"二句：这二句指皇帝受害的现象：相传聂政刺杀韩相时，白虹为之贯日。专诸刺杀吴王僚时，苍鹰击于殿上。

⑨"竟遭"二句：这二句谓梁武帝被幽禁。 夏云：误，当作"夏台"。桀曾囚汤于夏台，后悔当初没有杀汤于夏台。相传尧德衰，被舜所囚于尧城。

⑩这句指当时湘东王绎、河东王誉、桂阳王慥等都不进兵勤王。

⑪干戚：兵器。 平戎：平定侯景。 全句意谓军队对待战事也不起作用。

⑫"陶侃"二句：这二句以晋故事比喻：温峤曾借资陶侃而终平苏峻之乱；今梁臣王琳运米万石，未至而都城陷，是空争米船。晋顾荣曾挥扇打退反叛的陈敏兵众，而今羊鸦云与侯景战，竟为贼所败，临死恨未报效朝廷，是虚摇羽扇。羊氏曾对朱异言侯景有异志，也算摇羽扇者。

【译文】

由是果然桀黠之徒煽起祸乱，侵犯践踏畿甸。以狼望山护拥到皇朝地区，把匈奴的卢山填充于我中原赤县。侯景的青袍似春草，骑的白马如白练。天子在正月废了朝会，作乱的头子长围宫禁而大开酒宴。朝门两观戈戟林立，宫城的千门遭受弓箭。白虹直贯日光，苍鹰扑击皇殿。皇帝竟遭夏台的囚禁，终于看到尧城的事变。各地的官员没有来奔走勤王的人，干戚不作平定敌寇的争战。有如晋的陶侃空争运米之船，又似顾荣徒然摇着羽扇。

【原文】

将军死绥①，路绝长围。烽随星落②，书逐鸢飞③。遂乃韩分赵裂④，鼓卧旗折。失群班马⑤，迷轮乱辙。猛士婴

城[6]，谋臣卷舌。昆阳之战象走林[7]，常山之阵蛇奔穴[8]。五郡则兄弟相悲[9]，三州则父子离别[10]。（以上叙援兵不至）

【注释】

①绥：退却，败军。指侯景筑长围，隔绝内外，援兵不至，为其所败。

②烽随星落：举烽向外告急，夜间举烽火，故云随星而飞落。

③书逐鸢飞：告急的敕书跟着鸢飞出。简文帝曾将敕书置入纸鸢在太极殿前顺风放出，但都被叛军射落。

④这句以战国韩、赵将被秦割裂，比喻梁军不能同心协力平乱。

⑤班马：分开而离群的马。班，别。

⑥婴：同“樱”，接触。　婴城：登城作战。

⑦这句讲光武守昆阳城的战事比喻侯景围梁的剧烈。围昆阳驱虎豹犀象助威，光武率敢死队冲击，虎豹均害怕而退走。侯景亦造火车等攻城工具，从百道进攻，引玄武湖水灌台城等。

⑧常山阵蛇：即战阵作常山蛇、首尾相应之状。据说诸葛亮的八阵图，桓温以为即此阵。　奔穴：指不战而逃。

⑨五郡：疑指湘东、邵陵、武陵、庐陵、南康五郡，都是武帝子封为王者镇守，故云兄弟相悲，不相救援。

⑩三州：疑指湘东王的荆州，武陵王的益州，邵陵王的郢州。因此时只有这三王存在，庐陵王续，南康王绩均早死。三王于武帝为父子，不能接应，故云父子离别。

【译文】

将军战死或败退，通路被隔绝于长围。烽火随星而落，敕书追逐鸟鸢而飞。可都没有援兵，于是就像韩国被瓜分、赵国被割裂，战鼓偃卧、旌旗断折。战马失群分散，战车轮辙迷乱。猛士纵还登城迎敌，而谋臣却不言语舌头被卷。昆阳的战象逃走林中，常山阵的蛇逃往洞穴。说五郡，便是兄弟想悲，论三州，则是父子别离。

【原文】

护军慷慨，忠能死节[1]。三世为将[2]，终于此灭！济阳忠壮，身参末将。兄弟三人，义声俱倡[3]。主辱臣死，名存身丧。敌人归元[4]，三军凄怆！尚书我算，守备是长。云梯可拒，地道能防[5]。有齐将之闭壁，无燕师之卧墙[6]。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奋发，勇气咆勃。实总元戎，身先士卒[7]。胄落鱼门，兵填马窟。屡犯通中，频遭刮骨[8]。功业夭枉，身名埋没[9]！（以上叙韦、江、羊、柳诸将）

【注释】

①“护军”二句：这二句是说韦粲进城援救，兵败被害，一子及三弟俱战死，亲戚死者数百人。

②三世为将：指韦粲的祖父韦叡、父亲韦放，与己为三世都任梁将。

③“济阳”四句：这四句是说江子一兄弟三人壮烈牺牲。江子一，济阳考城人，为南津校尉，弟江子四为尚书左丞，江子五为东宫殿主，与侯景军交战而死。后来元帝赠三人谥号为义子、毅子、烈子。

④敌人归元：侯景也以江子一为义勇，归还尸体，面如生。元，即头。

⑤“尚书”四句：这四句说尚书羊侃抗敌事迹。羊侃为梁的都官尚书，侯景攻陷历阳时，他提出对策，武帝不从。侯景攻城时，羊侃总督诸军事，多次用计破坏打退敌军攻城，其长子羊鸞曾被侯景俘获，这时带到城下威胁羊侃，但不为所动；第二次来时并用弓箭射其子。云梯、地道两句指羊侃用火烧毁敌人攻城工具，挖地道引陷敌来攻城的楼车。

⑥“有齐将”二句：这两句以古事比喻羊侃的作用和得病而死。齐将闭壁，指齐田单坚守即墨，抗击燕军，羊侃守城的智勇亦可比之。燕师卧墙，则指十六国的前燕慕容垂于前次慕容宝所败之参合地，凭吊阵亡者而惭愤呕血致病，疾笃时仍坚持筑燕昌城而归。今羊侃以病卒于城内，故云无燕师之卧墙。亦是伤悼之意。

⑦“申子”四句：这四句讲述柳仲礼的抗敌事。柳仲礼小名申子。为人有胆识勇气，曾预料侯景将反，请以精兵三万讨伐而朝廷不许。及侯景过

江，朝廷便望其至，他与诸军赴援，推为总督，侯景亦害怕他。于是进军次于新亭。

⑧“胄落鱼门”四句：这四句说柳仲礼与侯景战，终于失败事。仲礼闻韦粲被攻，丢了饭不吃，只带七十骑援救，战于青塘，终因寡不敌众，马陷于泥淖中，被骑将救出方免。　鱼门：为春秋时鲁僖公与邾国交战，失败，头盔被邾人夺去，悬在鱼门即邾国城门上。　通中：指刘邦与项羽对峙在京、索间六年，被创，四次被通中而过。　刮骨：指关羽为流矢所中，刮骨疗毒。均形容柳仲礼。

⑨“功业”二句：这二句说柳仲礼兵败消沉，竟至开营投降侯景，后又到江陵为湘东王作战，败没于魏。所谓功业夭枉即夭折。作者深恨柳氏丧节于侯景，又俘囚于西魏，功业无存，身名埋没。

【译文】

护军韦粲慷慨杀敌，忠烈而死守气节。他三世为将，终在这次战役被灭！济阳江子一既忠又勇，身列于末将；而兄弟三人英勇战死，大义的名声传扬。君主受辱、臣下当死，他们名声永存、可是身已丧亡。敌人归还他的头颅，三军都悲痛凄怆！尚书羊侃智谋丰富，守城备战发挥他的优长。贼人的云梯可以抵住，用地道就能防。他有齐将田单据守即墨抗燕的功绩，但他得疾早死而没有像南燕慕容氏筑起城墙。国家大事去矣，那是因为人才的丧亡！柳申子奋发迎敌，勇气百倍；总领诸军，身先士卒。但兵败而胄落被悬于鱼门，兵马被陷于泥窟。敌军屡次攻进，我军多次遭受其毒，有如刮骨。可悲他不能守节而功业夭折，身名埋没！

【原文】

或以隼翼鹢披①，虎威狐假。沾渍锋镝，脂膏原野。兵弱虏强，城孤气寡。闻鹤唳而心惊，听胡笳而泪下。据神亭而忘戟②，临横江而弃马③。崩于巨鹿之沙④，碎于长平之瓦⑤。（以上总言败军之状）

【注释】

①隼翼鹞披：即鹞披隼翼。鹞为小鸟，隼为猛禽，鹞披上隼的羽毛，假装威风。与下狐假虎威同类，当指梁朝军将无人。

②这句引述孙策事：策与太史慈曾在神亭交战，夺得慈的戟，遂囚执之。

③这句指孙策渡江攻刘繇，被流矢所中，伤股，不能乘马，只得坐车还牛渚营。

④这句指反秦战争中，项羽、陈馀败秦王离，破其军于钜鹿。钜鹿有纣所作沙丘台。

⑤这句指秦攻赵，军于武安西，鼓噪演兵，声震武安的屋瓦，气势很盛。这一役结果被赵奢所破。句当作“碎于武安之瓦”。

【译文】

有的是鹞鸟披着隼的羽翼，狐狸把虎威来借。血染兵器的锋刃，脂膏沾满原野。我军力弱而虏寇势强，都城孤立而士气贫乏。闻见鹤的鸣叫而心惊，听到胡笳声而泪下。据守神亭而戟被夺，横江攻战而受伤不能骑马。覆军在巨鹿的沙丘，噪声震碎武安的屋瓦。

【原文】

于是桂林颠覆，长洲麋鹿①。溃溃沸腾，茫茫惨黩。天地离阻，神人惨酷。晋、郑靡依②，鲁、卫不睦③。竞动天关，争回地轴④。探雀彀而未饱⑤，待熊蹯而讵熟⑥？乃有车侧郭门⑦，筋悬庙屋⑧。鬼同曹社之谋⑨，人有秦庭之哭⑩。（以上叙台城陷，武帝死，遂言信自赴秦。）

【注释】

①“于是”二句：二句指台城既陷，建康荒芜。 桂林：苑名。 长洲：前文所说长洲茂苑。 麋鹿：即指麋鹿到处游奔。

②这句引春秋人说平王东迁是依靠晋、郑，所谓“晋郑焉依”，反其意而谓梁没有诸王入援，故云“靡依”，无依。

③这句意同上，春秋人说武王之子只有周公（鲁）和康叔（卫）和睦，这里反其意，指武帝之子诸王不睦，元帝与诸王及诸王之间互相攻战。故云“鲁卫不睦”。

④“竞动”二句：这二句以天地之象说明皇朝分崩离析。天关，星座，为天门，日月五星所道，主边事，亦限隔内外等。地轴，地下有四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　竞动：竞相摇动。　争回：争相回旋。

⑤这句引述赵武灵王晚年被公子成等围困，饥饿而取雀彀（雏鸟）为食，比喻梁武帝被侯景幽禁，减少膳食，久病不得疗治而死。

⑥这句引春秋楚成王被太子商臣逼死，死前请求煮熟熊蹯（掌）而食，不许，而自缢。

⑦车侧郭门：春秋齐崔杼杀了庄公，埋在北郭，只用车七乘殉葬，不殡于宗庙，即不用人君的葬礼。侧，即瘗埋。比喻梁武帝被幽死后，葬时以大钉钉之，欲令后世绝灭。

⑧筋悬庙屋：齐湣王被卓齿所杀，而擢其筋悬之于东庙。这里比喻简文帝被侯景残酷逼杀。

⑨这句讲曹国灭亡的故事。曹国有人梦见众君子站在社宫上谋划灭亡曹国，曹叔振铎（武王之子，始封曹君）请求等待公孙强出现方能亡曹，许之。后来都应验了，曹被宋灭。

⑩这句引申包胥哭秦庭请求秦兵救楚事，比喻作者在金陵失守，二帝遇害后，逃奔江陵，已有乞援之志。

【译文】

于是桂林苑被毁，长洲奔游着麋鹿。到处是邪乱沸腾，茫茫一片的悲惨卑污。天地分离阻隔，神和人都那么惨酷。晋、郑不能依赖，鲁、卫也不和睦。宗室也竞相摇动天关，争着回旋地轴。被囚禁的天子采取雀彀充饥而不饱，等待熊掌而哪能允许煮熟。二帝先后被逼死、竟只能用车殉葬埋在郭门，死的悲惨有如前世抽筋悬于庙屋。恶鬼们亡梁好像古代在社宫阴谋亡曹，也有人立志

救亡而作秦庭之哭。

【原文】

尔乃假刻玺于关塞，称使者之酬对[1]。逢鄂坂之讥嫌[2]，值彤门之征税[3]。乘白马而不前[4]，策青骡而转碍[5]。吹落叶之扁舟，飘长风于上游。彼锯牙而钩爪，又循江而习流[6]。排青龙之战舰，斗飞燕之船楼。张辽临于赤壁[7]，王濬下于巴丘[8]。乍风惊而射火[9]，或箭重而回舟[10]。未辨声于黄盖[11]，已先沉于杜侯[12]。落帆黄鹤之浦，藏船鹦鹉之洲[13]。路已分于湘汉，星犹看于斗牛[14]。（以上叙自金陵达江陵）

【注释】

①“尔乃”二句：这二句引汉人一些凭符玺出入关塞故事说明作者奔江陵，历尽关塞之苦。汉宁成作刻节传出关、归家。后汉郭丹到长安从师，买符入函谷关，他慨叹说：我不乘使者车就不再出关，后果然如愿，乘高车出关。

②这句说伍子胥过昭关被稽查事，鄂坂在江夏，伍员自楚奔吴，庾信自吴奔楚均通过此处，故引此。 讥嫌：即关吏盘查。

③彤（ér而）门征税：春秋宋武公时狄族伐宋，司徒皇父率军抵抗，彤班为驭者，打败了狄人，武公就赏给彤班一座门，让他收税，称为彤门。

④这句指公孙龙的“白马论”，相传他曾持白马之论而度关。此当是由庾信经过的地名而发。

⑤策青骡：相传方士李少君在河东蒲坂，乘骡。 转碍：转而碰到阻碍。意为自己不是神仙，乘青骡也不会顺利。

⑥“彼锯牙”二句：这二句说他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遇侯景袭郢之兵。时在大宝二年（简文帝年号，公元551年）。锯牙钩爪，犹言张牙舞爪，指侯景。 习流：善于水战的士兵。勾践时曾发习流二千人参与伐吴战争。

⑦此句说三国时张辽与孙权在合肥大战，孙权败退。赤壁，为误，当作

合肥。这里比喻侯景袭郢被王僧辩所败。

⑧此句言晋王濬伐吴，从成都出发，顺江而下，攻破丹阳之事。比喻元帝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率巴陵诸军讨侯景，俘获其帅宋子仙、丁和之事。巴丘：当指巴陵诸军。

⑨风惊射火：指梁将胡僧佑、陆法和于江陵破任约事。用火船为前驱，逆风不便，法和以羽扇麾之，风势即反，胜之，生获任约。

⑩箭重而回舟：即草船借箭事。见《魏略》，所载乃是孙权所为。

⑪此句述赤壁之战，黄盖伪约降曹，以数十舰装满灌油的柴草，驶入曹军，同时放火，顺着风势，延烧岸上营落，曹军败退。

⑫此句说魏杜畿受命制造御船，在陶河试行，遇风，覆没，与诸葛诞一同溺水，几死。　杜侯：指杜畿。　按，以上用三国战役比喻梁军与侯景在江陵之战。

⑬“落帆”二句：这二句都叙述江夏的情景，为庾信当时所经过之处。这里，发生过失意之事。王僧辩平郢州，萧韶任该州刺史，与庾信自幼交好。信经江夏，接待冷落。借酒酣，信竟上榻，践踏肴馔，对萧韶说：“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座，韶大为惭愧。

⑭“路已分”二句：这二句是说路已经走到湘汉分流之地，还恋恋地望着故国旧都。斗、牛星为吴的分野。

【译文】

由此我便凭着玺节通过关塞，自称使者作为应对。碰到过鄂坂的盘查，遇上耏门的征税。即使扮作仙道、乘白马也难前行，赶着青骡反而更多阻碍。驾着像吹下落叶的小舟，趁着长风溯往江的上游。那侯景贼军张牙舞爪，又循江而上、军中还有习流。排列青龙的战舰，有着能与飞燕相争逐的船楼。讨伐侯景的梁军、有如张辽败孙权于合肥，王濬灭吴的水师下于巴丘。突然反风而放火烧敌，或装满箭矢而回舟。还没有辨明黄盖诈降和声音，就已经沉船在陶河之洲。我落帆在黄鹤楼下的江浦，把船停泊在鹦鹉洲。路途已到了湘江、汉水分界之处，还望着吴的分野星座南斗与牵牛。

【原文】

若乃阴陵路绝①，钓台斜趣②。望赤壁而沾衣，艤乌江而不渡③。雷池栅浦④，鹊陵焚戍⑤。旅舍无烟，巢禽无树⑥。谓荆衡之杞梓，庶江汉之可恃⑦。淮海维扬，三千馀里⑧。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⑨。届于七泽⑩，滨于十死！（以上叙途中飘泊之状）

【注释】

①阴陵：项羽迷路处。旧注属九江郡，不详今地。 路绝：一作失路。此喻作者自己。

②钓台：武昌城南，袁山北麓临长江上有钓台。 斜趣：即斜趋，斜向行走。

③“望赤壁”二句：这二句是说对着军败之处而发生感慨。赤壁，曹操失败之地。 艤：疑“舣（yǐ 蚁）”之误，停船。 乌江：项羽自杀之地。

④雷池：在今安徽宿松至望江县东南，陶侃曾叫温峤驻守不动“无过雷池一步”之处。 栅浦：侯景江陵失败，还奔建康，所经之路筑栅焚戍。栅浦，殆指此。

⑤鹊陵：即鹊岸。《左传》昭公五年吴楚鹊岸之战，地在庐江舒县，今安徽舒县西南。 焚戍，见上注。

⑥“旅舍”二句：这二句所述为侯景变乱所造成的景况，见《南史·侯景传》。

⑦“谓荆衡”二句：这二句比喻梁的诸王均不可靠，惟湘东可望中兴。江汉指湘东，已见前文。

⑧“淮海”二句：这二句说自己行三千余里。淮海维扬，谓自长江下游而上，《禹贡》“淮海维扬州”。

⑨“过漂渚”二句：此二句说韩信曾得漂母进食，伍子胥曾过昭关后遇江不得渡、芦中人渔夫以船送出。

⑩届：这里为经历。 七泽：均在楚地。

【译文】

至于(我)在阴陵迷失道路,循着斜径行过钓台,望赤壁而眼泪沾衣,想项羽船停乌江而不肯渡过。而今雷池一带筑栅的江浦,鹊岸的焚戍,旅舍悄无人烟,栖鸟找不到树木。所谓荆衡之地产有杞梓,倒不如江汉之人靠得住。我从淮海扬州之境出发,奔波三千余里。像从前韩信过漂渚而寄食人家,又像当年伍子胥得芦中人而渡过江水。经历了楚境的七泽,一生濒临于十死!

【原文】

嗟天保之未定①,见殷忧之方始②。本不达于危行③,又无情于禄仕。谬掌卫于中军④,滥尸丞于御史⑤。信生世等于龙门,辞亲同于河洛。奉立身之遗训,受成书之顾托⑥。昔三世而无惭⑦,今七叶而方落⑧。泣风雨于梁山⑨,惟枯鱼之衔索⑩。入敧斜之小径,掩蓬藿之荒扉⑪。就汀洲之杜若,待芦苇之单衣⑫。(以上叙复见用于元帝,而忧其不终。)

【注释】

①天保未定:皇朝未安定。天保,天命所保佑者,即皇位。《诗经》有"天保定尔"句。

②殷忧:盛忧,深忧。

③危行:与众不同的高尚行为。

④谬掌:掌管的谦词。　卫于中军:指元帝任庾信为右卫将军。

⑤尸:主,主持。　丞于御史:为御史中丞。

⑥"信生世"四句:这四句说的是作者父亲庾肩吾卒于江陵,以司马谈死时、司马迁见父于河、洛并受遗命修撰《史记》事,来比喻父子同奔至江陵一见,遂遭父丧。时简元帝大宝二年。明年元帝即位,袭父爵为武康县侯。故云。

⑦三世：指信的祖、父三代。

⑧七叶：七代。此引汉代金日磾、张安世皆七代仕汉。左思《咏史》诗云："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⑨此句说思亲。曾子耕于太山下，雨雪不得归，思念父母，作《梁山操》。

⑩此句引《孔子家语》：子路见孔子说：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深悲父母的寿命不长。

⑪"入敧斜"二句：此二句作者自述荒凉身世。 蓬藿：蓬蒿之类。

⑫"就汀洲"二句：此二句以屈原、诸葛恪相比。屈原《九歌》："搴汀洲兮杜若"。诸葛恪以苇席裹身，竹篾束腰，死在石子冈。时元帝猜忌，作者忧谗畏讥，故以此比喻。

【译文】

可叹皇朝还没有安定，只见深忧还正在开始。我本来不通晓于高尚行为，却又无意于追求禄仕。谬误地让我任右卫将军，胡乱地主掌御史中丞之职。我生有似于司马迁出在龙门山，也像他告辞父亲在河洛；奉承父亲死前的立身遗训，接受完成撰书的顾托。以往三世没有留下惭愧，到今天传了七代方才没落。在风雨中悲泣而作《梁山操》，忧父母不寿而惟有枯鱼衔索。走进弯弯曲曲小路，关闭起茅屋的荒凉门扉。靠近汀洲的杜若，等待穿着芦苇制成的单衣。

【原文】

于时西楚霸王，剑及繁阳①。鏖兵金匮②，校战玉堂③。苍鹰赤雀，铁轴牙樯④。沉白马而誓众，负黄龙而渡江⑤。海潮迎舰，江萍送王⑥。戎车屯于石城，戈船掩于淮泗⑦。诸侯则郑伯前驱，盟主则荀蒈暮至⑧。剖巢熏穴，奔魑走魅⑨。埋长狄于驹门，斩蚩尤于中冀⑩ 。然腹为灯，饮头

为器[11]。直虹贯垒，长星属地[12]。昔之虎踞龙蟠，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13]。西瞻博望，北临元圃[14]。月榭风台，池平树古。倚弓于玉女窗扉，系马于凤凰楼柱[15]。仁寿之镜徒悬[16]，茂陵之书空聚[17]。（以上叙陈霸先灭侯景，而故都终不可复。）

【注释】

①“于时”二句：这二句说梁元帝驰檄讨伐侯景。霸王，比喻皇威。剑及，用楚庄王发怒伐郑语“剑及于寝门之外”。繁阳，亦用春秋时楚地名为比。地在今安徽临泉县西北的鲖城，又名鲖阳。

②鏖(ào 傲)兵：激烈战斗。　金匮：指《金匮》书，姜太公的兵书名。

③校战：谋划战略。　玉堂：指皇朝。

④“苍鹰”二句：二句指兵船。　苍鹰：苍隼船。　赤雀：陶侃有青雀舟。　轴：桨棹之类。　牙樯：象牙作的帆樯危杆。

⑤“沉白马”二句：二句说王僧辩的军事活动，与陈霸先会盟，乘战船告天以平风浪，瞭望官军有五色云、双龙夹舰疾行等。

⑥江萍送王：从前楚昭王渡江，有斗大的又圆又红之物触王舟，使人聘鲁，问孔子，说这是萍实，食之吉祥。

⑦此指陈霸先在石头城(今南京西临江处)西落星冈筑栅，王僧辩督诸军乘潮入淮。

⑧此引春秋时楚、晋为盟主，诸侯应命来会战事，表示各地将帅从征讨侯景。

⑨“剖巢”二句：二句指王僧辩等大破侯景，掏了他的巢穴，赶走这些鬼魅。

⑩“埋长狄”二句：这二句以古代胜敌的故事比喻。鲁打败长狄，杀了他的一个首领，埋其头于子驹之门。黄帝在冀州杀了蚩尤。

⑪“然腹为灯”二句：二句说惩处侯景，剖腹焚尸，枭首示众并煮而漆之，以付武库。燃灯，为汉杀董卓事。为饮器，是匈奴以月氏王头为饮器事。均借用。

⑫“直虹”二句：二句以天象形容战争激烈，侯景惨败。按史载，当云直虹属地，见《南史·侯景传》。长星贯虹，援引司马懿时“有长星坠于诸葛之垒”，以为比。

⑬“昔之”四句：四句及其以下俱说梁都以前的繁华，被侯景破坏，不能恢复。虎踞龙蟠，说建康（秣陵，今南京市）为帝王之居的形势。黄旗紫气，为君主之象。均为三国时人语。 殄（tiǎn 舔）瘁：全都破坏，灭绝。

⑭博望、玄圃：都是城中的风景胜地。

⑮“月榭”四句：这四句都是叙述皇都的建筑壮丽和人们的游乐。

⑯仁寿镜：陆机寄弟陆云信说，仁寿殿前有大铜镜，暗立庭中，照来人并描写其形体。 徒悬：如今是空空悬着，无人可照了。

⑰茂陵书：汉武帝死时，遗诏以他三十多卷杂书随葬茂陵。这里以汉武帝好道，梁武帝好佛相比喻，悲叹他们的结果。

【译文】

这时以西楚霸王的威风，像楚庄王的发怒、兵发繁阳。用《金匮》指导苦战，谋划战略在庙堂之上。战舰有苍鹰、赤雀，装备着铁轴和牙樯。沉白马与众军盟誓，黄龙夹着船舰而横渡大江。乘潮进入淮水，江中的萍实献上吉祥。戎车屯驻在石头城，带戈的兵船摆满淮泗流域。诸侯则如郑君为楚王前驱，作盟主便有荀蒨连夜赶至。剖开侯景的老巢、火熏他的洞穴，驱逐魑魅四散奔溃。把长狄的头颅埋在子驹之门，把蚩尤斩杀在冀州之地。把侯景剖腹燃灯，把他的头漆为饮器。战得天上的虹直贯营垒，长星下落平地。昔日虎踞龙蟠之都，加以黄旗紫气；如今都随着狐兔践踏成了它们的窟穴，同风尘一起而全部灭绝。从前西眺博望山，北临着玄圃；月榭和风台，池水清平而树木高古；弓弦高挂在玉女的窗门，把马系在凤凰楼的楹柱。可是仁寿殿的铜镜如今徒然悬着，茂陵中的杂书枉然收聚。

【原文】

若夫立德立言[1]，谟明寅亮[2]。声超于系表[3]，道高于河上[4]。更不遇于浮丘，遂无言于师旷[5]。以爱子而托人[6]，知西陵而谁望[7]？非无北阙之兵，犹有云台之仗[8]。（以上吊简文帝）

【注释】

①立德立言：鲁国叔孙豹说，最高的是立德，次一等是立功，再次是立言，所谓三不朽。这里指梁简文帝年少能文好书，论理亲政，品性恭孝等。此以下均说简文帝

②谟：谋，谋略。　寅：敬。　亮：明。语出《尚书·益稷》诸篇。

③声：指言论。　系表：记载古训的一类著作。

④河上：河上公，汉文帝时的高士，结草庐于河边，故时人称之。

⑤“更不遇”二句：这两句说周灵王的太子晋故事。晋又称王子乔，游伊、洛时被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多年后，告家人可见他。果乘白鹤立山头而飞去。晋曾与晋国叔誉谈论，师旷听说他善谈，即往见，晋说三年后将到上帝那里去，后来果然如此。这里是叹惜简文为太子时受侯景的牵制，没有遇上浮丘公，终被逼死，也来不及把言语告诉师旷那样的人。

⑥这句说侯景陷台城之后，太子以幼子托付给湘东王绎。

⑦这句以陆机《吊魏武序》言其故事为喻：魏武死时对生前所爱宠的婕妤、妓人说，汝等时登铜雀台，望我西陵墓田。

⑧“非无”二句：两句指柳敬礼与仲礼、又与南康王会理先后谋去侯景，但因没有王朝（北阙）的兵作内应，未行而奸人告发，均被害。又以魏高贵乡公在云台，铠仗授兵，欲讨伐司马氏，比喻还有兵器可用。旧说云台之仗指侯景部将王伟杀害会理，从两句语气与逻辑看，似不合。

【译文】

像那简文帝能立德、立言，谋虑英明而勤政谦恭；言论超出于系表，道德高过河上公。但没有遇上浮丘子，便不能把上天之

期告知师旷。把爱子托付与人，哪知道死葬的西陵有谁瞻望？并非没有北阙之兵相助灭贼，还是存有云台的兵仗。

【原文】

司徒之表里经纶①，狐偃之惟王实勤②。横琱戈而对霸主③，执金鼓而问贼臣④。平吴之功，壮于杜元凯。王室是赖，深于温太真⑤。始则地名全节，终则山称枉人⑥。南阳校书，去之已远⑦。上蔡逐猎，知之何晚⑧！（以上吊王僧辩）

【注释】

①司徒：指王僧辩，后以讨侯景之功任司徒。 经纶：才能，学问。作动词为筹划。

②狐偃句：狐偃为晋文公旧臣，返国后劝文公首先勤王，即接纳当时流离在外的周襄王。这里亦指王僧辩之功。

③琱戈：琱饰文纹的戈，泛指兵器。 霸主：指侯景。

④问：责问，问罪，即讨伐。

⑤温太真：东晋温峤之字，他曾平定苏峻之乱。

⑥“始则”二句：二句一指汉武帝戾太子被害之地，全节即全鸠里，在阌乡县，因太子事而名全节；一指枉人山，在汲郡，相传纣王杀比干处，亦取义于冤屈人而有此山名。均喻王僧辩的全节和被害。后因迎立贞阳王，在江北战事中父子被绞杀。

⑦“南阳”二句：二句指文种被勾践杀害。文种原为楚南阳之宰。 校书：不详。

⑧“上蔡”二句：此二句讲李斯被二世所杀事。李斯，上蔡人，父子俱就刑，死前回头对儿子说：“我再想和你牵黄犬出上蔡东门追逐狡兔，还可得到吗？”

【译文】

司徒的里里外外经纶军政，像狐偃那样想到要先勤王。横握琱戈而面对霸主，擂响金鼓而讨伐贼臣。平吴的功勋，杜元凯最壮烈；王室的依靠，强于温太真。起初则是地名叫作全节，可结果却是山称枉人。南阳的校书，离开已经很远；想回上蔡打猎逐兔，后悔得太晚了！

【原文】

镇北之负誉矜前①，风飚凛然。水神遭箭，山灵见鞭。是以蛰熊伤马，浮蛟没鸢②。才子并命③，俱非百年④。（以上吊邵陵王纶）

【注释】

①镇北：指邵陵王萧纶，曾任江北的扬州刺史，故称。　负誉：负有声誉，萧纶曾率步马三万，自京口直据钟山，大破侯景军于爱敬寺，侯景甚骇。　矜前：骄矜于前，指萧纶后被侯景所败，奔还京口。

②“风飚”五句：这四句谓萧纶少时轻躁，不为山川神灵所保佑。相传有熊咬他的乘马，有神物摇他的战船，又风浪翻舟，人马溺死等。其子萧确曾射飞鸢，又欲射侯景不成而被杀。又以秦始皇鞭赶神人运石筑海桥看日出、并射杀巨鱼等事援引类比。

③才子：指梁武帝之子，共有八人，比之远古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并命：指梁元帝与兄弟们作难，兄弟猜忌，不断构祸。元帝就曾派王僧辩逼萧纶速战，结果军溃。

④俱非百年：都不得善终，武帝子一个个或早死或被害。

【译文】

镇北的邵陵王负有声誉而骄矜于前，威风凛然。水神遭他箭射，山神也被他笞鞭。所以蛰处的熊出来咬伤他乘马，水中浮起蛟、其子射鸢而终被难。八个才子都互相构祸，寿命都没有终其

天年。

【原文】

中宗之夷凶靖乱，大雪冤耻[1]。去代邸而承基[2]，迁唐郊而纂祀[3]。反旧章于司隶[4]，归余风于正始[5]。沉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自矜于己[6]。天下之事没焉，诸侯之心摇矣。既而齐交北绝[7]，秦患西起[8]。况背关而怀楚[9]，异端委而开吴[10]。驱绿林之散卒，拒骊山之叛徒[11]。营军梁渑，蒐乘巴渝[12]。问诸淫昏之鬼，求诸厌劾之巫[13]。荆门遭廪延之戮[14]，夏口滥逵泉之诛[15]。蔑因亲以教爱，忍和乐于弯弧[16]。既无谋于肉食，非所望于《论都》[17]。未深思于五难，先自擅于三端[18]。登阳城而避险，卧砥柱而求安[19]。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而形残。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20]。地惟黑子，城犹弹丸[21]。其怨则黩，其盟则寒[22]。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23]！（以上叙元帝中兴之业不终）

【注释】

①中宗：谓梁元帝，庙号世祖，以其中兴梁室，故称中宗。 夷凶：指平侯景。 雪冤耻：为万民申冤，洗去两君被害的耻辱。

②去代邸句：汉文帝从代王入朝继承帝业，登基为帝。比喻元帝由湘东王而承帝位。

③迁唐郊：谓尧曾由异母兄挚登位，分迁为唐侯，后受挚禅为帝。比喻元帝在简文之后为帝。 纂祀：继承宗统。

④反旧章：恢复旧章。 司隶：指刘秀，在更始都洛阳时他为司隶校尉，整修宫府制度。

⑤正始：正始之音，治世的教化。东晋王敦听了卫玠的谈论，说是再听

了正始之音。

⑥“沉猜”二句：这二句说元帝猜忌、好胜，崇尚夸饰，虐杀贤能，摧残骨肉等。

⑦齐交北绝：指梁与北齐的邦交断绝。

⑧秦患西起：指梁元帝时西魏数次来攻，终有江陵之祸。西魏都长安，故秦地，故称。　又按：此上二句为双关语，战国时楚与齐秦邦交失策，陈轸说楚怀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

⑨背关怀楚：项羽离开关中，留恋楚地故乡，终于失败。此指元帝安恋江陵，不回建业旧都。

⑩异：异于，不同于。　端委：周代的礼冠礼服。　开吴：建立吴国。全句说太伯以周礼开创吴国。今元帝不回建业（吴地），是有异。

⑪“驱绿林”二句：两句谓元帝起用罪徒即侯景旧部的任约、谢答仁，从狱中释放，委以军职，去攻侵蜀的西魏军。绿林，即汉末的绿林军。骊山叛徒，即秦时的骊山刑徒。均比喻侯景旧党亡命者。

⑫“营军”二句：这二句说进军巴蜀活动。　梁漾：在漾水上架桥。　蒐乘：检阅整顿战车。

⑬“问诸”二句：二句谓元帝迷信方术，用巫术厌胜之术对待武陵王萧纪。

⑭“荆门”句：元帝诛杀在蜀的弟武陵王萧纪。　荆门：今湖北有荆门县，为梁军进攻巴渝、交战之处。　廪延：春秋郑国邑名，庄公弟叔段扩大实力到达廪延，为庄公征伐他的罪名。此暗喻元帝如郑庄公诛叔段的用心。

⑮“夏口”句：谓元帝攻邵陵王萧纶，纶终为魏所杀。夏口，今汉口市。萧纶至夏口，元帝时为湘东王，派王僧辩帅舟师逼之，纶为西魏所害。逵泉之诛，鲁桓公子成季以毒酒饮其兄僖叔，使之走到逵泉而死。都是弟兄相害。

⑯弯弧：以弓射之。

⑰“既无谋”：这二句说元帝拒绝还都建业事。　肉食：在位者，这里指王褒、弘正、朱买臣（非汉代者）等屡劝还都建业，均未采纳。《论都》：东汉杜笃作《论都赋》奏光武，说关中乃先帝旧都，不宜改营。

⑱五难：春秋晋叔向说楚国子干有五个困难，不能当楚王。　三端：谓元帝能诗、书、画。

⑲“登阳城”二句：二句说元帝安于都江陵，好像登于险地以避险，卧于不安之地以求安。古人说：阳城，九州之险，而今登阳城而避险。 砥柱：在黄河中流，亦最险之处。

⑳“既言多”四句：这四句言元帝坐观时变，无兄弟急难（语见《诗经·常棣》）之义，对邵陵、武陵、河东、桂阳诸王均自相残杀。

㉑“地惟”二句：极言元帝统治地区的缩小。 黑子：痣。 弹丸：弹子那么大。

㉒其盟则寒：即寒盟，背盟。寒，冷却。指元帝邦交失信。

㉓“岂冤禽”二句：二句讲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故事。比喻元帝以荆州小国，与兄弟构祸，与强邻结怨，不自量力。

【译文】

元帝的平凶靖乱，彻底洗冤雪耻。离开湘东而继承帝业，迁出唐郊而终于接了宗祀。像光武帝恢复旧章，如同卫玠把余风归于正始。可是他深刻猜忌就是想逞他私欲，藏蓄妒嫉便自怀骄气。天下之事没落了，诸侯之心都动摇了。既与北齐交绝，西魏祸起；况又背离关中而怀恋楚地，与用端委礼义开创吴国的太伯有异。驱使绿林的散卒，拔用骊山的刑徒。经营军备，在淄水架桥，征集车马西讨巴渝。他迷信各种昏乱的鬼神，求计于作厌胜术的老巫。在荆门武陵王遭他“廪延”之戮，在夏口又滥用对邵陵王的“逵泉”之诛。没有因亲属而教爱，忍心对和乐之人施加弓弧。既然不与在位者谋议，更不理睬撰写的《论都赋》。他未曾深思为君有五难，却首先自满于擅长的三端。登险地的阳城而自以为避险，卧在砥柱上而自谓是求得安全。既是言论多在猜忌刻薄，实是志大而形体亏残。只是坐观那形势变化，本来无意于救兄弟的急难。地方只有黑痣那么大，都城好比一个弹丸。他造的怨恨很深，他与人盟誓很快食言。冤禽精卫哪能填海？愚叟又哪能移山啊！

【原文】

况以沴气朝浮，妖精夜殒。赤乌则三朝夹日，苍云则七重围轸[①]。亡吴之岁既穷，入郢之年斯尽[②]。周含郑怒[③]，楚结秦冤[④]。有南风之不竞[⑤]，值西邻之责言[⑥]。俄而梯冲乱舞[⑦]，冀马云屯[⑧]。伐秦车于畅毂[⑨]，沓汉鼓于雷门[⑩]。下陈仓而连弩[⑪]，渡临晋而横船[⑫]。虽复楚有七泽，人称三户[⑬]，箭不丽于六麋[⑭]，雷无惊于九虎[⑮]。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⑯]。炽火兮焚旗，贞风兮害蛊[⑰]乃使玉轴扬灰，龙文折柱[⑱]！（以上叙江陵之亡）

【注释】

①“况以”四句：这四句是说元帝在位，灾异多见，梁运将尽。均为迷信的说法。沴气：气之相伤。赤乌夹日，春秋楚国事。苍云围轸，亦楚事，指有苍云如霓，围轸星七圈。有楚唐史画遗灰而苍云消失。轸，二十八宿之一，为楚之分野。

②“亡吴”二句：此二句均以春秋事为喻。亡吴之岁：指越国于鲁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73年）灭吴。入郢之年：指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破楚郢都。

③这句谓春秋前期周室与郑国交恶，比喻西魏伐江陵，萧詧以兵会合，对元帝杀其兄萧誉而怀怒。

④这句说梁与西魏结冤。秦指西魏，见上。楚即指梁。

⑤南风不竞：南风不强，这是春秋晋师旷测风声所作楚不胜的预言。

⑥西邻责言：从前晋国占卦，繇辞有此语，西邻指秦，谓晋有负于秦，结果在韩原之战晋大败，惠公被俘。此指西魏有攻梁的理由。即宇文仁恕来聘，梁简慢以待。

⑦梯冲乱舞：云梯冲上城头，语见《魏志》公孙瓒与子续书。此用指魏师之盛。

⑧冀马：冀州之马，冀州北部产马，亦指西魏。

⑨伐秦车：秦的兵车。伐，浅，小车。 畅毂：长毂，亦兵车。语出《诗经·小戎》"小戎伐收"、"文茵畅毂"。

⑩沓汉鼓：鼓声的杂沓。语出《汉书·王尊传》："毋持布鼓过雷门"，故云汉鼓。 雷门，吴会稽城门。均比喻北师南下之盛。

⑪下陈仓：诸葛亮于建兴六年出散关，围陈仓。 连弩：指亮作木牛流马，改良连弩。

⑫渡临晋句：韩信攻魏豹于临晋（今陕西大荔东），以船伪欲渡河，而伏兵从夏阳袭安邑（今山夏县西北），遂俘魏豹。

⑬七泽：见前。 三户：本地名，在丹水（今河南淅川县北），引申为人少势弱，所谓"三户亡秦"，小能抗大。

⑭丽：附着，此即射中。 丽六麋：晋楚邲之战，楚潘党追逐晋人，对荧泽中六麋射中其一。这里用反意，指梁军弱。下句同。

⑮雷惊九虎：此综合《后汉书·冯衍传》："皇帝破百万之师，摧九虎之军，雷震四海"句意，指威力极大。此反其意。

⑯"辞洞庭"二句：这二句用《楚辞》句，作者自谓已离开江陵，出使西魏，身在长安。

⑰"炽火"二句：这二句引春秋晋、秦作战所占筮的卦爻辞，一为"火焚其旗"，说是"不利行师"；一为《蛊》的正卦为风，变卦为山，风吹山木落实，方取其实为胜。这里都是讲的梁军败象。

⑱"乃使"二句：这二句指魏军烧栅；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以宝剑击柱、折之，说："文武之道，尽于此矣！" 龙文：剑名，传为吴干将所作。

【译文】

况且加上恶气白天浮游，妖精夜晚下凡。赤乌夹日飞了三日，苍云包围轸宿七圈。灭亡吴国之岁已到，破郢都之年在这时已完。周室怀着对郑国的愤怒，楚国给秦人结下了仇冤。南风如今不强，又遭遇西邻责怨之言。忽然间魏师南下、云梯冲城乱舞，北方的车马有如云屯。有秦国那样的轻车和长毂，汉时鼓声杂沓惊动雷门。兵下陈仓而排起齐发，（假）渡临晋而排起横船。虽说楚地还有七泽，人们称赞的三户，可是弓箭不再能射中六麋，雷

声也不能惊慑九虎。我离开了落叶纷纷的洞庭，远去涔阳那最偏僻的江浦。炽盛的火光焚烧战旗啊，正卦的风危害（变卦的）《蛊》。那就弄得玉轴扬灰，龙文宝剑击折庭柱！

【原文】

下江余城，长林故营①。徒思拑马之秣②，未见烧牛之兵③。章曼支以毂走④，宫之奇以族行⑤。河无冰而马渡，关未晓而鸡鸣⑥。忠臣解骨，君子吞声。章华望祭之所⑦，云梦伪游之地⑧。荒谷缢于莫敖，冶父囚于群帅⑨。硎谷摺拉⑩，鹰鹯批掼⑪。冤霜夏零⑫，愤泉秋沸⑬。城崩杞妇之哭⑭，竹染湘妃之泪⑮。（以上总叙国亡之惨）

【注释】

①下江、长林：地名，均属当时的武宁郡。魏军攻襄阳，萧詧率军抵御，而武宁失守，遂入江陵。

②拑马之秣：拑制马匹加以饲养，指不能参战。

③烧牛：即田单的火牛阵。这以上两句指下江、长林本可固守，惜无良将，所以致败。

④“章曼支”句：智伯欲伐仇犹，但道险不通，乃铸大钟送之。仇犹大悦，就开道迎接。其臣章曼支预见奸计，谏阻首领，不听，于是断毂（折断毂端便于驰骋）逃走，仇犹果亡。

⑤“宫之奇”句：晋献公向虞国借路去伐虢国，虞大夫宫之奇预见晋将灭虞，谏阻虞君，不听，即同家族一起出走。以上两事指元帝猜忌，不用人才，多人离去，致使江陵失陷。

⑥“河无冰”二句：这二句说光武至滹沱河，不可渡。王霸说：冰坚可渡，本是诈言。至则河水果然结冰，渡过数骑，冰解。孟尝君被秦囚，偷着过关，夜半关门不开。门客善作鸡鸣，四野鸡皆应声而鸣，关门遂开而出。

⑦章华：章华台，楚灵王所造，在今湖南华容。　望祭：祭本境山川。

⑧“云梦”句：陈平为刘邦设计，伪游云梦，诱使韩信出迎而擒之。此以

上两句悲叹魏下江陵，城邑都为之屠戮，成了不是游观之所。

⑨“荒谷”二句：这二句说楚国伐罗失败而军将被刑杀。莫敖，指屈瑕，伐罗的主帅，轻敌失败后，自缢于荒谷中。同时的群帅囚在冶父地方，听候处治。这里指江陵城陷，不少军将战死、被俘被杀，元帝也被俘虏。

⑩硎谷：相传为秦始皇坑杀儒生处，见卫宏《诏定古文官书序》。 摺拉：撕、折躯体，这里指活埋人体。

⑪鹰鹯(zhān沾)：猛禽类，比喻贤人勇士。 批搒：打击。

⑫此句谓邹衍被燕惠王冤屈下狱，夏天降霜。

⑬此句谓汉李广曾拔刀刺山，飞泉涌出；东汉耿恭守疏勒，匈奴来攻，于城下绝涧水而吏卒渴乏，亦仿李广故事，乃对井祷告，果于此秋涸时有泉水涌出。这里，连以上数句均指异常或混乱之状。

⑭“城崩”句：为姜女哭城故事。原载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伐莒，杞梁战死，其妻迎柩，路遇齐庄公，要吊唁。杞妻以古礼不行郊吊，当回到家中进行，齐庄公即依其言。至汉代，始有哭城之说。

⑮“竹染”句：舜南巡，死，葬苍梧之野，其二妃娥皇、女英，相与恸哭，泪沾竹为之斑。二妃从死，化为湘水神。 按：上二句为吊梁亡之意。

【译文】

下江残余的城，长林旧的军营，徒然想到那关着养肥的马，不见有火牛之阵。章曼支只好乘断毂的车逃走，宫之奇带着家族远行。河未结冰而把马渡过，出关天未晓而装鸡鸣。忠臣骨肉分离，君子哭泣吞声。章华台只供望祭之地，云梦成为阴谋伪游之处。莫敖屈瑕自缢在荒谷，众军将被囚在冶父。硎谷活埋儒士，鹰鹯般的人材受笞击之苦。蒙冤使夏天降霜，发愤教秋涸时的泉水涌出。城为杞妇之哭而崩，湘妃之泪染斑翠竹。

【原文】

水毒秦泾①，山高赵陉②。十里五里，长亭短亭③。饥随蛰燕④，暗逐流萤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⑥。于时瓦解冰

泮，风飞电散⑦。浑然千里，淄渑一乱⑧。雪暗如沙，冰横似岸⑨。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⑩。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⑪。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⑫。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⑬。才人之忆代郡⑭，公主之去清河⑮。栩杨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⑯。（以上梁人被掠入关之苦）

【注释】

①水毒秦泾：春秋晋与郑伐秦，秦人在泾水上游施毒，士兵多毒死。这以下叙述江陵战争的惨酷和人民受苦、流离道路的情形。

②赵陉：即太行山的井陉，属赵地。这句指张耳、陈馀在井陉口拔下赵旗、插上汉旗，破赵，掳赵王。

③秦制：十里一亭，五里一邮。这里指到处都是那种情况。

④此句为饥饿而食蛰处的燕子。

⑤此句为黑夜行走借着萤火之光。

⑥水黑：雍州之地，西距黑水。《禹贡》："黑水、西河为雍州。"秦地在雍州。泥青：青泥关，在秦西。

⑦这里言江陵全城男女老幼被掳入关情状。

⑧淄、渑：合流的二水（在今山东），离合不定，指当时无论贵贱，尽被掳辱。

⑨这里描写江陵城亡在冬十二月的寒冷气象。

⑩"逢赴洛"二句：二句以陆机、王粲遭逢变乱而奔波，比喻作者在长安遇见被俘虏的人们。

⑪"莫不闻"二句：二句说登高山远水而思念故乡。

⑫交河：又为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约五公里。古车师国治所。青波：在楚地。这里为夫妇离别之辞，设为闺怨。

⑬望夫石：在武昌北山上。望子山：《述异记》："中山有韩夫人愁思台、望子陵。"

⑭"才人"句：才人为姬妾之称，赵王武臣被燕军俘获，使者多次往请

释放，不得。其中有一服杂役者往以利害说燕将，乃归赵王，即以美人娶之。句意为才人仍思念赵室。 代郡：指赵都。

⑮“公主”句：晋朝临海公主原封在清河（今河北清河县），刘渊之乱，被掠卖与吴兴钱温，钱用以陪嫁，钱女待公主甚酷。东晋元帝都建业，公主往告，元帝诛钱温及其女，改封公主于临海（浙江今县）。

⑯“栩杨亭”二句：二句见《汉书·艺文志》载有《别栩杨赋》五篇，《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均离别、愁思之类。

【译文】

水中施毒在秦的泾水，亡赵之役在那高山的井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尽是流离的人们、饥饿捕食蛰巢的燕子，夜行借光于流萤。秦中的水黑，关上的泥青。这时是瓦解冰化，风飞电散。流亡的人浑然千里一片，不分贵贱都如淄渑二水乱成一团。天寒得夜里雪和沙相混，冰层横亘如同河岸。在长安似乎碰见过逃难入洛的陆机，又见离家奔波的王粲。没有人不是听到陇水流声而掩泣，面对关山而长叹。况且丈夫在西北的交河，妻子在楚地的青波。站在石上望夫越望越远，在山头望子的人愈来愈多。美人思念代郡的赵都，公主被掠卖离开封地清河。栩杨亭有离别的赋，临江王有愁思的歌。

【原文】

别有飘飖武威①，羁旅金微②。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③。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④！（以上信自叙羁旅无家可归）

【注释】

①飘飖：同“飘摇”，指远游、远征的人士。 武威：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民勤北。霍去病破匈奴左右地，置武威等四郡。这句亦指霍去病。

②金微：金微山，窦宪遣耿夔等击北单于之处。

③温序：光武时为护羌校尉，被隗嚣别将荀宇所害。死后其长子寿梦序告曰：久客思乡里。温寿即辞官奉柩归葬（太原）。

④“李陵”二句：二句谓李陵《别苏武》诗云：“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苏武留匈奴，汉使谓单于曰：天子在上林苑射下一雁，足系帛书，说苏武在某泽中。单于惊谢，乃使苏武归汉。

【译文】

另外有人远戍到威武，羁旅在金微。可是班超生时而希望回家，温序死后也思归。李陵的“双凫”永远离汉，苏武的系书一雁如今也空然飞回！

【原文】

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①。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②。拨乱之主忽焉，中兴之宗不祀③。伯兮叔兮，同见戮于犹子④。荆山鹊飞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⑤。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游于新市⑥。梁故丰徙⑦，楚实秦亡⑧。不有所废，其何以昌⑨？有妫之后，将育于姜⑩。输我神器⑪，居为让王⑫。（以上叙江陵之灭，禅陈之势成矣。）

【注释】

①江陵之中否（pǐ 匹）：江陵的中衰，指梁元帝都江陵，又遭魏侵；后敬帝回都建业（金陵），迁金陵三年，陈即代梁，是为金陵祸患的开始。否，不好，衰败。

②借外人之力：指萧詧附魏，会兵助虐。　萧墙内起：指梁室内部不和。萧墙，门屏，犹今照壁，即屋宇下起祸。

③拨乱、中兴：均指元帝平侯景、启中兴之业。　忽焉：很快完了。　不祀：不主祭祀，谓皇帝死，皇统断绝。

④伯叔见戮于犹子：伯叔都被侄儿杀戮。犹 子，即侄。此指萧詧作为元

帝的侄儿杀害元帝及愍怀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等。

⑤“荆山”二句：这两句说的是谗人活跃，帝子死去。荆山玉即和氏璧，《盐铁论》说“崑山之旁，以玉璞抵乌鹊。”即此鹊飞而玉碎。隋岸句，即隋侯珠的故事，隋侯医好伤蛇，蛇衔大珠以报，是活了蛇而得到珠。珠死，玉碎，均指梁帝及其宗室的被害。

⑥鬼火、殇魂：战后阴森景象，并伤悼中兴之臣的死伤。鬼火，实即磷火。 平林、新市：均楚地。汉末有平林、新市的起义兵号。

⑦这句是说元帝从建业徙江陵。

⑧楚实秦亡：谓魏实亡梁。魏在秦地，梁在楚地。按上二句以反文切时事。本是梁由故丰所徙：汉人说刘氏自秦获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本应亡秦必楚，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谓楚实秦亡。反义更见言之激切。

⑨废：指江陵之败。 昌：指北周之盛，又指陈之代梁。

⑩“有妫”二句：这二句引自《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奔齐，有卜筮云此语，谓陈姓（有妫）之后代，将在姜氏（即齐）发展。后来陈氏代齐。此指陈霸先取梁。

⑪输：送。 神器：指帝位。

⑫居为让王：梁敬帝禅位于陈。《庄子》有《让王》篇。敬帝实由陈霸先所立，终让于陈氏，故云。

【译文】

那江陵的中间衰败，实是金陵祸患的开始。虽说是因借他人的外力，实是从自家内部不和而起。拨乱的君主忽焉而逝，中兴的宗统断了祭祀。伯啊叔啊，一同被害于侄子。荆山的乌鹊飞起而和氏玉碎，隋侯医治了蛇伤而所得的珠今却消失。鬼火纷飞于平林，殇魂游荡在新市。现在是梁由旧丰地所迁，楚实由秦所灭亡。不是这里的衰败，那边又怎能繁昌？有妫氏的后代，将会发展在齐国之姜。送掉我朝的神器，居位结果是为了“让王”！

【原文】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1]。用无赖之子弟[2]，举江东而全弃[3]。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4]。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5]！（以上追咎武帝不能豫教子弟而乱生）

【注释】

①“天地”二句：两句为《周易·系辞》语。见前《西征赋》注。

②无赖子弟：指武帝之子，简文、元帝及其兄弟、侄（如萧詧）等，互相猜忌残杀。一说指陈霸先。赖，本义为利。无利，无用的人。

③这句指丹阳诸郡皆为陈氏所有。

④这句指萧詧，本与元帝为一家，今反，适为强敌所用。

⑤“以鹑首”二句：二句谓江陵尽为西魏所有。以秦指西魏，故所言皆秦事。　鹑首：秦的分野。　赐秦：引述从前秦穆公梦天帝飨以钧天广乐，赐以秦土。　天…醉：天帝悦秦穆公，飨宴时醉酒。均见卷四张衡《两京赋·西京赋》。

【译文】

天地的大德是生育万物，圣人最宝贵的是王位。而今用无赖的子弟，把江东之地全都丢弃。可叹天下本为一家，却遭遇这东南的一股反气。把鹑首的分野都赐给秦，上天为何这般昏昏沉醉！

【原文】

且夫天道回旋，生民预焉。余烈祖于西晋，始流播于东川[1]。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2]。提挈老幼[3]，关河累年。死生契阔[4]，不可问天。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5]！日穷于纪[6]，岁将复始。逼迫危虑，端忧暮齿[7]。践长

乐之神皋[8]，望宣平之贵里[9]。渭水贯于天门[10]，骊山回于地市[11]。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12]。见钟鼎于金、张，闻弦歌于许、史[13]。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14]？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15]！（以上自伤家世）

【注释】

①东川：指江陵，庾滔移居江陵。

②北迁：指庾信北使长安（西魏）。

③此句言作者有子女及孙等俱入长安。

④契阔：远隔之意。句出《诗经·击鼓》，此从朱熹说。

⑤此句《鲁灵光殿赋》为"灵光岿然独存"，则指自己单独地存在。

⑥此句谓一年的日子过完。《礼记·月令》作"十二月，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周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次、纪，均为用岁星计历法，观其所经的位次，知岁月所至。

⑦端：真正，实在。后世"端的"由此衍出。 暮齿：暮年。

⑧长乐：汉长乐宫。 神皋：神圣的地面。皋为水边高地，此泛用。

⑨宣平：城门名，长安城东的北头第一门。 贵里：洛阳的清阳门内永和里，内均高官宅第，时称贵里。此为引用。

⑩天门：犹天汉、天宫。秦始皇筑咸阳宫，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汉。又谓始皇作离宫于渭水南北，以象天宫。参见《三辅黄图》等。

⑪地市：秦始皇作骊山陵，内设地市，生人与死人交易公平，不得欺骗死人云。参见《三秦记》。

⑫"幕府"二句：这二句叙述在北朝受到礼遇。 大将军：指西魏恭帝、北周明帝及滕王逌等，均任过大将军。 平津侯：指西汉公孙弘，开馆延士，此是借喻。

⑬"见钟鼎"二句：这二句叙述在长安的交游。 钟鼎、弦歌：指宴会欢乐。 金：西汉的金日磾。 张：张汤。 许：许广汉。 史：史恭、史高。二者为宣、元帝的外戚，甚得恩宠。这里都是借喻。

⑭"岂知"二句：此二句讲李广故事为喻。李广家居数年，常夜猎，回到灞陵亭，亭尉酒醉，查问。人说这是"故李将军"。亭尉说：现任的将军也不得

夜行，何况是旧时的将军！就挡住李广，宿在亭下。这里比喻庾信曾为梁的右卫将军。

⑮“咸阳”二句：这二句以入质于秦的楚太子比喻自己的思归。楚顷襄王的太子完入秦为质，顷襄王重病，黄歇劝说秦应侯范雎：让太子归国将继承王位，必与秦交好并感你的恩德；否则，太子不过是咸阳城里的一个布衣而已。当时梁宗室子弟多人留在长安。这里是说思归的也不只是王子，连他庾信也在内。

【译文】

且那天道循环，人类跟着它运转。我烈祖原在西晋，开始流徙到东川；传到我已经七代，又遭遇这世道而迁回北边。我提携一家老幼，在这关河之间经历多年。死者生者山水远隔，难以问明苍天！况且家国都零落将尽，只有一点灵光岿然孤立！一年到了尽期，新岁又将开始。日子迫促危难而多虑，真个忧愁我这垂暮年纪。站在长乐宫的高地，望着宣平门的贵人闾里。渭水上贯天门，骊山环绕着地市。虽是幕府大将军爱重的宾客，丞相平津侯的礼遇之士；像在金日磾、张汤那里看着钟鼎款宴，又像在许广汉、史恭的堂上听着乐舞那么优美。可是哪知在灞陵夜猎的人，还是旧时将军？咸阳布衣也思乡啊，不只是那些客居长安的王子！

王贵民　译注

送 穷 文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韩愈因屡遭打击，常处困顿，就模仿汉代扬雄的《逐贫赋》，作《送穷文》，假托穷鬼，揭露世态丑恶，社会不公，并表明自己仍然坚持高尚操守，以求立百世不灭的名声。

【原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①，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②，缚草为船，载糗舆粔③，牛系轭下④，引帆上樯，三揖穷鬼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问所途⑤。窃具船与车⑥，备载糗粔。日吉时良，利行四方。子饭一盂，子啜一觞。携朋挈俦⑦，去故就新。驾尘驷风⑧，与电争先，子无底滞之尤，我有资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

【注释】

①晦：农历每月最后一日。唐宪宗元和六年为公元811年。正月三十天，晦日为三十日。

②主人：指韩愈。　星：奴仆名。

③糗（qiǔ 秋上）：干粮。　舆：用车装载。　粻（zhāng 张）：米粮。

④轭（è 饿）：车上部件，用来套住牛马颈部。

⑤鄙人：见识浅陋的人，表示自谦。

⑥窃：私下，暗自，表示自谦。

⑦挈俦（qiè chóu 窃仇）：带领伴侣。

⑧驾尘：指车行飞快，尘土飞扬。　㫃风：指帆张满了风，船行快。㫃，满。

【译文】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三十日，主人派仆人星用柳条编结成一辆车，用草扎成一条船，装载炒面食粮，将牛系上车轭，将帆升上桅杆，然后向穷鬼作了三个揖，向他祷告说："听说你已有了启程的日期，鄙人不敢问你去向何方。私下里替你准备了船只和牛车，装满了炒面食粮。现在正是吉日良辰，旅行天下，无不吉祥。请你吃一碗饭，喝一杯酒，就带着朋友，领着伴侣，离开故地去到新居。牛车扬起尘土飞奔，船只张开风帆直驰，快得好像和电光争先。从此，你不再有穷困在这里的怨言，我也尽到了资送的情谊。你们打算出发吗？

【原文】

屏息潜听，如闻音声。若啸若啼，砉欻嘤嘤①。毛发尽竖，竦肩缩颈②。疑有而无，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与子居，四十年馀。子在孩提③，吾不子愚。子学子耕④，求官与名。惟子之从，不变于初。门神户灵，我叱我呵。包羞诡随⑤，志不在他。子迁南荒⑥，热烁湿蒸⑦。我非其乡，百鬼欺陵。太学四年⑧，朝齑暮盐⑨。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终，未始背汝。心无异谋，口绝行语。于何听

闻，云我当去？是必夫子信谗，有间于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车船，鼻嗅臭香，糗粢可捐。单独一身，谁为朋俦？子苟备知，可数已不？子能尽言，可谓圣智。情状既露，敢不回避！”

【注释】

①砉欻（xū chù 须差）：细小窸窸声。 嗳（yōu 优）嘤：低而若断若续的声音。

②竦（sǒng耸）肩缩颈：形容害怕。竦，震动，通“耸”。

③孩提：幼儿。

④耕：笔耕，指教书以及替人写文章、写字谋利。

⑤包羞：容忍羞辱。 诡随：想出各种方法来追随。诡，诡变，引申为想方设法。

⑥子迁南荒：指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得罪权贵，贬连州阳山（今广东省阳山县）令。南荒，南方荒蛮地区。

⑦烁（shuò 朔）：热，消溶。

⑧太学四年：指韩愈任国子博士四年。

⑨齑（jī 基）：菜末。

【译文】

憋住了气，偷偷地听，好像听到了声音。那声音好像是长啸，好像是哭啼，窸窸窣窣，似有似无。吓得我汗毛头发直竖，肩膀耸起，头颈缩下。疑心有声音但又听不见，过了好久方才明白，好像有人在说：“我和你居住在一起，已有四十多年。你在幼儿阶段，我不把你当成无知。你求学问，教授生徒，追求官职和名誉，我一直步步跟随，从不改变初衷。守护门户的神灵，怒叱我责骂我，我忍受侮辱，仍然想方设法跟随着你，一心一意，没有其他考虑。你流贬荒蛮的南方，我跟着前去，受到炎热灼烤和湿气熏蒸。那里不是我的家乡，受到当地百鬼的欺侮凌辱。你在太学四年，早上

只有菜末，晚上只有粒盐下饭，生活清苦，遭到大家嫌弃，只有我保护着你。从开始到终了，我从未背叛过你，心里没有另外打算，嘴上也没有说要走的话。你从什么地方听到，说我就当离去？这一定是你听信谗言，对我有隔膜了！我是鬼不是人，那里需用车船？鼻子嗅到香味，肚子就饱，炒面食粮可以捐弃。我单独一身，谁是朋友伴侣？你如果详细知道我有多少伴侣，是否可以请你数一数？如果你都能讲对，可以称得上有圣人那样的智慧。我的情况既已暴露，岂敢不进行回避！”

【原文】

主人应之曰：“子以吾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俦，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满七除二。各有主张，私立名字。捩手覆羹①，转喉触讳②。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穷’，矫矫亢亢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其次名曰‘学穷’，傲数与名④，摘抉杳微⑤，高挹群言⑥，执神之机。又其次曰‘文穷’，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只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穷’，影与形殊，面丑心妍⑦，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穷’，磨肌戛骨⑧，吐出心肝，企足以待，置我仇冤。凡此五鬼，为吾五患。饥我寒我，兴讹造讪⑨。能使我迷，人莫能间。朝悔其行，暮已复然。蝇营狗苟，驱去复还。”

【注释】

①捩（liè 列）手覆羹：一转动手就把汤打翻。捩，扭转。羹，和味的汤。

②转喉触讳：喉咙一动，就说出触犯忌讳，得罪别人的话。　捩手覆羹，转喉触讳，均指动辄得咎，一动就犯错误。

③矫矫：刚强。　亢亢：高傲。

④傲数与名：轻视术数与名物等有形的事物。傲，轻视。数，数术、历法。名，典章制度。

⑤摘抉（jué 决）杳微：揭示深奥精妙的道理。摘，揭示，阐发。抉，挑出，选出。杳（yǎo 咬），深远。微，精微，精妙。

⑥挹（yì 义）：通“抑”，抑制，压制。

⑦妍（yán 言）：美好。

⑧磨肌戛（jiá 夹）骨：磨练敲打肌肉筋骨，形容为了朋友，甘愿吃苦。磨，通“摩”，摩擦，摩炼。戛，打击。

⑨讹（é 俄）：谬误，妖言，讹言。 讪（shàn 善）：毁谤。

【译文】

主人回答他说：“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呀？你的伴侣，既不是六，也不是四，而是十里减去五，满七除去二，是五个。你们各有各的主张，私自立有名字。我现在简直到了一动手就打翻肉汤，一说话就触犯忌讳，动辄得罪。所有使我面目可憎，说话很不中听，不合时俗的表现，都是依照你们的志向干的。你朋友的名字，第一位名叫“智穷”，刚强高傲，厌恶圆滑，喜欢正直，羞于奸邪骗人，不忍无故伤人。第二位名叫‘学穷’，轻视术数、典章制度，专心阐发深奥精微道理，大力贬抑流行说法，掌握事理玄妙关键。第三位名叫‘文穷’，不只擅长于一种技能，但奇奇怪怪，不能实行于时，只能用来自我消遣。第四位名叫‘命穷’，影子和形体有异，面目丑陋，但心灵美善，有利可得就退居众人后边，承担责任就站在众人前面。第五位名叫‘交穷’，为了朋友，不怕皮肉受苦，骨骼受伤，甚至不惜吐出心肝，翘脚盼望等待朋友到来，但朋友却把他当冤家对待。所有这五个穷鬼，成为我的五个祸患。使我遭受饥饿，遭受冻寒，给我制造谣言，对我进行诽谤。使我神志迷糊，没有人能把我和他们分隔开来。早上懊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晚上又回复旧态。像苍蝇那样元耻追营，像狗那样苟且生活，赶走了它，就又回来。”

【原文】

言未毕，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1]。抵掌顿脚，失笑相顾。徐谓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时，乃与天通。携持琬琰[2]，易一羊皮。饫于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子疏。谓予不信，请质《诗》、《书》[3]！"

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

【注释】

①跳踉（liáng 良）：跳跃。

②琬琰（wǎn yǎn 碗演）：美玉。

③诗书：指《诗经》和《尚书》。

【译文】

主人的话还没说完，五个穷鬼一起张大了眼睛，伸出了舌头，一会儿跳跃，一会儿卧倒，又拍掌又跺脚，互相看着，不禁发笑。慢慢对主人说：你知道我们的名字，又知道我们的作为，就驱逐我们，让我们离去，真是小聪明，大愚痴！人生一世，能活多久？我们为你立的名声，经过百代也不会磨灭！小人和君子，志向不同。君子的志向虽然不合时俗，却可上与天通。你这样做，好像携带美玉去换张羊皮，好像吃腻了肥嫩味美的肉食，羡慕别人的糠粥。天下了解你的，有谁能超过我们？我们虽遭到斥责驱逐，还是不忍心和你疏远。如说我们的话不值得相信，那么，就请去看《诗经》、《尚书》，进行验正。

主人听了穷鬼的话，就垂头丧气，举手作揖谢罪，烧掉柳车和纸船，邀请穷鬼上首入座。

唐耕耦 译注

进 学 解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韩愈由都官员外郎再次贬为国子博士，第二年模仿汉代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作《进学解》，用与诸生问答形式，抒发自己才高却屡遭贬黜的愤懑之情，并表白自己具有远大抱负和精深学业。

【原文】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①，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②。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③，拔去凶邪，登崇畯良④：占小善者率以录⑤，名一艺者无不庸⑥：爬罗剔抉⑦，刮垢磨光⑧。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

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9]，恒兀兀以穷年[10]。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觝排异端[11]，攘斥佛老；补苴罅漏[12]，张皇幽眇[13]。寻坠绪之茫茫[14]，独旁搜而远绍[15]。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酽郁[16]，含英咀华[17]；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窥姚、姒[18]，浑浑无涯；周诰、殷盘[19]，佶屈聱牙[20]；《春秋》谨严[21]，左氏浮夸[22]；《易》奇而法，《诗》正而葩[23]。下逮《庄》、《骚》[24]，太史所录[25]；子云、相如[26]，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27]！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28]，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29]。三年博士，冗不见治[30]。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31]，竟死何裨[32]？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注释】

①国子先生：韩愈自称，因为韩愈当时担任国子博士。唐代主管教育的机构和最高学府为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各有博士执教。

太学：此处沿用汉代的旧称，不是唐代的太学。因为唐代的太学比国子学低一个层次，由太学博士执教，而汉代的太学相当于唐代的国子学。

②随：随便，因循。

③治具：指法令。

④畯良：即俊良，才能突出。

⑤率：大多。

⑥庸：用。

⑦爬罗剔抉：指搜罗选拔人才。爬罗，发掘搜罗。剔抉，挑选。

⑧刮垢：刮去垢腻。 磨光：磨琢器物，使有光泽，指造就人才。

⑨膏油：油脂，指灯烛。 晷（guǐ 轨）：日影。

⑩兀兀（wù 务）：劳苦的样子。

⑪觝排：排斥。 异端：指儒家以外的学说。

⑫补苴（jū 居）：弥补，缝补。 罅（xià 夏）：裂缝。

⑬张皇：发扬，张大。 幽眇：深微。

⑭坠绪：指衰落的儒学事业。绪，统绪，传统。

⑮旁：广，广泛。 绍：继承。

⑯酽郁：浓厚。酽，同“浓”。

⑰咀（jǔ 举）：品味。

⑱姚姒：舜、禹的姓，此处指《尚书》中的《虞书》、《夏书》。

⑲周诰：指《尚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 殷盘：指《尚书》书中的《盘庚》上、中、下篇。

⑳佶屈聱（áo 熬）牙：形容文字艰涩，语句拗口。佶屈，屈曲，曲折。聱牙，拗口难读。

㉑《春秋》严谨：《春秋》，相传为孔子所编的鲁国编年体史书，记载史实意简事赅，寓褒贬于一字之中，故说它严谨。

㉒左氏：指鲁国史官左丘明，曾作史书《左传》。《左传》记述比《春秋》详细，且文辞有文学色彩，故称左氏浮夸。 浮夸：此处指修饰铺张。

㉓葩（pā 趴）：华丽。

㉔庄：指《庄子》，战国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周的著作。 骚：指《离骚》，楚国伟大诗人屈原的诗篇，此处泛指楚辞。

㉕太史所录：指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一类史书。太史，古代史官。

㉖子云：指汉代辞赋家扬雄，字子云。 相如：指汉代司马相如。

㉗闳（hóng 洪）：高大，渊博。 肆：奔放。

㉘跋前踬（zhì 质）后：比喻进退两难。跋，踩，拔。踬，跌倒。

㉙南夷：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此处指韩愈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㉚冗：闲散，闲散职位。

㉛童：山上没有草木，光秃秃，此指年老秃顶。 豁：残缺。

㉜竟:终。　裨:益。

【译文】

国子先生早晨进入太学,招呼各位学生站立在学馆前面,教导他们说:“学业的精深由于勤奋,荒废由于嬉乐;品行的完满由于自我反思,败坏由于放任,不能约束自己。当今圣主得到贤臣辅助,贤臣遇到圣主信用,法令制度无不完备,除去凶恶奸邪,晋升英俊善良,只要稍有优点,多被录用,具有一技之长的没有一个不被任用,好像从泥沙中扒梳金子那样仔细搜罗人才;好像洗涤垢腻磨琢器具使之闪光那样辛勤培养人才。虽然也有侥幸被选用的,但谁能说学业优良反而得不到举用?各位学生,只担心自己学业不能精通,不用担心主管官员不能明察;只怕品行不完善,不怕主管官员不公正!”

话还没有说完,有位学生在队列中笑着说:“先生欺骗我们了。学生侍奉先生,到现在已经多年了。先生嘴不停地吟诵六经的文章,手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著作。凡是记事的史籍一定摘出提要,纂录古人言论的书籍一定探索它的玄妙道理,不知满足地尽量阅读,务求有所收获,不论小的大的知识都不放弃,点上灯烛,夜以继日,经常一年到头劳苦用功。先生的学业,可以说勤奋了。排斥各种非难儒家的异端学说,反对佛教、道教,弥补儒学的缺漏不足,寻求茫茫衰落的儒学传统,独自广泛搜求,以便长久继承发展,好像防堵纵横奔流的各条河川使之东注入海,好像在狂涛怒浪中去挽回已经倾倒下去的东西。先生对于儒学可以说有功劳了。心神沉浸在古书浓郁醇厚的内容里,仔细品味咀嚼其中精华;作成的文章,书稿堆满屋中。向上效法虞、夏时代的著作,那是深远广大,无边无际;《尚书》中的《大浩》、《盘庚》等篇,文字艰深难读;《春秋》用词严谨;《左传》,文辞铺张夸饰;《易经》,内容奇特而有法则;《诗经》思想纯正而辞藻美丽。下而学习

《庄子》、《离骚》、太史公所著《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的汉赋，这些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都美妙出众。先生的文章可以说博大而气势奔放了！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知道努力学习，敢作敢为，长大之后通达道理，处理问题无不合宜。先生的为人可以称得品德完善的了！虽然如此，但办理公事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办理私事不能得到朋友的帮助，进退两难，一动就得罪。刚当上御史，就被贬逐到南方荒蛮地区，担任三年国子博士，职务闲散，显不出成绩。先生的命运好像在和仇敌打交道，屡次遭受失败。在冬天天气尚还暖和的日子里，先生的孩子已因缺少衣穿而哭着喊冷；在丰收的年成，先生的妻子已因缺吃而含泪诉说饥饿。先生的头发已经脱落而变成秃顶，牙齿已经残缺，这样直到最后死去，又有什么好处！不知道考虑这些，反而来教训人干什么？”

【原文】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宗①，细木为桷②，榑栌侏儒③，椳闑居楔④，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⑤，赤箭青芝⑥，牛溲马勃⑦，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⑧，卓荦为杰⑨，较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率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⑩。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⑪，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縻廪粟⑫；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⑬，窥陈编以盗窃⑭。然而圣主不加

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与？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无，计班资之崇卑，忘己量之所称，提前人之瑕疵⑮，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⑯，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⑰，欲进其豨苓也⑱！”

【注释】

①宋(máng 盲)：屋梁。

②桷(jué 觉)：屋椽。

③欂栌(bó lú 勃卢)：短柱。　侏儒：短椽。

④楣(wèi 位)：六枢臼。　阑(niè 聂)：门中橛，门中央所竖短木。　店(diàn 店)：门闩。　楔(xiē 些)：门两旁所竖长木。

⑤玉札：药材名，即地榆。　丹砂：药材名，即朱砂。

⑥赤箭：药材名，即天麻。　青芝：药材名，青色的芝草。　以上四种为比较名贵的药材。

⑦牛溲：药材名，一说牛尿，一说车前草。　马勃：药名，马屁菌。　以上两种为廉价药材。

⑧纡余：形容才气从容。

⑨卓荦(luò 落)：豪放超脱。

⑩“荀卿”四句：指荀子在齐国讲学很受敬重，曾三为祭酒，遭到齐人谗毁，逃往楚国，楚国春申君任命他为兰陵(今山东省峰县东)令。春申君死，他被免职，从此住在兰陵，直到死去。

⑪绝类离伦：超越高出同辈、同类。

⑫縻(mí 迷)：耗费。

⑬促促：小心谨慎的样子。

⑭盗窃：指抄袭，韩愈自歉之词。

⑮瑕疵：过失，缺点。

⑯杙(yì 义)：橛，小木桩。　楹：柱。

⑰昌阳：即菖蒲，药草名，服之可以延年益寿。

⑱豨(xī 西)苓：即猪苓，药材名，属泻药，多服伤身。

【译文】

先生说："喂！你到前面来听我说，那大木做梁，细木做椽子，短柱和短椽做门臼、门橛、门闩、门柱，各自都得到合理使用，用它们造成房屋，这是工匠的巧妙安排。贵重的药材地榆、朱砂、天麻、青芝，和廉价的车前草、马屁菌以及破鼓皮等，统统收藏储蓄起来，以备需用时什么都不缺，这是医生的良好计划。善于用人，选拔公正，吸引各种人才，机灵敏捷和厚重质朴并用，有的以稳重恭谨见长，有的以豪放而杰出，衡量他们的优劣长短，安排适当，这是宰相用人有方。过去孟柯喜好辩论，孔子的学说因而得到阐明发扬，但他的车迹走遍天下，得不到任用，最后在奔波中老去。荀况坚守正道，弘扬了伟大的儒家理论，但为了避免谗言陷害，从齐国逃到了楚国，最后被免职，老死在兰陵。这二位儒学大师，说出的话成经典，一举一动成为效法的榜样，超越同辈，优异到了圣人境界，但他们在世上的遭遇又怎么样呢？现在你们的先生学习虽然勤劳，但还没有成为系统；言论虽然较多，但还抓不住中心；文章虽然写得出奇但不合实用；品行虽然好，但并不突出。还每月耗费国家的俸禄，每年消耗仓库的粮食，儿子不懂得耕田，妻子不懂得织布，乘着马车外出行走，后面跟着随从的仆人，安安稳稳坐着吃，按照常规小心谨慎的办事，查看旧书进行摘录抄袭，但是圣明的君主没有加以罚罪，宰相也没有给予斥退，这岂不是幸运吗？因为自己的行动受到毁谤，名誉也随着受到损害，被安排在闲散的职位上，实是恰如其分的处置。至于考虑财物的有无，计较品级的高低，忘记了自己的分量和什么相称，指责前人的缺点，这就等于说，责问工匠不用小木桩做柱子，批评医师用菖蒲延年益寿，却想进用猪苓来补身体了。

唐耕耦　译注

秋　声　赋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这篇赋，作于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前一年，欧阳修曾短时间权知开封府事。前开封府尹包拯，以威严得名，都下对此人心存畏惧。欧阳修上任后，“动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誉”，结果却被一些人指责为“少风采”。他在任内虽然将开封府治理得很好，但终因不为流俗所容，故仅半年即被免除了职务。居京赋闲，作这篇赋。其中对“秋声”的描写，实际上是写作者自己凄凉的心境。秋夜万籁俱寂，本无任何声息。然而作者却仿佛听到有千军万马在周围行动。所谓“秋声”其实是作者对世态炎凉的感受，是对自己前途的不良预感。

【原文】

欧阳子方夜读书①，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淙淙，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②，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③：“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

也，胡为乎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4]；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5]；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 者，乃一气之馀烈。

“夫秋，刑官也[6]，于时为阴[7]；又兵象也[8]，于行为金[9]。是谓天地之义气[10]，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11]，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12]。有动乎中，必摇其精[13]。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14]，黝然黑者为星星[15]。奈何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注释】

①子：古代对男子的通称。

②衔枚（xián méi 闲梅）：古代军队秘密行动时，士兵口中横衔着“枚”（像筷子似的东西），以防说话而走漏风声。

③童子：未成年的奴仆。

④烟霏云敛：空中烟雾凝集，云亦收敛了。霏，在此为集结之意。

⑤砭（biān 边）：原为针刺治病，引申为刺。

⑥夫秋，刑官也：《周礼》以古代设官分职与天、地、四时相对应，秋官司寇掌刑狱。处决罪囚，一般也在秋季。

⑦于时为阴：古人以为秋季阴气盛，万物成熟。

⑧又兵象也：古人认为兵者为不祥之事，属阴类。故“秋”与“刑”，与“阴”，与“兵”相联系。

⑨于行为金：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将世界万事万物的变化、运动都解释为五种基本物质即木、火、土、金、水的运动。秋在“五行”中属金。

⑩义气：秋气，天地严肃之气。

⑪商声主西方之音：古代以宫、商、角、徵、羽五音与四时及中、西、东、南、北五方相对应。

⑫形：形体，身体。

⑬精：精气，古人认为这是生命之本。

⑭渥然：很润泽的样子。

⑮黟（yi 衣）然：发黑。

【译文】

欧阳修先生夜间正在读书，听到有声音从西南方传来，于是非常惊恐地听着，并说道：“好奇怪！”这声音，最初像雨声的淅沥、风声的萧飒，然而一下子却变得奔腾、砰湃，有如波涛惊破夜空，又好像风雨骤然而至。甚而它接触物体都铮铮作响，有如金铁齐鸣，同时又好像奔赴战场的士兵，衔枚疾走，听不到任何号令，只听得人与马行走的声响。我对童子说：“这是什么声音？你出去看看。”童子说：“星、月明亮而洁白，银河横亘中天，四处并无人声，声音是从树间传出的。”我说道：“啊。好凄凉，这是秋声，它是为何而来呢？秋天的状态：秋色是惨淡的，天空中如烟的气体都凝结了，云雾也收敛了；秋的容貌是清明的，天显得格外高，太阳也更加明亮；秋气寒冷而逼人，就好像能刺透人的肌肉和骨髓；秋意是萧条的，山川间万籁俱寂。因此，秋天的声音都是凄凄切切的，就好像有人为心中的不平而呼嚎。大地上原本是竞相生长的繁茂的绿草，葱茏的树木更是令人赏心悦目，然而草与秋遭遇就为之变色，树木与之遭遇则枝叶脱落。这一切之所以摧败、零落，都是由于秋气的余威。

秋，在官制中属刑官。在四时与阴阳的配合之中，秋属阴，又象征战争这样的不祥事物，与五行相配合则属金。所以，秋气就是天地之间的“义气”，往往有严酷、肃杀之意。上天创造万物，春季发生而秋季则结出果实。因此，四时与音乐相配合，秋与商声即西方的声音相对应，而孟秋七月之律为“夷则”。“商”即“伤”之意，万物都为衰老而悲伤；“夷”是杀戮之意，生物过于壮盛就应当杀戮。

啊，草木时有飘零、凋谢，但它们是没有感知的；人是动物，而且是万物之灵，于是就有成百种的忧患成为他心中的感觉，有成万件的事物劳累他的身体。内心有所感而动，就势必动摇作为生命之本的精气。何况人们总是要为那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费思虑，为自己智慧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所忧愁，这就难怪一副原本润泽的容颜变成了垂垂老者，满头黑发变得白发苍苍。人们为什么要以自己本非金石一样的生命而与草木争荣？受到伤害的究竟是谁？又何必怨恨秋声呢？”

童子没回答什么，垂头而睡。此时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好像在帮助我一起叹息。

李锡厚　译注

前后赤壁赋

苏　轼

【作者】

苏轼，见卷二《鲁隐公论》。

【题解】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这是一个无职权的闲职，他在这里开荒种田，与友人游历山水，赋诗唱和，以度时光。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的秋天和冬天，曾两次游览黄州城外的赤鼻矶，写了两篇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苏轼误把此地当作三国时，周瑜用火攻，大败曹操的赤壁，故《前赤壁赋》中提“赤壁之战”的故事。周瑜大破曹操的赤壁，在现在的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但赤壁虽不实，文章却并不给人以“假”的感觉，同样达到怀古抒情的效果。

前赋主要是描写秋天江上月下的美好景色，通过主客问答形式，开展议论，表现出作者旷达乐观的精神，同时写出作者被贬后的复杂、矛盾心情，流露出了一些消沉的情绪。

后赋是在前赋后三个月，与友人重游赤鼻矶后写的。本篇主要描写初冬夜江岸上的凄凉景色，以衬托出作者的悲伤心情。

这两篇赋，语言洗炼、文字优美，实是两篇散文诗。作者突破赋体的束缚，使用散句，挥洒自如地把情、景、理交融在一起，成为典型的散体赋。

前赤壁赋

【原文】

壬戌之秋①，七月既望②，苏子与客泛舟③，游于赤壁之下④。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⑤，诵明月之诗⑥，歌窈窕之章⑦。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⑧。白露横江⑨，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⑩，凌万顷之茫然⑪。浩浩乎如冯虚御风⑫，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⑬，羽化而登仙⑭。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⑮。歌曰："桂棹兮兰桨⑯，击空明兮溯流光⑰。渺渺兮予怀⑱，望美人兮天一方⑲！"客有吹洞箫者⑳，倚歌而和之㉑。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馀音袅袅㉒，不绝如缕㉓。舞幽壑之潜蛟㉔，泣孤舟之嫠妇㉕！

【注释】

①壬戌：指壬戌年。古人用干支记年、月、日。此壬戌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轼贬于黄州的第三年。

②既望：十六日。

③苏子：苏轼的自称。 泛舟：划船。

④赤壁：此赤壁即黄州城外的赤鼻矶，苏轼误认为是三国时周瑜破曹操的赤壁。有人曾向他说此地不是周瑜火攻曹营的赤壁，他还写了一篇《赤壁记》（或称《给范子丰兄弟》）加以辩驳。

⑤属客：斟酒劝客。下文“举匏樽以相属”义同。

⑥明月之诗：指《诗经·陈风·明月》。一说“明月之诗”是指曹操的《短歌行》，因诗中有“明明如月”和“月明星稀”等句。

⑦窈窕之章：指《诗经·陈风·明月》，因其中有“舒窈纠（jiǎo狡）兮”句，“窈窕”和“窈纠”音相近，故苏轼称为“窈窕之章”。一说是指《诗经·周南·关雎》，因篇中有“窈窕淑女”句。

⑧斗牛：二星宿名，二十八宿中的南斗星和牛宿星。

⑨白露：指月光下水面显现出的水气。

⑩纵：放纵，任意。　苇：苇叶，此比喻小船像一张苇草叶一样。　所如：所到的地方。所，代词，代要去的地方。如，往，到。

⑪凌：凌驾，超越。　万顷：形容江面的宽阔　茫然：旷远迷茫的样子。

⑫冯（píng平）虚：凌空，升空。

⑬遗世：离开人世。

⑭羽化：身上生出有羽毛的翅膀。道家称此为成神仙的标志。

⑮扣舷：敲着船边（打节拍）。舷，船边。

⑯桂棹（zhào赵）：桂树木制成的棹。棹，是一种似桨的划船工具。　兰桨：兰木制做的桨。桂棹、兰桨显示船具的高雅。

⑰空明：指江水，在月光下照着的江水，清澈透明。　溯：逆流而上。流光：水面上随波浮动起伏的月光。

⑱渺渺：悠远的样子。　予怀：我的胸怀。

⑲美人：指作者思念的人，此有隐喻君王的意思。　天一方：即天各一方，在遥远的地方。

⑳客：据清人赵异考证，这个“客”即《后赤壁赋》中那位道士，姓杨，名世昌，字子京，绵竹人（见《陔余丛考》卷二十四）。　洞箫：即今单管直箫。

㉑依歌而和之：指箫为歌声伴奏。依，按照。和，应和，跟着唱。之，指唱的那首歌。

㉒袅袅（niǎo鸟）：字亦作嫋嫋。形容声音细弱宛转而绵延不绝。

㉓缕：细丝。

㉔舞：使动用法，使……起舞。　幽壑：深谷。

㉕泣：使动用法。　嫠（lí厘）妇：寡妇。

【译文】

壬戌年的秋天，七月十六日，我和朋友划着小船，游览于赤壁之下。清凉的晚风缓缓地吹来，江面上没有波浪。我举起酒杯劝朋友喝酒，朗诵《明月》这首诗，歌唱“窈窕”的篇章。一会儿，月亮从东边山上升起来，徘徊到南斗星和牛宿之间。白蒙蒙的水气罩满江面，江水的光和天空相连接。听凭一叶小舟自由飘浮，游动在茫茫无边的万顷江面上。浩荡像凌空驾风，不知会飘落到何处；飘飘然像脱离人世而独自存在，长出翅膀飞升到了仙境。

在这时候，众人酒喝得很高兴，我敲击着船边打着拍节唱起来，歌词说：“桂木棹呀兰木桨，划开清澈的江水呀迎着浮动月色的波光。多么遥远呀我的怀念，盼望的‘美人’呀在天那一方。”朋友中有一位善吹洞箫的，按着歌声伴奏。洞箫声呜呜，像怨恨、像思慕、像哭泣、像诉说。箫声停止了，那馀音还宛转悠扬，像细丝一样连绵不断地回荡在耳际。引得那潜藏在深涧中的蛟龙起舞，惹得那独守在孤舟中的寡妇哭泣。

【原文】

苏子愀然①，正襟危坐②，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③？”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④？西望夏口⑤，东望武昌⑥，山川相缪⑦，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⑧？方其破荆州⑨，下江陵⑩，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⑪，旌旗蔽空，酾酒临江⑫，横槊赋诗⑬，固一世之雄也⑭！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⑮，侣鱼虾而友麋鹿⑯，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⑰，寄蜉蝣于天地⑱，眇沧海之一粟⑲！哀吾生之须臾⑳，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㉑，抱明月而长

终[22]。知不可乎骤得[23]，托遗响于悲风[24]。”

【注释】

①愀(qiǎo 巧)然：忧愁改变脸色的样子。

②正襟危坐：端正衣襟严肃地端坐。

③何为其然也：为何声音是这样的呢。何为，犹“为何”。其，代词，指箫声。然，这样，指上述悲凉情景。

④曹孟德：曹操，字孟德。“明月星稀，乌鹊南飞”诗句是曹操《短歌行》中的句子。

⑤夏口：地名，指夏口城，即今湖北武昌市，传为三国时孙权所建。

⑥武昌：地名，在今湖北鄂城县，非现在的武昌市。

⑦缪(liáo僚)：连接，环绕。

⑧周郎：周瑜，字公瑾，二十四岁时被任命为建威中郎将，时人称他为周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火烧曹操战船，大败曹军于赤壁(今湖北省武昌县西赤矶山)。

⑨荆州：行政区名，治所在襄阳。今湖北、湖南一带为管辖范围。

⑩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曹操攻下襄阳后，在当阳长坂败刘备军，南下攻取了江陵。

⑪舳舻(zhú lú 轴卢)：船头和船尾。此指战船相接达千里长，形容其多。

⑫酾(shī 施)酒：斟酒，滤酒，此为洒酒。　酾酒临江，即斟酒洒在江中，以祭江神。

⑬槊(shuò 朔)：长矛，长一丈八尺。

⑭固：本来，本是。

⑮渔樵：打鱼，砍柴。　江渚：江中小州。

⑯侣：作伴。　友：作朋友。

⑰匏(páo 袍)尊：葫芦做的酒杯。指古朴的酒器。

⑱寄：寄托。　蜉蝣(fú yóu 浮游)：一种在夏秋之交生长在水边的小飞虫，生存期只有几小时，所谓朝生夕死。这里比喻人生短暂。

⑲眇：小。　沧海：大海。成语“沧海一粟”源出此。

⑳哀：悲哀，用作动词。 须臾（yú 余）：片刻。

㉑挟：持，带。

㉒长终：长久地存在。

㉓乎：助词，无义。此处为足语气。 骤得：骤然得到，迅速获得。

㉔托：依托，凭借。 遗响：余音，指洞箫声。

【译文】

我听得忧愁地改变了脸色，整了整衣服，端正地坐着，向那位朋友问道："箫声为什么这样悲凉呢？"朋友回答说："'明月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孟德的诗吗？向西望夏口，向东望武昌，山水互相环绕，树木茂盛青翠，这不是曹孟德被周郎打败的地方吗？当曹孟德攻破荆州，打下江陵，沿着长江东进的时候，战船连接千里，旗帜遮蔽了天空，斟上酒祭奠长江，横拿着长矛吟诗，原本是不可一世的英雄呀！可是今天他在什么地方呢？何况我与您成天打 鱼砍柴于河中小岛上，同鱼虾为伴麋鹿为朋友，驾着一片树叶似的小船，举着葫芦制做的酒杯互相劝酒，像蜉蝣一样寄托在这天地之间，就像大海中的一粒粟米那样眇小！哀叹我们生命的短促，羡慕长江流水的无穷无尽。希望靠着天仙在长空遨游，抱着月亮永久存在。知道这是不可能轻易得到的，只好借箫声来把这心情寄托在悲凉的秋风里。"

【原文】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①？逝者如斯②，而未尝往也③；盈虚者如彼④，而卒莫消长也⑤。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⑥，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⑦；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⑧？且夫天地之间⑨，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

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10]，而吾与子之所共适[11]。”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12]，杯盘狼藉[13]。相与枕藉乎舟中[14]，不知东方之既白。

【注释】

①夫：那，彼。

②逝者：流去的。　斯：指江水。

③未尝往：不曾去。指整个长江并没因此流走，还是满满一江水。

④盈虚：圆缺。　彼：指月亮。

⑤卒：始终。　莫：没有。　消长：减少或增多。

⑥盖：语气词。

⑦曾：还，简直。　不能：不到，不够。　一瞬：一眨眼，转眼。

⑧何羡：“羡何”的倒装，羡慕什么呢？

⑨且夫：况且，发语词。

⑩造物者：创造万物的天。古人认为物是天生成的，故称天为造物者。无尽藏：佛家语，无尽的宝藏。此指大自然。

⑪适：享受。

⑫肴核：菜肴和果品。　既：已经。

⑬狼藉：纵横零乱。传说狼常卧草上，而将草弄乱，所以称作“狼藉”。

⑭枕藉：互相枕着垫着。

【译文】

我说：“您也了解那江水和月亮吗？流去的像这江水，却并不曾流尽呀；忽圆忽缺的像那月亮，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减少和增加呀。从动的一方面看，那天地万物还不到一眨眼的功夫就变了；从不动的一方面看，那万物和我们都是无穷无尽的长存着，还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况且天地之间，万物都各自有主，假如不是属于我所有的，就是一丝一毫也不要去取它。只有江上的清

风，与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它就成为声音，眼睛看到它就成为颜色，取用它没有人禁止，使用它不会枯竭。这是大自然的无尽宝藏，您与我所能共同享受的。

朋友高兴得笑起来，于是洗干净酒杯，重新斟上酒喝。菜肴果品吃光了，空的酒杯、菜盘杂乱地摆着。我和朋友们互相枕着垫着在小船上睡着了，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

后赤壁赋

【原文】

是岁十月之望①，步自雪堂②，将归于临皋③。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④。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⑤。已而叹曰⑥："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⑦？"客曰："今者薄暮⑧，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⑨。顾安所得酒乎⑩？"归而谋诸妇⑪，妇曰："我有斗酒⑫，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⑬。"

【注释】

①是岁：这年，即前篇说的壬戌年。 望：十五日。

②雪堂：作者被贬黄州后所建的新居，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因此堂在大雪天建成，堂内四壁画雪景，故名。

③临皋：亭名。在今湖北黄冈县南，长江边上。作者初到黄冈时所寓居的地方。

④黄泥之坂：地名，即黄泥坡。从雪堂到临皋亭所经之地。坂，即坡。

⑤行歌相答：一边走一边唱歌，互相应答。

⑥已而：过了一阵，过后。

⑦如此良夜何：如何度过这美好的夜晚。

⑧今者：今天。　薄暮：傍晚。薄，迫，逼近。

⑨松江：水名。即今江苏太湖尾闾吴淞江，下游今名苏州河。　鲈(lú卢)：鱼名。栖于近海与河口间，体扁长，可达0.6米，大口，肉味鲜美。

⑩顾：但是。　安所：什么地方。安，何，什么。所，地方。

⑪谋诸妇：与妻子商量。谋，商量。诸，“之于”的合音字。

⑫斗酒：一斗酒。斗，古代的一种酒器。

⑬不时：不拘何时，意外的时候。

【译文】

这一年的十月十五日，我步行从雪堂出发，打算回到临皋去。有两个朋友跟着我一起走，路过黄泥坂这个地方。此时寒霜已经降临，树木的叶子全部落掉了。我们的影子倒映在地上，抬头望着明月，彼此回头观看而感到十分快乐，于是边走边唱歌相互应和着。过了一会儿我叹口气说：“有了朋友没有酒，有了酒又没有菜肴；今夜的月光皎洁、晚风清凉，这样美好的夜晚怎么度过啊！”有一位朋友说：“今天傍晚的时候，张网捕到一条鱼，大嘴巴细鳞片，形状就像松江里的鲈鱼，不过到什么地方去弄到酒呢？”回到家后与妻子商量，妻子说：“我有一斗酒，藏起来已经很久了，是为了等待您意外的需要。”

【原文】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①，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②，履峻岩③，披蒙茸④，踞虎豹⑤，登虬龙⑥，攀栖鹘之危巢⑦，俯冯夷之幽宫⑧。盖二客不能

从焉。划然长啸⑨，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⑩，肃然而恐⑪，凛乎其不可留也⑫。反而登舟⑬，放乎中流⑭，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⑮。适有孤鹤⑯，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⑰，戛然长鸣⑱，掠余舟而西也。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翩跹⑲，过临皋之下，揖余而言曰⑳："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㉑！吾知之矣！畴昔之夜㉒，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㉓？"道士顾笑，余亦惊悟㉔。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注释】

①曾：才，刚刚。 日月：时间，时候。 几何：多久。

②摄衣：牵衣，撩起衣。

③履峮（chán 缠）岩：登上险峻的山崖。履，登、踏。峮岩，险峻的山岩。

④披蒙茸：拨开杂乱的草丛。披，拨开。蒙茸，杂乱的草木。

⑤踞虎豹：蹲坐在像虎豹一样的山石上。踞，蹲、坐。虎豹，指似虎豹一样奇形怪状的石头。

⑥登虬（qiú 求）龙：爬上像虬龙一样弯曲的古老树木。虬，龙的一种。

⑦攀栖鹘：攀登上鹘鹊鸟栖息的地方 危：高。

⑧冯夷：水神。 幽宫：深宫。

⑨划：象声词。 划然，划开什么的声音。 长啸：长声大叫。

⑩悄然：忧伤的样子。

⑪肃然：严肃的样子。

⑫凛：害怕。 乎：助词。相当于现代的"得"。

⑬反：同"返"。

⑭中流：河流的中间。

⑮寂寥（liáo 僚）：寂寞。

⑯适：正好，刚好。

⑰玄裳：黑色的裙子。玄，黑色，裳，下服。此指鹤的尾巴。　缟衣：白色的上衣。缟，白色。衣，上衣。此指鹤身。

⑱戛然：形容鹤的尖叫声。戛，象声词。

⑲翩跹：飘然轻快起舞的样子。

⑳揖：作揖。

㉑呜呼噫嘻：这四个字都是感叹词，合在一起用，以加强感叹的语气。

㉒畴昔：昨天。畴字无义，为语助词。

㉓也耶：此二字连用，表示疑问句。"也"字只起足语气作用，无义。

㉔惊悟：惊醒。

【译文】

于是我和朋友就携带着酒和鱼，再一次划着小船到赤壁下面去游览。江水发出声响，陡绝的崖岸高达千尺。山显得很高了，月亮变得小了，水位下降，藏在水中的石头都露了出来。刚刚才过不多久的时间，江山却已变得不再能认识了！我就撩起衣上岸去，登上险峻的山崖，拨开杂乱的草木，蹲坐在像虎豹一样的石头上，爬上像虬龙一样弯弯曲曲的古树上，攀登上鹘鹄作窝栖息的高处，向下俯视水神的深宫。然而两位朋友却不能跟随我一起攀登。我突然长长地大叫一声，草木都被震动了，高山共鸣，空谷回应，风刮起来，水向上翻滚，我也感到忧愁悲伤，严肃恐惧，害怕得不敢再逗留了。于是返回船上，将船划到河的中心，听凭船儿漂到哪里就在哪里休息。那时候将近半夜，四周看看十分冷清寂寞。刚好有一只鹤，从东边飞来横穿过江面，翅膀像车轮那样大，白色的身子黑色的尾巴，戛戛地拉着长声尖叫，擦过我的小船向西边飞去了。

不一会儿，朋友离去了，我也上床睡觉。在梦中梦见一位道士，穿着羽毛制的衣服飘飘地像跳舞一样，走过临皋亭的下面，向我一边拱手作揖一边说："赤壁下面的游览快乐吗？"我问他的

姓名，却低着头不回答。“哎呀呀！我知道了！昨天夜里，边飞边叫着经过我小船上面的，不就是您吗？”道士回过头去笑起来，我也惊醒了。开门去看他，却不见道士在什么地方。

杨升南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六

词赋之属下编一

诗经·閟宫

【题解】

《閟宫》是《诗经·鲁颂》中的一首诗，歌颂鲁僖公派兵伐淮夷，并取得胜利的事。这首诗是在胜利后告祭祖庙时演唱的。

【原文】

閟宫有侐[1]，　实实枚枚[2]；
赫赫姜嫄，　其德不回[3]。
上帝是依，　无灾无害，
弥月不迟[4]。　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　黍稷重穋[5]，
稙穉菽麦[6]，　奄有下国，
俾民稼穑。　有稷有黍，
有稻有秬[7]，　奄有下土，
缵禹之绪。　（首章十七句）

后稷之孙，　实维大王[8]，
居岐之阳，　实始翦商。
至于文武[9]，　缵大王之绪，
至天之届[10]，　于牧之野；
无贰无虞，　上帝临女，
敦商之旅[11]。　克咸厥功，
王曰“叔父，　建尔元子，
俾侯于鲁[12]，　大启尔宇，
为周室辅！”　（二章十七句）

乃命鲁公，　俾侯于东，
锡之山川，　土田附庸[13]。
周公之孙，　庄公之子，
龙旂承祀，　六辔耳耳[14]。
春秋匪解，　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
享以骍牺[15]，　是飨是宜，
降福既多，　周公皇祖，
亦其福女。　（三章十七句）

秋而载尝，　夏而楅衡[16]，
白牡骍刚，　牺尊将将。
毛炰胾羹[17]，　笾豆大房[18]，
万舞洋洋[19]，　孝孙有庆。

俾尔炽而昌，　俾尔寿而臧！
保彼东方，　鲁邦是常！
（四章十二句）

不亏不崩，　不震不腾，
三寿作朋，　如冈如陵。
公车千乘，　朱英绿滕[20]，
二矛重弓[21]，　公徒三万，
贝胄朱绶[22]。　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23]，　荆舒是惩，
则莫我敢承[24]！（五章十三句）

俾尔昌而炽！　俾尔寿而富！
黄发台背[25]，　寿胥与试。
俾尔昌而大！　俾尔耆而艾[26]！
万有千岁，　眉寿无有害。
（六章八句）

泰山岩岩，　鲁邦所詹[27]。
奄有龟蒙[28]，　遂荒大东[29]。
至于海邦，　淮夷来同。
莫不率从，　鲁侯之功。
（七章八句）

保有凫绎[30]，　遂荒徐宅[31]。

至于海邦，　淮夷蛮貊[32]。
及彼南夷，　莫不率从。
莫敢不诺，　鲁侯是若。
（八章八句）

天锡公纯嘏[33]，眉寿保鲁，
居常与许[34]，　复周公之宇。
鲁侯燕喜，　令妻寿母。
宜大夫庶士，　邦国是有。
既多受祉，　黄发儿齿[35]。
（九章十句）

徂来之松[36]，　新甫之柏[37]，
是断是度，　是寻是尺。
松桷有舄[38]，　路寝孔硕，
新庙奕奕，　奚斯所作[39]。
孔曼且硕，　万民是若。
（十章十句）

【注释】

①閟（bì 必）宫：古人认为宗庙是神之所在，经常紧闭谧静，所以称为閟宫。 侐（xù 序）：清静。

②实实：坚实。 枚枚：细密的样子。

③回：邪僻。

④弥月：满月。

⑤重：通“穜（tóng 童）”，先种后熟的农作物。 穋（lù 录）：后种先熟的农作物。

⑥稙：早种的谷类。　穉（zhì至）：晚种的谷类。

⑦秬：黑黍。

⑧大（tài太）王：即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

⑨文武：周文王、周武王。

⑩届：郑笺："届，极也"。终极。

⑪敦：攻击。　旅：军队。

⑫侯于鲁：成王封伯禽为鲁侯。伯禽是鲁国开国之君。

⑬附：借为郛，外城，即郭。附庸，即城郭。

⑭辔：马缰绳。　耳耳：华美的样子。

⑮騂（xìn信）：赤色。　牺：祭神的牲口。

⑯福（bì必）：犹缚。把车前横木捆缚在牛角上为福衡。古代祭祀，先通过卜筮，选定一个牛牲，特别喂养它，在它两角间捆上横木，以防牛角碰坏。夏而福衡，以备秋尝之用。

⑰炰（páo刨）：烧烤。毛炰：指带毛烧熟的猪。　胾（zì字）羹：肉汤。

⑱笾：盛水果的竹器。　豆：古代一种形似高足盘的食器。

⑲洋洋：形容盛大。

⑳英：缨。　滕：绳。

㉑重弓：每个战士带两张弓。

㉒贝胄：饰有贝壳的头盔。　朱绶：红线。

㉓戎狄：古代称西北方少数民族。　膺：攻击。

㉔承：抵挡。

㉕台背：高亨《诗经今注》疑作驼背。

㉖耆：老。　艾：久，年寿长久。

㉗詹：仰望，同"瞻"。

㉘奄：包括。　龟、蒙：两山名。在今山东。

㉙荒：借为抚，据而有之。

㉚凫：山名。　绎：又作峄，山名。均在今山东。

㉛徐：古国名。　徐宅：徐夷旧居之地。

㉜蛮貊：古称南方部族为蛮，北方部族为貊。但蛮貊有时是当时其他部族的通称。

㉝纯：大。　嘏：借为祜，福兮。

㉞常、许：均为地名。

㉟儿齿：老人落牙后又生新牙，叫儿齿。

㊱徂来：山名。

㊲新甫：山名。

㊳桷：方的椽子。 舄：大。

㊴奚斯：鲁国大夫，鲁宗室的公子，所以又称公子奚斯。

【译文】

祖庙静谧，
高大安定。
显赫的姜嫄，
道德纯正。
她依靠着上帝，
各种灾害不沾身。
怀孕十月，
后稷降生。
上帝为他多赐福，
黍米高粱先后熟。
种豆又播麦，
拥有下界的国土。
人民知道种庄稼，
有了小米又有黍，
还有水稻与黑黍。
拥有全国的土地，
继续禹王的遗绪。

后稷子孙，
古公亶父谥太王。

从豳迁居岐山南，
开始准备灭殷商。
传业文王和武王，
把太王事业来承当。
执行最高的天命，
牧野一战商朝亡。
别疑惑，莫欺诳，
上帝就在你头上。
攻击商朝的军队，
大功告成多辉煌。
成王称声“旦，叔父”，
立您长子建侯国，
封在鲁国立家邦。
大力拓展你疆域，
辅佐周室作屏障。

于是成王命鲁公，
封你为侯守在东。
赐你山川与土地，
还有小国作附庸。
传到周公的子孙，
庄公之子鲁僖公。
高举龙旗承祭祀，
车驾六马辔华美。
一年到头不怠懈，
祭祀礼品不差异。
光明伟大的上帝，
皇祖赫赫是后稷。

奉上赤色牺牲作敬礼，
祭祀礼品最相宜。
天神降福实在多，
周公以下诸先祖，
都把幸福赐给你。

秋天尝祭将举行，
夏天早把牛牲养，
红白公牛色分明，
酒樽相触声音响。
烤猪烧肉有肉汤，
盛在笾豆俎案上。
万舞场面真盛大，
顺孝子孙多吉祥。
保你兴旺又昌盛，
保你长寿又健康，
保你安定那东方，
保你国土千秋长。

山川永固不分崩，
江河长流不动荡。
寿比三老百年长，
邦国坚固如高岗。
鲁公战车有千乘，
绿绳红缨明晃晃。
矛有两种弓两张，
鲁公步卒三万上。
红线穿贝饰头盔，

士兵众多声势旺。
痛击北狄和西戎，
惩罚荆与舒，
无人敢来作抵抗。

使你繁荣又兴旺，
使你年丰又寿长，
黄发驼背的老者，
高寿与功并相当。
使你有福又昌盛，
使你年寿久又长。
千秋又万岁，
长寿无病殃。

泰山高又险，
鲁国所仰瞻。
还有龟山和蒙山，
边境伸延至最东边。
直至海滨各小邦，
淮夷来朝贡。
没有谁敢不顺从，
这是鲁侯建大功。

拥有凫山和绎山，
顺着开辟到徐国。
直至海滨的国家，
包括淮夷和蛮貊。
势力直达南夷地，

他们莫敢不服从。
他们不敢不应诺，
都向鲁侯来归顺。

天赐鲁公福无边，
鲁侯长寿国平安。
占有常邑和许田，
恢复周公旧地盘。
鲁侯庆祝办喜宴，
妻贤母寿延。
礼贤下士尽和睦，
国家人才多又全。
鲁国受福多又广，
头发黄来齿新换。

徂来山上有青松，
新甫山上有翠柏。
砍下树木好裁制，
量好尺寸作用材。
松木方椽壮又大。
宫殿雄壮有气派。
新庙高耸又宽敞，
奚斯一曲多嘹亮！
长篇巨制有文采，
顺了万民的愿望。

乐　闻　译注

诗经·长发

【题解】

《长发》,《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是宋君祭祀成汤及以前先公先王的乐歌。

【原文】

浚哲维商，　长发其祥。
洪水芒芒，　禹敷下土方。
外大国是疆[1]，幅陨既长。
有娀方将[2]，　帝立子生商[3]。

玄王桓拨[4]，　受小国是达[5]，
受大国是达。　率履不越[6]，
遂视既发[7]。　相土烈烈[8]，
海外有截[9]。

帝命不违，　至于汤齐。
汤降不迟，　圣敬日跻[10]。

昭假迟迟[11]， 上帝是祗，
帝命式于九围[12]。

受小球大球， 为下国缀旒[13]，
何天之休[14]！ 不竞不絿[15]，
不刚不柔， 敷政优优，
百禄是遒。

受小共大共[16]，为下国骏厖[17]，
何天之龙[18]！ 敷奏其勇[19]，
不震不动， 不悚不竦[20]，
百禄是总。

武王载旆[21]， 有虔秉钺，
如火烈烈， 则莫我敢曷[22]。
苞有三蘖[23]， 莫遂莫达；
九有有截[24]， 韦顾既伐[25]，
昆吾夏桀[26]。

昔在中叶， 有震且业[27]。
允也天子， 降于卿士。
实维阿衡[28]， 实左右商王。

【注释】

①疆：划定疆界。

②有娀：即有戎，部族名，也是国名。　方将：将，借为壮，方壮，正在壮年。

③商：指契，说契是上帝的儿子。

④玄王：指契。　桓：《广雅·释训》："桓桓，武也。"

⑤达：通。

⑥率：遵循。　履：足迹。

⑦遂：犹随。　发：明了。

⑧相土：契的孙。　烈烈：威武的样子。

⑨截：斩获。

⑩跻：上升、上进。

⑪昭假：光明至于……。

⑫九围：指九洲。

⑬旒（liú 流）：古代王侯冠冕前后悬垂的玉串，或以珠穿成。

⑭何：通"荷"，蒙受。　休：荫庇。

⑮绿（qiú 求）：急躁。

⑯受：通"授"。　共：读为供。

⑰骏厖（máng 忙）：骏，借为桓。厖，杂色。

⑱龙：通"宠"。

⑲敷奏：施展。

⑳戁（nǎn难上）：恐惧。

㉑载旆（pèi配）：大旗插在车上。

㉒曷：借为遏，抗御。

㉓苞：丛生之草。　蘖：斩伐草木后萌生的新芽。全句指夏桀及其三个盟国。

㉔九有：九州。

㉕韦：即豕韦，夏的同盟部落，彭姓。　顾：也是夏的同盟部落，己姓。

㉖昆吾：夏的同盟部落，己姓。

㉗震：震惊。　业：通"陧"，危险。

㉘阿衡：殷人称执政掌权的大官为阿衡，指伊尹。

【译文】

商朝聪慧有明王，
早露吉祥迹象。
昔日洪水茫茫，
大禹治水有方。
大国小国划定边界，
幅员又拓广。
有娀国力正兴旺，
简狄生契建立商。

玄王英明又刚强，
受封小国令能行。
受封大国亦能通，
遵循古法不越轨，
随事而视，一看就明。
相土威武国势盛，
海外同心归朝廷。

上帝之命不违抗，
直至成汤建国成。
汤王降生又逢时，
一日比一日聪明。
精诚能把天神感动，
把上帝敬奉，
九州规划从此定。

把大球小球授与下国之君，
给他们穿旒之用，

受到上天赏赞。
不急不躁，
不刚不柔。
施行政令多仁和，
百般福禄集身上。

把大玉、小玉赐与下田之君，
以作桓圭或龙圭，
承受上天的恩宠。
用兵刚强勇武，
不震不动。
不惧亦不惊恐，
身受众多福禄。

汤王出兵伐夏，
手持斧钺猛如虎。
气势如火熊熊起，
无人敢与我抗衡。
一根树有三杈，
没有一根长顺。
九州成为一统，
韦、顾并已占领，
昆吾夏桀亡命。

从前时代在中叶，
有过危险与震惊。
成汤真是天之子，
天赐卿士来执政。

就是伊尹为阿衡，
辅佐商汤把天下定。

乐　闻　译注

诗经·抑

【题解】

《抑》是《诗经·大雅》中的一首诗，劝告周王朝贵族修德守礼，谨言慎行，并指责“小子”的昏愦。旧说卫武公自戒之诗。

【原文】

抑抑威仪①，　维德之隅②。
人亦有言，　靡哲不愚。
庶人之愚，　亦职维疾③；
哲人之愚，　亦维斯戾。

无竞维人，　四方其训之；
有觉德行④，　四国顺之。
讦谟定命⑤，　远犹辰告⑥，
敬慎威仪，　维民之则。

其在于今，　兴迷乱于政，
颠覆厥德，　荒湛于酒。
女虽湛乐从，　弗念厥绍[7]？
罔敷求先王[8]，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　如彼泉流，
无沦胥以亡[9]？夙兴夜寐，
洒扫廷内，　维民之章[10]；
修尔车马，　弓矢戎兵，
用戒戎作，　用逷蛮方[11]。

质尔人民[12]，　谨尔侯度[13]，
用戒不虞；　慎尔出话，
敬尔威仪，　无不柔嘉。
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　不可为也！

无易由言[14]，　无曰苟矣，
莫扪朕舌[15]，　言不可逝矣。
无言不雠[16]，　无德不报。
惠于朋友，　庶民小子，
子孙绳绳，　万民靡不承！

视尔友君子，　辑柔尔颜[17]，
不遐有愆[18]。　相在尔室，
尚不愧于屋漏[19]；无曰不显，
莫予云觀。　神之格思[20]，
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21]！

辟尔为德[22]，　俾臧俾嘉。
淑慎尔止，　不愆于仪，
不僭不贼，　鲜不为则。
投我以桃，　报之以李；
彼童而角[23]，　实虹小子[24]。

荏染柔木[25]，　言缗之丝[26]；
温温恭人，　维德之基。
其维哲人，　告之话言，
顺德之行；　其维愚人，
覆谓我僭，　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　未知臧否。
匪手携之，　言示之事；
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
借曰未知[27]，　亦既抱子。
民之靡盈，　谁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28]，　我生靡乐，
视尔梦梦，　我心惨惨。
诲尔谆谆，　听我藐藐，
匪用为教，　覆用为虐。
借曰未知，　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　告尔旧止[29]，
听用我谋，　庶无大悔。
天方艰难，　曰丧厥国。
取譬不远，　昊天不忒[30]。
回遹其德[31]，　俾民大棘[32]。

【注释】

①抑抑：通懿懿，美好。
②隅：读为寓，寄托。
③职：只。　疾：灾难。
④觉：正直。
⑤讦谟：讦（xū 需），大。谟，谋划。
⑥辰：读为底，定也。　告：借为诰。
⑦绍：继，指将来。
⑧敷求：或即博求，犹广求。
⑨沦胥：沉没。
⑩章：法则。
⑪蛮方：概指边远异族地区。
⑫质：《广雅·释诂》："质，定也。"
⑬侯度：或读为候，伺望。度，法度。
⑭由：犹于也。

⑮朕：我。古人自称均可为朕。秦始皇始定为皇帝自称之辞。

⑯雠（chóu 仇）：回答，答应。

⑰辑：和顺。

⑱遐：通“何”。 衍：过错。

⑲屋漏：古称室内西北隅。

⑳格：来，至。

㉑矧：况且。 射（yì 义）：厌倦。

㉒辟：君，法，亦训为明；或如譬。

㉓童：犹秃。此句指那人头上无角却似有角，常能伤人。

㉔虹：通讧，惑乱。

㉕荏染：柔弱的样子。

㉖言：犹爰、乃。 缗：按上弦线。 丝：指钓鱼绳。

㉗借曰：假如说。

㉘昊天：皇天。

㉙旧：指先王的礼法。 止：语词。

㉚忒：差误。

㉛回遹（yù 玉）：邪僻。

㉜棘：紧急，引申为艰危。

【译文】

严密谨慎有威仪，
有德之人品行正。
古语常言道：
大智多有愚昧时。
常人愚昧只是毛病，
大智愚昧将要犯罪。

与人无争，
四方诸侯归诚。
君子品德端正，

各国自然从顺。
建国大计已定，
长远国策申明。
恭敬慎重保威仪，
民众才能照此遵行。

试看今朝，
国政混乱不堪。
德行败坏，
把酒色迷恋。
你只知道求享乐，
不深思先人的承传。
不广求先王治绩，
能够执行明文法典？

上天不予保佑，
恰似泉水空流。
不要沉沦自消亡，
应早起晚睡来追求。
内外扫除尘垢，
为民表率带头。
修整车马，
弓箭刀枪常备不休。
防备战事起，
征服反叛蛮酋。

让百姓定居乐业，
谨守法度，

防止意外事故。
说话应当慎重，
举止应当严肃，
无不柔和顺善。
白玉有斑点，
还可把它磨净；
一言出差错，
挽回已不可能。

不要随意言语，
莫道说话可马虎，
不要说没人按住我的舌头。
一言既出追不回。
出言总有答语，
施德会有回报。
友爱真诚给朋友，
百姓子弟多安抚。
子孙代代相承，
民众心悦诚服。

看你招待朋友，
和颜悦色，
这没有什么过错。
看你独处一室，
做事光明磊落心无愧，
休道室内光线昏暗，
没有人把我看见。
鬼神来去无踪，

凡人不可揣度，
修身岂可有厌倦？

修明德行养性，
做到尽美尽善。
善自谨慎举止，
不出礼仪规范。
不存坏心不害人，
无人不以你为典范。
人们送给我桃子，
我用李子作回赠。
童牛童羊盼长角，
实是把自己来溃乱。

质地柔弱木料，
加弦做成鱼杆。
温良恭敬君子，
是德行的根本。
你是明智者，
有好言奉告，
要顺德而行。
你是胡涂者，
反说我心不好，
人心各异难诱导。

唉，年轻人呵！
还不知什么是善恶。
非但手把手教你，

还举事例来解说；
不仅当面教导你，
还拎耳朵反复叮咛。
假如说你不懂事，
已经抱上儿子成父亲。
人们若不自满，
谁还早有知识反而晚成呢？

上天看得分外明白，
我这一生没愉快。
看你那样胡涂，
我心里实在悲哀。
苦口婆心教育你，
你既不听也不睬。
不知教你为你好，
反说我把你虐待。
如果说你不懂事，
业已白发到老耄。

唉，年轻人呵！
奉告你先王的礼法，
若能听我的主张，
大致不错无后患。
上天正降灾异，
国家面临危难。
例证不远就有，
上天赏罚毫无差错。
如果邪行不改，

百姓必然急难多。

乐　闻　译注

诗经·宾之初筵

【题解】

《宾之初筵》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诗，反映了周王朝贵族们整天过着大吃大喝的腐朽生活实况，具有讽刺意味。

【原文】

宾之初筵①，　左右秩秩，
笾豆有楚②，　殽核维旅。
酒既和旨，　饮酒孔偕③；
钟鼓既设，　举酬逸逸。
大侯既抗④，　弓矢斯张。
射夫既同⑤，　献尔发功。
发彼有的，　以祈尔爵⑥。

龠舞笙鼓⑦，　乐既和奏，
烝衎烈祖⑧，　以洽百礼。

百礼既至，　有壬有林[9]，
锡尔纯嘏，　子孙其湛。
其湛曰乐，　各奏尔能，
宾载手仇[10]，室人入又。
酌彼康爵，　以奏尔时。

宾之初筵，　温温其恭。
其未醉止，　威仪反反[11]；
曰既醉止，　威仪幡幡[12]。
舍其坐迁，　屡舞仙仙[13]。
其未醉止，　威仪抑抑；
曰既醉止，　威仪怭怭[14]。
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

宾既醉止，　载号载呶[15]，
乱我笾豆，　屡舞僛僛[16]。
是曰既醉，　不知其邮[17]。
侧弁之俄，　屡舞傞傞[18]。
既醉而出，　并受其福；
醉而不出，　是谓伐德。
饮酒孔嘉，　维其令仪。

凡此饮酒，　或醉或否。
既立之监，　或佐之史，

彼醉不臧，　不醉反耻。
式勿从谓[19]，无俾大怠，
匪言勿言，　匪由勿语；
由醉之言，　俾出童羖[20]。
三爵不识，　矧敢多又？

【注释】

①筵：竹席，此用作动词，即坐在席上宴饮。

②笾豆：笾，古代祭祀和宴会时盛果脯的竹器，形似木制之豆。豆，古代食器，形似高足盘。

③孔：很。　偕：嘉乐。

④侯：箭靶。古代习射或较射，竖一木架，架上张设兽皮，叫皮侯；或张设布，叫布侯。

⑤同：整齐。

⑥爵：饮酒器。

⑦籥（yuè 月）：古代一种管乐器，似后世排箫。

⑧烝：进。　衎（kàn 看）：乐。　烈祖：光荣的祖先。

⑨壬：大。　林：盛大的场面。

⑩载：犹则。　手：取。　仇：偶，作对手讲。

⑪反反：高亨先生认为反借为辨，辨辨，有节有序。

⑫幡幡：杂乱的样子。

⑬仙仙：舞步轻盈的样子。

⑭怭怭（bì 必）：轻薄的样子。

⑮呶：喧哗。

⑯僛僛（qī 欺）：醉舞欹斜的样子。

⑰邮：通讥，过失。

⑱傞傞（suō 梭）：醉舞不止的样子。

⑲式：发语词。　勿从谓：勿从而劝之使更饮。

⑳童羖（gǔ 古）：童，牛羊未生角为童。羖，黑色公羊。

【译文】

客人开始入座，
宾主谦让有秩序。
杯盘排放整齐，
鱼肉干果全具。
酒味浓淳味美，
杯酒交错有序。
钟鼓乐器摆好，
举杯敬酒和气。
射箭靶子已立，
张弓搭箭射起。
射手都已排齐，
显示射箭功力。
人人争中箭靶，
以求射中罚他饮酒。

籥舞已起笙鼓响，
众乐合奏响四方。
进乐以娱众祖先，
依照百礼行事。
各种礼节行过，
仪式盛大周详。
神灵赐福气，
子孙都欢畅。
子孙欢又乐，
献酒酌尸又卒爵，
来宾找对手，
家人伴陪反复酌。

斟满一杯安体酒，
行好时祭先祖悦。

客人开始就座，
态度谦恭温和。
酒过几巡未醉，
威仪翩翩；
既醉以后，
举止错乱。
离座频频无数，
飘飘然间又起舞。
没醉之时，
举止文静；
既醉以后，
轻薄之情毕呈。
这是醉了，
不守规矩也行。

客人已经醉了，
喧闹之声不停。
杯盘狼藉一片，
醉舞欹斜。
这是醉了，
不知已有过失。
歪戴鹿皮帽，
风狂乱舞蹈。
既醉出门去，
大家托福并叫好。

还有醉的不肯走，
那叫缺德佬。
喝酒真美好，
但要有礼貌。

像这样的饮酒，
有醉有醒不一样。
设立酒监来监督，
再设酒史来记录。
醉汉以为不一般，
不醉反而成耻辱。
不要接着再劝酒，
不要失礼太出丑。
没有话就别多说，
没有缘由少开口。
因醉而讲错话，
罚他拿出一只童羖。
才饮三杯就迷糊，
怎敢再给他添酒。

乐　闻　译注

诗经·敬之

【题解】

《敬之》是《诗经·鲁颂》中的一首诗，相传是周成王所作，表示要尊敬天命，警戒自己。

【原文】

敬之敬之，　天维显思，
命不易哉[1]！无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　日监在兹。

维予小子，　不聪敬止！
日就月将，　学有缉熙于光明；
佛时仔肩[2]，示我显德行。

【注释】

①命不易：指天命不易常保不变。

②佛：高亨先生以为通“弼”，大的意思。　仔肩：任，担任。

【译文】

尊敬天命，尊敬天命，
天理昭彰不可欺，
天命常保实不易。

莫说苍天高高在上，
它升降在人间的事业里，
天天监视着下地。

我年纪轻轻，
怎敢不恭听。
日积月累勤努力，
由浅入深事理明。
群臣辅我担重任，
示我以光明的德行。

乐　闻　译注

诗经·小毖

【题解】

《小毖(bi)币》是《诗经·周颂》中的一首诗，相传为周成王所作，悔过告庙。

【原文】

予其惩，　　而毖后患。
莫予荓蜂，　　自求辛螫①。
肇允彼桃虫②，　拚飞维鸟。

未堪家多难，　予又集于蓼③。

【注释】

①辛螫(zhē 遮)：毒虫刺人。

②桃虫：鸟名，又名鷦鷯，极小。

③蓼(liǎo 潦)：水草名。

【译文】

我要吸取以往教训，
警惕后患发生。
我不要去打蜂，
自讨刺螫受苦痛。
恶事初起似鷦鷯，
翻飞竟成大鸟。
家国多难难忍，
陷入苦境受剪熬。

乐　闻　译注

左传·虞箴

【题解】

此篇选自《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对国君悼公谈话中所引周初太史辛甲作的《虞人之箴(zhēn 针)》。《左传》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

传》，是《春秋》三传之一。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记述春秋时期的历史，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记言论，叙述详赡，文字简洁生动，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唐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箴意为劝告、规戒。此箴言说人和禽兽本自相互依存，夏时的国君羿因贪于田猎荒废政事而亡了国，用以劝诫悼公不要贪于田猎游乐。本篇是箴文的最早一篇，其后箴便成为一种文体，像扬雄的《五箴》、张华的《女史箴》皆极有名。

【原文】

芒芒禹迹①，画为九州②，经启九道③。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④，德用不扰⑤。在帝夷羿⑥，冒于原兽⑦，忘其国恤⑧，而思其麀牡⑨。武不可重⑩，用不恢于夏家⑪。兽臣司原⑫，敢告仆夫⑬！

【注释】

①芒芒：辽远、辽阔貌。 禹迹：夏禹的遗迹。禹治洪水足迹遍于全国各地，此指整个中国。

②画：划分。 九州：全中国九个地区。九州的地域范围和名称自春秋以来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皆认为是禹治水后所划分的。一般以《尚书·禹贡》中的九州为说。

③经启：经略开通。 九道：九州的道路。一说九为虚指，即许多道路。

④寝庙：生居为寝，死后有庙以受祭。

⑤攸：所。 德用：因德。用，因。德，指人与兽的本质。杨树达说。 扰：乱。

⑥夷羿（yì 义）：夏时有穷国君主，因原居东方故称夷，杀夏王相而为王。后因荒淫、田猎，被其臣寒浞所杀。

⑦冒：贪恋。

⑧恤：忧患。

⑨麀（yōu 优）牡：雌雄鹿，泛指禽兽。

⑩武：武事，指战争。田猎亦是武事，古时用以训练军队。　重：多。累次，频繁。

⑪用：因而，因此。　恢：扩大。　夏家：夏人的国家。羿代相为夏王，因夏民以代夏政，不改国号仍称夏，故称夏家。

⑫兽臣：主管山林的官，故亦主管禽兽。相当于《周礼》中的虞人。　司原：主管原野的事，指田猎。

⑬仆夫：君王左右的侍从，仆人。不敢直言相告君王，故告君王的左右侍从人员，实劝告君王。

【译文】

辽阔的大禹遗迹，划分为九个州，开通了九州的道路。百姓有寝有庙，野兽有茂盛的青草，各有地方居住，因此互不相扰。在帝位的夷羿，贪恋打猎，忘却国家忧患，只想念着追逐禽兽。武事不可太多，夷羿好武因此他不能扩大夏朝的国家。兽臣主管打猎，谨此敢告君王的左右。

杨升南　译注

峄山刻石①

李　斯

【作者】

李斯（？～公元前208年）：秦代政治家。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出身于“闾巷布衣”，初为郡小吏，后与韩非从荀卿学。公元前247年辞别荀卿入秦，投入吕不韦门下，后被秦王政

先后任为长史、客卿、廷尉和左丞相等职。他建议秦国对六国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对秦的统一事业起了很大作用。秦统一后，他建议废封建、行郡县，主张焚诗书、禁私学等，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又以“小篆”为标准，进行文字的统一工作。秦始皇死后，为保全自己，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被杀。他工于书法、辞章，随秦始皇巡游，所到之处立石刻字，相传刻石的文字和书写都是他所作。另有《谏逐客书》等，这些大多保存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中。

【题解】

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为了“示威强，服海内”，曾亲率群臣五次出巡，七次刻石记功。李斯作为丞相，跟随出巡，所立纪功刻石，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其文及书皆李斯”。这个主张古今多一致，故本书均将刻石文字置于李斯名下。

《绎山刻石》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9年第二次出巡时立在绎山上的刻石文字。刻辞歌颂秦始皇“灭六暴强”的统一大业和从此以后“兵不复起”，带给人民的利益。此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未载，原石早已无存。五代时南唐徐铉有摹本，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郑文宝据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其拓本世称长安本。郑碑今存于西安碑林中。本刻辞是韵文，三句为一韵。

【原文】

皇帝立国，　维初在昔②，　嗣世称王③。
讨伐乱逆④，威动四极，　武义直方⑤。
戎臣奉诏，　经时不久，　灭六暴强⑥。
廿有六年⑦，上荐高号⑧，　孝道显明⑨。
既献泰成⑩，乃降尊惠⑪，　亲巡远方。

登于峄山，　群臣从者，　咸思攸长[12]。

追念乱世[13]，分土建邦[14]，以开争理[15]。
攻战日作，　流血于野，　自泰古始[16]。
世无万数[17]，陁及五帝[18]，莫能禁止。
乃今皇帝，　一家天下，　兵不复起。
灾害减除[19]，黔首康定[20]，利泽长久。
群臣诵略[21]，刻此乐石，　以著经纪[22]。

【注释】

①峄山：山名。在今山东省邹县南。本作邾绎山，鲁穆公改邾为邹，其山遂从邑变为邹(《史记·正义》说)。

②维：语词。　初在昔：指秦国吞灭六国的计划早已规度，经过长期的准备。

③嗣世：继承王位。指秦始皇是继承先王的王业，不是首创。

④乱逆：作乱的叛逆。指割据的诸侯国。

⑤武义直方：用武的道义正直有理。武义，用武的道义。直，正直无私。方，有理，合于道义。

⑥六暴强：指齐、楚、燕、赵、韩、魏等东方六国。

⑦廿有六年：第二十六年。指秦王政即位后的第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此年东方六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齐国被灭，秦的统一事业完成。

⑧荐高号：指丞相、御史王绾、冯劫、李斯等议帝号。是年秦王政下“议帝号令”，王绾等与博士议称王为“泰皇”，秦王政“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荐高号即指此。

⑨孝道：先王的道路。秦自孝公以来，有志灭六国，王天下，秦始皇完成先王的事业，故称为孝道。孝指先王，这里作名词用，犹如父道，祖先之道。

⑩泰成：太成，指事业成功，天下太平。

⑪尃：亦作“旁”，同“敷”，布。 惠：恩惠。

⑫咸：皆，都。 攸：语助词，无义。

⑬乱世：秦始皇将在此以前的时代，都称为乱世。

⑭分土建邦：分封诸侯，建立割据国家。

⑮开：启。 争理：争夺的事理。

⑯泰古：远古。

⑰世无万数：经过的世代不止上万的数字。即难以用数字计量。

⑱陁（yǐ 以）：绵延。 五帝：传说中的五位古代帝王。具体指哪五位，说法不一，主要有三种说法：一、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二、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皞、颛顼；三、少昊（皞）、颛顼、高帝（帝喾）、尧、舜。

⑲减除：他本作灭除。

⑳黔首：百姓。秦始皇二十六年更民曰黔首。

㉑诵：即颂。 略：谋略。

㉒著：明。 经纪：经过，由来。

【译文】

皇帝建立国家，
先祖早已准备，
后嗣只继位称了王。
讨伐作乱叛逆，
声威震动四边远地，
用武的道义正直堂皇。
将帅遵从诏令，
历时不太长久，
六国强暴灭亡。
登位二十又六年，
群臣上尊皇帝名号，
先王道路，由此盛昌。
天下既已太平，

布恩降惠百姓，
亲自巡行远方。
登上邹绎山，
随从良臣如云，
都盼望帝业久长。

回想以前乱世，
都是划分土地，封建诸侯，
开启了争夺的事理。
战火连年不停歇，
将士鲜血洒原野，
远古以来早如此，
经历世代以万计，
一直绵延到五帝，
没有谁人能禁止。
只有当今秦皇帝，
天下百姓已一家，
攻城野战不再起。
战争祸患被消除，
黑头百姓得安宁，
利益润泽至永久。
皇帝谋略群臣颂，
刻在美石传后世，
以显战功所经纪。

杨升南　译注

泰山刻石①

李 斯

【作者】

李斯，见本卷《峄山刻石》。

【题解】

泰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第二次出巡时，在登峄山并刻石后，接着登泰山封禅，在泰山上所立的刻石。泰山刻石主要叙述统一天下后，日夜不懈于治，制定法规，建立制度，教诲臣民，使得治道得以正常运行，远近地区都得到治理。并要功德施于后嗣，要他们永远遵奉先王的遗诏。

泰山刻石明嘉靖年间仅存二十九字，至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又毁于火，后寻得残石，只存十字。二十九字本以往皆信为真秦刻，至清人宋翔风等人始怀疑，容庚认为二十九字本决非秦刻。明人安国旧藏泰山刻石拓本，存一百六十五字(包括二世诏书刻辞六十八字)，世称安国本。

【原文】

皇帝临位， 作制明法， 臣下修饬②。
廿有六年， 初并天下， 罔不宾服③。
亲巡远方黎民④，登兹泰山，周览东极⑤。
从臣思迹⑥，本原事业⑦，祗诵功德⑧。

治道运行[9]，诸产得宜[10]，皆有法式[11]。
大义休明[12]，垂于后世，　顺承勿革。

皇帝躬圣[13]，既平天下，　不懈于治。
夙兴夜寐，　建设长利，　专隆教诲[14]。
训经宣达[15]，远近毕理[16]，咸承圣志[17]。
贵贱分明，　男女理顺[18]，慎遵职事。
昭隔内外[19]，靡不清净[20]，施于后嗣[21]。
化及无穷[22]，遵奉遗诏[23]，永承重戒[24]。

【注释】

①泰山：又作岱山，五岳的东岳，在今山东省泰安市。

②修饬（chi 斥）：修德慎行。饬，谨敬。

③罔：无。　宾服：恭敬地臣服。

④黎民：或作远黎，以使四字为句，或说黎民二字为衍文。以峄山刻石例之，当为衍文。

⑤周览：遍览。　极：边境。

⑥迹：事迹，业迹。指统一的功迹。

⑦本原事业：探索统一事业所以完成的缘由。原，即源字。追本溯源。

⑧祗（zhi 之）：恭敬。

⑨治道：治国之道，指政策、法令。　运行：施行，实行。

⑩诸产：万物。指各种事物。

⑪法式：规章，规程。

⑫大义：德义。　修明：美好清明。

⑬躬：身。

⑭隆：崇尚，重视。　教诲：教化，教导。

⑮训经：解释法典。　宣达：宣布达到各地。即颁行全国。

⑯理：治理。

⑰圣志：皇帝的意志。

⑱男女理顺：男女有别的理顺适。秦的旧习俗，男女无别，同室而居，商鞅变法时颁布法令加以禁止。此风已有转变，故此刻石中加以颁扬。

⑲昭：明。 隔：区分，划分。 内外：指后宫和朝政。秦旧为后宫专权，干预朝政前有昭王母宣太后，后有秦始皇生母与吕不韦，嫪毐为乱，故特申明内外有别，以此为鉴戒。

⑳靡：无。

㉑施（yi 一）：延续，蔓延。

㉒化：教化。

㉓遗诏：这里可解为遗教。

㉔重戒：重要告试。戒，通诫。

【译文】

皇帝登台即大位，
创立制度明法令，
臣下修身谨执行。
历时二十有六年，
天下初次被合并，
远近归服都心诚。
皇帝巡察远方民，
顺便登临上泰山，
遍观东方边疆地。
从臣追念统一功，
探索帝业的根基，
敬颂皇帝功无比。
治国方略已施行，
万事万物皆得宜，
都有固定的规程。
皇帝德义美且明，

永远把后世照临，
子孙顺承不变更。

皇帝身体本贤圣，
天下虽然已平定，
犹不懈怠勤为政。
鸡鸣即起深夜眠，
筹划兴革谋长利，
特别重视教化益。
解释法典颁于国，
远方近地全治理，
都是秉承皇帝意。
贵贱分明各有等，
男女有别礼俗顺，
人人守职谨遵循。
明白区分内和外，
事事无有不清净，
功利延及到子孙。
皇帝教化影响深，
遵奉遗教不动摇，
重要告诫永奉承。

杨升南　译注

琅玡台刻石[1]

李 斯

【作者】

李斯，见本卷《峄山刻石》。

【题解】

琅玡台刻石与峄山刻石、泰山刻石都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第二次出巡时所立。这个刻石内容主要是歌颂秦始皇统一法制、度量、文字，实行尚农抑末、兴利除害，贵贱有等、移风易俗等措施，其中不少是言过其实的吹嘘。此刻石文字以二句为一韵，与其他刻石不同。

琅玡台刻石到清顺治年间尚存跟随出巡官员姓名和秦二世诏书十三行八十六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刻石被雷击毁，后有人从荆棘中拾得零星断石粘合。此石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原文】

维廿六年[2]，　皇帝作始。
端平法度，　万国之纪[3]。
以明人事，　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　显白道理。
东抚东土[4]，　以省卒士[5]。
事已大毕，　乃临于海。

皇帝之功，　勤劳本事[6]。
上农除末[7]，　黔首是富。
普天之下，　抟心揖志[8]。
器械一量[9]，　同书文字。
日月所照，　舟舆所载[10]，
皆终其命[11]，莫不得意。

应时动事[12]，是维皇帝。
匡饬异俗[13]，陵水经地[14]。
忧恤黔首，　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15]，咸知所辟[16]。
方伯分职[17]，诸治经易[18]，
举错必当，　莫不如画[19]。

皇帝之明，　临察四方。
尊卑贵贱，　不逾次行[20]。
奸邪不容，　皆务贞良。
细大尽力，　莫敢怠荒。
远迩辟隐[21]，专务肃庄。
端直敦忠[22]，事业有常[23]。

皇帝之德，　存定四极。
诛乱除害，　兴利致福。
节事以时[24]，诸产繁殖。

黔首安宁，　不用兵革[25]。
六亲相保[26]，终无寇贼。
驩欣奉教[27]，尽知法式[28]。

六合之内[29]，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30]，南尽北户[31]，
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32]。
人迹所至，　无不臣者。
功盖五帝，　泽及牛马。
莫不受德，　各安其宇[33]。

【注释】

①琅玡台：在今青岛市夏河城东五公里处，三面临海。秦始皇在登秦山刻石后，即前往登琅玡山，对此地风景特别喜欢，留住三个月，在山上筑台，称为琅玡台，刻石颂德。并迁徙三万户于台下，免除十二年赋役。

②廿六年：即秦始皇二十六年。《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二十八年”。下讲“皇帝始作”，指秦始皇初登皇帝位，应以“二十六年”为是。若“二十八年”不得讲“始作”。

③万国：《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万物”，应据改作“万物”为是。　纪：纲纪。

④抚：安抚，慰问。

⑤卒士：本指士卒，应包括百姓。

⑥本事：国家根本的大事。

⑦上：重视，崇尚。　除末：除去末作。末作指侈奢品的生产和流通，单指商业，不确。

⑧抟：即“专”。　揖：聚集。

⑨器械：指度量衡的用具。　一量：同度量。此指统一度量衡器。

⑩舟舆：车船。　所载：意指所到达的地方。

⑪终其命：享天年，终老而死。命，寿命。

⑫应时：顺应时代。　动事：行事。

⑬异俗：混乱的风俗。当时东方六国风俗各异。　匡：匡正。　饬（chì斥）：整顿。

⑭陵水：涉水。陵，通“凌”。　经地：行经平地。

⑮疑：不准确。

⑯辟：避。古文避皆作辟。

⑰方伯：此指郡县长官。

⑱经易：平易，容易。经，即“径”，就。

⑲画：即“划”，整齐划一。

⑳逾：超越。　次行：等级。

㉑辟隐：即“僻隐”，指偏僻闭塞的地方。

㉒端直：正直。　敦忠：忠厚。

㉓常：常道。意指长久。

㉔节事：节省政事。　以时：使民以时，即不违农时。

㉕兵革：指战争。

㉖六亲：指父、母、兄、弟、妻、子，一般泛指亲属。

㉗驩：同“欢”。　教：教化。

㉘法式：规章制度。

㉙六合：指天地四方，泛指普天之下。

㉚流沙：即居延海，在今内蒙古额尔济纳旗。

㉛北户：即北向户，泛指五岭以南的地区。因为当地居民为避日晒，往往向北开门户，故名。或说在日之南，开户向北以向日。

㉜大夏：北方湖泽名，所指不详。

㉝宇：屋宇。

【译文】

历时二十又六年，
皇帝创立了帝业。
法度端正又公平，

成为万物的纲纪。
阐明人伦道义事，
父子和睦相一致。
皇帝聪慧心仁义，
通晓治国治民的道理。
车巡安抚东方疆土，
用以视察士兵和官民。
视察政事已完成，
皇帝亲临至海滨。

皇帝功业本辉煌，
日夜操劳国事忙。
重视农事抑末作，
百姓丰衣又足粮。
普天之下，
团结一志。
度量衡器全统一，
全国都书写着相同的文字。
日月所能照到之处，
车船所能到达之地，
人人长寿享天年，
无不快乐心得意。

能顺应时代潮流行事，
惟有伟大的皇帝。
匡正混乱的风俗，
跋涉山川与平地。
思念抚恤老百姓，

日夜不曾有懈怠。
为除嫌疑定法度，
使民知道何事应回避。
方伯职守分得明，
治理诸事就容易。
施政措置必得当，
莫不划一而整齐。

皇帝明智聪慧，
亲察远近四方。
尊卑贵贱各有等，
不能超越乱排行。
奸人邪人不能容，
全力提倡忠贞和善良。
小事大事都尽力，
不敢怠惰使政荒。
地无远近偏僻与蔽隐，
专力提倡严肃端庄。
正直忠厚是美德，
确保事业得久长。

皇帝普施的恩德，
安定四方达到边疆。
诛杀暴乱除祸害，
为民兴利致福祥。
节俭政事，使民以时，
万物繁殖而兴旺。
百姓安乐享康宁，

从此不再动甲兵。
六亲相互来保护，
不会再有外敌和盗贼。
百姓欢欣从教化，
皆知法度与准则。

天地四方之内，
都是皇帝的领土。
西边越过流沙河，
南边尽有北向户，
东方跨有东海水，
北方超过大夏湖。
人迹到达的地方，
没有一地不臣服。
功业盖过古五帝，
恩泽及于牛和马。
万物尽受皇帝德，
人人安居又乐业。

杨升南　译注

之罘刻石[1]

李　斯

【作者】

李斯，见本卷《峄山刻石》。

【题解】

公元前218年春，秦始皇第二次东游，登之罘山，立石刻字，称为“之罘刻石”。本刻石主要歌颂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功绩，并要求百姓“承顺圣意”，遵从秦始皇制定的法度。这篇刻石文字以三句为一韵。刻石今已不存。

【原文】

维二十九年[2]，　时在中春[3]，　阳和方起[4]。
皇帝东巡，　登临之罘，　临照于海[5]。
从臣嘉观[6]，　原念休烈[7]，　追诵本始[8]。
大圣作治[9]，　建定法度，　显著纪纲。
外教诸侯[10]，　光施文惠[11]，　明以义理。
六国回辟[12]，　贪戾无厌[13]，　虐杀不已。
皇帝哀众，　遂发讨师，　奋扬武德[14]。
义诛信行，　威燀旁达[15]，　莫不宾服。

烹灭强暴[16]，　振救黔首，　周定四极[17]。
普施明法，　经纬天下[18]，永为仪则[19]。
大矣哉！　宇县之中[20]，承顺圣意。
群臣诵功，　请刻于石，　表垂于常式[21]。

【注释】

①之罘(fú 伏)：山名，又作“芝罘”。在今山东省山东半岛北侧烟台市西北的芝罘半岛上。

②二十九年：秦始皇二十九年，即公元前218年。

③中春：二月。

④阳和：阳春和煦之气。　方：刚刚。

⑤临照：俯视。指秦始皇在山顶上俯视大海。

⑥嘉观：美丽的景色。

⑦休烈：美盛的功烈。休，美。烈，功业。

⑧诵：即颂。　本始：始末，根由。

⑨作治：开始治国。

⑩诸侯：指统一前与秦友善的国家。

⑪光施：广施。　文惠：文德。

⑫六国：指东方六国。　回辟：凶恶邪僻。回，奸回，邪恶。辟，邪僻。

⑬贪戾(lì 利)：贪婪。

⑭武德：指除暴安民的军事行动。

⑮焅(chǎn 惨)：火花飞迸延烧貌。　旁达：四旁通达，遍及四方。

⑯烹灭：消灭。烹，杀。

⑰周定：遍定，即全部平定。

⑱经纬：治理。

⑲仪则：仪表法则。

⑳宇县：天下。宇，宇宙。县，赤县，指中国。

㉑表垂：明垂。　于：此字《史记考证》以为衍文。以其他刻石相校，当是。　常式：经常的、永久的典范。式，典范，楷模。

【译文】

秦皇帝二十九年，
时在仲春二月，
阳春和煦之气刚刚升起。
皇帝到东方巡察，
登上这之罘山顶，
俯视辽阔的大海。
同臣下共观壮丽的美景，
回味着盛美的功业，
追述那创业的开始。
伟大的皇帝着手治国，
制定法度，
国家纪纲显著。
对外教导诸侯，
广施教化恩惠，
晓明义理。
六国凶恶邪僻，
贪求不知满足，
暴虐残杀不止。
皇帝哀怜百姓，
遂发大军征讨，
奋扬武德。
以义诛讨、施行诚信，
威势广布四方，
莫不恭敬顺服。
扫灭强暴，
拯救百姓，
四方边境全部平定。

普施公正法制，
经略规划天下，
永久作为仪式规则。
伟大呀！
宇宙的赤县之中，
都顺承皇帝的意志。
群臣颂扬功烈，
请求在石碑上刻下文辞，
明垂后世作为模式。

杨升南　译注

碣石刻石①

李　斯

【作者】

李斯，见本卷《峄山刻石》。

【题解】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第四次出巡，到达碣石，派燕国人卢生寻找神仙，祈求不老之药，并立石记颂功德，所刻石即碣石刻石。碣石刻石的内容是歌颂秦始皇用武力消灭六国，用文德安抚无罪的人，对功臣论功行赏，撤除六国时的关卡、险阻、城郭，使天下大治，人民安居乐业的功

绩。这些颂词，其中有不少夸饰，表现李斯迎合秦始皇好吹嘘的心理。碣石刻石的原石今已不存。

【原文】

遂兴师旅②，　诛戮无道，　为逆灭息③。
武殄暴逆④，　文复无罪⑤，庶心咸服。
惠论功劳⑥，　赏及牛马，　恩肥土域⑦。
皇帝奋威，　德并诸侯，　初一泰平⑧。
堕坏城郭⑨，　决通川防⑩，夷去险阻⑪。
地势既定，　黎庶无繇⑫，天下咸抚。
男乐其畴⑬，女修其业⑭，事各有序。
惠被诸产⑮，久并来田⑯，莫不安所。
群臣诵烈⑰，请刻此石，　垂著仪矩⑱。

【注释】

①碣石：山名，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秦始皇、汉武帝曾巡游到此，汉末曹操平定乌桓过此地，写有《碣石篇》。

②遂：于是。　师旅：军队。按此刻石文字起句实然，与其他刻石不类，应有错句脱漏。世传有宋时徐鼎臣临摹本，首尾完整，与《史记》所载文句次序也不同。在"遂兴师旅"前有十句，文云："皇帝建国，德平诸侯，初平泰壹。卅有二年，巡登碣石，照临四极。从臣群作，上颂高号，爰念休烈。戒臣奋威。"文末又有秦二世诏书七十九字。孙诒让断定徐摹本为伪作，不可信。后容庚先生根据秦刻石用韵规律，补三韵九句，其文为"卅有二年，亲巡碣石，周览四极。群臣从者，本原事迹，追念功德。六国淫乱，残虐不辜，贪戾恃力。"（见《秦始皇刻石考》），既非原文，只是意足其义，缺如可也，故此不录。

③灭息：消灭。　逆：指六国。

④殄（tiǎn 舔）：灭绝。　暴逆：指六国。

⑤文：文德。　复：复除，此指对无罪者加以赦免。

⑥惠论功劳：即论功行赏。

⑦恩肥：恩泽肥厚。 土域：领土疆域，指全国。

⑧初一：初次。 泰平：太平。

⑨城郭：指六国时各国的城墙。

⑩川防：河中的堤坝。战国时各国在所辖境内的河上修筑堤坝，以便引水淹敌国，或为了生产用水的截流，如“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即是。

⑪夷：平。 险阻：关隘。

⑫繇，同“徭”，即“徭役”。

⑬畴：田畴。指农作。

⑭修：治，从事。 女业：纺织业。

⑮被：覆盖，施及。

⑯久并：长久地及于。 来田：麦田。古时称麦为来，以为麦是上天所降，故有这样的称呼，这里泛指农田。

⑰烈：功业。

⑱仪矩：仪式，规矩。

【译文】

于是出动大军，
诛杀那些无道的人，
叛逆全部被消灭。
以武功灭绝暴逆，
赦免无罪施行文德，
天下莫不诚服心悦。
论功劳加惠，
赏赐不遗牛马，
恩泽宽厚广被全国。
皇帝奋扬威武，
用文德兼并诸侯，
天下初次享太平。

捣毁六国旧城墙，
拆除六国旧堤梁，
填平六国旧关防。
险阻地势已平定，
百姓由此无徭戍，
天下处处享安宁。
男子乐耕种，
女子治纺织，
诸事各自有秩序。
皇帝恩泽覆被万物，
长久施及达田野，
官民百姓各安乐。
群臣称颂皇帝功，
请刻此石永铭记，
永垂后世为规矩。

杨升南　译注

会稽刻石①

李　斯

【作者】

李斯，见本卷《峄山刻石》。

【题解】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出巡，经云梦，沿长江，过丹阳，

至钱塘(今浙江杭州),上会稽山,祭祀大禹,刻石颂功德。李斯以左丞相随行。此刻石内容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歌颂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功业,后一部分歌颂秦始皇治理国家有方,使天下太平,风俗纯正,人民生活富裕。此时的秦朝已是民不聊生,李斯却撰这样的文字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可见他媚主的品德。后与赵高合谋,逼死秦始皇长子扶苏,拥立少子胡亥,是他卖身求荣的必然行为,但终不为容而被腰斩于咸阳市,却是他自讨的下场。

会稽刻石在唐代还存在,宋时亡佚。元至正元年(1341年)申屠驹以旧本重刻于绍兴。

【原文】

皇帝休烈，　平一宇内，　德惠修长②。
卅有七年，　亲巡天下，　周览远方。
遂登会稽，　宣省习俗③，黔首齐庄④。
群臣诵功，　本原事迹，　追道高明⑤。
秦圣临国，　始定刑名，　显陈旧章⑥。
初平法式，　审别职任，　以立恒常⑦。
六王专倍⑧，贪戾憝猛⑨，率众自强。
暴虐恣行⑩，负力而骄⑪，数动甲兵。
阴通间使⑫，以事合从，　行为辟方⑬。
内饰诈谋，　外来侵边，　遂起祸殃。
义威诛之，　殄息暴悖⑭，乱贼灭亡。
圣德广密，　六合之中，　被泽无疆。

皇帝并宇⑮，兼听万事，　远近毕清。
运理群物，　考验事实，　各载其名⑯。

贵贱并通[17]，善否陈前，　靡有隐情。
饰省宣义[18]，有子而嫁，　倍死不贞[19]。
防隔内外，　禁止淫泆，　男女洁诚。
夫为寄豭[20]，杀之无罪，　男秉义程[21]。
妻为逃嫁，　子不得母，　咸化廉清。
大治濯俗[22]，天下承风，　蒙被休经[23]。
皆遵度轨[24]，和安敦勉[25]，莫不顺令。
黔首修絜[26]，人乐同则，　嘉保太平。
后敬奉法，　常治无极，　舆舟不倾[27]。
从臣诵烈，　请刻此石，　光垂休铭[28]。

【注释】

①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三十里。
②修长：绵长。修，长。
③宣省：广泛省视。宣，大，普遍。
④齐：《史记·秦始皇本纪》作“斋”。恭敬。
⑤追道：追寻皇帝成功之道。道，即谋略，才德。
⑥旧章：秦始皇先祖旧时的典章。
⑦恒常：长久的纲纪。恒，久。常，纲常。
⑧六王：指东方六国国王。　专倍：专横，背义。倍，通“背”。
⑨傲：同“傲”。　猛：凶狠。　傲猛：傲慢凶狠。
⑩恣(zì 至)行：任意横行。恣，任意，放纵。
⑪负力：依仗武力。负，仗侍，凭仗。
⑫间使：间谍使者。
⑬辟方：违背正道。辟，背离，怪辟。方，正。
⑭悖(bèi贝)：违背，叛逆。
⑮并宇：兼并宇宙。
⑯载其名：记载事物名，即实与名相符。

⑰贵贱并通：无论富贵、贫贱之人，所作所为皆都了解。

⑱饰省：掩饰恶行。省，恶。 宣义：称誉有道义。此句意为掩饰过错而将过错宣扬为有道义的善举。

⑲倍死：背弃死去的丈夫。

⑳夫：丈夫。 寄豭（jiā 加）：指奸夫。原义是指把公猪放到母猪的圈中，使交配生子，这里指因通奸而寄居女子家的男子。

㉑秉：秉承，具备。 义程：道德、规范。

㉒大治：彻底治理。 濯俗：洗涤落后的风俗。

㉓休经：好的治理。休，美。经，治理。

㉔度轨：法度轨道。

㉕敦：厚。 勉：勤奋。

㉖絜：纯洁。

㉗舆舟不倾：车船不被倾覆。此指国家稳固不会被倾覆。

㉘光：光辉的功业。 休铭：美好的铭文。铭，铭文，指刻于金石上的文字。

【译文】

皇帝功绩美好而轰烈，
环宇为一，
德泽永久绵长。
在第三十七年，
亲自巡察天下，
遍观远方疆土。
登上这名山会稽，
广泛省视各地的风俗，
使百姓恭敬端庄。
群臣颂扬皇帝功业，
探索事业成功的轨迹，
追寻皇帝谋略的高明。

秦朝圣君临照全国，
首先制定法律条文，
着力宣示旧时典章。
初次统一法律制度，
审慎区别官吏职责，
建立治国的长久纪纲。
六国君王专横背义，
贪婪傲慢凶狠无极，
率领兵众各自称强。
暴虐恣意横行，
仗恃武力任意骄横，
屡次兴起反叛武装。
暗派使臣作间谍，
从事合纵抗我秦，
违背正道，行为反常。
对内欺诈搞权谋，
向外兴兵犯我边界，
天下由是起祸殃。
道义助威进行诛讨，
终于剂除强暴叛逆，
乱贼全部灭亡。
皇帝圣德广大深厚，
普天之下，环宇之中，
恩泽被覆宽广无疆。

皇帝统一环宇，
诸事亲自听问，
远近政情尽分明。

运筹治理万物，
考验事实情理，
无不实符其名。
贵贱行迹并通晓，
善恶都摆在眼前，
丝毫没有隐情。
文饰丑恶誉为善，
寡妇有子而改嫁，
背弃死者行不贞。
区别内外防乱伦，
禁止放荡纵淫欲，
男女尽皆纯洁显忠诚。
丈夫无行作奸夫，
准许杀死而无罪，
男子都遵守道德规程。
妻子逃走另嫁人，
从此斩断母子情，
人人化为廉洁清净。
用大治以冲刷陋俗，
天下顺承教化，
国家蒙被良好治理。
全都遵守规章法度，
和谐安定敦厚勤勉，
莫不顺从皇帝命令。
百姓修身纯洁，
人人乐于遵守共同法则，
齐心保往这难得的太平。
后嗣恭敬奉法，

常治没有止息，
车船就永不会翻沉。
从臣颂扬皇帝功烈，
请立石刻字歌颂美德，
光辉永垂此铭不磨灭。

杨升南　译注

汉书·安世房中歌

（依《汉书》刘敞注，分十七章）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古人注重礼乐，在庙门大祝迎神时奏《嘉至》乐歌，皇帝入庙门时奏《永至》乐歌，皇帝饮酒时奏《永安》乐歌，与四方之宾客宴饮时奏《房中》乐歌。周有《房中乐》，到秦改名《寿人》。汉高祖喜爱楚声，《房中乐》是楚声。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让名叫夏侯宽的乐府官备齐箫管乐器，把《房中乐》改名为《安世乐》。因此，后称《安世房中歌》。

这歌唱的内容主要是“安世”。皇上施德政，举国得安宁。如“安其所，乐终产。”“下民安乐，受福无疆！”不仅如此，汉王求安定，还不遗边民，如：“呜呼孝哉！案抚戎国。蛮夷竭欢，象来致福。兼临是爱，终无兵革。”可以说这首歌唱出了西汉统治者对社会长治久安的一种希望。

【原文】

大孝备矣，休德昭清①。高张四县②，乐充宫廷。芬树羽林③，云景杳冥④。金支秀华⑤，庶旄翠旌⑥。

【注释】

①休：美善。 昭：彰明。 清：清明。

②县（xuán 悬）：古“悬”字。 四县：天子宫墙四面悬挂钟磬之类。

③芬：众多。 树：竖立，建立。 羽：羽葆，即羽盖。古时用鸟羽装饰的车盖。

④景：日光。 杳冥：指极远处。

⑤金支：用黄金作枝。支，通“枝”。 秀华：秀丽的花朵。华（huā 花），同“花”。

⑥庶：众多。 旄（máo 毛）：用旄牛尾装饰的旗。 翠旌：翠鸟毛装饰的旗。

【译文】

（皇帝）盛大的孝心已经具备，美善的德行显耀而竖清明。宫墙的四面高高悬挂着钟磬，乐音歌声充满了宫廷。芬然树起的羽盖如林。抬头抑望，如同云日在杳冥。那些黄金的枝和秀美的花，还插有很多羽旄与翠旌。

【原文】

《七始》、《华始》①，肃倡和声②。神来宴娭③，庶几是听④。以上四句，汲古阁入上章粥粥音送⑤，细斋人情⑥。忽乘青玄⑦，熙事备成⑧。清思眇眇⑨，经纬冥冥⑩。

【注释】

①《七始》：天、地、四时、人之始。《华始》：万物英华之始。以为乐名。

②肃：肃敬。 倡：唱歌。

③娭(xi 西)：同“嬉”，嬉戏。

④庶几：可以，差不多。

⑤粥粥：敬惧之貌。　送：完毕。

⑥细：微微。　斋：肃敬。《汉书补注》“斋”作“㚇”。

⑦青玄：天。

⑧熙事：福熙之事。熙，同“禧”。

⑨眇眇(yǎo 咬)：即“窈窈”，深幽，幽静。

⑩经纬：治理。　冥冥：指天的悠远。

【译文】

齐奏《七始》乐和《华始》乐，唱歌肃敬而谐和。神来宴享嬉戏，可以把乐声静听。大家敬畏地唱乐歌完毕，神能微感人情而使之肃敬。忽然登青天而去，福熙之事业已完成。人们的清思幽静，治理永远得安宁。

【原文】

我定历数①，人告其心②。敕身齐戒③，施数申申④。乃立祖庙，敬明尊亲。大矣孝熙⑤，四极爰辏⑥。

【注释】

①历数：推算岁时节候。

②告：上告诫下。

③敕(chì 斥)：敬谨的样子。　齐(zhāi 斋)戒：即斋戒。古人在举行祭祀或典礼前，清心洁身以示庄敬。

④申申：反复不休。

⑤熙：福。

⑥四极：四方极远之处。　爰：乃，于是。　辏：同“臻”，达到。

【译文】

我推定岁时气节了，告诫人们自觉尽诚心。敬告自己清心洁

身，反复施教给他人。于是建立祖庙，敬奉祖上尊亲。大孝大福，都传到四方极远的人民。

【原文】

王侯秉德[1]，其邻翼翼[2]。显明昭式，清明鬯矣[3]，皇帝孝德。竟全大功，以上六句，汲古阁入上章抚安四极。

【注释】

①秉：执持、执掌。

②翼翼：恭敬的样子。

③鬯（chàng 畅）：古“畅”字。

【译文】

帝王和诸侯持有仁德，他的邻居便有恭敬礼节。显明的法式，清明而畅通，是皇帝的孝德。他竟完成了大功，并安抚四方遥远的边际。

【原文】

海内有奸[1]，纷乱东北。诏抚成师[2]，武臣承德[3]。行乐交逆[4]，箫勺群慝[5]。肃为济哉[6]，盖定燕国[7]。

【注译】

①奸：指古代匈奴统治者。

②抚：安。 成师：兵众整理好。

③承德：奉承美德。

④乐（lè 勒）：和乐。 逆：迎。

⑤箫勺：即“销铄”，消除的意思。（依王先谦说） 慝：恶。

⑥肃：严肃。 济：成。

⑦匈奴服从，燕国就安定无寇了。

【译文】

国内有奸臣，搅乱国家的东北。皇帝下诏令整好军队，军官武臣们奉承君德。行军和乐远近欢迎，消除了群恶。严肃行军取得了成功，安定了北方的燕国。

【原文】

大海荡荡水所归①，高贤愉愉民所怀②。大山崔③，百卉殖④；民何贵？贵有德。

【注释】

①荡荡：广大的样子。

②愉愉：和悦的样子。　怀：思附。

③崔：崔巍，高峻貌。

④卉（hui 会）：草的总称，花卉。　殖：繁殖。

【译文】

大海很广大，所以众水流归；高贤和乐，所以民众思附。高山峻岭是各种花草生长的地方；民众最重视的是什么？最敬重的是德行。

【原文】

安其所，乐终产①；乐终产，世继绪②。飞龙秋③，游上天。高贤愉，乐民人④。以上三章，汲古阁并为一章。

【注释】

①乐（lè 勒）：欢乐。　终产：终生，终身。

②继绪：传代。

③秋：飞腾。

④乐：使动用法，使……安乐。

【译文】

人民各安其所，快乐终生。快乐终生，世代连绵不断。飞龙腾跃，游上天。高贤和悦，便使人民欢乐万分。

【原文】

丰草蓰①，女罗施②；善何如？谁能回③！大莫大④，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⑤。

雷震震，电耀耀。明德乡，治本约⑥。治本约，泽弘大⑦。加被宠，咸相保⑧。德施大，世曼寿⑨。

【注释】

①蓰（yāo 腰）：草盛貌。

②女罗：又作“女萝”，植物名，兔丝。 施：延及。兔丝常延及于松柏之上，比喻异类相附。

③回：乱。全句是说：至德之善，不可以干乱。

④莫：无，没有什么。下同。

⑤被（pi 批）：通“披”，覆盖。

⑥乡：向。 约：少，简约。即上有明德为众所向，图治之本所操不在多。依王先谦说。

⑦图治之本简约了，对群众恩泽大。

⑧“加被宠”二句：德政所加而人被宠渥，则室家老幼皆相保。

⑨曼：长，曼延。

【译文】

草木生长茂盛，兔丝绕在松柏上。什么人像今皇有善德？谁会来扰乱家邦！没有什么比这更大，德化民众，成教于天下各方。没有什么比这更长，恩德覆盖到遥远的边疆。

国王的威力如雷震，似电击。明示德义的方向，治理所操很简约。治理所操虽简约，民获恩泽却广大。到处覆盖着君王的宠

爱，室家老幼有保障。皇上施大德，世世代代长寿安康。

【原文】

都荔遂芳①，窅窊桂华②。孝奏天仪，若日月光③。乘玄四龙，回驰北行④。羽旄殷盛⑤，芬哉芒芒⑥。孝道随世，我署文章。

【注释】

①都：都良，香草。　荔：薜荔，香草。

②窅（yǎo 咬）：目深貌。引申为远望。　窊（wā 挖）：地势陷下。　华（huā 花）：同“花”。

③“孝奏”二句：这两句依颜师古：“言有孝道进承于天，天神下降故有光。”

④“乘玄四龙”二句：这两句依王先谦：“左昭二十九年，传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杜注云合为四，此乘四龙也。”　北：古“背”字。　北行：义同回驰。

⑤殷：盛大，众多。

⑥芬：众多。　芒芒：远而不可见。

【译文】

都良和薜荔进献芳香，桂花满目分布高远低下。大孝上奏到天宫，天神下降如日月的光华。很快乘着四龙，又背道奔驰回家。神车的羽盖和旄旗很多呀，越走越远模糊不清看不见它。孝道相继于汉世，我写成此文章——《桂华》。

【原文】

《桂华》冯冯翼翼①，承天之则②。吾易久远③，烛明四极④。慈惠所爱⑤，美若休德⑥。杳杳冥冥⑦，克绰永福⑧。

【注释】

①《桂华》，乐章名。应为上章乐章名，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缀于上章之末。下《美芳》为本章乐章名，《汉书》标点本亦缀于本章末，译文依中华书局标点本，移上章末。冯冯(píng 平)：盛满的样子。 翼翼：众多的样子。这都形容天的状态。

②承天之则：秉承天的法则。

③易：通“埸”，边界。 久：长。

④烛明四极：照亮了四面边境。即周知民情。

⑤慈惠：指皇上对民慈惠。

⑥若：顺。 休：美。

⑦杳(yǎo 咬)：深远。 杳杳冥冥：即杳冥，指极远之处。

⑧绰(chuò 缀)：宽。

【译文】

天象多种多样，秉承天的法则。我的疆埸长远，仁政能照亮四极。皇上慈惠所爱之处，群众就会顺心满意。杳冥的极远处，民众也能宽裕地永远幸福——《美芳》。

【原文】

《美芳》硊硊即即①，师象山则②。呜呼孝哉！案抚戎国③。蛮夷竭欢④，象来致富⑤。兼临是爱⑥，终无兵革⑦。

【注释】

①硊硊(wéi 韦)：高貌。 即即：旧注充实的样子。

②师：众人。 象：雕塑。 则：虚词，无义。

③案：安。

④蛮夷：指东南各民族。

⑤象：指古代通译远方民族语言。这里指那里遣来的使者。

⑥兼临是爱：上位者对下位者要普遍兼施这种抚爱(指对匈奴也要施德惠)。

⑦兵革：武器。这里指战争。

【译文】

（皇帝）身居高位而思充实，群众就会塑造高山般的形象。唉！要尽孝道啊，安抚西方戎国。东南面的民族竭尽欢心，译官遣使来致福。要普遍兼施这种爱心，就会全国平安，没有战争。

【原文】

嘉荐芳矣①，告灵飨矣②。告灵既飨，德音孔臧③。惟德之臧，建侯之常④。承保天休⑤，令问不忘⑥！

【注释】

①荐：献，进。

②飨（xiǎng 响）：用酒食款待；祭献通“享”。

③孔：甚，很。　臧（zāng 脏）：善。

④建侯：封建诸侯。

⑤休：美。

⑥令：善。　问：名。

【译文】

美好的献品发出了芳香，禀告神灵来受享。禀告神灵既已经享受，善德的声誉很优良。只有德音优良，才是封建诸侯的典常。承受保有天帝的美赐，善名永世不遗忘。

【原文】

皇皇鸿明①，荡侯休德②。嘉承天和，伊乐厥福③。在乐不荒④，惟民之则⑤。

【注释】

①皇:同“煌”。辉煌。 鸿:通“洪”,大。

②荡侯:荡兮。荡,广大的样子。

③伊:是。 厥:通“是”,此。

④荒:荒废。

⑤则:法。

【译文】

辉煌而大明,广大的美德。善承天的和顺,这安乐就是大福。在安乐中不怠荒,是民众遵照的法则。

【原文】

浚则师德①,下民咸殖。令问在旧②,孔容翼翼③。

【注释】

①浚:同“骏”,大。 则:法。《尚书·皋陶谟》马注引:高祖约法,萧何造律。义主宽仁,惟德是师,民以生殖。即此句所出。

②旧:久。

③翼翼:敬谨的样子。

【译文】

大法而且以德为师,黎民都得繁殖。皇上久享善名,仪容甚为谨敬。

【原文】

孔容之常①,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子孙保光②。承顺温良,受帝之光。嘉荐令芳,寿考不忘③!以上三章,汲古阁并为一章。

【注释】

①常：经常，永久的。

②保光：保其光宠。

③考：老。　不忘：长久。

【译文】

皇上对人宽容大量，是承受天帝的光明。地下民众的安乐，是子孙永保其光宠。承受顺应这温和与善良，是承受天帝的荣光。上有美好的进献与芳香，永远长寿健康。

【原文】

承帝明德①，师象山则②。云施称民③，永受厥福④。承容之常⑤，承帝之明。下民安乐，受福无疆⑥！

【注释】

①承：接受。

②见本篇前注。

③云：句首语助词。　称：匀称，均匀。

④厥：是，此。

⑤承：蒙受。

⑥疆：止境，极限。

【译文】

（皇上）承受天帝的明德，民众比喻为高山的形象。普遍施恩给民众，人民永受此福。民众经常地承受宽容，是您奉承天帝的明智。下民安乐，受到的幸福没有止境！

曹翠云　译注

汉书·郊祀歌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郊祀歌》是《汉书·礼乐志》中的一首祭神曲。汉武帝时定郊祀之礼，祭祀需用乐，便设置乐府，向民间采集诗歌，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推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撰作歌词，协合音调，这十九章是其中之一。郊祀是祭天的典礼，歌词写了所祭的天神及五方神即汉代五帝的威灵、仪态和祭礼、祭品及乐舞欢乐等等。歌词形式一方面沿用了《楚辞》如《九歌》之类，一方面也更加歌曲化、通俗化，大概是为了便于歌唱。内容汇集了一些信神风俗，反映当时人的信神观念。

【原文】

练时日①，侯有望，箩骡萧②，延四方③。九重开④，灵之斿，垂惠恩，鸿祜休⑤。灵之车，结玄云，驾飞龙，羽旄纷。灵之下，若风马，左仓龙，右白虎。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⑥。灵之至，庆阴阴，相放悲，震澹心⑦。灵已坐，五音饬，虞至旦，承灵亿⑧。牲茧栗⑨，粢盛香，尊桂酒，宾八乡。灵安留，吟青黄⑩，遍观此，眺瑶堂。众嫭

并⑪，绰奇丽，颜如荼⑫，兆逐靡⑬。被华文，厕雾縠，曳阿锡⑭，佩珠玉。侠嘉夜⑮，茝兰芳，澹容与⑯，献喜觞。

《练时日》一

【注释】

①练：选择。

②焫(ruò 若)：点燃，焚烧。　膋(liáo 聊)：牲的肠间脂肪。　萧：香蒿。

③延：请来。　四方：指四方之神。

④九重：指天门，传说天有九重门。

⑤鸿祜：大福。　休：美好。

⑥般：同班，分布，布下。　裔裔：飞流而下之状。

⑦澹：动。

⑧亿：安，安静。

⑨茧栗：形容祭牲的角小而如茧如栗。

⑩青黄：指四时之乐。

⑪嫮(hù 户)：好，指女乐美丽。

⑫荼：一种茅草色白而柔软，形容美女。

⑬兆：兆民。　逐靡：追逐着观看而风靡。

⑭阿锡：细腻的布帛。阿，细缯；锡，细布。

⑮侠：同挟，怀中挟着。　嘉夜：一种芳草名。

⑯澹：安。　容与：闲舒，悠闲。

【译文】

选择好时日，等候和盼望，点燃肠脂萧，迎神在四方。天门九重开，神灵的出游，垂降下恩惠，大福多么美。神灵的车，结集着玄云，飞龙作驾，羽旄纷纷。神灵降下，快如风马，左苍龙，右白虎。神灵的到来，多么速疾，先洒一阵雨，水流落如飞。神灵至，满天阴阴，形影仿佛，震动人心。神灵落坐，奏乐五音齐，娱乐到天明，奉承灵安宁。祭牲角茧栗，粢盛多么香，尊中桂花酒，敬奉向

八方。神灵安心留，四时乐嘹亮，在此看个遍，眺望这瑶堂。女乐多又美，绰然真奇丽，颜面白如荼，兆民都风靡。披着花彩衣，丝绢薄如雾，细布衣拖地，身上佩珠玉。怀中挟香草，白芷与兰芳，安然而悠闲，向神献嘉觞。

【原文】

帝临中坛，四方承宇①，绳绳意变②，备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数以五③，海内安宁，兴文偃武④。后土富媪⑤，昭明三光，穆穆优游，嘉服上黄⑥。《帝临》二

【注释】

①四方：亦指四方之神。 承宇：托起顶盖。

②绳绳：这里为敬戒之状。按，此句式倒装。

③五：五数为中央之土，这章为祭后土（即地神）之歌。

④偃：即偃。 偃武：不用武力。

⑤富媪：老母之称。地为坤、为母。

⑥上黄：土色。

【译文】

天帝来到中坛，四方神承天宇，心意变得更敬戒，全都各得其所。清和气满六合，规定的数是“五”，海内安宁，兴文偃武。后土这位老母，照她的是三光，和畅优游，美丽的衣服色尚黄。

【原文】

青阳开动①，根荄以遂②；膏润并爱，跂行毕逮③。霆声发荣，坪处倾听④；枯槀复产，乃成厥命。众庶熙熙⑤，施及夭胎⑥；群生堪堪⑦，惟春之祺⑧。《青阳》三。邹子乐。

【注释】

①青阳：春（东方）的代称。亦为神名。

②荄（gāi 该）：草根。　遂：生长。

③跂（qí 其）行：用足走的动物。　逮：及，及于。

④㟁：同“㟁”，岩，岩穴。岩处，指洞穴中昆虫。

⑤熙熙：和乐的样子。

⑥夭胎：生物的发育者，少长曰夭，在孕曰胎。

⑦啖啖（dàn 但）：丰厚之状。

⑧祺：福。

【译文】

青阳发动，草木萌生；雨露惠及万物，跂行的动物都受恩。雷声使花卉开放，洞穴昆虫启蛰倾听；枯槁的卉木复生，完成春的使命。众庶和乐熙熙，胎儿幼儿都欢喜；群生食物丰厚，这是春给的福气。

【原文】

朱明盛长①，敷与万物②；桐生茂豫③，靡有所诎④。敷华就实，既阜既昌；登成甫田⑤，百鬼迪尝⑥。广大建祀⑦，肃雍不忘；神若宥之⑧，传世无疆。《朱明》四。邹子乐。

【注释】

①朱明：夏（南方）的代称。亦为神名。

②敷与：布施，普遍施与。旧注开舒，不切。

③桐：借为通，通达。　茂豫：茂盛和欢悦。

④靡：无。　诎：屈，屈曲，委屈。

⑤登成：丰收。　甫田：大田，见《诗经·甫田》。

⑥百鬼：犹百神。　迪：进。　尝：指尝新，丰收时把粮食作为祭品粢盛请神尝用。

⑦建祀：建立祀典。

⑧若：善，顺。 宥：同“祐”。

【译文】

朱明盛长之象，普遍施与万物，草木普遍生长蕃茂，没有哪一类受委屈。开花结实，既丰满又盛昌；大田丰收，百神来尝。建立祀典广大，恭敬祭奠不忘，神灵保祐，世代相传无疆。

【原文】

西颢沆砀①，秋气肃杀；含秀垂颖，续旧不废②。奸伪不萌，祆孽伏息；隅辟越远③，四貉咸服④。既畏兹威，惟慕纯德；附而不骄，正心翊翊⑤。《西颢》五。邹子乐。

【注释】

①西颢（hào 号）：即西方少昊。 沆砀（hàng dàng 杭去荡）：白气之象。西方属白色。

②这句旧注：皆因旧苗，无废绝也。

③辟：同“僻”，偏僻之地。

④四貉（mò 墨）：犹四夷，四方少数民族。

⑤翊翊（yì 义）：辅佐之状。

【译文】

西方少昊白气沆砀，秋气肃杀；草木结果垂穗，续旧苗而不废。奸伪不发生，妖孽被制伏平息；偏僻荒远，四夷都来归服。既畏此神灵威，又仰慕他的纯德；归附而不骄傲，端正辅佐心意。

【原文】

玄冥陵阴①，蛰虫盖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乱除邪，革正异俗，兆民反本，抱素怀朴。条理信义，望礼五岳②，籍敛之时③，掩收嘉谷。《玄冥》六。邹子乐。

【注释】

①玄冥：北方之神。　陵阴：冬寒。

②望：古代祭山川名。

③籍：指籍田，古代一种祭田，以收获物作祭祀的粢盛。

【译文】

玄冥之神主冬寒，昆虫蛰伏、庄稼盖藏，草木叶枯零落，到冬天便降霜。改变乱世、除去奸邪，革正奇异风俗，兆民归回本真，心怀本分质朴。整理信义，望祭五岳，到籍田禾熟之时，收获嘉谷。

【原文】

惟泰元尊[1]，媪神蕃釐[2]，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云风雷电，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绪[3]。继统共勤[4]，顺皇之德，鸾路龙鳞，罔不肸饰[5]，嘉笾列陈[6]，庶几宴享，灭除凶灾，烈腾八荒。钟鼓竽笙，云舞翔翔，招摇灵旗[7]，九夷宾将[8]。《惟泰元》七。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罢鸾路龙鳞，更定诗曰"涓选休成"。

【注释】

①泰元：天。汉代天神太一最尊，泰元犹太一。

②釐：读为禧，福。

③咸：都。　循：顺。　绪：业。

④共：为恭字。

⑤罔：无。　肸(xi 西)：振，振作。引伸为整。

⑥嘉笾：祭祀的礼品。笾，盛祭品的竹器。

⑦招摇：星名，画招摇于旗上。

⑧九夷：泛指四边民族。　宾：服。　将：从，随从。

【译文】

惟泰元最尊，媪神多福，规划天地，创造四时。他们的精气建成日月，星辰也被调度管理，化出阴阳五行，运转周而复始。又有云风雷电，降下甘露时雨；百姓人口蕃衍，都顺从其绪。继承传统、恭敬勤恳，顺着皇天之德，鸾车龙鳞，无不整饰；嘉笾陈列，便举行宴享；天除凶灾，功烈盛传八荒。钟鼓竽笙齐备，云舞翔翔，招摇的灵旗招展，九夷都服从太皇。

【原文】

天地并况①，惟予有慕，爰熙紫坛②，思求厥路③。恭承禋祀，缊豫为纷④，黼绣周张，承神至尊。千童罗舞成八溢⑤，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⑥。璆磬金鼓⑦，灵其有喜，百官济济，各敬厥事。盛牲实俎进闻膏，神奄留⑧，临须摇⑨。长丽前掞光耀明⑩，寒暑不忒况皇章⑪！展诗应律锡玉鸣⑫，函宫吐角激徵清。发梁扬羽申以商⑬，造兹新音永久长。声气远条凤鸟翔⑭，神夕奄虞盖孔享⑮。《天地》八。丞相匡衡奏罢黼绣周张，更定诗曰“肃若旧典”。

【注释】

①况：赐，通贶。

②熙：这里为兴起、兴建之义。

③这句意为：思求降神之路。

④缊豫：积聚修饰。 纷：纷华。

⑤八溢：即八佾，舞队八列，每列八人。

⑥会：会合。 轩朱：即朱轩，红色的轩槛。为叶韵，字句倒装。

⑦璆（qiú 求）：美玉。

⑧奄：通淹。

⑨须摇：犹须臾，一时。

⑩长丽(lí离)：灵鸟。　掩(yàn厌)：通“炎”，发光。

⑪忒：差，差错。　况：赐。　皇：君。　章：彰明(恩德)之意。

⑫锡(xuān喧)：击玉石声。

⑬发梁：歌声绕梁。　申：重。

⑭条：达。

⑮奄：同“淹”，淹留。　虞：同“娱”。　孔：甚，最。

【译文】

天与地都有赏赐，因我仰慕，于是兴建紫坛，想求得降神的道路。恭奉精诚的祭祀，积聚的修饰缤纷，绣花的帷帐周围张起，奉承神的至尊。千童罗列舞队成八佾，合好献乐娱泰一。《九歌》奏完特斐然，弹琴吹竽会合朱轩前。玉石为磬金作鼓，神灵听了很欢喜，百官济济都到来，各自敬慎其职事。盛牲实俎献神灵，神闻膏香多一会留停。长丽灵鸟在前发光耀，寒暑正常是神赐君皇表贤明！歌诗合律玉声响，含宫叶角徵音清；扬起羽声加商音、乐声美妙绕屋梁，造出这新声永久长。声气远播凤鸟翔，神留一夕娱乐而受享。

【原文】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①。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谓何②？吾知所乐，独乐六龙③，六龙之调，使我心若④，訾黄其何不徕下⑤？《日出入》九

【注释】

①这句意为：自然的时世无穷，而人寿有终。

②是：犹此，指四海之池。　谓何：当如之何？怎么办？

③六龙：《易传》云“时乘六龙以御天”，武帝曾想乘六龙成仙升天，此

指乘龙升天。

④心若：顺心。

⑤訾(zi 资)：嗟叹之词。 黄：乘黄，龙翼而马身，黄帝曾乘之为仙，故名。武帝曾想得乘黄，说过“何不来邪？” 徕：同“来”。

【译文】

太阳出入哪有尽穷，时世不和人寿相同。所以春不是我的春，夏不是我的夏，秋不是我的秋，冬不是我的冬。漂泊的像四海中的一个小池，遍观这景象又该怎样？我知道的欢乐，是只有乘上六龙，六龙调适好，便能使我心顺。可叹呀，乘黄怎么不降下？

【原文】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①。志俶儻，精权奇，笮浮云②，暗上驰③。体容与，迣万里④，今安匹？龙为友。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

【注释】

①沫：根据文意，疑为“沫(hui 汇)”，洗面。 赭：红色。相传大宛所产马汗如血。

②笮：同“蹑”，踏上。

③暗：暗然，迷蒙不清。

④迣(chi 斥)：飞越。

【译文】

太一所赐，天马来下，沾着赤汗，汗流满面颜色赭。它意志卓绝，精力神奇，踏着浮云，晻然上驰。它体态悠闲，飞越万里。有哪个与它能匹？只有龙是它的朋友。

【原文】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

虎脊两[1]，化若鬼[2]。天马徕，历无草[3]，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4]，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5]，游阊阖[6]，观玉台[7]。《天马》十。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

【注释】

①虎脊两：马毛色如虎脊的有两匹。

②化若鬼：变化如同鬼神。

③无草：指沙漠地带。

④执徐：辰年。古代太岁纪年，太岁在辰曰执徐。

⑤龙之媒：龙的媒介。天马与龙为类，故天马到来，龙亦必至。后世故以龙媒称良马。

⑥阊阖：天门。

⑦玉台：上帝之居。

【译文】

天马来，打从西极，涉过流沙，九夷归服。天马来，涌出泉水，虎脊的毛色有两匹，它变化有如神鬼。天马来，经过无草之地，直径千里，顺着向东的大道。天马来，在执徐之岁，它扶摇高举，谁可给它限期？天马来，开远门，我恭敬迎接，乘它奔向昆仑。天马来，它是龙的媒介，乘它游阊阖，观玉台。

【原文】

天门开，诜荡荡[1]，穆并骋[2]，以临飨。光夜烛，德信著[3]，灵寖平而鸿[4]，长生豫。大朱涂广[5]，夷石为堂。饰玉梢以舞歌[6]。体招摇若永望。星留俞[7]，塞陨光，照紫幄[8]，珠烦黄[9]。幡比翅回集，贰双飞常羊[10]。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假清风轧忽[11]，激长至重觞[12]。神裴回若

留放[13]，殣冀亲，以肆章[14]。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时[15]。泛泛滇滇从高斿[16]，殷勤此路胪所求[17]。佻正嘉吉弘以昌[18]，休嘉砰隐溢四方[19]。专精厉意逝九阂[20]，纷云六幕浮大海[21]。《天门》十一

【注释】

①诜荡荡：指天体坚清之状，当犹迭宕。

②并骋：并驾驰骋，此指天神。

③德信著：指神应诚而来受飨。

④灵寖鸿：灵气渐渐洪大。 平而：二字是衍文。

⑤朱涂：饰以朱色的道路。

⑥玉梢：玉饰的竿，舞者所持。

⑦俞：旧注为答，“言众星留神，答我飨荐”之意。

⑧紫幄：指飨神的帷幄，紫色。

⑨珠熉（yún 云）黄：珠熉然黄色。熉，黄色的形容词。

⑩“幡比翅”二句：这两句指舞者的活动，有如幡然鸟儿比翅、回环相集，又两两双飞而逍遥。

⑪轧忽：旧注为长远之貌。

⑫重觞：一次一次献酒。

⑬若留放：留而不去。

⑭殣：即觀。 冀亲：希冀亲附。 肆章：陈述词章。

⑮时：指飨荐之时。

⑯滇滇：如阗阗，很盛大的样子。

⑰胪：陈。指陈述所求的内容。

⑱佻（zhào 赵）：始。

⑲砰隐：盛多之状。

⑳九阂：即九陔，九重，指天。

㉑纷云：兴作之态，当同纷纭。 六幕：指六合。

【译文】

天门开，迭荡荡，神灵穆然并驾驰骋，而来光临祭飨。神光夜照，诚信著明，灵气鸿大，我得长生欢欣。朱色大道宽广，平铺玉石为堂。饰玉梢持以歌舞，体态招摇永相望。星神留意答我祭享、充满下降之光，光照紫帷、珠玉炽然黄。幡然比翅回环又相集，队队双飞乐常羊。月光穆穆闪金波，日光辉耀遍地亮，借着清风轧忽飘，激发长至屡献觞。神灵徘徊将留下，希得亲见陈词章。蒙受赐福愿常期，寂寥的上天知飨时。泛泛滇滇随着高飘的旗斿，我殷勤在神路陈述所求。开始这嘉美吉祥弘大又盛昌，吉庆长盛洋溢到四方。专精厉意游九陔，纷纭六合浮大海。

【原文】

景星显见①，信星彪列②，象载昭庭③，日亲以察。参侔开闔④，爰推本纪，汾脽出鼎⑤，皇祜元始。五音六律，依韦飨昭⑥，杂变并会，雅声远姚⑦。空桑琴瑟结信成⑧，四兴递代八风生⑨，殷殷钟石羽龠鸣⑩，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⑪，泰尊柘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⑫。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蠕切和疏写平⑬。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⑭。《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注释】

①景星：德星。

②信星：镇星。即土星。　彪列：显明而为行列。

③象载：指悬天体之象。

④参侔：相参与上世相等。一说参为三，即星与日、月为三。　开闔：犹开辟。指太古时期。

⑤这句指武帝时事。

⑥依韦：旧注谐和不相违背。 飨：这里同“响”，响声。

⑦姚：即僄姚，飞扬。

⑧空桑：古地名，产良木能作琴瑟。

⑨四兴：四面的乐舞轮番演、奏。 八风：八方之风，各有风名。古以八音行八风。

⑩殷殷(yin 隐)：声之盛。

⑪百末：百花之末梢，用以调酒，香而美。 布：分布。

⑫思所并：思与神道相合。

⑬冯：冯夷，河神。 蠵(xi 奚)：一种海龟，此指灵蠵。 切和：激切而谐和，对水神，作动词用。 疏写：疏导水流。写，犹泻字。

⑭荣：兴盛。

【译文】

景星出现，信星明亮陈列，悬象昭示于庭，日日亲近观察。与开辟时代参等，以此推原本纪，汾脽出土大鼎，这是大福的开始。五音六律，和谐乐声明亮，各种声调交会，雅音飘向辽远。空桑产的琴瑟结成信约，四面悬乐轮奏八风生，殷殷钟磬羽龠鸣，河龙送上鲤鱼牺牲醇，百花穗末杂美酒，香气散布如兰生，大樽的柘浆解酒酲。精微感心悠远成大名，周游逍遥要与神道相并。得福丰厚归正至安宁，冯夷、灵蠵激切谐和疏导河川平。上天布施而后土完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原文】

齐房产草①，九茎连叶，宫童效异②，披图案谍。玄气之精③，回复此都④，蔓蔓日茂，芝成灵华。《齐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齐房作。

【注释】

①齐房：斋房。 草：当指灵芝。

②宫童：宫中童竖，小侍臣。　效异：献出异瑞。

③玄气：天的气色。

④此都：指汉甘泉地方。武帝郊祀于此。

【译文】

斋房生的草，九茎连着叶，宫童献上这异瑞，查看图书谱谍。这是玄气之精，回复到此甘泉之都，蔓蔓生长茂盛，神灵降此即神芝。

【原文】

后皇嘉坛①，立玄黄服，物发冀州②，兆蒙祉福。沇沇四塞③，遐狄合处④，经营万亿，咸遂厥宇⑤。《后皇》十四。

【注释】

①后皇：帝皇。　坛：指祭坛。

②冀州：鼎出汾阴，地属冀州。

③沇沇（yǎn 演）：流行之状。　四塞：四方边疆。

④遐狄：远处的夷狄之类。

⑤宇：居。

【译文】

帝皇的嘉好祭坛，规定玄黄的祭服，这瑞物出现在冀州，预兆将蒙受大福。沇沇流布四方边塞，荒远的夷狄也来共处，经营万亿地方，都成就人们的所居。

【原文】

华烨烨①，固灵根。神之斿，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②。神之出，排玉房，周流杂，拔兰堂③。神之行，旌容容④，骑沓沓⑤，般伙伙⑥。神之徕，泛翊翊⑦，甘露降，庆云

集⑧。神之揄⑨，临坛宇，九疑宾⑩，夔龙舞⑪。神安坐，翔吉时，共翊翊⑫，合所思。神喜虞，申贰觞，福滂洋⑬，迈延长。沛施祐，汾之阿，扬金光，横泰河⑭。莽若云，增阳波，遍胪驩⑮，腾天歌⑯。《华烨烨》十五。

【注释】

①烨(yè 业)：火光之盛。

②敦(tún 屯)：聚。集聚。

③拔：同“茇”，临时停住之地。

④容容：飞扬之态。

⑤沓沓：行走快速之态。

⑥般：相连。 佩佩(cōng 聪)：众盛之状。

⑦翊翊：簇拥之状。

⑧庆云：一种瑞气，又作卿云。

⑨揄：引，引至。

⑩九疑：舜所葬之地，此指舜。 宾：以之为宾客。

⑪夔、龙：指尧舜时人，夔典乐，龙为纳言官，此时均随舜而来。

⑫共：同“恭”。 翊翊：这里为恭敬之貌，犹翼翼。

⑬滂洋：多而广。

⑭泰河：大河。 以上四句指汾阴出鼎事。

⑮胪驩：陈其欢庆。胪，陈列。

⑯腾天歌：歌声升腾于天。

【译文】

华光烨烨，巩固这灵根。神的旗斿，穿过天门，车有千乘，集聚昆仑。神的出游，排开玉房，周围纷杂，停住兰堂。神的出行，旌旗容容，车骑沓沓，连结佩佩。神的到来，人马簇簇，甘露随降，庆云集拢。神被迎引，光临坛宇，九疑为宾，夔、龙皆舞。神灵安坐，飞翔在这吉时，恭敬翊翊，合于神意。神嘉赏娱乐，重敬酒觞；福

祥多又广，行之延长。广泛施恩祐，就在汾之阿，扬起的金光，充满大河，莽莽像云浮，层层阳侯波，陈列欢乐遍，声腾天之歌。

【原文】

五神相①，包四邻②，土地广，扬浮云。扢嘉坛③，椒兰芳，璧玉精，垂华光。益亿年，美始兴。交于神，若有承。广宣延，咸毕觞，灵舆位，偃蹇骧④。卉汩胪⑤，析奚遗？淫渌泽⑥，汪然归。《五神》十六。

【注释】

①此句说五帝为太一之相。

②四邻：四方。

③扢（gú 骨）：磨擦，拂拭。

④骧：腾起。

⑤卉汩（gǔ 古）：疾速之意。按：此至下句均言神、人的分散各归。

⑥淫：久，久留。　渌泽：泽名。

【译文】

五神为相，包含四方，土地宽广，浮云飞扬。磨拭嘉坛，又有椒兰之香；礼神璧是玉之精英，流散着华光。增加亿万年，福祥方起兴，与神意相交，尽其恭敬奉承。广泛延诸神，都饮尽爵觞，神灵车舆位，也将高腾骧。速速陈列，分散何所遗？久留在渌泽，今且汪然归。

【原文】

朝陇首，览西垠，雷电𤍠①，获白麟。爰五止②，显黄德③，图匈虐，熏鬻殛④。辟流离⑤，抑不详⑥，宾百僚⑦，山河飨。掩回辕，鬻长驰⑧，腾雨师，洒路陂。流星陨，感惟

风，笄归云，抚怀心[9]。《朝陇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

【注释】

①雷电寮：燎祭五畤（五帝坛），声如雷，光如电。寮，古燎字。

②爰：曰，发语词。 五止：五趾，指麟足。

③黄德：土德。土数五，指前句五趾。

④熏鬻：西北一民族，匈奴的古称。 殛（jí即）：杀，诛。

⑤辟：当为辟除，除去。

⑥不详：即不详，不善。

⑦百僚：指百神之官。

⑧鬈（mán瞒）：长的样子。

⑨怀心：怀柔之心。

【译文】

朝于陇首，而远望西陲，举行燎祭而神的报应如雷电，狩猎就获了白麟。麟足五趾，显现土德；图谋凶虐者，熏鬻被诛殛。除掉流离之苦，抑制不祥。敬礼百神官，山河都受飨。回转车辕，鬈然而长驰，雨师高腾起，洒净路与陂。流星纷纷落，快意飘清风，踏上归路云，安抚怀柔心。

【原文】

象载瑜[1]，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2]。赤雁集，六纷员[3]，殊翁杂[4]，五采文。神所见[5]，施祉福，登蓬莱，结无极[6]。《象载瑜》十八。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

【注释】

①象载：象舆，象牙饰的车。 瑜：美玉，此作形容词，白玉色的样子。

②荣泉：泉水有光华。

③六：指射落六雁。　纷员：犹纷纭。下落之状。

④殊：异。　翁：雁颈。　杂：指雁毛杂色。

⑤见：现，显现。

⑥结：旧注为成。当为成就，成果之意。

【译文】

象舆如玉色，白色集在西天，食着甘露，饮清亮的水泉。赤色雁来集，六只落纷纭，颈毛多杂色，全身五采纹。这是神显灵，施予大福祉，登上蓬莱山，成就永无极。

【原文】

赤蛟绥①，黄华盖②，露夜零，尽晻澹③。百君礼④，六龙位，勺椒浆，灵已醉。灵既享，锡吉祥，芒芒极，降嘉觞。灵殷殷，烂扬光，延寿命，永未央⑤。沓冥冥⑥，塞六合，泽汪涉⑦，辑万国。灵裓裓⑧，象舆轶⑨，票然逝⑩，旗逶蛇。礼乐成，灵将归，托玄德，长无衰。《赤蛟》十九

【注释】

①绥：形容赤蛟的逶迤之状。

②这句指黄气状若顶盖。

③晻澹：即晻霭，云气之状。

④百君：百神。

⑤未央：未尽，未过中期。

⑥沓：疑“杳”之误。　杳冥冥：即杳冥，迷茫悠远之状。

⑦汪涉（hui 秽）：盛多。

⑧裓裓（xi 洗）：不安之态。

⑨轶（yi 以）：备车待发。

⑩票：同“飘”。

【译文】

赤蛟逶迤游，黄气像华盖，甘露夜零落，白昼云晻霭。设就百神礼，安排六龙位，舀饮椒浆，神灵已醉。神灵既受享，赐予吉祥，芒芒之极，降下美酒觞。神灵多众盛，灿烂扬辉光，延长寿命，永远未央。杳杳冥冥，充满六合，恩泽充沛，和谐万国。神灵禗禗不安，等待出发备象舆，飘然远去，旌旗逶迤。礼乐完成，神灵将归，托天之德，永远不衰。

王贵民　译注

汉书·叙传

（前叙及《王命论》、《幽通赋》、《答宾戏》均另录，此专录述赞）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此篇是班固为《汉书》所作叙，以赋的形式对《汉书》一百卷分别做了提纲挈领式的解释，文字洗练准确，是《汉书》中难得之作。阅读《汉书·叙传》(下)，不仅有助于对《汉书》全文的理解，有助于对西汉历史有一全面系统了解，对汉文学成就的认识和研究也大有裨益。

【原文】

皇矣汉祖[1]，纂尧之绪[2]，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罔漏于楚[3]，爰兹发迹，断蛇奋旅[4]。神母告符[5]，朱旗乃举，粤蹈秦郊，婴来稽首[6]。革命创制，三章是纪[7]，应天顺民，五星同晷[8]。项氏畔换[9]，黜我巴汉[10]，西土宅心[11]，战士愤怨。乘衅而运，席卷三秦[12]，割据河山，保此怀民[13]。股肱萧、曹[14]，社稷是经，爪牙信、布[15]，腹心良、平[16]。龚行天罚[17]，赫赫明明。述《高纪》第一。

【注释】

①皇矣：大，伟大。出自《诗经·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汉祖：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年）。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王朝的建立者。秦末曾任泗水（今江苏沛县东）亭长。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刘邦于沛起兵响应，号沛公。初属项梁，后力量逐渐壮大。公元前206年率军攻占秦都咸阳，推翻秦朝统治。项羽入关后，大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拥有巴蜀、汉中之地。不久，即与项羽展开长达五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卒败项羽，即皇帝位，建立汉朝。

②纂（zuǎn 缵）：继承。　尧：名放勋，陶唐氏，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史称唐尧。他与舜、禹均被后世尊为治世德君。

③罔：同"网"。　楚：指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建立的"张楚"政权。

④断蛇奋旅：据《汉书·高帝纪》（上）载：刘邦任泗水亭长时曾为县押送徒役到骊山，酒后率众夜行泽中，走在前面的人回来报告说："前面有条大蛇当道，请回去吧。"高祖说："壮士行，何畏！"于是拔剑斩蛇，打通了道路。

⑤神母告符：同见《汉书·高帝纪》（上）：刘邦斩蛇后，有人来到斩蛇处，见有一老妇人在哭。那人问她为什么哭，老妇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化为蛇，当道，现在被赤帝子杀了。"那人认为老妇在说谎，正想进一步诘问，老妇忽然不见了。此句即指此事。秦汉人信五德终始说，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附会王朝的命运。传说秦为白帝少昊之后，汉

为赤帝尧之后。神母指老妇。符即符命，古代谓天赐与人君的受命的凭证，这里即指刘邦将兴汉灭秦。

⑥嬰：即子嬰（？～公元前206年），秦始皇孙，二世兄子。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专权宦官赵高杀二世，立他为秦王。他设计杀死赵高，灭其三族。为秦王四十六日，刘邦攻克咸阳，降，旋为项羽所杀。 稽（qǐ起）首：古代所行跪拜礼。

⑦三章是纪：即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占领秦都咸阳，废除秦的严刑苛法，公布三条法律：“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深得民心，为他打败项羽建立汉朝奠定了基础。

⑧五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也作五曜、五纬。 晷（guǐ鬼）：同“轨”。

⑨项氏：指项羽（公元前232～前202年），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楚国贵族出身。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从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苏州）起义。在著名的钜鹿之战中，率军英勇作战，摧毁秦军主力。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大封诸侯王。在楚汉战争中，为刘邦击败。公元前202年，从垓下（今安徽灵璧南）突围到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杀。 畔换：《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曰：“畔换，强恣之貌，犹言跋扈也。《诗·大雅·皇矣》篇曰‘无然畔换’。”

⑩我：指汉高祖刘邦建立的政权。 巴汉：秦亡后，项羽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县），辖巴、蜀、汉中三郡四十一县，巴汉即其简称。相当今湖北十堰市和房县以西、陕西汉中盆地、四川岷江中、下游以东及长江以北地区。

⑪西土：即关西，泛指故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或今潼关以西地区。 宅心：《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引刘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于高祖，犹系心也。《书》曰‘惟众宅心’。”即今天的“归心”。

⑫三秦：项羽破秦入关，三分秦关中之地：以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领咸阳以西之地；司马欣为塞王，领咸阳以东至黄河之地；董翳为翟王，领上郡之地（陕西北部），合称三秦。

⑬割据河山：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2年）八月，楚汉战争愈炽，汉力量不断强大，项羽无奈与汉约定，中分天下，以鸿沟（战国魏惠王时凿，自今河南荥阳县北引黄河，东流经今中牟县北，至开封市南折而南流，经今许通县

东、太康县西，至淮阳县东南注入颍水）为界，以东属楚，以西属汉。　保此怀民：颜师古注曰："保，安也。怀民，怀德之人也。"怀民指关西拥护刘邦的百姓。

⑭萧：萧何（？～公元前193年），沛县（今属江苏）人。汉初大臣。曾为秦沛县吏，佐刘邦起义。楚汉战争中，荐韩信为大将，以丞相身分留守关中，输送士卒粮饷，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起了重要作用。汉朝建立后，封酇侯。草创汉典章制度，作律令《九章律》。　曹：曹参（？～公元前190年），沛县人。汉初大臣。曾为秦沛县狱吏，后从刘邦起义，屡立战功。汉朝建立，封平阳侯，曾任齐相九年。协助高祖平定异姓诸侯王。后继萧何为汉惠帝丞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有"萧规曹随"之称。

⑮信：韩信（？～公元前196年），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汉初著名将领。初属项羽，继归刘邦，任大将。楚汉战争时，刘邦采用其策，攻占关中。善于将兵。后被封为齐王。不久率军与刘邦会合，败项羽于垓下。汉朝建立，改封楚王。后有人告他谋反，降为淮阴侯。又被告谋反，为吕后所杀。　布：英布（？～公元前195年），六县（今安徽六安东北）人。曾坐法黥面，输骊山，故又称黥布。秦末率骊山徒起义，属项羽，作战常为先锋，封九江王。后归汉，封淮南王，从刘邦击败项羽于垓下。汉初，因彭越、韩信相继被杀，举兵反，败逃江南，被长沙王诱杀。

⑯良：张良（？～公元前186年），字子房，相传为城父（今河南郏县东）人。祖、父相继为韩五世相，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阻击秦始皇，未中。秦末农民战争中，聚众归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任韩司徒。韩王成为项羽所杀，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臣。汉初，封留侯。　平：陈平（？～公元前178年），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陈胜起义，投奔魏王咎，为太仆。后归刘邦，任护军中尉，建议用反间计使项羽去谋士范增，为刘邦所采纳。汉初，封曲逆侯。惠帝、吕后时任丞相，以吕氏专权，不治事。吕后死，与周勃定计，诛灭吕氏，迎立文帝，任丞相。

⑰龚：同"恭"。

【译文】

伟大的汉高祖，继承尧的余绪，天生其德性，聪明神圣威武。

秦人丧失纲纪，虽然未被张楚所灭，高祖却从此发迹，斩断大蛇振奋军心。神母告知天的符命，于是高举红色大旗，杀到秦都郊外，秦王子婴叩拜来降。改革创立制度，约法三章，顺应上天百姓，五星按同一轨迹运行。项羽飞扬跋扈，贬黜高祖到巴汉，关西人心向高祖，战士们对此愤愤不平。乘敌人缝隙发动攻击，平定了雍、塞、翟三秦，与项羽中分天下，保护这些拥护他的百姓。以萧何、曹参为股肱大臣，治理国家，以韩信、英布为爪牙，以张良、陈平为心腹谋臣。恭敬执行上天的惩罚，功德赫赫显明。著述《高帝纪》第一。

【原文】

孝惠短世①，高后称制②。罔顾天显③，吕宗以败④。述《惠纪》第二，《高后纪》第三。

【注释】

①孝惠：即汉惠帝刘盈（公元前211～前188年），高祖刘邦子，母吕后。公元前205年，立为太子。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4年）即位。为人懦弱，政皆听于其母吕后。在位七年死，年仅二十四岁。

②高后：即汉高祖皇后吕雉（公元前241～前180年），字娥姁（xǔ 许），又称吕后。楚汉战争初期，为项羽所俘，数年方被释还。曾助汉高祖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其子惠帝即位后，她掌实权。惠帝死后，临朝称制，并分封诸吕为王侯。她死后，诸吕拟发动叛乱，为太尉周勃等平定。 称制：《汉书·高后纪》颜师古注曰："天子之言一曰制书，二曰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今吕太后临朝行天子事，断决万机，故称制诏。"

③显：明。

④吕宗以败：吕氏宗亲失败。

【译文】

惠帝年轻而卒，吕后把朝政执掌。不顾上天明道，吕氏宗族因此败亡。著述《惠帝纪》第二，《高后纪》第三。

【原文】

太宗穆穆①，允恭玄默②，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③，罪不收孥④，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⑤，国富刑清，登我汉道⑥。述《文纪》第四。

【注释】

①太宗：即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年）。公元前180年，吕后死，周勃等平定诸吕之乱，以代王入为皇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田租、赋役和刑狱，使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发展。又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巩固中央集权。与景帝时期并称为"文景之治"。　穆穆：端庄盛美之貌。

②允：诚信，公平。　玄默：沉静无为。

③农不供贡：《汉书·叙传》（下）注引张晏曰："除民田租之税，是不供贡也。"

④孥：妻子。

⑤"我德"二句：《论语》称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比喻以德化民成俗。

⑥登：成。

【译文】

文帝端庄肃穆，诚实谦恭，清静无为，身体力行教化百姓，以德统帅臣下。农民不交纳田租，有罪不祸及妻子，不增修宫馆，不增高陵墓，文帝之德如春风吹拂大地，百姓如草随风动般响应，国家富足，刑狱减少，汉道大成。著述《文帝纪》第四。

【原文】

孝景莅政[1]，诸侯方命[2]，克伐七国[3]，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务在农桑，著于甲令[4]，民用宁康。述《景纪》第五。

【注释】

①孝景：即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前141年），文帝子。公元前157年继位，继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改田赋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实行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后，把诸侯王的军政大权收归中央，巩固了中央集权。 莅：临，到。

②诸侯方命：指吴楚七国之乱。汉从高祖刘邦时开始分封亲属为诸侯王。诸侯王发展势力，逐渐成为中央政权的威胁。文、景两代采用贾谊、晁错的建议，逐步削减王国封地。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和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 方命：抗命、违命。

③克伐七国：七国判乱后，汉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三个月内即击平吴楚，其他五国也先后平定，诸王或被杀或自杀。景帝把王国军政大权收归中央。

④甲令：《汉书·叙传》（下）注曰：“甲令，即《景纪》令甲也。”令，即皇帝颁布的法令。

【译文】

景帝即位执政，诸侯违抗命令，平定七国之乱，王朝得以安定。不懈怠不荒废，致力发展农桑，著在令甲，百姓因此安康。著述《景帝纪》第五。

【原文】

世宗晔晔[1]，思弘祖业，畴咨熙载[2]，髦俊并作[3]。厥作伊何？百蛮是攘[4]，恢我疆宇，外博四荒[5]。武功既抗[6]，亦迪斯文[7]，宪章六学[8]，统一圣真[9]。封禅郊祀[10]，登秩

百神，协律改正[11]，飨兹永年[12]。述《武纪》第六。

【注释】

①世宗：即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汉景帝子。公元前140年即位。承文景之业，对内进行一系列改革，政治上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及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实行盐铁国营；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对外，北攻匈奴，西通西域，南定闽越，拓展疆土。由于他大肆兴利，连年用兵，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　晔（yè 夜）晔：光明茂盛之状。

②畴咨熙载：《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曰："畴，谁也。咨，谋也。熙，兴也。载，事也。谋于众贤，谁可任用，故能兴其事业也。"

③髦：俊杰。　作：起。

④百蛮：泛指诸少数民族。　攘：却，排斥。

⑤四荒：四边荒远的地方。

⑥抗：举。

⑦迪：进。　斯文：指礼乐制度。《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

⑧宪章：典章制度，此处为名词动词化。　六学：指《诗》、《书》、《礼》、《乐》、《易》、《春秋》。

⑨统一圣真：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⑩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自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把封禅作为国家大典。　郊祀：古于郊外祭天的典礼。

⑪协律：校正音乐律吕，使之和谐。汉武帝时因李延年擅长新声，置为协律都尉。　改正：更改正朔。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正月为岁首，用夏正。

⑫飨：通"享"，享有，享受。　永年：长寿，也指国祚长久。

【译文】

武帝光明伟大，想弘扬祖先的事业，寻求可托重任之臣，英才俊杰纷纷崛起。作为是什么呢？攘却百蛮，拓展疆域，直至四

方荒远之地。既兴武功，又建礼乐制度，建太学治六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行封禅郊祀昊天，整顿祭祀百神的秩序，协定乐律，改订历法，功及后世。著述《武帝纪》第六。

【原文】

孝昭幼冲①，冢宰惟忠②。燕、盖诸张，实叡实聪③。罪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纪》第七。

【注释】

①孝昭：即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94～前74年），武帝子。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即位，年八岁。霍光、桑弘羊等辅政，二十一岁时病死。

②冢宰：指昭帝辅政大臣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武帝时，为奉车都尉。昭帝年幼即位，他与桑弘羊等同受武帝遗诏辅政，任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侯。昭帝死后，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即废，又迎立宣帝。

③燕：指燕王刘旦（？～公元前79年），武帝子，昭帝异母兄。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封为燕王。昭帝即位后，因未被立为皇帝心怀怨恨，与鄂邑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勾结，策谋杀霍光、废昭帝，自立为帝，事泄，自杀。 盖：指燕王旦姐鄂邑盖长公主，盖侯王充妻，食邑鄂。简称盖主。与霍光有矛盾，遂勾结燕王旦等谋反，事败，死。 诸（zhōu 周）张：虚诳放肆。

【译文】

昭帝年幼即位，辅政大臣忠心耿耿。燕王旦、盖主欺狂，昭帝聪慧明察。罪人终于查出，朝廷上下一片和同。著述《昭帝纪》第七。

【原文】

中宗明明①，夤用刑名②，时举傅纳③，听断惟精。柔远能迩，焯耀威灵④，龙荒幕朔，莫不来庭⑤。丕显祖烈⑥，尚

于有成。述《宣纪》第八。

【注释】

①中宗：即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前49年），汉武帝曾孙，戾太子孙。戾太子因巫蛊之祸自杀后，流落民间。昭帝死后，被霍光立为皇帝。强调霸、王道杂治，重视吏治，综核名实。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设置西域都护，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

②夤（yin 银）：敬。　刑名：战国时法家的一派，即刑名之学。以申不害为代表。强调循名责实，以强化上下等级关系，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统治。

③傅纳：《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傅，读曰敷。《虞书·舜典》曰'敷纳以言'。敷，陈也，谓有陈言者纳而用之。"

④"柔远"二句：《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曰："《虞书·舜典》曰'柔远能迩'。柔，安也。能，善也。故引之云。煂，炽也，音充善反。"

⑤"龙荒"二句：　指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　龙：匈奴祭天龙城。　朔：北方。

⑥丕：大。　烈：业。

【译文】

宣帝光明睿智，敬用刑名之学，选任纳言献策之臣，听朝断事精明允当。安抚远近，闪耀威灵，荒漠的匈奴龙廷，也来入朝归顺。光大祖宗业绩，大有所成。著述《宣帝纪》第八。

【原文】

孝元翼翼①，高明柔克②，宾礼故老③，优由亮直④。外割禁囿，内损御服，离宫不卫，山陵不邑⑤。阉尹之呰⑥，秽我明德。述《元纪》第九。

【注释】

①孝元：即汉元帝刘奭（shi 市）（公元前76～前33年）。宣帝子。公元前49年继位。统治期间，宦官弘恭、石显专权，赋役繁重，西汉开始由盛转衰。

翼翼：恭敬。

②高明柔克：旧注谓人虽有高明之度，而当执柔，乃能成德。

③故老：指元帝时老臣贡禹、薛广德等。

④优由：宽容。 亮直：刚正耿直，指朱云。

⑤山陵不邑：山陵处不徙民成县。

⑥阉尹：主宫室出入的宦官。此处指把持朝政，陷害忠臣的宦官弘恭、石显等。 眥：同疵。

【译文】

元帝小心谨慎，精明而柔和，礼遇故老，宽容刚正耿直的大臣。外，裁减皇家花园；内，减少服饰用度。离宫不设警卫，山陵不徙民设县。宦官专权的弊病，污秽了皇上的功德。著述《元帝纪》第九。

【原文】

孝成煌煌①，临朝有光，威仪之盛，如圭如璋②。壶闱恣赵③，朝政在王④，炎炎燎火，亦允不阳⑤。述《成纪》第十。

【注释】

①孝成：即汉成帝刘骜（公元前47～前7年），字太孙。元帝子。公元前32年继位。在位期间，外戚王氏专权，朝政日坏。成帝还大修陵墓，生活靡烂，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煌煌：光辉貌。

②圭、璋：贵重的玉器，比喻人品高尚。

③壶（kǔn 捆）闱：内宫，帝王后、妃居住的地方。 赵：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及其妹赵昭仪。赵飞燕，善歌舞，以体轻，故称。成帝时入宫，为婕妤，后立为皇后。其妹也被召进宫，后为昭仪。姐妹俩专宠十余年。平帝即位，赵皇后被废为庶人，自杀。

④王：指外戚王凤兄弟。 王凤（？～公元前22年）：西汉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人，字孝卿。其妹王政君为元帝皇后，因此而贵。初为卫尉，袭父

爵阳平侯。成帝时，以外戚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其弟五人也都封侯，他专断朝政，内外官吏皆出其门下。

⑤“炎炎”二句：《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引张晏说：“天子盛威，若燎火之阳，今委政王氏，不炎炽矣。”

【译文】

成帝光辉明亮，临朝时光照四宇，威仪隆盛，如圭璋般尊贵。内宫宠幸赵氏，朝政归于外戚王氏执掌。炎炎的烈火，却燃烧不旺。著述《成帝纪》第十。

【原文】

孝哀彬彬①，克揽威神②，凋落洪支③，底剭鼎臣④。婉娈董公⑤，惟亮天功，《大过》之困，实桡实凶⑥。述《哀纪》第十一。

【注释】

①孝哀：即汉哀帝刘欣(公元前26～前1年)，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子。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立为太子。公元前6年即位。为挽救垂危的西汉王朝，曾推行限田法，以抑制土地兼并，并宣称再受命，改元易号，但都失败了。

②克揽威神：《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言哀帝忿孝成之时权在臣下，故自揽持其威神也。揽，执取也。”

③凋落洪支：指废退王氏。

④底：致。　剭：厚刑，即重诛。　鼎臣：指哀帝时三公朱博、王嘉。

⑤婉娈：美貌。　董公：董贤(公元前23～前1年)，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人，字圣卿。为哀帝宠幸，二十二岁时官至大司马，操纵朝政。为官期间，大肆掠夺财物。平帝即位后，免其官，自杀。

⑥“大过”二句：《周易·大过卦》：“栋桡，凶”，这里指董贤以小材而任栋梁，不胜其职，终至败亡而为凶事。

【译文】

哀帝文质彬彬，收揽大权退废王氏，重诛大臣。董贤因美貌任为三公，希望共同成就大功。受困于《周易·大过》所说栋桡的凶灾。著述《哀帝纪》第十一。

【原文】

孝平不造①，新都作宰②。不周不伊③，丧我四海④。述《平纪》第十二。

【注释】

①孝平：汉平帝刘衎（公元前10～公元5年），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子。公元前1年即位，年九岁，太皇太后王氏临朝。大司马王莽秉政。5年王莽毒死平帝，居摄称假皇帝。 不造：不成，遭家业不成。《诗经·周颂》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

②新都：新都侯王莽（公元前53年～公元23年），字巨君，汉元帝皇后侄。成帝时，以外戚封新都侯。平帝时，以大司马秉政。5年，毒死平帝，自称假皇帝。次年立年仅二岁的刘婴为太子，号"孺子"。初始元年（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新，年号始建国。为了缓和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实行改革，致使国家政治经济更加混乱。天凤四年（公元17年），爆发全国性农民大起义。更始元年（公元23年）新朝灭亡，王莽被杀。 作宰：指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被封宰衡。

③周：即西汉初年政治家周公。姬姓，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平定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的叛乱，大规模分封诸侯。成王年长后，复归政于成王。 伊：商初大臣伊尹。名伊，尹是官名。传说他为奴隶出身，原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汤用为"小臣"，后来任以国政。帮助汤攻灭夏桀。汤去世后，历佐卜丙、仲王二王。仲壬死后由太甲即位，因太甲破坏商汤法制，不理国政，被他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死于沃丁时。

④四海：古代以为中国四周皆有海，四海，意同天下。

【译文】

平帝时国运不兴，新都侯王莽任宰衡掌朝政，没有周公、伊尹的忠心，终于使汉朝丧失天下。著述《平帝纪》第十二。

【原文】

汉初受命①，诸侯并政。制自项氏，十有八姓②。述《异姓诸侯王表》第一。

【注释】

①受命：古帝王统治者托神权以巩固统治，自称受命于天。

②“制自项氏”二句：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后，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并大封诸侯，共封十八王。刘邦为汉王，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瑕丘申阳为河南王，司马卬为殷王，英布为九江王，共敖为临江王，吴芮为衡山王，田安为济北王，魏王豹为西魏王，韩广为辽东王，臧荼为燕王，田市为胶东王，田都为齐王，赵王歇为代王，张耳为常山王。

【译文】

汉初刘邦受命，诸侯各自为政。制度始于项羽，封王十有八姓。著述《异姓诸侯王表》第一。

【原文】

太祖元勋，启立辅臣，支庶藩屏①，侯王并尊。述《诸侯王表》第二。

【注释】

①支庶：宗族旁出支派。汉以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　藩屏：藩篱屏蔽，后因以喻藩国。

【译文】

太祖首建其功，开始建立辅臣，支庶为国家藩屏，诸侯、王地位并尊。著述《诸侯王表》第二。

【原文】

侯王之祉①，祚及宗子②。公族蕃滋，支叶硕茂。述《王子侯表》第三。

【注释】

①祉：福。《诗经·大雅·皇矣》："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②祚：福，赐福。

【译文】

侯王的福禄，传给宗族子弟。公族繁衍生息，支叶茂盛。著述《王子侯表》第三。

【原文】

受命之初，赞功剖符①。奕世弘业②，爵土乃昭③。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注释】

①赞：辅佐，帮助。 剖符：古时帝王授于诸侯和功臣的凭证。竹制，剖分为二，帝王与诸侯各执其一，故称剖符。

②奕：大。

③爵土：爵位和封地。

【译文】

高祖受命之初，大封功臣、剖符为证。盛世弘业，爵位和封土昭然光大。著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原文】

景征吴、楚，武兴师旅，后昆承平，亦有绍土[1]。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注释】

①“后昆”二句：《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言景、武之时以军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后虽承平，尚有以勋获爵土者。”　后昆：后代子孙。

【译文】

景帝征讨吴、楚，武帝大兴师旅，后代相承太平，也有因功被封爵土。著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原文】

亡德不报，爰存二代[1]。宰相外戚，昭韪见戒[2]。述《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注释】

①《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二代，谓殷、周也。言德泽深远，故至汉朝其子孙又受茅土，以奉祭祀。”

②昭韪(wěi 伟)见戒：《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韪，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

【译文】

有德必报，续封殷、周二代之后。对宰相外戚，表彰他们的功劳，警戒他们的过失。著述《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原文】

汉迪于秦，有革有因。粗举僚职，并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译文】

汉朝制度从秦发展而来，有改革有因袭。大略叙述百官职掌，并列举担任其职的人。著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原文】

篇章博举，通于上下。略差名号，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第八。

【译文】

典籍文章记载的人物广泛列举，贯通古今，大致区别他们的名号，分为九等。著述《古今人表》第八。

【原文】

元元本本，数始于一①。产气黄钟②，造计秒忽③。八音七始④，五声六律⑤。度量权衡⑥，历算攸出⑦。官失学微，六家分乖⑧，一彼一此，庶研其几。述《律历志》第一。

【注释】

①“元元”二句：《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引张晏：“数之元本，起于初九之一也。”

②黄钟：古乐十二律之一，声调最洪大响亮。

③《汉书·叙述》(下)颜师古注引刘德说：“秒，禾芒也。忽，蜘蛛网细者也。”

④八音：指土埙、匏笙、皮鼓、竹管、丝弦、石磬、金钟、木柷。 七始：古代认为音律发端于七始。黄钟、林钟、太簇，天地人之始；姑洗、蕤宾、南宫、应钟，春夏秋冬之始。

⑤五声：古乐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也称五音。 六律：律，定音器。相传黄帝时伶伦截竹为管，以管的长短，分别声音的高低清浊，乐器的音调，都以它为准则。乐律有十二，阴阳各六，阳为律，阴为吕。六律为黄钟、

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

⑥度量权衡：古代计量具名称。度指丈尺。量指斗斛。权指斤两。衡意为平，计量的准确度。

⑦攸：所。

⑧六家：指古代六家历法，即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历。

【译文】

元元本本，数字从一开始。元气产生黄钟，制造量器精微细致。八音七始，五声六律，度量权衡，历算由此产生。官职被废，学术衰微，六家历法，歧分乖违，或彼或此，试图探索其中的奥秘。著述《律历志》第一。

【原文】

上天下泽，天雷奋作①。先王观象，爰制礼乐。厥后崩坏，郑、卫荒淫②。风流民化，湎湎纷纷③。略存大纲，以统旧文。述《礼乐志》第二。

【注释】

①“上天”二句：引自《易》：“上天下泽履，雷出地奋豫。”履，即礼。豫，即乐。

②郑、卫荒淫：郑卫之音本指春秋战国时郑、卫两国的俗乐，音调与雅乐不同。儒家以为淫乐。

③湎湎：流移。　纷纷：杂乱之貌。

【译文】

上天倾下雨泽，春雷炸响振动大地。先王观察天象，制定礼乐制度。后世礼乐崩坏，郑、卫的曲调荒淫。百姓深受风气的影响，人心浮动，混乱不堪。略存古时礼乐制度的大纲，以便综理旧文。著述《礼乐志》第二。

【原文】

雷电皆至，天威震耀①。五刑之作②，是则是效。威实辅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详，背本争末。吴、孙狙诈③，申、商酷烈④。汉章九法⑤，太宗改作⑥。轻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注释】

①“雷电”二句：其语出自《周易·象辞》，“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②五刑：古代五种轻重不等的刑法，有墨、劓、剕、宫、大辟。

③吴：吴起（？～公元前381年），战国时兵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善用兵。初任鲁将，继任魏将，屡建战功，后遭陷害，逃奔楚国，任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任令尹，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明法审令，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曾北胜魏国，南收扬越，取苍梧（今广西西北角）。楚悼王死后，吴起被旧贵族杀害，变法失败。 孙：孙武，春秋时兵家。字长卿，齐国人。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他在军事上，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著名思想，著作有《孙子兵法》，为中国最早最杰出的兵书。 狙（jū居）诈：诡诈。狙，兽名，猿猴之类。

④申：申不害（？～公元前337年），战国时郑国京（今河南荥阳县东南）人。韩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为相十五年，国治兵强。其学派，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汉书·艺文志》法家有《申子》六篇，后佚。 商：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战国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进说秦孝公。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任左庶长，开始实行变法：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制，制定以军功赐爵位的制度，实行连坐法，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统一度量衡等。公元前340年因战功封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商君，因称商鞅。他实行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秦孝公死后，被贵族陷害，车裂而死。

⑤汉章九法：汉初，丞相萧何以秦朝法律为基础，制定汉朝律令制度，作《九章律》，今佚。

⑥太宗改作：指汉文帝时废除肉刑。

【译文】

雷电交加，震耀着上天的威严。五刑的制定，是为法则仿效。天威辅佐德政，刑法也辅助教化。末世不详其理，违背根本而追求细末。吴起、孙武以狡诈治国，申不害、商鞅用刑酷烈。汉初制定九章律，文帝改革、减轻刑罚。用刑的轻重，各朝都有定数。著述《刑法志》第三。

【原文】

厥初生民，食货惟先①。割制庐井，定尔土田②。什一供贡，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迁有无③。货自龟贝④，至此五铢⑤。扬榷古今⑥，监世盈虚。述《食货志》第四。

【注释】

①食货：食，指粮食等农产品；货，指布帛衣服及金刀龟贝等货币。概指经济。

②“割制”二句：指西周时制定井田制，以方九百亩的土地为一里，划为九块，其中为公田，其余八家各百亩为私田，共养公田。形如井字，故名井田。

③茂迁：贩运买卖。

④龟贝：古代的货币，至秦而废。

⑤五铢：汉武帝元狩五年，罢半两钱，始铸五铢钱，后成为汉主要流通货币。

⑥扬榷：举其大概。《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曰：“扬，举也。榷，引也。扬榷者，举而引之，陈其趣也。”

【译文】

远古的先民，即以衣食货币为先。分划井田庐舍，制定土地制度。交纳收获物的十分之一为贡品，百姓富裕而官家有尊严。

商业满足百姓用度，互通有无。货币起自龟贝，到汉代用五铢钱。列举叙述古今制度，对照考察各朝的盈虚情况。著述《食货志》第四。

【原文】

昔在上圣，昭事百神①。类帝禋宗②，望秩山川③。明德惟馨，永世丰年。季末淫祀，营信巫史④。大夫胪岱⑤，侯伯僭畤⑥。放诞之徒，缘间而起⑦。瞻前顾后，正其终始。述《郊祀志》第五。

【注释】

①昭：明。 昭事：昭明事奉。

②类帝：古祭名，祭天。《尚书·舜典》："肆类于上帝。" 禋(yīn 因)：祭祀。

③望秩：望祭，谓按等级望祭山川。

④营：迷惑。

⑤大夫胪(lú 卢)岱：指春秋末年鲁国大夫季氏到泰山举行祭祀活动。胪，祭名，通"旅"。

⑥侯伯僭畤(jiàn zhì 见至)：指秦文公造西畤祭天，时秦位侯伯。诸侯祭天帝为僭越。

⑦"放诞"二句：指战国时兴起的方术之士，求仙炼丹，言能长生不死。至秦汉以后渐盛。

【译文】

过去上古圣人，都敬重地祭祀众神。类祭上天，禋祭祖宗，按等级望祭山川。光明有德之人可以留其芳香，永世获得丰年。到后世祭祀活动逐渐泛滥，受惑迷信于巫史。季氏大夫僭制登泰山祭天，秦文公越位建造西畤。荒诞的方士，也趁机兴起。回顾往昔借鉴后世，以匡正祭祀始末。著述《郊祀志》第五。

【原文】

炫炫上天[1]，县象著明[2]。日月周辉，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宫室混成[3]。降应王政，景以烛形[4]。三季之后[5]，厥事放纷。举其占应，览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注释】

①炫炫：光耀之貌。

②县：古悬字。

③"日月周辉"四句：《汉书·叙传》(下)颜师古注引张晏说："星辰有宫室百官，各应其象以见咎征也。"古人认为天人可相互感应，按人间设官分职把星辰也分为百官位列。

④景：通"影"字。

⑤三季：指夏商周三代末世。

【译文】

光辉的上天，高悬的天象清楚明瞭。日月向四周放射光芒，星辰垂下精芒。百官建立法制，反应在天象宫室中。天象也反应王政得失，如同物体被烛光照出影子。夏商周三代末世，其事荒废纷乱。列举各朝天象占应，浏览故事考察新事。著述《天文志》第六。

【原文】

《河图》命庖[1]，《洛书》赐禹[2]。八卦成列[3]，九畴攸叙[4]。世代寔宝[5]，光演文、武[6]。《春秋》之占[7]，咎征是举[8]。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注释】

①《河图》：即八卦。　庖：庖牺，也称伏羲。古代传说中的部落酋长。也称太昊，风姓。相传他始画八卦，教民捕鱼畜牧，以充庖厨。

②《洛书》:即《洪范》九畴。 禹:即夏禹。相传上帝赐他《洪范》九畴。

③八卦:《周易》中的八种符号。相传为伏羲所作。最初是上古人们记事的符号,后被用为卜筮符号,逐渐神秘化。

④九畴:传说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畴,品类。

⑤寔(shí 十):通"实"。

⑥光演:光大推衍。

⑦《春秋》:古籍名。为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叙事极简,以用字为褒贬,今传已有阙文。

⑧咎征:灾祸的征兆。

【译文】

《河图》传给庖牺,《洛书》赐给大禹。《河图》中列出八卦,《洛书》中记述着洪范九畴。这些是世世代代的宝贵财富,到周文王、武王时更得到发扬光大。《春秋》的占卜,揭示了灾祸的征兆。告诉过去预知未来,是治理国家的镜子。著述《五行志》第七。

【原文】

《坤》作地势①,高下九则②。自昔黄、唐③,经略万国,燮定东西④,疆理南北⑤。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划五等⑥,制立郡县。略表山川⑦,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注释】

①《坤》:八卦之一。☷,象地。《易》象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②高下:指土地的肥瘠情况。 九则:即把土地分成上中下九等。

③黄:黄帝的略称。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传说他造舟车,巡行天下,制定疆城万里,百里之属国万区。 唐:即唐尧。上古帝王名,其时遭洪水,天下分为十二州,禹治理洪水后,更制九州。

④燮(xiè 谢):和,协调。

⑤疆理：划分，整理。

⑥五等：指周代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土地亦分为五等或三等。

⑦表：记载，分类排列。

【译文】

《坤》表示地势，依土地的肥瘠划为九等。从上古的黄帝、唐尧开始，统治着一万个小国，协定了东西距离，划分了南北长度。三代时疆域时增时减，到了秦汉，改革废除了五等爵制，制定郡县制。大致记载山川的情况，表明疆域划分的情形。著述《地理志》第八。

【原文】

夏乘四载，百川是导①。唯河为艰②，灾及后代。商竭周移，秦决南涯③。自兹距汉，北亡八支④。文陲枣野⑤，武作《瓠歌》⑥。成有平年⑦，后遂滂沱⑧。爰及沟渠，利我国家。述《沟洫志》第九。

【注释】

①“夏乘”二句：指大禹治水。据史载，禹时洪水泛滥，舜派禹治水。禹“陆行载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则梮”，采用疏导的办法，花了十三年时间，治理了洪水。见《汉书·沟洫志》。

②河：即黄河。

③秦决南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命王贲攻魏，贲决黄河水灌大梁（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灭了大梁，但自此后，黄河改入淮、泗。涯，指河堤。

④北亡八支：据载大禹治水时，把黄河疏为九条河，到汉时八支陆续堵塞，只剩一条。

⑤文陲枣野：汉文帝时黄河在酸枣（今河南延津县西南）决口，文帝派大批士卒堵塞决口。

⑥武作《瓠歌》：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决入瓠子河，东南由巨野泽通于淮、泗，梁楚一带连年被灾。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筑塞，武帝亲临，作《瓠子之歌》二首。功成，建宣房宫于堰上。

⑦成有平年：指成帝时黄河泛滥决口，成帝派河隄使者王延世塞堵决口，三十六日成，故改元为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

⑧滂沱：水大貌。

【译文】

夏禹乘四载治理洪水，疏通畅导了百川。只有黄河难于治理，祸及后代。商时黄河枯竭，周时河水改道，秦时在南岸决口泛滥。到了汉朝，北面八条河都堵塞干涸。汉文帝时在酸枣堵塞决口，武帝时治河作《瓠子之歌》。成帝时王延世治水成功改元河平。后来又泛滥不已。至于修理沟渠，则是为国兴利。著述《沟洫志》第九。

【原文】

虙羲画卦①，书契后作②。虞、夏、商、周，孔纂其业，撰《书》删《诗》③，缀《礼》正《乐》④，彖系大《易》⑤，因史立法。六学既登⑥，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相腾⑦。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⑧，九流以别⑨。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

【注释】

①虙：读作“伏”。

②书契：文字。

③孔：即孔子。 纂：继承。《书》：《尚书》的简称。是现存最早的关于上古时典章文献的汇编。《诗》：即《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④《礼》：即《仪礼》，又称《礼经》，共十七篇，为儒家经典之一。《乐》：即《乐经》。也为儒家经典六经之一。已佚。

⑤《易》：即《易经》，也称《周易》。古卜筮之书。　彖（tuàn 团去）：周易中统括一卦之辞。

⑥六学：即指“六经”、“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⑦腾：奔驰。

⑧刘向（公元前77～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任散骑谏大夫。元帝时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被捕下狱。成帝时，更名向，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写成《别录》一书，为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

⑨九流：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共九家。

【译文】

伏羲画八卦，文字在其后被发明。经历虞、夏、商、周，孔子继承这一事业，编撰《尚书》，删定《诗经》，连缀《仪礼》，修正《乐经》，彖辞光大了《易经》，又作《春秋》制定王法。六经虽然被修订，遭乱世却无法弘扬光大。众说纷纭，诸子百家互相鼓吹各自的学说。秦王朝灭亡后，汉代开始修补六经遗佚。刘向负责掌管校阅书籍，九家流派才开始区别。著录古籍书目，大略表序古文的功业。著述《艺文志》第十。

【原文】

上嫚下暴，惟盗是伐①。胜、广熛起②，梁、籍扇列③。赫赫炎炎，遂焚咸阳④。宰割诸夏，命立侯王⑤。诛婴放怀⑥，诈虐以亡。述《陈胜项籍传》第一。

【注释】

①“上嫚”二句：语出自《易·上系辞》：“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嫚下暴，盗思伐之矣。”指秦贪暴无度，二世时人心思发。

②胜：陈胜（？～公元前208年），秦末农民起义领袖。　广：吴广（？～公元前208年），秦末农民起义领袖。　熛（biāo标）：飞火。

③梁：项梁（？～公元前208年），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 籍：项籍，即项羽。 扇：即搧。 烈：火光猛。

④“赫赫”二句：指项羽入关后，放火焚烧秦王宫室，史称“火三月不灭”。

⑤“宰割”二句：指项羽入关后，大封诸侯王，共分十八王。

⑥婴：即秦王孺子婴。 怀：楚怀王（？～公元前205年），秦末项梁起义后所拥立的楚王。后被项羽暗中命英布追杀于郴县（今属湖南）。

【译文】

秦二世对上轻慢对下残暴，强盗都想起兵攻打他。陈胜、吴广点燃起义的火种，项梁、项羽的势力更加炽烈。熊熊大火，终于焚烧了咸阳宫。项羽分割天下，封立诸侯王。诛杀孺子婴，流放楚怀王，因欺诈暴虐而破灭。著述《陈胜项籍传》第一。

【原文】

张、陈之交①，斿如父子②。携手遁秦，拊翼俱起③。据国争权，还为豺虎。耳谋甘公④，作汉藩辅。述《张耳陈余传》第二。

【注释】

①张：张耳，汉初诸侯王。张耳（？～公元前202年），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战国末为魏国外黄（今河南民权西北）令。秦末与陈余同从武臣北定赵地。武臣任赵王，他任丞相。项羽分封时被封为常山王。后投奔刘邦，又改立为赵王。 陈：陈余（？～公元前204年），秦末大梁人。陈胜起义后，他与张耳从武臣占据赵地。武臣被杀后，他又与张耳立旧贵族赵歇为王。后与张耳绝交，并击走张耳，自为代王。在韩信破赵之战中兵败被杀。《汉书·张耳陈余传》载：“余年少，父事耳，相与为刎颈交。”

②斿：同“游”。

③“携手”二句：据《汉书》，秦灭魏后，悬赏捉拿张耳陈余，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两人改名更姓逃走。 拊翼：以鸡为比喻，意天快亮时，拍拍翅膀

打鸣。

④甘公：传说为齐善星占的甘氏。他劝张耳弃楚投汉。

【译文】

张耳、陈余的交情，像父子般亲密。两人携手逃离秦国，一起投奔起义军。为了据国争权，反而变成豺虎样的仇敌。张耳听从甘公的劝谏，成为汉朝的藩辅。著述《张耳陈余传》第二。

【原文】

三枿之起[1]，本根既朽。枯杨生华[2]，曷惟其旧！横虽雄材[3]，伏于海坞。沐浴尸乡[4]，北面奉首。旅人慕殉[5]，义过《黄鸟》[6]。述《魏豹田儋韩信传》第三[7]。

【注释】

①枿（niè 聂）：树木经砍伐后重新生长的枝条。同"槸"、"蘖"。三枿：指魏、齐、韩国。

②枯杨生华：出自《周易·大过卦》，暂时华贵的意思。

③横：田横（？～公元前202年），秦末狄县（今山东高青东南）人。本齐国贵族。秦末从兄田儋起兵，重建齐国。楚汉战争中自立为齐王，不久为汉军所破，投奔彭越。汉朝建立，率徒党五百余人逃亡海岛；汉高祖命他到洛阳，被迫前往，因不愿称臣于汉，于途中自杀。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全部自杀。

④坞：疑"岛"之误。　尸乡：一名西亳。在今河南偃师县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召田横至洛阳，田横行至尸乡驿站停留时，对使者说："人臣见天子，当洗沐。"因自刎，令他的手下捧着头见高帝。见《汉书》本传。

⑤旅人：指追随田横逃至海岛上的五百人。

⑥《黄鸟》：诗名，讽刺秦穆公迫使生人陪葬。这里说田横不要挟，却有追随他而自杀的，所以义过秦穆公。

⑦魏豹（？～公元前204年）：汉初诸侯王。战国时魏国贵族。陈胜起义时立其兄咎为魏王。秦将章邯攻魏，咎被迫自杀。他逃亡至楚，向楚怀王借

兵数千人，攻下魏地二十余城，自立为魏王。项羽大封诸侯，改封西魏王。后韩信破魏，被虏至荥阳，为汉将周苛所杀。 田儋（？～公元前208年）：秦末狄（今山东高青东南）人。战国末年齐王后代。陈胜吴广起义后，与从弟荣等杀狄令，起兵反秦。自立为齐王，发兵击陈胜部将周市，略定齐地。次年，因率兵援救魏王咎，被秦将章邯击败，死于临济（今河南长垣南）。 韩信（？～公元前196年）：韩王信，战国末韩襄王庶孙。秦末，率兵随刘邦入武关。刘邦还定三秦后，拜韩太尉。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略定韩地十余城，立为韩王。六年，更以太原郡为韩国，徙信以备匈奴。其年秋，匈奴冒顿单于率兵来攻，降。次年，高祖亲征，破其军于铜鞮。遂亡走匈奴，常将兵侵扰汉边。十一年，为汉柴将军斩于参合（治今山西阳高南）。

【译文】

魏、齐、韩三国的复兴，如同树木被砍伐后重新生出的枝芽，终因树根已经腐朽而无法持久。枯死的杨树重新开花，只能贵在一时，因为树已太苍老了。田横虽然是英雄奇材，但终兵败逃避到海岛。他借口沐浴在尸乡自杀，把他的头献给汉高祖。旅居海岛的党徒五百人因仰慕他也殉节而死，节义超过《黄鸟》诗写的秦的人殉。著述《魏豹田儋韩信传》第三。

【原文】

信惟饿隶①，布实黥徒②，越亦狗盗③，芮尹江湖④。云起龙襄⑤，化为侯王，割有齐、楚，跨制淮、梁。绾自同闭⑥，镇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⑦。吴克忠信⑧，胤嗣乃长⑨。述《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注释】

①信：韩信。据《汉书·韩信传》载，韩信家贫，入仕无途，又不会经商，常向人讨饭吃。

②布：英布。

③越：彭越（？～公元前196年），汉初诸侯王。字仲，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常渔钜野泽中。秦末聚众起兵。楚汉战争时，将兵三万余归刘邦，略定梁地（在今河南东南部），屡断项羽粮道。不久率兵从刘邦击灭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封梁王。汉朝建立后，因被告发谋反，为刘邦所杀。彭越在钜野泽打渔时，曾做强盗。

④芮：吴芮（？～公元前202年），汉初诸侯王。初为秦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令，非常得江湖间民心，号番君。秦末率越人起兵，并派部将梅铜领兵从刘邦入关。项羽分封诸侯，被封为衡山王。汉朝建立，改封长沙王。尹：主，治。

⑤襄：通“骧”，腾跃。

⑥绾：卢绾，汉初诸侯王。卢绾（公元前247～前193年）。丰（今属江苏）人。秦末随刘邦起义于沛，入汉中，为将军。汉东击项羽时，官太尉，封长安侯。后与刘贾击灭临江王共尉，又从刘邦破燕王臧荼，封燕王。赵相国陈豨叛乱，他派人前往联合，并与匈奴贵族勾结，事败，逃亡匈奴，匈奴单于封他为东胡卢王。死于匈奴。　闬（hàn汉）：里门。

⑦胙：福佑。

⑧吴：即吴芮。　克：能。

⑨胤嗣：子孙后代。

【译文】

韩信过去只是一个常常挨饿的平民，英布是个被黥面的徒役，彭越是鸡鸣狗盗之徒，吴芮是主管江湖的番君。随刘邦起义，云起龙骧，变成诸侯王。韩信先后任齐王、楚王，英布为淮南王，彭越为梁王。卢绾和刘邦出自同一乡里，封他为燕王镇守北国边疆，他德薄而地位尊显，这不是福佑只是祸殃。只有吴芮能忠于汉朝，封国才能传给子孙。著述《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原文】

贾廑从旅①，为镇淮、楚。泽王琅邪②，权激诸吕。濞之受吴③，疆土逾矩。虽戒东南，终用齐斧④。述《荆燕吴传》

第五。

【注释】

①贾：刘贾（？～公元前196年），秦末泗水沛（今属江苏）人。汉高祖堂兄。初任将军，从刘邦东击项羽。不久奉命深入楚地，佐彭越断楚军粮草。后渡淮，招降楚大司马周殷，会兵垓下（今安徽灵璧南）。旋与卢绾击平临江王共尉。刘邦称帝后，封荆王，王淮东。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东击荆，乃率兵御之，为布军所杀。 廑：勤劳。

②泽：刘泽（？～公元前178年），汉高祖从祖兄弟。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为郎中。十一年封营陵侯。以吕后妹吕嬃之女为妻，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立为琅邪王。吕后死，与齐王等合谋诛诸吕，迎立文帝。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徙为燕王。次年卒。

③濞（pì 辟）：刘濞（公元前215～前154年），西汉诸侯王。刘邦侄。封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他在封国内招致天下亡命，铸钱煮盐，国用富足。后来景帝采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王国封地，他以诛晁错为名，联合楚赵等国叛乱，不久失败，逃东越，为东越人所杀。据《汉书》载刘邦封刘濞为吴王后，相濞貌有反状，警戒他说："五十年后东南发生叛乱，难道是你吗？天下刘姓一家，你要慎重不要造反。"

④齐斧：引自《周易》："丧其齐斧"，代表国家法律，以整齐天下的刀斧。

【译文】

刘贾辛勤追随刘邦任将，后被封荆王镇守淮南、楚地。刘泽封琅邪王，参与诛除诸吕。刘濞被封为吴王，疆土广大超过限度。虽然刘邦警戒他不要造反，但最终造反被汉朝发兵讨平。著述《荆燕吴传》第五。

【原文】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①，游宅于楚②。戊实淫缺，平陆乃绍③。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劬劳王室，用侯

阳成④。子政博学，三世成名⑤。述《楚元王传》第六。

【注释】

①“太上”三句：太上，太上皇，汉高祖刘邦之父（？～公元前197年），秦泗水沛（今属江苏）人。史失其名，称“太公”。楚汉战争中为楚军掳为人质。汉四年（公元前203年）九月，得释归汉。六年，尊为太上皇。　伯、仲：均为高祖刘邦兄。

②游：即楚元王刘交，字游，为刘邦同父异母弟。初封文信君，高帝六年（公元前201）立为楚王。好诗书，多材艺。早年受诗于荀况门人浮丘伯，后自为诗传，号曰《元王诗》。　宅：居。

③“戊实淫缺”二句：戊（？～公元前154年），楚元王刘交之孙。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嗣爵为楚王。为人淫暴。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为太后服丧期间私奸，被削东海、薛郡。次年，与吴王刘濞等俱反，兵败自杀。景帝更立平陆侯刘礼，续元王之后。

④“劬劳王室”二句：指楚元王刘交之后刘德（？～公元前57年），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昭帝时官至宗正。后参与谋立宣帝，以定策功赐爵关内侯，再封阳成侯。宗族以其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

⑤“子政”二句：即刘向，字子政。　三世：指刘德、刘向、刘歆。

【译文】

太上皇有四个儿子，刘伯早年夭折，刘仲封为代王，刘游封为楚王。刘戊非常淫荡，暴虐无道，终于败亡。平陆侯刘礼接续元王之后。在京城为官的宗正刘德，功德显赫。他勤勤恳恳，被封为阳成侯。他的儿子刘向博学多才，刘德子孙三人都十分有名。著述《楚元王传》第六。

【原文】

季氏之诎①，辱身毁节，信于上将②，议臣震栗。栾公哭梁③，田叔殉赵④，见危授命，谊动明主。布历燕、齐，叔

亦相鲁，民思其政，或金或社[5]。述《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

【注释】

①季氏：季布，秦末楚人。以任侠名闻梁楚，人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楚汉战争中，为项羽部将，数使刘邦陷入困境。刘邦称帝后，以千金悬赏缉拿，乃匿名髡钳为奴。后得赦免，拜为郎中。惠帝时迁中郎将。匈奴单于为书侮辱吕太后，上将军樊哙请兵十万伐之。诸将皆随声附和，他以天下初定，创伤未愈，力排众议。此事遂罢。文帝时出为河东守。

②信：读作申。

③栾公：栾布（？～公元前145年），西汉梁（治今河南商丘）人。与彭越友善，越为梁王，任栾布为梁大夫。彭越被杀后，他哭祭彭越，为吏所捕。高祖释其罪，任为都尉。文帝时，为燕相。吴楚七国之乱，以击齐功封鄃侯。

④田叔：西汉赵国陉城（今河北无极）人。先世为齐田氏。喜任侠，为赵王张敖郎中。赵相贯高等谋逆事发，乃与孟舒等衣赭衣，自髡钳，随王至长安。赵王事得释，高帝奇田叔之才，任为汉中守。文帝时，坐法失官。后复为鲁相。卒于官。

⑤此句指鲁国人爱戴田叔，死后，送给他金子。齐国人尊敬栾布，他活着时就为他建祠社。

【译文】

季布被刘邦通辑时，匿名髡钳卖身为奴，及至任汉中郎将，大声申斥上将军樊哙，使朝廷议臣震惊恐惧。栾布为梁王彭越哭丧，田叔甘为赵王张敖殉难，面对危险不惜生命，他们的气节感动了圣明的天子。栾布历任燕、齐官职，田叔也作了鲁相，百姓思念他们的德政，鲁人在田叔死后为他送金，齐人在栾布活着时为他建祠社。著述《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

【原文】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1]。三赵不辜[2]，淮厉自亡[3]。燕灵

绝嗣④，齐悼特昌⑤，掩有东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后九子⑥。六国诛弊⑦，适齐亡祀，城阳、济北，后承我国。赳赳景王⑧，匡汉社稷。述《高五王传》第八。

【注释】

①孝惠帝、孝文帝为二帝，六王即齐悼惠王刘肥、赵隐王如意、淮南厉王长、赵幽王友、赵共王恢、燕灵王建。

②三赵：赵隐王刘如意（公元前201～前194年），母戚姬。高帝七王（公元前200年）封代王，九年徙为赵王。因母有宠，刘邦数欲立为太子，以大臣与吕后反对而罢。刘邦死后，被吕后召至长安鸩杀。　赵幽王刘友（？～公元前181年），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立为淮阳王。惠帝时，徙为赵王，以诸吕女为后。后王后失宠，遂谗于吕太后。被吕太后召至长安，幽闭而死。赵共王刘恢（？～公元前181年），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立为梁王。高后时，徙王赵。吕后以吕产女为王后，内擅权。有爱姬，王后鸩杀之，悲痛自杀。

③淮厉：淮南厉王刘长（约公元前198～前174年）。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立。文帝即位，自以为最亲，骄横不法，藏匿亡命。文帝时阴谋叛乱，事发被拘，谪徙严道邛邮，途中不食死。

④燕灵绝嗣：燕灵王刘建（？～公元前181年），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立。子为吕太后所杀，绝后。

⑤齐悼特昌：指齐悼惠王刘肥（？～公元前189年），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立，食七十余城。

⑥“支庶”二句：齐悼惠王子，前后共九人为王：太子襄为齐哀王，次子章为城阳景王，兴居为济北王，将闾为齐王，志为济北王，辟光为济南王，贤为菑川王，卬为胶西王，雄渠为胶东王。

⑦弊：《汉书·叙传》（下）作“斃”。吴楚之乱时，胶东、胶西、菑川、济南王发兵应吴楚，平定暴乱后皆伏诛。齐孝王因初与反军有谋，畏罪自杀。济北王刘兴居（？～公元前177年），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封东牟侯，宿卫长安。高后死，与大臣诛灭诸吕，迎立文帝。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立为济北王，王齐二郡。次年，乘文帝亲征匈奴，起兵反，兵败自杀。　城阳景王

刘章(？～公元前177年)：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入京城长安宿卫，封朱虚侯。高后死，与大臣周勃等共诛吕氏，迎立文帝。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封城阳王。 济北王刘志(？～公元前129年)，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以安都侯立为济北王。吴楚反时，初与通谋，后坚守不发兵，故得不诛，徙王菑川。

⑧赳赳：英武貌。 景王：城阳王刘章谥号。

【译文】

汉高祖八个儿子，刘盈、刘恒做了皇帝，其余六子封为诸侯王。三位赵王无辜受到吕后的残害，淮南厉王自取灭亡。燕灵王子被吕太后杀害，国祀断绝。齐悼惠王封土非常辽阔，囊括整个东土，从泰山直至海滨。他的九个儿子也先后被封为诸侯王。其中六国皆因造反被诛杀，使齐国断绝祭祀，只有城阳王、济北王后来继承了国统。威武的景王刘章，匡复了汉家社稷。著述《高五王传》第八。

【原文】

猗与元勋①！包汉举信②，镇守关中，足食成军，营都立宫，定制修文。平阳玄默③，继而弗革，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汉之宗臣，是谓相国④。述《萧何曹参传》第九。

【注释】

①猗与：叹美词。

②包：取。包汉，指萧何劝刘邦且王汉中。

③平阳：曹参被封平阳侯，故称。 玄默：沉静无为。

④相国：官名。职掌同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相国只在汉初置过，高祖九年以丞相萧何迁为相国。后曹参继任，死后，复置丞相，而罢相国。

【译文】

伟大的功勋萧何，劝高祖王汉中，举荐韩信，镇守关中，输送粮草给前方军队，营建长安建立未央宫，建立制度修订法律。曹参清静无为，继萧何为相国，而制度一无所改，百姓作歌谣称颂他，在他们的淳美道德下被感化。他们是汉代的宗臣，所以被尊为相国。著述《萧何曹参传》第九。

【原文】

留侯袭秦①，作汉腹心。图折武关②，解阨鸿门③。推齐销印④，敺致越、信⑤。招宾四老，惟宁嗣君⑥。陈公扰攘⑦，归汉乃安。弊范亡项⑧，走狄擒韩⑨。六奇既设⑩，我罔艰难。安国廷争⑪，致仕杜门。绛侯矫矫⑫，诛吕尊文。亚夫守节⑬，吴、楚有勋。述《张陈王周传》第十。

【注释】

①留侯：张良的封号。

②图折武关：据《汉书·张良传》：刘邦攻入宛后，西入武关（今陕西商洛县西南丹江北岸），刘邦欲率二万人攻打峣关，张良劝他，“秦兵尚强，不可轻敌。听说敌人将领是屠夫的儿子，可用利劝说，布疑兵，虚张声势，并令人持重宝利诱秦将。”秦将果然心动。张良又说：“现在仅是将要反，士卒未必会听从，不如趁敌人懈怠攻打他们。”刘邦听从他的建议，果然大败敌人。

③解阨鸿门：刘邦攻入咸阳后，距关自守，项羽到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阴盘镇东）后，要攻打刘邦。项羽叔父项伯与张良友善，把此信告诉了他。张良把项伯引见给刘邦，让项伯劝项羽。第二天，刘邦带百余骑到鸿门向项羽谢罪。宴席上，范增要害刘邦，又靠张良和樊哙才逃脱。

④推齐销印：刘邦被封汉王后，还定三秦，张良写信给项羽说：“汉王只想按当初的约定，占有关中，不敢再东进。”又把齐的反书送给项羽，项羽因此不击汉而击齐。此即推齐。汉三年，项羽围困刘邦于荥阳，情况危急。有人建议他封六国之后，以争取六国的支持，削弱楚国的力量。刘邦听从此

议，迅速刻好封印。后询问张良，张良博引古今论其不可，刘邦心服口服，命令赶快销毁印。

⑤敺致越、信：高帝五年冬，高祖追击楚至阳夏南，战斗失利，与齐王韩信、魏相国彭越约好共同击楚，却都不来。张良劝高祖许封韩信、彭越王，二人果然前来会合。敺，与“驱”同。

⑥“招宾四老”二句：指高祖屡次要废太子刘盈，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惧，请张良画策，张良建议太子卑辞安车请来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即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高祖屡召而不致。高祖见此知太子羽翼已成，遂不再议废太子。

⑦陈公：即陈平。 扰攘：指陈平曾事魏王咎、项羽，均不见重用且被怪罪而逃亡。归汉后，日见重用，遂成心腹之臣。

⑧“弊范亡项”：陈平向刘邦进反间计，刘邦予陈平黄金四万斤，陈平以此离间范增与项羽的关系，终使项羽见疑，范增怒去楚，项羽也因此败。

⑨走狄：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陈平跟随高祖出兵攻打反军韩王信，在平城（县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被匈奴围困七天，用陈平计得以解围。狄，北狄，这里指匈奴。 擒韩：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告楚王韩信反，诸将建议发兵讨伐，陈平认为汉兵不如楚精，将不如韩信，又不知消息是否确凿，反对出兵。他建议高帝伪称游云梦（在楚境），韩信出迎时擒之。

⑩六奇：即陈平所出六条妙计，帮助刘邦建立和巩固了汉王朝政权。如离间项羽君臣关系，解荥阳之围，诱擒韩信，解平城之围等。

⑪安国：王陵，封侯号。王陵（？～公元前181年），秦末泗水沛人。始为县豪，及刘邦起兵反秦，聚众数千人，占据南阳。楚汉战争时以兵属汉，以定天下，被封安国侯。为人少文任气，好直言。惠帝时任右丞相。吕后欲立诸吕为王，王陵以高祖与群臣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为由，据理廷争，得罪吕氏，迁为帝太傅，实夺其权。遂谢病免，杜门不朝，十年而卒。

⑫绛侯：周勃，封侯号。周勃（？～公元前169年），沛县人。少时织薄曲为生，并充当丧事中的吹鼓手。秦末从刘邦起义，以军功为将军，封绛侯。汉初又从刘邦平定异姓诸侯王。厚重少文。吕后时，任太尉。吕后死，与陈平定计，诛杀吕氏，迎立文帝，任右丞相。

⑬亚夫：周亚夫（？～公元前143年），西汉名将，周勃子。初封条侯，文

帝时，匈奴贵族进攻，他以河内守为将军，屯兵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军令严整。景帝时，任太尉，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迁为丞相。后以其子私买御物下狱，绝食死。

【译文】

张良在博浪沙袭击秦始皇，后来成为汉朝心腹大臣。设计攻克武关，鸿门解除高祖的危难。诱使楚国攻击齐国，劝高祖销毁分封六国的大印，献策招致韩信、彭越共同击楚。建议太子聘请商山四皓，稳定了太子的地位。陈平曾历仕魏、楚，归汉后得到重用才安定下来。他离间范增与项羽的关系，使项羽灭亡。解除平城匈奴的围困，设计擒拿韩信。他向高祖献了六条奇计，使汉朝度过了艰难。王陵在朝廷上据理力争，反对分封诸吕，因得罪吕后，辞官不朝。周勃威武勇敢，诛杀吕氏尊立文帝。周亚夫治军严整，平定吴、楚之乱，建立功勋。著述《张陈王周传》第十。

【原文】

舞阳鼓刀①，滕公厩驺②，颍阴商贩③，曲周庸夫④。攀龙附凤，并乘天衢⑤。述《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

【注释】

①舞阳：樊哙，封侯号。樊哙，（？～公元前189年）秦末泗水沛（今属江苏）人。早年以屠狗为事。随刘邦起兵，屡立战功。在鸿门宴上严词斥责项羽，卫护刘邦安全脱险。赐爵列侯，号临武侯，后为将军。汉初，协助诛除异姓诸侯王，迁左丞相、相国。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定封舞阳侯。娶吕后妹吕媭为妻。高祖病时，闻其党于吕氏，乃令即军中斩之。陈平畏吕后，执之长安。乃得释免，复爵邑。

②滕公：指夏侯婴（？～公元前172年），沛县人。少为沛厩司御，与高祖善，从起兵。任太仆。后封汝阴侯。惠、文帝时继为太仆。以其曾任滕令，楚人称令为公，时称为滕公。

③颍阴：灌婴，封侯号。灌婴（？～公元前176年），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初以贩卖丝绸为业。秦末从刘邦起兵。后从韩信击破齐军，并攻杀项羽。汉初，任车骑将军，封颍阴侯。与周勃等共同平定吕氏叛乱，迎立文帝，任太尉，不久为丞相。

④曲周：郦商，封侯号。郦商（？～公元前186年），陈留高阳乡（今河南杞县西南）人。陈胜吴广起义后，聚少年数千人响应，旋属沛公刘邦。赐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楚汉战争中从击项羽，受梁相国印。汉初佐刘邦诛除异姓王侯，迁右丞相，定封曲周侯。

⑤衢（qú 渠）：大道。

【译文】

樊哙过去是杀狗的，夏侯婴是驾车的，灌婴是贩绢的，郦商是佣夫。他们虽然出身低微，但因追随高祖吕后多年，都做了大官封了侯。著述《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

【原文】

北平志古①，司秦柱下②，定汉章程，律度之绪③。建平质直④，犯上干色。广阿之勤⑤，食厥旧德⑥。故安执节⑦，责通请错，蹇蹇帝臣⑧，匪躬之故。述《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注释】

①北平：张苍，封侯号。张苍（？～公元前152年），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精于律历。秦时为柱下御史，主四方文书。后有罪亡归，随刘邦起兵。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封北平侯，迁计相，旋以列侯为主计。主持订正律历，制定律令及百工程式品类。后为淮南王刘长相。与周勃等尊立文帝。后四年，为丞相。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因过免职。 志：记。

②柱下：殿柱之下。此处为柱下御史简称。

③绪：开端，起源。

④建平：据颜师古注，平当为成。 建成：周昌先封侯号。周昌（？～公

元前192年)，沛人。初为泗水卒史。后与从兄周苛随刘邦起兵，为职志。拜中尉，迁御史大夫。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封汾阳侯。为人倔强，敢直言。高祖欲废太子，赖其力争而罢。后高祖为保全戚夫人及子赵王如意，徙为赵相。高祖死，吕后鸩杀赵王。乃称病不朝，三岁而卒。

⑤广阿：任敖，封侯号。任敖(？～公元前179年)，沛人。早年为狱吏。后以客随刘邦起义，为御史，迁上党守。因陈豨反时坚守有功，封广阿侯。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任御史大夫。三岁免。

⑥食厥旧德：指任敖尝对吕后有恩。高祖在沛为民时，曾躲避官吏追捕，吏逮捕了吕后，并对她很不客气。任敖平素与高祖友善，怒，击伤主管吕后的狱吏。

⑦故安：申屠嘉封侯号。申屠嘉(？～公元前155年)，梁国(治今河南商丘南)人。初以材官蹶张从高祖击项羽，为都尉。惠帝时为淮阳守。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封关内侯。后迁御史大夫、丞相，封故安侯。为人廉直，不受私谒。文帝宠臣邓通入朝时倨慢无礼，欲依法论斩，文帝急遣使者说情，乃罢。景帝时恶晁错贵幸用事，数变更法令，以小过，奏请诛之，景帝不从，遂气愤呕血而死。

⑧“蹇蹇”二句：出自《周易·蹇卦》六二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蹇(jiǎn 简)：通“謇謇”，忠直貌。指申屠嘉召责邓通，请诛晁错，皆不为己身，实有忠直之节。

【译文】

张苍精通古事，秦时任柱下御史，汉时制定汉朝律令，订正律历。周昌朴实刚直，敢于犯上颜色；任敖任职勤谨，因对吕后有恩，受到厚遇。申屠嘉任官守节，召责邓通，请诛晁错，是忠诚的国家大臣，不为自己打算。著述《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原文】

食其监门①，长揖汉王。画袭陈留，进收敖仓②。塞隘杜津③，王基以张。贾作行人④，百越来宾。从容风议⑤，博我以文⑥。敬由役夫⑦，迁京定都。内强关中，外和匈奴。

叔孙奉常[8]，与时抑扬。税介免胄[9]，礼义是创。或哲或谋[10]，观国之光[11]。述《郦陆朱娄叔孙传》第十三。

【注释】

①食其：郦食其（？～公元前203年），秦末陈留高阳乡（今河南杞县西南）人，好读书，家贫落魄，为里监门。及刘邦起兵反秦进至高阳，自称“高阳酒徒”，至传舍谒见，时刘邦正躺在床上让两女子为他洗脚，食其进来后长揖不拜。因献计攻下陈留，封广野君。楚汉战争中，常奉使为说客。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往说齐王田广归汉。及韩信发兵袭齐，田广以其卖己，遂烹之。

②敖仓：秦粮仓，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敖山。

③塞隘杜津：指郦食其给刘邦出的谋策：“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飞狐之口”。敖庾即敖仓。成皋，关名，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自古为黄河以南东西交通孔道和战争要塞。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黄河南岸，与北岸黎阳津相对，为古代兵争之地。太行，即太行山。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东南。

④贾：陆贾，西汉楚人。有辩才，楚汉战争时，常奉使游说诸侯。汉初奉使南越，拜赵佗为南越王，使其称臣归汉，归后任太中大夫。劝刘邦任用儒生治天下。受命论述秦亡汉兴原因，书名《新语》。高后称制时，病免归家。后与诸大臣共诛诸吕。文帝时，复使南越，晓谕赵佗称诸侯。

⑤风：同“讽”。

⑥博我以文：出自《论语》颜回喟然叹曰：“夫子博我以文”，意以文章广博开导我。

⑦敬：即刘敬，原姓娄。西汉齐人。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闻刘邦欲建都雒阳，乃以戍卒求见，力陈定都关中之利，刘邦即日西都长安。赐姓刘，拜为郎中，号奉春君。七年高祖欲击匈奴，奉命往使，还报，力言匈奴不可击。高祖不听，遂有白登之围。以此封建信侯。他建议与匈奴和亲，徙关东六国后裔及强宗大族十余万口充实关中，均为高祖采纳。

⑧叔孙：叔孙通，秦末薛（今山东滕县南）人。为秦博士，后逃亡归薛，从项梁反秦。楚汉战争时，率弟子百余人归降刘邦，复拜汉博士，号稷嗣君。

汉初，奏请征鲁诸生与弟子采古礼与秦仪共起朝仪，以此拜奉常。九年，徙为太子太傅。竭力谏止刘邦易太子。惠帝即位，复为奉常，定宗庙仪法。凡汉初仪法，皆其所论著。

⑨税：舍。　介：甲。

⑩或哲或谋：出自《诗经·小雅·小旻》，指有智谋者。哲，有智慧。

⑪观国之光：出自《周易·观卦》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译文】

郦食其秦时为里监门，谒见刘邦时长揖不拜。谋划袭取陈留，进攻敖仓，堵塞关隘，把守白马津，王朝的基业得以发展。陆贾奉使南方，百越称臣归汉。从容劝谏高祖，用儒法开导他。娄敬出身役夫，建议刘邦定都长安，对内徙民充实关中，对外与匈奴和亲。叔孙通任奉常，紧跟时代的节拍，在楚汉战争结束后，创建礼仪制度。他们有智有谋，从他们身上可观汉代风采。著述《郦陆朱娄叔孙传》第十三。

【原文】

淮南僭狂①，二子受殃②。安辩而邪，赐顽以荒。敢行称乱，窘世荐亡③。述《淮南衡山济北传》第十四。

【注释】

①淮南：即淮南厉王刘长。

②二子：指淮南厉王刘长的两个儿子安、赐。　刘安（约公元前179～前122年），文帝时封阜陵侯，后立为淮南王。好读书，善为文辞。武帝即位后，暗中整治攻战武器，觊觎帝位。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阴谋败露，举兵反未遂，自杀。国除为九江郡，曾招致宾客数千人，编撰《鸿烈》，后称《淮南子》。　刘赐（？～公元前122年），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封阳周侯，十六年立为庐江王。景帝时，因过徙为衡山王，王江北。武帝即位，对上心怀怨望，阴谋造反。元狩元年事发，自杀，国除为郡。

③窘：仍。　荐：再。　亡：指刘长父子三人皆因罪自杀。

【译文】

淮南王僭制狂妄，他的两个儿子也遭受祸殃。刘安善辩而奸邪，刘赐刁顽荒淫，竟敢图谋反逆，父子三人皆因此身亡国除。著述《淮南衡山济北传》第十四。

【原文】

蒯通一说①，三雄是败。覆郦骄韩，田横颠沛。被之拘系②，乃成患害。充、躬罔极③，交乱弘大。述《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注释】

①蒯通：蒯彻，秦末范阳（治今河北定兴南固城镇）人。陈胜吴广起义后，武臣奉命率兵攻略赵地，兵至范阳时，通说范阳令徐公以城降武臣。之后，赵地三十余城不战而降。楚汉战争中，闻郦食其说齐归汉，又劝说韩信攻齐，致使郦食其被烹。后鼓动韩信叛汉自立，信不听。汉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著《隽永》八十一篇，今佚。

②被：伍被（？～公元前122年），西汉楚人。武帝时任淮南中郎，以才能为淮南王刘安宾客之首。刘安谋反，屡以吴楚七国事谏之。安不听，并囚禁其父母，逼其出谋画策。后事发，诣吏自告与王谋反。武帝欲赦之，张汤以其实为首谋，罪无赦，遂诛之。

③充：江充（？～公元前91年），西汉赵国邯郸人，字次倩。本名齐。因家遭赵太子丹迫害，更名充，至京师告发太子罪行，赵太子以此见废。任谒者，使匈奴。后为直指绣衣使者，摧折贵戚大臣。卫太子家使违禁，亦遭惩治。迁水衡都尉，后坐法免。因见武帝年老多病，恐太子即位于己不利，诡称帝病祟在巫蛊。武帝以其为使者，治之，遂掘蛊于太子宫。太子惧，起兵杀之，旋兵败自杀。后武帝知太子蒙冤，乃族灭充家。　躬：息夫躬，字子微，河南河阳（治今河南孟县西北）人。初为博士弟子，受学《春秋》。哀帝时以游说显名，召待诏。哀帝有疾，息夫躬与待诏孙宠等告东平王云等祝诅上，东平王及后家皆因此被杀。息夫躬则升任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封宜陵侯。后持节领护三辅都水。其论议无所避，抨击大臣。后因得罪宠臣董贤，免官归国。

有人告其怀怨恨，行诬诅，入狱死。此句出自《诗经·小雅·青蝇》诗“谗言无极，交乱四国”。此言江充、息夫躬进谗言的罪恶。

【译文】

蒯通游说韩信攻齐的一个主张，使三位英雄败亡，郦食其被烹，韩信因此矜功自伐而至灭亡，齐王田横被迫逃亡到海岛。伍被因其父母被淮南王囚禁，被迫参与谋逆，酿成被诛的祸害。江充、息夫躬进谗无极，造成大祸乱。著述《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原文】

万石温温①，幼寤圣君②。宜尔子孙，夭夭伸伸③。庆社于齐④，不言动民。卫、直、周、张⑤，淑慎其身⑥。述《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

【注释】

①万石：万石君石奋（？～公元前124年）。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楚汉战争时从汉王刘邦，为中涓。文帝时迁太中大夫、太子太傅。无文学，唯恭谨无比。景帝时列为九卿，徙诸侯相。身为二千石，四子亦官至二千石，故号“万石君”。其家以孝行闻名郡国。　温温：引自《诗经·小雅·小宛》：“温温恭人”。

②幼寤圣君：高祖东击项羽，路过河内时，石奋年十五，任小吏，侍候高祖，高祖非常喜欢他恭敬有礼的样子。于是召他的姐姐为美人，以石奋为中涓。

③“宜尔子孙”二句：《诗经·周南·螽斯》曰：“宜尔子孙振振兮”。《论语》称孔子“燕居，伸伸如也，夭夭如也”，指和舒貌。这里说万石子孙既多，又很和睦。

④庆：石庆（？～公元前103年）。景帝时官至二千石。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迁丞相，封牧丘侯。无所匡言。石庆任齐相时，齐人仰慕他的家风德行，不言而齐国大治，并为他立石相祠。

⑤卫：卫绾（？～公元前131年），代郡大陵（今山西文水东北）人。文帝

时以戏车为郎，迁中郎将。景帝时为河间王太傅，因击吴楚之乱有功，任中尉，封建陵侯。后历任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丞相。武帝时，奏请罢黜治百家之贤良，为武帝所采纳。后因失职，坐法免。 直：直不疑。南阳人。文帝时为郎。景帝时以二千石将击吴楚之乱。后元年（公元前143年），任御史大夫，封塞侯。武帝建元中，以过免。 周：周仁，任城（今山东济宁东南）人。家徙阳陵。文帝时为太子舍人，积功至太中大夫。景帝初任郎中令。沉默寡言，以是得幸。赏赐常让不敢受，亦不受诸侯群臣赂遗。武帝时病免。子孙咸至高官。

张：张欧，字叔。文帝时以刑名侍太子。景帝时为九卿。武帝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任御史大夫。为政宽厚。子孙咸至高官。

⑥淑慎其身：出自《诗经·邶风·燕燕》："终温且惠，淑慎其身。"淑：善，美好。

【译文】

万石君温厚恭谨，年少时以谦恭有礼感动圣明的君主。子孙既多，又很和睦。石庆任齐相时，齐人为他立社祠，虽不言，靠德操感动了百姓。卫绾、直不疑、周仁、张欧，均是贤良恭谨的大臣。著述《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

【原文】

孝文三王①，代孝二梁。怀折亡嗣②，孝乃尊光。内为母弟，外扞吴、楚。怙宠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③，牛祸告妖④。帝庸亲亲⑤，厥国五分。德不堪宠，四支不传⑥。述《文三王传》第十七。

【注释】

①三王：代孝王参及梁孝王武、梁怀王揖。 刘参（？～公元前162年），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立为太原王。次年更为代王，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卒谥孝王。 刘武（？～公元前144年），母窦太后。文帝时先后受封代王、淮阳王。至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徙为梁王，领四十余城，居天下膏腴

之地。吴楚七国反，因坚守有功，又为太后少子，赏赐无数，遂大治宫室，奢侈僭制。及栗太子废，太后欲以其为帝嗣，因表盎等反对未果。遂使人刺杀袁盎及议臣十余人，以此遭景帝疑忌。立三十五年卒。谥孝王。　刘揖（？～公元前169年），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立为梁王，好诗书，为帝所爱，后堕马死。无子，国除。

②折：夭折。

③霿（méng 蒙）：天气昏蒙，引申喻人心愚蒙。

④牛祸：指牛大量死亡或有非常变异等事。《汉书·五行志》（下）："于《易·坤》为土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虑，思心气毁，故有牛祸。"

⑤庸：用。景帝用亲兄弟之道，分梁为五国，立孝王子五人为王。太子买为梁王，次子明为济川王，彭离为济东王，定为山阴王，不识为济阴王。

⑥四支不传：孝王支子四人封为王者皆绝后，故国不传胤嗣，唯梁恭王买有后。

【译文】

文帝的三个儿子封为王，代孝王参、梁孝王武及梁怀王揖。怀王早年夭折没有后嗣，孝王于是徙封为梁王。孝王内为景帝同母兄弟，外有抗御吴楚的功劳，怙恃恩宠，自矜有功，僭越礼制，欲望失其所当。心思既已蒙受迷惑，国中连连出现牛祸变异。景帝用亲亲之道，分梁为五国，封梁王的五个儿子为王。孝王的德行不能承受这样的宠幸，四王绝后，国嗣失传。著述《文三王传》第十七。

【原文】

贾生矫矫①，弱冠登朝②。遭文睿圣③，屡抗其疏④。暴秦之戒，三代是据⑤。建设藩屏，以强守圉⑥。吴、楚合从⑦，赖谊之虑。述《贾谊》传第十八。

【注释】

①贾生：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洛阳人。少通诸家之书，著称于郡。文帝时召为博士，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建议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纳其言，更定法令，遣列侯就国。因遭大臣排陷，贬为长沙王太傅，转梁怀王太傅。多次上疏陈说政事，反对“无为而治”，建议削夺诸侯王权力，巩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侵扰，重农抑商等。后因怀王坠马死，悲泣而亡。著述有五十八篇，以政论《过秦论》、《陈政事疏》最为有名。原有集，已佚。今人辑有《贾谊集》。 娇娇：出众貌。

②弱冠：古时男子二十成人，初加冠，体还未壮，故称弱。

③文：即文帝。

④抗：举。

⑤“暴秦”二句：指贾谊疏《过秦论》，以秦亡为戒。

⑥“建设”二句：指贾谊劝文帝大封梁、淮阳，后来梁果然抵御了吴楚的西进。

⑦从：当读作“纵”。 合纵：联合。

【译文】

贾谊人才出众，年少便登上朝臣之位。遇上文帝这样睿智圣明的君主，屡次上疏论议朝政。其疏《过秦论》，以秦暴虐而亡为戒，盛赞三代王政。主张大封文帝诸子，以加强汉朝守卫。吴楚联合反叛时，依赖贾谊的建议得以平定。著述《贾谊传》第十八。

【原文】

子丝慷慨①，激辞纳说，搤辔正席②，显陈成败。错之琐材③，智小谋大④，祸如发机⑤，先寇受害。述《爰盎晁错传》第十九。

【注释】

①子丝：爰盎字子丝。子是美称，以成偶句。爰盎，其父为楚人，徙安陵。文帝时，盎以兄任为郎中，敢于直言，不避豪贵。因数直谏，不得久居中，

调为陇西都尉。迁齐相，徙为吴相。时吴正厉兵秣马，阴谋造反，爰盎为保全自身，言吴不反。景帝时，晁错为御史大夫，素与盎有隙，使吏告发盎接受吴王财物，免为庶人。吴楚反后，晁错欲治爰盎，盎听说后，建议景帝斩错以向吴谢罪，景帝遂斩晁错，拜爰盎为太常，出使吴。后任楚相，病免归家，景帝仍时时派人问筹策。因反对梁王即皇位，被梁王派人刺杀。

②揽辔：一次文帝想快马奔驰一陡峻的山坡，爰盎上前抓住辔绳，劝文帝自重，以对得起祖宗太后，文帝遂罢。　正席：一次文帝游幸上林苑，皇后和慎夫人随从。在宫中两人坐席相同。这次盎把慎夫人的坐席布在后面。慎夫人怒，不肯坐。文帝也很生气。爰盎上前谏说：尊卑有序则上下和睦，陛下不要忘了戚夫人"人豕"的故事。文帝和慎夫人听后很感谢他。

③错：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初习申商刑名之学。文帝时以文学任太常掌故。后从故秦博士伏生受今文《尚书》。迁博士、太子家令，为太子（景帝）所信用，号"智囊"。以对策高第，迁中大夫。上书言事凡三十篇，建议劝农立本、徙民备边，抵御匈奴侵扰，并力主削夺诸侯王权力。景帝即位，任内史，迁御史大夫，幸倾九卿。景帝采纳其议，着手削藩。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以诛错为名举兵反，为爰盎所谗，全家被斩。　琐材：才智低下。

④智小谋大：引自《周易·下系辞》"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喻晁错因此而及祸。

⑤发机：形容速度之快。

【译文】

爰盎慷慨激昂，进谏纳言，揽住辔绳阻止文帝纵马奔驰险坡，摆正皇后与夫人的坐席，明言陈述王朝的成败。晁错以委琐之材，智能低下而谋大事，杀身之祸迅速来临，比吴楚反寇还要先遭迫害。著述《爰盎晁错传》第十九。

【原文】

释之典刑①，国宪以平。冯公矫魏②，增主之明。长孺刚直③，义形于色。下折淮南④，上正元服⑤。庄之推贤⑥，

于兹为德。述《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注释】

①释之：张释之，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字季。文帝时以赀为骑郎，十年不得调。后补谒者，迁谒者仆射、公车令。尝以事劾奏太子、梁王，文帝奇之，拜为中大夫。后任廷尉，以用法持平著称。景帝时，出为淮南相，年老病卒。

②冯公：冯唐，内史安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人。文帝时为郎中署长。因匈奴骚扰边郡，文帝慨叹不得廉颇、李牧为将，乃面折文帝执法太严，赏罚不当，虽有廉颇、李牧亦不能用，并为削爵罚作的原云中守魏尚辨冤。文帝纳其谏，复魏尚之职。唐以此得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景帝立，任楚相，旋免。武帝即位，选为贤良，时年九十有余。

③长孺：汲黯（？～公元前112年）字，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景帝时，以父任为太子洗马。武帝时为谒者。迁东海太守，治郡好清静，不细苛，有治绩。后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为人性倨，敢直谏，时称“汲直”。武帝称之为“社稷之臣”。主张与匈奴和亲，反对兴兵出击，徙为右内史。坐法免官。数年后召拜淮阳太守，卒于官。

④下折淮南：淮南王欲谋反，畏惮汲黯，说：“汲黯好直谏，守节死义；至于说公孙弘等，则不屑一顾。”

⑤上正元服：因汲黯敢于直谏，武帝召见汲黯，不穿戴整齐不敢见他。一次武帝坐在帐中，望见汲黯前来奏事，赶紧躲到帷帐中，让人批准了他的奏请。

⑥庄：郑当时字，陈（今河南淮阳）人。以任侠名闻梁楚间。景帝时为太子舍人。武帝时，曾任济南太守、右内史、大司农等职。喜招宾客、推举士，故为时人所称，有“郑庄行，千里不赍粮”之言。然在朝常趋承上意，后以罪赎为庶人。旋守长史，迁汝南太守。

【译文】

张释之掌管刑狱，执法公正。冯唐为云中守魏尚鸣不平，提高了君主的圣明。汲黯刚烈正直，义形于色。下使淮南王畏惮，上

使武帝端正仪服。郑当时举贤下士，这是美好品德。著述《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原文】

荣如辱如，有机有枢[1]。自下摩上，惟德之隅[2]。赖依忠正，君子采诸[3]。述《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4]。

【注释】

①“荣如”二句：出自《周易》：“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②“惟德”句：出自《诗经·大雅·抑》：“抑抑威仪，惟德之隅”。隅，角落。指贾山直言讽谏皇上，得道德之一隅。

③诸：之。

④贾：贾山，颍川（治今河南禹县）人。所学涉猎甚广而不专。曾给事颍阴侯为骑。文帝时，借亡秦为喻，言治乱之道，名曰《至言》。又上书谏除铸钱令等，言多激切。　邹：邹阳，齐人。初与严忌、枚乘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见吴王濞阴谋叛乱，乃奏书谏之。王不听，遂去吴至梁，为孝王门客。后被人陷害入狱，乃上书自陈，得释。孝王使人刺杀汉谋臣袁盎等事发，曾亲赴长安疏通，使王得免于追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邹阳》七篇，今佚。枚：枚乘（？～约公元前140年），淮阴（今江苏淮阴南）人，字叔。初为吴王濞郎中。见濞阴谋叛乱，奏书谏之。吴王不听，遂去吴至梁。吴楚反，复以书劝吴王罢兵。由是知名。任弘农都尉，以病去官。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之，途中病死。善属辞赋。《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现存三篇，余佚。路：路温舒，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字长君。初学律令，曾为狱史、署郡决曹史。后举孝廉，为山邑丞。昭帝时守廷尉史。　宣帝初，上书建议尚德缓刑。官至临淮太守，有治绩。其子孙皆至高官。

【译文】

乍荣乍辱，如同发动枢机。贾山作为臣下敢于直言谏上，是美好德行之一。依赖忠诚正直，被君王采用。著述《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

【原文】

魏其翩翩[1]，好节慕声。灌夫矜勇[2]，武安骄盈[3]。凶德相挺[4]，祸败用成。安国壮趾[5]，王恢兵首[6]。彼若天命[7]，此近人咎[8]。述《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注释】

①魏其：窦婴，封号。窦婴（？～公元前131年），信都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人，字王孙。文帝窦皇后从兄子。文帝时为吴相，病免。景帝即位，为詹事。因反对立梁孝王嗣帝位，为窦太后所憎，不得朝请。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反，任大将军，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破，封魏其侯，地位甚为尊显。武帝初，为丞相。与帝舅田蚡俱好儒术，欲设明堂，兴礼制。因窦太后好黄老之言，复遭罢斥，以侯家居。及田蚡为相用事，其宾客纷纷离去归蚡。遂与蚡交恶，引罢官家居的灌夫为知己。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为营救灌夫，遭蚡陷害被杀。 翩翩：自喜之貌。

②灌夫（？～公元前132年）：颍阳（今河南许昌市）人，字仲孺。吴楚反时，因军功闻名于时，先后任郎中将、代相。武帝时历任淮阳太守、太仆、燕相。后坐法免官，家居长安。性喜任侠，广招宾客，横行颍川。后与魏其侯窦婴相为倚重，得重丞相田蚡。蚡遂案其家在颍川事，皆得弃市罪。窦婴多方营救不得，终被处死。

③武安：田蚡，封侯号。田蚡（？～公元前131年），内史长陵人。景帝王皇后同母异父弟。初为诸曹郎，迁中大夫。武帝即位，封武安侯。任太尉。与丞相窦婴俱好儒术，多所建举。因窦太后好黄老术，是以对蚡不悦。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以故免官。窦太后卒，复为丞相。以帝舅故，权移主上。家治产业，生活奢靡。其未贵时，以父辈事窦婴。既贵，而婴失势，遂使人强索其城南田，以此两人交恶。后以灌夫事陷婴至死罪。旋亦病死。

④挺（shān 山）：柔和。

⑤安国：韩安国（？～公元前127年），梁国睢相（今河南商丘南）人，字长孺。初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七国反时，阻击吴兵有功，以此显名，为梁内史。武帝初，历任北地都尉、大司农。建元六年（公元前135）任御史大夫。力主与匈奴和亲。丞相田蚡死，一度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不久病免。后

历任中尉、卫尉、材官将军，出击匈奴，以将屯失亡多，为武帝所责，忧郁病死。　壮趾：出自《易·大壮》初九爻辞“壮于趾”。壮，伤。趾，足。韩安国临任丞相时，从车上掉下，摔坏脚。

⑥王恢（？～公元前133年）：燕人。数为边吏，熟谙匈奴情形。武帝初年任大行。反对与匈奴和亲。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豪聂壹因恢奏请，利诱单于，伏兵击之。遂奉命与韩安国等率三十万军队匿马邑旁谷中，因单于觉察，引兵归去。自此揭开了汉匈战争序幕。王恢因首谋不进，下狱死。

⑦彼：指韩安国。　天命：指安国从车上摔下，以致跛足。

⑧此：指王恢。　人咎：兵谋不成。

【译文】

魏其侯窦婴矜功自傲，沾沾自喜，喜好节义，仰慕声名。灌夫自恃作战有功，武安侯田蚡骄狂志盈。凶德揉和在一起，三人的祸败由此造成。韩安国临任丞相时摔坏脚，王恢首倡进击匈奴。韩安国忧郁而终象是天命，王恢被杀则以自己的过错。著述《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原文】

景十三王，承文之庆①。鲁恭馆室②，江都沙轻③。赵敬险诐④，中山淫蔷⑤。长沙寂寞⑥，广川亡声⑦。胶东不亮⑧，常山骄盈⑨。四国绝祀⑩，河间贤明⑪，礼乐是修，为汉宗英。述《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注释】

①“景十三王”二句：指景帝是一平庸君主，之所以儿子皆得封王，是由文帝的德泽流及于子孙。

②鲁恭：指鲁恭王刘余。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为淮阳王，次年徙王鲁。好治宫室苑囿狗马，晚年好音，不喜文辞。

③江都王刘非(？～公元前128年)，景帝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吴楚七国反时，受将军印以破吴。旋徙王江都，治故吴国。好治宫室，招纳四方豪杰，骄横不法。卒谥易王。　　诈：轻狡。

④赵敬：此指赵敬肃王刘彭祖(？～公元前92年)，景帝前二年立为广川王，次年徙王赵。为人巧佞，好法律。王国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者，辄被中伤，无有能满二岁者。又使人为贾人榷会，收入多于王国租税。卒谥敬肃王。　诐：辩。

⑤中山：指中山靖王刘胜(？～公元前113年)。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立为中山王，好酒色，有子百二十余人。　酋(yǒng永)：酗酒。

⑥长沙：指长沙定王发(？～公元前128年)。其母为侍者，因其母出身卑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

⑦广川：指广川惠王越。孝景中二年(公元前148年)立，十三年后死。史无它载，故称“亡声”。

⑧胶东：指胶东康王奇。景帝中二年(公元前148年)立，淮南王谋反时，刘寄微闻其事，私作兵车箭矢，进行战备，防备淮南王起兵。等到吏治淮南时，牵连胶东王。胶东王很伤心，发病而死，不敢置后。后景帝立其子。亮：信。

⑨常山：指常山宪王舜。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6年)立。为景帝少子，骄淫，数犯禁，景帝常宽赦他。

⑩四国绝祀：临江哀王阏、临江闵王荣、胶西于王端、清河哀王乘皆无子，国除。

⑪河间：指河间献王刘德(？～公元前130年)。景帝前二年立为河间王。修学好古，多方搜罗民间所藏先秦古文旧书。笃信儒术，山东儒生多从之游。武帝时入朝，献雅乐，对诏策所问三十余事。

【译文】

景帝的十三个儿子封为王，是承继了文帝的德庆。鲁恭王好修宫馆，江都王轻薄狡诈。赵敬肃王阴险诡辩，中山王淫荡好酒。长沙王无宠，被封到边远的地方，广川王史无记载。胶东王不受汉朝信任，常山王骄狂不法。临江哀王、临江闵王、胶西于王、清

河哀王四国无子，国被废除。河间献王贤明，修整礼乐，为汉刘氏宗族英杰。著述《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原文】

李广恂恂①，实获士心。控弦贯石②，威动北邻。躬战七十，遂死于军。敢怨卫青③，见讨去病④。陵不引决⑤，忝世灭姓⑥。苏武信节⑦，不诎王命。述《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注释】

①李广（？～公元前119年）：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北）人。文帝时，以良家子从军击匈奴为郎，善射。景帝即位，为骑郎将。吴楚反时，以军功显名。后历任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云中等边郡太守，数与匈奴战。武帝时，入为未央卫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以骁骑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兵败被俘，夺胡马驰还。坐法当斩，赎为庶人。后出任右北平太守，匈奴称誉为“汉飞将军”，避之不敢入界。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以郎中令复为将军。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从大将军卫青征匈奴，因失道后期，自杀。李广能与士卒同甘苦，作战勇敢，但终不得封侯。　恂恂：恭顺貌。

②控弦贯石：李广一次出猎，见草中的石头，以为是老虎，张弓射之，箭全部没入石中。

③敢：李敢，李广少子。武帝时以校尉从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左贤王，赐爵关内侯，为郎中令。因怨大将军卫青令其父含恨而死，乃击伤之。后随武帝至甘泉宫行猎，为霍去病射杀。　卫青（？～公元前106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字仲卿。少时牧羊，为平阳侯家骑从。后姊卫子夫入宫受武帝宠幸，因得为侍中。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以车骑将军击匈奴有功，赐爵关内侯。其后多次统帅大军出征匈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取河南地为朔方郡，封长平侯。后三年击败匈奴右贤王，封大将军，三子同时封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以霍去病、卫青并为大司马。此后青之宠日衰，而去病益贵。

④去病：霍去病（？～公元前117年），河东平阳人。武帝卫皇后姊少儿

之子。初为侍中，以骠姚校尉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有功，封冠军侯。其后多次率军出塞，斩获甚众。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功多，加封大司马，禄秩比于大将军卫青。为武帝所爱重，宠信在卫青之上。

⑤陵：李陵（？～公元前74年），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北），字少卿。李广孙。武帝时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拜骑都尉，教射酒泉、张掖将士。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时，自请率步卒五千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至浚稽山，为单于所率八万余骑包围，力战至粮尽矢绝，降。单于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尊贵用事。武帝族灭其家。昭帝立，遂遣使招之，不还。

⑥忝：辱。

⑦苏武（？～公元前60年）：京兆尹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字子卿。苏建之子。以父任为郎，稍迁至中厩监。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为中郎将出使匈奴，被匈奴扣押，远徙北海（今贝加尔湖），以牧羊为生。前后十九年，历尽磨难，秉持汉节，坚不投降。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得归长安，任典属国。次年因子参与上官桀父子谋反，免。昭帝死后，以议立宣帝，赐爵关内侯，复为右曹典属国。

【译文】

李广恭敬忠顺，获得将士的爱戴。张弓射箭，贯穿巨石，其威猛震动北方匈奴。领兵作战到七十岁，最后死在军中。李敢怨恨卫青使其父自杀，结果被霍去病杀害。李陵被捕后不自杀谢汉，使名誉受损家族被灭。苏武信守汉节，不辱朝廷使命。著述《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原文】

长平桓桓①，上将之元。薄伐猃允②，恢我朔边③。戎车七征④，冲翰闲闲⑤。合围单于，北登阗颜⑥。票骑冠军⑦，猋勇纷纭⑧。长驱六举⑨，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⑩。西规大河⑪，列郡祁连⑫。述《卫青霍去病传》第二

十五。

【注释】

①长平：卫青封侯号。　桓桓：勇武之貌。

②薄：发语词。　猃允：也作猃狁、玁狁。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这里指匈奴。

③恢：广大。

④戎车：兵车。　七征：卫青共七次出击匈奴。

⑤輣(péng彭)：兵车名。　闲闲：广大之貌。。

⑥“合围”二句：指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与霍去病分兵远征漠北，追击匈奴单于至阗颜山(今蒙古高原杭爱山南的一支)。

⑦票骑：霍去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任骠骑将军。　冠军：霍去病封侯号。

⑧猋勇纷纭：如狂猋般勇猛，掀起尘土纷纷扬扬。

⑨六举：霍去病共六次率军出击匈奴。

⑩“饮马”二句：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兵临翰海(今蒙古高原东北境)，封狼居胥山(即今蒙古境内肯特山)。

⑪大河：即黄河。

⑫列郡祁连：置郡到祁连山。

【译文】

卫青威武勇敢，是上将之冠。征伐北方匈奴，扩大我北方边境。率兵七次出征匈奴，战车队伍浩浩荡荡。合围单于，北边登上阗颜山。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领兵作战勇猛绝伦，如狂猋掠过，扬起纷纷尘土。长驱直入，六次出击，如电闪雷鸣。追击敌人到翰海，登上狼居胥山封禅祭祀。西起黄河，北至祁连山，驱逐匈奴设置郡县。著述《卫青霍去病传》第十五。

【原文】

抑抑仲舒①，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县车②，下帷

覃思[3]，论道属书。谠言访对[4]，为世纯儒。述《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注释】

①抑抑：《尔雅》说："抑抑，密也。"缜密。 仲舒：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人。少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初，以贤良对策，主张更化善治，德刑并用。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奏请立学官，州郡举茂材孝廉。任江都相、胶西相。后称病家居，以治学著书为事。朝廷有大议，常遣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谘询。其学糅合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构成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思想体系。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

②县车：县通"悬"，悬置其车。意谓不再出门作官。《汉书·薛广德传》颜师古注："悬其所赐安车以示荣也。致仕悬车，盖亦古法。"

③覃思：即深思。

④谠（dǎng 党）言：正直的话。 访对：指回答所讯问的问题。即对策。

【译文】

思维缜密的董仲舒，两次做诸侯王相。身修而国治，辞官悬挂安车，归家闭门深思学问，论述王道，著书立说。直言回答皇帝的策问，是一代纯儒。著述《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原文】

文艳用寡，子虚乌有[1]。寓言淫丽[2]，托风终始。多识博物[3]，有可观采。蔚为辞宗[4]，赋颂之首[5]。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

【注释】

①"文艳"二句：指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字长卿。善辞赋。景帝时，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后病免，客游梁，作《子虚赋》。武帝读之，大为赞赏，遂召之。作天子游猎之赋，得任为郎。数

岁，拜中郎将，奉使巴蜀，略定西南夷，又通灵山道，作孙水桥，以通邛、莋。后拜孝文园令，旋病免。所著还有《大人赋》等。原集已佚，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子虚乌有：司马相如假托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为辞，作《子虚赋》。后人因称虚无之事为子虚乌有。

②寓：寄。　寓言：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　淫：过度，过甚。

③博物：博识多智。

④蔚：多文采之貌。

⑤赋颂：古诗文体名。

【译文】

世所罕见的艳丽文辞，当首推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借喻宫室过于奢华绮丽，托辞劝讽梁孝王慎重始终。知识广博，值得观赏采用，文采艳丽，为一代辞宗，赋颂之首。著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

【原文】

平津斤斤①，晚跻金门②。既登爵位，禄赐颐贤③，布衾疏食④，用俭饬身⑤。卜式耕牧⑥，以求其志，忠寤明君，乃爵乃试⑦。兒生亹亹⑧，束发修学。偕列名臣，从政辅治。述《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

【注释】

①平津：公孙弘封侯号。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年），菑川薛（今山东滕县南）人，字季，一字次卿。少为狱吏。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始学《春秋》杂说。武帝初，以贤良为博士。因使匈奴失旨，称病免归。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复以贤良对策，擢为第一，拜博士，待诏金马门。一岁中官至左内史。迁御史大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丞相，封平津侯。汉代丞相封侯自此始。自奉甚俭，家无余财。然性外宽内忌，睚眦必报。《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公孙弘》十篇，今佚。　斤斤：明察。

②跻：升。 金门：即金马门。

③颐：养。 颐贤：谓引招贤人而养之。

④衾(qin 亲)：大被。

⑤饬：整治，修整。

⑥卜式：河南(治今洛阳东北)人。以田畜为事，羊至千余头；因持钱二十万资助徙边贫民，乃拜中郎。后以郎牧羊于上林。历任缑氏令、成皋令、齐王太傅、齐相。爵至关内侯。元鼎年间，征入为御史大夫，因反对盐铁国营及算缗，武帝不悦。次年，贬秩为太子太傅。

⑦试：任用。

⑧兒生：即兒宽(？～公元前103年)，千乘(治今山东高青高苑镇北)人。早年治《尚书》，以郡国选诣博士。贫无资用，时行佣作，带经而锄。后以射策为掌故，补廷尉文学卒史，为廷尉张汤所重。因经学为武帝所称，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有治绩，曾率民开六辅渠。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为御史大夫，与司马迁共定“太初历”。 亹亹(wěi 伟)：勤勉不倦之貌。

【译文】

平津侯公孙弘明察秋毫，晚年登上金马门。爵位官职既已得到提升，俸禄赐给门人食客，颐养贤能之士。盖布被，吃粗茶淡饭，奉行节俭，修身养性。卜式初耕田牧羊，以追求自己的志向，他的忠心感悟了圣明的君主，于是赐爵授官。儿宽勤勉好学，从小学习儒经。三位都列为名臣，从政辅助治理国家。著述《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

【原文】

张汤遂达①，用事任职。媚兹一人②，日旰忘食③。既成宠禄，亦罹咎慝④。安世温良⑤，塞渊其德⑥。子孙遵业，全祚保国。述《张汤传》第二十九。

【注释】

①张汤(？～公元前115年)：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初习律令，曾任长安吏、内史掾和茂陵尉。因丞相田蚡推荐，补侍御史，得武帝赏识。累迁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与赵禹编次律令。用法严峻苛刻，以人主意旨为准绳，数行丞相事，权势隆贵，远在丞相之上。后遭人排陷自杀。撰有《越宫律》二十七篇。已佚。　遂：上进。　达：通达。

②媚兹一人：语出自《诗经·大雅·下武》："媚兹一人，应侯慎德"。一人，指天子。媚，爱。这里指张汤受武帝宠爱。

③日旰(gàn 甘)忘食：见《汉书》本传曰："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旰，天子忘食。"旰，晚。

④咎慝：灾祸。

⑤安世：张安世(？～公元前62年)，字子孺，张汤之子。武帝时，以父任为郎，给事尚书。后擢尚书令，迁光禄大夫。昭帝即位，霍光荐其为右将军光禄勋，以为倚重。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封富平侯。昭帝死，徙车骑将军，与谋废昌邑王，迎立宣帝。霍光死后，任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旋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皆属之。职掌枢机，以谨慎周密著称，深得宣帝信任。内治产业，富于霍光。自后子孙相继，一门之中，为官者凡十余人。

⑥塞渊其德，语出自《诗经·邶风·燕燕》："任氏任只，其心塞渊"。渊，深。塞，实。指其德既实且深。

【译文】

张汤仕途畅遂通达，掌大权任要职。取宠天子，论事到晚，天子忘了吃饭。宠幸禄位都得到了，但也因此遭了祸患。张安世温和善良，其德既深又实。子孙承继家业，保全了禄位封国。著述《张汤传》第二十九。

【原文】

杜周治文①，唯上浅深②。用取世资，幸而免身。延年宽和③，列于名臣。钦用材谋④，有异厥伦⑤。述《杜周传》

第三十。

【注释】

①杜周(？～公元前95年)：南阳杜衍(今河南南阳西南)人。初为廷尉史。迁御史中丞。后擢廷尉，以用法刻深著名。专以人主意旨为狱，任职期间下诏狱者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达十有余万。一度罢官，复为执金吾。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迁御史大夫。 文：指法令条文。

②唯上浅深：指观察天子的意图。

③延年：即杜延年(？～公元前52年)，南阳杜衍(今河南南阳西南)人，字幼公。杜周少子。明习法律。初为霍光军司空。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以校尉率兵平益州蛮，还任谏大夫。因揭发燕王旦、上官桀父子谋逆，封建平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宣帝即位，以定策安宗庙有功，迁太仆。熟谙朝政，深得信用。霍氏谋反事发，以霍氏旧人坐免，旋拜北地太守，有治绩，徙西河太守。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征入为御史大夫。后以年老病免，旋卒。

④钦：杜钦，字子真，杜延年之子。一目盲，少好经书。成帝时，曾为大将军王凤武库令。后对策拜议郎，以病免。旋征诣大将军王凤幕府，常与议朝政。优游不仕，以寿终。其子及昆弟友属至二千石者且十人。

⑤伦：类。

【译文】

杜周主持刑狱，全凭皇上的好恶判案。因具有处世治事才能，侥幸全世免身。杜延年宽松平和，列为当朝名臣。杜钦多才多谋，不同于同时代人。著述《杜周传》第三十。

【原文】

博望杖节①，收功大夏②；贰师秉钺③，身衅胡社④。致死为福，每生作祸⑤。述《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注释】

①博望：张骞的封侯号。张骞（？～公元前144年），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为郎。次年，应募奉使西域，连络月氏，夹击匈奴。途经匈奴，被拘留，历时十余年。后得脱，由大宛、康居抵月氏。时月氏已远徙无意报复匈奴，乃留岁余还。归途复为匈奴所获。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始亡归汉。拜太中大夫。劝武帝开西南夷道，后因受阻昆明夷而罢。六年，以校尉随卫青征匈奴，功封博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为卫尉，与李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失期当斩，赎为庶人。数年后，以中郎将使乌孙，并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国。归国后，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拜大行，次年卒。

②大夏：古国名，为大月氏所灭，在今阿富汗北部一带。

③贰师：即贰师将军李广利（？～公元前88年），中山（治今河北定县）人。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弟。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奉命发兵至大宛贰师城索取汗血马，故号贰师将军。汉军劳师远征，死伤甚众，前后所发甲卒达十余万人。后宛人斩其王，献马三千余匹，汉军乃还。以此封海西侯。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率军出击匈奴，兵败降。岁余，因遭卫律谮毁，为单于所杀。

④衅：血祭。

⑤每：贪。

【译文】

博望侯张骞手持汉节出使西域，终至月氏获功封侯。贰师将军李广利手秉斧钺出兵匈奴，兵败投降，终被匈奴杀害。张骞不畏死难获福封侯，李广利贪生怕死反而生祸杀身。著述《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原文】

呜呼史迁①，薰胥以刑②。幽而发愤，乃思乃精。错综群言，古今是经。勒成一家，大略孔明③。述《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注释】

①史迁：即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字子长。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谈之子。早年漫游国内，深入民间，考察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巴蜀以南邛、笮、昆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博览国家藏书，承父遗业，续写史籍。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又与唐都、落下闳等改革旧历，共定《太初历》。后因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被处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完成所著史籍，时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此书开创纪传体史书的形式，是我国最早的通史，也是古代优秀传记文学巨著。

②薰胥以刑：颜师古注曰："《诗经·小雅·雨无正》之篇曰：'若此无罪，沦胥以铺'。胥，相也。铺，偏也。言无罪之人，遇以乱政，横相牵率，偏得罪也。《韩诗》沦字作薰。薰者，谓相薰蒸，亦渐及之义耳。此叙言史迁因坐李陵，横得罪也。"

③孔：甚。

【译文】

可悲呀司马迁，因受李陵牵连，遭受腐刑。心情幽闷，发愤著书抒发胸臆，思想精粹。描述错综复杂的诸家言行，纵论古今，形成一家之言，大义经络清楚显明。著述《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原文】

孝武六子，昭、齐亡嗣①；燕刺谋逆②，广陵祝诅③；昌邑短命④，昏贺失据⑤；戾园不幸⑥，宣承天序⑦。述《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注释】

①昭：即汉昭帝刘弗陵。 齐：齐怀王刘闳（? ～公元前110年），母王夫人。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立为齐王。母有宠，故尤爱幸。卒后无子，国除。谥怀王。

②燕刺：即燕刺王刘旦。

③广陵：广陵王刘胥（？～公元前54年），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封广陵王。好倡乐逸游，无法度。因见昭帝年少无子，乃觊觎帝位，使女巫下神祝诅。宣帝即位，复令祝诅如前。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事发，药杀女巫及宫人以灭口。宣帝遣廷尉等传讯，遂自绞死。诸子赦为庶人。赐厉王，国除。

祝诅：诉于鬼神，使降祸于憎恶之人。

④昌邑：即昌邑王刘髆（？～公元前86年）。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封王，十一年死。子贺嗣位，谥哀王。

⑤贺：刘贺（？～公元前59年），昭帝死后无嗣，被迎立为帝。动失法度，旋遭废黜，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国除，为山阳郡。宣帝即位后，以玺书密令山阳太守监护之。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封海昏侯，食邑四千户，就国豫章。后因与故太守卒史交通，削户三千。死后国除。

⑥戾园：指戾太子刘据（公元前128～前91年），又称卫太子。母卫皇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立为皇太子，时年七岁，深得武帝喜爱。武帝末，卫后宠衰。时江充用事，与太子及卫氏有隙，遂借巫蛊事至太子宫掘蛊，声称得桐木人。太子无以自明，发兵捕杀充，并与丞相刘屈氂等战长安中。兵败自杀。后车千秋为其讼冤，武帝乃族灭江充家。宣帝即位，谥曰戾。

⑦宣：宣帝刘询，戾太子孙。

【译文】

汉武帝有六个儿子，昭帝、齐怀王闳都没有子嗣。燕刺王刘旦谋反，广陵王胥祝诅皇上，都伏法自杀。昌邑王髆寿命不长，他的儿子海昏侯贺因举止失据被废黜帝位。戾太子横遭不幸，他的孙子询承继了皇位。著述《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原文】

六世眈眈[1]，其欲浈浈[2]，文武方作[3]，是庸四克。助、偃、淮南[4]，数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谋于国。述《严朱吾邱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

【注释】

①六世：指汉武帝。 眈眈、泲泲：语出自《周易·颐卦》六四爻辞曰："虎视眈眈，其欲泲泲"。

②泲泲（di笛）：贪欲功利之貌。

③方：并。指并任文武大臣。

④助：严助（？～公元前122年），会稽吴（今属江苏）人。严忌子，本名庄助，东汉避明帝讳，改名严助。少时家贫。武帝时，以贤良对策，擢为中大夫。与朱买臣等人俱侍从顾问，常与外朝大臣辩论国事。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奉使南越，劝南越王遣太子婴齐入侍。归后出任会稽太守。数年，求还长安，诏留侍中。与淮南王刘安厚相结交，后因安谋反受牵连，被诛。《汉书·艺文志》有严助赋三十五篇，已佚。 偃：主父偃（？～公元前126年），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复姓主父。初学纵横术，后治《易》、《春秋》、百家言。至长安上书言事，与徐乐、严安等皆为郎中。旋迁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建议颁布推恩令以削弱诸侯王势力，迁徙豪杰于茂陵，置朔方郡以备匈奴等，皆被采纳。后任齐相，究治齐厉王淫佚之行，王惧而自杀。武帝怒，诛灭其族。《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主父偃》二十八篇，今佚，有清马国翰辑本。 淮南：淮南王刘安。

【译文】

汉武帝虎视眈眈，欲兴功利，并任文武大臣，征伐四方边地。平助、主父偃、淮南王安这几个人，不注重自身修养，却善于为国家出谋划策。著述《朱吾邱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

【原文】

东方赡辞①，诙谐倡优。讥苑扞偃②，正谏举邮③。怀肉污殿④，弛张沉浮。述《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注释】

①东方：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年），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东）人，字曼倩。武帝初上书自荐，待诏金马门。后为常侍郎、太中大夫。性滑稽，有

急智，武帝以俳优待之。曾以辞赋谏武帝戒奢侈，又陈农战强国之计。然终不为所用。辞赋以《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较有名。《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今佚。　赡：丰富。

②讥苑：武帝曾欲扩大上林苑，东方朔进谏劝阻。　扞偃：偃为董偃，武帝姑馆陶公主爱幸之面首。后引见于武帝，与武帝饮酒走马，亦见幸。一次武帝为馆陶公主置酒，并召董偃入宫。时东方朔持戟立在陛侧，上前拦住说："董偃有三条可以杀头的罪名，怎么能让他进去呢？"武帝无奈只好让他从其他门进来。

③邮：与"尤"同，过错。

④怀肉污殿：见《汉书》本传，一个三伏天，武帝下诏赐从官肉。太官丞到傍晚还不来分肉，东方朔就站出来拔剑割肉，对他同僚说："伏天应早回家，请允许我接受赏赐。"就怀揣着肉回家了。太官告他，第二天武帝责他自责，东方朔说："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妻子），又何仁也！"武帝笑了，说："让你自责，你怎么反而自夸起来！"又赐给他一石酒，一百斤肉。

【译文】

东方朔善为辞赋，为人诙谐，有如倡优艺人。劝谏武帝罢广上林苑，拦住董偃不许入宫。正言谏诤，指出武帝过错。在大殿中公然割肉揣怀而去，举止张弛沉浮，挥洒自如。著述《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原文】

葛绎内宠①，屈氂王子②，千秋时发③，宜春旧仕④。敞、义依霍⑤，庶几云已⑥。弘惟政事⑦，万年容己⑧。咸睡厥诲⑨，孰为不子？述《公孙刘田杨王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注释】

①葛绎：公孙贺封侯号。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人。少以骑士从军。武帝即位，迁太仆。因妻为卫皇后姊，由是得宠。以轻车将军、车骑将军数击匈奴有功，封南窌侯。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坐酎金失侯。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任丞相，封葛绎侯。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子敬声有罪下狱，乃自请逐捕京师大侠朱安世以赎子罪。安世由狱中上书，告敬声为巫蛊祝诅武帝，因此入狱死，族灭。

②屈氂（？～公元前90年）：汉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刘胜之子。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以涿郡太守征为左丞相，封澎侯。同年，卫太子因巫蛊事起兵，奉命率兵讨伐太子，在长安城内混战五日，死者数万人，太子兵败自杀。后与姻亲贰师将军李广利谋立昌邑王为太子，被人告发，腰斩东市，妻子枭首示众。

③千秋：车千秋（？～公元前77年），即田千秋。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武帝时为高寝郎，因上书讼卫太子冤，召拜大鸿胪。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迁丞相，封富民侯。武帝临终，与大将军霍光等受遗诏辅少主。昭帝时霍光专权，乃谨厚自守，政事一决于光。因年老，朝见时恩准得乘小车入宫，故号曰“车丞相”。后卒于官。

④宜春：王訢封侯号。王訢（？～公元前76年），济南（治今山东章丘西）人。以郡县吏积功劳为被阳令。武帝末，因绣衣御史暴胜之推荐，征为右辅都尉。昭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为丞相，封宜春侯。

⑤敞：杨敞，华阴（治今陕西华阴县东南）人。初为大将军霍光幕府军司马，受器重，迁至大司农。后迁御史大夫，代王訢为丞相，封安平侯。为人胆小怕事，惟霍光旨意行事。与霍光等共废昌邑王，立宣帝。死后谥敬侯。

义：蔡义（？～公元前71年）：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昭帝时以明经给事大将军霍光幕府。迁补覆盎城门候。以说《诗》称旨，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进授昭帝。后任少府，迁御史大夫。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为丞相，封阳平侯。时年八十余，两吏挟持乃能行。为相四岁卒。

⑥庶几：相近，差不多。指这些人都无益于国家的治理，相差不多。

⑦弘：郑弘（？～公元前37年），泰山刚（今山东宁阳东北）人，字稚卿。以明经、通法律政事为南阳太守。条教法度，为时人所称。元帝永光二年（公

元前42年)以右扶风为御史大夫。后以与京房议论朝政,为中书令石显所陷,免官。

⑧万年:陈万年(? ～公元前44年),沛郡相(今安徽濉溪西北)人,字幼公。宣帝时由右扶风迁太仆。善事权贵,倾家产赂遗外戚许、史,以此为子咸所讥。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任御史大夫。

⑨咸:陈咸,陈万年之子,字子康。以父任为郎。元帝时擢御史中丞,总领州郡奏事,课第诸刺史,内执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惮之。因劾奏中书令石显专权,被诬髡为城旦。成帝时复起,历任冀州刺史及北海、东郡诸郡太守。所居以杀伐立威,奢侈玉食。以赂遗陈汤,得征入为少府,又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均为丞相翟方进劾免。后归故郡,以忧死。　睡厥诲:陈万年曾病,召陈咸教诲于床下,说到半夜,陈咸睡着了,头碰到屏风上。陈万年大怒,想叫人打他板子,说:"你父亲教训你,你反倒睡着了,不听我说,为什么?"陈咸叩头谢罪说:"我全部明白了你的话,大致是教我如何谄媚。"陈万年听后默默不语。

【译文】

葛绎侯公孙贺因妻子是卫皇后姊而得宠,刘屈氂以中山靖王子得官,田千秋发言及时受命执政,宜春侯王訢从郡县吏积功得到提拔。杨敞、蔡义依附霍光而起,这些人政绩平平,无益国家的治理。郑弘以国家政务为先,陈万年谄谀保身。陈咸在父亲教诲时睡着了,但对其父处事之道深刻了解,谁说他不是孝子。著述《公孙刘田杨王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原文】

王孙裸葬①,建乃斩将②。云廷讦禹③,福逾刺凤④。是谓狂狷⑤,敞近其衷⑥。述《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

【注释】

①王孙:杨王孙。西汉武帝时黄老学派学者,批评厚葬风气,其思想具有无神论倾向。　裸葬:裸体安葬。

②建：胡建，字子孟，河东（今山西夏县）人。武帝时任守军正丞，汉昭帝时任渭城令。以执法严明著称于时。胡建守军正丞时，监军御史犯法，胡建率士卒于军中斩之，然后上奏。

③云：朱云，字游，鲁国（今山东曲阜）人。西汉元帝时为《易》经博士，先后担任杜陵令和槐里令。西汉成帝时，上书请斩帝师张禹，触犯成帝，险遭杀害。此后遂不复为官。 禹：张禹（？～公元前5年），河内轵（今河南济源南）人，字子文。西汉元帝时为博士，为太子讲授《论语》。成帝即位，先后担任诸吏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等要职，并被授为天子师。家财无数，生活奢侈。哀帝时病故。

④福：梅福，字子真，西汉元江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人。通晓《尚书》。曾任南昌尉。成帝时上书批评大将军王凤专擅朝政。王莽秉政后隐居民间。 王凤（？～公元前22年）：字孝卿，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西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兄。西汉成帝即位后，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专擅朝政。在位期间，排除异己，在中央和地方广布群党，肇始了西汉后期王氏家族秉执国政的局面。

⑤狂狷：孤傲正直。

⑥敞：云敞，字幼孺，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西汉平帝时任大司徒掾。曾因为被朝廷问斩的老师吴章安葬而受到时人称道。王莽代汉后，担任鲁郡大尹。

【译文】

杨王孙裸体下葬，胡建斩杀不遵法度的监军大将。朱云在朝廷上严厉批评张禹，梅福上书针砭王凤擅政，这些人都是孤傲正直之士，而云敞的操行则近于中庸之道。著述《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

【原文】

博陆堂堂①，受遗武皇②。拥毓孝昭③，末命导扬。遭家不造，立帝废王。权定社稷，配忠阿衡④。怀禄耽宠，渐化不祥。阴妻之逆，至子而亡。秺侯狄孥⑤，虔恭忠信。奕世

载德，贻于子孙。述《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注释】

①博陆：霍光封侯号。　堂堂：语出自《论语》，孔子说“堂堂乎张也”，赞美子张仪容堂堂。

②武皇：汉武帝。

③拥毓：拥立，保护。

④阿衡：商代官名，指商代贤臣伊尹。

⑤秺侯：金日磾封侯号。金日磾（公元前134～前86年），字翁叔，西汉匈奴休屠王太子，汉武帝时，与匈奴昆邪王降汉，为皇家养马。后任侍中附马都尉光禄大夫。武帝以休屠王制作金人祭天，赐其金姓。侍中仆射莽何罗刺杀武帝，被金日磾擒获。武帝临终，封其秺侯，与霍光等人同受遗诏辅佐少主。

【译文】

博陆侯霍光举止雍容，受命武帝遗诏。拥戴年幼的昭帝，实践了武帝的遗愿。昭帝去世，汉室危机，拥立宣帝，废除无道的昌邑王。主持安定汉家江山，其忠诚可与商代伊尹媲美。由于深受皇恩，沉湎于宠幸，霍家渐渐出现了不祥的迹象。其妻阴险谋逆，到了儿子这一代，霍家就灭亡了。秺侯金日磾是匈奴人的后代，对汉朝却虔诚尽忠。他的功绩德行，使子孙后代受惠。著述《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原文】

兵家之策，惟在不战。营平皤皤[1]，立功立论。以不济可，上谕其信。武贤父子[2]，虎臣之俊。述《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注释】

①营平：即赵充国封侯号。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字翁叔，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人。汉武帝时为骑士，屡立战功，官至车骑将军长史。后协助霍光迎立汉宣帝，受封营平侯。羌人反叛，赵充国以七十六岁高龄率军平叛，力排众议，屯田戍边。是宣帝时期重要的军事将领。 皤皤：白发苍苍。

②武贤父子：辛武贤、辛庆忌父子。 辛武贤：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汉宣帝时任酒泉太守，协助赵充国平定羌乱。 辛庆忌（？～公元前12年）：字子真。宣帝时以战功任侍郎。元帝、成帝时期历任地方和中央官员。深受周边匈奴及西域诸族的敬重。

【译文】

用兵者的策略，在于不战而胜。白发苍苍的赵充国，建立功勋，提出建议，与宣帝想法大相径庭，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辛武贤、辛庆忌父子，是武将中的佼佼者。著述《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原文】

义阳楼兰①，长罗昆弥②。安远日逐③，义成郅支④。陈汤诞节⑤，救在三哲⑥。会宗勤事⑦，疆外之桀。述《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注释】

①义阳：傅介子封侯号。傅介子，北地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人。汉昭帝时，出使西域，在龟兹斩杀匈奴刺者，升平阳监。后又出使楼兰，杀楼兰王安归，受封义阳侯。 楼兰：西域国名。王城在今新疆罗布泊西北的楼兰故城。

②长罗：常惠封侯号。常惠（？～公元前46年），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汉武帝时随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留十九年。汉昭帝时归汉，任光禄大夫。宣帝时，率乌孙军队出击匈奴，俘获匈奴单于之父及匈奴官兵近四万人，受封

长罗侯。后又攻打龟兹，杀其贵人姑翼。是西汉后期名将。　昆弥：乌孙王号。

③安远：郑吉封侯号。郑吉（？～公元前49年），会稽（今江苏苏州）人。宣帝年间，率汉军攻破车师，迎降匈奴日逐王，名震西域。后都护西域三十六国，西域都护的设置自此始。因军功卓著，受封安远侯。　日逐：匈奴日逐王。

④义成：甘延寿封侯号。甘延寿，字君况，北地郁郅（今甘肃庆阳）人，善骑射，宣帝时，先后任辽东太守、西域都护等职。元帝时，与西域副校尉矫制率汉军及西域兵进攻康居国，杀匈奴郅支单于，受封义成侯。　郅支：匈奴郅支单于。

⑤陈汤（？～约公元前6年）：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人，字子公。汉元帝时任西域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矫制发兵攻打康居，杀郅支单于，升任射声校尉。后因私藏康居国财物及矫制发兵而免官。先后几次罹罪，险遭诛杀，因朝中大臣刘向、谷永、耿育的救助而减刑。　诞节：放纵不拘。

⑥三哲：即刘向、谷永、耿育。

⑦会宗：段会宗（公元前84～前10年），字子松，天水上邽（今甘肃天水）人。汉元帝时任西域都护，深受西域诸国尊重。一度返回内地任职。旋又因西域诸国请求重任都护。成帝时期，平定乌孙国内乱。病逝后，西域各地均为其发丧立祠。

【译文】

义阳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长罗侯常惠指挥乌孙王打败匈奴，安远侯郑吉迎降匈奴日逐王，甘延寿诛杀匈奴郅支单于，陈汤行为不检点，因刘向、谷永、耿育相救而减罪。段会宗勤勤恳恳，是治理边疆的英才。著述《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原文】

不疑肤敏①，应变当理。辞霍不婚，逡遁致仕。疏克有终②，散金娱老。定国之祚③，于其仁考。广德、当、宣④，近

于知耻。述《隽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注释】

①不疑：隽不疑，字曼倩，勃海（今河北沧县东南）人。汉武帝末年任青州刺史。汉昭帝时，审理齐孝王刘泽谋反案，升任京兆尹。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人冒充武帝卫太子到朝廷喧哗，百官惊惧，隽不疑果断逮捕送狱，为朝臣所敬服。为官干练明达，曾拒绝与霍光家族通婚。 肤敏：引自《诗经·大雅·文王》"殷士肤敏"，称道微子。

②疏：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人。汉代著名的《春秋》学专家。先以教书为业，后任博士、太中大夫。汉宣帝时任太子太傅。家业富饶。认为多置家产只能使子孙怠惰，因此终日饮酒自娱。

③定国：于定国（？～公元前40年），字曼倩，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北）人。幼年从父学习法律，因才能出众，从狱吏升至御史中丞。汉宣帝时担任廷尉，审案谨慎认真，颇有政绩。后担任丞相。汉元帝时，因灾害连年，流民众多，引咎辞官。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

④广德：薛广德，字长卿，沛郡相（今安徽濉溪西北）人。汉代《鲁诗》学专家。汉宣帝时任博士，参加石渠阁会议，与其他学者讨论《五经》异同，元帝时任御史大夫，对元帝多有劝谏。后因流民众多，引咎辞官。 当：平当（？～公元前4年），字子思，梁国下邑（今安徽砀山）人。通晓经书。成帝、哀帝时，历任光禄勋、御史大夫等职。在位期间，反对为外戚淳于长封侯，一度贬官。 宣：彭宣（？～公元前3年），字子佩。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汉代《易》经专家。成帝时先后担任廷尉、太司农、右将军等职。哀帝时任大司空，封长平侯。王莽秉权，称病辞职。

【译文】

隽不疑精明敏锐，应付突发事件合乎情理，谢绝与霍光家族通婚，见机告老辞官。疏广善始善终，老年散财以自娱。于定国后代有福，得益于他的仁慈。薛广德、平当、彭宣三人所作所为，已接近知道羞耻因而不贪恋官位的境界。著述《隽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原文】

四皓遁秦①，古之逸民。不营不拔，严平、郑真②。吉困于贺③，涅而不缁④。禹既黄发⑤，以德来仕。舍惟正身⑥，胜死善道⑦。郭钦、蒋诩⑧，近遁之好⑨。述《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注释】

①四皓：指秦汉之际的四位隐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

②严平：严君平，西汉后期隐士。　郑真：郑子真，西汉后期隐士。

③吉：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今山东即墨东北）人。通晓《诗》、《论语》。先任昌邑国中尉，屡谏昌邑王刘贺，刘贺被废后，减刑为城旦。汉宣帝时历任益州刺史、谏大夫等职，建议除外戚官职，以俭朴治国，未被采纳，为官清廉。

④涅而不缁：出自《论语》："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涅，污泥。可以染布。缁，黑色。言天性洁白者，虽处污泥中，其色不变。

⑤禹：贡禹（公元前124—前44年），字少翁，琅邪（今山东诸城）人。家庭贫穷，因通晓经书任博士。汉元帝时，任谏大夫、光禄大夫、御史大夫等职。在职期间，屡次上书劝谏元帝俭朴治国，减轻赋役，选拔贤才，诛杀奸臣。

⑥舍：龚舍（公元前60年～公元7年），字君倩，楚国五原（今江苏邳县西北）人。通晓《五经》，以名节著称于时。与龚胜相友，被时人称为"楚两龚"。几次谢绝任官。汉哀帝时任泰山太守，后称病归乡里。

⑦胜：龚胜，字君宾，楚国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哀帝时历任谏大夫、光禄大夫、给事中等职。在职期间，以名节著称。屡次上疏批评朝政，因而遭贬。王莽代汉后，闭门称病不仕，最后绝食而死。

⑧郭钦：汉哀帝时任丞相司直。奏言免董贤之官，被贬为卢奴令。王莽代汉，称病不出。　蒋诩：字元卿，杜陵（今陕西西安南）人。哀帝时任兖州刺史，以为官廉洁正直闻名。王莽代汉，称病辞官。

⑨近遁之好：《易》称"好遁君子吉"，这里指郭钦、蒋诩遭暴乱之世，遁

世隐匿，不罹其害。

【译文】

四皓逃避秦朝暴政，隐逸山中，这是古时候的逸民。爵禄不能动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这是严君平、郑子真的精神。王吉受到昌邑王刘贺荒淫乱政的牵连，但他却正直敢言，出污泥而不染。贡禹生活贫困，以高尚的德行进入仕途。龚舍洁身自好，龚胜取义成仁。郭钦、蒋诩面对篡逆，沉默隐遁，躲避了灾难。著述《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原文】

扶阳济济①，闻《诗》闻《礼》。玄成退让②，仍世作相。汉之宗庙，叔孙是谟③。革自孝元，诸儒变度。国之诞章④，博载其路。述《韦贤传》第四十三。

【注释】

①扶阳：韦贤封侯号。韦贤（公元前143～前62年），字长孺，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汉代著名学者，兼通《礼》、《尚书》、《诗》，被时人称为“邹鲁大儒”，曾为汉昭帝讲授《诗》。汉宣帝时任丞相，受封扶阳侯。

②玄成：郑玄成（？～公元前36年），字少翁，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韦贤子。汉宣帝时以明通经学任谏大夫。历任河南太守、未央卫尉、太常等职。曾奉诏与其他学者在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汉元帝时任丞相。

③叔孙：即叔孙通。 谟：谋。

④诞：大。

【译文】

扶阳侯韦贤学识广博，通晓《诗》经、《礼》经。韦玄成谦恭退让，连世任相。汉朝宗庙礼仪，由叔孙通创立奠定，元帝时开始改革，诸儒改变制度。国家的大章，有了全面记载。著述《韦贤传》第

四十三。

【原文】

高平师师[1]，惟辟作威[2]。图黜凶害，天子是毗[3]。博阳不伐[4]，含弘光大。天诱其衷，庆流苗裔。述《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注释】

①高平：即魏相封侯号。魏相（？～公元前59年），字弱翁，济阴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人。通晓《易》经。汉昭帝时任谏大夫，汉宣帝时任御史大夫。霍光死，上书主张削损霍氏家族权力，受到宣帝器重，升丞相，受封高平侯。在职期间整理西汉以来治国良策，多为宣帝采纳。

②惟辟作威：出自《尚书·洪范》，意指只有人君得作威权。

③毗：崇厚。

④博阳：丙吉封侯号。丙吉（？～公元前55年），字少卿，鲁国（今山东曲阜）人。通晓律令，汉武帝时任廷尉右监。武帝末年审理巫蛊狱，保护受牵连而下狱的皇曾孙。皇曾孙立为宣帝，先后受任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丞相，封博阳侯。为政宽厚。

【译文】

高平侯魏相效法周代太师，尊奉皇帝权威，谋划贬黜霍家恶人，是皇帝的辅臣。博阳侯丙吉不自夸保护宣帝的功劳，含蕴光大美德，是上天诱发他的忠心，福庆流及后代。著述《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原文】

占往知来[1]，幽赞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2]。学微术昧，或见仿佛。疑殆匪阙，违众迕世[3]，浅为尤悔[4]，深作敦害[5]。述《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注释】

①占：占卜，古人通过蓍卦占卜凶吉，致神明之道，助以成教。

②“苟非其人”二句：出自《周易·系辞下》，说人能弘扬道，但非其人则不能传。

③“学微术昧”四句：语意出自《论语》。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意思是若发生疑问，就暂时搁置起来，不要妄下结论，否则就会遭受祸殃。 殆：危险。

④尤：过错。

⑤敦：厚。

【译文】

通过蓍卦占卜以往察知未来，了解神明之道。占卜之人若不具备真才实学，天道就不会相传。如果学识浅薄，就会出现模糊不清的情况。如果不存疑求实，冒险行事，就会违背众人，不合于世，轻则为自己的过错而懊悔不已，重则给自己带来灾祸。著述《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原文】

广汉尹京①，克聪克明。延寿作翊②，既和且平。矜能讦上，俱陷极刑。翁归承风③，帝扬厥声。敞亦平平④，文雅自赞⑤。尊实赳赳⑥，邦家之彦⑦。章死非罪⑧，士民所叹。述《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注释】

①广汉：赵广汉（？～公元前65年），字子都，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西南）人。汉昭帝时任守京兆尹。协助霍光尊立汉宣帝，任京兆尹。在职期间，厉行打击权贵豪强，被称为汉兴以来京兆尹中最杰出者。后与丞相魏相有隙，下狱处死。

②延寿：韩延寿（？～公元前57年），字长公，本燕（今河北）人，家徙杜

陵(今陕西西安东南)。昭帝时任颍川太守、东郡太守,以礼义教化百姓,刑狱大减。宣帝时任左冯翊,因散放官钱及装饰兵车为御史大夫萧望之所弹劾,被处死。

③翁归:尹翁归(?～公元前62年),字子兄,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通晓法律。汉宣帝时历任东海太守、右扶风,严厉打击豪强,颇有政绩。 承风:即受任为右扶风。

④敞:张敞(?～公元前47年),字子高,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汉宣帝时,历任山阳太守、胶东相。任职守京兆尹期间,治理京师治安。朝廷每议大事,应答得体。因曾为妻子画眉,为时人所轻,以此未获高位。平:读作便。便,辩。

⑤赞:助。

⑥尊:王尊,字子赣,涿郡高阳(今河北高阳东)人。幼年孤贫,元帝时任安定太守,严厉打击豪强。成帝时任司隶校尉,因弹劾丞相匡衡等人阿附秉权的宦官石显,遭贬官。后又复出,任京辅都尉,东郡太守等职。

⑦彦:美好。

⑧章:王章,字仲卿,泰山巨平(今山东泰安西南)人。汉元帝、成帝时历任左曹中郎将、司隶校尉、京兆尹等职,刚直敢言。先因弹劾秉权宦官石显而被免职,后因批评大将军王凤专权,死于狱中。

【译文】

京兆尹赵广汉精明强干。左冯翊韩延寿理政平和。二人自恃才能,批评上司,都被处死。尹翁归任右扶风政绩突出,受到宣帝表彰。张敞长于口才,以儒术佐助治理政务。王尊性格刚烈,是国家的英才。王章死非其罪,为人们所叹惜。撰述《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原文】

宽饶正色①,国之司直。丰繄好刚②,辅亦慕直③。皆陷狂狷,不典不式④。崇执言责⑤,隆持官守⑥。宝曲定陵⑦,

并有立志[8]。述《盖诸葛刘郑毋将孙何传》第四十七。

【注释】

①宽饶：盖宽饶（？～公元前160年），字次公，魏郡（今河北临漳西南）人。宣帝时先后任太中大夫、司隶校尉。清廉刚直。其子步行自戍北边。因批评宣帝信任宦官，下狱，自杀而死。 司直：汉代官名，协助丞相察举官员违法事。这里比喻盖宽饶是国家监察官。

②丰：诸葛丰，字少季，琅邪（今山东诸城）人。元帝时任司隶校尉，打击权贵，因触犯外戚许章，为元帝收取其节。随后又因忤犯皇帝旨意，被免为平民。

③辅：即刘辅。汉室宗亲。河间献（今河北献县东南）人。汉成帝时任襄贲令，上书议政，升任谏大夫。因反对封成帝父为列侯，忤犯成帝下狱。因左将军辛庆忌等人救助，免去死罪。

④典：经。 式：法。

⑤崇：郑崇，字少游，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汉哀帝时任尚书仆射。因反对宠信外戚及宠臣董贤，下狱而死。

⑥隆：毋将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人。成帝时任颍川太守等职。哀帝时任执金吾。因抨击宠臣董贤和傅太后，贬官沛郡都尉。王莽秉政，被免去官职，贬往合浦（今广西合浦）。

⑦宝：孙宝。字子尹，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汉成帝时任丞相司直，弹劾南郡太守李尚依附外戚王立，私占垦草田，李尚下狱治死。哀帝时任司隶，因提出复议冯太后自杀事件触怒哀帝，下狱。平帝时任大司农，后免官。 曲：曲桡。 定陵：淳于长封侯号。淳于长（？～公元前8年），字子鸿，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汉成帝时，以太后姊子官至卫尉。促成赵飞燕立为皇后，受封定陵侯，一时权倾朝廷。受贿无数，纵情酒色。在与王莽等人的政治角逐中败北，下狱而死。家属徙往合浦。

⑧并：何并，字子廉，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人。汉成帝时任长陵令。宣帝外戚王林卿骄横无法，滥杀无辜，何并杀其骄奴以示警告。平帝时任颍川太守，打击豪强，为百姓所称道。

【译文】

盖宽饶大义凛然，是朝廷政治的监督。诸葛丰秉性刚强，刘辅行事正直。二人都因孤傲正直，不按成规处事。郑崇对言官劝谏的职责一丝不苟，毋将隆坚持为官的操守。孙宝与权倾一时的淳于长相抗衡，何并有刚正之志。著述《盖诸葛刘郑毋将孙何传》第四十七。

【原文】

长倩忼忼[1]，觌霍不举[2]。遇宣乃拔[3]，傅元作辅[4]。不图不虑，见蹶石、许[5]。述《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注释】

①长倩：萧望之字。萧望之（？～公元前47年），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人。汉昭帝时任大行治礼丞。宣帝时弹劾霍氏家族，二年中三次升官。后历任少府、御史大夫、太子太傅等职。主持讨论《五经》异同的石渠阁会议。宣帝临终，受遗诏辅佐太子。元帝即位，因建议选用士人，与宦官弘恭，石显及外戚许、史二家交恶，被迫自杀。　忼忼：步履安详，这里有自尊之意。

②觌（dí 笛）：相见。

③宣：汉宣帝。

④元：汉元帝。

⑤石：即石显。石显（？～公元前32年），字君房，济南（今山东章丘西）人。少坐法腐刑，入宫为中尚书。元帝时把持朝政。成帝时结党营私，受贿无数。后失宠，免官病死。　许：这里指宣帝外戚许氏家族。

【译文】

萧望之自尊自重，不愿被搜身拜见霍光，故不得任用。逢遇宣帝，得到提拔。辅导元帝，为其辅佐。思虑不周，为石显、许氏所害。著述《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原文】

子明光光[1]，发迹西疆。列于御侮，厥子亦良[2]。述《冯奉世传》第四十九。

【注释】

①子明：即冯奉世。冯奉世（？～公元前39年），字子明，上党潞（今山西黎城西南）人。少年任郎，中年学习《春秋》和兵法。宣帝时，以卫侯护送大宛诸国来客归国，适逢莎车攻劫西域，遂矫诏征调西域兵攻打莎车，平定战乱。元帝时任光禄勋，率军平息西羌叛乱。其长女为元帝昭仪。

②厥子：指冯奉世子冯野王。冯野王，字君卿。元帝时任陇西太守，入左冯翊，有治绩。迁大鸿胪，甚见器重。成帝时出任郡守。因得罪外戚王凤，免官。

【译文】

冯奉世光采照人，成名于平定西域。名列抵抗外侮大臣，其子冯野王也是一代良才。著述《冯奉世传》第四十九。

【原文】

宣之四子[1]，淮阳聪敏[2]，舅氏蘧蒢[3]，几陷大理[4]。楚孝恶疾[5]，东平失轨[6]，中山凶短[7]，母归戎里[8]。元之二王[9]，孙后大宗[10]，昭而不穆[11]，大命更登[12]。述《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注释】

①宣：汉宣帝。

②淮阳：即淮阳宪王刘钦。刘钦（？～公元前28年），汉宣帝子。喜好经书法律，聪敏有材，宣帝曾有意立其为太子。汉元帝时，因舅张博为其活动请求朝见，为朝廷治罪。张博被诛，刘钦上书谢罪。成帝年间，颇受敬重。

③蘧蒢（qú chú 渠除）：谄媚讨好。

④大理：汉代官名，负责全国刑狱。这里指监狱。

⑤楚孝：即楚孝王刘嚣。刘嚣，宣帝子，先立为定陶王，后改立楚王。身患恶疾，死于成帝时。　恶疾：严重的传染病，如麻疯。

⑥东平：即东平思王刘宇。刘宇（？～公元前21年），汉宣帝时立为东平王。在位时屡屡犯法。

⑦中山：即中山哀王刘竟。刘竟，汉宣帝子，宣帝时立为清河王，后改封中山王。因年幼未到中山国赴任。元帝时病死于长安王邸。

⑧戎：指刘竟之母宣帝戎倢伃。　戎里：即戎倢伃的家乡。

⑨元：汉元帝。

⑩大宗：指哀、平帝。

⑪昭：父亲。　穆：儿子。　昭而不穆：有父无子。

⑫大命：帝位。

【译文】

汉宣帝四个儿子中，淮阳宪王聪敏过人，他的舅舅谄媚讨好，几乎使宪王下牢入狱。楚孝王身患重病，东平思王不遵法度。中山哀王年少早夭，母后戎氏凄然返乡。汉元帝的两个儿子封为王，哀帝、平帝分别是其嫡宗。他们没有后代，帝位被篡夺更换。著述《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原文】

乐安亵亵[1]，古之文学。民具尔瞻[2]，困于二司[3]。安昌货殖[4]，朱云作娸[5]。博山惇慎[6]，受莽之疚[7]。述《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注释】

①乐安：即乐安侯匡衡。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今山东枣庄南）人。少年家贫，汉元帝时，历任光禄大夫、御史大夫、丞相等职，受封乐安侯。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学者。在任期间，迎合中书令石显。汉成帝时，石显失势，司隶校尉王尊弹劾匡衡；后又因多收封国田租，为司隶校尉王骏所弹劾，被免

官。 亵亵(yòu右):盛大美好。

②民具尔瞻:引自《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言师尹之任,位尊职重,民所瞻望,而你却行不善,深深责备之。这里指匡衡失德,终失相位。

③二司:指司隶校尉王尊、王骏。

④安昌:即安昌侯张禹。张禹(? ～公元前5年),字子文,河内轵(今河南济源南)人。汉元帝时任博士,授太子《论语》。汉成帝即位,任丞相,受封安昌侯。生活奢侈,喜好积聚财物。 货殖:经营商业。

⑤朱云:见前。 娸:丑恶。 朱云作娸:指朱云在朝廷上说应当斩张禹,丑化羞辱了他。

⑥博山:即博山侯孔光。孔光(公元前65年～公元5年),字子夏,曲阜(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十四世孙。通晓经学。汉成帝时任博士、光禄勋等职,为官谨慎。哀帝时任丞相、大司徒,曾因触怒傅太后而被罢官。王莽秉政后任太傅、太师。

⑦莽:王莽。详下。

【译文】

学识渊博的匡衡,精通古文经学,身居高位,百姓延颈而望,有负民望,为二位司隶校尉所弹劾。张禹喜好经商聚财,朱云使他在朝廷上出丑。孔光惇厚谨慎,却因听命王莽而受讥责。著述《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原文】

乐昌笃实①,不桡不诎②。遘闵既多③,是用废黜。武阳殷勤④,辅导副君⑤。既忠且谋,飨兹旧勋。高武守正⑥,因用济身。述《王商史丹傅喜传》第五十二。

【注释】

①乐昌:即乐昌侯王商。王商(? ～公元前65年),字子威,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西南)人。少嗣父爵为乐昌侯。汉元帝时任光禄大夫,以外戚重

臣辅政。汉成帝即位，任丞相。因与重臣大司马大将军王凤不和，被免职，呕血而死。　笃实：厚道诚实。

②不桡不诎：即不屈不挠。

③遘闵既多：引自《诗经·邶风·柏舟》"遘闵既多，受侮不少"。遘，遇。闵，病。意谓受到很多伤害。这里指王商深受王凤的排挤陷害。

④武阳：即武阳侯史丹。史丹（？～公元前14年），字君仲，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宣帝时任太子中庶子。元帝时屡谏勿立定陶王为太子。汉成帝即位，升任右将军等职，受封武阳侯。

⑤副君：即指太子。

⑥高武：即高武侯傅喜。傅喜，字稚游，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定陶傅太后从父弟。汉哀帝时任右将军、大司马等职，受封高武侯。其间曾因不满傅太后干预朝政辞职，终因得罪外戚而被免职。

【译文】

王商厚道诚实，处世不屈不挠，因屡受王凤排挤诽谤，终遭免官之灾。史丹勤勤恳恳，辅导太子，有忠有谋，后代繁盛赖其旧功。傅喜坚持正义，因不阿附傅太后保全性命。著述《王商史丹傅喜传》第五十二。

【原文】

高阳文法[1]，扬乡武略[2]。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过厥任，鲜终其禄。博之翰音[3]，鼓妖先作[4]。述《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

【注释】

①高阳：即高阳侯薛宣。薛宣，字赣君，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通晓法律文书。成帝时，先后任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丞相等职，受封高阳侯。因与定陵侯淳于长相善，被罢官。哀帝时，其子犯罪，被免为平民。

②扬乡：即扬乡侯朱博。朱博（？～公元前5年），字子元，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汉成帝时历任博阳令、廷尉、后将军等职，精于吏职。后因红

阳侯王立有罪牵连而免官。哀帝时阿从傅太后，打击排斥异党，升任丞相，受封阳乡侯。后忤犯哀帝，自杀。

③翰音：出自《周易·中孚卦》上九爻辞："翰音登于天"。翰音高飞而且鸣叫，比喻居非其位，声过其实。

④鼓妖：无故有钟鼓声而鸣，古人认为是不祥之兆。《汉书·五行志》载，朱博受封阳乡侯，拜于前殿，有鼓音如钟声。

【译文】

薛宣精通法律文书，朱博武略过人，都是从政的人材，道德却都很薄。任职而不称职，都没于善终于官位。朱博名不符实，受封阳乡侯时鼓声响起，这就是预兆。著述《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

【原文】

高陵修儒①，任刑养威，用合时宜，器周世资②。义得其勇③，如虎如貔，进不跬步④，宗为鲸鲵⑤。述《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注释】

①高陵：即高陵侯翟方进。翟方进（？～公元前7年），字子威，汝南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通晓《春秋》，成帝时为博士。先后任丞相司直、丞相等职，受封高陵侯。为政廉洁，执法严酷，善以儒家学说缘饰法律。后因灾害连年，国家财政危机，受成帝批评，即日自杀。

②器周：效法周代。

③义：即翟义。翟义（？～公元7年），字文仲，汝南上蔡人。翟方进之子。汉哀帝时任东郡太守。王莽秉政，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起兵反莽，四方响应。后为莽军所败。翟义被俘后，磔尸弃市，夷三族。

④跬步：半步。

⑤鲸鲵：为害人类的大鱼，引申指凶悍的敌人。《汉书·翟方进传》载，王莽平定翟义后，下诏把翟义及其亲属、部下的尸体垒在路边，上写"反虏

逆贼鲸鲵”。

【译文】

翟方进研读儒学，重法规有威名，所作所为合于时宜，效法周代成为治世能臣。翟义继承其父的刚勇，如同虎豹一样勇猛，但是起事不久，家族就败亡了。著述《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原文】

统微政缺①，灾眚屡发②。永陈厥咎③，戒在三七④。邺指丁、傅，略窥占术⑤。述《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

【注释】

①统微：皇位延续衰微。　政缺：政治缺损。

②灾眚：灾民谴告。

③永：即谷永。谷永（？～公元前8年），本名并，字子云，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人。博通经书。成帝时历任光禄大夫、大司农等职。以灾异说劝阻成帝专宠赵飞燕姊妹。

④三七：古代命相者的一种算法，认为三七之数将有灾难兴起。谷永上书汉成帝说，从汉朝建立到成帝时已接近三七（二百一十年）之数。

⑤邺：即杜邺，字子夏，茂陵（今陕西咸阳西）人。汉成、哀帝时，历任侍御史、凉州刺史。对外戚丁、傅家族秉政多有抨击。　丁：汉哀帝之舅丁明。汉哀帝时，与外戚傅氏共擅朝政，后为王莽所杀。　傅：汉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从父弟傅晏。哀帝即位，立其女为皇后。与外戚丁氏共擅朝政。　占术：占卜之术。

【译文】

皇统衰微、政事混乱，自然界的变异屡屡出现。谷永陈述上天的谴责，告诫汉家已临近灾难。杜邺抨击丁、傅擅权，大致通晓占卜之术。著述《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

【原文】

哀、平之恤，丁、傅、莽、贤[1]，武、嘉戚之[2]，乃丧厥身。高乐废黜[3]，咸列贞臣[4]。述《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

【注释】

①贤：即董贤。董贤（公元前23～前1年），字圣卿，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人。因容貌秀美，深得汉哀帝宠爱。任大司马大将，受封高安侯，权倾一时。哀帝死后，为王莽所迫自杀。

②武：即何武。何武（？～公元3年），字君公，蜀郡郫县（今四川郫县北）人。汉成帝时任御史大夫、大司空，受封汜乡侯。哀帝时建议限制豪强占有土地奴婢。哀帝死后，因反对王莽秉政而免官。后受诬陷而自杀。 嘉：即王嘉。王嘉（？～公元前2年），字公仲，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汉成帝时任御史大夫。哀帝时任丞相，受封新甫侯。屡次劝谏哀帝远离宠臣董贤，触怒哀帝，下狱自杀。

③高乐：即高乐侯师丹。师丹（？～公元3年），字仲公，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成帝时历任少府、侍中、太子太傅等职。哀帝时任大司马，受封高乐侯。主张限制土地兼并，反对外戚丁、傅擅权，免官。平帝时，受封义阳侯。

④贞臣：有气节的大臣。

【译文】

哀帝、平帝所宠幸看重的人，是外戚丁家、傅家、王莽、董贤。何武、王嘉对此心怀忧虑，死于非命。师丹也因此被罢官。他们都列于名臣之列。著述《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

【原文】

渊哉若人[1]，实好斯文！初拟相如[2]，献赋黄门。辍而覃思，草《法》纂《玄》[3]。斟酌《六经》[4]，放《易》象《论》[5]。

潜于篇籍，以音厥身。述《扬雄传》第五十七。

【注释】

①若人：这个人，指扬雄。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汉代著名学者。成帝时任侍郎，新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著有《甘泉》等四赋，以及《法言》、《太玄经》、《方言》、《训纂篇》等著作，涉及政治、伦理、语言诸领域。

②相如：即司马相如。

③《法》：即《法言》，书名，扬雄撰。主张由圣人君子推行王道，教化人民。《玄》：即《太玄经》，书名，扬雄撰。以《周易》、《老子》和阴阳家的理论，论述天地万物的形成与变化。

④《六经》：《易》、《诗》、《书》、《春秋》、《礼》、《乐》六部儒家经典的合称，又称六艺。

⑤《易》：即《易》经。《论》：即《论语》。

【译文】

扬雄这个人学识真渊博，文章写得真好！他起初模仿司马相如，向皇帝呈献赋文。以后停笔深思，撰写《法言》和《太玄经》。这是研究《六经》，探讨《易》、《论语》的成果。潜心于学问中，以此显扬其身。著述《扬雄传》第五十七。

【原文】

犷犷亡秦①，灭我圣文②。汉存其业，六学析分③。是综是理，是纲是纪。师徒弥散④，著其终始。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注释】

①犷犷：丑恶。

②灭我圣文：指秦始皇焚书坑儒。

③六学：即《六经》。

④散：指分派。

【译文】

丑恶的秦王朝，毁灭了儒家先圣的著作。汉保存了儒家学说，将其分成六种学问。进行综合，进行分析，又有总纲，又有详论。老师学生分成许多派别，这里记载其始终。著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原文】

谁毁谁誉？誉其有试①。泯泯群黎②，化作良吏。淑人君子③，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余思。述《循吏传》第五十九。

【注释】

①“谁毁”二句：语出自《论语》：“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云所誉，其有所试。”这里说人从政好坏，只有试试才知道。

②泯泯：无知。

③淑人：品德高尚的人。

【译文】

有人被批评有人被赞誉，被赞誉的要看他的行为。愚昧无知的百姓，要依靠良吏进行教化。这些有道德的君子，功绩虽各有不同，风格却相一致。他们的功德，令百姓思念不已。著述《循吏传》第五十九。

【原文】

上替下陵①，奸轨不胜②。猛政横作，刑罚用兴。曾是强圉，掊克为雄③。报虐以威，殃亦凶终④。述《酷吏传》第六十。

【注释】

①上替下陵：官府上下混乱。

②奸轨：心怀叵测的人。

③“曾是”二句：语出自《诗经·大雅·荡》：“曾是强圉，曾是掊克”。强圉：强横暴虐。　掊克：聚敛剥削。

④“报虐”二句：语出自《尚书·吕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意思是皇帝怜悯无辜的人横遭杀戮，于是报答为虐者以诛刑。

【译文】

政治动荡混乱，恶人层出不穷。严酷的政治到处存在，刑罚由是大兴。这些官吏强横暴虐，聚敛盘剥称王称霸。用威报答肆虐者，他们也不免死于灾凶。著述《酷吏传》第六十。

【原文】

四民食力①，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②，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③，偪上并下，荒殖其货④，侯服玉食⑤，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注释】

①四民：士、农、工、商。

②语出自《论语》：“盖均无贫”。言为政平均，不相凌夺，则无贫困之人。

③肆：放肆，发出。

④荒：大。

⑤侯服：穿与王侯一样的衣服。　玉食：珍美的食物。

【译文】

士、农、工、商各依靠其本业谋生，不去干本职以外的事情。东西多了不奢侈浪费，东西少了也不会不足。只要为政平均合理，就没有贫穷，这是遵守先王的法规。没有法规，百姓便奸诈无

忌。逼迫地位高的人，兼并地位低的人，广积财富，穿的是王侯的衣服，吃的是精美的食物，败坏了风俗。著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原文】

开国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1]，国不专杀[2]。矧乃齐民[3]，作威作惠，如台不匡[4]，礼法是谓！述《游侠传》第六十二。

【注释】

①臧甲：收藏武器。

②专杀：自作主张决定死刑。

③矧：况，何况。 齐民：普通百姓。

④台：国家。 匡：正。

【译文】

建立国家承续家业，有法规制度维系。家中不藏兵器，国家不随意决定生杀大事。何况对普通百姓，要树立法规施行恩惠。如果国家有不当之处，自有礼法处理。著述《游侠传》第六十二。

【原文】

彼何人斯，窃此富贵！营损高明[1]，作戒后世！述《佞幸传》第六十三。

【注释】

①营损：困惑损害。 高明：有才干的官吏。

【译文】

他们是些什么人，居然窃有如此高官财富，陷害忠臣贤才，记述下来作后代的警戒。著述《佞幸传》第六十三。

【原文】

於惟帝典[1]，戎夷猾夏[2]。周宣攘之[3]，亦列《风》、《雅》[4]。宗幽既昏[5]，淫于褒女[6]，戎败我骊[7]，遂亡丰、鄗[8]。大汉初定，匈奴强盛，围我平城[9]，寇侵边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师雷起，霆击朔野。宣承其末，乃施洪德，震我威灵，五世来服[10]。王莽窃命，是倾是覆。备其变理，为世典式。述《匈奴传》第六十四。

【注释】

①帝典：《虞书·舜典》。上载舜命咎繇作士，告戒他说："蛮夷猾夏"。

②戎夷，古代中原地区对北方和西方游牧民族的称呼。　猾：乱。夏：中原地区。

③周宣：周宣王。他曾率军击败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　攘：击退。

④《风》、《雅》：《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这里指周宣王的业绩列入《诗经》之中。

⑤宗幽：即周幽王，因居于宗周之地，故名。幽王宠爱褒姒，不理国政，为北方游牧民族攻灭，幽王被杀，西周亡。

⑥褒女：褒姒。

⑦骊：骊山，位于今陕西临潼，周幽王败死骊山。

⑧丰、鄗：西周国都，位于今陕西西安南。

⑨平城：今山西大同。西汉初，汉高祖刘邦率军出击匈奴，被围于平城白登山。

⑩五世：指汉宣、元、成、哀、平五代皇帝。

【译文】

在远古的《虞书·舜典》中，舜告戒属下说，要防止戎夷侵扰中原。周宣王驱逐戎夷，英名列于《诗经》之中。周幽王昏暗无道，迷恋于褒姒，西方的戎族在骊山打败了王师，西周灭都亡国。大汉初兴，匈奴强盛，把高祖围困在平城，侵扰我们边境。到了汉武

帝时，怒火燃烧，雄壮的汉军出征，如雷电一样扫荡北方原野。汉宣帝继承武帝余威，对匈奴施以浩荡皇恩，振兴光大了汉家威名，从宣帝到平帝五代，匈奴都来降服。王莽篡位，国家对匈奴的控制丧失。将其变化的道理写明，作为国家进行治理的典则。著述《匈奴传》第六十四。

【原文】

西南外夷①，种别域殊。南越尉佗②，自王番禺③。攸攸外寓④，闽越、东瓯⑤。爰洎朝鲜⑥，燕之外区。汉兴柔远，与尔剖符。皆恃其岨⑦，乍臣乍骄。孝武行师，诛灭海隅。述《西南夷两越朝鲜传》第六十五。

【注释】

①西南外夷：西南与南方地区（今川南、云、贵、两广、福建）的少数民族。

②南越：汉代少数民族名。分布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秦在这些地区置郡设县。秦亡，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武帝时，路博德率军平定南越，以其地为儋耳、日南等九郡。 尉佗：即南越王赵佗。赵佗（？～公元前137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秦时任南海郡龙川县令。秦亡后，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遣使封其为南越王。吕后时曾攻打长沙边县。文、景时期，上书称臣，享受诸侯王待遇。

③番禺：县名，治所即今广东广州市。

④攸攸：辽远之貌。

⑤闽越：古代越族一支，居住在今福建地区。秦以其地置闽中郡。秦汉之际，闽越王无诸协助刘邦。汉初，高祖封无诸为闽越王。武帝时，闽越先后攻打东瓯、南越，并与汉军交战。后降汉，汉将其民迁于江、淮之间。 东瓯：古代越族一支，居住在今浙江南部。秦汉之际，东瓯王摇助刘邦灭项羽。惠帝时封摇为东海王。武帝初年，因遭闽越攻击，举族迁往江、淮一带。

⑥爰洎：说到，至于。

⑦岨(zǔ 阻)：同“阻”，险要。

【译文】

西南和南方边远地区的民族，与内地民族不同，风俗各异。南越赵佗，在番禺自立为王。遥远的边境，是闽越和东瓯。至于朝鲜，在燕的外围。汉兴之后，以仁义感化远方，封其为侯为王。这些地区却凭借地形险要，忽而称臣忽而反叛。武帝出兵征讨，诛灭、降服了海边地区。著述《西南夷两越朝鲜传》第六十五。

【原文】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①。周穆观兵②，荒服不旅③。汉武劳神，图远甚勤。王师弹弹④，致诛大宛⑤。姼姼公主⑥，乃女乌孙⑦。使命乃通，条支之濒⑧。昭、宣承业，都护是立⑨。总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贡，各以其职述《西域传》第六十六。

【注释】

①夏后：夏王朝。　表：表明，宣明，宣明德化。

②周穆：即周穆王，西周国王。姬姓，名满，昭王之子。曾西击犬戎，俘虏五王，并将部分犬戎迁到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还东攻徐戎，在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会合诸侯。

③荒服：古五服中最远的一服，离王畿二千五百里。这里泛指边远少数民族。　旅：陈列。　荒服不旅：指边远的少数民族没有向周朝入贡。

④弹弹(tān 贪)：马因疲劳喘息之貌。

⑤大宛：西域国名，位于今哈萨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

⑥姼姼(shí 十)：美丽。

⑦女：嫁为妻。　乌孙：西域国名，位于今中亚伊犁河、伦纳河流域。

⑧条支：古代国名。一般认为位于今叙利亚，是塞流古朝叙利亚王国。

⑨都护：即西域都护府，汉代管辖西域地区的行政机构，汉宣帝时设

置，王莽新朝时废止。东汉时几度设置。

【译文】

西戎秩序的建立，是夏朝对它进行了感化。周穆王征讨犬戎，是因为戎人不向王室进贡。汉武帝用心费神，孜孜不倦图谋远征。汉朝军队劳师远征，诛杀到大宛国。美丽的细君公主，远嫁乌孙王。汉家建立了与西域的联系，使节远至条支国的海滨。昭帝宣帝继承开边事业，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各处城郭，有三十六个方国。它们恭奉汉命，各以其职朝帝献物。著述《西域传》第六十六。

【原文】

诡矣祸福①，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吕宗颠覆。薄姬坠魏②，宗文产德。窦后违意③，考盘于代④。王氏仄微⑤，世武作嗣。子夫既兴⑥，扇而不终⑦。钩弋忧伤⑧，孝昭以登。上官幼尊⑨，类祃厥宗⑩。史悌、王悼⑪，身遇不祥，及宣飨国，二族后光。恭哀产元⑫，夭而不遂。邛成乘序⑬，履尊三世。飞燕之妖⑭，祸成厥妹。丁、傅僭恣⑮，自求凶害。中山无辜⑯，乃丧冯、卫⑰。惠张、景薄⑱，武陈、宣霍⑲，成许、哀傅⑳，平王之作㉑，事虽歆羡，非天所度㉒。怨咎若兹㉓，如何不恪㉔！述《外戚传》第六十七。

【注释】

①诡：变异。指祸福变化，终始不一。

②薄姬：汉高祖妃，汉文帝生母。原为魏王豹宫人，楚汉战争时，刘邦杀魏王豹，薄氏入宫，生子刘恒，立为代王。刘邦死后，从子到代国。代王立为文帝，被尊为皇太后。 坠魏：倾覆魏王。史载，薄姬为魏王豹宫人时，相面者说薄氏要生皇帝，豹遂不从汉命，最终被刘邦所杀。

③窦后：即汉文帝皇后，信都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人。吕后称制时入选皇宫，后被赐代王，生子刘启（后为景帝）。史载，窦氏被赐诸王时，请求随赵王到离家乡较近的赵国，主管官员误将其放入代王队中，窦氏哭泣不已，勉强随行。

④考盘干代：出自《诗经·卫风》："考盘在涧"。考，成。盘，乐。这里说窦姬当初要嫁赵王，却去了代，违反其本意，但最终成一乐事。

⑤王氏：即汉景帝王皇后，武帝生母。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人。原为金王孙之妻，文帝时，其母听信卜者言其女将要有大贵的话，让王氏与金王孙离异，送入太子（景帝）宫中。景帝即位，生子刘彻，立为皇后。　仄微：低微。

⑥子夫：即卫子夫。卫子夫（？～公元前91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汉武帝皇后。原为平阳侯家中歌者，后得武帝宠幸，立为皇后。其弟卫青、姊子霍去病及其他卫氏家族成员七人先后封侯。武帝晚年，巫蛊事起，与其子太子刘据起兵，兵败自杀，卫氏家族均遭诛灭。

⑦扇：显赫。

⑧钩弋：即汉武帝钩弋夫子赵倢伃。赵倢伃（？～公元前88年），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人，生子刘弗陵（后为昭帝）。武帝晚年，欲立刘弗陵为太子，恐赵倢伃专权，借故赐死。次年，刘弗陵立为皇太子。

⑨上官：即汉昭帝上官皇后。上官皇后（公元前88～前37年），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人。祖父上官桀与霍光等受武帝遗诏辅佐昭帝，母为霍光女。立为皇后时年仅六岁。上官桀等谋废昭帝事败露，宗族诛灭。上官氏因年少，又为霍光外孙女，故得不废。

⑩类禡：语出自《诗经》："是类是禡"。古礼，要征伐时必先举行类祭和禡祭。

⑪史悌：即武帝卫太子刘据良悌，鲁（今山东曲阜）人。因巫蛊事而死。生子刘进，称史皇孙。史皇孙生子称皇曾孙，后立为宣帝。　王悼：王翁须（？～公元前91年），涿郡广望（今河北高阳西）人，武帝时受宠于卫太子之子史皇孙，生皇曾孙，因巫蛊事遇害。皇曾孙立为宣帝后，追谥其为悼后。

⑫恭哀：即汉宣帝皇后许平君。许平君（？～公元前71年），昌邑（今山东巨野）人，汉元帝生母。后被霍光夫人显指使女医毒杀。元帝即位后，谥号恭哀。

⑬邛成：即汉宣帝王皇后。王皇后，长陵（今陕西泾阳南）人。无子，抚育许后所生太子（后为元帝）。元帝即位，尊为皇太后。成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又号邛成太后。 乘序：登至尊之位。

⑭飞燕：即赵飞燕。赵飞燕（？～公元前1年），汉成帝皇后。原为阳阿公主家歌女，因善舞体轻，号曰“飞燕”。与其妹赵合德专宠于成帝十余年。无子，嫉杀后宫产子者。哀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哀帝死，废为平民，自杀。

⑮丁：即丁姬。丁姬（？～公元前5年），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人。汉哀帝生母。初为定陶恭王姬，哀帝即位，尊为太后。丁家因此显赫一时。王莽秉政，贬其号为丁姬。 傅：即傅昭仪。傅昭仪（？～公元前2年），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汉哀帝祖母。先为汉元帝昭仪，后随子定陶恭王归国，称定陶太后。哀帝即位，尊为皇太太后，骄横跋扈，傅家因此显赫一时。王莽秉政时，贬其号为定陶共王母。

⑯中山：即汉元帝冯昭仪，中山孝王刘兴母，汉平帝祖母。上党潞（今山西黎城东南）人。其父冯奉世。哀帝时，中郎谒者张由携医为其治病，张由精神病发作，擅自离去，因恐被治罪，遂诬告冯昭仪（中山太后）祝诅皇帝及皇太后，服毒自杀。

⑰冯：即冯昭仪。 卫：即中山孝王刘兴王后卫氏，汉平帝之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不许卫氏至京师。王莽长子王宇令人上书请准许卫氏到京师，王莽杀王宇，诛灭卫氏家族。新朝建立后，废卫后为家人。

⑱惠张：汉惠帝张皇后（？～公元前163年）。是惠帝姊鲁元公主女。惠帝即位，吕太后欲亲上加亲，以张氏为惠帝之后。吕后死，废处北宫。 景薄：汉景帝薄皇后（？～公元前147年）。汉文帝薄太后家族之女。景帝即位，立为皇后，无子无宠。薄太后死后被废。

⑲武陈：汉武帝陈皇后。小名阿娇，武帝姑馆陶长公主之女。武帝即位，立为皇后，因无子失宠。又因祝诅卫子夫，废居长门宫。 宣霍：即汉宣帝霍皇后。霍皇后（？～公元前54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霍光之女。宣帝时，其母显毒杀许皇后，次年立为皇后。显谋杀许后事暴露，被废，后自杀。

⑳成许：即汉成帝许皇后。许皇后（？～公元前10年），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人，元帝母许后家族女。汉元帝哀伤其母遭霍氏谋害，遂选其为太子妃。成帝即位，立为皇后。后宠衰。因诅咒王美人及大将军王凤，废处昭台

宫。后又图谋复立为后，被赐死。　哀傅：即汉哀帝傅皇后。傅皇后（？～公元前1年），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哀帝祖母傅太后从弟女。哀帝为定陶共王时，傅太后欲亲上加亲，以傅氏为王后。哀帝即位，立为皇后。哀帝死被废为平民。后自杀。

㉑平王：即汉平帝王皇后。王皇后（？～公元23年），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王莽之女。汉平帝即位，王莽立其女为皇后。一年后，平帝死。王莽欲使其改嫁，遭拒。新朝灭亡，王氏投火自杀。　作：起。

㉒度：居。句意为从惠帝至平帝王皇后七人，当时虽处尊位，令人羡慕，但因不合天意，结局都很惨。

㉓若兹：像这样。

㉔恪：敬，遵守。

【译文】

祸福吉凶诡变难知，这在外戚身上可以体现出来。吕后首先秉政，吕家却灭亡了。薄姬让魏王豹丧命，其子文帝却是有德之君。窦后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赵国，却在代国获得了大贵。王氏出身低微，却生育了汉武帝。卫子夫显赫一时，却不得善终。钩弋夫人忧伤而死，其子却成了汉昭帝。上官氏幼年就立为皇后，家族却被灭，只她承祀其宗。史良悌、王夫人遭遇不幸，宣帝即位，史家、王家而后兴盛。宣帝许皇后生育了元帝，却被毒死，没有看到儿子登基。宣帝王皇后虽然无子，却在宣、元、成三代享受尊号。赵飞燕美丽媚主，她妹妹却酿成女祸。丁姬、傅太后僭政妄为，自寻败亡。中山太后原本无辜，却使冯、卫两家遭祸。至于惠帝张皇后、景帝薄皇后、武帝陈皇后、宣帝霍皇后、成帝许皇后、哀帝傅皇后、平帝王皇后的情形，虽然她们身居尊位，让人羡慕，终究不合天意，难免有始无终。叹息这样的错误，怎能让人不敬畏！著述《外戚传》第六十七。

【原文】

元后娠母①，月精见表②。遭成之逸③，政自诸舅。阳平作威④，诛加卿宰。成都煌煌⑤，假我明光⑥。曲阳歊歊⑦，亦朱其堂⑧。新都亢极⑨，作乱以亡。述《元后传》第六十八。

【注释】

①元后：即王政君（公元前70年～公元13年），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汉元帝皇后，王莽姑母。汉成帝时，尊为皇太后。其兄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此后，兄弟五人同日封侯，王氏家族开始专权。哀帝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哀帝死，召王莽入朝为大司马。王莽称制后，让其更名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②月精见表：史载，王政君母怀政君时，梦月入其怀。

③成：汉成帝。

④阳平：即阳平侯王凤。王凤（？～公元前22年），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字孝卿。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兄。成帝时，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排斥异己，专擅朝政。迫害丞相王商、京兆尹王章至死。王氏家族，骄奢淫逸。西汉王朝由此走向衰落。

⑤成都：即成都侯王商。王商（？～公元前12年），字子夏，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庶弟。成帝时，与其弟王立等五人同日受封，为成都侯。先后任大司马大将军等职。

⑥明光：明光宫。史载，王商病，向成帝借明光宫避暑。

⑦曲阳：即曲阳侯王根。王根（？～公元前2年），字稚卿，魏郡元城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庶弟。成帝时与其兄王谭等五人同日受封，为曲阳侯。干政骄横，民间流传“五侯初起，曲阳最怒”的谣谚。王凤死后，任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

⑧朱其堂：史载，王根用红漆漆家，以青色勾边，按当时规定，只有皇帝宫室才能如此装饰，王根被认为僭制妄为。

⑨新都：即新都侯王莽。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魏郡元

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成帝时受封新都侯,任大司马。哀帝时,一度罢官归家。哀帝死,与王政君议立汉平帝,封安汉公。平帝死,选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自称"假皇帝"摄政。初始元年(公元8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实行土地、货币方面的改革,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又无端挑起对外战争,引起社会的全面动荡。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译文】

王政君的母亲在怀上她时,梦见月入其怀,这是上天月神降临的征象。因为遇上贪图享乐的成帝,汉室的政事由王政君的兄弟们决定。王凤作威作福,杀害朝廷大臣。王商权势逼人,竟向成帝索借明光宫。王根气焰嚣张,把家中大堂漆成皇帝用的红色。王莽作威到了极点,作乱篡汉,终于灭亡。著述《元后传》第六十八。

【原文】

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①,虐烈商辛②!伪稽黄、虞③,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述《王莽传》第六十九。

【注释】

①夏癸:即夏桀,夏代最后一个君主,因荒淫无道而为商所亡。

②商辛:即殷纣王,商代最后一个君主,酷虐残暴,宠幸妲己。被周灭亡。

③黄:即黄帝。　虞:即舜帝。

【译文】

你这个贼臣,篡夺汉家天下,罪恶滔天。行为骄横如同夏桀,暴虐过于商辛。伪造自己是黄帝、舜帝的后裔,荒谬地解释古代

经典。招致百姓怨恨，上天愤怒，罪恶无以复加，死期便也到来。这是所有君王中最坏的人，探究他的邪恶和昏庸。著述《王莽传》第六十九。

【原文】

凡《汉书》，叙帝皇①，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②，统阴阳③；阐元极④，步三光⑤。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⑥，该万方⑦。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述《叙传》第七十。

【注释】

①帝皇：皇帝，这里指《汉书》中的“十二纪”。

②准天地：指《天文志》。

③统：合。 阴阳：指《五行志》。

④阐：阐发。 元：始。 极：至。 元极：历法演变的终始。

⑤三光：日、月、星。

⑥人理：指《古今人表》。

⑦万方：天地之间所有神灵。

【译文】

总括而言，《汉书》叙述皇帝的历史，罗列官吏制度，陈述诸侯王的封建。核准天地的变化，综述自然灾异；阐述历法演变的终始，测度星辰的度数；区分各州疆域，讲明土地分布；穷究做人的道理，核实各处神灵。以《六经》作为它的经纬，连缀纲常伦理。汇集各类人物，在各传后对人物作出评价。收入优秀的文章典故，沟通古今变化。订正其中文字，有赖学界诸人。著述《叙传》第七十。

杨振红　译注

十二州箴

扬　雄

【作者】

扬雄，见卷四《羽猎赋》。

【题解】

这篇箴文（箴的意义见前《虞箴》），是扬雄为中国古代地理写的简要沿革。他是由《虞箴》启发而作的，把当时十二州分别叙述，先简要概括《禹贡》所记的自然地理，次记本州沿革及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最后归结一些历史教训，即落实"箴"的含义。可以说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一种结合。全文遵守箴的体裁，基本上四字一句，数句一韵，语句精练。

《汉书》记载扬雄作"州箴"，《后汉书》才说作十二州箴，"其九箴亡阙"，后人加以增补。究竟多少为扬雄原作，已不清楚。

冀州牧箴①

【原文】

洋洋冀州，鸿原大陆。岳阳是都②，岛夷皮服③。潺湲河流，夹以碣石④。三后攸降⑤，列为侯伯；降周之末，赵、

魏是宅。冀州麋沸[6]，炫沄如汤[7]，更盛更衰，载纵载横。陪臣擅命，天王是替[8]，赵魏相反[9]，秦拾其敝。北筑长城，恢夏之场，汉兴定制，改列藩王[10]。仰览前世，厥力孔多[11]，初安如山，后崩如崖。故治不忘乱，安不忘危。周宗自怙[12]，云焉有予隳[13]！六国奋矫[14]，渠绝其维[15]。牧臣司冀，敢告在阶[16]。

【注释】

①冀州牧箴：这是每一州的小题，下同。 冀州：包括今山西省和河北省的西部。 牧：治民之官。这里是州牧，一州的长官。因此箴是作为各州牧对政事的箴诫，故用此题。下同。

②岳阳：霍太山之阳。霍太山本称太岳山，在今山西霍县。阳，山的南面。

③岛夷：住在海岛上的少数民族。 皮服：兽皮制的衣服。这句本应指东边沿海地区，因《禹贡》在冀州说到导河至海，故连及岛夷。

④夹：旧注为接近的意思。 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抚宁、昌黎二县界。

⑤三后：尧、舜、禹。 攸降：以下。

⑥麋沸：如鼎沸、沸腾，见卷四扬雄诸赋。

⑦炫沄：纷乱，如同纷纭。

⑧天王：指周天子。 替：衰微。

⑨相反：互相反对、攻击。

⑩这句指汉初曾封列侯、子弟于冀州之地。

⑪厥：其。 孔：甚，很。

⑫这句说周朝自恃。 怙(hù户)：依靠。

⑬隳(huī灰)：毁坏。 予隳：自我衰败。

⑭奋矫：逞强。

⑮渠：应作果。 果绝其维：果然断绝它的纲维。

⑯“牧臣”二句：是一州的结束语，下同。是说州牧管理这一州的，敢告于在庭之臣。在阶，在朝廷的台阶，指王臣。箴是箴诫王缺，不敢直接指王，

故用此婉转的语气。

【译文】

平广的冀州，宽原大陆。在太岳山南建都邑，直至岛夷穿皮服之处。潺湲的河流，接近碣石。“三后”以下，分封给侯、伯。到了周末，是赵、魏的住宅。冀州纷乱，沸腾如汤，时盛时衰，纵横争强。陪臣专擅国命，天子衰微，赵魏互攻，秦就收拾残余。北筑长城，恢廓华夏的边疆；汉朝兴起、定下制度，改封藩卫的侯王。仰观前代，经营之力甚多，起初安稳如山，后来就如山崩崖堕。所以治世不要忘乱，安定时不要忘危。周朝自恃天命，说哪会自我败隳！六国逞强，结果继绝了它的纲维。牧臣管理这冀州，敢将这些情事告诉给在皇朝的台阶者。

扬州牧箴

【原文】

矫矫扬州①，江汉之浒②，彭蠡既猪③，阳鸟攸处④。橘、柚、羽、贝，瑶、琨、篠、簜⑤，闽越北垠，沅湘攸往⑥。犷矣淮夷，蠢蠢荆蛮，翩彼昭王，南征不旋⑦。人咸踬于垤，莫踬于山⑧；咸跌于污，莫跌于川⑨。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⑩；汤、武圣而师伊、吕，桀、纣悖而诛逢、干。盖迩不可不察，远不可不亲；靡有孝而逆父，罔有义而忘君。泰伯逊位，基吴绍类⑪；夫差一误，泰伯无祚⑫。周室不匡⑬，勾践入霸。当周之隆，越裳重译⑭；春秋之末，侯

甸畔逆[15]。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16]；尧崇屡省，舜盛钦谋[17]。牧臣司扬，敢告执筹[18]。

【注释】

①矫矫：勇悍之态。这里指民风。

②江、汉：长江、汉水。 浒：水边。

③彭蠡：今鄱阳湖。 猪：今作潴，水停。指疏浚后，水集中加深成湖。

④阳鸟：雁类的鸟。一说是阳岛。 攸处：所居。

⑤瑶：美玉。 琨：美石。 篠（xiǎo 小）：小竹。 簜（dàng 荡）：大竹。

⑥沅、湘：二水名，在今湖南。

⑦“犷矣”四句：这四句说西周昭王南征淮夷、荆蛮，败死不返。

⑧踬（zhì 至）：被东西绊倒，比喻失败。这两句说人往往跌倒在小丘（垤）上，并不跌倒在山上。比喻小处容易疏忽而失足。

⑨污：污水坑。比喻同上。

⑩“明哲”二句：这两句是说明哲的人不自夸，蒙昧的人不自知，总是明哲越发明哲，蒙昧越发蒙昧。昭，明，聪明。

⑪基吴：奠定吴国的基础。 绍类：继承族类，即继承宗族传统。

⑫无祚：没有后嗣。

⑬匡：正。 不匡：即不正，亦即不振。

⑭越裳：南海的国名。 重译：重重地翻译，这里指来朝。越裳在周成王时来朝。译，翻译，引申为需要翻译语言的外族及其来朝。

⑮侯甸：古代诸侯的服级，侯服，甸服。

⑯股肱：比喻大臣。 孳：同“孜”，勤劳。

⑰“尧崇”二句：两句是说尧舜兴盛时还勤于省察、恭敬、谋划。

⑱执筹：运筹，指谋臣。

【译文】

民风矫健的扬州，在江汉之滨，彭蠡泽已经疏浚积深湖水，阳鸟到来栖居。这里有橘、柚、羽毛、贝壳，还有美玉、美石、大竹、小竹。是闽越的北界，可从这里去沅湘。犷悍的淮夷，蠢蠢的荆

蛮，那翩然而往的昭王，南征不见回还。人们往往绊倒在小丘上，不会摔倒在高山；总是跌进小水坑，很少跌进大川。明哲的人不说自己聪明，童蒙总不说自己头脑昏昏；商汤、武王圣明而拜伊尹、吕尚为师，夏桀、商纣昏乱却杀贤臣龙逄、比干。因此，对近身的人不可不考察，疏远的人不可不去亲近；没有孝子而叛逆其父，也没有义士而忘却国君。泰伯让位，可是建立吴国、继承了族统；夫差一旦误国，泰伯便没有了后嗣。周朝不能匡正，勾践成了霸主。当周朝兴盛，越裳也来朝贡；而春秋末期，侯甸也反叛朝廷了。这些，元首不可不思，大臣不可不勤；尧很崇高却屡加反省，舜处盛世而恭敬地谋政。牧臣管理这扬州，敢告运筹帷幄的人。

荆州牧箴

【原文】

幽幽巫山，在荆之阳①；江、汉朝宗②，其流汤汤。夏君遭鸿③，荆巫是调，云梦途泥④，包匭菁茅⑤，金玉砥砺⑥，象齿元龟⑦，贡篚百物⑧，世世以饶。战战慄慄，至桀荒溢⑨，曰“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顺庶国，孰敢予夺⑩！”亦有成汤，果秉其钺⑪，放之南巢，号之以桀⑫。南巢茫茫，包楚与荆，风飘以悍，气锐以刚⑬；有道后服，无道先强⑭，世虽安平，无敢逸豫⑮！牧臣司荆，敢告执御⑯。

【注释】

①荆：指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荆州因此山得名。　阳：山南曰阳。

②朝宗：本指诸侯朝天子，夏季朝王曰宗。这里以江、汉流向大海比喻诸侯朝王。

③鸿：同“洪”，洪水。

④云梦：二泽名，江南曰云，江北曰梦。 途泥：当作涂泥，潮湿的泥土。

⑤包：包裹。 匭（guǐ轨）：同“机”，杨梅。一释簋，盛食器。 菁茅：江淮间生有三稜的茅。据王鸣盛《尚书后案》解。

⑥砥、砺：磨刀的石头。

⑦元龟：大龟。

⑧贡篚（fěi匪）：均是贡纳。贡，指进贡主要产品；篚是指进贡纺织品。篚，圆形竹筐，用以盛纺织品。

⑨荒溢：即荒淫。

⑩“曰”四句：这四句所引夏桀的话，原见《尚书大传》，云“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肆行不顾，自谓莫予夺也。” 孰敢予夺：谁敢夺我。

⑪果：果断。 秉钺：握着钺，指伐桀。

⑫桀：不好的谥号，“贼人多杀曰桀”。夏桀原名履癸。

⑬“风飘”二句：这两句说荆楚风气剽悍、刚锐。

⑭“有道”二句：这两句指楚国强硬。原文见《公羊传·僖公四年》文。

⑮逸豫：逸乐闲暇。

⑯执御：指执政者。

【译文】

青幽的巫山，在荆山之南；江、汉奔流入海，水波沸沸汤汤。夏王遭遇洪水，把荆、巫之地调整，云梦泽地潮湿，包裹着杨梅、菁茅、金、玉、砥砺、象牙、大龟入贡，还有筐里盛着百物，世世丰盛。夏朝诸王，谨慎勤政，至桀王荒淫，说什么“我在帝位，像天有太阳，不顺从的各方国，谁能把我帝位夺抢！”也就有位成汤，果断地秉钺征讨，把他赶到南巢，给他个谥号叫“桀”。南巢茫茫，包有楚、荆，风气剽悍，锐利刚强；对有道的天子、最后才服，对无道

的、他就先强。世虽平安，也不敢逸乐闲暇。牧臣管理荆州的，敢告于执政者。

青州牧箴

【原文】

茫茫青州，海岱是极[1]；盐铁之地，铅松怪石。群水攸归[2]，莱夷作牧[3]；贡篚以时，莫怠莫违。昔在文、武，封吕于齐。厥土途泥，在丘之营[4]，五侯九伯，是讨是征[5]。马殆其衔，御失其度[6]；周室荒乱，小白以霸[7]。诸侯佥服[8]，复尊京师；小白既没，周卒陵迟。嗟兹天王，附命下土[9]，失其法度，丧其文武[10]。牧臣司青，敢告执矩。

【注释】

①海：指东海北部，今渤海。　岱：泰山。　极：边界。《禹贡》："海、岱惟青州"。

②群水：州内的多条水，如潍、淄、汶、济等。

③莱夷：少数族名，在今胶东半岛东部。　作牧：进行放牧，经营畜牧业。

④"昔在文、武"四句：这四句是说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后改为临淄，周武王封吕尚于齐，都此。一说在今乐昌东南。

⑤"五侯"二句：这两句是说周王封吕尚时，授命齐可以征讨不顺的五侯九伯。

⑥"马殆其衔"二句：这两句是说周衰，失去法度，不能控制。

⑦小白：齐桓公名。

⑧佥：都，皆。

⑨“嗟兹”二句：这两句是说所有土地上人民的命运都依附于天子。句式倒装。

⑩文武：这里指两种政治手段。文指礼治，武指征伐。

【译文】

茫茫的青州，东海和泰山是它的边界。盛产盐、铁、铅、松、奇石。群水所归，莱夷经营畜牧；贡篚及时，不怠缓、不违背。昔时周文王武王，封吕尚于齐。这州土地也是潮湿，都邑在营丘，受有王命，征讨九伯五侯。后来，马坏了衔口，控制失了法度；周室荒乱，小白称霸。诸侯都服从，再度尊崇京师；桓公死后，周室终于衰微。可叹，这天子是维系着下土的人命，失了法度就丧了文武的治道。牧臣管理这青州的，敢告执掌法度者。

徐州牧箴

【原文】

海岱伊淮①，东海是渚②；徐州之土，邑于海宇。大野既潴③，有羽有蒙④，孤桐蠙珠⑤，泗沂攸同⑥。实列藩蔽，侯卫东方，民好农蚕，大野以康。帝癸及辛⑦，不祗不恪⑧，沉湎于酒，而忘其东作⑨。天命汤、武，剿绝其绪。祚降周任，姜镇于琅邪⑩，姜氏绝苗⑪，田氏攸都。事出细微，不虑不图，祸如丘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仆夫⑫。

【注释】

①伊淮：加上淮水流域。与上青州区别。

②东海：这里指古东海南部，今黄海。　渚：水边洲地。这里指在渚地居民。

③大野：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

④羽：羽山，在今山东郯城东北。舜曾“殛鲧于羽山”。　蒙：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南。

⑤孤桐：特生的桐木。　蠙珠：即蚌珠。

⑥泗：泗水，源出今山东泗水县，流入淮河。　沂：沂水，在今山东临沂一带。　攸同：会同、会合。

⑦这里说的是夏、商亡国之君。帝癸即履癸，桀的名字。辛，即帝辛，纣的名字。

⑧祗：敬。　恪：忠厚，谨慎。

⑨东作：农耕之事。指生产事业。

⑩“剿绝”三句：这三句是说到了周朝，封了姜姓，后来齐国田常专权，把齐君逐至琅玡为都邑，姜氏苗商就逐渐断绝了。

⑪绝苗：绝了后裔。

⑫这句用《虞箴》结语。仆夫，指执政者下面当差的人。

【译文】

海、岱和淮水为界，在东海的洲渚一带，这徐州的疆土，都邑于海宇之下。巨野泽已经疏浚而水深，名山有羽有蒙，生产孤桐、蚌珠，泗水和沂水在这里会同。列在王朝的藩蔽地位，封侯保卫东方，人民乐于农桑事业，广大的原野安康。履癸和帝辛，不恭敬、不谨守王道，沉溺在酒杯里，忘记了农耕生产。上天命商汤、武王，先后征剿、绝了他们的宗统。周朝封姜氏，后来田氏专权，齐君被逐到琅玡；姜氏绝了苗裔，田氏正式建都。事情都是由于在萌芽时，不考虑不图谋，结果酿成丘山的大祸。牧臣管理徐州的，敢告于执政者的仆夫。

兖州牧箴

【原文】

悠悠济、河[1]，兖州之宇，九河既道[2]，雷夏攸处[3]。草繇木条[4]，漆、丝、絺、纻[5]；济、漯既通[6]，降丘宅土。成汤五徙[7]，卒都于亳[8]；盘庚北渡[9]，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10]，爰正厥事，遂绪高宗。厥后陵迟，颠覆厥绪，西伯戡黎，祖伊奔走[11]。致天威命，不恐不震[12]，妇言是用，牝鸡是晨[13]。三仁既知，武果戎殷[14]，牧野之禽，岂复能耽[15]！甲子之朝[16]，岂复能笑！有国虽久，必畏天咎；有民虽长，必惧人殃。箕子欷歔，厥居为墟[17]。牧臣司兖，敢告执书[18]。

【注释】

①济、河：济水和黄河，兖（yǎn 演）州以这两水为界。济水从河南济源县发源，汉代在今河南武陟入黄河，南流入山东，与黄河平行入海。

②九河：古代黄河下游分出的九条小河。

③雷夏：泽名，在今山东菏泽东北。

④繇（yáo 摇）：茂盛。 条：长。

⑤絺：葛织布。 纻（zhù 住）：苎麻。

⑥漯（tà 踏）：水名，自河南浚县从黄河分出，流经山东莘县、滨县等入海。

⑦这句是说自成汤以后商朝五次迁都。按：史载成汤以前八次迁都，成汤以后五次迁都，成汤本身并无五迁之说，故“成汤五徙”有误。

⑧亳（bó 脖）：汤的都城，有南亳、西亳和北亳多说，地望也众说纷纭，

一般认为原在商丘附近，灭夏之后，迁至西亳，今河南偃师。

⑨这句指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

⑩“丁感”二句：这两句叙述武丁时，有雉飞入站在鼎耳上鸣叫，大臣祖己恐惧，劝谏武丁修德。

⑪“西伯”二句：这两句叙述纣王末年，文王（西伯）侵伐黎国（戡黎），大臣祖伊惊恐，奔谏纣王猛醒，不要再荒淫下去，纣王不听。

⑫“致天威命”二句：这两句承上面纣不听祖伊的劝谏，回答说他有天命在身，不必惊惧。

⑬“妇言”二句：这两句说的纣王宠爱妲己，偏信女人的话。所谓“牝（母）鸡司晨”。　是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司晨”。

⑭武：武王。　果：果断。　戎殷：伐殷，以兵戎相加于殷。

⑮耽：乐，沉浸在游乐中。

⑯甲子之朝：纣王被周人灭亡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某年，二月的甲子日。

⑰“箕子”二句：这两句说商朝灭亡，都城成了废墟。后来箕子经过那里感慨悲伤，作了一首《麦秀之歌》。　欷歔：哭泣，抽泣。

⑱执书：旧注犹尚书。不必专指某一职官，仍是一般执政者，为了押韵措词写上执书。

【译文】

悠悠长流的济水、黄河，是兖州的所在，九河既已疏通，雷夏也成为湖泽。这里草生茂盛、树木修长，还产漆、丝、葛布和苎麻；济水、漯水既已通流，人们从丘陵下到平地为家。成汤五次迁徙，最后建都于亳；盘庚北渡黄河，在牧野之地作住宅。武丁有感于雉鸣，祖己进谏尽忠；从而端正职事，顺继汤业、号为高宗。此后衰微，颠覆了这传统；西伯征伐到黎国，祖伊奔走进谏。帝辛依仗天命，毫不顾忌警醒；只偏听妇人之言，用母鸡司晨。三个仁人早有先见，周武王果断伐殷；纣在牧野被擒，哪能再沉湎荒淫！那个甲子的早晨，哪能再有美人娇笑！享国虽久，一定要畏惧天降的祸咎；拥有人民时间再长，也定要担心人为的灾殃。箕子悲泣，旧

居变为废墟。牧臣管理兖州的，敢告为政执书者。

豫州牧箴

【原文】

郁郁荆山，伊河是经[1]；荥播枲漆[2]，惟用攸成。田田相拏[3]，庐庐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处[4]。豫野所居，爰在鹑墟[5]，四隩咸宅，宇内莫如[6]。陪臣执命，不虑不图，王室陵迟，丧其爪牙[7]；靡哲靡圣[8]，捐失其正，方伯不维，韩卒擅命[9]。文、武孔纯[10]，至厉作昏[11]；成、康孔宁，至幽作倾[12]。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败”！毋曰“我强，靡克余亡[13]”！夏宅九州，至于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带敝屏营[14]。屏营不起，施于孙子[15]，王赧为极[16]，实绝周祀[17]。牧臣司豫，敢告柱史[18]。

【注释】

①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见前荆州箴。荆山为这两州的分界。 伊：伊水。 河：会文堂本作“洛”，可从。洛，洛水。

②荥（ying 迎）播：泽名，在今河南荥阳县。 枲（xi 洗）：大麻不结籽者。

③相拏：相执持，这里为相连。

④这句说周成王经营洛邑为成周。

⑤“豫野”二句：这两句说的是古代以星宿为地面各州的分野。豫州为鹑火（星名）之次。

⑥“四隩”二句：这两句说洛阳位居天下之中，所以说“宇内莫如”它。

四隩：四隅，四角。

⑦爪牙：指王的重臣、近臣。

⑧靡：无。下“靡克余亡”的靡同义。

⑨这句指战国时东周分出的小侯国东周公与西周公，受到韩国的控制。

⑩孔纯：最纯正。

⑪厉：周厉王。　作昏：开始昏庸。厉王暴虐专制，国人起义，被赶至彘地而死。

⑫作倾：造成西周倾覆。

⑬“毋曰我大”四句：这四句中“莫或余败”、“靡克余亡”都是否定词的宾语前置式，“余败”即败我，“余亡”即亡我。

⑭带敝屏营：遮蔽藩屏。敝当作蔽。

⑮施（yi 义）：延及，延续。

⑯王赧：周赧王，东周最后一王，公元前256年被秦灭亡。　极：至极，这里指末了。

⑰周祀：周朝的祭祀，指族系、宗统。

⑱柱史：东周柱下史，掌管书籍，又为御史之职。

【译文】

葱郁的荆山、黄河，伊、洛流经州中；荥播泽出产枲麻和漆，利用就有所成功。一片田地相连，人民庐舍相次，夏、殷没有建都，成周出现此处。豫州的分野，是鹑火之墟，四隅都已有人民居住，这里为天下所不如。陪臣专擅国政，周王不加考虑图谋，王朝衰微，丧失了重臣相辅；没有哲人贤人，丢掉了正道，方伯不给予维护，小小韩国却控制周君。文王、武王最纯正，到厉王开始昏庸；成王、康王时期最安宁，到幽王造成西周危倾。是故有天下者，不要说“我大，没有人能败我”！不要说“我强，没有人能使我灭亡”！夏禹奠定九州，到了末世，桀被流放到南巢；成、康太平，以后周室逐步衰微，只能自顾遮蔽藩屏。藩屏的诸侯不起来，延及子孙；赧王到了尽头，绝了周室宗统。牧臣管理豫州的，敢以此

告之柱下史。

雍州牧箴

【原文】

黑水西河[1]，横截昆仑，邪指阊阖，画为雍垠，上侵积石[2]，下碍龙门。自彼氐羌，莫敢不来庭，莫敢不来匡[3]。每在季王[4]，常失厥绪，侯纪不贡[5]，荒侵其宇[6]。陵迟衰微，秦据以戾[7]，兴兵山东，六国颠沛。上帝不宁，命汉作京，陇山以徂[8]，列为西荒。南排劲越，北启强胡，并连属国，一护攸都[9]。盖安不忘危，盛不讳衰。牧臣司雍，敢告缀衣[10]。

【注释】

①黑水：水名，有认为是怒江，众说不一。 西河：黄河在龙门一段的西岸，见卷一《过秦论》注。

②“横截”四句：这四句所列地名，见前赋注。

③“自彼”三句：这三句套用《诗经·长发》语，指氐、羌远处方国都来归顺，朝贡。

④季王：末代之王。

⑤侯纪：指诸侯。

⑥荒：荒服。《禹贡》划分各方国诸侯的区域为五个层次，称五服。荒服最远。 宇：指王朝及其中心地区。

⑦戾：横逆，不顺。

⑧徂：往。

⑨这句说置一都护府。

⑩缀衣：王的近臣，掌王衣服者。

【译文】

西至黑水、东抵西河，横截着昆仑山，斜指天门，这是划为雍州的边境。往上伸展到积石山，往下阻碍着龙门。自那远方的氐、羌，都不敢不来庭见，不敢不来接受匡正。每到末代之王，往往丧失绪统，诸侯不来朝贡，荒服侵犯到国中，从此逐渐衰微，秦用暴戾，对山东诸侯作战，六国颠沛流离。上帝使它不得安宁，命令汉朝在这里建立京城，从陇山以往之地，列为西边荒服；南边平定刚劲的越国，北边开辟强悍的匈奴；连结为王朝的属国，建置起一个都护府。那就是安不忘危，盛不忌讳衰微。牧臣管理雍州的，敢告王臣缀衣。

益州牧箴

【原文】

岩岩岷山①，古曰梁州②，华阳西极③，黑水南流④。茫茫洪波，鲧堙降陆，于时八都，厥民不隩⑤。禹导江、沱⑥，岷、嶓启干⑦，远近底贡⑧，磬错砮丹⑨。丝麻条畅，有稷有稻⑩，自京徂畛⑪，民攸温饱。帝有桀、纣，湎沉颇僻，遏绝苗民⑫，灭夏殷绩。爰周受命，复古之常；幽、厉夷业⑬，破绝为荒⑭。秦作无道，三方溃叛⑮；义兵征暴，遂国于汉。拓开疆宇，恢梁之野，列为十二⑯，光羡虞、夏。牧臣司梁，是职是图，经营盛衰，敢告士夫。

【注释】

①岩岩：山高。 岷山：山名，在今四川北部，与甘肃接壤，为岷江之源。

②这句说益州在《禹贡》中为梁州。

③华阳：华山大阳。地区相当今秦岭以南和川、云、贵一带。

④黑水：见前。黑水亦是本州的西界，《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

⑤隩：这里作居住讲。

⑥沱：水名，在今湖北枝江县，从长江分出的支流。

⑦嶓(bō 波)：嶓冢山，在今陕西宁强县西北，为汉水之源。 启干：导之使水干涸。

⑧底：定。旧注为致，不确。

⑨磬错：制磬的石头。 砮(nǔ 努)：石制的箭镞。 丹：丹砂。

⑩粳：稻的一种。 稻：水稻。这里与粳相对，当为稻的总称包括秫稻。

⑪徂畛：直到边境。

⑫这句旧注为苗民负固不服，致使梁州道路遏绝不通于中国。这与《尚书·吕刑》的"遏绝苗民"句意不同。仍当从传统的解释。

⑬夷业：使事业陵夷、衰败。

⑭这句是说废绝为荒服。

⑮三方：旧注为三州，不切，当为秦据西方以外的三方。

⑯列为十二：指汉武帝通西南夷，将那些地方建置十二郡。

【译文】

岩岩险峻的岷山，古时号称梁州，从华阳直到西方边际，黑水南流。茫茫洪水，鲧用堵塞法使陆地降沉，当时其他八州，人民都不能安身。禹疏导长江、沱江，岷山、嶓冢得到开辟、水泻地干。远近都定下贡品：有磬错、砮、丹；丝、麻等原料作物长的条畅；有粳稻、秫稻，从京都到边境，人民都能温饱。为帝的桀和纣，荒淫专制，阻绝苗民，破坏了夏殷开国的业绩。于是周朝受天命，恢复古之常道；而到厉王、幽王又陵夷了王业，益州废绝变成了荒服。秦由无道而兴起，三方都崩溃、反叛；各地义兵征讨暴秦，从而建

国为汉。开拓疆宇，恢廓梁州的土地，建置新郡十二，光辉超过虞、夏。牧臣管理梁州的，专于自己的职务，此州经营的盛衰沿革，敢告于士大夫。

幽州牧箴

【原文】

荡荡平川，惟冀之别[1]，北阨幽州，戎夏交逼[2]。伊昔唐、虞，实为平陆。周末荐臻[3]，迫于獯鬻[4]。晋失其陪[5]，周使不徂[6]，六国擅权，燕、赵本都[7]。东限猁貊，羡及东胡[8]，强秦北排[9]，蒙公城疆[10]。大汉初定，介狄之荒[11]，元戎屡征，如风之腾。义兵涉漠，偃我边明[12]，既定且康，复古虞、唐。盛不可不图，衰不可或忘；堤溃蚁穴[13]，器漏针芒[14]。牧司司幽，敢告侍旁[15]。

【注释】

①这句说幽州本从冀州分出。

②幽州：原作“幽都”。　交逼：指地方逼近。

③荐臻：接连而至，这里指祸患。

④这句指周幽王败于犬戎。

⑤这句一作“晋溺其陪”，亦通。晋国由三卿瓜分了。天子之卿曰陪臣。

⑥徂：往。不徂，当时周朝的使者不通诸国。

⑦燕都蓟、赵都邯郸，均在幽州。

⑧“东限”二句：两句所举猁貊、东胡，俱东夷之族。猁，当作“秽”。　羡及：延及。

⑨北排：往北边拒抗、驱逐。

⑩蒙公：蒙恬，督率筑长城的秦将。

⑪介：间隔，引申为界限，边界。 狄：戎狄，指匈奴。

⑫偃：休息。 边明：当作边萌。萌，通甿、氓，劳苦人民。

⑬这句说堤坝被小小的蚁穴蛀得崩溃。

⑭这句说一个针尖的小孔也使容器漏水。

⑮侍旁：指王的侍臣。为叶韵，作重义词。

【译文】

荡荡的平川，是从冀州分出，阨守北方之都，为戎狄、华夏逼近之处。在昔唐、虞时，本是平安大陆，周末祸患不断，受獯鬻胁迫。晋国被强臣瓜分，周朝不能通使；六国专擅政权，这里成了燕、赵的国都。东边是秽貊，延及东胡。强秦向北拒敌，蒙恬筑城巩固边疆。大汉初定天下，与戎狄间隔之地那么荒凉。派大将屡次征讨，有如暴风飞扬。义兵远涉沙漠，使我边民得以休息、安康，恢复到上古虞、唐。盛时不可不图谋，衰时更不可或忘；堤坝溃于小小蚁穴，器物渗漏出在针尖的小孔。牧臣管理幽州的，敢告于王之侍臣。

并州牧箴

【原文】

雍别朔方①，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泾流②。画兹朔土，正直幽方③。自昔何为，莫敢不来贡！莫敢不来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④。爰貊伊德⑤，侵玩上国⑥，宣王命将，攘之泾北。宗周罔职⑦，日用爽蹉⑧，既不俎豆，又不

干戈⑨，犬戎作难，弊于骊阿⑩。太上曜德⑪，其次曜兵；德兵俱颠，靡不悴荒⑫。牧臣司并，敢告执纲。

【注释】

①这句是说并州的西境与雍为界。

②这句是说并州的南界是泾水。

③直：相当，同值字义。 全句讲并州和幽州均从冀州分出，地望与幽州相当。

④“周穆”二句：这两句说周穆王征犬戎，犬戎不再来朝。

⑤貊：一作貌，貌视中国的德行不足。

⑥上国：指周朝。

⑦罔职：不成为职贡（进贡）之国。

⑧爽：失，差。 蹉：跌。

⑨“既不”二句：这两句说既不用文治，又不用武功。 俎豆，祭品，这里代表礼制，亦即文治。

⑩弊：一作毙，指幽王被犬戎杀于骊山下。

⑪太上：最高的。 曜德：发扬德义。

⑫悴荒：衰败。

【译文】

并州西境与雍州相别，黄河之水悠悠；北边与獯鬻分开，南边与雍州隔着泾流。画出这片北土，地望同幽州相当。往古作什么？那时方国部落都不敢不贡纳，不敢不朝王！周穆王无端远征，犬戎从此不来朝享。于是貌视周德不足，就侵掠玩弄上国；宣王命将征讨，也只能抵住在泾水之北。周朝不再有它们的职贡，由是逐渐失德、倾跌，既不用文治，又没有武功，犬戎作乱，王死在骊山之麓。最高的政治是发扬文德，其次才是用兵；德与兵都颠覆了，没有不衰亡。牧臣管理并州，敢以此告于执掌纲维者。

交州牧箴

【原文】

交州荒裔[1]，水与天际，越裳是南[2]，荒国之外，爰自开辟，不羁不绊[3]。周公摄祚，白雉是献，昭王陵迟，周室是乱，越裳绝贡，荆楚逆叛。四国内侵，蚕食宗周，臻于季赧，遂入灭亡，大汉受命，中国兼该[4]。南海之宇，圣武是恢，稍稍受羁，遂臻黄支[5]，杭海三万，来牵其犀。盛不可不忧，隆不可不惧！顾瞻陵迟，而忘其规摹。亡国多逸豫，而存国多难；泉竭中虚，池竭濑干[6]。牧臣司交，敢告执宪。

【注释】

①交州：境辖今两广大部南至今越南承天以北各省。交州至东汉建安年间始置，非扬雄时代所能有，此文为后人增补者甚明。

②越裳：见前注，这里说它更在交州之南。

③绊：用绳牵住。

④兼该：兼并包括。该，同“概”，概括。

⑤黄支：国名，在海外。

⑥这句是说池水竭了，往外流的浅濑会干。

【译文】

交州是荒远的边裔；南海水天相接，越裳更在其南，是荒僻

的国外。自开辟以来，不受羁束牵绊。周公摄政时，越裳以白雉贡献；昭王时衰微，周室开始变乱，越裳绝了贡献，荆楚反叛。四方之国向内侵扰，蚕食宗周，到了末代赧王，于是灭亡。大汉受天之命，统一中国；南海的天宇，武帝把它恢复，稍稍接受羁束，直至黄支海国，航海有三万里，牵着犀牛来朝汉室。强盛时不可不忧，兴隆时不可不惧！回顾历史，凡衰微时都是忘记前代创业规模。亡国多半由于逸乐闲暇，而能存在者多半能经受患难；泉水枯竭由于地中源流空虚，池水枯竭、外流的浅濑自然会干。牧臣管理交州的，敢以此告执法者。

王贵民　译注

赵充国颂

扬　雄

【作者】

扬雄，见卷四《羽猎赋》。

【题解】

这是扬雄为赵充国作的颂词。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西汉大将，在武帝、昭帝时，反击匈奴，勇敢善战，直到宣帝即位，封为营平侯。在西北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因功德与霍光相并，在未央宫画其像。成帝时，西羌经常犯边，皇帝思念他，就叫扬雄看着赵氏的画像写这篇颂文。文章主要是

歌功颂德，有点模仿《诗经》里有关文句，遣词用韵，比较典雅。

【原文】

明灵惟宣[1]，戎有先零[2]；先零猖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3]，整我六师[4]，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5]。请奋其旅，于罕之羌[6]，天子命我，从之鲜阳[7]。营平守节，屡奏封章[8]，料敌制胜，威谋靡亢[9]。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10]，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11]，诗人歌功，乃列于《雅》[12]。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注释】

①明灵：聪明神灵。 宣：指汉宣帝。

②先零：先零羌，古族名，汉时为西羌的一支。分布在今甘肃临夏以西和青海东北一带。武帝时移居西海、盐池地区。以畜牧为业。

③后将军：西汉将军的一种，有前、后、左、右将军等，昭帝时赵充国任此职。

④整：整饬，整顿。 六师：古代天子有六师，后来称六军。

⑤“有守矜功”二句：这两句讲酒泉太守辛武贤和赵充国的意见不一致，辛氏主张不事屯田，先击羌族。

⑥罕：先零羌的别支，在金城南。

⑦鲜阳：鲜水之阳。当时征先零羌之地。

⑧这句指赵氏屡次上书说屯田之利。

⑨威谋：威武和计谋。 亢：同“抗”，相当。

⑩鬼方：商周时古族，即汉时先零羌的前身。

⑪方、虎：周宣王时大臣方叔和召伯虎。

⑫《雅》：《诗经》中《小雅》，有《采芑》篇记载方叔出战得胜的颂词；《大雅》有《江汉》篇记载召伯虎出战得胜的颂词。

【译文】

聪明神灵是宣帝，时有羌戎名先零；先零猖狂，侵犯汉朝西疆。汉命威武之臣，就是充国后将军。他整饬王的六师，出发征讨、边境震动。到了那个地区，告谕皇朝威德；有太守自恃功多，说是这样不能攻克。充国则请出军，先击罕羌，天子命令，追逐在鲜水之阳。营平侯坚守节操，屡次上奏封章，料敌制胜，威武和谋略、没有谁能相当。于是战胜西戎，还师到京，鬼方宾服，没有不来朝汉庭。昔周宣王，有方叔和召伯虎。诗人歌颂他们功勋，记载在《小雅》《大雅》。在汉中兴，充国奋发威武，赳赳桓桓，威风传到后世。

王贵民　译注

酒　箴

扬　雄

【作者】

扬雄，见卷四《羽猎赋》。

【题解】

《酒箴》以酒为题，说出规戒的话。史载“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是说以酒客来诘难遵守法度的士人。后来豪爽侠义而嗜酒的陈遵很欣赏这篇箴文。这里用打井水的瓶和酒囊相比，瓶为人们打水，沾不着一口酒，还会有撞破的危险；而酒囊整天盛酒，还能进入宫廷，载

于后车。两者比较，隐喻人的不同遭遇。十分明显，这里不是论酒和嗜酒的本身好或坏。箴文小巧玲珑，字句简洁，吟咏物态细致入微，以小喻大，概括力强。

【原文】

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①，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口②，藏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缧徽③。一旦叀碍④，为甍所辐⑤。身提黄泉⑥，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⑦！鸱夷滑稽⑧，腹如大壶。昼日盛酒，人复借酤⑨。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⑩。繇是言之⑪，酒何过乎？

【注释】

①眉：井边之地，在井上，如人之眉。

②醪（láo 劳）：浊酒，或醇酒。

③缧（mò 墨）徽：井索。

④叀：疐（zhì 至），即窒碍。

⑤甍（dàng 荡）：砖砌的井壁。 辐（léi 雷）：击。

⑥提：掷，摔。

⑦鸱（chī 吃）夷：皮囊。此指酒囊。

⑧滑稽：圆转放纵。

⑨酤（gū 姑）：买酒。

⑩经营：这里作往来、回旋、周旋讲。

⑪繇（yóu由）：由，从。

【译文】

你好像瓶哩！你看瓶的所在，在井上边，居高而临深，动作时常常近于危险。酒类不能进口，满肚子藏的是水，不能左右活动，受着井索牵制。一旦碰上什么挂碍，就被井壁所击，身子抛下黄

泉，骨肉粉碎为泥。自己被利用到这步田地，倒不如鸱夷。鸱夷圆转灵活，肚子像个大壶。白天盛着酒，人们还借用它把酒来酤。它往往成为“国器”，装在天子的后车，出入在两宫之间，往来于公侯之家。由此说来，酒有什么过错呢？

王贵民　译注

封燕然山铭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这是一篇歌功颂德的文字。封燕然山的事件千古传为美谈。然而窦宪的出征匈奴，虽然有功，却是出于个人的阴私，因为他是行刺王子未逞，事泄惧诛，以远征邀功赎罪的。无论客观上的功业多大，实在用不着这样溢美。班氏的这篇文辞要说有特点的话，在于他较熟练地运用了一些古典的文句，比较切于情事。其次是，这里没有记述具体的战事，而是宏观的概括从出征到凯旋的军容、声威。真正的铭文只用了五句，比较简洁。这样的写法，也不失为一种技巧。

【原文】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①，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②，寅亮圣皇③，登翼王室④，纳于大麓⑤，惟清缉熙⑥，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治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⑦，爰该六师⑧，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十万。元戎轻武⑨，长毂四分，雷辎蔽路⑩，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元甲耀日⑪，朱旗绛天。遂凌高阙⑫，下鸡鹿⑬，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⑭，血尸逐以染锷⑮。然后四校横徂⑯，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

【注释】

①永元：东汉和帝年号，公元89～104年。

②窦宪（？～公元92年）：字伯度，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妹为章帝皇后，和帝即位以太后临朝，他为侍中，操纵朝政。曾谋刺王子事泄惧诛，乃自求出击匈奴以赎罪，得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大破单于，登燕然山刻石记功。后任大将军，弟兄横暴京师。永元四年（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定议诛灭窦氏，因而自杀。

③寅：敬。 亮：相，辅相。

④翼：辅佐。

⑤这句出自《尚书·尧典》，为尧以艰苦考验舜。这里用以赞扬窦氏备尝艰辛。

⑥这句出自《诗经·周颂·维清》，语意是作到了政治清明、和乐而兴盛。

⑦螭（chi 吃）虎：犹龙虎。螭，无角龙。

⑧该：总领。

⑨轻武：战车一类。

⑩雷辎：重车，行如雷声。

⑪元：疑作“玄”。

⑫高阙：山名。在今内蒙杭锦后旗东北。

⑬鸡鹿：鸡鹿塞，在今内蒙杭锦旗西。

⑭温禺：匈奴王臣名。　衅鼓：以血涂鼓。

⑮尸逐：匈奴大臣名。　染锷：血染兵刃。

⑯四校：军队分部单位。　徂：往。

【译文】

在永元元年秋七月，汉室的大舅，叫作车骑将军窦宪，敬辅圣明皇帝，登进翼佐王室，能够备尝艰辛，使朝政清明而和谐兴盛，于是和执金吾耿秉，向天子述职而巡视、治理，便向朔方用兵。他率领如鹰飞飏的军官，龙虎般的兵士，总领六师之众，同归附的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等侯王君长们，骁骑达到十万。大军的轻武之车，长毂四下分开，雷辎重车布满道路，有一万三千多乘。部勒为八阵，临之以威神，玄色甲胄闪耀着日光，红色的旗帜把天空染红。于是进到高阙山，下到鸡鹿塞，经过盐咸地，横过大沙漠，斩温禺用来衅鼓，把尸逐的血染红兵刃。然后四校横冲直往，像星流、彗扫，万里都变得萧条，辽阔的原野没有留下敌人。

【原文】

于是域灭区殚①，反旆而旋②，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③，跨安侯④，乘燕然⑤，蹑冒顿之区落⑥，焚老上之龙庭⑦。将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元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可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也。

【注释】

①殚(dān 丹):尽。

②反旆(pèi 配):回师。

③涿邪:山名。

④安侯:匈奴地名。

⑤燕然:山名,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杭爱山。

⑥冒顿:单于名。

⑦老上:单于名,冒顿之子。 龙庭:匈奴的殿庭。

【译文】

于是区域灭尽敌寇,就回师凯旋,考查传记和验证图册,览遍那里的山川。便越过涿邪山,跨过安侯城,登上燕然山,踏上冒顿单于的区落,焚烧老上单于的龙庭。将要上以抒发高祖、文帝的旧恨,光耀祖宗的元灵;下以安定后嗣,拓开边疆,振起大汉的天声。这真可说是一劳而久逸,暂时耗费而永远安宁了。

【原文】

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①,剿凶虐兮截海外②,夐其邈兮亘地界③,封神丘兮建隆碣④,熙帝载兮振万世⑤。

【注释】

①铄(shuò 朔):这里是盛大之意。句出《诗经·周颂·酌》:"於铄王师"。

②截:整齐,动词。 截海外:句出《诗经·商颂·长发》:"海外有截",对海外也加以整齐划一。

③夐(xiòng 雄去):辽远。

④碣(jié 杰):石碑。

⑤熙帝载:光大帝王的事业。语见《尚书·舜典》:"有能奋庸熙帝之载"。熙,光,广大。载,事。

【译文】

从而便封山削石，刻铭来昭示盛德，其辞说：盛大的王师啊、远征荒僻的边地，剿灭凶虐啊、整齐海外，复然辽远啊、横过境界，封神山啊、建立高高的碑碣，光大帝王的事业啊，名振万世。

王贵民　译注

高祖泗水亭碑铭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这是歌颂汉高祖的一篇短铭。刘邦曾为泗水亭（今江苏沛县东）亭长，从此发迹，成为一代开国皇帝，后人在此建立石碑，班固就写了这篇铭文。内容自然免不了赞颂刘邦兴汉的大功大德，转述了记载传说的天命、龙精的神话。西汉自武帝以后就走下坡路，就是号称文景之治时，社会已呈奢靡腐败趋向；作为炎汉苗裔的东汉，可称盛世的更短暂，到了作者的时代也已是衰败的开始，而铭文却说“本盛末荣”“万年是兴”。可见，这类一味歌颂的文字实在意义不大，人们不能相信它。

【原文】

皇皇圣汉，兆自沛丰，乾降著符[1]，精感赤龙[2]。承魁流裔[3]，袭唐末风，寸天尺土，无俟斯亭，建号宣基[4]，维以沛公。扬威斩蛇[5]，金精摧伤[6]；涉关陵郊，系获秦王。应门造势，斗璧纳忠[7]；天期乘祚，受爵汉中[8]。勒陈东征，剟擒三秦[9]，灵威神佑，鸿沟是乘[10]。汉军改歌，楚众易心，诛项讨羽，诸夏以康。陈、张画策，萧、勃翼终，出爵褒贤，裂土封功。炎火之德[11]，弥光以明；源清流洁，本盛末荣。叙将十八[12]，赞述股肱，休勋显祚，永永无疆。国宁家安，我君是升，根生叶茂，旧邑是仍[13]。於皇旧亭[14]，苗嗣是承[15]，天之福祐，万年是兴。

【注释】

①乾：当指天。

②这句是指刘母梦与龙交而孕育的神话。

③魁（qí 其）：又作魁，一作累。累即刘累，传为陶唐氏之后，能驯龙，事夏孔甲，为御龙氏。故刘姓为刘累之后，又与龙的故事相因。

④宣基：犹开基。

⑤斩蛇：指刘邦曾斩大蛇，相传是赤帝子斩了白帝子（化为蛇）。

⑥金精：白色属金，白帝子为金之精。

⑦“应门”二句：这两句说鸿门宴故事。应门，会于鸿门。斗璧指刘邦逃席，由张良向项羽等献上玉斗。

⑧这句指项羽封刘邦为汉王，领有巴、蜀与汉中。

⑨剟（duō 多）：击，拾。 擒三秦：刘邦听韩信策，从汉中还定三秦，击败项羽所封的秦地三王：雍王、塞王、翟王。

⑩鸿沟：汉、楚以鸿沟为界。 乘：汉乘楚兵疲食尽而进击项羽。

⑪这句指汉朝所定五行的属性。

⑫这句指班固又作《十八侯铭》，赞述萧何、樊哙、张良等十八个文臣

武将。

⑬仍：因，继承。

⑭於（wū 乌）：叹词。　皇：大。

⑮苗嗣：苗裔，后嗣，后代子孙。

【译文】

伟大的圣明汉朝，兴自沛郡之丰，天降明显符瑞，精气感应于赤龙。继承刘累的系统，沿袭陶唐的遗风。所有寸天尺土，无须依靠此亭，建号开基，只是因有沛公。扬威斩蛇，使白帝子的金精摧伤；过关进到京郊，擒住秦王。应约到鸿门创造威势，又献上玉斗表示尽忠；天降期运将登帝位，便受爵为王汉中。勒兵东征，攻取三秦，灵威受神保佑，划了鸿沟而有机可乘。汉军改唱楚歌，楚兵变心；诛灭项羽，诸夏从此安宁。陈平、张良画策，萧何、周勃辅佐始终，拿出爵位褒奖贤能，分割土地封给有功。炎火的德性，充满光明；源清而流洁，本盛而末荣。我又叙述名将十八，赞颂他们是皇帝的股肱；这美满的功勋形成显贵的世族，子孙永远无穷。国宁而家安，都是由我君振兴；根生而叶茂，这旧邑要永远依存。啊！伟大的旧亭，后代要好好继承，天降的福祐，万年长此兴盛。

王贵民　译注

十八侯铭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所写的十八侯，是刘邦时的功臣。汉初，论功封侯，至汉高十二年，封侯者达143人。同时，安排了十八侯的位次。吕后二年诏陈平把列侯按功分等，纪录下来，藏之宗庙。这十八侯位次的名单不一，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颜师古注中，有三人与本书所据不同，本书殆据《古文苑》，章樵注谓"当以此本为是"，因颜注没有张良、陈平、韩王信三人，当然是没有道理的。铭文类于赞述，非常简要，有些不免语焉不详，叫人看不懂。文词也不算典雅优美，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可读性。为字句所限，有些词语有硬拼之弊。但是，它把每个侯的功绩、职位或品性、生平作了概括，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原文】

鼎鼎相国①，宏策不追，御国维纲②，秉统枢机。文昌四友③，汉有萧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酇④。右酇侯萧何

戴戴将军⑤，威盖不当，操盾千钧，拔主项堂⑥。兴汉

破楚，矫矫忠良，卒为丞相⑦，帝室以康。右将军舞阳侯樊哙

赫赫将军，受兵黄石，规图胜负，不出帷幄。命惠瞻仰⑧，安全正朔⑨，国师是封，光荣旧宅。右将军留侯张良

懿懿太尉⑩，惇厚朴诚⑪，辅翼受命，应节御营⑫。历位卿相⑬，土国兼并⑭，见危致命，社稷以宁。右太尉绛侯周勃

蹇蹇相国⑮，允忠克诚，临危处险，安而匡倾。兴代之际⑯，济主立名，身履国土⑰，秉御乾桢⑱。右将军平阳侯曹参

洋洋丞相⑲，势谲师旅⑳。扰攘楚、魏㉑，为汉谋主。六奇解阨㉒，扬名于后。右丞相户牖侯陈平

【注释】

①躭躭(dān 丹)：威严之貌。

②御：治。

③文昌四友：文王的四友—太公望、闳夭、南宫适(kuò 扩)、散宜生。周文王名昌。

④酇：县名。酇县有二，一在南阳郡，今湖北光化西北，音赞。一在沛郡，今河南永城西酇县乡，音搓(cuō)，与上“何”字叶韵。然而萧何受封的仍应在南阳。

⑤戉戉(guāng 光)：勇武的样子，一作洸洸。

⑥“操盾”二句：这二句说的是鸿门宴时，樊哙当项庄舞剑之际，操盾闯入项羽帐下，救护刘邦。　拔主：犹救主。

⑦这句指樊哙后来升为左丞相。

⑧命惠瞻仰：高祖曾想改立太子，张良计使太子卑辞厚礼招来四皓辅佐，于是高祖收回成命，并手诏太子(即惠帝)今后见萧曹张陈等人都要下拜。

⑨正朔：历法，这里是皇朝、皇位的代称。

⑩懿：淳美。 太尉：周勃的职位。

⑪刘邦曾说周勃“重厚少文”。

⑫此指诛吕事，纪通持节诈以帝命收勃北军，勃令为刘氏者左袒，尽左袒，遂统北军，诛灭吕氏。御营，即治军。

⑬周勃以太尉为右丞相（文帝时）。

⑭此指封为绛侯，食邑万户。

⑮蹇蹇（jiǎn简）：这里是忠节之态。

⑯此句指高祖死、惠帝立的时候。

⑰此句指封侯胙土。

⑱乾：天，指国家。 桢：骨干。

⑲洋洋：得意之状。 丞相：陈平于惠帝六年为左丞相。

⑳谲（jué 决）：诡诈。

㉑扰攘：动乱之间。陈平曾先后投魏王咎及从项羽入关。

㉒六奇：陈平凡六出奇计。 解阨：指以秘计脱高祖于白登之围。

【译文】

威严的相国，大策非他人所能追，治国维持纲纪，统领国家枢机。文王有四友，汉有萧何，功列第一，受封在酇。

勇武的将军，威风盖世无人可当，操起千钧盾，救主在项羽之堂。兴汉破楚，刚健的忠良，终于任至丞相，皇室得以安康。

赫赫的将军，受兵书于黄石公，规划图谋胜负，只在帷幄之中。使得惠帝瞻仰，保护皇朝正统，被称为国师，旧宅光荣。

淳美的太尉，敦厚朴诚，受命为辅佐，应付伪节而掌治北军。升到卿相之位，食邑受封，见到危险而效命，社稷赖以安宁。

忠节的相国，确实忠诚，临危处险，安然匡救危倾。当更替君主之际，济助皇帝建立功名，站稳受封的国土，是执掌国政的梁桢。

意气洋洋的丞相，用诈计率领师旅，楚、魏都是扰攘不安，终

于归汉为谋主。六出奇计解危，扬名于后世。

【原文】

堂堂张敖，耳之遗萌[1]，以诚佐国，序迹建忠[2]。功成德立，袭封南宫[3]，垂号万春，永保无疆。右南宫侯张敖

衍衍卫尉[4]，德行循规。遭兄食其，陨殁于齐[5]。横耻愧景，刎颈自献[6]。金紫褒表[7]，万世不刊。右卫尉曲阳侯郦商

煌煌将军，辅汉久长，威震吕氏[8]，奸恶不扬。寇攘殄尽[9]，躬迎代王[10]，功显帝室，万世益章。右将军颍阴侯灌婴

斌斌将军，鹰武是扬[11]，内康王室，外镇四方。诸夏乂安[12]，流及要荒[13]，声骋海内，苗嗣纪功。右将军汝阴侯夏侯婴

休休将军，如虎如罴，御师勒陈，破敌以威。灵金曜楚[14]，火流乌飞[15]，将命仗节[16]，功绩永垂。右将军阳陵侯傅宽

斤斤将军[17]，忠信孔雅，出身六师，十二四旅[18]。折冲扞难[19]，遂宁天下，金龟章德[20]，建号传后。右将军信武侯靳歙

【注释】

①这是说张敖是张耳的儿子，嗣立为赵王。

②“以诚”二句：这两句指贯高等劝张敖叛汉，张敖誓不肯从。序迹：循着前人的轨迹。

③敖子偃于文帝时亦袭封南宫侯。

④衍衍：宽厚、宽裕之态。　卫尉：掌宫门警卫，为汉九卿之一。

⑤“遭兄”二句：这两句说的是：郦商之兄郦食其曾游说齐国罢历下军，而韩信攻齐，齐以为郦氏卖己，烹杀食其。

⑥“横耻”二句：这两句是说：高祖召齐田横入汉，田横以为郦商为汉将，而其兄被齐烹死，愧与郦商并肩事主，乃自杀献头。 景：郦商谥号。

⑦金紫：列侯服饰为金章紫绶（印带）。

⑧这句指诸吕将为乱，以灌婴为大将军往攻齐，婴屯兵荥阳暗示齐王以诛吕氏。

⑨殄（tiǎn 舔）：灭绝。

⑩代王：文帝即位之前为代王。

⑪鹰武是扬：即鹰扬，如鹰飞扬之勇武。

⑫乂：治。读作义。

⑬要、荒：古代五服（五个政区或等级）的两服，为荒远之地，泛指边疆地区。

⑭灵金：高祖斩蛇剑所藏之库名，此指高祖的声威。

⑮火流乌飞：武王伐纣，有火光流盖王屋又变为乌，为符瑞。此借用比喻汉得天下之兆。

⑯此句指傅宽先后为齐、代相国，兼主管兵屯备边。将命，奉命。仗节，持节。

⑰斤斤：明察之状。

⑱十二四旅：靳歙从高祖凡征伐十二次，另外破军十四，故合云如此。

⑲折冲：败敌军。 扞难：抵御患难。

⑳金龟：金印龟钮。

【译文】

堂堂张敖，张耳的儿子，他诚心辅佐国家，忠心循着前人的轨迹。功成德立，袭封为南宫侯；名号传到万年，永保无止无休。

宽厚的卫尉，德行循规蹈矩。兄长食其，遭难烹死于齐。田横对郦商惭愧，刎颈献首。金印紫绶得褒奖，万世不朽。

煌煌将军，辅汉时日久长，威震吕氏，奸恶不敢猖狂。寇贼灭尽，躬身迎接代王，功劳显耀帝室，万世更加昭彰。

斌斌将军，勇武如鹰扬，内安王朝，外镇四方。诸夏治安，流传到要、荒，声名远播海内，后嗣纪功荣光。

和乐的将军，英勇如虎如罴，领军列阵，破敌用威。灵金之剑光耀楚地，火光流为乌飞，勤恳奉命持节，辉煌功绩永垂。

明察的将军，忠信又很文雅，出身于六师之中，从征十二、破敌十四旅。折冲排难，便安定天下，金印龟钮以表功德，建立名号传至后代。

【原文】

明明丞相，天赋挺直①，刚德正行，不枉不曲。功业成著，荣显食邑，距吕奉正，昭然不惑②。右丞相安国侯王陵

桓桓将军③，辅主克征，奉使全璧，身淄项营④。序功差德⑤，履让以平⑥，转北而游，云中以倾⑦。右将军襄平侯韩信⑧

岩岩将军⑨，带武佩威，御雄乘险，难困不违。仇灭主定，四海是桢，功成食土，德被遐迩。右将军棘津侯陈武⑩

晏晏曲成⑪，舆从龙腾⑫，安危从主，赤曜以升⑬。赫赫皇皇，道弥光明，惟德御国，流及后萌。右曲成侯虫达⑭

肃肃御史，以武以文，相赵距吕，志安君身。征诣行所，如意不全⑮，天秩邑土⑯，勋乃永存。右御史大夫汾阴侯周昌

邑邑将军⑰，育养烝徒⑱，建谋正直，行不匿邪。入军讨敌⑲，项定天都⑳，佩雀双印㉑，百里为家㉒。右将军青阳侯王吸㉓

【注释】

①挺：应作庭，庭亦为直。当时还未出现挺直一词。

②“距吕”二句：这两句指吕后想立诸吕为王，王陵廷争以为这是违背高祖的约束。

③桓桓：威武之貌。

④“奉使”二句：这两句指韩信守荥阳，被项羽败囚，而终于逃归汉军。 浊(kū枯)：这里作陷入讲。

⑤差：等差。

⑥履让：当同礼让。此指封王、侯事。

⑦“转北”二句：这两句是说，韩王信曾徙北方备胡，被匈奴冒顿所围，乃多次使人求和，高帝怀疑他有二心，以至后有降胡之事。 云中：郡名，在塞上。

⑧信本封韩王，因汉制非刘氏不王，故凡以前封王者，亦系以子孙之侯爵。信之孙婴后归汉封襄城侯。此误为襄平。又，此韩信为韩王信。

⑨岩岩：严峻的样子。

⑩棘津：一作棘蒲。 陈：一姓柴，谥刚。

⑪晏晏：安和之貌。

⑫这句指从刘邦起事。曾有“云起龙骧，化为侯王”之歌。 舆：众。龙腾：龙骧义同。

⑬赤曜：汉为火德，故云赤曜。

⑭曲成：一作曲城，地名。

⑮“相赵”四句：以上四句指高帝以周昌坚毅忠直，使为赵相。赵王如意，戚姬子，吕后蓄意谋害。高帝死，吕后三次召赵王，都为周昌拒绝。吕后怒，先召周昌，至则再召赵王，乃鸩杀之。诣，到来。行在皇帝居地。

⑯天秩：即封以爵秩。 邑土：封邑。

⑰邑邑：自谦克制之貌。

⑱烝：众。

⑲入军讨敌：指王吸为将军击项羽。

⑳项：疑“顶”之误。 顶定天都：竭力为汉定都建国。

㉑此句指王公列侯之印，以白玉制雀形钮饰，此级能佩双印。

㉒百里：一县的范围，方百里。

㉓青阳：《汉书·功臣表》作“清河”。

【译文】

贤明的丞相，天赋忠直，有刚毅德性、正派的操行，不弯不曲，功业成就而显著，荣耀在封邑。他拒抗吕后、奉行正统，昭然不惑。

英武的将军，辅佐君主善战能征，奉使全身归汉，哪怕是身陷项营。论功比德，礼让以平，转北备胡，可惜在云中败倾。

严峻的将军，生性天赋武威，抵御强雄、经历危险，遇难不违背。敌人被灭、君主安定，是四海的梁桢，功成封爵，功德流传远近。

安和的曲成，跟随汉祖龙腾，安危都紧跟君主，红日因此上升。赫赫皇皇，圣道充满光明，只有以德治国，传及后代子孙。

严肃的御史，有武有文，相赵王而拒吕氏，志在保全君身。被召来到皇室，赵王如意丧生。受封爵秩土地，功勋还是永存。

自谦的将军，养育徒众，出计谋正直无私，行为不容邪佞。进入汉军击敌，顶力定下天都。佩带雀钮的双印，受封一县为家。

王贵民　译注

绶笥铭

张 衡

【作者】

张衡，见卷四《两京赋》。

【题解】

绶是一种丝织的带，因宽、窄、形制不同而分别称为绅、纓、组，用作系冠的称纓，系腰的称绅，系蔽膝（围裙）的称紱，缀于鞋上的称组，绶是这类丝带的总名。绶的形制、颜色、花纹，是官阶尊卑、地位高低的标志。笥是一种竹编的小箱。绶笥是收藏绶带的小竹箱。凡官位显著者，皇帝不仅按制赐给各种绶带，还要赐给收藏绶带的小竹箱。张衡此铭是为东汉南阳太守鲍德而作。鲍德是东汉上党郡屯留（今山西屯留县）人，鲍氏从西汉以来累世大官；曾祖鲍宣，西汉哀帝时任司隶校尉，后被王莽所杀。祖鲍永，官至兖州牧。父鲍昱，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为太尉。鲍德官至南阳太守，后任大司农而卒于任上。鲍氏世代为高官，故皇帝有绶及绶笥之赏赐。鲍德是张衡一生中最钦敬的两位友人之一（另一位是崔瑗），故在鲍德修整绶笥时，作此铭以颂扬鲍的功德。此铭前有一序，说明作铭原委，正文为四字一句的韵文，共十六句，六十四字。

【原文】

南阳太守鲍德①，有诏所赐先公绶笥②，传

世用之[3]。时德更理笥[4]，衡时为德主簿[5]，作铭曰：

懿矣兹笥[6]，爰藏宝珍[7]，冠缨组履[8]，文章日信[9]。皇用我赐[10]，俾作帝臣[11]，服其令服[12]，鸾封艾缗[13]。天祚明德[14]，大赉福仁[15]，垂光厥世[16]，子孙克神[17]。厥器维旧，中实维新[18]，周公惟事，七涓有邻[19]。

【注释】

①南阳：郡名，治所在宛，即今河南南阳市。　太守：官名，郡的长官。

②诏：封建社会中皇帝下达的命令。　先公：指鲍德的祖先。

③传世：世代相传。

④更理笥：即重新整修绶笥，使其一新。

⑤衡：张衡的自称。　主簿：太守的属官，掌文书簿录之事，为郡中掾史之首。

⑥懿：美。　兹：此。

⑦爰：语首助词，无义。　珍：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绅"。绅指丝织的大带。当以"珍"字为义长。"宝珍"指下文的"冠缨组履"，"绅"字则与下句犯复。

⑧冠缨：冠两旁的带，用以结于颌下，使冠固定。　组履：施于鞋上的丝带。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织丝有文，以为绶缨之用者也。阔者曰组，为带绶；狭者曰絛，为冠缨；圆者曰纼（xún 旬），施辔（bì 必）与履之缝中。"

⑨文章：指组绶上的纹饰。　信：朱骏声谓借为陈。　日信，日日陈列可见。此句意为组绶上的纹饰日日陈列可见。

⑩皇：即皇帝。　我赐：赐我的倒装句。

⑪俾：使。　帝臣：指上帝之臣，犹言善臣。张震泽说。

⑫令服：美善的服装。令，善。

⑬鸾封：天子的封赐，天子乘鸾车，故以鸾代称天子。张震泽说。　艾：治。　缗：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民"，是。艾民，即治

民。

⑭天祚：天赐福。祚，福。 明德：指有明德的人。

⑮赉(lài赖)：赐。 福仁：有福的仁人。

⑯垂光：光辉垂照。 厥世：其世。厥，其，此。

⑰克：能。 神：此用作动词，指子孙能敬此绶笥如神。

⑱器：指绶笥。 维：即惟。以下三“惟”字皆为助词。 中实：笥中所盛放的绶。

⑲事：指周公辅佐周成王之事。 涓：涓洁，除秽使清洁。 七涓：指周公摄政七年，使天下治平，归政成王。 邻：指与周公为邻。此比喻鲍德之功与周公相当。

【译文】

南阳郡的太守鲍德，家有一个皇帝下令赏赐给他祖先收藏绶带的小竹箱，世代相传使用。这时鲍德将小竹箱加以修整，我张衡正担任鲍德的主簿，于是为这竹箱作了一首铭文，铭文说：

多么漂亮啊这个竹箱，用来收藏宝物珍品，系冠的缨绳、鞋上的丝带，美丽的纹饰日日供陈。皇帝用它来赏赐给我，以使我作正直的良臣，穿上皇帝赏赐的华丽官服，接受天子的命令治民。上天赐福有明德的人，大大赏赐有福分的善良人，他的光辉垂照当世，他的子孙能够敬奉如神。这个竹箱虽是旧物，其中所装却是新增，鲍君像周公辅成王一样勤于政事，他的功绩将与摄政七年的周公相近。

杨升南 译注

官箴三首

崔　骃

【作者】

崔骃(？～公元92年)，东汉文学家。字亭伯，涿郡安平(今属河北省)人。少与班固、傅毅齐名。窦宪任车骑将军时，以骃为府掾，后改任主簿。对窦氏的骄恣，骃多次劝阻，不听。后又被任为长岑长，不赴任。著有《达旨》等作品，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崔亭伯集》。

【题解】

箴的文体，具教戒作用，概见前各篇。崔骃这篇官箴，本书选了太尉、司徒、大理三官，分别是国家机构中掌握军政、民事、刑法的最高职务，这是得当的。箴文叙述各官的缘起、作用，前代为官者尽职、勤职的典型，也有渎职、滥职者。然后总结教训，向统治者提出警告。写得很有气势，也很有参考价值。文字规范，词藻典丽，相比之下，在箴体中，不失为上乘之作。

太尉箴①

【原文】

天官冢宰②，庶僚之率③，师锡有帝④，命虞作尉⑤。爰叶台极，妥平国域⑥，制军诘禁⑦，王旅惟式⑧。九州用绥，群公咸治，干戈载戢⑨，宿缠其纪⑩。上之云据，下之云戴，苟非其人，致我帝载⑪。昔周人思文公⑫，而《召南》咏《甘棠》⑬，昆吾隆夏⑭，伊挚盛商⑮；季世颇僻，礼用不匡。无曰我强，莫余敢丧；无曰我大，轻战好杀。纣师百万，卒以不艾⑯。宰臣司马，敢告在际。

【注释】

①太尉：秦、汉为全国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以之同司徒、司空称三公。

②冢宰：为《周礼》中六官之首，冢宰即太宰，大致到西周后期渐形要职，但如《周礼》中那样显要，所见史实并无足证。

③率：同“帅”，率领者。

④这句为倒装：有帝赐师，或师赐于有帝。帝，指尧。师，即职官。

⑤虞：旧注为舜，意是舜被命为太尉，这是纬书的传说，不确。

⑥妥：一本作“爰”，与上句对称，当是。妥，为绥，安定之意，在此亦通。

⑦诘（jié 洁）：盘问。

⑧式：法式，模式。

⑨戢（jí 集）：收敛，收藏。

⑩这句指太尉主兵，在星宿的位次上为西方白虎七宿之象。 缠：当作躔。 宿躔：即星次。

⑪敔(dù 杜)：败。　载：事。

⑫文公：周公旦。

⑬《诗经·召南·甘棠》篇，歌颂召公辛勤听政在甘棠树下。

⑭昆吾：夏代的一个部落，为祝融之后。

⑮伊挚：伊尹名挚。

⑯艾：老，终。或转音为义，治。

【译文】

天官冢宰，是百官之帅，帝赐设官，命舜为尉。用以协助高位，治平全国，掌握军政、盘查禁卫，是王室师旅的法式。九州从而安定，百官之长都治理，干戈平息，主兵的星宿各得其位。上可说有以据守，下可说被人爱戴，若用非其人，就会败坏皇帝之事。昔日周人思念文公，而《召南》歌颂召公、诗有《甘棠》，昆吾在夏朝得以兴隆，伊尹在商朝盛昌；到了末世邪僻，不把礼义提倡。不要说我很强，没有人敢使我丧亡；不要说我很大，轻于用兵把人杀。商纣有兵达百万，结果灭亡不到老。司马是主要朝臣，我今敢于敬告现时在职者。

司　徒　箴①

【原文】

天监在下，仁德是兴，乃立司徒，乱兹黎烝②。茫茫庶域，率土祁祁③，民具尔瞻，四方是维。乾乾夕惕④，靡怠靡违，恪恭尔职⑤，以勤王机。敬敷五教⑥，九德咸事⑦，啬人用章⑧，黔氓是富。无曰余恃，忘余尔辅；无曰余圣，以忽执政⑨。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绩不怡⑩，疚于尔禄；

丰其折右[11]，而鼎覆其餗[12]。《书》歌股肱[13]，《诗》刺南山[14]，尹氏不堪，国度斯愆[15]。徒臣司众，敢告执藩[16]。

【注释】

①司徒：西周始置，金文多作"司土"。春秋沿置。掌管国家的土地、人口，征发徒役，亦协管教化。

②乱：古义为治。 黎烝：黎庶，老百姓。

③祁祁：众多之状。

④乾乾：勤勉。 惕：警醒。

⑤恪（ké 壳）：谨慎而恭敬。

⑥敷：布。 五教：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⑦九德：九项品德，指"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治）而敬，扰（顺）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实），强而义。"见《尚书·皋陶谟》。 咸事：都能作到。

⑧啬人：乡官之一。

⑨忽：轻视，懈怠。

⑩庶绩：各种政事。 怡：和悦，引申为协调，办好。

⑪这句引《周易·丰卦》九三爻辞："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指坏了事。右，一作肱。

⑫这句亦上文的《丰》卦、九四爻辞："鼎折足，覆公餗。"鼎足折断，便倾倒了主人的饭肴，亦是败坏公事。餗（sù 速），鼎中的食物。

⑬这句引《尚书·益稷》篇文："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说明辅佐大臣的重要。

⑭这句说《诗经·小雅·节南山》篇，讥刺尹氏大师作为国家重臣而败坏政事。

⑮愆（qiān 千）：罪过，过失。

⑯执藩：执掌藩卫，此指大臣。

【译文】

上天监察地下，只有把仁德振兴，于是设立司徒，治好百姓黎民。茫茫的广多区域，所有的土地祁祁，人民都仰望着你，四方依赖你维系。要勤恳到晚还须警醒，不要怠惰、不要违背，敬谨你的职事，以服务君王的万机。恭敬地施行五教，九德都作到完备，啬人因此明白，田野农夫也能富裕。不要说我有恃无恐，忘记了我所辅助者；不要说我圣明，从而轻忽所从之政。不用好人，就会荒废了任命。各种政务不协调，便会惭愧你所受的俸禄；《丰》卦说折断右臂，而鼎足一断、倒掉了饮食。《书》歌唱股肱之臣，《诗》刺大臣有《节南山》篇，尹氏为政太坏，国政就有这么多罪愆。司徒是司掌众人之事，我今敢以此敬告执掌藩卫者。

大　理　箴①

【原文】

邈矣皋陶，翊唐作士②，设为犴狴③，九刑允理④。如石之平，如渊之清；三槐九棘⑤，以质以听⑥。罪人斯殛，凶旅斯并⑦；熙乂帝载，旁施作明⑧。昔在仲尼，哀矜圣人；子罕礼刑⑨，卫人释艰。释之其忠⑩，勋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国广门⑪。复哉邈矣！旧训不遵。主慢臣骄，虐用其民，赏以崇欲，刑以肆忿。纣作炮烙，周人灭殷；夏用淫刑，汤誓其军⑫。卫鞅酷烈，卒殒于秦；不疑加害⑬，祸不反身。嗟兹大理，慎于尔官！赏不可不思，断不可不虔。或有忠而被害，或有孝而见残，吴沉伍胥，殷割比干。莫遂

尔情[14]，是截是刑；无遂尔心，以速以殛。天鉴在颜，无细不录，福善灾恶，其效甚速。理臣思律，敢告执狱。

【注释】

①大理：秦汉时为廷尉，汉景帝时改为大理。掌刑狱，即司法官，为九卿之一。

②翊(yì 义)：辅佐，帮助。 士：古之司法官，亦称理官。

③犴狴(àn bì 岸毕)：牢狱。又作狴犴，本为传说中的一种走兽，古代把它画在牢狱的门上。

④九刑：周代后期的一种刑法。

⑤三槐九棘：审案之所。古代朝门前种植槐树、棘树，象征治狱的公正森严。

⑥质：案子的判决书。 听：听讼，即断案。

⑦并：一作进，除去。同屏字。

⑧旁施：一作方施，普通施行。句出《尚书·益稷》"方施象刑，惟明。"

⑨子罕：这里意为少讲，表示郑重。借用《论语·子罕》篇的"子罕言利"语意。

⑩释之：张释之，为汉文帝时廷尉，量刑从轻而明断。

⑪"于公"二句：此二句说的是，于公曾为东海孝妇的冤狱辩护，其治狱多阴德，子孙必有兴者。其后裔汉宣帝时于定国为廷尉，广求明察者为廷平，四出查案，号称狱平，后为丞相、封侯。是为广门，高大门庭。

⑫汤誓其军：成汤誓师伐夏桀，《尚书》有《汤誓》篇。

⑬不疑加害：汉昭帝时有人冒称卫太子诣阙，京兆尹隽不疑将其逮捕，遂诏下狱伏罪。

⑭遂情：顺情，顺着个人主观想法。下文遂心亦同。

【译文】

古远呀、那皋陶，辅佐唐尧为士官，设置牢狱，九刑公平治断。像秤一般公平，像泉水一样的清；朝门树以三槐九棘，作好裁判和听讼。有罪的人当诛，凶恶之徒不容；积极治好皇帝政事，普

遍施用明刑。从前仲尼，是哀怜百姓的圣人，他谨慎于礼刑，保卫人民、解脱艰辛。张释之忠守此职，辅佐文帝有功勋；于公哀怜寡妇，后嗣于定国广大门庭。前事久远了！如今对古训不遵，主上傲慢而臣下骄纵，虐待人民，用赏是增加欲望，用刑是发泄私忿。纣王创造炮烙之刑，周人就灭了殷；夏桀滥用刑罚，成汤便伐桀誓军。商鞅残酷，结果死于秦；隽不疑加害冒犯者，祸患之来不及回身。唉呀、大理官啊，千万谨慎！行赏不可不多想，断案不可不虔诚。已往也有忠臣被害，也有孝子被残，吴国杀了伍子胥，殷朝剖割比干。不要只顺你自己的性情，又是截断又是用刑；不要只顺着你个人的意欲，草率地去杀戮。天就监视在你面前，没有小事不纪录，赐福给善人、降灾给恶人，这效应很迅速。作大理之臣要时刻想到法律，我今敢以敬告执狱者。

王贵民　译注

座 右 铭

崔 瑗

【作者】

崔瑗(公元77～144年),字子玉,崔骃之子。涿郡安平(今属河北省)人。东汉文学家。早孤,锐志好学,师事贾逵,明天文、历数、《京房易传》。官至济北相。因疾卒,年66岁。瑗工于文辞,善长草书,张芝曾学其笔法。所著有赋、碑、铭、箴、颂及《草书势》等共57篇。《后汉书》有传。

【题解】

座右铭是铭文的一种,写后放在座位的右边,用以自警。《文选·崔瑗〈座右铭〉》唐吕延济题注:"瑗兄璋为人所杀,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铭以自戒,尝置座右,故曰座右铭也。"

【原文】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惟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①,谤议容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②。在涅贵不淄③,暖暖内含光④。柔弱生之徒⑤,老氏诫刚强;行行鄙夫志⑥,悠悠故难量⑦。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注释】

①隐心：指无愧于自心。

②臧（zāng 脏）：善，赞许。

③涅（niè 聂）：可做黑色染料的矾石。　淄（zī 资）：通“缁”，黑色。

④暧暧（ài 爱）：昏暗不明的样子。

⑤柔弱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坚强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此用其意。

⑥行行（hàng 沆）：刚强的样子。

⑦悠悠：忧思的样子。

【译文】

不要说别人之所短，不要夸自己之所长。给与别人的不要放在心上，受人恩惠要念念不忘。世俗称誉不足羡慕，只将仁作自己的纪纲。为人行事无愧于自心，哪怕他人讥议毁谤！莫让虚名超过实际，守愚才被圣人称扬。处在黑色染料中，贵在守身不被染，表面昏昏似平常，内心自秀含光芒。柔弱乃是存身之本，老子诫人莫逞刚强。逞刚强的那是俗人的意气，思悠悠然才难以测量。谨慎言语节饮食，知足常乐无祸殃。照此行动若有常，日久天长显芬芳。

贺友龄　译注

光武济阳宫碑

巩 玮

【作者】

不详。据文中自言“小臣河南尹巩玮，先祖银艾封侯，历世卿尹，受汉重恩”等语，知作者为东汉人，且为官宦世家。《艺文类聚》卷十二节载此文，谓后汉蔡邕作，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七十五《全后汉文》亦将此文收入蔡邕名下。

【题解】

《光武济阳宫碑》是一篇铭文。作者身为后汉官吏，来到济阳，见到济阳宫，自然联想到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于是作此文以颂扬之。文中第一部分叙述了光武出生、起兵、扫平天下，以及即帝位后巡狩封禅之盛。第二部分则讲述自己写作此文，是因为自己受汉重恩，睹见光武出生地济阳宫，追思光武王业之基，以示不忘其本。最后以颂赞作结。全文笔法洗练，用典简约，行文骈散兼杂，颂文全用韵语，是一篇典型的汉代碑颂。文中强调符瑞徵兆，宣扬人命天授，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局限。

【原文】

惟汉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①。考南顿君②，初为济阳令③。济阳有武帝行过宫，常封闭。帝将生，考以令舍下湿，开宫后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④，帝生时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长卜之，长曰：“此善事！不

可言。”岁有嘉禾⑤，一茎生九穗，长于凡禾，因为尊讳⑥。王室中微，哀平短祚⑦，奸臣王莽，偷有神器⑧，十有八年，罪盈恶熟，天人致诛。帝乃龙见白水，渊跃昆滍⑨，破前队之众⑩，殄二公之师⑪，收兵略地，经营河朔⑫，戮力戎功⑬，翼戴更始⑭，义不即命，帝位阙焉⑮。于是群公诸将，据河洛之文，叶符瑞之珍⑯，佥曰历数在帝⑰，践阼允宜⑱。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⑲，即位鄗县之阳⑳，五成之陌㉑，祀汉配天㉒，不失旧物㉓。享国三十六年，方内乂安㉔，蛮夷率服㉕。巡狩泰山，禅梁父㉖，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仪，罔不毕举。道德余庆，延于无穷。

【注释】

①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世祖”是其庙号，“光武”是其谥号。

②考：指刘秀父亲刘钦。　南顿：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项城西。　君：县令。

③济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兰考东北。刘秀出生于此。

④建平：汉哀帝年号。　甲子：古以天干地支纪日。　按：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是公元前6年12月6日。

⑤嘉禾：生长得与众不同特别茁壮的禾稻。《论衡·讲瑞》：“嘉禾生于禾中，与禾中异穗，谓之嘉禾。”

⑥尊讳：旧时对帝王君主不敢直称其名，谓之避讳。因以“讳”指代所避讳的名字。此指光武帝之名“秀”。按：禾类植物开花为“秀”，因为有嘉禾九穗的瑞兆，故名为“秀”。

⑦哀：汉哀帝。公元前7～前2年在位。　平：汉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5年在位。　祚（zuò 坐）：皇位，国统。

⑧神器：帝位、政权。

⑨“帝乃”二句：龙见，《周易·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　白水：

刘秀生于南阳白水乡，谶称“白水真人”。又《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有善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舂陵城郭，大惊道：“气佳哉，郁郁葱葱然！” 渊跃：《周易·乾卦》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按：“龙见”、“渊跃”皆喻帝王初起创业。《后汉书·班固传》载班固《典引》：“是以高光二帝，辰居其域，时至气动，乃龙见渊跃。” 昆：昆阳，今河南叶县。 滍（zhì 至）：滍水，古水名，即今河南鲁山、叶县境内的沙河。

⑩破前队之众：《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更始元年（公元23年）正月，刘秀率兵大败王莽军，斩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

⑪殄（tiǎn 舔）：灭。 二公：指司徒王寻、司空王邑。 师：军队。按：西汉时以司徒、司马、司空合称“三公”。公元23年，王莽使司徒王寻、司空王邑将诸郡兵数十万围昆阳，刘秀率兵大败之，会滍水盛溢，莽军士卒溺死者甚众。此战一举歼灭王莽主力军，斩杀司徒王寻，王邑仅以数千人逃回京都。

⑫“收兵”二句：王莽被灭后，刘秀受更始帝命，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黄河，镇慰州郡。于是刘秀收兵扩地，把河北一带做为自己的根据地。 河朔：指黄河以北。朔，北。

⑬戮力：努力，尽力。 戎功：又作“戎公”，大事。

⑭更始：新朝末刘玄的年号。公元23～25年。

⑮帝位阙焉：更始帝入长安后，昏弱政乱，赤眉军进攻长安，各地割据称王，天下大乱，故曰“帝位阙焉”。

⑯叶：通“协”，符合。 符瑞：祥瑞的征兆。 珍：珍异。按：《宋书·符瑞志》载：刘秀出生时有赤光、嘉禾，微时有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平定河北，还至中山，将军万修得赤伏符言光武当受命，前至鄗县，诸生强华又自长安谒鄗上赤伏符，与万修所上相合，如此等等，都是所谓的“符瑞”。

⑰佥（qiān 千）：众人，大家。 历数：指帝王继承的次第。

⑱阼：疑“祚”之误。 践祚：指帝王即位。 允宜：适宜，得当。

⑲建武：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 建武元年是公元25年。 六月乙未：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乙未”应为“己未”之误。己未是六月二十二日。

⑳鄗（hào 浩）县：古县名，故地在今河北柏乡县北。

㉑五成之陌：地名。刘秀于此举行即位仪式。《后汉书·光武帝纪》：“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㉒祀汉配天，谓祭祀汉祖配享于天。

㉓不失旧物：谓不失汉代旧制。

㉔方内：指四境之内。　乂安：即治安，太平无事。

㉕蛮夷：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　率：皆，都。

㉖巡狩：天子巡行视察。　禅：古代帝王的祭地礼。　梁父：山名，在泰山南。按：此即指封禅。战国秦汉时，儒生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禅”。光武帝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举行封禅大典。

【译文】

汉朝再次承受天命，那是世祖光武皇帝。帝父南顿县令，当初是济阳县令。济阳有武帝行宫，常封闭。光武将出生时，父亲因官邸居所卑下潮湿，打开行宫后殿居住。建平元年十二月初六夜，光武帝出生。当时出现红光，照得满屋通亮。让卜者王长占卜，王长说：“这是大吉事，但不可以说出。”当年出现嘉禾，一茎上长九穗，比普通禾稻长得高大，因此就将“秀”做帝的名字。汉王室中途衰微，哀帝、平帝皇位短促。奸臣王莽，窃篡帝位，共十八年，罪恶满盈，天人都诛讨他。于是，光武起兵于白水乡，初显身手于昆阳、滍水，大破王莽前队大夫所率兵众，歼灭司徒、司空二公的军队，广收兵士，扩占土地，经营河北，致力天下伟业，辅翼拥戴更始，秉仁义而不即位，帝位空阙。于是群公诸将，依据河图洛书之文，合于珍异的祥征瑞兆，都说天子之位已传到光武，宜于即皇帝位。就在建武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光武即位于鄗县南面的五成陌，祭祀汉祖享配于天，不失汉代旧制。光武在位三十六年，境内治安，四边臣服。封泰山，禅梁父，上皇的远迹，古帝的仪则，全都施行。道德遗泽，延及后世以至无穷。

【原文】

先民有言："乐乐其所自生，而礼不忘其本①。"是以虞称妫汭②，姬美周原③。皇天乃眷神宫④，实始于此，厥亦邈哉⑤！所谓神丽显融⑥，越不可尚⑦。小臣河南尹巩玮⑧，先祖银艾封侯⑨，历世卿尹，受汉厚恩。玮以商箕余烈⑩，郡举孝廉⑪，为大官丞⑫，来在济阳。顾见神宫，追维桑梓褒述之义⑬，用取作颂⑭。颂曰：

赫矣炎光，爰耀其辉；笃生圣皇，贰汉之微⑮。稽度虔则⑯，诞育灵姿⑰；黄孽作慝⑱，篡握天机。帝赫斯怒，爰整其师⑲；应期潜见⑳，扶阳而飞㉑。祸乱克定，群凶殄夷㉒；匡复帝载㉓，万国以绥。巡于四岳㉔，展义省方㉕；登封降禅，升于中皇㉖。爰兹初基，天命孔彰㉗；子子孙孙，保之无疆。

【注释】

①"乐乐"二句：语出《礼记·檀弓上》。意为不忘王业的根本。

②虞：虞舜。 妫汭（gui rui 归瑞）：妫水弯曲之处，约在今山西永济县南。古史记舜居妫汭。

③姬：周姓。 周原：古地名，在今陕西岐山县北岐山下。《诗经·大雅·绵》："周原膴膴。"以状土地肥沃。周人赞美其先祖古公亶父迁此，使得周人得以发展强盛起来。

④皇天：对天的尊称。 神宫：神殿，此指济阳宫。

⑤厥：其。 邈：远。

⑥神丽：神妙妍丽。《文选》班固《东都赋》："宫室光明，阙庭神丽。" 显融：盛大光明。

⑦越：语助词，与"曰"、"聿"通用。 尚：加，超过。

⑧尹：汉代都城行政长官之称。

⑨银艾：官印。因银铸官印，系以绿绶带，以艾草染之，故称。

⑩余烈：遗泽。

⑪孝廉：为汉代选举官吏的科目名。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由郡选举。

⑫大官丞：汉少府属官，掌管饮食。

⑬桑梓：《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为古代家室旁常栽的树木，诗意是见到桑树和梓树，引起对父母的怀念。后用为故乡的代称。文中即指代光武帝的故乡。　褒述：记述功德，予以褒扬。

⑭颂：文体之一种。古人写作文史碑铭，于叙述之后也常附以颂文，内容多为评述、颂赞，形式多为韵语。

⑮贰：副，协助。

⑯稽度：考核衡量。　虔：虔敬。　则：法则。

⑰灵姿：指光武帝刘秀。

⑱黄孽：指王莽。因莽自谓黄帝后裔，故称。　慝（tè特）：祸乱，奸邪。

⑲"帝赫"二句：语出《诗经·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旅、师义通。　帝：指光武帝。　赫：发怒。　斯：尽。　爰：于是。　师：军队。

⑳应期：合于天时。　潜见：《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意为圣人久潜初出。

㉑扶阳而飞：《周易·乾卦》："九五，飞龙在天。"　因"乾"于卦为纯阳，故此云"扶阳而飞"，意为有德之人得到王位。

㉒夷：平。

㉓匡复：挽救将亡之国。

㉔巡：天子外出巡查。　四岳：谓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

㉕展义：同"展仪"，展示礼仪。　省方：视察四方。

㉖升于中皇：即"升中"，古帝王登山祭天上告成功之礼。

㉗孔：甚，很。　彰：显著。

【译文】

古代圣贤曾说："音乐，是喜爱王业所由兴起，而先王制礼也是不忘王业的根本。"所以虞舜称举妫汭之土，姬周赞美周原之

地。上天眷顾此神宫，光武王业实始于此，其由来自远啊！这就是所谓神妙妍丽，盛大光明，无以复加了。微臣河南尹巩玮，先祖曾受封侯，历代任卿尹之职，受汉皇室重恩。我仰仗商箕的遗泽，被郡擢举为孝廉，为大官丞，来到济阳。拜见神宫，追思光武，记其功德，因以作颂。颂文是：

盛明啊赤光，照耀光辉；天生圣皇，救汉室之微。稽考敬则，诞育英姿；莽贼作乱，篡夺汉室。光武振怒，整顿军旅；应时显现，终得王位。祸乱平定，群凶扫灭；光复汉统，万国安宁。巡视四岳，示仪四方；封禅盛典，祭天告成。于此初定王基，天命显彰；子子孙孙，保此无疆。

贺友龄　译注

石　门　颂

王　升

【作者】

王升，东汉顺帝至桓帝时人，字稚纪，犍为武阳（今四川成都市南）人。曾任汉中太守，其他生平不详。

【题解】

《石门颂》是王升为杨孟文复通褒斜（yé 爷）石门一事，所写的颂词。褒、斜二水同出秦岭太白山，褒水南注汉水，褒谷口在旧褒城县北十里。石门是在谷口内秦岭余脉的七盘山下开凿的一条穿山隧道，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项隧道工程。褒斜道为汉以后长期往来秦岭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但屡

经战乱而阻塞不通。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司隶校尉杨孟文,鉴于当时所通行的子午道艰难曲折,乃多次上奏,力请修复褒斜道,最终如愿。王升感于杨氏的"明智""忠伉"和辛勤的事业心,写了这篇颂文。不过,需要交代的是:石门的起初开凿,据今人考证是在东汉明帝永平6年至9年(公元63—66年)汉中太守都君率众开通的,杨孟文的功绩乃在于复通。

《石门颂》纪录了千里褒斜道和石门一段修通的历史,对研究蜀道交通无疑具有价值;而对于为社会、人民作了有益事业的官吏,加以表彰、铭记,更是有意义的。尤其是《石门颂》的这块摩崖石刻,六百多字的汉朝隶书,构成"雄野豪放"的一派书法风格,是书法史上的一枝独秀的奇葩。石刻建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距今一千八百多年。

【原文】

惟坤灵定位[1],川泽股躬[2]。泽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3],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4];后以子午,途路涩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先[5]。凡此四道,垓鬲尤艰[6],至于永平[7],其有四年,诏书开余,凿通石门。中遭元二[8],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上则县峻,屈曲流颠;下则入冥,顾写输渊。平阿泉泥[9],常荫鲜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盘[10]。临危枪砀[11],履尾心寒,空舆轻骑,遣导弗前[12]。恶虫蔽狩[13],蛇蝘毒蟃。未秋截霜,稼苗夭残,终年不登,匮馁之患[14]。卑者楚恶,尊者弗安,愁苦之难,焉可具言!于是明知故司隶校尉楗为武阳杨君,厥字孟文,深执忠伉[15],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僚咸从,帝用是听。废子由斯[16],得其度经,功饬尔要[17],敞而晏平,清凉调和,烝烝艾宁[18]。至建和二年仲冬上

旬，汉中太守楗为武阳王升，字稚纪，涉历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贤，勒石颂德，以明厥勋。其辞曰：

【注释】

①坤灵：即地神。古代以天为乾，以地为坤。

②股躬：会文堂本“躬”字作“肱”，是。即人的臂、腿等。

③子午：子午道。从陕西关中直南通向汉中的古道。古以北为“子”，以南为“午”，从杜陵（今西安市东南）直经秦岭至汉中，南口在今安康县境。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时所修，南朝梁另开新路，略向西移。

④诋：当为底，定，奠定之意。

⑤“更随”二句：两句的围谷、堂先：当为具体地名。

⑥垓鬲：即阂（hé 核）隔，今言隔阂，阻隔不通。

⑦永平：东汉明帝年号，共18年（公元58～75年）。

⑧元二：元年二年。此指永初元年二年（公元107～108年，东汉安帝时）陇西诸郡羌族反汉事件。

⑨平阿：平缓的山阿。

⑩确：同“埆”，土地不肥沃，指山石堆积、耸立。

⑪枪砀（dàng 荡）：冲突碰撞。

⑫遰：当为“滞”。 导：同“碍”。滞碍，阻碍迟滞。

⑬狩：不详。或通守，占据之意。

⑭倭（wèi 喂）：同“喂”，喂养，供食。

⑮伉（kàng 抗）：亢直，刚直。

⑯废子：当指废弃的子午道。

⑰尔要：指他的功绩重要。

⑱艾：同“乂”，治。

【译文】

自从地神奠定其位，川泽成为她的股肱。泽有其所灌注之处，川流必有所贯通。山谷下流成川，它的水流往南很盛，所到达八方，益州之地最为充分。高祖承受天命，在汉中始兴。从子午道

出发，出散关、进三秦，建立帝位，汉朝于是奠定。后来因为子午道，途程滞涩艰难，就另走围谷，又通堂先。凡此四路，都阻隔难行。到永平时，其第四年，下了诏书，要开道路、凿通石门。中间遭遇（永初）元年二年的变故，西部夷族起兵相残，桥梁又被断绝，再用子午道通行。这里，上面是悬着陡削的山石，弯曲的水流过山顶；下面深得看不见底，水势倾泻成渊。平缓的山阿泉水和着泥土，经常是浓荫遮蔽、卉木晏然，树木和石头交错，像磨得锋利的巨石堆积如盘。走这里，面临的危险如枪林冲撞，像踏着虎尾令人心寒，即使空车轻骑，也被阻滞而不能向前。还有凶恶的虫类遍地据守，又有蛇、蛭和毒蟃。未到秋天就下严霜，禾苗庄稼被夭折摧残，终年没有收成，而有食物匮乏之患。卑贱的人固然苦楚得很，尊贵者也不能自安，穷愁苦难，哪能说得完！于是明智的前任司隶校尉楗为武阳的杨君，他字孟文，深刻操持忠直的品质，多次呈上修复褒斜道的奏请。主管的官员却加以议驳，杨君便据理力争，百官都支持他，皇帝因而听从。废弃的子午道从此开始，得以再从正道通行，功绩作在重要事业上，天地也敞亮、社会也晏然清平，从此寒热调和，黎民百姓得以安宁。到建和二年十一月上旬，汉中太守楗为武阳的王升，字稚纪，徒步经历山道，推本溯源，赞赏杨君的明智，称美他的仁贤，就进行刻石颂德，彰明他的功勋。颂辞说：

【原文】

君德明明，焕焕弥光[1]。刺过拾遗，厉清八荒。奉魁承杓[2]，绥亿衙疆[3]。春宣圣日，秋贬若霜。无偏荡荡，真雅以方。宁静烝庶，政与乾通[4]。辅主匡君，循礼有常，咸晓地理，知世纪纲。言必忠义，匪石厥章[5]。恢宏大节，谠而益明[6]。揆往卓今[7]，谋合朝情。释艰即安，有勋有荣。禹

凿龙门，君其继踪。上顺斗极，下答坤皇[8]。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乐，庶士悦雍。商人咸憘[9]，农夫永同。春秋记异，今而纪功。垂流亿载，世世叹诵。

【注释】

①焫(ruò若)：点燃，焚烧。又作爇。

②魁(qí其)：北斗星座第一至第四星，本作魁。 杓：北斗星座第五至第七星，即斗柄。魁、杓指朝廷、君主。

③亿：安。 衙疆：犹边疆。 衙，排列成行。

④乾：指天。

⑤匪：同“非”，不，没有。

⑥谠(dǎng党)：正直的言论。

⑦卓：正，当。 卓今：犹当今。卓，亦可解为卓见，对今有卓见，亦通。

⑧坤皇：同前坤灵，地神。

⑨憘：同“喜”，喜悦。

【译文】

杨君的德明而又明，焕发出最亮的光。讽刺过失、拾补遗缺，激励澄清八荒。奉事朝廷君主，安定四方边疆。宣教如春天的圣日，刑贬如秋日的严霜。无偏私的正道坦荡，率真、高雅又有方。使黎民众庶宁静，政治与天道相通畅。辅助匡正君主，遵循礼制有常，地理都能通晓，知道治世的纪纲。言论必依忠义，不须刻石也能显扬。恢宏的大节，直言而增益英明。揆度往古当今，谋议都合朝廷政情。消除艰难、归于安定，有功勋又有光荣。大禹凿通龙门，杨君在后继承。上能顺应北斗，下可报答地神。自南自北，四海相通。君子安乐，庶士欢欣，商人都喜悦，农夫永远同心。《春秋》记载异事，我今纪录功勋。让功迹流传千万载，世代都赞叹吟诵。

王贵民　译注

祖　德　颂

蔡　邕

【作者】

蔡邕(公元133～192年),名邕,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人。古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年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通经史、音律、天文。善辞章、数学。初为司徒桥玄属官。又召拜为郎中,迁升为议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求正定《六经》文字,邕自写经于碑,使工匠镌刻,世称"熹平石经",观者填塞巷陌。后因上书论朝政缺失,遭诬陷,流放朔方。遇赦后,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十余年。董卓专政,被起用为侍御史,官至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卓被诛后,邕死于狱中。著有诗、赋、碑、诔、铭等104篇。《述行赋》抨击了当时腐败的政治。诗以《饮马长城窟行》为最知名。散文工整典雅,擅长碑记,句多骈偶。有集20卷、已散佚,后人辑有《蔡中郎集》。《后汉书》有传。

【题解】

本文选自《蔡中郎集》。这是蔡邕为赞扬祖上有德而撰写的一篇颂文。作者首先用《易经》:"嘉积善有余庆"和《诗经·周颂·烈文》:"子孙保之"说明只要祖上有德,子孙是可以承受吉祥的。蔡邕的祖上正好是"世载孝友,重以明德,率礼莫违"的人,因此出现了"兔扰驯"、"木连理"的吉兆,说明祖先讲仁义,当日"园有甘棠,别干同心"。更是祖上有德的象征!只是"析薪之业",担心自己不能肩负,但祖上这种赐与是自己的光荣,所以在颂文

的最后表示，自己不能徒然享受祖先的功绩，即应有所作为；否则，这不但不是光荣，反倒是耻辱。

【原文】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祸乱，至于成王，太平乃洽①，祥瑞毕降②。夫岂后德熙隆③，渐浸之所通也④？是以《易》嘉积善有余庆⑤，《诗》称子孙保之，非特王道然也⑥，贤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⑦，暨于予考⑧，世载孝友⑨，重以明德，率礼莫违⑩。是以灵祇降之休瑞⑪，兔扰驯以昭其仁⑫，木连理以象其义⑬。斯乃祖祢之遗灵⑭，盛德之所贶也⑮，岂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⑯？乃为颂曰：

穆穆我祖⑰，世笃其仁⑱，其德克明，情懿惟醇⑲，宣慈惠和⑳，无竞伊人㉑。岩岩我考㉒，莅之以庄㉓，增崇丕显㉔，克构其堂，是用祚之㉕，休征惟光㉖。厥征伊何㉗？於昭于今㉘，园有甘棠㉙，别干同心㉚；坟有扰兔㉛，宅我柏林㉜。神不可诬㉝，伪不可加㉞。析薪之业㉟，畏不克荷；矧贪灵贶㊱，以为己华㊲！惟予小子㊳，岂不是欲㊴？干有先功㊵，匪荣伊辱㊶。

【注释】

①洽：广博，周遍。

②毕：全部。

③后：国君。 熙：光明。 隆：兴盛。

④浸：积渐而扩展、延及。　通：通达。

⑤嘉：赞扬。　积善：积累美德。　余庆：旧指先代的遗泽。《周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⑥王道：古代儒者鼓吹凭借"仁义"治理天下。是"霸道"的对称。

⑦烈祖：祖先。

⑧暨(jì既)：及，到。　考：已去世的父亲，又称先父。

⑨载(zǎi宰)：记录，记载。　孝友：《诗经·小雅·六月》："张仲孝友"。毛传："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

⑩率：遵循。

⑪灵：神。　祇(qí其)：地神。　休：吉庆，福禄。　瑞：吉祥。

⑫扰：驯服。《周礼·夏官·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　昭：显扬。

⑬连理：不同根的草木，其枝干连生在一起。旧时看作吉祥的征兆。象：象征。

⑭祢(nǐ你)：已死的父亲在宗庙中立主(牌位)之称。《公羊传·隐公元年》："惠公者何？隐之考也。"何休注："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

⑮贶(kuàng况)：赐与。

⑯童蒙：愚昧无知。　克：能够。

⑰穆穆：仪表美好，容止端庄恭敬。

⑱笃：厚实，深厚。

⑲情：《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作"惟"，是。　懿(yì义)：美好。　惟：二惟字都作语助。　醇：淳朴，淳厚。

⑳宣：显示。　惠：赐。

㉑竞：比赛，争。　伊：他，这。

㉒岩岩：高峻貌。《诗经·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㉓莅(lì利)：临，到。　庄：端庄，严肃。

㉔丕(pī批)显：大显，显耀。

㉕祚(zuò坐)：福。这里用作动词，能承祖福之意。

㉖惟：为，是。

㉗厥：其，他。　伊：通"繄(yī衣)"，是。《诗经·小雅·蓼莪》："匪莪伊蒿。"

㉘於(wū 乌):叹词。 昭:明,显明。

㉙甘棠:棠梨。相传西周召伯宣扬文王之道,曾在甘棠树下休息,因此后人用甘棠称颂地方官吏之有惠政于民者。

㉚别:不同的。 干(gàn 赣):树干。 别干:不同的树干。

㉛坟:高山地面的土堆。

㉜宅:居住。

㉝诬:欺骗,冤屈。

㉞伪:假,虚伪。

㉟析薪:劈柴。《左传·昭公七年》: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引申为儿子承担父业。

㊱矧(shěn 审):何况,况且。 贪:贪求。 灵贶:神灵的赐予。

㊲华:光采。

㊳小子:年幼的人,后辈。这里是自谦。

㊴是:指示代词,这。在这里作"欲"的宾语,因是否定句,宾语前置。

㊵干(gān 甘):徒然,白白地。 有:占有,取得。 干有先功:白白地享有先人的功绩。

㊶匪:通"非",不是。 匪荣伊辱:不是光荣,而是耻辱。句式如前注㉗。

【译文】

从前周文王开始承受天命,武王平定祸乱,直到周成王的时候,天下才普遍太平,全国普获吉祥。那难道是国君的德行光辉旺盛,逐渐浸润所通达的结果吗?因此,《易经》赞扬积累善行的人家,一定有喜庆遗留给子孙。《诗经》也称道"子孙保之",不只是因国君行王道才能这样,其他的贤人君子只要是能履行仁德的,也都是有份的啊。从前自我的祖先直到我的先父,世代记载他们都是孝顺父母善待兄弟的人,加上他们施行明德,遵循礼仪、从不违背。因此神灵都降祥瑞给他们,有如兔子驯服显示他们履行仁道,树木连枝生长来象征他们是有义理。这些才是祖考遗留下来的灵验,他们的盛大德行所赐与的啊。这难道是我这个

年幼无知的孤儿所能担当起的吗？因而为之作颂：

肃穆庄敬的我祖，世世代代专务于仁，德行昭著，深厚清醇，宽慈和善，没有能赛过他的人。我的高尚的先父，加之他的端庄，增高祖上的光辉，他能构建功业的高堂，以此继承祖福，吉祥的征兆，多么荣光。吉祥的征兆是什么呢？它显示在今天，那就是：园中在有标志仁政的甘棠，不同的枝干都同心；土堆上的野兔很驯服，都住在我家的柏林里。神灵不可欺，假的不可强加。父亲的事业，只怕我不能担当，何况贪求神的赐予，来作自己的荣誉！我这个晚辈小子，难道不想完成祖上留给的任务？如果白白地享受先人的功绩，那不是我的光荣而是耻辱！

曹翠云　译注

京兆樊惠渠颂①

蔡　邕

【作者】

蔡邕，见本卷《祖德颂》。

【题解】

樊陵为东汉樊英之孙。曾经求为李膺门徒，李膺鄙之不受。后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为志节者所不齿。但樊陵修水渠有功，蔡邕特作此颂。文中援引“西门起邺”、“郑国行秦”、“李冰在蜀”和“信臣治穰”等兴修水利造福

万民的史实，加以陪衬。原来阳陵县一带，长期土气辛螫，嘉谷不植，草莱荒芜。自从京兆尹樊陵到任之后，才有人关心人民疾苦，上报国君，下约官民，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大家一齐动手，修起了一座坚固的水渠，灌溉田亩，使卤地变成了良田。从此百谷丰收，人民欢乐喜悦，把这个渠称之为“樊惠渠”，以纪念樊陵。蔡邕作这颂，表彰樊氏的这一功绩，从对人民有利这一点看，还是有意义的。

【原文】

《洪范》八政[2]，一曰“食”；《周礼》九职[3]，一曰“农”。有生之本，于是乎出；货殖财用[4]，于是乎在。九土上沃，为大田多稔[5]。然而地有埆埆[6]，川有垫下[7]，溉灌之便，行趋不至。明哲君子，创业农事，因高卑之宜[8]，驱自行之势[9]，以尽水利，而富国饶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门起邺[10]，郑国行秦[11]，李冰在蜀[12]，信臣治穰[13]，皆此道也。阳陵县东[14]，其地衍隩[15]，土气辛螫[16]，嘉谷不植，草莱焦枯[17]。而泾水长流，溉灌维首，编户齐氓[18]，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谋不暇给[19]，盖常兴役，犹不克成。光和五年[20]，京兆尹樊君[21]，讳陵，字德云，勤恤人隐[22]，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23]，无闻而不行焉。遂咨之郡吏，申于政府[24]，佥以为因其所利之事者[25]，不可已者也[26]。乃命方略大吏翘[27]，遂令伍琼揣度计虑[28]，揆程经用[29]，以事上闻，副在三府[30]。司农遂取财于豪富[31]，借力于黎元[32]。树柱累石，委薪积土[33]，基趾工坚[34]，体势强壮。折湍流[35]，款旷陂[36]，会之于新渠；疏水门，通窬渎[37]，洒之于畎亩。清流浸润，泥潦浮游[38]。昔之卤田[39]，化为甘

壤[40]，粳黍稼穑之所入[41]，不可胜算。农民熙怡悦豫[42]，相与讴谈疆畔[43]。斐然成章[44]，谓之樊惠渠云[45]。

【注释】

①京兆：郡名。因地属畿辅，故不称郡。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约当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以东，渭河以南地。　樊惠渠：因京兆樊陵替人民修建了一条水渠，大大发展了农业生产，人民感谢，称之为“樊惠渠”，意即樊陵惠赐的渠。

②《洪范》：《尚书》的篇名。洪，大。范，法，规范。旧传为商末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　八政：古代八大政事。指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

③《周礼》：亦称《周官》，儒家经典之一。　九职：九种职务。

④货殖：这里指产业、物产。　财用：财物，货物。

⑤九土：九州之土，即九州。　稔（rěn 忍）：庄稼成熟。

⑥埆墝（què jí 却吉）：土地瘠薄，即薄土。

⑦垫：地势低下。

⑧明哲：明智；洞明事理。

⑨驱：驱逐，驱赶。

⑩若夫：像那。　西门起邺：战国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令，曾破除当地“为河伯娶妇”的迷信，并开凿水渠十二条，引漳水灌溉，改良土壤，以发展农业生产。

⑪郑国：人名，战国末韩国水利家。　行秦：指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郑国受韩国派遣去秦国，游说秦国兴修水利，筑了个西引泾水，东注洛河的灌溉渠，长达三百余里，灌田四万余顷。史称：“于是关中成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名）曰‘郑国渠’。”

⑫李冰在蜀：战国时的水利家李冰（约公元前256～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守。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兴办许多水利工程，以都江堰为最著名，二千二百多年来在川西平原效益卓著。

⑬信臣：姓召，名信臣，字翁卿，西汉寿春人。元帝时任南阳太守，修渠筑坝数十处，灌田三万顷。几年内，户口增加一倍，人尊称他为“召父”。　穰

(rǎng 攘)：古地名，穰县。战国时为楚邑，后属韩。治所在今河南邓县。

⑭阳陵：西汉五陵之一。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在此筑阳陵，并改县名(今陕西高陵西南)。

⑮衍(yǎn 演)：水流广布。 隩(yù 遇，又读ào 傲)：水涯深曲处。

⑯土气：犹言地气。 辛螫(zhē 遮，又读shì 式)：毒虫螫人。

⑰草莱：杂生的丛草。

⑱编户：编入户籍的平民。 氓：民。旧时专称农民，带有鄙视义。

⑲庸力：犹劳力。 牧：治理。 谋：商量。 不暇给：顾不过来。

⑳光和：东汉灵帝年号。 光和五年：公元182年。

㉑京兆尹：官名，京兆长官，相当于郡太守。

㉒勤：奋力。 恤(xù 序)：同情。 隐：穷困。

㉓苟：如果，只要。 惠：赐给。

㉔申：申明，上报。

㉕佥(qiān 千)：大家，都。

㉖已：停止，罢免。

㉗方略：计谋。 麴(qǔ 曲)：姓。

㉘伍琼：人名。后汉，官城门校尉，为董卓所信任。琼所举皆出宰州郡，后皆合兵伐卓，被董卓所杀。

㉙揆(kuí 葵)：估量。 程：进度。 经：治理。 用：费用。

㉚副：副本。 三府：古代管理财货的官。

㉛司农：管理农业的官署。

㉜黎元：老百姓。

㉝委：堆积。

㉞基趾：地基。

㉟折：断。 湍(tuān 团阴)：急流的水。

㊱款：缓、慢。 旷：空阔。 陂(bēi 杯)：堤岸。

㊲通：打通。 窬(yú 鱼)：中空；洞孔。

㊳潦(láo 老)：雨后地面的积水。

㊴卤(lǔ 鲁)田：不生谷物的咸卤地。

㊵甘壤：好地，良田。

㊶粳：粳稻。 黍(shǔ 鼠)：黍子，糜子。 稼(jià 价)：播种庄稼。 穑(sè

色）：收获谷物。

㊷熙（xī 西）：通“嬉”，高兴。　怡（yí 移）：喜悦。　悦：愉快。　豫（yù 玉）：悦乐。四字为同义词。

㊸讴（ōu 欧）：歌唱。　疆：土地界限。　畔（pàn 盼）：边。

㊹斐（fěi 匪）：文采貌。　章：乐章，歌。

㊺谓：称，叫做。　之：指水渠。　云：依清嘉庆本《蔡中郎文集》作“云尔”。　云尔：语气词，表示序文的结束。

【译文】

《尚书·洪范》中规定有古代的八项政事，第一叫做食；《周礼》中也规定了周朝官员的九项职务，第一叫做农。于是把丰收和生产当作中心任务的规定就出现了；货殖和财用也因此都有了。九州的土地肥沃是大田庄稼成熟的原因。然而土地有的瘠薄；河川也有的低下，灌溉起来水流不到，很不方便。明察事理的君子创立农业的时候，总是要依据地势的高低，驱使河水形成自己的流向，以发挥水的全部效益，而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裕。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就像西门豹在邺地兴修水利；郑国帮助秦国修建水渠，使秦国富强；李冰在蜀郡兴办许多水利工程；召信臣在穰县治理水域，使那儿庄稼丰收。他们都是这样做的。阳陵县的东部，土地既有大水，也有深渊，地气有螫人之毒，种不了五谷，杂草枯槁。然而泾水长流，则灌溉是居首位的，但编户齐民，劳力不能供给，管理的官吏商量顾不过来，虽然经常兴起这种劳役，还是不能完成任务。直到东汉灵帝光和第五年（公元182年），京兆君樊陵字德云，他奋力同情人民的疾苦，一心办好政事，只要有可以惠顾人民的事，从来没有听见而不去做的。于是他一方面找郡吏们商量；一方面立即向政府申报，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因此而得利的事情，是不可停止的啊！于是就叫一个姓翘的管计划的大官，遂令伍琼进行估量策划，计算修渠的进度和经办的费用，把这些事呈报给皇上知道，副本放在管理财货的官

府。掌管农事的机构于是就从豪富手中集资，凭借老百姓的劳力。竖起柱子，堆积石头，放好柴草，累积泥土，使水渠的基础工程坚实，总的建筑形体牢固。截断急流，让水缓慢地流到空阔的堤岸，把水流汇合到新渠中来。然后打开水门，疏通洞口和水沟，使水流通畅到广阔的田亩里去。清澈的流水浸润了土地，一片泥水浮游。以前不长谷物的盐碱地变成了良田。各种谷物的收获，多得无法计算。农民兴高采烈，大家在田边上唱歌欢笑，显得很有文采出口成章，就把这个水渠叫做“樊惠渠”。

【原文】

其歌曰：

我有长流，莫或遏之①；我有沟浍②，莫或达之③。田畴斥卤④，莫修莫厘⑤；饥馑困悴⑥，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亩。黄潦膏凝⑦，多稼茂止⑧；惠乃无疆，如何弗喜！我壤既营，我疆斯成⑨，泯泯我人⑩，既富且盈。为酒为酿，蒸彼祖灵⑪，贻福惠君⑫，寿考且宁⑬。

【注释】

①或：语助，舒缓语气。 遏（è 饿）：止，阻止。 之：指代长流。

②沟浍（kuài 快）：古时用以防旱除涝的田间通水沟。

③达：畅通。这里是使动用法。之：指代沟浍。 达之：使沟浍畅通。

④田畴：田地。 斥卤：盐碱地。同前卤田。

⑤厘：治理。

⑥饥：五谷不熟叫做饥。 馑（jǐn 仅）：菜蔬不熟叫做馑。

⑦黄潦：黄色的积水。 膏凝：像脂肪一样地凝滞着。

⑧止：表确定语气。

⑨斯：乃，这才。

⑩泯泯（mǐn 敏）：茫茫，广阔。这里是广大。

⑪蒸：祭祀名。《尔雅·释天》："冬祭曰蒸"。

⑫贻（yí移）：赠送。　惠：仁慈。

⑬考：老。　寿考：长寿。

【译文】

农民们歌唱道：

我们有长流的水，没有谁去抑止它；我们有通水的沟，没有谁去使它通达。田地盐碱没有谁来修整、治好；粮菜不熟多忧愁，没有谁来周济、思考。于是有樊君作人民的父母官，立志修整我们的田亩。黄泥积水像膏脂一样凝结着，各种庄稼长势丰茂，樊公的恩惠大无边，叫我们怎么不喜乐欢唱！我们的土壤既已耕作经营，我们的疆界就已完成。广大的劳苦人民，生活富裕又丰盈。大家酿造酒醴，冬天祭祀祖灵，祝福仁惠的樊公，长寿又康宁。

曹翠云　译注

出　师　颂

史　岑

【作者】

史岑，字孝山。生卒爵里不详。东汉和帝、安帝时人。

【题解】

据《后汉书·邓禹传》附《邓骘传》载，邓骘妹为和熹皇后，安帝立，封骘上蔡侯。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凉部羌人叛乱，摇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骘将兵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骘西屯汉阳，使征西校尉任尚、从

事中郎马钧与羌战，大败之。冬，徵骘班师。朝廷遣五官中郎将迎接，拜骘为大将军。军到河南，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赍牛酒犒劳，王、侯相望于道。既至，大会群臣，赐束帛乘马。荣宠显赫，光震都鄙。《出师颂》即为此而作。文中多引《诗经》成句，将邓骘比作周初吕望与宣王时尹吉甫，譬喻巧妙贴切，用辞典雅简练。

【原文】

茫茫上天，降祚有汉，兆基开业，人神攸赞。五曜霄映①，素灵夜叹②，皇运来授，万宝增焕。历纪十二，天命中易③。西零不顺④，东夷构逆⑤，乃命上将，授以雄戟⑥。桓桓上将⑦，实天所启，允文允武⑧，明诗说礼⑨，宪章百揆⑩，为世作楷。昔在孟津⑪，惟师尚父⑫，素旄一麾⑬，浑一区宇⑭，苍生更始⑮，朔风变楚⑯。薄伐猃狁，至于太原⑰，诗人歌之，犹叹其艰。况我将军，穷城极边，鼓无停响，旗不暂褰⑱，泽沾遐荒⑲，功铭鼎铉⑳。我出我师，于彼西疆㉑，天子饯我，路车乘黄，言念伯舅，恩深渭阳㉒。介圭既削㉓，列壤酬勋㉔，今我将军，启土上郡㉕，传子传孙，显显令问㉖。

【注释】

①五曜（yào 耀）：五星。《汉书·高帝纪》："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应劭注："东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当有圣人，以义取天下。"

②素灵夜叹：《汉书·高帝纪》载，刘邦起兵，夜过泽中，有大蛇当道，拔剑斩之。后有人至此，见一老妪夜哭。问其故，回答说："我儿子是白帝子，化为蛇当道，被赤帝子斩杀。"

③历纪十二，天命中易：自汉高祖后，历经十二代君主而王莽篡汉。

④西零：即先零，汉时羌族的一支。居今西海盐池一带。　不顺：指不顺从汉朝。

⑤东夷：古代华夏族对东方诸少数民族的称呼。　构逆：生事叛逆。

⑥戟：古代兵器名。

⑦桓桓：威武的样子。

⑧允文允武：允，诚然。语出《诗经·鲁颂·泮水》："允文允武，昭格列祖。"

⑨明诗说礼：谓通达诗书爱悦礼乐，赞其文雅好德。说，同"悦"。

⑩宪章：效法。　百揆（kuí 葵）：犹"百官"。

⑪孟津：古黄河津渡名。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武王伐殷，在此盟会诸侯，渡过黄河。

⑫师尚父：周文王称吕望为尚父，意为可尊敬的父辈。吕望为太师，故又尊称师尚父。《诗经·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

⑬旄：古时旗杆头上用牦牛尾作的装饰，因指有这种装饰的旗子。麾：通"挥"。《文选》注引《鬻子》："武王伐纣，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纣军反走。"太公，即吕望。又《尚书·牧誓》："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⑭浑一：统一。　区宇：全境，天下。

⑮苍生：人民，百姓。

⑯朔风：指商纣所好的"北鄙之音"。　楚：指舜所好的"南风之诗"。《史记·乐书》："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

⑰"薄伐"二句：语出《诗经·小雅·六月》。　薄：动词词头。　猃狁（xiǎn yǔn 险允）：古代少数民族名。殷周之际，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甘肃北部及内蒙西部。按，此诗歌颂周宣王攻伐猃狁，并赞美大将尹吉甫。以喻此次汉伐西羌，并赞美伐羌将领邓骘。

⑱褰（qiān 千）：卷起。

⑲泽：指恩德。　遐：远。

⑳铉（xuàn 眩）：举鼎的器具。

㉑"我出"二句：《诗经·小雅·出车》："我出我车，于彼牧矣。"按，《出车》是慰劳将帅出征归来之诗，此略改之而用其意。

㉒“天子”四句：沿用《诗经·秦风·渭阳》句。 路车：天子或诸侯所乘的车子。 乘黄：四匹黄色的马。原诗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此是秦康公送其舅晋文公之诗。邓骘为安帝之舅，其出征前，安帝亲幸平乐观饯送，故此四句略改诗句以取其意。

㉓介圭：大圭。圭为长形玉板，上圆或尖，下方。古用以作分封的信符。

㉔列：通“裂”，分。

㉕启土：开拓疆域。此指受到封土。

㉖显显：盛明的样子。 令问：美好的名声。问，通“闻”。

【译文】

茫茫上天授汉皇，初创基业人神帮。五星映照现灵光，白帝夜哭呈祯祥，皇运有命天来授，万宝聚集增辉煌。历十二代天命改，王莽篡逆汉运衰。西零顽羌不顺命，东夷生事叛朝堂，于是朝廷命上将，授以雄戟讨顽羌。上将堂堂好威武，人才造将赖上苍，文武双全达诗礼，百官世人作榜样。古有尚父姜太师，渡过孟津白旄挥，统一天下救百姓，诛灭虐纣天下治。周伐猃狁至太原，诗人歌颂叹其艰。我朝将军征边陲，鼓不停响旗不卷，恩泽远边润荒野，功劳卓著铭鼎铉。将军出师征西疆，天子亲为我饯行，赠我路车四黄马，甥舅恩深如《渭阳》。大圭已削赐功臣，分封土地酬功勋，今我将军受封地，传子传孙扬美名。

贺友龄　译注

送第五永为督军御史箴

高　彪

【作者】

高彪，字义方。吴郡无锡（今属江苏）人。东汉学者。家本单寒，至彪为诸生，游太学，有雅才而讷于言。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迁内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饯于上东门，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病卒于官。文章多亡佚。

【题解】

东汉末期灵帝之世，外戚擅权，政治混乱，天灾人祸，屡屡出现。时京兆第五永（第五，复姓。）为督军御史，督察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以赠第五永，对他寄以厚望，同时也给以规戒。据《后汉书·高彪传》载：“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

【原文】

文武将坠，乃俾俊臣①，整我皇纲，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②，明其果毅③，尚其桓桓④。吕尚七十⑤，气冠三军，诗人作歌，如鹰如鹯⑥。天有太一⑦，五将三门⑧；地有九变⑨，丘陵山川；人有计策，六奇五间⑩。总兹三事，谋则咨询。无曰己能，务在求贤，淮阴之勇⑪，广野是

尊[12]。周公大圣[13]，石碏纯臣[14]，以威克爱[15]，以义灭亲[16]。勿谓时险，不正其身；勿谓无人，莫识己真。忘富遗贵，福禄并存；枉道依合，复无所观。先公高节[17]，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厉终身。

【注释】

①俾(bì 必)：使，用。

②即戎：临战，临阵。此指受命督军。

③果毅：果敢勇毅。《左传·宣公二年》："杀敌为果，致果为毅。"

④桓桓：威武的样子。

⑤吕尚：姜姓，吕氏，名望，或说字子牙，俗称姜太公。西周初年任太师，又尊称师尚父。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据传太公年七十方得遇周文王。

⑥如鹰如鹯(zhān 沾)：鹰鹯皆猛禽，如鹰如鹯，形容勇猛威武的样子。《诗经·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⑦太一：亦作"太乙"，星官名。《太乙金镜式经·序》："太乙，天帝之神也。"《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司马贞《索隐》引宋均云："太一，北极神之别名"。

⑧五将：古称北极星周围五个星座为"五将"。见《太乙金镜式经·推五将所主法》。 三门：古代占验家立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为八门，以配八卦、八方。其中休门、生门、开门三门为吉，其余为凶。《后汉书·高彪传》李贤注："《太一式》：'凡举皆欲发三门，顺五将。'"按，古人用兵，也仿八门列阵，观星象测凶吉。

⑨九变：复杂多变。此指用兵之地。《孙子兵法》有《九变篇》，专讲依地形用兵之术，说："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

⑩六奇：《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陈平为高祖"凡六出奇计"。后因以指出奇制胜的谋略。 五间：使用间谍的五种方法。《孙子兵法·用间篇》："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为神纪，人君之宝也。"

⑪淮阴：指淮阴侯韩信。

⑫广野，似应为“广武”，指广武君李左车。《后汉书·高彪传》李贤注：“前书韩信破赵，得广武君李左车，解其缚而师事之。而此作‘广野’，案广野君郦食其无韩信师事处，盖误也。”

⑬周公：姬姓，名旦，周武王之弟。因其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

⑭石碏（què 却）：春秋时卫国大夫。

⑮以威克爱：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不服，联合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周公东征，平定反叛，诛管叔，放蔡叔，废霍叔。

⑯以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载，卫公子州吁袭杀卫桓公，自立为君。石碏之子石厚参与其谋。石碏将州吁和石厚诱到陈国，请陈人捉住杀死。“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⑰先公：祖先。第五永的先祖第五伦、第五种、第五坊等皆仕东汉。

【译文】

文武之道将衰颓，于是任用贤良臣，整顿大汉皇纲纪，董理这些不敬人。古来得道贤君子，临阵不顾身安危，显明果敢与勇毅，崇尚桓桓武为先。古昔吕尚七十岁，威武豪气冠三军，诗人作歌赞颂他，如鹰如鹯传美名。天有太一尊贵神，五将三门巧列阵；地形复杂多变化，山川丘陵要依凭；人有计策多施展，六奇五间战能赢。总此三事天地人，筹划计谋多咨询，不要只说自己能，当务之急在求贤，韩信骁勇盖天下，尚且师事广武君。周公上古大圣人，石碏春秋号纯臣，以威胜爱伐管蔡，诛杀叛逆义灭亲。不要强调时局险，因此不端正自身；不要以为世无人，没有知音识己真。不必计较富与贵，福禄自然可保存；枉曲正道依时俗，实在不足以观取。君之先祖节操高，应当永远作榜样。望君此戒常佩藏，砥砺终身永不忘。

贺友龄　译注

外 戚 箴

崔 琦

【作者】

崔琦，字子玮。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东汉文学家。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著称。永和初举孝廉为郎，河南尹梁冀慕其才，折节下交。因讽谏触怒梁冀，被遣归。后除为临济长，不敢任职，解印绶去。终被梁冀捕杀。所著赋、颂、铭、诔、箴、吊、论、九咨、七言等凡十五篇。

【题解】

外戚，指帝王的母族或妻族。东汉末期，外戚擅权，专横跋扈。梁冀即为外戚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两个妹妹先后为顺帝、桓帝皇后，其父梁商为大将军。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梁冀任河南尹。商死，冀又继任大将军。顺帝死，冀与其妹梁太后先后立冲、质、桓三帝，专断朝政近二十年。梁冀为人骄奢暴恣，多为非法之事。其两妹死后，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定计诛灭梁氏，卖其财产，竟得三十余万万之巨！崔琦于永和初举孝廉为郎，梁冀时为河南尹，闻其才而请与交。崔琦作此《外戚箴》，引古今成败以告戒梁冀。其文言辞激烈，得罪梁冀，后终被梁冀所害。

【原文】

赫赫外戚，华宠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①，周兴三

母[2]，有莘崇汤[3]。宣王晏起，姜后脱簪[4]；齐王好乐，卫姬不音[5]。皆辅主以礼，扶君以仁，达才进善，以义济身。爰暨末叶，渐已颓亏，贯鱼不叙[6]，九御差池[7]。晋国之难，祸起于丽[8]，惟家之索，牝鸡之晨[9]。专权擅爱，显己蔽人，陵长间旧，圮剥至亲[10]，并后匹嫡[11]，淫女弊陈[12]。匪贤是上，番为司徒[13]，荷爵负乘[14]，采食名都[15]，诗人是刺，德用不怃[16]。暴辛惑妇[17]，拒谏自孤，蝠蛇其心[18]，纵毒不辜。诸父是杀[19]，孕子是刳[20]，天怒地忿，人谋鬼图。甲子昧爽，身首分离[21]，初为天子，后为人螭[22]。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礼，而竞奖与权。先笑后号[23]，卒以辱残，家国泯绝，宗庙烧燔。末嬉丧夏[24]，褒姒弊周[25]，妲己亡殷[26]，赵灵沙丘[27]。戚姬人豕，吕宗以败[28]；陈后作巫，卒死于外[29]；霍欲鸩子，身乃罹废[30]。故曰无谓我贵，天将尔摧；无恃常好，色有歇微；无怙常幸，爱有陵迟[31]。无曰我能，天人尔违；患生不德，福有慎机。日不常中，月盈有亏，履道者固，仗势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32]。

【注释】

①英皇：帝尧之女女英、娥皇，为舜二妃。

②三母：指周代三位贤母。汉刘向《列女传·周室三母》："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又见《后汉书·和熹皇后纪》。

③有莘（shēn 身）：古国名，在今山东曹县西北。一说在今河南省开封市，旧陈留县东。此指高汤所娶有莘氏之女。《列女传》："汤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为之媵臣，佐汤致王。训正后宫，嫔御有序，咸无嫉妒也。"

④"宣王"二句：《列女传》载："周宣王尝夜卧而晏起，姜后乃脱簪珥待

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见矣。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敢请婢子之罪。'王乃勤于政，早朝晏罢，卒成中兴焉。"

⑤"齐王"二句：《列女传》载："齐桓公好淫乐，卫姬不听郑卫之音。"按：郑卫之音，春秋时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礼记·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后用作淫靡之乐的代称。

⑥贯鱼：穿成一串的鱼，喻众多而有次序。《周易·剥卦》六五爻辞："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意谓帝王御众宫女，象贯鱼那样有次序而不偏爱。

⑦九御：即女御，宫中女官，掌女工及侍御之事。共八十一人，分九组轮流侍御，故称"九御"。见《周礼·天官·内宰》。 差池：差错。

⑧"晋国"二句：丽，当作"骊"，指骊姬，春秋时骊戎之女。晋献公攻克骊戎，得骊姬，立为夫人，生奚齐。骊姬为立其子，谗杀太子申生，尽逐群公子，引起晋国大乱。

⑨"惟家"二句：牝(pìn聘)鸡，母鸡。 晨：指司晨，即打鸣。《尚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孔传："索：尽也。喻妇人知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

⑩圮(pǐ匹)：毁，绝。 剥：伤害。

⑪并后：与王后并列，谓妾媵拟同于王后。 匹嫡：谓庶子地位同于嫡子。《左传·桓公十八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

⑫淫女弊陈：春秋时陈国夏姬私通大夫孔宁、仪行父，并及陈灵公。夏姬之子徵舒弑杀灵公。楚伐陈，灭之。事见《左传》。

⑬番为司徒：语出《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番：氏。 司徒：官名，职掌天下土地之图、人民之数。此诗讽刺周幽王淫于褒姒之色，不尚贤德之人，宠其后亲党，以番氏为司徒之官。

⑭荷爵：承受爵位。 负乘：背负着货物而乘坐车。喻小人居君子之位。《周易·解卦》："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比喻有爵位者又贪财利。

⑮采食：即"采邑"，封赐给卿大夫的田邑。卿大夫世代以之为食禄，故也称"食邑"。 名都：《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刺幽王之后党皇父自比圣人而作都于向。向，采邑名。

⑯"诗人"二句：谓诗人刺番为司徒、皇父作都于向，周幽王重用王后

亲党，所以其德不大。　用：因。　怃：大。

⑰辛：商纣王名辛。　惑妇：指纣王迷惑于妲己。

⑱蝮：通“蝮”，毒蛇。

⑲诸父：伯父、叔父的统称。此指商纣王的叔父比干。比干，官少师，因屡谏纣王，被剖心而死。

⑳孕子：孕妇。　刳（kū 枯）：剖开而挖空。此谓剖开孕妇之腹掏出胎儿。《尚书·太誓上》：“（纣）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

㉑“甲子”二句：《尚书·牧誓》：“甲子昧爽。”传：“是克纣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史记·殷本纪》：“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白旗。”

㉒螭（chī 吃）：螭魅，也作“魑魅”，害人的怪物。《左传·文公十八年》：“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杜预注：“螭魅：山林异物所生，为人害者。”

㉓先笑后号：语出《周易·旅卦》：“旅人先笑后号啕。”引此以喻母后外戚初虽执权势而笑，后终罹祸而号哭。

㉔末嬉：又作“妹喜”，有施氏之女。夏桀攻有施氏，有施氏以女嫁桀，为桀所宠。桀听信其言，昏乱失道，被汤伐灭。

㉕褒姒弊周：周幽王宠爱褒姒而乱政，为犬戎攻杀。

㉖妲（dá 达）己：己姓，有苏氏之女。纣伐有苏氏，有苏氏献妲己，纣王宠之。

㉗赵灵：战国时赵武灵王。　沙丘：宫名。　按：赵武灵王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宠爱之，生子何。因废章立何。后又传位给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后于内乱中，被围困沙丘宫，饿死。事见《史记·赵世家》。

㉘“戚姬”二句：汉高祖宠妃戚夫人，生子如意，封赵王。戚夫人与吕后争立太子，未成。高祖死后，吕后将她斩去四肢，剜眼薰耳，饮以哑药，置于厕所，称为“人豕”。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分封诸吕为王侯。吕后死，诸吕欲作乱，太尉周勃等平定叛乱，诛灭诸吕。事见《史记·吕后本纪》、《汉书·外戚传》。

㉙“陈后”二句：西汉武帝陈皇后擅宠骄贵，性嫉妒，后以巫蛊事被废，居长门宫，死后葬霸陵郎官亭东。事见《汉书·外戚传》。

㉚“霍欲鸩子”二句：霍，指西汉宣帝之霍皇后。　鸩（zhèn阵）：以毒酒害人。　霍皇后因谋毒杀太子而被废自杀。事见《汉书·外戚传》。

㉛陵迟：斜平，迤逦渐平。此引申为衰微，衰败。

㉜“微臣”二句：戚：似当为“箴”，形近而讹。 司箴：职掌规谏、劝诫。斯：此。《文选》张华《女史箴》：“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晋书·李充传》：“风人司箴，敬贻君子。”《旧唐书·李义府传》：“下臣司箴，敢告近侍。”用法皆与此同。

【译文】

权势显赫的外戚啊，帝王恩宠多荣光。当初帝舜娶二女，女英娥皇功德彰，三母有德兴周室，有莘之女辅商汤。宣王贪睡晨晚起，姜后脱簪美名传；齐王喜好淫靡乐，卫姬不听郑卫声。全都遵礼辅其主，扶助人君以德仁，贤淑通达进善才，依凭道义保全身。及至末世良风落，女德亏损渐衰微，帝王御幸无次序，九御失职出差池。晋国内乱多灾难，罪在骊姬起祸端，母鸡打鸣家败尽，妇夺夫政国家亡。专揽权柄争宠爱，夸显自己贬他人，欺陵长者离间故旧，毁绝伤害残至亲，并后匹嫡乱国本，淫女夏徵灭亡陈。不是贤才居上位，竟然任番为司徒，承受爵禄又贪利，采邑兴建在名都，诗人作诗加讥刺，重用后党德渐无。暴虐商纣被妇惑，拒听谏言自己孤，其心狠毒似蝮蛇，肆无忌惮害无辜，杀害比干亲叔父，开膛取子剖孕妇，惹得天地皆忿怒，人民鬼神共谋诛。甲子清晨周克商，纣王失败身首分，当初身贵为天子，最终成为害人精。非但帝王迷女色，母后失德更如是，不能以礼作表率，反而竞争夸专权。先时得意后哭号，最终受辱被摧残，家国一同遭灭绝，宗庙烧毁后祀断。末嬉弄得夏朝灭，褒姒搅得周衰危，妲己乱政殷商亡，赵王宠妃饿沙丘。戚姬受害成人豕，吕后宗族终覆败；陈后嫉妒作巫蛊，最终死在长门宫；霍后图谋害太子，自身因此遭废弃。所以说：不要夸耀己尊贵，上天将要把你摧；不要依恃容貌好，花颜也自有衰微；不要凭仗常得宠，宠爱过后就衰颓。不要夸口说己能，天人共同反对你；祸患生于无德中，福分关键在谨饬。

太阳不常当头照，月亮有盈也有亏，遵循道义人安稳，依仗权势人险危。微臣作箴来劝诫，敬告利害在于斯。

贺友龄　译注

剑　铭

士孙瑞

【作者】

士孙瑞（？～约公元195年），字君荣，东汉扶风（今陕西扶风）人。汉献帝初年任执金吾之职，具有才干和智谋。尚书令王允（公元137～192年）推荐他充任仆射（yì义）的官，成为王允的副手。后来晋升为国三老光禄大夫。兴平（公元194～195年）间，他扈从汉献帝逃出长安奔赴洛阳途中被乱兵所杀。

【题解】

铭：即铭文，是铸造或刻铭于器物、碑碣上的文字，用以记述事迹，歌颂功德，鉴戒自己和他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句式字数比较整齐有韵，类似诗歌，是古代韵文的一种。

本篇以咏剑为题材，通过对宝剑的赞赏，表现作者对世情的评说。

本篇结构严整，全用四字句，偶句用韵，一韵到底，遣词造句，力求工整，可以看成是一首颇有文采、内容充实的古诗。

【原文】

天生五材①，金德惟刚②，从革作辛③，含景吐商④，辨物利用⑤，勋伐弥章⑥。暨彼良工⑦，欧冶干将⑧，爰造宝剑⑨，巨阙墨阳⑩，上通皓灵⑪，获兹休祥⑫。剖山竭川，虹霓消亡⑬，昭威耀威，震动遐荒⑭，楚以定霸，越以取强。

【注释】

①五材：指水、火、木、金、土五种被人利用的物质。

②惟：语气词。

③这一句引自《尚书·洪范》。 从：顺从。 革：变革；改变形状。作：产生。 辛：辣味。

④景：日光。 商：星名，二十八宿中心宿主星。

⑤辨物：区分物体。利用：使发生作用。

⑥勋伐：功劳，功绩。这里指功效。 弥：更加。 章：通“彰”，显著。

⑦暨：至，到。

⑧欧冶：古代著名剑工。 干将：古代著名剑工，他所铸造的剑也称作“干将”。

⑨爰：句首语气词。

⑩巨阙、墨阳：都是古代名剑。

⑪皓：通“昊”，天。 皓灵：昊天。

⑫休：吉庆。

⑬霓：跟虹相似并在一起的彩色光带。

⑭遐荒：边远荒僻的地方。

【译文】

天生五种有用之物：金、木、火、土、水。金性坚硬，又顺从人愿变形生锐气。闪闪发光宛若星辰，劈体砍物锋利无比。请来能工巧匠：欧冶、干将。铸造成上好的宝剑，名之曰巨阙、墨阳。气贯

长空，所向吉祥。劈山断水，虹霓消亡。耀武扬威，震撼蛮方。楚国赖以称霸，越国赖以富强。

杨耐思　译注

汉　镜　铭

士孙瑞

【作者】

士孙瑞，见本卷《剑铭》。

【题解】

本篇以咏汉镜为题材，通过对汉镜的描绘，抒发作者歌颂美好事物的感情。

本篇采用七言八句，偶句用韵。是诗的形式。古代的诗，开始是四言一句，后来五言。在东汉以前，都多半用四言、五言。这里全用七言，是一种新兴的形式，开古体诗用七言的先河。也是唐代近体诗句式的先例。

【原文】

尚方御镜大无伤①，巧工刻之成文章②；左龙右虎辟不祥③，朱雀元武顺阴阳④。子孙备具居中央⑤，炼冶银锡清而明⑥；长保二亲乐富昌⑦，寿敝金石如侯王⑧。

【注释】

①尚方：官署名。这种官署主造皇家所用兵器和器物。 御：帝王所用之物。 无伤：没有妨碍。

②文章：这里指错杂的花纹或斑斓的色彩。

③龙：指青龙，又称苍龙，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之合称，道家所信奉的东方之神。 虎：指白虎，二十八宿中西方七宿之合称，道家所信奉的西方之神。 辟：通“避”，躲开；防止。

④朱雀：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之合称，道家所信奉的南方之神。 元：本为“玄”，为避康熙名讳改为“元”。 玄武：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的合称，道家所信奉的北方之神。 顺：通顺，使有条理。

⑤备具：完备。

⑥清而明：清澈而明朗。

⑦二亲：即“二老”，指父母。

⑧敝：通“蔽”(bì必)，遮盖。 侯王：王公贵族。

【译文】

尚方造的御用宝镜，虽大也无妨。刻制精巧，绘满错落有致的花纹图像：左边是青龙，右边是白虎，驱避邪恶妖雾一扫光。上边是玄武，下边是朱雀，阴阳对称顺理成章。中间绘的是，子子孙孙丰衣足食的景像。宝镜由银锡合金冶炼而成，清澈而明亮。长保二老爹娘安乐、富有和健旺。它经久耐用盖过一切铜器，象征着王侯贵族荣华永康。

又

【原文】

许氏作竟自有纪[1]，青龙白虎居左右，圣人周公鲁孔子[2]，作吏高迁车生耳[3]，郡举孝廉州博士[4]。少不努力老乃悔。吉[5]！

【注释】

①竟：通“镜”。　纪：同“记”，记载。

②周公：即姬旦，西周初政治家。因封地在周，故称周公。

③高迁：升迁，高升（官职）。　耳：像耳朵形状的东西；分列两旁的坐位。

④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科目名。　博士：古代学官名。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专管经学传授。

⑤吉：吉祥，善。

【译文】

许姓工匠制镜毕，自然而然有所记：左边刻绘的青龙右白虎，还有圣人周公、孔夫子。升迁的官吏乘坐两旁设座位的车，郡县推举孝廉，州推举博士。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后悔。大吉！

杨耐思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七

词赋之属下编二

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

曹　植

【作者】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汉丞相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胞弟。建安时期杰出的诗人。自幼聪慧,才华横溢,深得曹操的赏识和宠爱,由于"任性而行,不自雕励",不似兄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在王位继承人的竞争中成了失败者。曹丕、曹叡父子相继为帝后,曹植虽然被封为王,却备受猜忌与迫害,于是抑郁幽愤而死,死时仅四十一岁。他政治上虽然失意,但生活的悲剧却促进了他的诗文创作,使他独步建安风骨顶峰。譬如他的诗作,没有曹操的壮烈,却较操更为苍劲;没有曹丕的妩媚,却较丕更为婉曲深入,为钟嵘的《诗品》惊叹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原有集已散佚,今存宋人所辑《曹子建集》十卷,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题解】

《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为作者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所作。其时

作者境况极其困苦。由于汉末建安年间有争立太子的一段经历，魏文帝曹丕对作者深为猜忌，所以代汉称帝之后，不但剪除作者的羽翼，而且对一母同胞横加压抑与迫害。正是处于这种抑郁不得志而又忧谗畏讥的生活遭遇之中，面对迫害手足而前无古人的魏文帝，居然对礼赞仁义和孝悌的孔子倍加推崇，诏令鲁郡修复旧庙，封孔羡为宗圣侯"奉孔子之祀"，作者这才大兴"褒美大圣，隆化如此"而不能"无颂"之感慨。所以鉴赏此文，唯有本着孟子"知人论世"的精神，比照《史记》之叙写汉高祖而简练以为揣摩，方能领略那于歌功颂德之中蕴蓄的怨抑不平之底蕴，方能继承并发扬那"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诗品》)的卓异艺术风格。

【原文】

维黄初元年①，大魏受命，胤轩辕之高踪②，绍虞氏之遐统③，应历数以改物④，扬仁风以作教⑤。于是辑五瑞⑥，班宗彝⑦，钧衡石⑧，同度量⑨，秩群祀于无文⑩，顺天时以布化⑪。既乃缉熙圣绪⑫，绍显上世⑬，追存三代之礼⑭，兼绍宣尼之后⑮。以鲁县百户⑯，命孔子二十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⑰，以奉孔子之祀。制诏三公曰："昔仲尼负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而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⑱，贬身以救世。于是王公终莫能用之⑲，乃退考五代之礼⑳，修素王之事㉑，因鲁史而制《春秋》㉒，就太史而正《雅》、《颂》㉓，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咨谋㉔。可谓命世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㉕，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烝尝之

位[26]。斯岂所谓崇礼报功[27]，盛德必百世祀者哉[28]？嗟乎，朕甚悯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之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卒史以守卫之[29]。又于其外，广为屋宇，以居学者。

【注释】

①黄初：魏文帝年号。公元220～226年，凡七年。

②轩辕：即黄帝。传说黄帝战胜炎帝，又战胜蚩尤，为诸侯尊为天子。事见《史记·五帝本纪》。

③虞氏：即虞舜。古帝名。事见《史记·五帝本纪》。 统：历代相继的系统。

④历数：天道。指朝代更替的次序。 改物：改变前朝的文物制度，主要指改正朔、易服色。

⑤仁风：犹言德泽如风之遍布。

⑥五瑞：五种祥瑞之物。汉李翕《黾池五瑞碑》以黄龙、白鹿、嘉禾、连理木、甘露为五瑞。

⑦宗彝：宗庙祭祀所用的礼器。

⑧衡石：古代对衡器的通称。衡，秤。石，古代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⑨度量：测量长短多少的器具。

⑩群祀：为祭群庙、群祠之礼，即小祀，指对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诸星、山林、川泽等的祭祀。 无文：无文理。

⑪布化：推行教化。布，散播。

⑫缉(qì气)熙：犹光明。

⑬上世：先代，前代。

⑭三代：指夏、商、周。

⑮宣尼：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后因称孔子为宣尼。

⑯鲁县：古县名。治所即今山东省曲阜县。

⑰议郎：官名。职掌顾问应对。秩比六百石。

⑱道：犹言先王之道。指文武之道。

⑲王公：天子诸侯。此指诸侯。

⑳五代：指黄帝、尧、舜、夏、商。

㉑素王：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素，虚位。

㉒《春秋》：古籍名。为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

㉓《雅》、《颂》：指《诗经》。《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相传为孔子删订而成。

㉔圣：无事不通曰圣。见《尚书·洪范》："聪作谋，睿作圣。"

㉕褒成：褒成侯。汉平帝于元始元年封孔子后裔孔均为褒成侯。

㉖烝尝：泛指祭祀。烝，冬祭。尝，秋祭。

㉗崇礼：尊敬优待。礼，以礼相待。

㉘百世：犹言百代。历时长久之意。

㉙史：《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吏"，是。

【译文】

黄初元年，大魏承受天命，继承轩辕高卓的行迹，承继虞舜高远的系统，顺应天道而改变前朝的文物制度，播扬仁风而兴起教化。于是聚集五种祥瑞之物，分发宗庙祭祀的彝器，均等衡器，同一度量器具，使群祀由无条理而井然有序，顺应天命而推行教化。既而昭明盛大至高无上的功业，继承并显扬前代业绩，追念三代的礼仪，同时使褒成宣尼公的后裔承继。以鲁县百户为食邑，任命孔子二十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敬奉对孔子的祭祀。诏令三公说："古时孔子抱着至圣的才能，胸怀帝王的器宇，处于衰落的周朝末世，却没有承受天命的运数。居于鲁国、卫国的时期，教育感化于洙、泗之间，忙忙碌碌而不得安居，匆匆忙忙而身心不安，意欲委屈自己而保存先王之道，抑损自身而拯救人世。这时诸侯始终没有人任用他，于是退居考订五代的礼仪，研习远古帝王的事迹，依据鲁史而撰写《春秋》，根据太史所记而订正《雅》、《颂》，使千载之后，无不尊崇他的文章而传承创作，无不

仰慕他的圣哲而进行谋猷。可以说是命世的大圣，亿万年的师表率啊。由于遭逢天下大乱，所有的祭祀都败坏，孔子故居的庙宇，毁坏而没有修葺，褒成侯以后，断绝敬奉祭祀而无人承继，阙里听不到讲习诵读的声音，四时看不到祭祀的灵位。这难道是所说的尊敬优待酬答有功之人，大德之人必定永久祭祀吗？咳，朕对此非常忧虑！命令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以百户为食邑，敬奉对孔子的祭祀。命令鲁郡修起原来的庙宇，设置百户吏卒加以守卫。更在庙宇周围，大规模建房舍，以便使求学的人居住。

【原文】

于是鲁之父老、诸生、游士①，睹庙堂之始复，观俎豆之初设②，嘉圣灵于髣髴③，想祯祥之来集。乃慨然而叹曰："大道衰废④，礼乐绝灭⑤，三十余年。皇上怀仁圣之懿德，兼二仪之化育⑥，广大包于无方，渊深沦于不测。故自受命以来，天人咸和，神气氤氲⑦，嘉瑞踵武⑧，休征屡臻⑨。殊俗解编发而慕义⑩，遐夷越险阻而来宾⑪，虽太皞游龙以君世⑫，虞氏仪凤以临民⑬，伯禹命元宫而为夏后⑭，西伯由岐社而为周文⑮，尚何足称于大魏哉！若乃绍继微绝⑯，兴修废官⑰，畴咨稽古⑱，崇配乾坤⑲，况神明之所福⑳，作宇宙之所观㉑，欣欣之色，岂徒鲁邦而已哉！"尔乃感殷人路寝之义㉒，嘉先民泮宫之事㉓，以为高宗、僖公，盖嗣世之王、诸侯之国耳㉔，犹著德于三代，腾声于千载㉕；况今圣王，肇造区夏㉖，创业垂统㉗，受命之日，曾未下舆，而褒美大圣㉘，隆化如此，能无颂乎㉙？乃作颂曰：

【注释】

①父老：古时乡里管事人。多由有名声的老人充任。　诸生：众儒生。游士：从事游说活动的人。

②俎豆：古代祭祀用的礼器。《论语·卫灵公》："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朱熹注："俎豆，礼器。"俎：置肉的几。豆：盛干肉一类食物的器皿。

③圣灵：圣人之英灵。　髣髴：约略的形迹。

④大道：指常理正道。

⑤礼乐：礼和乐的合称。礼，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用以规定上下等级的伦理和秩序。乐，音乐。

⑥二仪：天地。

⑦氤氲（yīn yūn 音晕）：亦作"絪缊"或"烟煴"。指天地阴阳之气的聚合。

⑧踵武：相继而来。踵，跟随。武，足迹。

⑨休征：吉利的征兆。休，美善，喜庆。

⑩殊俗：异方的风俗。指异邦。　编发：结发为辫。编（biàn 遍），编织。通"辫"。

⑪来宾：前来归服。宾，归服，顺从。

⑫太皞（hào 浩）：传说古帝名。即伏羲氏。　游龙：犹言飞龙。《周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说有圣德之人得居王位。

⑬仪凤：犹言使凤来仪。《尚书·益稷》："有凤来仪。"是说每逢太平盛世，就有凤凰飞来。

⑭伯禹：夏禹。禹的父亲鲧为崇伯，故称伯禹。　元宫：犹言天宫。传说中天帝所居住的宫殿。　夏后：夏帝。后，古代天子称后。

⑮西伯：西方诸侯之长。此指周文王姬昌。　岐社：岐山社宫。社，祭土神之所。岐，岐山。山名。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相传周古公亶父迁此建邑。　周文：即周文王。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追谥父昌为文王。

⑯微绝：指孔子之祀。微，衰败。绝，断绝。

⑰官：疑"宫"之误。　废宫：犹言废庙。指孔子之庙。

⑱稽古：稽考古道。《尚书》、《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诸篇，皆以"若曰稽古"开篇，孔传训"稽"为"考"。

⑲配：媲美。　乾坤：天地。

⑳神明：指天地之神。

㉑宇宙：本指天地，此处借代天下人。

㉒殷人路寝之义：殷人于路寝的议论。《史记·殷本纪》：武丁祭成汤，有雉登鼎而响，武丁惧。祖己劝武丁修德，殷道复兴。当指此事。 路寝：古代君主处理政事的宫室。 义：通“议”，议论。

㉓嘉先民泮宫之事：指《诗经·鲁颂·泮水》。《毛诗序》：“《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也。”先民，古人，古时贤人。指鲁僖公子申。泮宫，亦作“頖宫”。西周诸侯所设的学宫。

㉔嗣世：犹继世。指子袭父位。

㉕腾声：犹飞声，扬声。

㉖区夏：诸夏之地。指中国。

㉗垂统：把基业传给后世子孙。多指皇位的承袭。

㉘大圣：指孔子。

㉙颂：文体的一种。刘勰《文心雕龙·颂赞》说：“原夫颂唯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

【译文】

这时鲁郡的父老、诸儒生、游士，看到孔子庙堂开始恢复祭祀，前往观瞻俎豆之类礼器首次安排，礼赞圣人的英灵而尊显约略的形迹，希望吉祥征兆的聚集。于是感慨地赞叹说：“常理正道衰败废弛，礼乐断绝而毁灭，三十多年了。皇上胸怀仁者圣人的美德，兼有天和地对万物的化育，广阔博大而包举没有极限，如同深渊而深不可测。所以自从承受天命以来，天与人无不谐和，神灵之气聚合，祥瑞相继而来，吉利的征兆接连不止一次降临。异邦解除结发为辫的习俗而仰慕恩义，远方异族跨越艰险阻塞而前来归服；即使太皞如飞龙而君临天下，虞舜使凤凰来仪而治理黎庶百姓，夏禹受命于元宫而为夏朝天子，西伯由主岐社而为周文王，又怎么能够与大魏相当！像那承继衰败而断绝的孔子之祀，开始修建崩坏的孔子之庙，访求而稽考古道，崇高可与天地

相媲美，何况为天地之神所福祐，为天下人所观瞻，喜乐自得的神态，难道仅仅是鲁郡而已吗！”于是感慨于殷人路寝之义，赞美古人兴修泮宫之事，以为殷高宗、鲁僖公，不过是子袭父位的君王、诸侯的国家而已，尚且功德昭著于三代，声名显扬于后世，而况当今圣明帝王，开创诸夏之地，创建功业传诸子孙，承受天命这天，还没有下辇，就褒美至圣孔子，如此昌盛教化，能够没有颂吗？因此作颂曰：

【原文】

煌煌大魏①，受命溥将②，继体黄、唐，包夏含商③，降厘下土④，廓清三光⑤，群祀咸秩，靡事不纲。嘉彼元圣⑥，有赫其灵⑦，遭世雾乱⑧，莫显其荣。褒成既绝，寝庙斯倾，阙里萧条，靡绍靡馨⑨。我皇悼之，寻其世武⑩，乃建宗圣，以绍厥后⑪。修复旧堂，丰其甍宇⑫，莘莘学徒⑬，爰居爰处⑭。王教既新，群小遄沮⑮，鲁道以兴⑯，永作宪矩⑰。洪声岂遐？神祇来和，休征杂遝⑱，瑞我邦家！内光区域⑲，外被荒遐⑳，殊方慕义，搏拊扬歌㉑！於赫四圣㉒，运世应期㉓，仲尼既没，文亦在兹㉔；彬彬我后㉕，越而五之㉖，垂于亿载，如山之基！

【注释】

①煌煌：光明炽盛之状。

②溥将：广大。将，大。见《诗经·商颂·烈祖》。

③“继体”二句：承继黄帝和唐尧，包含夏商两朝传统。

④降厘（xi 希），降福。厘通“禧”，福。

⑤三光：日、月、星。此借代宇宙，天下。

⑥元圣：犹大圣。元，大。

⑦有赫：显赫盛大。有，助词。无义。

⑧雾乱：如雾一般昏乱。比喻政治黑暗而社会混乱。

⑨馨：指香火的香气远闻。

⑩世武：犹言当世继承人。武，步武，相继。

⑪厥后：其后。厥，其。指代上文“褒成”。

⑫甍（méng 萌）宇：屋栋。泛指殿舍。

⑬莘莘：众多之貌。 学徒：学生，从师受业的人。

⑭爰：乃，于是。

⑮遄（chuán 船）：疾速。

⑯鲁道：犹孔子之道。

⑰宪矩：犹言宪则。规矩。

⑱杂遝（tà 踏）：亦作“杂沓”。众多纷杂貌。遝，同“沓”。

⑲区域：疆土境域。

⑳荒遐：荒远之地。

㉑搏拊：拍手。

㉒於（wū 乌）赫：赞叹声。 四圣：此指四个功业达到最高峰的人。《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四圣，《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颛顼、帝喾、尧、舜。”

㉓运世：犹世运。指世事盛衰治乱的更迭变化。

㉔文：指礼乐制度。指孔子之道。《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 兹：此。

㉕彬彬：文质兼备之貌。

㉖五之：使四圣成为五圣。之，指代上文“四圣”。五，数词活用为动词，“使……为五”之意。

【译文】

繁荣昌盛的大魏王朝，承受天命既广大更长久，继承黄帝和唐尧，包容夏商两朝的传统，降命治理大地，廓清日月星三光。群祀无不有条不紊，无事不符合纪纲。赞美至大至尊的圣人，显赫盛大他的英灵，因为遭逢当世的昏乱，没有人显扬他的荣耀。褒

成侯死后，寝宫和庙宇倒塌，阙里冷落凋零，既没有人承继祭祀、没有香火的香气远闻。我大魏皇帝为之伤感，访求他当世的继承人，于是设置宗圣侯，以便继承褒成侯之后。修复原来的庙堂，增大庙宇的殿舍，众多的从师受业的学徒，于是来此居住。朝廷的教化更新，众小人速被遏止，孔子之道兴起，永作人们立身行事的法规。洪大的风声哪里会遥远？天地之神前来协和，吉利的征兆纷至沓来，祥瑞降临我邦家！对内使疆土境域闪烁光芒，对外覆盖荒远之地，异域他乡仰慕正道，鼓掌高歌而颂扬！显赫而伟大的四圣，逢上世运顺应佳期，孔子死了以后，礼乐制度仍在于此；文质并美的我大魏天子，使四圣成为五圣，流传于千秋万载，就像高山的根基！

赵德政　译注

汉高祖功臣颂

陆　机

【作者】

陆机，见卷二《辩亡论上》。

【题解】

《汉高祖功臣颂》为作者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出任平原内史前夕之作。据《晋书·陆机传》记载，其时“朝廷屡有变难”，由于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作者以为成都王“必能康隆晋室”，于是前往“委身”。《汉高

祖功臣颂》所颂赞的功臣，虽说出身不一，情况亦不尽同，但是由于“弘海者川，崇山惟壤”，加以“万邦宅心，骏民效足”，所以这才“文武四充，汉祚克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显而易见，此文实乃作者“委身”成都王时，所进献的“定天下，安社稷”的谋策。惟因如此，所以此后不久，作者为成都王兴师征讨长沙王义失败，由于孟玖等人谮言其“有异志”而遇害时，这才不只是作书与成都王“词甚悽恻”，而是更慨叹于“华亭鹤唳，岂可复闻”！这“鹤唳”二字，对于《汉高祖功臣颂》来说，确切之至。如果比照作者的《辩亡论》而阅读此文，则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鉴别、判断、抉择和烛照到大处的眼光和能力，确乎如前人所说“高才绝代”。

【原文】

相国酇文终侯沛萧何①，相国平阳懿侯沛曹参②、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韩张良③、丞相曲逆献侯阳武陈平④、楚王淮阴韩信⑤、梁王昌邑彭越⑥、淮南王六黥布⑦、赵景王大梁张耳⑧、韩王韩信⑨、燕王丰卢绾⑩、长沙文王吴芮⑪、荆王沛刘贾⑫、太傅安国懿侯王陵⑬、左丞相绛武侯沛周勃⑭、相国舞阳侯沛樊哙⑮、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阳郦商⑯、太仆汝阴文侯沛夏侯婴⑰、丞相颍阴懿侯睢阳灌婴⑱、代丞相阳陵景侯魏傅宽⑲、车骑将军信武肃侯蕲歙⑳、大行广野君高阳郦食其㉑、中郎建信侯齐刘敬㉒、太中大夫楚陆贾㉓、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孙通㉔、魏无知㉕、护军中尉随何㉖、新城三老董公㉗、辕生㉘、将军纪信、御史大夫沛周苛㉙、平国君侯

公[30]，右三十一人[31]，与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注释】

①酇(cuó 嵯)：古县名。汉时属南阳郡，故城在今湖北省光化县西北。汉初，萧何封酇侯，以此为封国。　文终侯：萧何死后，谥为文终侯。　沛：古县名。故城在今江苏省沛县东。萧何为沛县丰邑人。

②平阳：古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汉初，曹参封平阳侯，以此为封国。　懿侯：曹参死后，谥为懿侯。

③太子少傅：东宫三少之一，当辅导太子之任。　留：古县名。故城在今江苏省沛县东南。汉初，张良封留侯，以此为封国。　文成侯：张良死后，谥为文成侯。　韩：指战国韩国。

④曲逆：古县名。故城在今河北省完县东南。汉初，陈平封曲逆侯，以此为封国。　献侯：陈平死后谥为献侯。　阳武：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

⑤淮阴：古县名。故城在今江苏省清江市东南。

⑥昌邑：古县名。故城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

⑦六：六国。春秋国名。故城在今安徽省六安县北。

⑧大梁：战国魏国都城，即今河南省开封市。

⑨韩信：战国韩襄王庶孙。

⑩丰：沛县丰邑。

⑪吴芮：汉初诸侯王。初为番阳(今江西省波阳县东北)令，号番君。秦末率越人起义，并派部将梅鋗领兵从沛公入关。封长沙王，死后谥为文王。

⑫刘贾：汉高祖从父兄。从高祖东击项羽，封荆王。

⑬太傅：官名。与太师、太保并称“三公”，为优待大臣之荣，并无职事。　安国：古县名，即今河北省安国县。汉初，王陵封安国侯，以此为封国。

⑭绛：古县名。故城在今山西省曲沃县西南。汉初，周勃封绛侯，以此为封国。　武侯：周勃死后，谥为武侯。

⑮舞阳：古县名。故城在今河南省舞阳县。汉初，樊哙封舞阳侯，以此为封国。

⑯曲周：古县名。故城在今河北省曲周县东北四十里。汉初，郦商封曲

周侯，以此为封国。 景侯：郦商死后，谥为景侯。 高阳：古地名。故址在今河南省杞县西。

⑰太仆：官名。汉时为九卿之一，掌舆马及牧畜之事。 汝阴：古县名。治所即今安徽省阜阳县。汉初，夏侯婴封汝阴侯，以此为封国。 文侯：夏侯婴死后，谥为文侯。

⑱颍阴：古县名。治所即今河南省许昌市。汉初，灌婴封颍阴侯，以此为封国。 睢阳：古县名。故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

⑲阳陵：古县名。故城在今陕西省咸阳县东。汉初，傅宽封阳陵侯，以此为封国。 景侯：傅宽死后，谥为景侯。

⑳车骑将军：汉代最高级的军事统帅，于掌兵之外兼参预政。 信武：靳歙原封建武侯，因武功显赫，号信武侯。 肃侯：靳歙死后，谥为肃侯。

㉑大行：古官名。职掌接待宾客。 君：封号。

㉒中郎：即中郎将，统领皇帝的侍卫。按，《史记》刘敬本传但言“拜为郎中”，今言中郎，想作者另有所本。 刘敬：齐人，本姓娄。汉高祖在洛阳，因献西都关中之策，赐姓刘。

㉓太中大夫：古官名。职掌议论。

㉔太子太傅：古官名。职掌辅导太子之任。 薛：春秋时国名。故地在今山东省滕县南。

㉕魏无知：陈平亡楚归汉，由无知引荐得见汉王。周勃、灌婴等谗平盗嫂，受诸将金。汉王指责无知，无知为之辩解，汉王以为善。后平封户牖侯，推辞说：“非魏无知，臣安得进？”高祖这才又封赏魏无知。事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㉖护军中尉：汉初高级军职，职掌调节各将领的关系。

㉗新城：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伊川县西南。 三老：古时掌教化的乡官。

㉘辕生：亦作袁生。《史记·高祖本纪》载：汉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时，袁生出计，汉王从其计而得效。

㉙御史大夫：汉初，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

㉚平国君：楚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项羽劫持太公、吕后，用以胁迫汉王。汉王派陆贾游说项王，请归太公。项王不听。汉王又派侯公前去游说，项王这才同意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并归还汉王父母妻子。汉王认

为侯公乃天下辩士，所居倾国，于是封其为平国君。平国：是说能和平邦国。

㉛右：以前文字自右而左直行书写，先写出的那一部分在右边。

【译文】

相国酇文终侯沛县萧何、相国平阳懿侯沛县曹参、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韩国张良、丞相曲逆献侯阳武陈平、楚王淮阴韩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国黥布、赵景王大梁张耳、韩王韩信、燕王丰邑卢绾、长沙文王吴芮、荆王沛县刘贾、太傅安国县懿侯王陵、左丞相绛武侯沛县周勃、相国舞阳侯沛县樊哙、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阳县郦商、太仆汝阴文侯沛县夏侯婴、丞相颍阴懿侯睢阳县灌婴、代丞相阳陵景侯魏国傅宽、车骑将军信武肃侯靳歙、大行广野君高阳县郦食其、中郎建信侯齐国刘敬、太中大夫楚国陆贾、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国叔孙通、魏无知、护军中尉随何、新城三老董公、辕生、将军纪信、御史大夫沛县周苛、平国君侯公，以上三十一人，佐助高祖平定天下、安定社稷。

【原文】

颂曰：芒芒宇宙，上埽下黩①。波振四海，尘飞五岳②。九服徘徊③，三灵改卜④。赫矣高祖，肇载天禄⑤。沉迹中乡⑥，飞名帝录⑦。庆云应辉，皇阶授木⑧。龙兴泗滨⑨，虎啸丰谷。彤云昼聚⑩，素灵夜哭⑪。金精仍颓⑫，朱光以渥⑬。万邦宅心，骏民效足⑭。

【注释】

①上埽下黩：天混浊，地污秽。天以清为常，地以静为本，今言"上埽下黩"，是说乱常。埽，混浊。黩，污浊。

②"波振"二句：波振、尘飞，比喻动荡不定。

③九服：泛指全国。

④三灵：天、地、人。

⑤天禄：天赐的福禄。

⑥中乡：即中阳里。《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

⑦帝录：皇室的谱录。录，簿籍。

⑧皇阶：犹天阶。指帝位。 授木：授于周木德。古代五行学说，言汉之历运，为周木德所授也。古代方士有"五德"之说，以帝王受命正值五行的木运，称为木德。相传周代以木德而王。

⑨泗滨：泗水水涯。《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泗水亭长。"

⑩彤云昼聚：源于《史记·高祖本纪》。高祖隐于芒、砀山泽之间，吕后竟知其所在。高祖怪问吕后，吕后说："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彤云，犹上文"庆云"。指祥瑞的云气。彤，红。

⑪素灵夜哭：白色的精灵夜中啼哭。源于《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夜间经过丰邑泽中，有大蛇挡路，拔剑斩蛇。后人至斩蛇处，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其故，说："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所杀，故哭。"人以为谎诞，方欲责难，老妪忽而不见。

⑫金精：西方之神。指秦朝金德之运。《史记集解》："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少昊，金德也。"是说秦以金德之运君临天下。

⑬朱光：红光。指汉朝火德之运。 渥：沾润。

⑭骏民：贤名的人。骏，通"俊"。

【译文】

颂辞说：浩瀚无垠的宇宙，天地混浊不清。四海波涛翻滚，五岳尘土飞扬。全国往返回旋，天地人重新占卜吉凶。高祖显赫，始受天赐的福禄。潜伏形迹于中阳里，声名飞向皇室的谱录。五色云相应闪烁光芒，帝位为周代木德所授予。龙从泗水之滨兴起，虎长啸于丰邑山谷。彤云白昼聚集，白色的精灵夜中啼哭。秦朝金德之运于是衰败，汉朝火德之运因此光华温润。万国归心诚服，贤名的人奔走效用。

【原文】

堂堂萧公①，王迹是因②。绸缪睿后③，无竞维人④。外济六师，内抚三秦⑤。拔奇夷难⑥，迈德振民⑦。体国垂制⑧，上穆下亲。名盖群后⑨，是谓宗臣⑩。

【注释】

①公：尊称萧何为丞相，自可称公。

②王迹：王者创业的功迹。此指汉室创业的功迹。迹，功业可见者曰迹。

③睿后：圣明的帝王。后，古代天子和列国诸侯皆称后。

④无竞：不自以为优越。竞，强，高。

⑤“外济”二句：源于《史记·萧相国世家》。高祖率师与项王交战，萧何守关中。高祖“数失军”，萧何“常兴关中卒”，予以补缺。　三秦：地名。故地在今陕西省一带。项王破秦入关，三分秦关中之地：以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领咸阳以西之地；以司马欣为塞王，领咸阳以东至黄河之地，以董翳为翟王，领上郡之地，合称三秦。

⑥拔奇：指萧何引荐韩信为大将。奇，指奇才。　夷难：指高祖平息黥布叛乱时，萧何“为上在军”而“拊循勉历百姓，悉以所有佐军”。

⑦迈德：勉行其德。迈，勉。

⑧体国：本指营建国中的宫城门径，如身之有四体。后泛指治理国家。

⑨群后：即群臣。犹言百官。《汉书·萧何曹参传赞》：“唯何、参擅功名，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为一代之宗臣。”

⑩宗臣：人所宗仰的大臣。

【译文】

萧公庄严大方，成就汉室创业的功绩。与圣明的帝王亲密无间，却不以为优越于他人。对外接济出征的王师，对内安抚关中地区。引荐奇士平定祸乱，勉行其德而拯救人民。治理国家留下成规，上下和睦相亲。声名为百官之冠，被称为一代宗臣。

【原文】

平阳乐道①，在变则通②。爰渊爰嘿，有此武功③。长驱河朔，电击壤东④。协策淮阴⑤，亚迹萧公⑥。

【注释】

①乐道：喜爱老庄学说。

②在变则通：由于顺应变化而通达。《周易·系辞》："易穷则变，变则通。"是说万物以变得通。在，由于。

③"爰渊"二句：于是深沉而缄默，创建如此战功。《庄子·在宥》："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是说无为而治。 爰：乃，于是。 嘿：同"默"。 有：为。

④"长驱"二句：事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地区。 壤东：壤乡东。壤乡，古地名，在陕西省武功县东南。

⑤协策淮阴：与淮阴侯协同谋划攻城野战。指从韩信擒魏王豹，斩夏说，破赵，斩龙且。事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淮阴：汉高祖六年，楚王韩信被贬为淮阴侯。

⑥亚迹萧公：源于《史记·萧相国世家》。高祖封赏功臣，论及位次，关内侯鄂千秋说："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以为然。 亚迹：业迹次于谁。

【译文】

平阳侯喜爱老庄学说，顺应变化而能通。又深沉而缄默，创建如此战功。长驱黄河以北地区，闪电似地袭击壤东。与淮阴侯协同谋划攻城野战，业绩仅仅次于萧公。

【原文】

文成作师①，通幽洞冥②。永言配命③，因心则灵④。穷神观化⑤，望影揣情⑥。鬼无隐谋⑦，物无遁形⑧。武关是辟⑨，鸿门是宁⑩。随难荥阳⑪，即谋下邑⑫。销印甚废⑬，推齐劝立⑭。运筹固陵，定策东袭⑮。三王从风⑯，

五侯允集[17]。霸楚实丧，皇汉凯入[18]。怡颜高览[19]，弥翼凤戢[20]。托迹黄老[21]，辞世却粒[22]。

【注释】

①文成作师：文成侯为帝王之师。《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在下邳圯上，遇一老人出书一编说："读此书则为王者师矣。"

②通幽洞冥：洞晓幽冥之理。幽冥，针对人间而言，犹言鬼神之道。

③言：助词，无义。　配命：配于命。命，天理，天道。

④因心：原本于心。语出《诗经·大雅·皇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

⑤穷神观化：深究事物的精微道理而观察事物的变化。《周易·系辞》："穷神观化，德之盛也。"见孔颖达疏。　穷：寻根究源。　神：指事理玄妙。

⑥揣情：忖度情理。

⑦隐谋：犹阴谋。指计谋秘密。

⑧物：精灵。《史记·留侯世家》："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司马贞《索隐》："物谓精怪及药物也。"

⑨武关：秦之南关，在今陕西省丹凤县东南。高祖西入武关，张良说："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于是以重宝诱买秦将，秦将果欲连和。张良又说："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高祖这才大败秦军。详见《史记·留侯世家》。

⑩鸿门：坂名，属新丰（今陕西省临潼县东），今名项王营。项王至鸿门，欲击破高祖军。张良通过项伯从中斡旋，高祖始得幸免此难。详见《史记·项羽本纪》。

⑪随难：旧称臣下随从皇帝遭受危难为"随难"。　荥（xíng形）阳：古县名。汉时属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秦末楚汉两军曾相持于此地。事见《史记·高祖本纪》。

⑫即谋下邑：事见《史记·留侯世家》。高祖兵败彭城而还，至于下邑说："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说："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

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后汉破楚，此三人之力。 下邑：古地名。地在今安徽省砀山县境。

⑬销印惎(jì记)废：事见《史记·留侯世家》。项王急围高祖于荥阳，郦食其以为如果“復立六国后世”，项王“必敛衽而朝”。高祖以为“善”而“趣刻印”。张良审时度势，为高祖详加剖析利害，说：“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高祖于是命令“趣销印”。 惎：启发，教导。

⑭推齐劝立：指韩信破齐之后，欲自立为齐王，高祖怒，张良劝高祖趁机封信。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推：尊崇。

⑮“运筹”二句：事见《史记·项羽本纪》。高祖与韩信、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韩信、彭越之兵不会。高祖对张良说：“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张良说：“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穀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高祖以为善。于是韩信、彭越皆引兵来，黥布、刘贾亦引兵会合，败项王于垓下。 固陵：地名。即今河南省淮阳县西北之固陵聚。

⑯三王：指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 从风：即风从。顺风而从。比喻跟随迅速。

⑰五侯：五诸侯，即秦末山东齐、赵、韩、魏、燕五国诸侯。泛指天下诸侯。 允集：聚合，会合。

⑱皇汉：大汉。皇，大。 凯入：奏着凯歌进入秦的王都。

⑲高览：犹高瞻远瞩。形容眼光远大。

⑳弥翼：即弭翼。敛翅，止飞。借喻为隐退。弥，通“弭”。 戢(jí及)：收敛。

㉑黄老：黄帝与老子。道家以黄、老为祖，因以谓道家为黄老。

㉒却粒：不食谷粒。即道家所说的“辟谷”。《史记·留侯世家》：“(张良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却，去掉。

【译文】

文成侯为帝王之师，洞晓幽冥之理。始终与天道相配合，原本于心而灵验。深究事物的精微道理而观察其变化的规律，望影而忖度其中的情理。鬼神不能隐藏密谋，精物也无法隐匿原形。

武关因此而开辟，鸿门祸难因此而宁息。随从高祖遭受危难于荥阳，为高祖运筹谋划于下邑。启发高祖废除郦生之谋而销毁复立六国之印，劝说高祖尊崇韩信立为齐王。运筹谋划于固陵，确定东袭项王之策。三王顺风而从，天下诸侯率师会合。于是强楚丧亡，大汉高奏凯歌入王都。文成侯容色和悦而眼光远大，收敛翅膀如凤而栖息。寄托形迹于黄老，告辞世俗而不食谷粒。

【原文】

曲逆宏达①，好谋能深②。游精杳漠③，神迹是寻④。重玄匪奥⑤，九地匪沉⑥。伐谋先兆⑦，挤响于音⑧。奇谋六奋，嘉虑四回⑨。规主于足⑩，离项于怀⑪。格人乃谢⑫，楚翼实摧。韩王窘执⑬，胡马洞开⑭。迎文以谋⑮，哭高以哀⑯。

【注释】

①宏达：广博通达。指才识而言。

②能深：才识高远。

③游精：使心神悠闲自得。游，优游。精，精神。　杳漠：犹杳冥，深远。

④神迹：灵异的现象。

⑤重玄：重天。

⑥九地：地下最深处。

⑦伐谋：攻破敌人的计谋。

⑧挤响于音：使声响丧失于为音。挤，坠，丧失。《左传·昭公十三年》："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杜预注："挤，坠也。"

⑨"奇谋"二句：指陈平为高祖凡六出奇计。事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奋：发挥。　回：运转。指运用。

⑩规主于足：指韩信欲自立为齐王，高祖怒而骂，陈平蹑高祖足，暗示以防"变生"。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⑪离项于怀：指行反间计，离间项王君臣。事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怀：心。

⑫格人：至道之人，至人。《尚书·西伯戡黎》："格人元龟，罔敢知吉"。

⑬韩王窘执：指陈平为高祖出策执缚韩信。事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⑭胡马洞开：指高祖用陈平奇计，平城之围因以得解。详见桓谭《新论》。胡马，指胡人兵马。洞开，敞开。指匈奴围困平城的军队撤去。

⑮迎文以谋：吕后崩，陈平与周勃合谋诛诸吕，立孝文皇帝。事见《史记·陈丞相世家》。文，孝文帝刘恒，高祖中子。

⑯哭高以哀：高祖崩，陈平驰至宫，哭殊悲。事见《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以哀"哭高祖，乃免于吕后迫害，以便他日诛吕安刘之计。

【译文】

曲逆侯广博通达，善于思考而才识高远。使心神悠闲自得于精妙深远，探求灵异的现象。重天难道不高远？九地难道不深沉？攻破敌人的计谋于其先兆，使声响丧失于为音。出奇制胜的谋略六次发挥，美好的谋略四次运用。规劝高祖蹑其足，离间项王攻其心。至道之人于是致谢，楚项王的羽翼着实被折。楚王韩信因此窘困被拘捕，胡人兵马因此解围而撤去。运用奇谋迎立孝文皇帝，哭高祖甚悲哀。

【原文】

灼灼淮阴①，灵武冠世②。策出无方③，思入神契④。奋臂云兴，腾迹虎噬⑤。凌险必夷，摧刚则脆。肇谋汉滨，还定渭表⑥。京索既扼⑦，引师北讨⑧。济河夷魏⑨，登山灭赵⑩。威亮火烈⑪，势逾风扫。拾代如遗⑫，偃齐犹草⑬。二州肃清⑭，四邦咸举⑮。乃眷北燕⑯，遂表东海⑰。克灭龙且⑱，爰取其旅。刘、项悬命⑲，人谋是与⑳。念功惟德㉑，辞通绝楚㉒。

【注释】

①灼灼：鲜明，光盛貌。引申为威武。

②灵武：犹神武。指神明而英武。

③无方：犹无常，变化不定。

④思入神契：思考达到与造化之神契合的境地。

⑤虎噬：如猛虎似的吞噬。比喻气势之大。

⑥“肇谋”二句：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萧何对高祖说：“王必欲长王关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高祖于是任韩信为大将。韩信说：“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高祖从其计，举兵出陈仓，定三秦。汉滨，汉水之滨。渭表，指渭水以北地区。从中原看，地在渭水之外，故称渭表。　还（xuán 玄）：犹旋，迅速。

⑦京索既扼：京索据守之后。《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二年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京索，古地名。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一带。

⑧北讨：指魏王豹反汉，韩信率师击豹。

⑨夷魏：指韩信“益为疑兵”而生擒魏王。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夷，平定。

⑩灭赵：指韩信以奇兵擒赵王歇。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⑪威亮：威势显赫。亮，明。引申为显赫。

⑫拾代：指破代兵擒夏说。拾，拾取。指攻取之易。代，古地名。辖境相当于今山西省代县、繁峙、五台、原平等县。此指陈余。赵王歇封余为代王。余为赵王弱，留相国夏说守国，自己去赵辅佐赵王。

⑬偃齐：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偃：倒伏。伏倒为仆，仰倒为偃。

⑭二州：冀、青二州。据《禹贡》九州之属，赵属冀州，齐属青州。

⑮四邦：魏、代、赵、齐。

⑯乃眷北燕：指韩信用广武君策降服北燕。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眷：眷顾，引申为归向。《广雅》：“眷，向也。”

⑰表东海：指韩信请自立为假王以镇齐，高祖派张良立信为齐王。表：显扬。　东海：指齐地。

⑱龙且：楚将。韩信击齐，项王使龙且救齐，战败为韩信所杀。

⑲刘、项悬命：即刘、项悬命于淮阴。据《史记·淮阴侯列传》，齐人蒯通对韩信说："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命：命运。

⑳人谋：人的谋划。指武涉和蒯通。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武涉游说韩信"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蒯通游说韩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是与：由于人力的参与。

㉑念功：考虑自己的功绩。《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 惟德：思念高祖的恩德。《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谢武涉曰："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

㉒辞通：辞退蒯通。

【译文】

淮阴侯光明而盛大，神明英武位居当世第一。用兵谋略变化不定，思考达到与造化之神契合的境地。振臂像浓云一样兴起，腾迹如猛虎似的吞噬。如果攻取艰险阻塞之地，险阻就化为平地；如果进击坚锐的敌军，无坚不摧。刚开始谋划于汉水之滨，很快就平定了渭水以北地区。京索据守以后，率师向北征讨。渡河平定魏国，登山消灭赵国。威势犹如火焰之猛烈，情势超越秋风横扫落叶。破代兵擒夏说如同拾取遗物，平定齐国犹 如风吹草倒。冀、青二州削平，魏、代、赵、齐四国全都攻克。于是使北方的燕国归服，于是显扬于东海齐地。消灭了楚将龙且，全部虏获他的军队。刘邦、项羽的命运悬在他手中，全靠人谋作助力。既考虑自己的功绩，又思念高祖的恩德，竟然不受蒯通的谋划而断绝楚国。

【原文】

彭越观时①，弢迹匿光②。人具尔瞻③，翼尔鹰扬④"。

威凌楚域，质委汉王⑤。靖难河、济⑥，即宫旧梁⑦。

【注释】

①观时：观测时宜。指等待时机。彭越对陈胜、项梁叛秦，曾说："两龙方斗，且待之。"

②弢迹匿光：指隐匿光采和才能，不使外露。弢，通"韬"。

③人具尔瞻：众人无不这样看你。具：通"俱"。都，无不。

④翼尔：犹尔翼，你的翅膀。指腾飞。　鹰扬：如鹰之奋扬。比喻威武。

⑤质委：推诚相待。质，信。

⑥靖难河、济：事见《史记·彭越列传》。越受汉将军印，下济阴以击楚；汉王兵败彭城，越独将其兵北居河上，往来为汉王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河：滑州河。在今河南省滑县境。济，济阴。古郡名。治所在今山东省定陶县。

⑦即宫：犹言即王位。《史记·彭越列传》："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宫：秦汉之后，专指帝王所居的房屋。此借指王位。　梁：古地名。辖境在今河南省开封、商丘，以及山东省郓城、荷泽、定陶、曹县一带。

【译文】

彭越观测时宜，隐匿光采和才能而不使外露。众人都瞻仰他，一腾飞就如鹰之奋扬。以威力凌轹楚地，推诚相待于汉王。平定河上和济阴的变乱，即王位于原来的梁地。

【原文】

烈烈黥布①，耽耽其眈②。名冠强楚，锋犹骇电③。睹几蝉蜕④，悟主革面⑤。肇彼枭风，翻为我扇⑥。天命方辑⑦，王在东夏⑧。矫矫三雄⑨，至于垓下⑩。元凶既夷，宠禄来假⑪。保大全祚⑫，非德孰可？谋之不臧⑬，舍福取祸。

【注释】

①烈烈：威武之貌。

②眈眈：威严注视的样子。亦作“眈眈”。 眄：斜视。

③骇电：猝发的闪电。骇，震惊。

④睹几：见几。识几微，辨情势。几，事物的迹兆。

⑤悟主：犹言背楚 归汉。悟，通“忤”，逆，不顺从。 主，指项王。 革面：犹言不能化其心，但变其容貌颜色而已。

⑥我：指高祖。扇，通“搧”。

⑦辑：和同，齐一。

⑧东夏：即阳夏。古县名。故址在今河南省太康县。

⑨矫矫：武勇貌。 三雄：韩信、彭越和黥布。

⑩垓（gāi 该）下：地名，在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楚汉之争，高祖围项王于此。

⑪来假：犹来到。假，通“格”，至。

⑫保大（tài 太）：保全安宁。大，通“泰”。

⑬谋之不臧：谋划不善。源于《史记·黥布列传》：“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是说黥布见功臣遇害而自谋之策不善。 臧：善。

【译文】

力量强大的黥布，威严地注视着时局的变化。他威名位列强楚首位，锋芒所向犹如闪电猝发。识几微辨情势如蝉之脱皮去壳，背楚归汉而变换容颜。开始是项王的枭勇之风，变换位置为高祖施展威力。上天的意旨在于齐一，高祖率师居于阳夏。三雄威武勇猛，会师来到垓下。元凶已经消灭，恩宠福禄即时来到。保全福禄安宁，无德谁能获得？淮南王谋划不善，舍弃福禄招取祸难。

【原文】

张耳之贤，有声梁、魏。士也罔极①，自诒伊愧②。俯思旧恩③，仰察五纬④。脱迹违难⑤，披榛来洎⑥。改策西秦⑦，报辱北冀⑧。悴叶更辉，枯条以肄⑨。

【注释】

①士也罔极：士人没有操守。罔极，没有中极之品行。语见《诗经·卫风·氓》。

②自诒伊愧：自找羞愧。据《史记·张耳列传》，张耳陈余为刎颈交，后来张耳为秦将王离围于钜鹿城，希望陈余来救，陈余却以兵少不敢前。　诒（dài代），给予，留下。引申为招致。伊，助词。无义。

③旧恩：犹言故旧交情。《史记·张耳列传》："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

④五纬：五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总称。

⑤违难：避难。难，指张耳为陈余所败而出走襄国。事见《史记·张耳列传》。

⑥披榛：披榛采兰的省语。比喻选拔人才。此指选择。　来洎（jì记）：未来所及。指今后的归宿。洎，及，到达。

⑦改策西秦：指张耳为陈余所败，欲投奔项王。甘公说："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于是张耳改变计划投奔高祖。事见《史记·张耳列传》。西秦，向西入秦归汉。张耳兵败襄国归汉，其时高祖已平定三秦，据守关中地区，所以说"西秦"。

⑧报辱北冀：报仇雪辱于北方冀州。事见《史记·张耳列传》："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陉，斩陈余泜水上。"是说张耳洗雪亡国之耻辱。辱：指张耳封国襄国为陈余借助齐王田荣之力所破。北冀，赵国之地古时属冀州，所以说北冀。

⑨"悴叶"二句：以木为喻，言张耳失国复又得国。《史记·张耳列传》："（汉三年）汉立张耳为赵王。"　肄（yì义）：树木再生的嫩条。《诗经·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毛亨传："肄，余也，渐而复生曰肄。"

【译文】

张耳德才并美，在梁、魏二地享有盛誉。士人若没有操守，就会自找羞愧。在困厄的时候俯首怀念故交，仰首观察五星的运行。于是脱身避难，选择今后的归宿。他改变计划向西入秦归汉，报仇雪辱于北方冀州。从此如憔悴的枝叶变得光采绚烂，好像枯槁的树木又能复生。

【原文】

王信韩孽①，宅土开疆②。我图尔才，越迁晋阳③。

【注释】

①韩孽：六国韩国后裔。《史记·韩信列传》："韩王信者，故韩襄 王孽孙也。"孽，庶子。

②宅土开疆：平定韩国城邑扩充汉王疆土。《史记·韩信列传》："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余城。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 土，指韩之土。疆，指汉之疆。

③"我图"二句：高祖考虑韩王信有材力而又勇武，超格升擢到晋阳。《史记·韩信列传》："（汉六年）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迺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 图：计议。引申为考虑。 才：才能。 越迁：超迁。指超格升擢。 晋阳：古县名，属太原郡。故城在今山西省太原市。

【译文】

韩王信是六国韩国的后裔，平定韩国城邑扩充汉王疆土。高祖考虑韩王信有材力而又 勇武，超越升擢到晋阳。

【原文】

卢绾自微，婉娈我皇①。跨功逾德，祚尔辉章②。人之贪祸，宁为乱亡③！

【注释】

①“卢绾”二句：指卢绾与高祖自幼亲密无间。《史记·卢绾列传》：“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　自微：犹始微。指当初还未得意的时候。　婉娈：缠绵，引申为深挚、亲近。

②“跨功”二句：指高祖以亲近而王卢绾。事见《史记·卢绾列传》。高祖欲王卢绾，唯恐群臣觖望。迨及卢绾虏燕王臧荼，始才下诏令“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高祖心意，都说：“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章：印章，汉制，官秩二千石以上，其印文曰章。

③“人之”二句：人如果因贪图而遭祸难，宁可如同叛乱而逃亡。源于《史记·卢绾列传》。淮阴侯韩信等功臣一一遇害，卢绾对其亲近臣僚说：“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后高祖崩，卢绾遂率其众逃亡到匈奴去。是说卢绾逃乃汉室所逼。

【译文】

卢绾当初还未得意的时候，与高祖亲密无间。超越功业和德能，汉赐予他辉赫的印章。人若贪图而好祸难，宁可叛乱而逃亡。

【原文】

吴芮之王，祚由梅铜①。功微势弱，世载忠贤②。

【注释】

①“吴芮”二句：吴芮被封为王，福禄由于部将梅铜而获得。《史记·高祖本纪》：“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铜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　王：汉以后，王为皇族或功臣最高的封号。此处用作动词。

②世载忠贤：当世记载既忠诚又贤明。

【译文】

吴芮受封为长沙王，福禄由于部将梅铜而获得。功劳不大而又力量薄弱，世代记载他的忠诚与贤明。

【原文】

肃肃荆王，董我三军[1]。我图四方，殷荐其勋[2]。庸亲作劳，旧楚是分[3]。往践厥宇[4]，大启淮坟[5]。

【注释】

①董：督率。

②“我图”二句：指高祖经营天下，刘贾征辟楚大司马周殷反楚助汉。事见《史记·荆王世家》：“汉王追项籍至固陵，使刘贾南渡淮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共击项籍。” 荐：奉上，奉献。 其：人称代词，指代荆王刘贾。

③“庸亲“二句：指废楚王韩信之后，高祖王同姓以镇天下。事见《史记·荆王世家》。作劳，为劳。指尽力效劳。 旧楚：原来的楚地，即楚王信封地。 是：于是。

④厥宇：犹言其地，指淮东。

⑤大启：彻底开拓。启，开拓。《诗经·閟宫》：“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淮坟：淮水高地，指荆王封地。坟，高地。引申为岸边。

【译文】

荆王威严而又方正，为高祖督率三军。高祖谋取天下，周殷为其奉上功勋。由于利用亲族尽力效劳，楚王信封地于是分为二国。荆王前往其地承袭王位，彻底开拓淮水高地。

【原文】

安国违亲[1]，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剑[2]，永言固之。淑人君子[3]，实邦之基！义形于色，愤发于辞[4]。主亡与亡[5]，末命是期[6]。

【注释】

①违母：离开母亲。违，离开。

②伏剑：以剑自杀。据《史记·陈丞相世家》："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即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是说陵母深明大义。

③淑人：善良的人。淑，善良。

④"义形"二句：刚正之气显露于神色，愤恨痛恶流露于言辞。《史记·陈丞相世家》："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

⑤主亡与亡：人主亡故而助其亡。指仍然施行其政令。与，给与，帮助。《史记·袁盎列传》："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史记索隐》："如臣云：'人主在时与共理在时之事，不以人主亡而不行其政令。'"

⑥末命：帝王临终时的遗命。　期：期待。

【译文】

安国侯与老母分离。母子之情悠悠深长。依依不舍的贤明的母亲，既明达事理又仁慈。她抽身伏剑，永远坚固爱子事汉的心。如此善良而又有才德的人，确实是国家根基！刚正之气显露于神色，愤恨痛恶流露于言辞。人主亡故而仍然施行其政令，期待实现皇帝的遗命。

【原文】

绛侯质木①，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叹②。云骛灵丘③，景逸上兰④。平代禽豨，奄有燕，韩。宁乱以武，毙吕以权。涤秽紫宫⑤，征帝太原⑥。实惟太尉，刘宗以安⑦。挟功震主⑧，自古所难。勋耀上代⑨，身终下藩⑩。

【注释】

①质木：资质朴质敦厚。《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勃为人木强敦厚，

高帝以为可属大事。” 木:质朴。

②惟帝攸叹:为高祖所赞叹。事见《史记·高祖本纪》:“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是说周勃之忠于汉室。 惟:为。《经传释词》:“惟,犹为也。”

③云骛灵丘:如云疾驰于灵丘。《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周勃)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云骛,云驰。形容用兵之神速。骛,奔马。灵丘,古县名,属代郡。故城在今山西省灵丘县东。

④景逸上兰:如影疾奔于上兰。《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燕王卢绾反,勃)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 上兰:古地名。《史记正义》疑是怀戎(故城在今河北省涿鹿县西南)东北之马兰谿。

⑤紫宫:帝王的宫禁。

⑥帝:指汉文帝刘恒。

⑦刘宗:刘氏宗室,指皇族。

⑧挟功:挟持功劳。 震主:使君主震恐。

⑨上代:先世,前代,指高祖朝。

⑩下藩:指周勃封地绛县。

【译文】

绛侯资质木强敦厚,足智多谋而沉默寡言。既忠且勇,为高祖所赞叹。如云疾驰于灵丘,似影疾奔于上兰。平定代郡捕捉陈豨,全部占有燕、韩之地。以武力平息叛乱,凭借权谋消灭吕氏。涤荡宫禁中的污秽,迎立孝文帝于代郡。实是由于太尉之力,刘氏宗室才得以安宁。持有功劳震动人君主,自古以来为人所难。功勋显赫于上代,而一生终于下藩。

【原文】

舞阳道迎,延帝幽薮①。宣力王室②,匪惟厥武③。总干鸿门④,披闼帝宇⑤。耸颜诮项⑥,掩泪悟主。

【注释】

①“舞阳”二句：指陈胜初起，萧何、曹参令樊哙召高祖。事见《史记·高祖本纪》。　幽薮：幽深的山泽。秦始皇出游以镇天子云气，高祖自疑。隐于芒、砀山泽之间。详见前注。

②宣力：致力，用力。

③厥武：勇猛。

④总干鸿门：指樊哙鸿门闯帐。事见《史记·樊哙列传》。项王鸿门设宴，范增欲谋杀高祖，樊哙听说情势危急，于是持盾闯入军门，说：“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王默然无以应。　总干：拥盾，持盾。总，束。干，盾。

⑤披闼帝宇：撞开门直入高祖寝室。事见《史记·樊哙列传》：“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披闼，犹排闼。推门，撞开门。闼，宫中小门。

⑥诮项：责让项王。事见上注。

【译文】

舞阳侯在道相迎，延请高祖于幽深的山泽。为汉王室尽力，不只是凭着勇猛。持盾闯帐于鸿门，排开宫门直入高祖卧内，以庄严的神色指责项王，而掩泪进言使主上觉悟。

【原文】

曲周之进，于其哲兄①。俾率尔徒②，从王于征。振威龙蜕③，摅武庸城④。六师实因，克荼禽黥。

【注释】

①哲兄：足智多谋的兄长。指郦食其。《史记·郦生列传》：“郦生言其

弟商，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略地。”

②俾：使。

③龙蜕：《史记》作“龙脱”。古地名，在燕赵之界。汉初，燕王臧荼反，商以将军从击荼，战于此地。事见《史记·郦商列传》。

④摅武：显示勇猛。 摅（shū 书）：散布，抒发。 庸城：古地名，属沛郡。汉初，商从高祖击黥布于此。事见《史记·黥布列传》。

【译文】

曲周侯的进升，在于他足智多谋的兄长。食其指使他率领自己的徒众，随从高祖出征作战。于是威名震慑龙蜕，勇猛显示于庸城。六军着实仰仗其威武，打败了臧荼捕捉了黥布。

【原文】

猗欤汝阴，绰绰有裕！戎轩肇迹，荷策来附①。马烦辔殆，不释拥树②。皇储时乂③，平城有谋④。

【注释】

①“戎轩”二句：以兵车开创业迹，持鞭依附高祖。《史记·夏侯婴列传》：“婴自上初起沛，常为太僕，竟高祖崩。”是说汝阴侯以太僕奉车从高祖经营天下。 荷策：手持马鞭。

②“马烦”二句：兵败而逃虽马疲惫驾御迟缓，夏侯婴亦不舍弃高祖的儿女。《史记·夏侯婴列传》：“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烦：烦劳。引申为疲惫。 辔：马缰绳。引申为驾御、骑行。 拥树，指幼儿。此指孝惠、鲁元。《史记索隐》：“苏林与晋灼皆言南方及京师谓抱儿为‘拥树’，今则无其言，或当时有此说。”

③皇储：皇太子。指孝惠帝刘盈。 时乂：犹乂安。太平无事。事见上注。

④平城有谋：指夏侯婴佐助高祖平城脱险。见《史记·夏侯婴列传》。平城，古县名。其地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东。

【译文】

猗欤汝阴侯，绰绰然有所余裕！以兵车开创业迹，持鞭来依附高祖。兵败而逃虽马疲惫驾御迟缓，夏侯婴亦不舍弃高祖的儿女。他使皇太子太平无事，平城突围由于他有深谋远虑。

【原文】

颍阴锐敏，屡为军锋①。奋戈东城②，禽项定功。乘风藉响，高步长江③。收吴引淮④，光启于东⑤。

【注释】

①军锋：军队的前锋。

②东城：古县名。故治在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五十里。楚汉之争，灌婴斩项王于此。事见《史记·灌婴列传》。

③"乘风"二句：指斩项王之后，灌婴率师平定江东。见《史记·灌婴列传》。乘风藉响，犹言因利乘便。指凭借斩项的有利时机。　高步：犹言高视阔步。形容威武而自豪。

④吴：吴郡。古地名。约有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全部，及长江以北迤东之南通、海门诸县地。　淮：淮北。今安徽淮河北岸一带。

⑤光启：大启。　东：指江东，古地名，约今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

【译文】

颍阴侯敏锐机警，屡次充当军队的前锋。奋力挥戈于东城，捕捉项王而确定其功。凭借斩杀项王的有利时机，高视阔步于长江。攻破吴郡延展到淮上，大力开辟了江东。

【原文】

阳陵之勋，元帅是承①。信武薄伐②，扬节江陵③。夷王殄国④，俾乱作惩⑤。

【注释】

①元帅是承：承奉元帅。 承：通“丞”，辅佐。

②薄伐：征伐。薄，助词，无义。

③扬节江陵：扬举旌节于江陵。事见《史记·靳歙列传》：“（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扬节，举旌节。江陵，古县名。即今湖北省江陵市。

④王：指江陵王。事见上注。

⑤作（zhà 榨）惩：开始平息。作，通“乍”，始，初。惩，止，平息。《诗经·小雅》：“民之讹言，宁莫之惩。”朱熹注：“惩，止也。”

【译文】

阳陵侯 的功勋，在于辅全军的主帅。信武侯出兵征讨，扬举旌节于江陵。平定江陵王而殄灭其国，使动荡不定开始平息。

【原文】

恢恢广野，诞节令图①。进谒嘉谋，退守名都②。东窥白马③，北距飞狐④。即仓敖庾⑤，据险三涂⑥。辎轩东践⑦，汉风载徂⑧。身死于齐⑨，非说之辜。我皇实念，言祚尔孤⑩ 。

【注释】

①诞节：犹言大节。指关系存亡安危的大事，重要关键。诞，大。

②“进谒”二句：进献美好的谋划，退守名都。事见《史记·郦生列传》。高祖几次被困于荥阳、成皋，正欲捐弃成皋以东，屯驻于巩、洛以拒楚，郦食其献策说：“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名都：名城，此指荥阳。

③白马：白马津，水名。在今河南省滑县北。旧为河水分流处，今已湮没。

④飞狐：飞狐口，山名。在今河北省涞源县北。

⑤敖庾：亦作“敖仓”，秦代所建仓名，在荥阳东北敖山上。

⑥三涂：山名。在今河南山嵩县西南，指太行、辕辕、崤渑三山。

⑦辎轩：轻车。使臣所乘之车。指郦食其东说齐国。事见《史记·郦生列传》。

⑧载徂：载往，传到那里。徂，往。

⑨身死于齐：事见《史记·郦生列传》。韩信听说食其下齐，于是袭击齐王。齐王听说汉兵至，以为食其出卖他，于是烹食其。

⑩言祚尔孤：赐福食其的孤儿。《史记·郦生列传》：“高祖举列侯功臣，思郦食其。郦食其子疥数将兵，功未当侯，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孤，幼而丧父。

【译文】

广野君心胸宽广，具有大节和好的图谋。他进献美好的谋划，退守荥阳名都。东窥白马津，北拒飞狐口；就近有敖仓，拥有三涂险阻。他乘轻车出使东方的齐国，汉朝的声威传播到东土。虽然丧身于齐国，并非游说的缘故。高祖实在思念广野君，于是赐福于他的儿子。

【原文】

建信委辂，被褐献宝①。指明周汉，铨时论道②。移帝伊洛③，定都酆镐④。柔远镇迩，实敬攸考⑤。

【注释】

①“建信”二句：建信侯解脱挽辇的横木，穿着粗布衣奉献珍贵之物。事见《史记·刘敬列传》。娄敬脱辂见虞将军说：“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鲜衣，娄敬说：“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

辂（hé 河）：挽辇的横木，缚于辕上，供人拉车使用。　被：通“披”。　宝：珍贵之物。此指“便事”，有利于国家的事，即进献言论。

②“指明”二句：明确指出汉朝夺取天下和周朝不同，权衡时势论断定

都的义理。事见《史记·刘敬列传》:“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周汉:周朝和汉朝。此指周、汉之取天下。

③伊洛:伊水和洛水。指洛阳。

④酆:古地名。在今陕西省户县东。 镐:古地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

⑤攸考:所成。《尔雅·释诂》:“考,成也。”亦可解为考究、考定。

【译文】

建信侯解脱挽辇的横木,穿着粗布衣奉献珍贵的语言。指明汉朝夺取天下和周朝不同,权衡时势论断定都的义理。于是高祖改变称帝于洛阳的打算,在关中地区选定都城地址。汉朝能怀柔远方和镇抚附近区域,确实是刘敬所成就的业绩。

【原文】

抑抑陆生①,知言之贯②。往制劲越,来访皇汉③。附会平、勃,夷凶翦乱④。所谓伊人,邦家之彦⑤。

【注释】

①抑抑:谦谨貌。

②贯:条贯,条理。

③“往制’二句:事见《史记·陆贾列传》。中国初定,尉他平定南越而称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贾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使其称臣奉汉约。 越:南越。 访:相见,此指朝见。

④“附会”二句:事见《史记·陆贾列传》。诸吕欲危刘氏,陈平深以为忧。陆贾对陈平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平、勃终于交欢,谋诛诸吕。 附会:使事之不相联属者,相会为一。引申为协调。 凶、乱:指诸吕。

⑤彦：美士，才德杰出的人。

【译文】

陆贾谦恭谨慎，通晓言论的条贯。奉命前往节制强有力的南越王，使他来朝见我高祖皇帝。他还使陈平、周勃将相和协，消灭叛乱诛杀凶党。所说的这个人，确实是国家的美士。

【原文】

百王之极①，旧章靡存。汉德虽朗②，朝仪则昏③。稷嗣制礼，下肃上尊④。穆穆帝典⑤，焕其盈门⑥。风晞三代⑦，宪流后昆⑧。

【注释】

①百王：历代帝王。　极：中，中正的准则。《尚书·君奭》："作汝民极。"孔安国传："为汝民立中正矣。"

②汉德：指汉朝的火德之运。

③昏：乱。

④"稷嗣"二句：稷嗣君制定礼仪，群臣肃敬而天子尊显。事见《史记·叔孙通列传》。叔孙通博采古礼与秦仪而制定汉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于是高祖说："吾迺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下肃上尊：犹言上下尊卑井然有序。

⑤帝典：帝王的法制。

⑥焕：焕烂。

⑦风：教化。　晞（xi 西）：仰慕。

⑧后昆：后代子孙。昆，犹言子孙。

【译文】

历代帝王的中正准则，过去的规章制度没有保存。汉朝的火德之运虽然朗朗，朝廷中的礼仪却是乱纷纷。稷嗣君制定礼仪，群臣肃敬而天子为尊。帝王的法制端庄而盛美，光耀灿烂盈门。

政教风化仰慕三代，法令流传于后代子孙。

【原文】

无知睿敏[1]，独昭奇迹[2]。察侔萧相[3]，贶同师锡[4]。

【注释】

①睿敏：智慧高明。敏，聪慧。

②独：特，个人。

③察侔萧相：举贤荐能与萧相国相等。事见前注。察，举荐。侔，相等。李善《文选》注："萧何进韩信，无知进陈平，故曰侔也。"

④贶同师锡：赐与等同尧给舜的赐予。《尚书·尧典》："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是说舜之贤初不为帝尧所知。经众人提议而赐之。 师：众。《史记·五帝本纪》："众皆言于尧曰。"

【译文】

无知智慧高明，独能显示奇迹。举贤荐能与萧相国彼此相当，赐与等同于"师锡"。

【原文】

随何辩达，因资于敌[1]。纾汉披楚[2]，唯生之绩。

【注释】

①"随何"二句：随何通达事理而又有口才，趁机前往敌军游说。事见《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举兵叛楚，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何往说九江王布，布果背楚。" 因资：因以……而得。

②纾汉：解除汉王的急难。纾，解。

【译文】

随何通达事理而又有口才，因前往楚营游说而得资历。解除

汉王的急难而分散楚军的力量，惟有此随生的业绩。

【原文】

皤皤董叟，谋我平阴[1]。三军缟素[2]，天下归心。

【注释】

①“皤皤”二句：董叟鬓发斑白，为高祖谋划于平阴津。事见《汉书·高帝纪》：“汉王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项王无道，放杀其主。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

叟：老年人。　平阴：平阴津，古津渡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

②缟素：白色的丧服。此处用作动词。

【译文】

董叟鬓发斑白，为我高祖谋于平阴津。三军人人缟素征伐项羽，天下人人因此而归心。

【原文】

袁生秀朗，沉心善照[1]。汉旆南振，楚威自挠[2]。大略渊回[3]，元功响效[4]。邈哉惟人[5]，何识之妙[6]！

【注释】

①“袁生”二句：袁生特异而高明，心静而善于审时度势。事见上注。沉心：犹潜心。沉，潜伏。　照，察看。

②挠：折，挫折。

③渊回：如深渊之水回旋曲折。

④效：呈献。

⑤惟人：只由人。即指此人。

⑥识：见识。指计策。

【译文】

袁生俊秀高明，心静专一而善于审时度势。汉军旌旗向南高举，楚军威力自受挫折。远大的谋略如深渊之水回旋余裕，大功绩像回声一样立刻呈现。高远啊此人，计策何等神妙！

【原文】

纪信诳项，轺轩是乘①。摄齐赴节②，用死孰惩③，身与烟销④，名与风兴⑤。

【注释】

①“纪信”二句：纪信迷惑项王，乘轺车假装成高祖。事见《史记·高祖本纪》：“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 轺（yáo 姚）轩，轺车。一马驾驶的轻车。

②摄齐（zi 资）：提起衣服。古时穿长袍，升堂时提起衣摆，防止跌倒，表示恭谨有礼貌。齐，通“齋”，衣下的锁边。 赴节：赴义尽节。此指赴义捐生。

③用死：犹言效死。用，效，献出。

④烟销：烟消火灭。比喻事物消失，不见踪迹。

⑤风兴：风起云涌。比喻事物迅速发展，声势浩大。兴，兴起。

【译文】

纪信迷惑项王，乘轺车假装成高祖。提起衣服赴义尽节，尽死效力谁能戒止！形体与烟同消，而声名犹如风云兴起。

【原文】

周苛慷慨，心若怀冰①。刑可以暴，志不可凌。贞轨偕没②，亮迹双升③。帝畴尔庸④，后嗣是膺。

【注释】

①“周苛”二句：周苛意气风发，心灵像冰一样晶莹而高洁。事见《史记·项羽本纪》：“楚下荥阳城，生得周苛。项王谓周苛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项王怒，烹周苛。”

②贞轨：正轨。犹言正道。贞，正。

③亮迹：明亮的行迹。

④畴：通“酬”。　庸：功劳。《国语·晋语》：“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韦昭注：“国功曰功，民功曰庸。”

【译文】

周苛意气风发，而心灵像冰一样晶莹。酷刑可以绝暴，志向不可侵凌。身随正道一起湮没，明亮的行迹却随之一并高升。高祖酬答你的功劳，后代子孙得以继续荣膺。

【原文】

天地虽顺，王心有违[1]。怀亲望楚，永言长悲。侯公伏轼，皇媪来归[2]。是谓平国，宠命有辉[3]。

【注释】

①“天地”二句：天下虽然降服，但汉王心中有所遗憾。源于《史记·项羽本纪》：“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是说高祖为项王劫持太公吕后而焦虑。　违：通“恃”，恨。

②“侯公”二句：事见前注。　伏轼：凭轼，意谓乘车。　皇媪：泛指高祖父母妻子。　来归：回来。

③宠命：加恩特赐的任命。有辉：有光辉。

【译文】

天地虽然顺应，但汉王心中有所遗憾。思念双亲而遥望楚营，时时刻刻都在深沉地眷念。侯公乘车出使项王，太公吕后于

是返回汉营。这就是所谓能够“平国”，加恩特赐的任命闪烁光辉。

【原文】

震风过物，清浊效响①。大人于兴②，利在攸往③。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濩》错音④，衮龙比象⑤。明明众哲，同济天网⑥。剑宣其利，鉴献其朗⑦。文武四充⑧，汉祚克广。悠悠遐风⑨，千载是仰！

【注释】

①“震风”二句：疾风经过万物，不论清流还是浊物无不呈现反响。《文子》：“昔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奚仲为工师，是以离叛者寡，听众者众，若风之过箫，忽然感之，各以清浊应物也。” 震风：疾风，猛烈的风。 清浊：指资质的愚与智，品德的贤与不肖。

②大人：德行高尚的人。 兴：兴起。

③攸往（wàng 望）：所归向。

④《韶》、《濩》错音：舜乐和汤乐更迭交响。《韶》，传说舜所作乐曲名。《濩》，大濩。相传商汤所作乐曲名。

⑤衮龙：衮龙服。亦作“衮服”。古代帝王的礼服。 比象：比作……形象。此指以龙纹比皇帝。见《左传·桓公二年》：“五色比象。”

⑥天网：如天之网。比喻汉朝。崔寔《政论》：“举弥天之网，罗海内之雄。”是说野无遗贤之意。

⑦鉴：铜镜。

⑧文武：文德和武功。 四充：充满四方。指遍及天下。充，满。

⑨遐风：高风。

【译文】

疾风经过万物，不论清流还是浊物无不呈献声响。德行高尚的人兴起，人心因利而所归向。使海浩瀚的是各条河流，使山

高崇惟有土壤。舜乐和汤乐更迭交响，高祖身着衮龙服比迹帝象。众多明达而有才智的人，共同完成收罗人才的天网。宝剑显示它的锋利，铜镜奉献它的明亮。文德和武功因此遍及天下，汉室帝业能够无边宽广。如此源远流长的高风，为千古所敬仰。

刘凤翥　译注

荣启期赞

陆　云

【作者】

陆云（公元262～303年），字士龙。吴郡吴县（今上海市松江）人。西晋文学家。陆机弟。初任浚仪县令。一县称其神明，成都王司马颖表为清河内史，世称陆清河。司马颖晚节政衰，云屡以正言忤旨。后来陆机为司马颖所杀，云亦同时遇害。文才与机齐名，时称“二陆”。陆云的诗颇重藻饰，词藻丽密，旨意深雅。房玄龄著《晋书》，以为陆云诗文虽“不及机”，但是“持论”却远远“过之”。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陆士龙集》。

【题解】

《荣启期赞》为作者吴亡以后不久之作。作者年将二十而吴亡，据《晋书·陆机传》记载，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之故，与兄机“退居旧里”，“闭门勤学”达十年之久。其时陆机深慨于孙皓亡吴，作《辩亡论》二篇，以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永怀“其祖父功业”。《荣启期赞》即为《辨亡

论》的姊妹篇，借礼赞荣启期“当王道之颓凌”而隐居“遗物求己”，以昭明自己誓不出仕的“天真至素，体正含和”的心迹。但在太康末年，作者兄弟“俱入洛”而仕晋，“奋力危邦，竭心庸主”而至于“覆宗绝祀”，《晋书》作者始有“观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的慨叹。

【原文】

荣启期者，周时人也。值衰世之季末，当王道之颓凌①，遂隐居穷处②，遗物求己③。溯怀玄妙之门④，求意希微之域⑤，天子不得而臣⑥，诸侯不得而友⑦。行年九十⑧，被裘鼓琴而歌⑨。孔子过之⑩，问曰：“先生何乐⑪？”答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吾得为人矣，是一乐也；以男为贵，吾又得为男矣，是二乐也。或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是三乐也。夫贫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终也。居常待终，当何忧乎？”孔子听其音，为之三日悲⑫。常披裘带索，行吟于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带索者何索？”遂放志一邱，灭景榛薮⑬，居真思乐之林⑭，利涉忘忧之沼⑮，以卒其天年⑯。荣华溢世，不足以盈其心；万物兼陈，不足以易其乐。绝景云霄之表，濯志北溟之津⑰。岂非天真至素⑱、体正含和者哉⑲？友人有图其象者，命为之赞⑳。

【注释】

①王道：儒家称以“仁义”治天下为王道，与“霸道”相对。

②穷处：处于窘迫困厄。

③遗物：超然物外。《汉书·贾谊传》："至人遗物，"说至人超脱于世俗之外。

④溯怀玄妙之门：探索与怀抱幽深微妙的门径。溯，逆水而上。引申为探索事物的由来。玄妙，幽深微妙。

⑤求意希微之域：到空虚寂静的境地探求一种意向。《老子》："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河上公注："无声曰希，无形曰微。"

⑥臣：使之为臣。

⑦友：结交为友。

⑧行年：经历过的年岁。

⑨被（pi 丕）：穿着。通"披"。

⑩过：拜访，探望。

⑪先生：年长有学问的人。

⑫三日：指时间很长。三，泛数，言其多。

⑬灭景榛薮：灭景于榛薮。灭：隐没，榛薮，指山林，景：当为"影"，身影，形影。

⑭真：本原，本性。　思乐：愉悦，喜悦。思，助词，无义。　林：林下。指隐居处所。

⑮利涉：涉足于。　忘忧：排遣忧愁。

⑯天年：自然的寿数。

⑰绝景二句：使形影跨过云霄之外，在北海洗练自己的意志。　绝景：使形影跨越。绝，跨越。　濯：洗涤。　北溟：北海。以旷远非世人所见之地，比喻玄冥大道。

⑱天真：指未受礼俗影响的性情。天，天然，自然。　至素：至为朴素。

⑲体正：力行中正。体，力行。

⑳为之赞：作这篇赞。赞，文体的一种。《文心雕龙·颂赞》："赞之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

【译文】

荣启期是周朝时候的人。遭逢衰世末期，处于王道衰落之际，于是隐居处于窘迫困厄，超然物外只求之于自身。他探索、归

向幽深微妙的门径，到空虚寂静的境地探求一种意向，天子不能够使他称臣，诸侯不能够以他为友。行年九十岁的时候，他依然身披裘衣抚琴作歌。孔子去拜访他，请教说："先生何所乐？"他回答说："我所乐非常多，苍天生育万物，只有人为贵，我已经得到成为人了，这是第一乐。苍天创造化育人类以男人为贵，我又已经得到成为男人了，这是第二乐。有些人免不了在婴儿时期夭亡，但是我却行年九十岁，这是第三乐。贫苦是士人的常事；而死亡，却本来是生命终结。我处于平常生活中等待终结，为什么忧愁呢？"孔子听到他的言语，为此很长时间怅然若有所失。荣启期经常身披裘衣，以索为带，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吟咏，说："我身着裘衣何所求？经常以索为带何所索取？"于是放任志趣在一个丘山上，隐没形影在山林里，处于本性愉悦的林下，涉足于排遣忧愁的沼泽，用来终结那自然的寿数。富贵荣耀洋溢人世，不能够充满他的心胸；万物同时声张宣扬，不能够改变他的愉悦。他使形影跨越于天际之外，光大志向于北溟的济渡处。这难道不是性情天然而朴素纯一，胸怀中正而包孕和谐的人吗？有位为他画像的友人，指派我作这篇赞。

【原文】

其辞曰：芒芒至道①，天启德心②，自昔逸民③，遁志山林。邈矣先生，如龙之潜④，夷明收察⑤，灭迹在阴⑥。傲世求己⑦，遗物自钦⑧，景遁琼辉⑨，响和绝音⑩。恋彼邱园⑪，研道之微⑫。思乐寒泉⑬，薄采春蕤⑭。鸣弦清泛⑮，抚节高徽⑯，有圣戾止⑰，永言伤悲⑱。天造草昧，负道是嘉⑲，於铄先生⑳，既体斯和㉑。熊罴作祥㉒，黄发皤皤㉓。耽此三乐㉔，遗彼世华㉕。翼翼彼路㉖，行吟

以游，的的黻冕[27]，陋我轻裘[28]。永脱乱世，受言一邱[29]，媚兹常道[30]，聊以忘忧[31]。

【注释】

①芒芒：旷远貌。　至道：最高的道。最高理想。

②德心：犹善心，善意。见《诗经·鲁颂·泮水》朱熹注。

③逸民：避世隐居的人。逸，隐退。

④"邈矣"二句：渺茫啊先生，犹如神龙潜藏。语出《周易·乾》卦爻辞。

⑤夷明收察：以贤明为喜悦而激励自身高洁。　夷：愉悦，喜悦。见《诗经·郑风·风雨》郑笺。　收：振扬，激励。《广雅》："收，振也。"　察：察察。指高洁。

⑥灭迹在阴：完全离开世俗而隐居。阴，当指退隐之地。

⑦傲世：傲视世人。

⑧自钦：犹言自尊自重。钦，敬。

⑨遁：通"循"。

⑩和（hè 贺）：应和。

⑪丘园：指隐居的地方。

⑫研道之微：探讨事理的幽深微妙。道，规律，事理。

⑬思乐寒泉：喜欢寒泉有所滋益。

⑭薄采春蕤：采摘春天的花草。　薄：语词，无义。　春蕤：犹春华。

⑮鸣弦清泛：张弦弹奏声音清越而又和谐。　鸣弦：弹弦使发声。

⑯抚节高徽：调好节奏高张琴徽。抚节，击节，指用拍板以调节乐曲。节，节奏。俗称拍板。徽，琴的系弦装置。

⑰戾止：来到，来临。《诗经·鲁颂·泮水》："鲁侯戾止。"毛亨传："戾，来；止，至也。"

⑱永言伤悲：很长一段时间怅然伤怀。　永：表示时间长。　言：助词，无义。

⑲"天造"二句：天造万物于原始混沌状态，嘉尚顺应自然规律。　天造：自然生成的，对人为而言。　草昧：天地初开时未开化的状态。语见《周易·屯》。　负道：犹肩任道，依于道。

⑳於铄：赞美词。《诗经·周颂·酌》："於铄王师"，毛亨《传》："铄，美。"

㉑既体斯和：既和体。 斯：同"是"。 体斯和：即与道的本体相和谐。体，指上文"负道"之"道"的本体。

㉒熊罴作祥：熊罴之梦兴起吉祥的征兆。见《诗经·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男子之祥。"是说熊罴入梦为生子之兆。 熊罴：熊和罴。 作：兴起。

㉓黄发：老人发白，白久则黄，因以黄发为寿高之象。 皤皤：头发斑白貌。

㉔耽：特别爱好。《尚书·无逸》："惟耽乐之从。"孔安国《传》："过乐谓之耽。"

㉕世华：人生的繁华。

㉖翼翼：庄严之状。《诗经·大雅·绵》："作庙翼翼。"朱熹注："翼翼，严正也。"

㉗的的：昭著，鲜明。 黻(fǔ 府)冕：古代祭祀时的礼服礼冠。见《论语·泰伯》朱熹注。

㉘陋我轻裘：自以轻裘为鄙陋。轻裘，此概指华美的衣服。

㉙受言一邱：只接受这一邱园。言，助词，无义。 一邱，指隐居的处所不须大。

㉚媚：爱，喜欢。《诗经·大雅·下武》："媚兹一人。"朱熹注："媚，爱也。" 常道：永恒之道。

㉛志忧：记下忧思。志，记。忧，忧思。《尔雅·释诂》："忧，思也。"郝懿行疏："忧者，愁思也。"

【译文】

这篇赞说：芒芒深远的至高理想社会里，苍天开启人类的善意，往昔避世隐居的人，到山林里隐去自己的志向。渺茫啊先生，犹如神龙潜伏，以贤明为愉悦而激励自身高洁，完全离开世俗而隐居其阴。傲视世俗而求之于自身，超然物外而自尊自敬，形影因循美好的光辉，声音应和非凡的文辞。爱慕那隐居的地方，探

讨事理的玄妙深微。喜欢寒泉有所滋益，采摘春天的花草。张弦弹奏琴声清越而和谐，调好节奏而高张琴徽，有圣人来过这里，为之长久地怅然伤怀。天造万物于原始混沌状态，嘉尚顺应自然规律，多美好啊先生，已经与天道的本体相和谐。熊罴之梦兴起吉祥的征兆。九十高寿而黄发皤皤。先生特别爱好这“三乐”，遗弃那人世的繁华。道路庄严雄伟，先生边走边吟咏而遨游，即使鲜亮的礼服，我还以轻裘为鄙陋。永远脱离这混乱的时世，只须接受这一片山丘，酷爱这永恒的天道，就可聊以忘记自己的忧愁。

赵德政　译注

女　史　箴

张　华

【作者】

张华（公元232～300年），字茂先，范阳郡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县南）人。西晋著名诗人。晋武帝受禅，张华为黄门侍郎，因排除异议，为赞武帝伐吴，尽忠匡辅，封广武县侯，迁升为中书令、散骑常侍，惠帝时官至司空。后来因与赵王司马伦及孙秀有隙，被害。张华学识渊博，当时绝伦；历居要位，自身又是诗人，所以对于文人极力维护。加以诱进人物不倦，在当时日益发展九品中正制的情势之下，正如《晋书》本传所说，对于“穷贱侯门之士”，只要有“一善”，他就“咨嗟称咏”而“为之延誉”，可见不只是太康

文学之盛，就是太康年间所呈现的小康局面，也确实与张华的功绩密不可分。张华的诗作，虽说“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诗品》)，但是能以平淡不饰之笔，写真挚不隐之情。而此种明白畅达，意近情深的艺术风格，却正是两晋文坛所难能可贵的。原有集十卷，已散佚，今传《张司空集》，为后人所辑。另著有《博物志》十卷。

【题解】

《女史箴》作于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其时晋惠帝昏聩无能，贾皇后凶妒暴虐。武帝死后仅仅数月，惠帝即为贾后所左右，废皇太后为庶人。非但如此，贾后还大树其母党，既令族兄贾模与从舅郭威共辅朝政，又使母广城君的养孙贾谧参预国政。《晋书》本传说张华“惧后族之盛”而“作《女史箴》以为讽”，可谓深得作者为文的本意。不过继而又说“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却又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以致掩盖了《女史箴》的价值。箴，作为一种文体，虽说属于劝戒文辞，但是张华的《女史箴》，却柔中见刚，看似委婉规谏，实则如匕首，直刺贾后要害。出语之义正辞严，加以张华又素有“尽忠辅佐，弥缝补阙”的声望，贾后虽暴虐亦不得不有所收敛。可见贾后左右惠帝拜张华为司空，进封壮武郡公，不过是慑于《女史箴》之威势，惧怕身败名裂而故作以退为进之计而已，又何“敬重”之有！

【原文】

茫茫造化，两仪始分①。散气流形，既陶既甄②。在帝庖牺，肇经天人③。爰始夫妇，以及君臣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伦⑤。妇德尚柔，含章贞吉⑥。婉娩淑慎，正位居室⑦。樊姬感庄，不食鲜禽⑧。卫女矫桓，耳忘和音⑨。志厉义高，而二主易心⑩。元熊攀槛，冯媛趋进⑪。夫岂无畏？知死不吝⑫。班妾有辞，割欢同辇⑬。夫岂不怀？防

微虑远[14]。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15]。日中则昃，月满则微[16]。崇犹尘积，替若骇机[17]。人咸知饰其容，而莫知饰其性[18]。性之不饰，或愆礼正[19]。斧之藻之，克念作圣[20]。出其言善，千里应之[21]。苟违斯义，同衾以疑[22]。出言如微，而荣辱由兹[23]。勿谓幽昧，灵鉴无象[24]；勿谓元漠，神听无响[25]。无矜尔荣，天道恶盈[26]；无恃尔贵，隆隆者坠[27]。鉴于《小星》，戒彼攸遂[28]；比心《螽斯》，则繁尔类[29]。欢不可以渎，宠不可以专[30]。专实生慢，爱极则迁[31]。致盈必损，理有固然[32]。美者自美，翩以取尤[33]。冶容求好，君子所仇[34]。结恩而绝，职此之由[35]。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兴[36]。靖恭自思，荣显所期[37]。女史司箴，敢告庶姬[38]。

【注释】

①“茫茫”二句：由于迷蒙不明的创造化育，天和地开始分开。典于《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造化：指自然界的创造化育。　两仪：天和地。

②“散气”二句：分散的精气流布成形，终于锻炼成器。　气：精气，即原始混沌之气。指构成万物的物质。　流形：流布成形。此指流布成人的形体。　既陶既甄：即“既陶甄”，或“既甄陶”。甄陶，锻炼成器。引申为培育造就人才。

③“在帝”二句：远在古帝庖牺氏，开始经略天道 人事的相互关系。庖牺：即伏羲氏。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传说人类由他和女娲氏兄妹相婚而产生。相传他始画八卦，教民捕鱼畜牧，以充庖厨。　肇：开始。　经：筹划，经略。　天人：天和人。此指天人之际。

④“爰始”二句：于是方始有夫妇，并且类推到君臣。　爰：于是。　及：推及，类推到。

⑤“家道”二句：家道如果不偏斜，王道就有条不紊。是说治国平天下，必须先齐家，而齐家则必须先修身。 家道：居家之道，即管理家庭之道。王猷：王道。指先王所行之正道。猷，道，法则。 伦：条理，次序。

⑥“妇德”二句：妇德崇尚温柔和顺，含美于内而忠贞善良。 妇德：妇女应具备的德行。 含章：含美于内。章：彩色，文采。引申为华美，美好。吉：善。

⑦“婉娩”二句：娩，据《文选》为“嫕”。婉嫕，柔顺，此二句意为唯有柔顺而善良恭慎，摆正家的关系。

⑧“樊姬”二句：樊姬感动楚庄王，不吃飞禽走兽之肉。事见《列女传·楚庄樊姬》。楚庄王初即位，游猎无度。樊姬规谏不止，于是不吃禽兽之肉。如是三年，庄王为之感动，不复狩猎。 樊姬：楚庄王夫人。庄：楚庄王（？～公元前591年），名旅。春秋时楚君。 鲜：野兽。《左传·襄公三十年）：“惟君用鲜，众给而已。”杜预注：“鲜，野兽也。”“樊姬感庄”下，《文选》有“施衿结缡，虔恭中馈，肃慎尔仪，式瞻清懿”四句。曾氏选录时删去。

⑨“卫女”二句：卫姬矫正齐桓公，两耳忘掉动听的音乐。事见《列女传·齐侯卫姬》。桓公爱好淫声，卫姬为此不听郑、卫的音乐。 卫女：即卫姬。卫侯之女，齐桓公之夫人。 桓：齐桓公（？～公元前643年），姜姓，名小白。春秋齐侯。 和：和谐。引申为优美动听。

⑩“志厉二句：由于卫姬樊姬立志严肃而节义高尚，齐桓公楚庄王终于改变意向。 厉：严肃，严厉。 义：节义。 二主：指齐桓公、楚庄王。

⑪“元熊”二句：黑熊攀折断栅栏，冯婕妤急速向前。事见《汉书·外戚传》。冯媛为冯奉世女，野王妹。汉元帝初元二年，选入宫为婕妤。元帝游虎圈，有熊逸出，欲上殿，左右贵人皆逃匿，冯婕妤却“直前当熊而立”。事后元帝问何以如此，婕妤说：“猛兽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前，故身当之。”《文选》卷五六，“元”作“玄”，是。该书编者因避清代康熙皇帝名讳玄烨而改。

⑫“夫岂无畏”二句，难道是无所畏惧？既知身临死地也就无所顾惜。不吝：无所顾惜。

⑬“班妾”二句：班婕妤婉言辞谢，割舍与帝同辇的欢宠。事见《汉书·班婕妤传》。汉成帝游于后庭，欲与班婕妤同辇，班婕妤辞曰：“妾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乎？”班妾：即班姬。汉班况之女，班彪之姑。成帝时选入宫为婕妤。后为赵飞燕所

潛，退处东宫。成帝死后，充奉园陵。　割欢同辇：割舍同辇之欢。割，割舍，舍弃。欢，欢爱，欢宠。辇，天子的车。

⑭“夫岂不怀”二句：难道说不珍惜欢宠？那是因为防微杜 渐而思虑深远。　怀：怀念。引申为留恋，珍惜。　防微：即防微杜渐。

⑮“道罔隆 ”二句：道路不增高就没有减损，万物不兴盛 就没有衰败。

⑯“日中”二句：太阳正午就开始偏西，月圆就开始不明。源于《周易·丰》：“日中则昃，月盈则蚀。”是说事物没有永恒不变。　昃：太阳偏西。　微：不明。《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郑玄笺：“微，谓不明也。”

⑰“崇犹尘积”二句：修养德行犹如尘屑积累，扬弃德行却好像突然触发的弩机一样快速。　崇：整饬，修养。此指修养德行。　替：扬弃，废弃。此指扬弃德行。　骇机：突然触发的弩机。骇，惊。机，弩机。

⑱“人咸知”二句：众人都知道修饰自己的仪容，却没有哪一个知道修饰自己的心灵。　人：众人。引申为一般人。　容：容貌，仪容。　莫：没有哪一个。没有人。　性：心性，心灵。指人的内心精神世界。

⑲“性之不饰”二句：心灵如果不修饰，有时就会违背纲常伦理的常道。　愆（qiān 千）：违背，违反。　礼正：礼之大经，即礼之常道。礼，礼义，即纲常伦理，指社会行为的准则、规范及仪式等。正，作为主体者。此指礼的关键之所在。

⑳“斧之”二句：修饰自己的心灵深处，克制私心杂念为圣人。　斧：以斧砍物。　藻：文彩，修饰。　克：克制，抑制。　念：念头，想法。

㉑“出其言善”二句：说话和善而美好，千里之外有人响应。

㉒“苟违”二句：如果违背这法则，极亲近的人因此而犹豫不定。渊源于徐干《中论》：“苟失其心，同衾为远。”是说道不同而不相为伍。　同衾：比喻极亲近的人。衾，被。

㉓“出言”二句：那出言如果隐晦不明，荣辱就由此产生。典于《周易·系辞》：“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是说言行为荣辱转化的关键。

㉔“勿谓”二句：不要以为隐藏很深，神灵鉴察就没有迹象。　幽昧：深藏。幽，深暗。

㉕“勿谓”二句：不要认为渊静无为，神灵视听没有声息。　元漠：《文

选》作“玄漠”，是。清静无为。 玄，幽深。漠，寂静，无声。 响：声响，声息。

㉖“无矜尔荣”二句：不要矜夸那荣耀，天道憎恶满盈。 矜：炫耀。 尔：那。 天道：古人认为天道是支配人类命运的天神意志。 盈：满盈。引申为骄傲、狂傲。

㉗“无恃尔贵”二句：不要炫耀那位尊，显赫到极度就要衰替。源于扬雄《解嘲》：“炎炎者灭，隆隆者绝。”是说物极必反。 贵：地位高。 隆隆：显赫。比喻势盛。 坠：衰落，衰替。

㉘“鉴于”二句：以《小星》为借鉴，警戒那自得显贵。典于《周易·家人》：“无攸遂，在中馈。”是说竭尽妇人之正义，不以显贵为自得。 鉴：借鉴。 《小星》：《诗经·召南》篇名。写夫人无妒忌之行而惠及贱妾。 戒：警戒，戒备。 攸：水流的样子。引申为自得。 遂：显贵，显达。《广韵》：“遂，达也。”

㉙“比心”二句：如果心地类似《螽斯》，那美德就既盛且大。典于《荀子·劝学》：“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是说圣人的思想实乃积善而成。 比：比拟，类似。 心：心地，内心。 《螽(zhōng 忠)斯》：《诗经·周南》篇名。写后妃若螽斯不妒忌而子孙众多，极言有是德而宜有是福。 则：如果……，就…… 尔：那。 类：善。指美好的品德。

㉚“欢不可以渎”二句：君主的欢心不可以亵渎，所以宠爱不可以独占。 欢：欢心。此特指君主对嫔妃的喜爱之心情。 渎：亵渎，轻慢。 专：独占。

㉛“专实生慢”二句：专宠确实孕育轻慢，宠爱终了乃是变易。

㉜“致盈”二句：使盈达到极度必然减少，按道理存在着本来如此 。 致：极，达于极限。 损：减少。 理：用作动词，按理。 固然：本来如此。

㉝“美者”二句：容貌美好的人自以为美好，轻佻放荡而遭受责备。源于《列子》。杨朱“过宋东”而“之于逆旅”。旅店主人有妾二人，一美一丑，丑者贵而美者贱。杨朱问其故，旅店主人说：“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

㉞“冶容”二句：使容貌妖艳而自以为美好，这是君子所深恶痛绝的。渊源于《周易·系辞》：“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是说奸淫盗窃之源。 冶容：使容貌妖艳，即妖艳的打扮。冶，妖艳，艳丽。此处为形容词用作动词，使……冶。 自好：自美。 仇：恨，厌恶。

㉟“结恩”二句：使恩爱终了而断绝，主要在于上述这两点。 结恩：使恩爱终了。结，终了，了结。 职：主要。 此之由：即由此。

㊱“故曰”二句：所以说既恭敬谨慎又端庄持重，是幸福永存不衰之源。

㊲“靖恭”二句：依照恭敬谨慎自我思索考虑，荣耀将使所期望的显赫。 靖恭：恭谨。靖，谦恭。 荣：光荣，荣耀。 期：期望。 显：高贵，显赫。

㊳“女史”二句：女史职掌规谏以佐内治，不揣冒昧告诫众位夫人。 女史：女官名。属天官者，掌管王后礼仪，佐助内治。 司：掌管，职掌。 箴（zhén真）：规谏，告诫。 告：上报。此处含有“告诫”之意。 庶：众多。 姬：妾。指众王妃。

【译文】

由于迷蒙不明的创造化育，天和地开始分开。分散的精气流布成形，终于锻炼成器。远在古帝庖牺氏，开始经略天道人事的相互关系。于是方始有夫妇，并且类推到君臣。家道如果不偏斜，王道就有条不紊。所以妇德崇尚温柔和顺，含美于内而忠贞善良。这是因为唯 有柔顺而善良恭慎，方能辨正方位于内室 。樊姬感动楚庄王，不吃飞禽走兽之肉。卫姬矫正齐桓公，两耳忘掉动听的音乐。由于卫姬樊姬立志严肃而情义高尚，齐桓公楚庄王终于改变了意向。黑熊攀折断虎圈栅栏，冯婕妤急速向前。难道是无所畏惧？既知身临死地而泰然处之，当然也就无所顾惜。班婕妤婉言辞谢，割舍与皇帝同辇的欢宠。难道说不珍惜欢宠？那是因为防微 杜 渐而思虑深远。道路不增高就没有减损，事物没有兴盛就没有衰败。太阳下午就开始偏西，月圆就开始不明。修养德行犹如尘屑积累，扬弃德行却好像突然触发的弩机。然而众人都知道修饰自己的仪容，却没有哪一个知道修饰自己的心灵。心灵如果不修饰，有时就会违背纲常伦理的常道。所以要修饰自己的心灵深处，克制内心杂念为圣人。一个人说话和善而美好，千

里之外有人响应。如果违背这条法则，极亲近的人因此而犹豫不定。那出言如果隐晦不明，荣辱就由此而产生。不要以为昏暗不明，神灵鉴察没有迹象；不要认为清静无声，神灵视听没有声息。不要矜夸那荣耀，天道憎恶满盈；不要炫耀位尊，显赫到极度就要衰替，要以《小星》为借鉴，警戒那自得显贵 的情绪；如果心地类似《螽斯》，那美德就既盛且大。君主的欢心不可以亵渎，所以宠爱不可以独占。专宠确实孕育轻慢，宠爱终了乃是变易。使盈达到极度必然减少，按道理存在着本来如此。容貌美好的人自以为美好，轻佻放荡而遭受责备。使容貌妖艳而自以为美好，这是君子所深恶痛绝的。使恩爱终了而断绝，主要在于上述这两点。所以说既恭敬谨慎又端庄持重，是永福永存不衰之源。依照恭敬谨慎自我思索考虑，荣耀将使所期望的显赫。女史职掌规谏以佐内治，不揣冒昧地告诫众位夫人。

赵德政　译注

剑阁铭

张　载

【作者】

张载，字孟阳，涿郡安平（今河北深县）人。西晋文学家，太康年间起家佐著作郎，迁升弘农太守，官至中书侍郎，复领著作郎。后因世乱，称病告归，不再出仕。载性情闲静文雅，博学善文。所撰《濛汜赋》，傅玄见而嗟叹不已，为之播扬名声，载于是为人所知。与弟协、张华皆以文学著名，并称“三张”。原有集，已散佚，今所见《张孟阳集》，为明人所辑。

【题解】

《剑阁铭》之作，《晋书》本传之所谓因“蜀人恃险好乱”而“著铭以作诫”，不过是望文生义而已，众所周知，司马氏代魏而有天下之后，用人不是唯贤是举，而是唯亲是录，除大封同姓王而外，更日益发展九品中正制，希冀恃此而巩固一姓统治。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作者省视居官蜀郡的父亲，途中经过剑门，面对形胜之地，有感于古人“在德不在险”（《史记·吴起列传》）之论，于是情动于中而发诸声，“勒铭山阿”而“敢告”“匪亲勿居”的“梁益”。后人由于沉溺旧说，忽视了此乃借古讽今之作，因而也就难以领略铭文要旨及其价值。一篇不足二百言的文字，极写剑阁之险，就势上自虞舜，下至三国，以数几千年间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写尽天下兴衰存亡“险亦难恃”而“实在德”。那内容之丰满而浩瀚，运笔之恣态横生而文理自然，在当时注重追求形式技巧的大势所趋之下，确乎已经卓而不群，蔚然独具一格了。吟诗作赋，意蕴如此之深沉而含蓄，针砭时弊如是之入木三分，西晋诗

人虽说辈出，然而作品如《剑阁铭》者，却又有几人？钟嵘著《诗品》论及“三张”，以为“远愆厥弟”，其文学意识，比之于后来李白的《蜀道难》，亦可谓先后辉映。

【原文】

岩岩梁山，积石峨峨[1]，远属荆、衡[2]，近缀岷、嶓[3]。南通邛僰，北达褒斜[4]，狭过彭碣，高逾嵩华[5]。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6]，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7]。世浊则逆，道清斯顺[8]，闭由往汉[9]，开自有晋[10]。秦得百二，并吞诸侯[11]，齐得十二，田生献筹[12]。矧兹狭隘，土之外区[13]，一人荷戟，万夫趑趄[14]，形胜之地，匪亲勿居[15]。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见屈吴起[16]。兴实在德，险亦难恃[17]，洞庭、孟门，二国不祀[18]。自古迄今，天命匪易[19]，凭阻作昏，鲜不败绩[20]。公孙既灭[21]，刘氏衔璧[22]，覆车之轨，无或重迹[23]！勒铭山阿，敢告梁益[24]。

【注释】

①“岩岩梁山”二句：险要的梁山，山石堆叠既高且陡。 岩岩：山势险峻。 梁山：山名，亦名剑门山或 高梁山，在四川省梁山县东北，与万县接界。东西数千里，山岭高峻，形势险要，自古为军事要地。 积石：山石堆叠。积，堆叠，重叠。 峨峨（é 俄）：高峻，高而陡。

②远属荆、衡：远处连接荆山、衡山。属，连缀，连接。荆，荆山，在湖北省南漳县西。衡，衡山，即五岳之一的南岳，一名岣嵝山，在湖南省，跨长沙、衡州二郡。

③近缀岷、嶓（bō 波）：附近连结岷山和嶓冢。缀，连缀，连结。岷，岷山。在四川省松潘县北，绵延四川、甘肃两省边境。嶓，山名，即嶓冢，又名兑山，在甘肃省天水市西南。

④：南通”二句：向南通到邛地和僰地，向北到达褒斜谷。 邛（qióng

穷）：汉西南少数民族地名。　僰（bó 勃）：汉西南少数民族地名。达：通。　褒斜：古代通道名。也称褒斜谷，在陕西省西南，为沿褒水、斜水所形成的河谷。南口称褒谷，北口称斜谷。通道山势险峻，总长四百七十里，为川陕交通要道。

⑤："狭过"二句：狭窄超过彭门和碣石，高耸超越嵩山和华山。　彭：指彭门，山名。在四川省彭县西北，两山对立如阙，名彭门。　碣：指碣石，山名。在山东省无棣县北鬲津河（古九河之一，今名漳卫新河）入海处，两山对峙如甬道，名碣石。亦称大碣石山，小碣石山。亦谓在今河北省昌黎县或乐亭县。　嵩山：为五岳之中岳，在河南省登封县北。　华：华山，为五岳之西岳，在陕西省华阴县南。

⑥"惟蜀之门"三句：惟蜀之门，犹如蜀地的门户。作固作镇，为蜀地的边塞重镇。　剑阁，于是称作剑阁。惟，是。作，为。固，四塞。镇，一方的主山称镇。　剑阁：栈道名，在四川省剑阁县东北大剑山小剑山之间。《水经注·漾水》："又东南径小剑戍北，西去大剑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也。"

⑦"壁立"三句：像墙壁那样耸立千仞，穷尽地势的险要，极尽道路的高峻。　壁立：如壁而立，极言陡峭。　千仞：泛数，极言其高。仞，八尺。穷：极，尽。

⑧"世浊"二句：时世如果混乱就叛逆，世道如果清宁就归顺。　世浊：时世混乱。　则：连词，表示假设关系。　道清：世道清宁。

⑨闭由往汉：自从蜀汉闭塞栈道。　闭：关闭，闭塞。　往汉：过去的汉朝。指蜀汉。李善《文选》注："闭由刘备，故曰往汉。"

⑩开自有晋：由于晋王才使栈道畅通。　开：开通，使畅通。　自：由于，因为。　有晋：晋朝。有，助词，无义。李善《文选》注："开自钟会，故曰有晋也。钟会之伐蜀，虽在魏朝，政由晋王，故归功于晋也。"

⑪"秦得"二句：秦地险固能以二敌百，秦王因此而兼并侵吞六国诸侯。典出于《史记·高祖本纪》："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是说秦因地利而一统天下。　得：可，能。　百二：以二敌百。

⑫"齐得"二句：齐地有山河的险阻能以二敌十，田生因此进献谋略，事见《史记·高祖本纪》。　田生：指田肯。生平不详。

⑬“矧(shěn 审)兹狭隘”二句:何况这狭窄的厄塞,又处于边境地区。矧:况。隘:厄塞,险要之地。 土:领土,国土。 外区:边境地区。

⑭“一人”二句:一个人扛着戟把守,万人徘徊而不敢向前。趑趄(zī jū 资居):且行且退,徘徊不前。极写攻者之紧张而恐惧。

⑮“形胜”二句:地势险要,不是亲族不可使他留守。形胜,地理位置优越,地势险要。

⑯“昔在武侯”四句:从前魏武侯泛舟黄河,半渡即喜形于色,但是他所说的“山河之固”,却屈服于吴起的“在德不在险”。事见《史记·吴起列传》。

⑰“兴实在德”二句:兴国确实在于德义,险阻也确实难以依赖。

⑱“洞庭”二句:洞庭湖和孟门山何等险固,但是三苗氏和殷商二国不为人奉祀。典出于《史记·吴起列传》:“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是说为国而不修德,虽有险亦难恃。 洞庭:湖名。在湖南省北部。 孟门:山名。在今山西省吉县西七十里。 不祀:不为人奉祀。《晋书·张载传》,此二句为上边二句颠倒。

⑲“自古”二句:从往古到现在,天命不变。典于《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⑳“凭阻”二句:仗恃险阻制造混乱。很少有人不彻底崩溃。 作昏:制造混乱。 败绩:彻底崩溃,彻底失败。《尚书·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孔安国传:“大崩曰败绩。”

㉑公孙既灭:公孙述已经丧亡。事见于《后汉书》公孙述本传及《吴汉列传》。公孙述本为导江卒正,假称蜀郡太守,又恃蜀地险固,自立为天子。吴汉奉汉光武帝之命,前往征伐,尽灭公孙氏。

㉒刘氏衔璧:后主刘禅战败出降。事见于《三国志·蜀书·后主禅传》。 衔璧:古时国君死,口含玉。所以战败出降者衔璧表示国亡当死。典于《左传·僖公六年》:“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

㉓“覆车”二句:覆车的轨迹,不要又再次追踪。 覆车:覆车之戒,比喻失败的教训。 无:不要。 或:又。 重:再次。 迹:追踪。

㉔“勒铭”二句:摹刻铭文于山陵,不揣冒昧地上报梁益二州。 山阿:

山陵，山中曲处。　敢：自言冒昧之辞。　梁：梁州，故治在今陕西省南郑县东。　益：益州，故地大部分在今四川省境内。

【译文】

险要的梁山，山石堆叠既高且陡，远处连接荆山、衡山，附近连结岷山、嶓冢。向南通到邛地和僰地，向北到达褒斜谷，狭窄超过彭门和碣石，高耸超越嵩山和华山。犹 如蜀地的门户，为蜀地的边塞重镇，于是称作剑阁，像墙壁那样耸立千仞，穷尽地势的险要，极尽道路的高峻。时世如果混 乱此地人就叛逆作乱，世道如果清宁就恭 顺降服，自从蜀汉当年闭塞栈道，由于晋王才使栈道畅通。秦地险固能以二敌百，秦王因此而兼并侵吞六国诸侯；齐地有山河的险阻能以二敌十，田生因此而进献计谋。何况这狭窄的厄塞，又处于国土的边境地区，一个人扛着戟把守，万人徘徊而不敢向前一步，如此地形险固的地方，不是亲族不可使他留守。但是从前魏武侯泛舟黄河，半渡即喜形于色，他所说的“山河之固”，却屈服于吴起的“在德不在险”。兴国确实在于德义，险阻也确实难以依赖，洞庭湖和孟门山何等险固，但是三苗氏和殷商二国却不为人奉祀。从往古到现在，自然规律不变，仗恃险阻制造时世混乱，很少有人不彻底崩溃。公孙述已经丧亡，后主刘禅战败出降，覆车之戒的轨迹，不要又再次追踪！雕刻铭文于山陵，不揣冒昧地上报梁益二州。

赵德政　译注

太 师 箴

嵇 康

【作者】

嵇康(公元224～263年),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省宿县)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为魏宗室婿,仕魏为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丰神俊逸,才高识远,工诗文,善鼓琴,为"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齐名。其时正值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的权势日盛,屠杀异己极为残酷,士处当世,对于现实的希望完全破灭,于是转而崇尚老庄思想,采取了一种消极反抗的态度。然而嵇中散始终做不到阮籍那样"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虽说崇尚老庄,恬静寡欲,讲求养生服食之道,却又尚奇任侠,刚肠嫉恶,锋芒毕露于现实生活之中。山涛投靠司马氏为选曹郎,举嵇康自代,嵇康当即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自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不堪流俗。正是因为这篇文章,加以钟会挟恨构陷,嵇康为司马昭以细故所杀。嵇康的诗文一如其人,峻急刚烈而清逸脱俗。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文心雕龙·才略》),一语概括了嵇康诗文的特色。原有集十五卷已散佚,后人辑本,以鲁迅辑校的《嵇康集》为至善。

【题解】

《晋书》本传以《太师箴》为"明帝王之道",固然不无道理,不过更为确

切地说，此文当为借“明帝王之道”之端，以揭示“万物熙熙，不夭不离”之所以毁灭，并非儒者之所谓“礼崩乐坏”，而是“大道沉沦”之必然。箴文言简而意赅，原来儒者所鼓吹的“仁”，不过是“惧物乖离”，为维系“渐私其亲”而“日用”之“智慧”。正是这“智慧”招摇过市，遂有“利巧愈竞，繁礼屡陈”的“刑教”之“争施”，最终导致“天性丧真”，出现“季世”那种局面。显而易见，这正是嵇康自己在为“非汤武而薄周孔”作释文，无非是进一步剖明心迹，表示绝不与“今为一身”而“矜威纵虐”的司马氏为伍而已。即此一端，如果说“嵇康师心以遣论”，则《太师箴》一如《与山巨源绝交书》，实乃体现这种特色，令人想见嵇康其人的典范之作。

【原文】

浩浩太素，阳曜阴凝①。二仪陶化，人伦肇兴②。厥初冥昧，不虑不营③。欲以物开，患以事成④。犯机触害，智不救生⑤。宗长归仁，自然之情⑥。故君道自然，必托贤明⑦。茫茫在昔，罔或不宁⑧。赫胥既往，绍以皇羲⑨。默静无文，太朴未亏⑩。万物熙熙，不夭不离⑪。爰及唐虞，犹笃其绪⑫。体资易简，应天顺矩⑬。绨褐其裳，土木其宇⑭。物或失性，惧若在予⑮。畴咨熙载，终禅舜禹⑯。夫统之者劳，仰之者逸⑰。至人重身，弃而不恤⑱。故子州称疚，石户乘桴⑲；许由鞠躬，辞长九州⑳。先王仁爱，愍世忧时㉑。哀万物之将颓，然后莅之㉒。下逮德衰，大道沉沦㉓，智慧日用，渐私其亲㉔。惧物乖离，□□擘仁㉕。利巧愈竞，繁礼屡陈㉖。刑教争施，天性丧真㉗。季世陵迟，继体承资㉘。凭尊恃势，不友不师㉙。宰割天下，以奉其私㉚。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㉛。竭智谋国，不吝灰

沉[32]。赏罚之存，莫劝莫禁[33]。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邱山[34]。刑本惩暴，今以胁贤[35]。昔为天下，今为一身[36]。下疾其上[37]，君猜其臣。丧乱宏多，国乃殒颠[38]。故殷辛不道，首掇素旗[39]；周朝败度，彘人是谋[40]。楚灵极暴，乾溪溃叛[41]；晋厉残虐，栾书作难[42]。主父弃礼，彀胎不宰[43]；秦皇荼毒，祸流四海[44]。是以亡国继踵[45]，今古相承，丑彼摧灭[46]，而袭其亡征[47]。初安若山，后败如崩。临刃振锋，悔何所增[48]！故居帝王者，无曰我尊，慢尔德音[49]；无曰我强，肆于骄淫[50]。弃彼佞幸，纳此谨颜[51]。谀言顺耳，染德生患[52]。悠悠庶类，我控我告[53]，唯贤是授[54]，何必亲戚！顺乃造好，民实胥效[55]。治乱之原，岂无昌教[56]？穆穆天子，思闻其愆[57]。虚心导人[58]，允求谠言[59]。师臣司训[60]，敢告在前[61]。

【注释】

①“浩浩”二句：浩瀚无垠的宇宙始原，天地光彩明耀而形成。 浩浩：浩瀚，广大。《诗经·小雅·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朱熹集注：“浩浩，广大也。” 太素：犹太初，指宇宙始原。《庄子·天地》：“泰初有无，无有无名。”成玄英疏：“‘泰’，太；‘初’，始也。元气始萌，谓之太初。”素，始，初。 阳曜阴凝：即阴阳曜凝。阴阳，指天地。曜，炫耀，即光彩明耀。凝，形成。

②“二仪陶化”二句：由于天地陶冶化育，人类开始兴起。典于《淮南子·本经》：“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是说天地创造，化育万物。 二仪：即两仪。指天地。 陶化：陶冶化育。 人伦：人类。《荀子·富国》：“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杨倞注：“伦，类也。”

③：厥初”二句：人类起初暗昧无知，既无忧无虑也无所往来。典于《庄子·缮性》：“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是说古之人无所交

往而顺任自然。　厥：其。指上文“人伦”。　冥昧：暗昧，不明事理。“冥”与“昧”义同。　不虑不营：既不虑也不营。虑，忧虑。营，往来。《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毛亨传：“营营，往来貌。”

④“欲以”二句：欲念由于观察而开通，忧虑由于变故而形成。　欲：欲望，欲念。　物：观察，选择。《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仞沟洫，物土方。”杜预注：“物，相也。”　开：开通。　患：忧虑。　事：变故。

⑤“犯机”二句：遭遇危险和祸患，智慧不能救护生命。　犯：触，遭遇。　机：通“几”，危殆，危险。《左传·宣公十二年：“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杜预注：“几，危也，”　害：灾害，祸患。

⑥“宗长归仁”二句：朝见长者归服于仁德，是人的自然而然的本性。　宗长：朝见长者。宗，归向，朝见。长，长者，指年高有德之人。　归仁：归服于仁德。仁，指顺随民心而能臻于完满纯一境地之德性。

⑦“故君道”二句：原来君道天然如此，必然寄托于贤明。　故：原来，本来。　君道：君主之道，帝王之道。道，指法则、规律。

⑧“茫茫”二句：旷远的往昔，天下没有不安定。　茫茫：旷远。指历时久远。　在昔：往昔，从前。　罔：不，无。　或：有。

⑨“赫胥”二句：赫胥氏已经过去，承继连续到伏羲氏。　赫胥：即赫胥氏，传说古帝名。《庄子·马蹄》：“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绍：承继，　以：连及。　羲皇：伏羲氏。详见张华《女史箴》注释。

⑩“默静”二句：恬静沉潜而没有文饰，原始本性不曾亏损。　默：幽深，沉潜。指含蕴不外露。　文：文饰，礼乐制度。　太朴：指原始本性。朴，本真，本原。

⑪“万物”二句：万物兴盛而和乐，众生既无夭折本性也无离失。　熙熙：温和欢乐貌。不夭不离，既不夭折亦不离散。　离(li立)：去，失。

⑫“爰及”二句：到达陶唐氏和有虞氏，仍然笃厚先王的绪业。　爰：语助词，无义。　唐：陶唐氏，即尧。五帝之一。　虞：有虞氏，即舜。五帝之一。　笃：笃厚，忠实。　其绪：指先王的绪业。　其：代词，指上文赫胥氏等上古帝王。　绪：绪业，功业。

⑬“体资”二句：体制借助于平易简单，顺应自然法则。　体：体制。　资：依托，借助。　易简：平易简单。　应天顺矩：即顺应天矩。天，凡自然所

成非人力所为的都叫做天。矩，法则。

⑭“絺褐其裳”二句：用粗布做裙，用土和木修房屋。 絺(chi 吃)褐：细葛布和粗布。此处为复义偏指而活用为状语，即“用粗布”。 裳：古代称裙为裳，男女皆服。 土木其宇：句式同上句，即以土木为宇。宇，室宇。

⑮“物或失性”二句：他人如果丧失生命，恐惧不安一如由于自己所致。 物：自身以外的他物。此指他人。 或：如果。《经词衍释》：“或，犹如也，若也。” 性：生命，生机。 在予：由于自己所致。予：我。同“余”。

⑯“畴咨熙载”二句：访求谁人能以发扬先王的功业，最后把帝位让授给舜和禹。事见《史记·五帝本纪》：“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又云：“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是说古代帝王之让位于贤者。 畴咨：原意是“谁代为访问”，后来用为“访问”或“访求”的意思。畴，谁。咨，咨询。 熙载：发扬功业。熙，兴盛。载，事功，功业。《书经·舜典》：“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孔安国传：“载，事也。”禅，以帝王之位传人。” 禹：夏朝开国君主。

⑰“夫统之者”二句：治理天下的人辛勤劳苦，敬慕治理天下的人清雅闲适。 统之：治理天下。统，综理，总领。之，泛指天下。 仰之：敬慕治理天下。仰，敬慕，景仰。之，指代上句“统之”。 逸：清闲，闲适。

⑱“至人”二句：至人以品德为重，扬弃名位而不顾惜。典于《庄子·逍遥游篇》：“故曰：至人无己。”是说至人破除自我中心，而与天地精神往来。 至人：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 重身：以身为重。身，指人物身份、品德：才力等。 重：以为重，即尊重，崇尚。

⑲“子州”二句：子州称说久病在身，石户之农乘舟隐居海岛。源于《庄子·让王》：“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卷卷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未至也，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是说子州、石户不以天下而“害其生”。 子州：子姓，名州，字支伯。怀道之人，隐者。 疚：久病曰疚。 石户：即石户之农，舜的友人。姓氏不详，因隐于石户为农，人称之为石户之农。 桴：以竹木编成的舟，大曰筏，小曰桴。

⑳“许由”二句：许由谨慎而恭敬，不接受为九州长。源于《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说：“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是说许由去名去功，臻于无己精神境界。许由：上古高士，隐于箕山。　鞠躬：谨敬。　长九州：为九州长。

㉑“先王”二句：先王仁爱而慈善，哀怜人生忧虑时世。　先王：指唐尧虞舜。　愍(min敏)，哀怜，愍惜。　世：人世，人生。　时，时世，时代。

㉒莅之：莅临天下。指治理天下。莅，临。之，兼指上文“愍世忧时”之“世”和“时”。

㉓“下逮”二句：往下等到德性衰落，自然的正道汩没。　逮：及。　大道：指自然的正道。　沉沦：埋没，汩没。

㉔“智慧”二句：权谋狡黠日益使用，加剧偏爱其亲族。是说世上丧失了自然的正道。　智：谋略，引申为权谋或者心机。　慧：狡黠。　渐：加剧。　私：私阿，偏受。

㉕“惧物”二句：恐怕他人背离，于是鼓吹仁义。典于《庄子·马蹄》：“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是说仁义有违真性，圣人“为仁义”意在“毁道德”。□□：就上下文文意来看，此处所缺当为“分义”二字。　分义擘仁：即分擘仁义。

㉖“利巧”二句：贪婪而虚伪不实越强劲，烦琐的礼仪就越发一再敷陈。　利：贪婪。　巧：虚伪不实。　繁礼：繁文缛礼。指烦琐的礼仪。

㉗“刑教”二句：由于刑罚和教化竞相推行，致令天然的品质丧失了本原。典于《庄子·胠箧》：“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乱天下矣。”是说教化使人丧失本性而“乱天下”。刑教：刑罚和教化。　施：施行，推行。　天性：天然的品质或特性。　真：本原，本性。

㉘“季世”二句：末世衰败，继承了王位的人也继承了资本。　季世：末世，末代。　陵迟：衰败，衰落。　继体：继承王位者。

㉙“凭尊”二句：依仗尊贵和权力，目中既无友生也无师尊。　尊：尊贵。指地位至高无上。　势：权力，权势。

㉚“宰割”：分割天下的土地，用来给与自己所喜爱宠信的人。

㉛“故君位”二句：所以国君在位逐渐骄纵，大臣当权有异志。　位：特指帝王诸侯的王位。此处为名词用作动词，“在位”之意。　侈：放纵，骄纵。　路：比喻权位。此处为名词用作动词，当路，当权。　生心：怀有二心，有异志。

㉜“竭智”二句：竭尽心机图谋国家，不顾惜蹈水火而死。 灰沉：灰没，蹈水火 而死。比喻不惜牺牲一切。按，“竭智谋图”紧承上句，主语为“生心”之权臣，意在言外，盖指司马氏。

㉝“赏罚”二句：赏赐和威刑即使存在，也不能劝阻或禁止他们。

㉞“若乃”四句：极写“生心”之臣的“天性丧真”。 若：其，回指上文“生心”之“臣”。 乃：指示代名词，同“其”。指权臣们。 骄盈：骄傲自满。肆志：放纵情欲，随心任性。 阻兵擅权：依仗武力专权。阻，恃。兵，军队。矜威纵虐：自负权势恣意侵侮。矜，矜负。威，权势，力量。虐，暴虐、侵侮。祸蒙丘山：使得祸患足以覆盖丘山。

㉟“刑本惩暴”二句：刑罚本来是惩治凶暴邪恶，现在用来胁迫贤能。暴：凶恶。 今以胁贤：今以之用来胁迫贤人。

㊱一身：自身一人。名义上指上文“生心”之臣，实际乃指司马氏。身，自我，自身。

㊲下：指群臣百官。 上：君主。

㊳“丧乱”二句：丧乱不但大而且多，国家于是覆灭。 殒颠：覆灭。

㊴“故殷辛”二句：所以殷纣王无道，头挂斩于白旗之上。 殷辛：即殷纣王 ，殷朝亡国之君。名辛。 首掇素旗：首挂于素旗。掇，通挂。素旗，白旗。

㊵“周朝”二句：周王朝的法度败坏，是逃亡到彘地那个人思虑不周造成的。事见《史记·周本纪》。 彘：地名，属晋地。故址在今山西省霍县境。

㊶“楚灵”二句：楚灵王极其凶残，在乾溪群臣离散叛乱。事见《史记·楚世家》 楚灵：楚灵王，名围，康王宠弟。康王死，子员继位为郏敖，以围为令尹。四年，围弑君并杀其子，然后自立为王。 乾溪：春秋楚 地名，地在今安徽省亳县东南。

㊷“晋厉”二句：晋厉公残虐，栾书作乱。事见《史记·晋世家》。 晋厉 ：晋厉公，名寿曼，晋景公子，在位八年。厉，《周书·谥法》“以“杀戮无辜”为“厉”。 栾书：晋国大夫。 作乱：发动武装叛乱。指杀死晋厉公。

㊸“主父”二句：主父违背帝王之道，幼鸟不烹而食。事见《史记·赵世家》。 主父：即赵武灵王。武灵王传国于王子何，自号为主父。 弃礼：违背帝王之道。 彀（kòu扣）胎：幼鸟。彀，待哺食的幼鸟。胎，孕于母体内的幼体。 宰：烹，煮。

㊹“秦皇”二句：秦始皇残害万物，祸患流布于天下。典于贾谊《过秦论》。　荼毒：残害，毒害。　四海：犹言天下。

㊺亡国继踵：被灭亡的国家前后相接。继踵，接踵，前后相接。踵，脚后跟。

㊻丑彼摧灭：丑恶被毁灭。彼，通“被”。摧灭，毁灭，摧毁。

㊼而袭其亡征。竟然因袭那灭亡的迹象。而，乃，竟然。亡征，灭亡的迹象、征兆。

㊽“临刃”二句：面对利刃抖动锋芒，悔恨何其倍增！　刃：刀。　何：多么，何其。　所：许，多。　增：添，加多。

㊾慢尔德音：轻忽那美好的声誉。慢，轻忽，轻慢。德音，美好的声誉。

㊿肆于骄淫：恣肆那骄奢淫逸。　于：指示代词，犹其，那。《经词衍释》：“于，犹其也。”

(51)“弃彼”二句：斥退那佞幸之徒，引进这犯颜直谏之人。　佞幸：以谄媚而得宠幸。此指佞幸之徒。　遻(è厄)颜：犹犯颜。此指犯颜直谏之人。遻：抵触。　颜：脸色。此特指帝王的脸色，即所谓龙颜。

(52)“谀言”二句：谄媚之言合乎心意，但是污染品德造成祸患。　谀：谄媚，用不实之词奉承人。　染：沾染，污染。

(53)“悠悠”二句：深思众多的物类，我奔走相告。　悠悠：深思，忧思。庶类：众多的物类。　我控我告：我控告。

(54)唯贤是授：唯授贤。授，特指除官，任命。

(55)“顺乃造好”二句：正直如果急遽相善，百姓就相互效法。　乃：若，如果。　造，仓猝，急遽。　实：助词，无义。　胥：互相。

(56)“治乱”二句：国家兴亡盛衰的关键，难道没有正当的教训？　治：政治清明安定，国家兴盛。　乱：动荡不定，国家衰替。　昌：善，正当。

(57)“穆穆”二句：端庄盛美的天子，想着听到自己的过失。　穆穆：仪表美好，容止端庄。《礼记·曲礼》：“天子穆穆。”孔颖达注疏：“威仪多也。”

(58)导人：引导臣民。人：他人。此指黎民百官。

(59)允求谠(dǎng党)言：诚实地求取谠言。允，诚实，诚信。谠言，正直的话。谠，正直。

(60)师臣：太师之自称。　师：太师，古三公之一。

(61)前：御前。指皇帝座位之前。

【译文】

浩瀚无垠的宇宙始原，天地光彩明耀而形成。由于天地陶冶化育，人类开始兴起。人类起初暗昧无知，既无忧无虑也无所往来。欲念由于观察而开通，忧虑由于变故而形成。遭遇危险和祸患，智慧不能救护生命，朝见长者归服于仁德，是人的自然而然的本性。原来帝王之道天然如此，必然地寄托于贤明。旷远的往昔，天下没有不安定。赫胥氏已经过去，承继连续到伏羲氏。恬静沉潜而没有文饰，原始本性不曾亏损。万物兴盛而和乐，众生既无夭折本性也无离失。到达陶唐氏和有虞氏，仍然笃厚先王的绪业。体制借助于平易简朴，顺应自然法则。用粗布做裙，用土和木修盖房屋。他人如果丧失生命，恐惧不安一如自己所致。访求谁人能以发扬先王的功业，最后把帝位禅让给舜和禹。那时治理天下的人辛勤劳苦，敬慕治理天下的人清雅闲适。至人以品德为重，扬弃名位而不顾惜。所以子州称说久病在身，石户之农乘舟隐居海岛；许由谨慎而恭敬，不接受为九州长。先王仁爱而慈善，哀怜人生忧虑时世。哀伤万物即将衰替，然后莅临天下。往下等到德性衰落，自然的正道汩没，权谋狡黠日益使用，加剧偏爱自己的亲族。恐怕他人背离，于是鼓吹仁义。贪婪而虚伪不实越强劲，烦琐的礼仪就越发一再敷陈。由于刑罚和教化竞相推行，致令天然的品质丧失了本原。末世衰败，就是因为非创业之主自以为资质美大。自以为美大就依仗尊贵和权力，目中既无友生也无师尊，分割天下的土地，用来给与自己所宠信的人。所以国君在位逐渐骄纵，大臣当权有异志。他们竭尽心机窃取国家，不惜蹈汤赴火。赏赐和威刑即使存在，也不能劝阻或禁止。他们居然骄傲自满而随心任性，仗恃武力专权，自负权势恣意侵侮，使得祸患足以覆盖丘山。刑罚本来是惩治凶恶，现在用来胁迫贤能；古时国君为天下，现在却只为他自身。群臣怨恨国君，国君怀疑群臣。丧乱不但大而且多，国家于是覆灭。所以殷纣王无道，头悬于

白旗之上；周王朝败坏法度，是逃亡到彘地那位周王（厉王）思虑不周造成。楚灵王极其凶残，在乾溪群臣离散叛乱；晋厉公残虐，栾书作乱；主父违背帝王之道，幼鸟不烹而食；秦始皇残害万物，祸患流布天下。因此被灭亡的国家前后相接，现在承继古代，丑恶虽被毁灭，却竟然因袭那灭亡的轨迹。开始安稳如山，最后败落如山崩，面对利刃抖动锋芒，悔恨何其倍增！所以身居帝王之位的人，不要说自己至高无上，轻忽那美好的声誉；不要以为自己强盛，恣肆那骄奢淫逸。斥退那佞幸之徒，引进这犯颜直谏之人。谄媚之言合乎心意，但是污染品德造成祸患。深思众多的物类，我奔走相告，为官只宜任命贤能，何必非亲即戚！顺道如果发扬，百姓就会相互效法。国家兴亡盛衰的关键，难道没有正当的教训？端庄盛美的天子，想着听到自己的过失。虚心引导黎民百官，诚实地求取善言。太师职掌教诲，不揣冒昧上报御前。

赵德政　译注

乘　舆　箴

潘　尼

【作者】

潘尼（约公元250～约311年），字正叔，荥阳郡中牟县（今属河南省）人。晋代的文学家。少有清才，以文章知名，性格清静，与世无争，惟以勤学著述为事。太康（公元280～289年）中，举秀才。历官高陆县令、太子舍人、宛县令、尚书郎、著作郎、黄门侍郎、

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中书令、太常卿等。永嘉大乱时，洛阳陷落，欲还乡里，病死路上，享年六十余。在位勤政，宽而不纵。留下来的作品有《安身论》、《释奠颂》、《乘舆箴》等，明人辑有《潘太常集》。《晋书》卷五十五有传。

【题解】

箴是一种以规谏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体裁。乘舆是指皇帝坐的车，此处借指皇帝。《乘舆箴》的题目就决定了其委婉地向皇帝进谏的内容。文章援引"仁义不存"的远古时代和尧、舜、禹时代及夏、商、周时代的历史，讨论了"社稷无常主"的道理及君臣关系。明确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正因为如此，上天立君是为了牧民，而不是宠一人之身。为君之道"孜孜于得人，汲汲于闻过"。有茅茨土阶之俭，而不能有璇宫瑶台和糟丘酒池之奢侈。否则必然招致亡国灭身。最后指出了"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的良性君臣关系。作者向往在君治臣安的关系中作一位谏臣，能够做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

【原文】

《易》称：有天地然后有人伦，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传》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伦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①，而树之君，使司牧之②，将以导群生之性③，而理万物之情。岂以宠一人之身，极无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为君者，无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阶之俭④；而后之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瑶台琼室之侈⑤。无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争之。推之之极，虽禅代犹脱屣⑥；争之之极，虽劫杀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辞而已者乎⑦？

【注释】

①蒸人：众多的人民。

②司牧：统治，管理。古代把国君统治人民比喻为牧人牧羊。

③群生：众生，群众。

④茅茨土阶：用茅作屋，以土为阶。指居住简陋。

⑤瑶台：美玉砌成的台。　琼室：美玉装饰的宫室。极言华丽奢侈。瑶，琼，皆为美玉名。

⑥屣（xǐ洗）：鞋。

⑦辞：辞让。　已：作罢。

【译文】

《周易》声称：有天地然后有人伦，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传》上说：大的是天地，其次是君臣。然而君臣、父子的道德规范，乃是天地人伦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上天生下众多的人民，树立君主，使他统治人民，将要以他引导众生的本性，条理万物之情。怎么能以宠爱一人之身，穷尽无限量的欲望如此而已呢？古代做君主的人，没有私欲而至公，所以有用茅作屋和以土为阶的节俭；而后来做君主的人，有私欲而自利，所以有用瑶砌成台和用琼装饰宫室的奢侈。没有私欲、共同推让天下，有私欲，共同争夺天下。推让到了极点，虽是一个朝代更替也犹如脱鞋一样轻微；争夺到了极点，虽是劫杀也不躲避。所以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乃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下。"岂能任人追求就能得到，辞让就作罢了呢？

【原文】

夫修诸己而化诸人①，出乎迩而见乎远者②，言行之谓也。故人主所患莫甚于不知其过；而所美，莫美于好闻其过。若有君于此而曰"予必无过"，唯其言而莫之违，

斯孔子所谓其庶几乎一言而丧国者也！盖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虽以尧、舜、汤、武之盛，必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盘杅之铭、无讳之史[③]，所以间其邪僻而纳诸正道[④]，其自维持如此之备！故箴规之兴[⑤]，将以补过教阙[⑥]，然犹依违讽喻[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先儒既援古义，举内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⑧]，论成败之要。义正辞约，又尽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⑨]，非唯规其所司[⑩]，诚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传》曰："命百官箴王阙[⑪]。"则亦天子之事也。

【注释】

①修诸己而化诸人：修养自己而教化别人。 诸，于。

②出乎迩而见乎远：出于近而见于远，从近处出来而表现很远。乎，于。

③诽谤之木：传说古代在王宫前立一块木牌，人民可以把意见哪怕是诽谤性的意见写在上面而不被治罪。后世因即仿效于宫外立木牌，允许写谤言于其上。 敢谏之鼓：设于朝廷、供进谏敲击之鼓。有传说始于尧者，亦有传说始于禹者。 盘杅之铭：刻在盘杅上的铭文，用以纪功或作警戒。如商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杅（yú 于），通"盂"。

④间：疏远。 邪僻：邪恶乖僻。

⑤箴（zhēn真）规：规谏。

⑥补过教阙：《晋书·潘尼传》作"救过补阙"，是。挽救过错补正缺失。

⑦依违：反复。 讽喻：用委婉的话进行劝说。

⑧高祖：晋代给司马懿追封的庙号。 序：按秩序排列。 六官：六卿之官。指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

⑨《虞人箴》：周武王时，周辛甲为太史，命百官各书一箴。此乃虞人所作的箴辞。其箴载《左传·襄公四年》。内有名句"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

有攸 处，德用不扰。”虞人，掌山泽、苑囿、田猎之官。 百官：众官。百，泛指多。

⑩规：为……立规矩。

⑪命百官箴王阙：命令百官诫谏王的缺点。《左传·襄公四年》：“命百官，官箴王阙。”

【译文】

修养自己而教化别人，从近处出来而表现得远，这是说一个人的言行。所以皇帝所担忧的没有比不知道他的过错还严重的。而所赞美的，没有比喜好听他的过错更美的。如果有个国君在这里说“我必然没有过错”，唯有他的语言不能违背，这是孔子所说的那种几乎一句话而丧失国家的人！君子的过错，如同日蚀月蚀，有过的时候，人人都看着他，改了的时候，人人都仰望着他。虽是尧、舜、商汤、周武王那样的盛 世，还 必须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盘杅之铭和直言不讳的史官，目的在于使君主疏远邪恶乖僻的人而采纳各种正确的道理，他们自行维持统治是如此的完备！所以规谏的兴起，将可以挽救 过错、补正缺失，仍然反复用委婉的话进行劝说，使得说的人不被怪罪，听的人足以自诫。先儒既然援引古义，列举了内外的差别；而高祖也曾序列六官，论说成败的要义，义正词简，又尽善尽美了。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的箴，并不是仅仅为各有关机关立规矩，实在是希望皇上斟酌其得失。《春秋左传》说：“命令百官诫谏王的缺点。”这也就是天子的事情啊。

【原文】

尼以为王者膺受命之期①，当神器之运②，总万机而抚四海，简群才而审所授③，孜孜于得人，汲汲于闻过④，虽廷争面折⑤，犹将祈请而求焉。至于箴，规谏之顺者，

曷为独阙之哉。是以不量其学陋思浅，因负担之余[6]，尝试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号[7]，故以“乘舆”目篇[8]。盖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变至众，文繁而义诡[9]，意局而辞野[10]，将欲希企前贤，髣髴崇轨[11]，譬犹丘坻之望华、岱[12]，恒星之系日、月也，其不逮明矣[13]！

【注释】

①膺(ying英)：担当，处于。

②神器：帝位。

③简：选拔。

④汲汲(ji及)：心情急切的样子。

⑤廷争面折：在朝廷争论，当面驳斥。

⑥负担：责任，工作。

⑦至尊：最尊贵的地位，多作对帝王的尊称。

⑧目篇：作篇名。

⑨诡：奸诈，奇异。此为变化多。

⑩意局：意思局限。

⑪崇轨：尊崇法度。轨，法度。

⑫坻：山坡。 华岱：华山和泰山。

⑬逮：及，达到。

【译文】

潘尼我认为王者处于承受天命的时期，正当皇位的机运，总理万机而安抚四海，选拔群才而审核所授与的官职，孜孜不倦地在于得人，心情急迫地在于闻过。虽不免在朝廷 争论、当面驳斥，仍然要这样祈请而追求。至于箴，是规谏中较温顺的，怎么能惟独缺少它呢？因此，我不衡量学识思想的浅陋，乘工作之余，尝试着撰述它。不敢斥责至尊的称号，所以用“乘舆”作篇名。帝王之事最重大，古今的变化最多，文字繁琐而意义多变，意思受

局限而文辞粗野。而希望赶上前贤，差不多能尊崇法度，那便如同土丘山坡仰望华山、泰山，恒星之系于日、月，那明显是达不到的。

【原文】

颂曰："元元遂初[1]，茫茫太始[2]。清浊同流，元黄错跱[3]。上下弗形，尊卑靡纪[4]。赫胥悠哉[5]，大庭尚矣[6]。皇极启建[7]，两仪既分[8]。彝伦永序[9]，万邦已纷[10]。国事明王，家奉严君[11]。各有攸尊，德用不勤[12]。羲、农已降，暨于夏、殷。或禅或传，乃质乃文[13]。

【注释】

①颂：据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潘尼传》的校勘记，"颂"应作"箴"。元元：宇宙。　遂初：最初。

②太始：古代指形成物质的原始状态。

③元黄：《晋书·潘尼传》"元"作"玄"，是。青色与黄色，是天和地的两种颜色，因此以玄黄指天地。　跱(zhì志)：安置。

④靡(mǐ米)纪：没有纲纪。靡，没有。

⑤赫胥：即赫胥氏，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名。也有解释为炎帝者。　悠哉：长远。

⑥大庭：传说中的古帝王名。一说是神农氏的别号。　尚矣：久远。

⑦皇极：帝王统治的准则。

⑧两仪：指天地。《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⑨彝伦：天地人之常道。　序：次序。此用为动词。

⑩纷：乱。

⑪严君：父亲。

⑫勤：辛苦。

⑬乃：有的。　质：质朴，朴实。　文：文彩，华美。

【译文】

箴辞说道：宇宙的最初，茫茫原始。清水浊水同流，天地错位安置。上下的形状不合，尊卑没有纲纪。赫胥氏很久远了，大庭氏也很古老。帝王统治的准则一开始建立，天地就已经分开。天地人的常道永远按次序排列，万国已经纷纷出现。于国要事奉开明的君王，于家要侍奉严厉的父亲。各自都有所尊崇，道德被采用而不辛苦。优羲、神农以后，就到了夏朝、殷朝。或者禅让、或者传子，有的质朴、有的文彩。

【原文】

太上无名①，下知有之②。仁义不存，而人归孝慈。无为无执，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礼刑实滋。既誉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③。煌煌四海④，蔼蔼万乘⑤，匪誓焉凭？左辅右弼⑥，前疑后丞。一日万机，业业兢兢。夫出其言善，则千里是应；而莫余违，亦丧邦有征。枢机之动⑦，式以废兴⑧。殷监不远⑨。若之何勿惩⑩ 。

【注释】

①太上：远古时代。 无名：道家指天地开始形成时的状态。《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

②下知：下等的智力。知，通"智"。

③疑：乱。

④煌煌：光辉的样子。 四海：四面到海的辽阔疆土。

⑤蔼蔼：盛多。

⑥辅：与下面的"弼"、"疑"，"丞"都是官名。合称四辅，均为辅佐之官。

⑦枢机：枢为户枢，主开；机为门阃（kǔn捆），主闭。合起来比喻事物的关键部分。也指朝廷的机要部门或职位。

⑧式以：制约着。

⑨殷监不远：殷代的历史镜子不远。《诗经·荡》："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指商汤灭夏桀的历史镜戒。

⑩若：奈。　惩：警戒。

【译文】

远古是"无名"的状态，下智便生出了名分。那时仁义还不存在，而人们归向孝顺慈祥。没有作为、没有争执；哪有欲望、哪有思想。忠信淡薄以后，礼仪刑罚便随之滋长。有了赞誉又有了畏惧，便有侮辱又有欺诳。发誓立盟，而人们开始猜疑和叛乱。光辉的四面到海的疆土，隆盛的万乘之尊，没有誓言怎能作凭证。左边有"辅"，右边有"弼"，前面有"疑"，后面有"丞"。日理万机，兢兢业业。说的话美善，则千里之外也响应；如果说不能违背我，也有丧邦的验证。关键部分的运动，制约着灭亡或兴盛。殷代的明鉴不远，怎么能不警醒。

【原文】

且厚味腊毒①，丰屋生灾②。辛作璇室③，而夏兴瑶台。糟邱酒池④，象箸玉杯。厥肴伊何⑤？龙肝豹胎。惟此哲妇⑥，职为乱阶⑦。殷用丧师，夏亦不恢⑧。是以帝尧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⑨，昧旦丕显⑩。夫德辎如毛⑪，而或举之者鲜。故汤有惭德⑫，《武》未尽善⑬。下世道衰⑭，末俗化浅⑮。耽乐逸游⑯，荒淫沉湎。不式古训⑰，而好是佞辩⑱。不遵王路，而覆车是践⑲。成败之效，载在先典。匪唯陵夷⑳，厥世用殄㉑。故曰树君如之何？将人是司牧。视之犹伤㉒，而知其寒燠㉓。故能抚之斯柔，而敦之斯睦。无远不怀，靡思不服。夫岂厌纵一人㉔，而玩其耳目。内迷声色，外荒驰逐㉕。不修政事，而终于颠

覆。

【注释】

①腊(xi 西):干肉,引申为极,久。

②丰:丰盛,美好。

③辛:殷纣王的庙号辛帝之简称, 璇室:用美玉装饰的宫室。璇,一种美玉名。

④邱:同"丘",小山、土堆。 糟丘:酒糟堆积成的山丘。 酒池:以酒为池。《六韬》:"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比喻沉溺于酒。

⑤厥肴:他的佳肴。 伊何:是怎样的?伊,是。

⑥哲妇:足智多谋的妇女。此指妲己。

⑦职:主要。 阶:根由,原因。

⑧恢:扩大。此处可理解为发展。

⑨日昃:太阳偏西。约未时,即下午两点至四点。此句指工作到此时还没有吃午饭。《史记·周本纪》:"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⑩昧旦:天未全明之时。 丕显:大明,极为明显。指勤政。

⑪德辎(yóu由)如毛:道德轻如毛。辎,轻。《诗经·烝民》:"德辎如毛,民鲜克举之。"

⑫汤:商汤。 惭德:因行为有缺点而内愧于心。《尚书·仲虺之诰》:"成汤放纣于南巢,惟有惭德。"汤,《晋书·潘尼传》作"濩"。"

⑬武:乐名,即武王之乐。 未尽善:没有达到完善。

⑭下世:以下的时代,也称近古。

⑮末俗:末世的衰败习俗。

⑯耽(dān丹)乐:沉溺于音乐。 逸游:安闲地游玩。逸,安闲。

⑰不式:不按……为标准。式,标准,规范。

⑱佞(nìng 宁去)辩:谄媚与诡辩。

⑲是践:就实践了。此处可理解为"就出现了"。是,就。

⑳陵夷:衰落。

㉑用殄(tiǎn 舔):由此被消灭。

㉒视之犹伤:看待他们像受了伤一样。之,代词,此指人民。

㉓燠(yù 浴):热,暖。

㉔厌：满足。厌，通“餍”。

㉕驰逐：奔驰追逐，此指征战和田猎。

【译文】

况且丰厚的美味极易中毒，美好的房屋产生灾害。帝辛建造璇室，而夏桀兴建瑶台。酒糟堆成山丘、以酒为池，象牙筷子、玉石为杯。他的佳肴是怎样的？是龙肝豹胎。惟有这个足智多谋的妇女，主要是祸乱的根由。殷朝因此丧失军队，夏朝也从此不能发展。所以帝尧在位的时候，茅草屋不加修剪。周文王工作到日头偏西还没有吃午饭，天不亮就起床勤政，功绩光显。即使德政轻如毛，而举起它的人很少见。所以汤在道德方面有愧，《武》乐也没有达到尽善。近古的道德衰微，末世的习俗教化鄙浅。嗜好安乐、闲游，沉湎于荒淫之间。不按古训为标准，而喜好谄媚和巧辩。不遵循先王的道路，而翻车也就出现。成败的效验，记载在先前的经典。不仅仅是衰落，当代就灭亡被歼。所以说树立君主应该怎么办呢？那应是将人民好好照管。看待他们像受了伤一样，知道他们的冷暖。所以能够安抚他们就柔顺，而敦厚他们就和睦。没有远处不被怀柔，没有地方不顺从。怎能纵情满足一个人，而玩赏怡悦他的耳目。内迷于声色，外荒于田猎驰逐，不修政事，而终于颠覆！

【原文】

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终纳祖①，丕承天序②。放桀惟汤，克殷伊武③。故禅代非一姓，社稷无常主。四岳三涂④，九州之阻。彭蠡、洞庭⑤，殷商之旅⑥。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纣之百克⑦，卒于绝绪⑧。故王者无亲，唯在择人。倾盖惟旧⑨，白首乃新⑩。望由钓夫⑪，伊起有

莘[12]。负鼎鼓刀[13]，而谋合圣神。夫岂借官左右[14]，而取介近臣[15]？盖有国有家者，莫云我聪，或此面从；莫谓我智，听受未易。甘言美疢[16]，尠不为累[17]。由、夷逃宠[18]，远于脱屣。奈何人主，位极则侈。知人则哲，惟帝所难。唐朝既泰[19]，四族作奸[20]。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21]。匪我二圣[22]，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23]，俊乂在官[24]。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书》美康哉[25]，而《易》贵金兰[26]。有皇司国[27]，敢告纳言[28]。

【注释】

①受终：承受帝位。《尚书·尧典》："受终于文祖。"尧终而舜始。 纳祖，进入祖庙。纳，入。祖，即文祖，庙名。尧的祖庙。

②承天序：继承上天安排的相承秩序。

③伊武：是周武王。伊，是。

④四岳：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 三涂：山名。在河南省嵩县西南，指太行、辕轅、崤渑三山。

⑤彭蠡(lí离)：古代湖名。即今江西省的鄱阳湖。

⑥殷商之旅：《诗经·大明》："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旅，众。

⑦百克：百次战胜。

⑧绪：世系。

⑨倾盖惟旧：半路遇见车盖相近而语的初见面的人，如同旧友故人。

⑩白首乃新：相交都白了头却如同新认识的一样。

⑪望：姜太公吕尚的称号。他在渭水钓鱼，周文王初次见到他时说："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太公望。

⑫伊：伊尹。商代大臣。 有莘：有莘氏，商汤的妃子之国。伊尹原为有莘氏的陪嫁媵臣。

⑬负鼎：传说伊尹善于烹调，曾经"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后以此喻干时以求进用。鼎，炊具。 鼓刀：屠宰时敲击其刀有声。屈原《离

骚》："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是说姜太公原本是作贱役的屠夫，遇见周文王一举成为大臣。

⑭借官：借补官员。中国古代官员缺少时，以品阶高的去补低品官的缺称借补。

⑮介：因，藉。

⑯甘言：甜言蜜语，谄媚奉承的话。　美疢（chèn趁）：美的病。喻明知有害，反而一意顺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疢，热病，泛称病；嗜好成癖。此处用后边的意思。

⑰尠（xiǎn显）：少，通"鲜"。

⑱由夷：许由和伯夷。均是上古高士。不接受帝王延请、食禄而隐居。

⑲唐朝：唐尧时代。

⑳四族：指四方少数民族的首领。《史记·五帝本纪》："于是舜归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㉑管蔡：管叔、蔡叔。皆为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周成王时，二人曾作乱，被周公讨平之。

㉒二圣：指虞舜和周公。

㉓九德：九种品德。《逸周书·常训》谓"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尚书·皋陶谟》谓"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㉔俊乂（yì义）在官：在官位者皆俊乂。才德在千人之上者为俊，在百人之上者为乂。

㉕康哉：广大呀！虞舜所作康歌之词。《尚书·益稷》："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虞舜以天下治平，作康歌归功于其臣禹、皋陶等。后因以康歌为称颂太平之词。

㉖金兰：交友相投合。《周易·系辞上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后世称好友为金兰之交。

㉗有皇：皇帝。有，虚词，无义。

㉘纳言：官名。掌管出纳王命。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

【译文】

以前唐尧授位于舜，舜也授天命于禹。承受帝位在文祖庙，于是继承上天安排的秩序。流放夏桀的是商汤，攻克殷朝的是周武王。所以禅让替代并不是一个姓，社稷没有永恒的君王。四岳三涂，是九州的险阻。彭蠡、洞庭，殷商众多的军队。虞舜、夏禹的隆盛，并非是由于有哪怕是一尺的领土。而殷纣的百战胜利，终于断绝了世系。所以王者不讲究唯亲，唯有在于选择人。初见面的如同故旧，相交白头了也如新人。太公望由钓鱼老夫发迹，伊尹起家于有莘氏的媵臣。他们虽曾背鼎敲屠刀作贱役，而谋略符合圣王神明。岂能从左右借补官员，而选拔囿于近臣？有国有家的人，不要说我聪明，或许这是当面服从；不要说我智慧，听从接受并不容易。甜言蜜语是华美的疢疾，很少有人不被它连累。许由、伯夷逃避尊宠，远远地离开如同脱鞋那样轻易。人民的君主，怎能地位达到极点就奢侈。能知人就是圣哲，惟独帝王难以做到。唐尧时代既已康泰，还有四族作乱。周朝王室既然隆盛，而有管叔、蔡叔的不虔诚。如不是我们的两位圣人，谁能消弭这些祸患？倘若九德都被接受，在官位者皆为俊乂。君主非有大臣辅佐不能治国，臣子非有君主保护不能平安。所以《尚书》赞美“康哉”之歌，而《周易》贵重交友要如金兰。皇上掌管国家，敢以此箴报告于纳言官。

刘凤翥　译注

释　奠　颂

潘　尼

【作者】

潘尼，见本卷《乘舆箴》。

【题解】

据《晋书·潘尼传》，元康（公元291～299年）初年，作者任太子舍人。此时的太子为司马遹。遹虽为晋惠帝长子，但不是贾皇后所生。贾皇后素忌太子有令誉，费尽心机欲加害之。元康元年三月，贾皇后诬以谋反罪诛杀了太傅杨骏及其弟太子太保杨济等一批权臣，接着又废了皇太后，目标直指皇太子。而皇太子既不省悟，又不务正业。"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竟"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又令西园卖葵菜、篮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面对太子这种临深渊而不悟的情况，作者利用元康三年的一次亲自参加的祭孔大典写了这篇《颂》，备述周文王、周武王为世子的情况，希望太子能够温故知新，学习古人，希望他能"抑淫哇，屏郑、卫，远佞邪，释巧辩。"一片苦口婆心溢于言表。怎奈太子听不进去，终于被害。

【原文】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①，上以皇太子富于春秋②，而人道之始莫先于孝悌③，初命讲《孝经》于崇政殿。实应天纵生知之量④，微言奥义⑤，发自圣问，业终而体达⑥。至三年春闰月⑦，将有事于上庠⑧，释奠于先师⑨，礼也。越

二十四日景申⑩，侍祠者既齐⑪，舆驾次于太学。大傅在前⑫，少傅在后⑬，恂恂乎宏保训之道⑭；吕臣毕从，三率备卫⑮，济济乎肃翼赞之敬⑯。

【注释】

①元康：西晋惠帝司马衷年号。公元291～299年，凡九年。

②富于春秋：年龄少壮。富，多。年幼者将来之年岁尚多，故曰富。春秋，指年龄。

③人道：为人之道。 孝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

④天纵：天所放任，意谓上天赋予。《论语·子罕》："固天纵之将至，又多能也。"朱熹集注："纵，犹肆也。言不为限量也。" 生知：生而知之。

⑤微言：精微之言。 奥义：深奥的含义。

⑥业终：学业终了。 体达：本质通达。

⑦春闰月：春季的闰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元康三年闰二月。

⑧上庠：古代"太学"名称之一。

⑨释奠：置爵于神前而祭。祭时有牲牢币帛。《礼记·文王世子》："春，官释奠于其先师。" 先师：此指孔子。

⑩景申：《晋书·潘尼传》作"丙申"，是。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元康三年闰二月朔日为癸酉。以此推算，同月二十四日恰为丙申。

⑪侍祠：陪祭。

⑫大傅：《晋书·潘尼传》作"太傅"，是。太傅，官名。古代三公之一。

⑬少傅：官名。三孤之一。

⑭恂恂：恭顺之貌。《论语·乡党》："恂恂如也。" 宏：《晋书·潘尼传》作"弘"，是。本书编者曾国藩为清朝人，因避乾隆皇帝名讳弘历而改。保训：抚养教训。

⑮三率：中卫率、左卫率、右卫率三官名的总称。主领兵卒、门卫，以卫东宫。毕太子属官。

⑯济济：众多的样子。 翼赞：辅助襄赞。

【译文】

元康元年冬季的十二月，皇上因为皇太子年富力强，而人伦道德之首，没有先于孝悌的，初次命令在崇政殿讲《孝经》。实在应了上天赋予的生而知之的雅量，精微的语言和深奥的含义，发自圣上的询问，学业终了而本质通达。至三年春季的闰月，将要在上庠行祭，祭奠先师，这是按礼施 行的。到了二十四日丙申，陪祭的人已经到齐，车马停在太学。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恭顺地弘扬抚养教训的道德，宫中的臣子全部跟从着，三率官准备护卫，众多的人肃敬地辅助襄赞。

【原文】

乃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夫子位于西序①，颜回侍于北墉②。宗伯掌礼③，司仪辨位④。二学儒官、搢绅先生之徒⑤，垂缨佩玉⑥，规行矩步者⑦，皆端委而陪于堂下⑧，以待执事之命⑨。设樽篚于两楹之间⑩，陈罍洗于阼阶之左⑪。几筵既布⑫，钟悬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⑬，资在三之义⑭。谦光之美弥劭⑮，阙里之教克崇⑯，穆穆焉⑰，邕邕焉⑱。真先王之徽典⑲，不刊之美业⑳，允不可替已㉑！

【注释】

①西序：堂屋的西墙。

②墉（yóng 拥）：墙。

③宗伯：官名。掌邦国祭事典礼。所掌即后来的礼部之职。故也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礼部侍郎为少宗伯。　掌礼：掌管祭祀典礼。

④辨（bàn 办）位：安排座位。辨，通“办”，办理，安排。

⑤二学：指上庠、太学两个学校。　搢绅：古代称有官职或做过官的

人。 徒:同类的人。

⑥垂缨佩玉:帽子上垂着缨腰带上佩着玉。表示穿着整齐、衣冠楚楚 。

⑦规行矩步:行走迈步都很规矩。

⑧端委:穿着礼服;黑赤色的礼服和礼帽。此处用前义。

⑨执事:负责人,专职人员。

⑩樽(zūn 尊):古代的盛酒器皿。 篚(fěi 匪):盛食品的圆形竹器。楹(yíng 盈):堂上的柱子。

⑪罍(léi 雷):古代的盛酒器,也用于盛水,比樽大。 洗:古代盥洗器名。 阼(zuò 坐)阶,:东阶。古代殿前有东西两阶无中间道。宾主相见,主人立东阶,宾自西阶升降。天子、诸侯、大夫、士皆以东阶为主人之位,临朝觐、揖宾客、承祭祀,主人升降皆由此。

⑫几筵:筵席。为祭祀的席位,后泛称灵席为几筵。

⑬我后:我君。后,君,帝。

⑭资:以……为资,即根据。 在三:恭敬父、师、君。在,问候,恭敬。三,父、师、君三种人。

⑮谦光:因谦让而愈有光辉。《周易·谦》:"谦尊而光。"是说人能谦虚,居尊位其德望更加光大。后以此形容谦逊礼让的风度。 劭(shào 绍):美好。

⑯阙里:里名。相传为孔子教授学生的地方。孔子当时无此名。其名始见《汉书·梅福传》,至后汉时始盛称孔子故里为阙里。 克崇:能够被推崇。克,能够。

⑰穆穆:端庄盛美的样子。《诗经·文王》:"穆穆文王。"

⑱邕邕:和谐肃穆的样子。

⑲徽典:美好的盛典。

⑳不刊:不可磨灭。

㉑允:实在,真实。 替:废弃。

【译文】

于是清扫坛场作为祭殿,悬挂帷幕做祭宫。孔夫子的神位在西墙下,颜回的神位陪侍于北墙下。宗伯掌管祭祀典礼。司仪安

排座位。两个太学的儒官、搢绅先生们，帽子上垂着缨腰带上佩着玉，行走迈步都很规矩，穿着礼服陪伴于堂下，以等待执事的命令。摆设酒樽和食簠于两楹之间，陈设罍洗于东阶之左。几筵既然已经布置，悬挂的钟已经陈列，我君于是亲自勤恳地俯拜，弘扬恭敬父、师、君的大义。因谦让的光辉而更加美好，阙里的教化能够被推崇，端庄盛美啊，和谐肃穆啊。这真是先王的美好盛典，不可磨灭的美业，实在不可废弃啊！

【原文】

于是牲馈之事既终①，享献之礼已毕②，释元衣③，御春服④，弛斋禁⑤，反故式⑥。天子乃命内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⑦，至于学徒国子⑧，咸来观礼，我后皆延而与之燕⑨。金、石、箫、管之音⑩，八佾六代之舞⑪，铿锵闿闳⑫，般辟俯仰⑬。可以澄神涤欲、移风易俗者，罔不毕奏。抑淫哇⑭，屏郑、卫⑮，远佞邪⑯，释巧辩。

【注释】

①牲馈：奉献牺牲供品。馈，食品。

②享献：贡献享品。享，鬼神享用的食品。

③元衣：《晋书·潘尼传》作“玄衣”，是。清人因避康熙皇帝名讳玄晔而改。玄衣，黑赤色礼服。

④春服：春天穿的常服。

⑤斋禁：斋戒的禁忌。斋，斋戒，如穿整洁衣服、不喝酒、不吃荤等。

⑥反：同“返”。　故式：旧有的生活方式。

⑦群司：百官。　百辟：指诸侯，后亦泛指公卿大官。　三事：三事大夫之简称，即三公，虽无职，亦参与六卿之事，故称三事。

⑧学徒：学生。　国子：公卿大夫的子弟。

⑨延：延请。　燕：通“宴”。

⑩金：金属乐器，如青铜钟磬等。 石：石质乐器，如石磬等。 管：一种像笛的乐器，亦统称管乐器。

⑪八佾（yì 义）：天子专用的八个队列的舞蹈。每佾八人，八佾即八八六十四人。佾，队列。 六代：指黄帝、唐尧、虞舜、夏、商、周六个朝代。

⑫铿锵（kēng qiāng 坑枪）：象声词。形容乐器声音。 闿阁（tāng gé 汤格）：《晋书·潘尼传》"阁"作"阁"（tà 踏），是。象声词，形容钟鼓的声音。

⑬般辟：亦作"盘辟"，盘旋的样子，回旋周转。原指行礼的曲折动作，此处指舞蹈的动作。

⑭淫哇：放荡的歌曲。

⑮郑卫：郑、卫之音的简称。古代称郑国、卫国的俗乐为淫声，以区别于传统的雅乐。后来泛指浮靡不正派的乐调乐曲为郑、卫之音。

⑯佞邪：奸巧邪恶。

【译文】

奉献牺牲供品的事情已经终了，贡献享品的礼仪已经完毕，除去赤黑色的礼服，换上春季的常服，松弛斋戒的禁忌，返回旧有的生活方式。天子于是命令内外百官、诸侯卿士、蕃王三公，以至于学生和公卿大夫的子弟，都来观礼，我王都延请与他们一起赴宴席。金属乐器、石质乐器以及箫、管的声音，八佾六代的舞蹈，铿锵闿阁的乐声，回旋周转或俯或仰的舞姿。可以澄清精神涤净欲望、移风易俗等方面，没有不全部奏效的。抑制了淫哇，屏息了郑、卫之声，疏远了奸巧邪恶，放弃了巧辩之人。

【原文】

是日也，人无愚智，路无远迩，离乡越国①，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②。皆延颈以视，倾耳以听，希道慕业③，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风④，歌"来苏"之惠⑤。然后知居室之善，著应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内⑥。

於熙乎若典⑦，固皇代之壮观⑧，万载之一会也⑨。尼昔忝礼官⑩，尝闻俎豆⑪，今厕末列⑫，亲睹盛美。瀸渍徽猷⑬，沐浴芳润⑭，不知手舞口咏。窃作《颂》一篇，义近辞陋，不足测盛德之形容⑮，光圣明之遐度⑯。

【注释】

①越国：离开诸侯国。越，过，离。

②不期：没有约会。期，约会。　萃：聚集。

③希道慕业：仰慕道德与事业。希，仰慕。

④洙泗之风：儒家之风。洙、泗为二水名。二水流经孔子的故乡曲阜县。孔子在洙、泗间教授弟子，后以洙泗作为儒学的代称。

⑤来苏：《尚书·仲虺之诰》："后来其苏。"君来了人民就复苏。后，君。指商汤。后用来歌颂救人民于水火的圣君。

⑥洋溢：充满，广泛传播。《礼记·中庸》："声名洋溢乎中国。"　九有：九州，也泛指全国。《诗经·玄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⑦熙：兴盛。

⑧皇代：盛美时代，盛世。皇，盛美。

⑨会：机会，机遇。

⑩忝（tiǎn 舔）：辱，愧。自谦词。

⑪俎（zǔ 祖）：放置肉的几。　豆：盛干肉之类食品的器皿。俎、豆都是古代宴客朝聘、祭祀的礼器。

⑫厕：置身于，杂置，参加。

⑬瀸渍（jiān zì 兼字）：浸润。　徽猷：高明美好的谋略。徽，善，美。

⑭芳润：芳香的滋润。

⑮形容：形象，容貌。

⑯遐度：高远的法度。遐，远。

【译文】

这一天，人不论是愚蠢或聪明，路不论远近，都离乡离国，扶

老携幼，不约而同地聚集而来。都伸着脖子观看，侧着耳朵倾听，仰慕道德和事业，想象洙、泗的儒风，歌颂“来苏”的恩惠。然后知道居室的善美，显著地应和于千里之外，广泛地传播于全国之内。如此的盛典，固然是盛大的壮观，也是万载难逢的一个机遇啊！潘尼我过去愧做礼官，曾经听说过礼器俎豆之事，现在置身于最后的行列，亲自目睹了盛美大典。浸润了高明的谋略，沐浴于芳香的滋润，不知不觉地手舞口咏。私下作了《颂》一篇，含义浅近而词句简陋，不足以测量盛德的形象，不足以光大圣明的高远法度。

【原文】

其辞曰：二元迭运①，五德代徽②。黄精既亢③，素灵乃晖④。有皇承天⑤，造我晋畿⑥。祚以大宝⑦，登以龙飞⑧。宣基诞命⑨，景熙遐绪⑩。三分自文⑪，受终惟武⑫。席卷要蛮⑬，荡定荒阻⑭；道济群生，化流率土⑮。后帝承式⑯。丕隆曾构⑰，奄有万方⑱，光宅宇宙⑲。

【注释】

①二元：《晋书·潘尼传》作“三元”，是。三元即三国。元，国。 迭运：更替着期运。运，命运，气数。

②五德：秦、汉方士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附会王朝的命运，称五德。 代徽：轮番美好。代，更替，轮番。徽，美善。《晋书·潘尼传》“徽”作“微”。代微即轮番衰微，亦通。

③黄精：黄色的精灵。此指五行中的土。五行配五色，土配黄色。曹魏的德运为土德。《三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70页）文帝本纪注：“今魏以土德承汉之火。”曹魏的第一个年号为黄初，也与土德有关。亢（kàng 抗）：被蒙蔽。此处意为幽暗。

④素灵：白色的精灵。素，白。此指五行中的金，金配白色。金是晋朝的

德运。　晖：明亮，光彩。

⑤有皇：皇帝。有，助词，无义。

⑥畿（jī机）：国都四周的广大地区。此处可理解为“国”或“朝”。

⑦祚：赐福。　大宝：指皇位。《易经·系辞下》：“圣人之大宝曰位。”

⑧龙飞：比喻皇帝的兴起或即位。《易经·乾》：“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⑨宣：宣皇帝的简称，晋代给司马懿追封的尊号。　诞命：大命，天命。诞，大。

⑩景：景皇帝的简称，晋代给司马师追封的尊号。　遐绪：长远的事业。

⑪三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略语。《论语·泰伯》说周文王已“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仍然事奉商朝，是为至德。此处是说司马昭已进封为晋王，有封地二十郡，用天子章服，已控制魏的实权而没有篡魏。　文：文皇帝的简称。晋代给司马昭追封的尊号。

⑫受终：承受帝位。《尚书·尧典》：“受终于文祖。”是说尧为天子于此时终而授与舜。　武：指晋武帝司马炎。

⑬要：要服的简称，指离王都2000里的地区。泛指边远地区。见《尚书·禹贡》。

⑭荒：荒服的简称，指离王都2500里的地区。泛指边远地区。见《尚书·禹贡》。

⑮率土：指境域之内。《诗经·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⑯后帝：后来的皇帝，亦即皇帝。　承式：继承了这些榜样。式，榜样。《晋书·潘尼传》作“承哉”。

⑰丕隆：大的隆盛。丕，大。

⑱奄有：覆盖，包括。《诗经·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⑲光宅：充满，覆被。引申为占据之义。

【译文】

这颂辞说：三国更换期运，五德轮流发挥。黄色的土德既已幽暗，白色的金德于是放光辉。皇帝承受天命，创造我晋国皇畿。

上天以大宝赐福，登上了龙飞之位，宣皇帝奠基了天命，景皇帝兴盛了长远的事业。三分天下有其二始自文皇帝，承受帝位的是武皇帝。席卷要服的蛮夷，荡平荒服的险阻。治道周济群生，教化流布于境内。后来的皇帝继承了这些榜样，大的隆盛曾经构筑。拥有天下万方，光明充满宇宙。

【原文】

笃生上嗣①，继期挺秀②。圣敬日跻③，浚哲闳茂④。留精儒术⑤，敦阅古训⑥。遵道让齿⑦，降心下问⑧。铺以金声⑨。光以玉润。如日之升，如乾之运⑩。乃延台保⑪，乃命学臣。圣容穆穆，侍讲闾闾⑫。抽演微言⑬，启发道真⑭。探幽穷赜⑮，温故知新。讲业既终，精义既研。崇圣重师，卜日告奠。陈其三牢⑯，引其四县⑰。既戒既式⑱，乃盥乃荐⑲。

【注释】

①笃生：生而不平凡，犹得天独厚。笃，厚。《诗经·大明》："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上嗣：古代君主的嫡长子，后用以专称太子。此处指太子司马遹(yù 玉)。

②继期：继续期望。 挺秀：挺拔俊秀。

③圣敬日跻：圣明恭敬之德一天比一天升高。跻，升。《诗经·长发》："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④浚(jùn 俊)哲：深邃的智慧。浚，深。 闳(hóng宏)茂：高大美好。闳，高大。

⑤留精：留心精研。

⑥敦阅：注意阅览。敦，注意，孜意。古训：指先王的遗典。《诗经·蒸民》："古训是式。"

⑦让齿：亦作"齿让"，以年龄大小相让。齿，年龄。

⑧降心：抑制心志。降，贬抑。

⑨铺：铺设。　金声：金属乐器之声。《孟子·万章下》："金声也者，始条理也。"是说孔子之德犹如奏乐先撞钟，以引发众音。后以此喻声名洋溢广布。

⑩乾：乾元，天。

⑪台：对人尊称之词。　保：太保，教育太子之官。

⑫侍讲：官名。职掌给皇帝或太子讲书。　闾闾（yín银）：和颜悦色的样子。

⑬抽演：抽取而加以引申。

⑭道真：得道的真谛。

⑮赜（zé责）：精微，深奥。

⑯三牢：作祭品用的牛、羊、猪三样牺牲。

⑰四县：四面悬着的乐器。古代天子四悬，称宫悬。县，通"悬"。

⑱式：立而乘车，低头抚式，以示敬意。

⑲盥（guàn贯）：洗手。　荐：进献祭品。

【译文】

得天独厚的太子，继续期望挺拔俊秀。圣明恭敬之德日益上进，深邃的智慧高大美好。留心精研儒术，注意阅览先王的遗典。遵守正道礼让年高，抑制心志不耻下问。铺设金属乐器的声音，光大玉的润泽。如同太阳的升起，如同天的运动。于是延请台保，于是命令学臣。圣容端庄盛美，侍讲和颜悦色。抽取而加以引申精微之言，启发王道的真理。控索幽深穷尽奥义，温故知新。讲业既已终了，精义既已研究。崇敬圣人尊重老师，占卜日期报告祭奠。陈设牛、羊、猪三样祭品，引发四面悬着的乐器。既斋戒又式礼，于是洗手而奉献祭品。

【原文】

恂恂孔圣，百王攸希①。亹亹颜生②，好学无违。曰皇

储后③，体神合机④。兆吉先见，知来洞微⑤。济济二宫⑥，蔼蔼庶寮⑦。俊乂鳞萃⑧，髦士盈朝⑨。如彼和肆⑩，莫匪琼瑶。如彼仪凤⑪，乐我《云》、《韶》⑫。琼瑶谁剖？四门洞开；《云》、《韶》奚乐⑬？神人允谐⑭。蝉冕耀庭⑮，细佩振阶⑯。德以谦光，仁以恩怀。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⑰。

【注释】

①百王：历代帝王。 攸希：所仰慕的。攸，所。希，仰慕。

②亹亹（wěi 伟）：勤勉不倦的样子。《诗经·文王》："亹亹文王。令闻不已。" 颜生：颜回，孔子的学生。

③曰：称曰。 皇储：皇太子。

④合机：符合契机。

⑤知来：知道未来。 洞微：深察精微。

⑥二宫：指前面所说的上庠、太学的人。

⑦蔼蔼（ǎi 矮）：盛多的样子。《诗经·卷阿》："蔼蔼王多吉士。" 庶寮：从官。庶，众多。寮，通"僚"。

⑧俊乂（yì 义）：德高望重的人。《尚书·皋陶谟》："俊乂在官。"乂，才能出众。 鳞萃：如同鱼鳞那样多地聚集在一起，群集。司马相如《子虚赋》："珍怪鸟兽，万端鳞萃"。

⑨髦（máo 毛）士：英俊之士。《诗经·甫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髦，俊杰。

⑩和肆：陈列出售宝玉的地方。

⑪仪凤：来仪的凤凰。仪，来舞而有容仪。《尚书·益稷》："凤凰来仪。"

⑫《云》：云门，相传黄帝所作的乐曲名。《韶》：传说舜所作的乐曲名。

⑬奚乐：什么样的乐曲？奚，疑问代词，什么，哪个。

⑭允谐：实在和谐。允，信，真是。

⑮蝉冕：即蝉冠。汉代随从官员的帽子以貂尾蝉纹为饰。引申为侍从

的贵近之官。　耀庭：炫耀于堂庭。

⑯细佩：细小的佩玉。

⑰九成：演奏九次，泛指多次演奏。音乐奏完一曲叫一成。《尚书·益稷》："箫韶九成。"

【译文】

恭顺的孔圣人，为百王所仰慕。勤勉不倦的颜回，好学而不违教导。称曰皇太子，身体精神符合契机。吉祥的兆头首先出现，深入精微地知道未来。两个太学的人才济济，众多的官僚。德高望重的人像鱼鳞那样多地聚集在一起，英俊之士充满朝廷。如同那出售宝玉的集肆，没有一件不是琼瑶。如同那来仪的凤凰，令我快乐的是乐曲《云》、《韶》。琼瑶是谁雕刻的？有如舜时四门洞开；《云》、《韶》是什么样的乐曲？神和人都实在和谐。蝉纹的冠冕炫耀于堂庭，细小的佩玉振响于阼阶。德以谦虚生光，仁以恩惠为怀。我的酒是清洁的，我的佳肴是馨香的。跳六代之舞，唱九成之歌。

【原文】

莘莘胄子①，祁祁学生②。洗心自百③，观国之荣④。学犹莳苗⑤，化若偃草⑥。博我以文，宏我以道⑦。万邦蝉蜕⑧，矧乃俊造⑨。钻蚌莹珠，剖石摛藻⑩。丝匪元黄⑪，水罔方圆。引之斯流，染之斯鲜。若金受范⑫，若埴在甄⑬。上好如云，下效如川。

【注释】

①莘莘（shēn 深）：众多的样子。　胄子：古代帝王与贵族的长子皆入国学，称胄子。胄，长。《尚书·舜典》："命汝典乐，教胄子。"

②祁祁：众盛的样子。《诗经·采薇》："邦之祁祁，薄言还归。"

③自百：自我进行一百次，指多次自我进行。

④观国：观见国家的盛德。《周易·观》："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⑤莳（shì 式）：种植，栽培。

⑥偃草：风吹草倒。比喻教化的普及。

⑦宏：《晋书·潘尼传》作"弘"，是。清代因避乾隆皇帝名讳弘历而改。

⑧万邦：泛指全国。 蝉蜕：解脱。

⑨矧（shěn 审）：况且。 俊造：学识造诣很深的人。

⑩摛（chi 吃）藻：铺陈词藻。摛散布，舒展。

⑪元：《晋书·潘尼传》作"玄"，是。因避康熙皇帝名讳玄晔而改。玄，黑色。

⑫受：收入，放入，容纳到。 范：铸造器物的模子。

⑬埴（zhí 植）：陶土。 甄（zhēn 真）：制作陶器的转轮。

【译文】

众多的贵族长子，众多的学生。自我多次洗心，观见国家盛德的光荣。学习犹如栽苗，教化如同风吹草倒那样普及。广博我的文化，弘大我的道德。万邦的人都被解脱，况且乃是学识造诣很深的人。刺蚌获取晶莹珍珠，铺陈辞藻如同雕刻玉石。蚕丝原来不是黑色也不是黄色，水不能自己流成方形或圆形。导引水就流，染丝就鲜艳。如同把熔化的金属放入模子，如同把陶土放上陶轮。上边喜好如同云那样多，下边效仿就如同河水川流不断。

【原文】

昔在周兴，王化之始①。曰文曰武，时惟世子②。今我皇储，济圣通理③。缉熙重光④，於穆不已⑤。於穆伊何⑥？思文哲后⑦。媚兹一人⑧，实副元首！孝洽家邦⑨，光照九有。纯嘏自晋⑩，永世昌阜⑪！微微下臣⑫，过充近侍⑬。猥蹑风云⑭，鸾龙是厕⑮。身藻芳流⑯，目玩盛事⑰。竭

诚作《颂》，祇咏圣志[18]。

【注释】

①王化：王道教化。

②世子：君王或诸侯的正妻所生的长子。见《礼记·文王世子》句意，是说周文王、周武王为世子时知道格外孝敬父母。

③济圣：《晋书·潘尼传》作"齐圣"，是。智虑敏达。《尚书·冏命》："昔在文武，聪明齐圣"。

④缉熙：积渐至于光明。《诗经·文王》："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缉，积累。熙，光明。　重光：日光重明。比喻后王继前王的功德。

⑤於穆：赞叹词。穆：美。《诗经·清庙》："於穆清庙。"

⑥伊：助词，无义。

⑦思文：有文德。思，语气词，无义。《诗经·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哲后：贤明的君主。

⑧媚兹一人：爱戴这一个人。《诗经·下武》："媚兹一人，应侯顺德。"媚，爱戴。一人，指周武王。

⑨洽：协调，协和。

⑩纯嘏（gǔ 古）：大福。《诗经·宾之初筵》："锡尔纯嘏，子孙其湛。"嘏，福。

⑪阜：盛，大。

⑫微微：渺小，　下臣：臣对君的谦称。

⑬过充：过去曾充任。

⑭猥（wěi 伟）：辱，谦词。　蹑（niè 聂）：紧随其后。　风云：喻高才卓识。

⑮鸾（luán 峦）：凤凰之类的神鸟。

⑯身藻：《晋书·潘尼传》作"身澡"，是。身体沐浴在……。　芳流：芳香的水流。

⑰目玩：亲眼观赏。玩，观赏。

⑱祇（zhi 只）：仅仅，只是。

【译文】

从前周代兴起，是王道教化的开始。周文王周武王，当时是世子。现今我们的皇太子，智虑敏达精通事理。积渐至于日月重光，令人赞叹不已。赞叹什么呢？有文德的贤明的君主。爱戴这一个人，名副其实的元首。孝道能协调家和国的关系，光辉照耀九州。大福自从我晋朝，永世昌盛。渺小的下臣我，曾经充任近侍。辱从高才卓识，侧身于鸾龙之间。身体沐浴在芳香的水流，亲眼观赏了祭孔的盛事。竭诚地作了这篇《颂》，只是为了歌咏圣明的意志。

刘凤翥　译注

太　康　颂

挚　虞

【作者】

挚虞，字仲洽，京兆郡长安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皇甫谧的门人，晋代名臣。才学通博，著述不倦。历官主簿、中郎、太子舍人、闻喜县令、尚书郎、秘书监，卫尉卿、光禄勋、太常卿等职。怀帝时，洛阳荒乱，遂以饿卒。对晋代的典章制度，多有论述。撰有《族姓昭穆》十卷、《文章志》四卷、《流别集》三十卷，辞理惬当，为世所重。今皆佚。明人辑有《挚太常集》。《晋书》卷五一有传，传中录有《思游赋》、《太康颂》等著作。

【题解】

西晋咸宁六年(公元280年)三月壬寅,晋的舟师攻至吴的建业石头城,吴主孙皓投降。吴国的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县、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皆归晋有。从此结束了持续达六十年之久的三国时代,中国又走向了大一统。同月,改元太康,天下安静。为了庆贺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作者写了这篇赞美晋德的《太康颂》。叙述了分裂和统一的过程,歌颂了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国家的武功。最后提出对封岳即封禅的期望,因为封禅是太平盛世的标志。

【原文】

於休上古①,人之资始②。四隩咸宅③,万国同轨④。有汉不竞⑤,丧乱靡记。畿服外叛⑥,侯卫内圮⑦。天难既降,时惟鞠凶⑧。龙战虎争⑨,分裂遐邦⑩。备僭岷蜀⑪,度逆海东⑫。权乃缘间⑬,割据三江⑭。明明上帝⑮,临下有赫⑯。乃宣皇威,致天之辟⑰。奋武辽隧⑱罪人斯获⑲,抚定朝鲜,奄征韩貊⑳。文既应期㉑,席卷梁益㉒,元憝委命㉓,九夷重译㉔。邛、冉、哀牢㉕,是焉底绩㉖。

【注释】

①於:叹词,无义。　休:善美。

②资始:犹开始。资,由此。

③四隩(yù 玉):四方可居的边远地区。《尚书·禹贡》:"九州攸同,四隩既定。"隩,可以定居的地方。

④万国:泛指全国各地。　同轨:车辙宽窄相同,引申为同一,一统。

⑤有汉:汉朝。有,名词词头,无义。　不竞:不善终。

⑥畿(jī 鸡)服:京城千里之内的地区。

⑦侯:侯服。离畿服1000至1500里的地区。　卫:卫服,离京城3000至3500里的地区。　侯卫:泛指边远地区。　圮(pǐ 匹):毁灭,断绝,倒塌。

⑧鞠(jū居,又读jú菊)凶:穷凶极恶。鞠,穷极。

⑨虎争:《晋书·挚虞传》作"兽争"。

⑩遐邦:远方。遐,远。邦,指地方。

⑪备:刘备。

⑫度:公孙度。 逆:叛逆。 海东:指辽东。

⑬权:孙权。 缘间:乘机,钻了空子。缘,沿着。间,间隙,空隙。

⑭三江:三条江的合称。《尚书·禹贡》:"三江既入。"三江的说法不一,如《国语·越语》指吴江、钱塘江、浦阳江。

⑮明明:明察。后一"明"字为"察"义。《诗经·小明》:"明明上天,照临下土。"

⑯赫:赤色鲜明,有光亮。

⑰致:给与。 辟(bì闭):法度,刑罚。

⑱辽隧(suì岁):县名,汉置,属辽东郡。故地在今辽宁省海城市西北。

⑲罪人:指割据辽东的公孙渊。

⑳奄(yǎn眼):包括。 韩貊:辰韩、马韩、弁韩、涉貊等朝鲜半岛的政权名。泛指朝鲜半岛。

㉑文:文皇帝的简称。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给他父亲司马昭所追封的尊号。 应期:顺应气数。期,气数,期运。

㉒梁益:梁州、益州的简称。约当今四川和云南省。此指蜀汉。

㉓元憝(duì对):首恶,此指刘禅。憝,恶。 委命:寄托性命于人,即投降。

㉔九夷:泛指众多的少数民族。《礼记·明堂位》:"九夷之国。" 重译:语言须多次翻译才能明白。重,重复。

㉕邛(qióng穷):邛都的简称。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名。故地在今四川省西昌市。 冉:冉駹(máng忙)的简称。古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名。故地在今四川省松潘地区。 哀牢:古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名。故地在今云南省盈江县。

㉖底绩:取得治理功绩。《尚书·禹贡》:"覃怀底绩。"底,致,获得。绩,功绩,功效。

【译文】

啊呀，善美的上古时代，人类从此开始。四方边远地区都有住宅，各地都同轨。汉朝不得善终，丧乱没有纲纪。畿服外的地区反叛，侯服和卫服内的地区败毁。上天已经降下灾难，当时正处在大祸之中。龙争虎斗，远方分崩。刘备僭位于岷蜀，公孙度叛乱于辽东。孙权钻了空子，在三江割据称雄。明察的上帝，给下界降下光明。于是宣布皇威，给与上天的惩罚。振奋武威在辽隧，罪人就被擒获。安定朝鲜，远征三韩和涉貊。文皇帝既然顺应期运，席卷梁州、益州。元凶投降，九夷重译来朝。邛都、冉駹、哀牢等，于是治理都有成效。

【原文】

我皇之登①，二国既平②。靡适不怀③，以育群生④。吴乃负固⑤，放命南冥⑥。声教未暨，弗及王灵。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⑦，荆舒以清⑧。邈矣圣皇⑨，参乾两离⑩。陶化以正⑪，取乱以奇⑫。耀武六旬，舆徒不疲⑬。饮至数实⑭，干旄无亏⑮。洋洋四海⑯，率礼和乐⑰。穆穆宫庙⑱，歌雍咏铄⑲。

【注释】

①我皇：我们的皇上。指晋武帝司马炎。

②二国：指辽东和蜀汉。

③靡适不怀：没有所到之处而不怀柔的。适，到。

④群生：众生灵，一切生物。

⑤吴：孙吴政权。　负固：凭恃地势险要。负，依靠。固，坚固，险要。

⑥放命：放弃王命，即抗命。　南冥(míng明)：南海。

⑦截：整齐，即统一。　江沔：长江和沔水。

⑧荆：荆州。约当今湖北、湖南地区。　舒：舒县，庐江郡的郡治所在

地。 荆舒，泛指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区。

⑨邈：久远。

⑩参乾两离：兼有天地之道。《周易·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参，即三，阳数，为天；两，偶数，为地。

⑪陶化：陶冶化育。

⑫取乱：夺取叛乱之国。

⑬舆徒：犹车徒。

⑭饮至：古时，征伐凯旋，合饮于宗庙之礼。 数实：数军实，检阅军事。

⑮干旄（máo 毛）：旌旗的一种。用牦牛尾装饰旗杆，树于车后做仪仗。

⑯洋洋：盛大的样子。《诗经·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⑰率礼：遵奉礼教。率，遵循。 和乐：和睦安乐。

⑱穆穆：端庄盛美。

⑲雍：乐名。为古时撤膳时所奏。《论语·八佾》："三家者以雍彻。" 铄（shuò 硕）：诗章名，即《诗经·周颂·酌》。

【译文】

我们的皇上登位，二国已经扫平。没有所到之处不被怀柔的，用以抚育众生。吴国仍凭恃地势险要，还在南海违抗王命。声威教化没有到达，还未传播王的威灵。皇上振奋其威严，赫然如雷霆。统一长江、沔水，荆、舒地区也就廓清。远大啊圣皇，兼有天地之道。陶冶教化使之端正，以奇谋征服叛乱。耀武六旬，车徒都不疲劳。凯旋归来犒赏检阅，干旄没有亏损。盛大的四海之内，遵循礼教和睦安乐。端庄盛美的宫庙，演奏《雍》乐，咏读《铄》诗。

【原文】

光天之下①，莫匪帝略②。穷发反景③，承正受朔④。龙马骙骙⑤，风于华阳⑥。弓矢櫜服⑦，干戈戢藏⑧。严严南金⑨。业业余皇⑩。雄剑班朝⑪，造舟为梁⑫。圣明有

造[13]，实代天工[14]。天地不违[15]，黎元时邕[16]。三务斯协[17]，用底厥庸[18]。既远其迹，将明其踪。乔山作岳[19]，望帝之封。猗欤圣帝[20]，胡不封哉！

【注释】

①光天：光辉达于天下。《尚书·益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

②略：疆界。

③穷发：极荒远之地。《庄子·逍遥游》："穷发之北，有冥海者。"《释文》："发犹毛也，山以草木为发。"　反景：古代指位于极西方的国家。

④承正受朔：承受正朔。每年的第一个月为正月，每月的第一天为朔日。古时改朝换代，新王朝表示"应天承运"，须重定正朔。其统治下的地区必须奉行新的正朔，以示归附。

⑤龙马：传说中的瑞马，骏马。此处指后者。　骙骙（kuí 奎）：马强壮的样子。

⑥风：奔逸，走失。　华阳：地名。泛指巴蜀地区。晋代巴蜀地区划分为梁、益、宁三州。因《尚书·禹贡》有"华阳，黑水惟梁州。"故名。

⑦櫜（gāo 高）：弓箭袋。　服：穿衣服的"穿"，此处均为放入之意。

⑧干戈：干与戈都是兵器。　戢（jí 辑）：收藏。

⑨严严：浓重。　南金：南方荆州、扬州出产的金（实际是铜），此处泛指战利品。《诗经·泮水》："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⑩业业：高大的样子。　余皇：船名。《左传·昭公十七年》："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此处泛指战利品。

⑪雄剑：春秋时吴王阖闾使干将造剑两把，雄曰干将，雌曰莫邪。　班朝：陈列于朝廷。班，陈列。

⑫造舟为梁：造舟为桥梁，即浮桥。《诗经·大明》："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⑬有造：有成就，有作为。《诗经·思齐》："肃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⑭代天工：人治代替天命之事。《尚书·舜典》："天工，人其代之。"

⑮不违：指不违人愿。

⑯邕（yōng 拥）：和睦。

⑰三务：春、夏、秋三季的农活。《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三年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杜《注》："春、夏、秋三时之务。"

⑱用底厥庸：由此达到成功。用，介词，因为，由于。底，致，达到。厥，之。庸，功劳。

⑲作岳：《晋书·挚虞传》作"惟岳"，是。岳，五岳。

⑳猗欤：赞叹词。

【译文】

光天之下，没有不是帝王的疆界。穷发、反景的地方，接受正朔。骏马强壮，奔逸于华阳。弓箭装进袋子，干戈加以收藏。沉重的南金，高大的余皇船。雄剑陈列于朝廷，造船连起来为桥梁。圣明有成就，实在是人治代替天工。天地不违人意，黎民时时和睦雍容，三时农活如此协调，由此得以成功。所至之处既已遥远，还要显明他的行踪。高山惟有五岳高，期望皇帝的加封。圣明的皇帝啊，为什么不加封！

刘凤翥　译注

尚书令箴

挚　虞

【作者】

挚虞，见本卷《太康颂》。

【题解】

此文是作者代替尚书令起草的一篇箴。文中引用明君虞舜和周代贤臣仲山甫的一些历史事实作为君臣的典范，强调为君者应慎言，“发言如丝，其出成纶”的作用不能不警惕。为辅佐大臣者既要敢于向上进谏，也要认真听取下面的意见。如果正确的话，即使逆耳也要听取，如果是错误的话，即使温柔动听也不要采纳。最后落实到遵循法制，“法制不循，不长厥裔。”这既是对在位者的警告，也是对历史的总结。文章虽不长，引用的典故却相当多。从中可以窥见作者的史学功底。

【原文】

明明先王①，开国承家②，作制垂宪③。仰观列曜④，俯令百官，政用罔僭⑤。昔舜纳大麓⑥，七政以齐⑦。内成外平，而风雨不迷。山甫翼周⑧，靡刚靡柔⑨。补我衮阙⑩，阐我王猷⑪。王猷允塞⑫，而四海咸休⑬。虽圣虽明，必资良材。毋曰我智，官不任能，发言如丝，其出成纶⑭。千里之应，枢机在身⑮。三季道缺⑯，天纲纵替⑰。既无老成⑱，改旧法制。法制不循，不长厥裔⑲，尚臣司台⑳，敢告侍卫㉑。

【注释】

①明明：明察。后一"明"字为"察"义。

②承家：承继家业。

③作制：创作制度。 垂宪：指留下典范。

④列曜：排列在天上的日、月、星。

⑤罔僭：不会有差错。僭，差错，过失。

⑥纳大麓：进入大的山麓。纳，进入。《尚书·舜典》："纳于大麓。"

⑦七政：指祭祀、班瑞、东巡、南巡、西巡、北巡、归格艺祖七项政事。《尚书·舜典》："以齐七政。"一说指日、月、五星。

⑧山甫：即仲山甫，樊侯的字。周宣王时的谏臣。 翼周：辅佐周朝。翼，辅佐。

⑨靡刚靡柔：不论是刚是柔。此指不畏强暴和关怀贫弱的人。《诗经·蒸民》："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

⑩衮阙：帝王的过失。《诗经·蒸民》："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

⑪猷（yóu由）：谋略，道术。

⑫允塞：信实。《诗经·常武》："王犹允塞。"

⑬咸休：都善美。休，善美。

⑭"发言"二句：刚发出的话如同丝线那样细微，它传出外面成了纶绶那样粗。 纶：比丝粗的青绶。《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是说做国王的说话要谨慎。

⑮枢机：关键。枢为户枢，主开。机为门阃（kǔn捆），主闭。枢机并言比喻事物的关键部分。

⑯三季：夏、商、周三代的末年。季，末。 道缺：道德缺损。

⑰天纲：国法。 纵替：全然荒废。替，此处为废置。

⑱老成：年高有德的人，指旧臣。《诗经·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

⑲不长厥裔：其后裔不能长久。长，长久。

⑳尚臣：尚书令臣我。 司台：主管尚书台。

㉑敢告侍卫：敢于报告皇上的侍从护卫。实际上是报告给皇上。此为敬称。

【译文】

明察的先王，开创国家继承家业，创作制度垂下典范。仰观天上排列的日、月、星辰，低头命令百官，政令从而没有差错。以前虞舜进入大山麓，七种政事都完备。内部有成就外部平静，而在风雨中不迷路。要像仲山甫辅佐周朝，不论强暴和柔顺。匡补我皇上的过失，阐发我国王的谋略。王道信实，而四海都善美。皇上虽然圣明，但必须依靠优良人材。不要说我聪明，官员不必任用贤能。须知刚说出的话如同丝线那样细微，传出之后就变成纶绶。千里之外有回应，关键在于自身。夏、商、周三代的末年道德衰败，皇纲完全废弃。既然没有年高有德的旧臣，随便改变旧法制。法制不被遵循，其后裔不能长久。我主管尚书台，敢以此报告给皇上的侍从护卫。

刘凤翥　译注

山海经图赞

郭　璞

【作者】

郭璞（公元276～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西晋末南渡，依司马睿（rui 锐）任著佐郎，迁尚书郎，后任王敦记室参军，以卜筮谏阻王敦谋反，被杀。他博学多才，好古文奇字，注《尔雅》、《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等。其中《尔雅·注》被刊入《十三经注疏》，使《尔雅》赖以保存。今存《游仙诗》十四首，受老庄玄言影响。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郭弘农集》。

【题解】

《山海经》是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一部被称为“奇书”的典籍，内容涉及上古迄周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神话、物产、医药、巫术等，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文献，共18篇，《山经》5篇，约成书于战国以前；《海经》13篇，其中8篇，约成书于秦汉之际，其余5篇，杂入《水经》(三国佚名撰)文字，当是魏晋人增纂。《山海经》古有图，在长期流传中只留下文字。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图，系后人补画的。

本篇是为《山海经》作注的郭璞对《山海经·图》所写的赞词。一共67首，一图一首，也就是题了67图。从所描述的内容来看，郭氏所见到的图与现存由各种文献流传下来的图有不少的差别。也就是说，郭氏图赞所涉及的图，有好些都没有流传下来，而现存的图，又有好些是郭氏没有题的。

赞，这种古代的文体属于韵文的一种。其特点就是有韵，句式和字数一般比较整齐。跟颂的内容一样，用于赞美、称颂某种事物或功德。

本篇每首皆六句，全用四言，颇具特色。四言是古诗的常用形式。本篇偶句用韵，但韵脚平仄严格。平押平，上押上，去押去，入押入，这在当时比较罕见。所咏的图赋括古代神话中人物情节，《山海经》所记载的山岳、河流、国家、民族、动物、植物、矿物。以动物为最多，植物次之。这些动、植物，莫不与现存的有些异样。赞词所描述的和称颂的都是有关它们的神态和寓意，抒发了作者的一些见解。本篇形式严整，内容比较充实，语言有时代特色，称得上东晋时期的一篇上好的韵文作品。

【原文】

桂生南裔①，拔萃岑岭②。广莫熙葩③，凌霜津颖④。气王百药⑤，森然云挺⑥。桂

爰有奇树⑦，产自招摇⑧。厥华流光⑨，上映垂霄⑩。佩之不惑⑪，潜有灵标⑫。迷谷

彗星横天⑬，鲸鱼死浪⑭。鸲鸣于邑，贤士见放⑮。

厥理至微，言之无况[16]。鹈鸟

华岳灵峻，削成四方[17]。爰有神女，是挹玉浆[18]。其谁游之？龙驾云裳[19]。太华山

鸾翔女床[20]，凤出丹穴[21]。拊翼相和[22]，以应圣哲[23]。击石靡咏[24]，韶音其绝[25]。鸾鸟

钟山之宝，爰有玉华。光彩流映，气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闲邪[26]。瑾瑜玉

榣惟灵树，爰生若木[27]。重根增驾[28]，流光旁烛[29]。食之灵化，荣名仙录[30]。榣木

【注释】

①南裔：南边。裔，边远的地区。“桂生南裔”句：《山海经·南山经》说：“招摇之山……多桂。”

②拔萃：挺拔，出众。　岑岭：险峻的山。

③广莫：广阔空旷。　熙葩：茂盛华美。

④凌：超越。　津颖：润泽物体尖端。

⑤气：气味。　王：居首的，享有最高地位的。

⑥森然：茂密之状。　云挺：高高地挺立。

⑦爰：句首语气词。

⑧“产自招摇”句：见注①引“招摇之山……多桂。”

⑨厥：指代词，他的，那个。　华：光华。郭璞注：“言有光焰也。”　流失：指闪烁流动的光。

⑩映：照射。　垂霄：下垂的天空。

⑪“佩之不惑”句：见《山海经·南山经》“青丘之山”段。　惑：迷惑。

⑫潜：藏。　灵标：灵验的记号。

⑬横天：出现在天空。

⑭死浪：停止波涛，比喻死于水。

⑮“鹈鸣”二句：《山海经·南山经》：“南次二经之首……有鸟焉，其状

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鵸，其名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 邑：国都，也指一般城镇。 放：郭璞注“放逐”。 贤士：有才智之士。

⑯况：比况，比较。

⑰“华岳”二句：《山海经·西山经》：“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 灵峻：奇异而高峻。 削：刀削斧砍。

⑱“爰有神女”二句：“太华山”郭璞注：“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浆，得上服之，即成仙。”郝懿行注：“明星、玉女，华山峰名也。” 是：句首语气词，表示加重语气。 挹：舀。 玉浆：指美酒。

⑲龙驾：指乘龙。 驾：指车辆。 云裳：以云为裳，指驾云。

⑳鸾翔女床：《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二经》：“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

㉑凤出丹穴：《山海经·南山经·南次三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见则天下安宁。”

㉒拊翼相和：《山海经·海内经》：“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见则天下和。” 和：郭璞注：“言和平也。” 拊：拍。

㉓应：对等。 圣哲：有超凡品德、才智的人，哲人，圣人。

㉔靡咏：不歌咏。靡，犹无。

㉕韶音：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乐曲。

㉖“钟山之宝”六句：《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黄帝乃取崟（mì 密）山之玉荣（郭璞注：玉华）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jǐn yù 觐臾）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华：精华。 流映：闪烁照射。 象：摹仿，象征。 闲：限制，约束。 邪：邪祟。

㉗“榣惟灵树”二句：《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槐江之山……其阴多产榣木之有若。” 榣：榣木，榣树。 惟：是。 若木：郭璞注：“上复生若木，大木之灵奇者为若，见《尸子》。”

㉘重：加重，重复。

㉙旁：旁边，指连带在一起。 烛：火炬；照亮。

㉚荣名：美名。 仙录：神位总领；仙号。

【译文】

桂树生南国，兀立峻岭边。广阔空旷显繁茂，凌霜润物为之先。百药芬芳居首位，高高挺立森森然。

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树，长在招摇山之峰。它闪烁着流动的光芒，照亮一铺万里的长空。佩带它不患迷惑，像是暗藏有神功。

彗星显现天上，鲸鱼翻死波浪。鹈鸟鸣叫在通衢，才智之士必流放。这个道理最微末，说起无法来比况。

华山神奇又险峻，刀削斧砍成四方。峰颠翩翩一神女，斟满美酒共琼浆。谁能攀此获一游？乘龙腾云可试尝。

鸾鸟女床山中飞翔，凤鸟显现丹穴山上。鸾凤奋翅歌舞升平，圣人哲人心舒神畅。击打石磬配不上歌咏，韶音从此成了绝唱！

钟山产珍宝，瑾瑜玉唯良。光芒闪烁照耀，五彩虹霞莫强。士子佩带在身，增添美德而避不祥。

榣木本是神奇的树，生出的若木尤兴旺。一重重的根一蓬蓬的枝叶，好似火炬把周围照亮。吃了它羽化成仙，美名仙号齐上。

【原文】

昆仑月精[1]，水之灵府[2]。惟帝下都[3]，西老之宇[4]。桀然中峙[5]，号曰天柱[6]。昆仑丘

肩吾得一[7]，以处昆仑。开明是封[8]，司帝之门[9]。吐纳灵气，熊熊魂魂[10]。神陆吾

安得沙棠[11]，制为龙舟[12]？泛彼沧海[13]，眇然遐游[14]。聊以逍遥[15]。任波去留[16]。沙棠

天帝之女，蓬发虎颜[17]。穆王执贽，赋诗交欢[18]。韵外之事，难以具言[19]。西王母

先民有作[20]，龟贝为货[21]。贵以文彩[22]，贾以小大[23]。简则易资[24]，犯而不过[25]。文贝

质则混沌[26]，神则旁通[27]。自然灵照[28]，听不以聪[29]。强为之名[30]，曰惟帝江[31]。帝江

鸟飞以翼，当扈则须[32]。废多任少[33]，沛然有余[34]。轮运于毂[35]，至用在无[36]。当扈

【注释】

①昆仑：山名。《山海经》记昆仑有数处，《西次三经》："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即海内昆仑。《海内东经》："昆仑山在西胡西。"又是一处，所谓小昆仑。还有海外昆仑。 月精：月光。

②灵府：心，心灵。

③"惟帝下都"句：见《山海经》。郭璞注："天帝都邑之在下者。"

④"西老之宇"句：《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即西王母之所居。

⑤桀然：高高地。 峙：耸立。

⑥天柱：古代神话中支天的大柱。

⑦肩吾：神名。 得一：即得道。一，指把万物看成一致，统一，乃为真人，见《庄子·大宗师》。

⑧开明：开明兽，即神陆吾。《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又："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 封：帝王把爵位、称号、土地赐给臣子。

⑨司：掌管。注⑧引《海内西经》"开明兽守之"同义。

⑩熊熊：火焰旺盛的样子。 魂魂：迷信的人指人体内脱离人体而存在的精神。《山海经·西次三经》："槐江之山……南望昆仑，其志熊熊，其气魂魂。"

⑪沙棠：《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郭

璞注："沙棠为木，不可得沉。"

⑫龙舟：带有龙形标志的船，大舟。

⑬泛：漂浮。　沧海：指大海，古代又特指东海。

⑭眇然：微小而遥远的样子。　遐游：远游。

⑮逍遥：自由自在，不受拘束。

⑯任：任凭。

⑰"天帝"二句：注④引《西次三经》："西王母……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

⑱"穆王"二句：这里是讲周穆王到西王母那里作客的故事。这个故事，《穆天子传》记载得最详细。该书卷三："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互相作歌唱和。　穆王：周穆王。　执贽：拿着礼物拜见。　赋诗：吟诗作词。　交欢：指男女之间的欢会。

⑲韵外：指吟诗作词以外的事。　具：全部。

⑳先民：古人，特指古代贤人。　作：创作。

㉑龟：指龟甲。　贝：指贝壳。　货：钱币。

㉒文彩：错杂艳丽的色彩。

㉓贾（gǔ 古）：做买卖。　小大：小物大物。

㉔简：简单。　易：交易，交换。　资：贩卖。

㉕犯：侵犯，此当指价值交换。　过：过分。

㉖质：朴实；单纯。　混沌：形容蒙昧 无知。

㉗神：指具有超 人能力的精灵；神灵。　旁通：指融会贯通。

㉘灵照：神奇的光照射。

㉙聪：听觉灵敏。

㉚强：强加。

㉛惟：语气词，表示肯定语气。

㉜当扈：异鸟。《山海经·西山经·西次四经》："上申之山……其鸟多当扈，其状如雉，以其髯巨，食之不眴目。"郭璞注："髯，咽下须毛也。"　须：胡须。

㉝废：停止，闲置。　任：任用；承担。

㉞沛然：勃然；雨水盛大的样子。

㉟毂（gǔ 古）：车轮中间的圆木，用以插轴。借指车轮。

㊱至用：大用。 无：不，不要。

【译文】

昆仑山上明月，是水的心恰似灵之所。天帝在下界的都邑，西王母所居之庭宇。中间高高耸立、名叫作天柱。

肩吾得“一”之道，而处于昆仑。天帝封为开明兽，看守昆仑的九门。抖擞精神呼吸灵光，遥看火熊熊、气魂魂。

何处觅得沙棠木，打造一艘大龙舟？漂浮在那东海里，浩渺伶仃作远游。悠悠荡荡随波转，那管前进或停留。

王母本是天帝女，豹尾蓬头似虎颜。穆王执璧会瑶池，诗歌对答两相欢。欲问此中韵外事，但会其意叵言传。

古人一项大发明，龟板、贝壳当作钱。花纹有无论贵贱，小物大物排后先。以货易货最简便，价值等同勿相犯。

看起来敦浑质朴，实则神明而融会贯通。天然有灵光照射，闻见不待目明耳聪。勉强给它取名，也就叫做帝江（hóng 鸿）。

鸟用翅膀飞，当扈脖下须。闲时多用时少，总是绰绰而有余。车轮靠车毂来转动，最有用的身却无。

【原文】

骇惟马类①，实畜之英②。腾髦骧首③，嘘天雷鸣④。气无不凌⑤，吞虎辟兵⑥。骇

物以感应⑦，亦不数动⑧。壮士挺剑⑨，气激白虹⑩。鳋鱼潜渊⑪，出则邑悚⑫。鳋鱼

涸和损平⑬，莫惨于忧⑭。《诗》咏萱草⑮，带山则儵⑯。壑焉遗岱⑰，聊以盘游⑱。儵鱼

跖实以足[19]，排虚以羽[20]。翘尾翻飞[21]，奇哉耳鼠[22]！厥皮惟良，百毒是御[23]。耳鼠

幽颉似猴[24]，俾愚作智[25]。触物则笑，见人佯睡[26]。好用小慧，终是婴系[27]。幽颉

磁石吸铁[28]，玳瑁取芥[29]。气有潜感[30]，数亦冥会[31]。物之相投，出乎意外。磁石

狍鸮贪惏[32]，其目在腋[33]。食人未尽，还自龈割[34]。图形妙鼎[35]，是谓不若[36]。狍鸮

【注释】

①蛟：异兽。《山海经·西山经·西次四经》："中曲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蛟，是食虎豹，可以御兵。"《海外北经》："北海内……有兽焉，其名曰蛟，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

②畜：禽兽。　英：杰出的，精英。

③腾：奔跑，上升。　髦：长毛，比喻俊杰。　骧首：昂首。

④嘘：慢慢地呼气；也指叹气。

⑤凌：升高；在空中。

⑥辟兵：《山海经》郭璞注："养之避兵刃也。"

⑦感应：受外界影响而产生的反应。

⑧数动：命运改变。

⑨挺剑：拔剑。

⑩激：溅起。　白虹：白色的光带。

⑪鳋鱼：《山海经·西次四经》："鸟鼠同穴之山，……谓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鳋鱼，其状如鳣鱼，动则其邑有大兵。"　潜：藏。　渊：深潭。

⑫邑：古通"悒"，愁闷不安。　悚：恐惧。

⑬涸：水干枯。　损：减少；损坏。　和平：平静安定。

⑭惨:悲惨。 忧:忧愁,担心。

⑮“《诗》咏萱草”句:《诗经·卫风·伯兮》四章:“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毛传》:“萱草令人忘忧。”萱草古人称为忘忧草,即金针菜。

⑯带:携带,佩带。 王:指最强者。 鯈(yóu由):鯈鱼。《山海经·北山经》:“带山……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bì 毕)湖之水,其中多 鯈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鹊,食之可以已忧。”

⑰壑:山谷。 遗:先人留下。 岱:泰山之别称。

⑱聊以:姑且,勉强。 盘游:环绕游览。

⑲跖(zhí 直):踩,踏。

⑳排虚:排空,升入高空。

㉑翘:抬起。 翻飞:上下飞动。

㉒耳鼠:异兽。《山海经·北山经》:“丹薰之山……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有兽焉,其状如鼠,而菟(兔)首麋身,其音如猱犬,以其尾飞,名曰耳鼠,食之不脜,又可以御百毒。”郭璞注:“脜,大腹也,见《裨苍》,音采。”即大肚子病。

㉔幽颈:异兽。《山海经·北山经》:“边春之山……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身,善笑,见人则卧,名曰幽颈,其鸣自呼。”郭璞注:“或作婐姽,鹅音遏。”

㉕俾:使 。

㉖佯:假装。

㉗婴:初生的幼儿,雏儿。 系:系统。

㉘磁石:《山海经·北海经》:“灌题之山……匠韩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其中多磁石。”郭璞注:“可以取铁。管子曰:‘山上有磁石者,下必有铜。’音慈。”

㉙玳瑁(dài mào 代冒):一种形状像龟的爬行动物,甲壳黄褐色,有黑斑,可做装饰品。产在热带、亚热带海中。 芥:小草。借指细微或无足轻重的事物。

㉚气:人的精神状态。 潜感:暗暗地感知。

㉛数:命运,天数。 冥会:幽深地相合。

㉜狍鸮:异兽。《山海经·北山经·北次二经》:“钩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

人。”郭璞注：“为物贪惏，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狍音咆。”　贪惏(lán兰)：贪求而不知满足。

㉝腋：胳肢窝。

㉞龈(kěn肯)：同“啃”。

㉟图形妙鼎：指殷周鼎彝上所铸的饕餮图形，饕餮即是狍鸮。　妙：美妙，好的。

㊱不若：不相称，不配。

【译文】

骏只属马类，却是畜类中精英。昂首奔驰竖起长毛，仰天长啸若雷鸣。气冲牛斗威风凛，既吞虎豹又防刀兵。

凡物受影响而生反应，命运并非随时改变。有如壮士拔出利剑，顿时激起条条白练。鳋鱼藏于深潭，一旦出来叫人胆战心颤。

是什么打破了安乐平静，最大的祸根是忧愁。《诗经》一再歌颂忘忧草，最有效的还数儵。造物留下泰山谷，环绕其间暂遨游。

踏住实地靠双脚，凌空飞翔用羽毛。翘起尾巴倒转身子飞，耳鼠、耳鼠称奇妙。它的皮毛颇珍贵，抵御百毒有绝招。

幽颏像母猴，故意扮傻相，见物就嘻笑，见人睡死状。爱耍小聪明，终归婴儿样。

磁石可吸铁，玳瑁贬值快。人有潜藏的灵感，天命相应与同在。事物相契合，出乎人意外。

狍鸮贪得而无餍(yàn厌)，眼睛长在胳肢窝。吃人没吃完，还把余下的骨肉硬啃割。它的形象刻在美好的大鼎之上，说起来真是不调和。

【原文】

龙冯云游①，腾蛇假雾②。未若天马③，自然凌翥④。有理悬运⑤，天机潜御⑥。天马

蚌则含珠，兽胡不可[7]？狪狪如豚[8]，被褐怀祸[9]。患难无由[10]，招之自我[11]。狪狪

犰狳之兽[12]，见人佯眠。与灾协气[13]，出则无年[14]。此岂能为？归之于天。犰狳

治在得贤，亡由失人。岌岌之来[15]，乃致狡宾[16]。归之冥应[17]，谁见其津[18]？岌岌

水圆四十[19]，潜源溢沸[20]。灵龟爰处[21]，掉尾养气[22]。庄生是感[23]，挥竿傲贵[24]。蠵龟

茫茫帝台[25]，维灵之贵[26]。爰有石棋，五彩焕蔚[27]。觞祷百神[28]，以和天气[29]。帝台棋

山膏如豚[30]，厥性好骂。黄棘是食[31]，匪子匪化[32]。虽无贞操，理同不嫁。山膏兽、黄棘

【注释】

①冯：通“凭”，凭借，依靠。

②腾：躍；走。 假：凭借；利用。

③天马：异兽。《山海经·北山经·北次三经》：“马成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其鸣自讙。”郭璞注：“（见人则飞）言肉翅飞行自在。”又注：“（讙）如人呼唤，讙音叫。”

④翥（zhù 住）：鸟向上飞。

⑤悬：凭空。 运：运动。

⑥天机：指神秘的天意。 御：驾驭，控制。

⑦胡：表示疑问，为什么。

⑧狪狪（tōng通）：异兽。《山海经·东山经》：“泰山……有兽焉。其状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其鸣自讙。”袁珂注：“狪音通。”

⑨褐：粗布做成的短衣；指贫贱的人。 怀：心里存有。

⑩患难：艰苦危险的处境。 无由：无从；没有机会。

⑪招：惹，引。　自我：指自己；对自己（做某事）。

⑫犰狳（qiú yú 求余）：异兽。《山海经·东次二经》："余峨之山……杂余之水……有兽焉，其状如菟而鸟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名曰犰狳，其鸣自讙，见则螽蝗为败。"郭璞注："（见人佯眠）言佯死也。"又注："（为败）言伤败田苗。"

⑬协气：相配合，一致。

⑭无年：没有收成，荒年。

⑮岐岐（yōu攸）：异兽。《山海经·东山经·东次二经》："硜山，南临硜水，东望湖泽，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獋狗，其名曰岐岐。见则其国多狡客。"郭璞注："（岐）音攸。"又注："狡，狡猾也。"

⑯致：招致。　狡宾：狡猾不逞之徒。

⑰冥应：冥冥中的感应。

⑱津：润泽，这里义为源头。

⑲圆：幅员。　水圆四十：即指水的面积周长四十里。

⑳潜源：暗流，隐蔽的水源。　溢：水满而外流。　沸：滚开的水；沸腾。

㉑灵龟：指蠵（xié 邪）龟。《山海经·东山经·东次三经》："跂踵之山……有水焉，广员四十里皆涌，其名曰深泽，其中多蠵龟。"郭璞注："蠵，觜蠵，大龟也，甲有文采，似玳瑁而薄。"　处：居住。

㉒掉尾：摆动尾巴。

㉓庄生：指庄周。战国时思想家。

㉔傲：急躁。　贵：认为可贵。

㉕茫茫：模糊不清。　帝台：神名，治理一方的小天帝。《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休与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台之棋，五色而文，其状如鹑卵，帝台之石，所以祷百神也，服之不蛊。"

㉖贵：显。

㉗焕：光亮；鲜明。　蔚：华丽多采。

㉘觞（shāng伤）：盛酒的器皿；也指进酒。

㉙和：协调；温和。

㉚山膏：异兽。《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苦山，有兽焉，名曰山膏，其状如逐。赤若丹火，善詈。"郭璞注："（逐）即豚字。"又注："（善詈）好骂人。"　豚：小猪。

㉛黄棘：异木。《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苦山……其上有木焉，名曰黄棘，黄华而员叶，其实如兰，服之不字。"郭璞注："字，生也，《易》曰：'女子贞不字'。"

㉜匪：非，不。 化：变化。

【译文】

龙凭行云遨游，蛇靠雾气起步。总比不上天马，自由自在飞翔空中不停住。这好似凭空在运动，其实神秘的天意在暗中摆布。

蚌类孕含着珍珠，兽类难道就不成？狪狪像小猪也有蚌胎，披着粗布短袄而心怀着灾星。遇难并无别的原因，只缘自己招来不幸。

犰狳这不祥的兽，见人就装死长眠。灾难与之连结，它一出现就逢荒年。这难道是它的所为？终归如此摆布由天。

治理天下靠贤臣，亡国由于失民心。筱筱一出现，就招来狡猾的佞臣。若是暗暗地相投合，它所施为又有谁人看得真？

水的方圆四十里，暗暗的水源冲激沸腾。蠵龟这种灵物就住在这里，摇头摆尾颐养天性。庄周为之所动，甩出钓竿，岌岌乎获此奇珍。

若隐若现一方之神，诸神之中最显贵。帝台之石皆是棋，鲜明华丽成神器。举觞满斟祷诸神，用以调和天之气。

山膏之兽似小猪，身红丹火性好骂。黄棘食之有后果，不会生育不变化。虽无贞操可言传，其理同于不出嫁。

【原文】

爰有嘉树①，厥名曰栯②。薄言采之③，窈窕是服④。君子维欢，家无反目⑤。栯木

荀草赤实⑥，厥状如菅⑦。妇人服之，练色易颜⑧。夏

姬是艳[9]，厥媚三迁[10]。荀草

厥苞橘柚[11]，奇者维甘。朱实金鲜[12]，叶蒨翠蓝[13]。灵均是咏[14]，以为美谈。橘柚

大魄之山，爰有苹草[15]。青华白实，食之无夭[16]。虽不增龄，可以穷老。菿

蝮维毒魁[17]，鸩鸟是啖[18]。拂翼鸣林，草瘁木惨。羽行隐戮[19]，厥罚难犯[20]。鸩鸟

岷山之精[21]，上络东井[22]。始出一勺[23]，终致渺冥[24]。作纪南夏[25]，天清地静。岷山

青耕御疫[26]，跂踵降灾[27]。物之相反，各以气来[28]。见则民咨[29]，实为病媒[30]。跂踵

【注释】

①嘉树：幸福树。

②栯（yú 玉）：异木。《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泰室之山……有木焉，叶状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服者不妒。"

③薄言：句首语气词。　采：采摘。

④窈窕：恣态美好，也指貌美的女子。

⑤反目：不和睦。

⑥荀草：异草。《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三经》："青要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葵，而方茎黄华赤实，其木如蓇本，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

⑦菅（jiān 坚）：草，叶子细长而尖。

⑧练：使洁白。　易颜：改变容颜。

⑨夏姬：春秋时郑穆公女，貌美，先后三次改嫁，见《左传》。　艳：美色。

⑩媚：美好。　三迁：指三次改嫁。

⑪苞：丛生而茂盛。　橘柚：橘树和柚树。《山海经·中山经》多次记

述："其木多橘柚。"郭璞注："柚似橘而大也，皮厚味酸。"

⑫金鲜：金色而新鲜。

⑬蒨：草盛貌。 翠蓝：绿蓝色。

⑭灵均：屈原字。《离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灵均"是"原"的雅称。

⑮"大魄之山"二句：《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七经》："大魄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蓍而毛，青华而白实，其名曰菉，服之不夭，可以为腹病。"郝懿行注："玉篇云：'菉，胡恩切，草名，似蓍，花青白。'《广韵》同。是菉当为菉。"袁珂注："菉音很。"郭璞注："言尽（益）寿也。或作芺。"郝懿行注："芺即夭，古今字尔。"郭璞注："为，治也；一作已。"袁珂注："病，宋本作疾。" 苹草：古时指蒿一类的植物。

⑯夭：早死。

⑰蝮：一种毒蛇，头部呈三角形，身子灰褐色，有斑纹，生活在山野之中。 魁：居首位。

⑱鸩鸟：传说中的一种毒鸟，羽毛泡入酒中，就成毒酒。《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八经》："女儿之山……其鸟多……鸩。"郭璞注："鸩大如鹏，紫绿色，长颈赤喙，食蝮蛇头；雄名运日，雌名阴谐也。"郝懿行注："《说文》云：'鸩，毒鸟也。'体有毒，古人谓之鸩毒。" 啖：虎叫声。

⑲羽行隐戮：羽毛施为暗杀。

⑳罚：惩办，处分。 犯：触犯；发生。

㉑岷山：山名。《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九经》："岷山之首，曰女儿之山……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 精：明亮。

㉒络：用网罩住。 东井：星名。

㉓勺：舀东西的勺子。

㉔渺冥：悠远模糊。

㉕作：为。 纪：记载。 南夏：泛指我国南部。

㉖青耕：异鸟。《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十一经》："堇理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鹊，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御疫，其鸣自叫。"御：抵御。 疫：瘟疫。

㉗跂踵（qǐ zhǒng 企腫）：异鸟。《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十经》："勇石之山……复州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见则其

国大疫。”

㉘气：气质。

㉙咨：叹息声。

㉚媒：媒介。

【译文】

世上有种幸福树，它的名字叫栯木。勤把鲜果来采摘，美女食之则不妒。男士个个心欢畅，家庭美满又和睦。

荀草挂满红红果，叶子细长又尖尖。妇女食罢有变化，皮肤嫩白美容颜。夏姬只因姿色艳，三嫁郎君把名传。

郁郁丛中橘和柚，新出佳果美甘甜。朱红泛金最新鲜，叶儿菁菁色绿蓝。屈子诗中多赞颂，千百年来成美谈。

大魄山上边，长有大苹草。青青的花白的果，吃它可防伤逝早。增寿虽不能，但可活到老。

蝮蛇毒之冠，鸩鸟毒更高。撩起翅膀鸣叫在山林，草木枯黄尽萧条。羽毛浸酒施暗杀，一沾上在劫难逃。

岷山顶上显光明，向上挂住东井星。开始伸出像一勺，终于高出至渺冥。美景南国称一绝，天清地静无纤尘。

青耕鸟儿防时疫，跂踵一来遭大灾。一善一恶成对比，只缘气质两分开。它一出现人嗟喟，传病播灾凶煞才。

【原文】

清泠之水，在乎山顶。耕父是游①，流光洒景②。黔首祀祟③，以弭灾眚④。神耕父

帝台之水，饮蠲心病⑤。灵府是涤，和神养性。食可逍遥，濯发浴泳⑥。帝台浆

贱无定贡⑦，贵无常珍⑧。物不自物⑨，自物由人。万事皆然，岂伊蛇鳞⑩！由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

三珠所生[11]，赤水之际。翘叶柏竦[12]，美壮若彗[13]。濯彩丹波[14]，自相霞映。三珠树

有人爰处，圆丘之上[15]。赤泉驻年，神木养命[16]。禀此遐龄[17]，悠悠无竟。不死国

虽云一气，呼吸异道。观则俱见，食则皆饱。物形自周[18]，造化非巧。三首国[19]

群籁舛吹[20]，气有万殊。大人三丈，焦侥尺余[21]。混之一归，此亦侨如[22]。焦侥国

【注释】

①耕父：神名。《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十一经》："丰山……神耕父处之，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见则其国为败。"

②洒：分散落下。

③黔首：指平民百姓。 祀祟：祭祀自然山川之神。

④弭：消除。 眚（shěng 省）：灾异。

⑤蠲（juān 捐）：免除；清洁。

⑥濯：洗。 浴：洗澡。 泳：游泳。

⑦定贡：规定的进献于朝廷的贡品。

⑧珍：宝贵的；爱惜。

⑨自物：自己以为是东西。

⑩伊：第三人称代词犹他、她、它。 鳞：鱼类；泛指带鳞甲的动物。

⑪三珠：树名。《山海经·海外南经》："三珠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若彗。" 郭璞注："如彗星状。"

⑫翘（qiào 俏）：一头儿向上仰起。 百竦（sǒng 耸）：多种多样地竖起。

⑬彗：彗星，俗名扫帚星。

⑭彩：光彩。 丹波：红色的水波。

⑮圆丘：古时 祭天的圆形高坛。此处当是《山海经》郭注所说的"员丘"。

⑯“赤泉”二句：《山海经·海外南经》：“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一曰在穷匈国东。”郭璞注：“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　驻：车马停止不前，泛指停留。

⑰禀：天生的；承受。　遐龄：高寿，长命。

⑱自周：自我完备。

⑲三首国：神话中的国家。《山海经·海外南经》：“三首国在其（昆仑虚）东，其为人一身三首。”

⑳籁：古时的一种箫。　舛：相违背；不协调。

㉑焦侥：神话中的国名。《山海经·海外南经》：“周饶国在其东，其为人短小，冠带。一曰焦侥国在三首东。”郭璞注：“（周饶国）其人长三尺，穴居，能为机巧，有五谷也。”又注：“（焦侥国）《外传》云：‘焦侥民长三尺，短之至也。’《诗含神雾》曰：‘从中州以东（西）四十万里，得焦侥国人，长尺五寸也。’”袁珂注：“‘周侥’、‘焦侥’并‘侏儒”之声转。侏儒，短小人；周饶国、焦侥国，即所谓小人国也。”

㉒侨如：像侨居在外国的人那样的。

【译文】

清泠一深渊，坐落丰山颠。神人耕父常往游，出入生光洒云天。黎民都来行祟祭，消灾除祸福寿添。

淼淼帝台水，绻饮去心病。心灵荡涤净，安神并养性，喝罢多自在，洗 发更游泳。

规定的贡物价非廉，平常珍惜的不值钱。凡物自身不为物，为物还需听人言。万事万物循此理，鱼蛇鳞类岂超然。

世上三珠树，长在赤水边。珠叶如柏高竖起，壮丽可比彗星妍。光彩凝成红波水，波光相映霞满天。

世有不死民，住在圆丘边。不老为饮赤泉水，长生原有神木添。为人天生享高寿，悠悠岁月 永延绵。

同是一口气，三个鼻孔来呼吸。观物都能看得见，吃饭下肚全不饥，万物形状自演成，造化弄巧无能为。

千调箫笛竞相吹，万种声气俱相违。大人国民高三丈，焦侥国民尺有奇。高个儿短个儿终归一，海外侨民相并提。

【原文】

圣德广被[1]，物无不怀。爰乃殂落[2]，封墓表哀[3]。异类犹然，矧乃华黎[4]。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

聚肉有眼[5]，而无肠胃。与彼马勃[6]，颇相髣髴。奇在不尽，食之薄味[7]。视肉

筮御飞龙[8]，果舞九代[9]。云融是挥[10]，玉璜是佩[11]。对扬帝德[12]，禀天灵诲[13]。夏后启

品物流行[14]，以散混沌[15]。增不为多，减不为损。厥变难原[16]，请寻其本。三身国、一臂国

彼姝者子[17]，谁氏二女？曷为水间，操鱼持俎[18]？厥俪安在[19]？离群逸处[20]。女祭、女戚

十日并熯[21]，女丑以弊[22]。暴于山阿[23]，挥袖自翳[24]。彼美谁子？逢天之厉[25]。女丑尸

轩辕之人[26]，承天之祜[27]。冬不裘衣[28]，夏不扇暑。犹气之和[29]，家为彭祖[30]。轩辕国

【注释】

①被：及，至。

②爰：句首语气词。乃：于是。殂落：死亡。

③封：堆土。

④矧：况且，何况。

⑤聚肉：视肉。《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蜼、豹、离朱、视肉。"郭璞注："聚肉，形如牛肝，有两

目也；食之尽，寻复更生如故。”

⑥马勃：生长在湿地或腐木上的菌类植物。

⑦薄味：淡淡的味道。

⑧筮：即夏后启。《山海经·海外西经》：“大运山高三百仞，在灭蒙鸟北。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注引古籍有“夏后启筮”之称，见袁珂《山海经校注》第210页。

⑨果：古通“裸”，赤裸。　舞九代：《山海经》郭璞注：“九代，马名，儛谓盘作之令儛也。”郝懿行注：“《九代》，疑乐名也。”袁珂：“《九代》确当是乐名，非舞马之戏。”

⑩云融：流通的云。

⑪璜：《山海经》郭璞注：“半璧曰璜。”

⑫对扬：古代谢恩的敬辞。

⑬灵诲：神的教导。

⑭品物：各类事物，此指生物。　流行：到处生长。

⑮散（读去声）：分离。　混沌：古代传说中宇宙形成前模糊一团的状态。

⑯原：探求，推究。

⑰姝（shū 书）：美好。　子：古时指儿女，包括男子和女子。此处指女子。这一首是赞女祭、女戚的。《山海经·海外西经》：“女祭、女戚在其北，居两水间，戚操鱼鲒，祭操俎。”郭璞注：“鲒，亦鲜，鱼属。”袁珂考证疑为“角觛，觯属。”“觯”是古代的一种酒器。袁珂云：“女祭、女戚当是女巫祀神之图象也。”

⑱俎：古代祭祀时盛牛羊等祭品的器物；切肉的砧板。

⑲俪：配偶。

⑳逸处：指隐退。

㉑熯（hàn 汉）：烘烤；放火烧。

㉒女丑：神话中人物。《山海经·海外西经》：“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郝懿行注：“十日并出，炙杀女丑，于是尧乃命羿射杀九日也。”郭璞注：“（以右手鄣其面），蔽面。”　弊：仆，倒下。

㉓暴：暴露，显露。 山阿：山间弯曲的地方。

㉔翳：遮蔽。

㉕逢：遭遇。 厉：祸患；虐害。

㉖轩辕：神话中的国家。《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㉗承：托着；受。 祜：福。

㉘袭：加衣服。

㉙气：气候。 和：温和。

㉚家：家族。 彭祖：古代传说中一个活了七八百岁的人。

【译文】

帝王施恩于大众，未见受惠不感怀。一旦人去世，堆墓悼以哀。非我族类尚 如此，何况中华风气开。

视肉有双眼，却无肠和胃。若比大菌类，看来差不离。吃罢味道并非美，随吃随长才新奇。

启乘双龙车，裸舞九代配。鞭随流云走，玉璜胸前佩。加颂帝王德，承天神教诲。

万物品类遍地生，混浊一体始分开。一首三身不为多，一臂一目也成材。此种变异难推测，寻根究底从何来。

那个漂亮女，谁家两宝贝？为何居住二水间，一人手里一盛器？她们的配偶在哪里，为何离群来隐退。

十个太阳齐烘烤，女丑难支即仆倒。暴尸在山湾，用手遮脸把面保。她是谁家美女子，遭此天灾祸不小。

轩辕国的人，蒙天帝降福。冬不加寒衣，夏不需扇助。犹如气平和，长寿比彭祖。

【原文】

飞黄奇骏①，乘之难老。揣角轻腾②，忽若龙矫③。实鉴有德④，乃集厥皂⑤。乘黄

万物相传，非子则根。无臂因心[6]，构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7]。无臂国

苍四不多[8]，此一不少。于野冥瞽[9]，洞见无表[10]。形游逆旅[11]，所贵维眇[12]。一目国

神哉夸父[13]，难以理寻[14]！倾沙逐日[15]，遁形邓林[16]。触类而化，应无常心[17]。夸父

女子鲛人[18]，体近蚕蚌[19]。出珠匪甲，吐丝匪蛹。化出无方[20]，物岂有种？欧丝野[21]

牢悲海鸟[22]，西子骇麋[23]。或贵穴裸[24]，或尊裳衣。物我相倾[25]，孰了是非？毛民国

狌狌之状[26]，形乍如犬[27]。厥性识往，为物警辨。以酒招灾，自贻缨罥[28]。狌狌

【注释】

①飞黄：即乘黄。异兽。《山海经·海外西经》："白民之国……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

②揣：用手揉；用拳压或击。

③忽：轻快；快速。

④鉴：审察。　有德：指马的性能。

⑤集：聚集。　皂：古代以马十二匹为一皂。

⑥无臂（qǐ 启）：神话中国名。《山海经·海外北经》："无臂之国在长股东，为人无臂。"郭璞注："臂，肥肠也。其人穴居，食土，无男女，死即蘧之，其心不朽，死百廿岁乃复更生。"袁珂云："郭注'肥肠'当为腓肠，即胫骨后之肉，今俗呼为小腿肚者是。"

⑦尊形：尊重自身的形体。

⑧苍：深蓝。这里指苍颉，传说中文字的创制者。　四：数字。这里指四只眼睛（四目）。

⑨冥：昏暗。 瞽：瞎眼。

⑩洞：透彻。 表：表达；外貌。

⑪逆旅：客舍，旅馆。

⑫眇：瞎一眼。

⑬夸父：神话中人物。《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⑭寻：探求。

⑮倾：超越。 逐日：追赶太阳。

⑯遁：隐；消失。

⑰无常心：没有一定的想法和限制。

⑱鲛人：人鱼灵异者。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二："南海之外，有鲛人，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

⑲蚕蚌：蚕和蚌。

⑳无方：没有办法。

㉑欧丝野：神话中的地方。《山海经·海外北经》："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郭璞注："言噉桑而吐丝，盖蚕类也。"袁珂云："呕丝即欧丝，呕，欧俗字。"

㉒牢悲：愁闷悲伤。

㉓西子：春秋时越国美女西施的别称。 骇麋：害怕麋鹿。

㉔穴：洞；挖洞。 裸：露出。

㉕物我：事物和我的想法。 相倾：相互倾轧。

㉖狌狌（xīng 星）：异兽。《山海经·海内南经》："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郭璞注："或作猩猩，字同耳。"

㉗乍（zhà 炸）：开初。 形乍如犬：《山海经》郭璞注："（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周书》曰："郑郭狌狌者，状如黄狗而人面。'"袁珂云："郭引《周书》郑郭狌狌，今本《周书·王会》篇作都郭狌狌。"

㉘貽：留下。 缨（yīng 英）：驾车时套在马脖子上的皮带，借指捆人的腰带。 胃（juàn 眷）：缠绕；挂住。

【译文】

飞黄一匹罕有的骏马，骑着它寿命可长。按住它的角轻轻地腾跃，风快地好似如飞翔。实在看它有德性，集一皂中之高强。

万物代代传，不靠生子就靠根。无脊只靠不朽心，生肉又生魂。为何能 如此，尊重形体赖以存。

苍颉四目不为多，此物一目不算少。野外昏暗开眼瞎，洞察种种缺外表。身形遨游居客舍，可贵之处唯目眇。

夸父真叫神，按理难推寻。越过沙洲追太阳，渴死弃杖化邓林。遭遇什么就变化，顺应自然无常心。

女子是鲛人，体形好似蚕和蚌。生珠不用壳，吐丝不用蛹。变化真无定，生物哪有固定种。

海鸟关在笼子里伤悲，西施现麋鹿惊奇。有人喜欢赤身露体，有人偏爱穿裙着衣。事情总与我心背离，谁能判断出是是非非。

猩猩怪模样，乍看好像狗。它性情知往不知来，作为动物好警觉。嗜酒而招灾祸，自给自己套绳索。

【原文】

昆仑之阳①，鸿鹭之阿②。爰有嘉谷，号曰木禾③。匪植匪艺④，自然灵播。木禾

万物暂见，人生如寄⑤。不死之树⑥，寿蔽天地⑦。请药西姥，乌得如羿⑧！不死树

醴泉睿木⑨。养龄尽性。增气之和，祛神之冥⑩。何必生知，然后为圣！甘水、圣木

金精朱鬣⑪，龙行骏跬⑫。拾节鸿鹭⑬，尘不及起。是谓吉黄⑭，释圣牖里⑮。吉良

怪兽五彩[16]，尾参于身[17]。矫足千里，倏忽若神[18]。是谓驺虞[19]，《诗》叹其仁[20]。驺虞

子夜之尸[21]，体分成七[22]。离不为疏，合不为密。苟以神御[23]，形归于一。王子夜尸

都广之野[24]，珍怪所聚[25]。爰有羔谷[26]，鸾歌凤舞。后稷托终[27]，乐哉斯土[28]！都广之野

【注释】

①昆仑：山名。《山海经》中屡见。 阳：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

②鸿鹭：水名。 阿：山边或水边。

③木禾：异木。《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之墟……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郭璞注："木禾，谷类也，生黑水之阿，可食。"

④匪：不，不用。 艺：种植。

⑤寄：付托，寄托。

⑥不死树：异木。《山海经·海外西经》："昆仑之虚……开明西有……有死树。"又《大荒南经》："有不死之国，阿姓，甘木是食。"郭璞注："甘木 即不死树，食之不老。"

⑦蔽：遮盖；概括。这里指如同，相似。

⑧"请药"二句：这是关于后羿向西王母请长生不老之药的神话故事。《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郭璞注："言非仁人及有才艺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冈岭崺岩也。羿尝请药西王母，亦言其得道也。"

⑨醴泉：水名。《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开明北有……甘水、圣木。"郭璞注："（甘水）即醴泉也。（圣木）食之令人智圣也。 睿木：圣木。睿，通达；看得深远。

⑩祛：除去。 冥：昏暗，愚昧。

⑪朱鬣（liè 列）：红色的鬃毛。《山海经·海内北经》："犬封国……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 精：据文意疑作"睛"。

⑫跬（kuí 傀）：半步；一只脚迈步的距离，相当于现在的一步。

⑬“拾节鸿鹭”句：沿着鸿鹭水（黑水）一节一节地走着。　拾：攀登。节：古代计程单位，一节约等于二米五。这里是描述这种马跑得极快。

⑭黄：疑作“量”。《山海经》郭璞：“注：“（量）一作良。”

⑮释圣：解释使聪明。　牖里：即羑里，古地名。商纣囚周文王之处。故址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

⑯怪兽：指驺虞。《山海经·海内北经》：“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彩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吾，乘之日行千里。”　五彩：五色，原指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后泛指多种颜色。

⑰参：古通“三”。

⑱倏忽：很快地。

⑲驺虞：驺吾。上古虞、吾同声同韵部。

⑳“《诗》叹其仁”句：指《诗·召南·驺虞》篇有关驺虞的记述。《毛传》：“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者则应之。”一说驺虞为天子掌鸟兽之官。见《韩诗故》、《鲁诗故》。

㉑子夜：即王子夜（亥），神话中人物。《山海经·海内北经》：“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

㉒体分成七：指尸体分为七段，弃于不同的地方。

㉓神御：神人治理。

㉔都广之野：地方名。《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都广，一作“广都”，见《后汉书》。广都，后来的成都，见杨慎《山海经补注》。

㉕珍：宝贵的东西。这里指百谷。　怪：奇怪的事物。这里指百兽。

㉖羔谷：美味的谷物。羔通膏。膏谷指膏菽、膏黍、膏稻、膏稷等。

㉗托终：死后有所依托，指埋葬。

㉘斯：这个，这些。

【译文】

昆仑山南边，黑水岸北坡。长着美好的稻子树，它的名字叫木禾。不靠人工来种植，天然神力自种播。

万物皆是暂涌现，人生逆旅亦稍寄。昆仑山上不死树，寿高可比天和地。西求王母不老药，何处觅得仁人羿。

醴泉长有智慧树，修身养性获高龄。增添精气变平和，祛除愚顽转聪明。何必另外加智力，促使圣明早日成！

金色眼睛红色鬃，龙行骏步奔驰忙。紧沿黑水节节赶，脚下尘土少飞扬。它的名字叫吉良，牖里放出周文王。

奇兽被五彩，尾长过于身。捷足登千里，行走飘忽如神人。它的名字叫驺虞，《诗经》颂之在其仁。

有王子夜惨遭害，尸分七块七地存。分不显疏散，合也非密云。若得神人来料理，终归成了一完人。

广都大原野，珍异样样有。稻粱菽黍沉甸甸，引来鸾歌并凤舞。后稷寿终葬于此，诚然一片好乐土。

【原文】

吹万不同①，阳煦阴蒸②。款冬之生③，擢颖坚冰④。物休所安，焉知涣凝⑥！款冬

车前之草⑦，别名芣苢。王会之云⑧，其实如李。名之相乱，在乎疑似⑨。芣苢

草皮之良，莫贵于麻。用无不给，服之无加⑩。至物在迩⑪，求之好遐⑫。麻

萍之在水⑬，犹卉植地⑭。靡见其布⑮，漠尔鳞被⑯。物无常托⑰，孰知所寄⑱？萍

【注释】

①吹万：风吹万物。“吹万不同”见《庄子·齐物论》。司马注：“言天气吹煦，生养万物，形气不同。”

②煦（xù 序）：温暖。 蒸：用蒸气加热。

③款冬：即款东，异草。《尔雅·释草》作“颗冻”。

④擢：突起。　颖：禾木科植物果实的带芒外壳。　坚冰：坚固的冰凌。

⑤休：美好。　安：安逸。

⑥焉：那里。　涣：消散。　凝：凝结。

⑦车前：车前子，草名。古名芣苢，见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⑧王会：《逸周书》篇名。周公营建洛阳，又指王城。大会诸侯，史官记之为篇。

⑨疑似：像是又像不是。

⑩加：给予，施加。

⑪至：大。　迩：近。

⑫好：应当。　遐：远。

⑬萍：浮萍，又称水萍。

⑭卉(hui 会)：草的总称，花草。

⑮靡：不。　布：散布。

⑯漠尔：寂静无声地。　鳞被：像鱼鳞似的覆盖着。

⑰常托：永久的依托。

⑱孰：谁，何。　寄：寄托；依附。

【译文】

风吹万物生气象，阳光和煦夜温馨。款冬发芽迎风长，苗头突出似坚冰。造 物总以安定好，怎知消散与固凝。

车前子是一灵草，芣苢乃是它别名。《王会》篇中有所云，果呈圆圆李子形。名实不符混乱久，似又不似疑窦生。

草木表皮精且良，莫过麻皮质最强。用时顺手称最便，食之爽口也相当。大物荦荦呈眼前，寻求渺渺向远方。

浮萍铺水面，恰似花草种园地。不见人播种，默默堆上厚层被 。此物之根无依托，谁知依附哪物内？

杨耐思　译注

东方朔画赞

夏侯湛

【作者】

夏侯湛(公元243～291年),字孝若,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西晋文学家。泰始中举贤良,拜官郎中。因久不升迁而作《抵疑》以自广,于是除拜中书侍郎,出任南阳相。惠帝时官至散骑常侍。湛才华横溢,自幼享有盛名。与潘岳友善,行止同舆接茵,时人称为连璧。所著论三十余篇,别为一家之言。其词赋之作,虽多写草木风物,但是"非徒温雅",而是"别见孝悌之性"(《晋书·夏侯湛传》)。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夏侯常侍集》。

【题解】

夏侯湛《东方朔画赞》之作,《文选》以为"此赞为当时所重",确有一定道理。据《晋书》本传,作者泰始中拜郎中之后,因"累年不调"而"作《抵疑》以自广"。正是心情有所郁结,于是凝聚而成这篇借往事以自况的微文。赞里的有些语句与其说是礼赞东方朔,无宁说是在为自己写照。当然也无庸讳言,东方朔之"雄节迈伦,高气盖世",确乎为作者所倾倒。正因如此,为郎中而"累年不调"的作者,自京师定省居官乐陵郡的父亲,"见先生之遗象"而"想先生之高风",那"作《抵疑》以自广"之情,才与这倾倒之情水乳交融,于是"慨然有怀"而"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明乎此,则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时代里,《东方朔画赞》义

何至于仅仅“为当时所重”呢！

【原文】

大夫讳朔[1]，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2]。魏建安中[3]，分厌次以为乐陵郡[4]，故又为郡人焉。事汉武帝，《汉书》具载其事。

【注释】

①大夫：汉武帝时，朔 为太中大夫。　讳：于人死后书其名，名前称“讳”，以表示尊敬。

②平原：郡名。治所在今山东省平原县西南。　厌次：古县名。故城在今山东省阳信县东南。

③魏建安中：建安年间。　魏：衍文或者“汉”之误。　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20年。

④乐陵：郡名。初为平原郡属县。建安末年，改乐（lào 烙）陵县为郡。治所即今山东省乐陵市。

【译文】

大夫名朔，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人。建安年 间，划分厌次县属于乐陵郡，所以又成为乐陵郡人。侍奉汉武帝，《汉书》中详尽地记载着他的事迹。

【原文】

先生瑰玮博达[1]，思周变通。以为浊世不可以富贵也，故薄游以取位[2]；苟出不可以直道也[3]，故颉颃以傲世[4]；傲世不可以垂训也[5]，故正谏以明节；明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诙谐 以取容[6]。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7]，弛张而不为邪[8]，进退而不离群[9]。若乃远心旷

度[10]，赡智宏材[11]，倜傥博物[12]，触类多能[13]，合变以明算[14]，幽赞以知来[15]。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6]，阴阳图纬之学[17]，百家众流之论[18]，周给敏捷之辩[19]，支离覆逆之数[20]，经脉药石之艺，射御书计之术[21]，乃研精而究其理，不习而尽其功[22]，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阖于心[23]。夫其明济开豁[24]，包含弘大凌轹卿相[25]，嘲哂豪桀，笼罩靡前[26]，跆籍贵势[27]，出不休显[28]，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寮友[29]，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30]，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31]。谈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32]，吐故纳新[33]，蝉蜕龙变[34]，弃俗登仙，神交造化，灵为星辰[35]。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备论者也。

【注释】

①瑰玮：奇伟。《庄子·天下》："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经典释文·庄子音义》："瑰玮，奇特也。"

②薄游：姑且游说。薄，语助词。含有聊且之意。 故：副词，就。下同。

③苟出：姑且出仕。 直道：正道。指秉持公心。

④颉颃（xié háng 偕杭）：相抗衡。

⑤垂训：留下教训。

⑥取容：取得朝廷的容纳。

⑦质：禀性，实质。 文：文采。

⑧弛张：亦作："张弛"一张一弛。比喻时紧时松。

⑨进退：出任和隐退。 离群：离开世俗而孤独生活。

⑩远心：思想深远。 旷度：胸怀开朗。

⑪赡智：足智多谋。赡，丰富，充足。 宏材：大才。材，通"才"。

⑫博物：博识多知。

⑬触类：犹言触类旁通。触，触动。指事物相感应而有所动。

⑭合变：犹言随机应变。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王伯祥《史记选》："不知合变，不懂得活用应变。"　明算：通晓谋划。算，计谋，谋划。

⑮幽赞。深明事理。《易经·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著。"王弼注："赞，明也。"

⑯《三坟》：与下文《五典》、《八索》、《九丘》，相传为古书名。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及杜预注。

⑰图：《河图》，谶纬书名。纬：指各种纬书，如《易纬》、《书纬》等。

⑱百象：指先秦诸子。

⑲周给敏捷：言辞周密敏捷。

⑳支离：残缺，这里指不正确的。　覆逆：测度，预料。覆，射覆。古代近于占卜的一种游戏。逆，预知前事。

㉑射御：射箭与驾御车马。　书计：文字与算术。

㉒功：精善。《荀子·王制》："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杨倞注："功，谓器之精好者。"

㉓阇：通"谙"，熟悉，深知。

㉔明济：明白通达。济，贯通。

㉕凌轹（lì 利）：犹言凌驾，超跃。

㉖靡（mǐ 米）前：莫能居其前。靡，无。

㉗跆（tái 抬）籍：践踏。引申为"冒犯"。跆，踩踏。

㉘休显：美显。休，美善。

㉙寮友：同官的人。寮，通"僚"。

㉚雄节：杰出非凡的节操。

㉛"可谓"二句：可以称为出类拔萃，周游方域之外的人。是说超脱于礼教之外，不受礼教的约束。方之外，犹言世俗之外。

㉜嘘吸：呼吸，吐纳。　冲和：指太极冲和之气。

㉝吐故纳新：口吐浊气而鼻引清气。典于《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是说道家的养生之术。

㉞蝉蜕：如蝉而脱皮去壳。比喻解脱于世俗。　龙变：如龙而千变万化。比喻变化之神异莫测。

㉟"神交"二句：精神与造化相交，灵气化作上天的星辰。见应劭《风俗

通义》说东方朔之变化无常。 造化：自然的创造化育，即天地。

【译文】

先生奇伟渊博通达，思虑周密而不拘衡常。以为乱世不可以富贵，就姑且游说而取得官位；苟且出仕不可以秉持公心，就与之抗衡而傲视世人；傲视世人不可以垂训后世，就以直言规谏而显示节操；显示节操不可以久安，就以诙谐而取得朝廷的容纳。纯洁自己的思想而污秽平常的行迹，高洁自己的禀性而任由外表浑浊，或弛或张而不作邪事，或仕进或隐退而不离群索居。至于那思想深邃而胸怀开朗，足智多谋而才华横溢，洒脱不羁而博识多知，触类旁通而多才多艺，随机应变而明于计算，深明事理而预知未来。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到阴阳图纬的学问，诸子百家众多流派的学说，言辞敏捷而周密的口才，支离的射覆逆料的数术，经脉药石的技艺，射御书数的技巧，他都研究精深而穷尽其中的道理，不练习而也能极尽其中的精善功夫，过目能够熟诵于口，过耳能够深知于心。他明白通达而胸襟开阔，容纳广博，凌驾高官卿相，嘲笑那些豪桀，如笼之罩于万物之上莫能居其前，践踏贵幸权势，出仕不以显耀为美，官位卑下却不忧虑烦恼。他戏弄万乘之君犹如同官的人，他看同列的人如同草芥，杰出的节操超伦，高卓的气概压倒当世，可以称为出类拔萃，周游于方域之外的人啊。论者又以为先生呼吸太极冲和之气，吐故纳新，如蝉而脱皮去壳如龙而千变万化，超出世俗而成仙，精神与造化交结，灵气化作上天的星辰。这更不同寻常而不可捉摸，而难以一一论述完备的啊。

【原文】

大人来守此国[1]，仆自京都言归定省[2]，睹先生之县邑，想先生之高风，徘徊路寝[3]；见先生之遗像，逍遥城

郭；观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怀。乃作颂焉[1]。其辞曰：

【注释】

①大人：对长辈的尊称。此指父亲。　此国：指乐陵。

②言归：返回。言，助词，无义。　定省：子女早晚探望父母。

③路寝：泛指居室的正室。《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路寝者何？正寝也。"路，正。

④颂：文体名。多为歌颂内容。

【译文】

大人为乐陵郡守，我从京都回去探亲，看见先生的县邑，思慕先生高尚的风范，徘徊于正室；见到先生生前的画像，安适自得于城邑；观瞻先生的祠堂，感慨而思念。于是作颂。颂辞曰：

【原文】

矫矫先生，肥遁居贞[1]，退不终否[2]，进亦避荣。临世濯足，希古振缨[3]，涅而无滓[4]，既浊能清。无滓伊何？高明克柔[5]；能清伊何？视污若浮[6]。乐在必行，处沦罔忧[7]，跨世凌时，远蹈独游[8]。

【注释】

①肥遁：亦作"肥遯"。隐居避世。　居贞：犹居正。遵循正道。贞，正。

②否（pǐ 匹）：闭塞，不通。

③临世濯足，希古振缨：面对人生而隐逸，希望追及古人濯足振缨。语见《楚辞·渔父》。是说渔父之避世。濯足，洗足。　振缨：犹"濯缨"，缨，冠缨。比喻超脱尘俗，操守高洁。

④涅而无滓：出污泥而不染。是说居浊秽之世而不为滋垢所污染。涅，染黑。滓，淄，黑。

⑤高明：高明的人。　克柔：能以柔顺见胜。《尚书·洪范》："沈潜刚

克，高明柔克。”

⑥浮：随波逐流。指追随世俗。

⑦沦：湮没，埋没。

⑧远蹈：犹高蹈，远避，谓隐居。 独游：独行。谓志节高尚，不随俗浮沉。

【译文】

先生超群出众，隐居避世而遵循正道，退隐而不闭塞不通，出仕避免荣耀。面对人生而隐逸，希望追及古人濯足振缨，出于污泥而不染，污浊之后也能加以洁清。不受污染怎么样？高明的人能以柔顺见胜。能洁清自身怎样？把污浊看作如同水泛云浮。所乐之事在于一定去做，虽处于沦落的境遇亦不忧愁，跨越人生逾越时代，远走高蹈而独自遨游。

【原文】

瞻望往代，爰想遐踪，邈邈先生，其道犹龙①。染迹朝隐，和而不同②；栖迟下位③，聊以从容。我来自东，言适兹邑④，敬问墟坟，企伫原隰⑤。墟墓徒存，精灵永戢⑥，民思其轨，祠宇斯立⑦。

【注释】

①“邈邈”二句：先生远隔难以闻见，那思想神异如龙。 邈邈：渺茫。犹龙：即先生之道深远而不可测。

②和而不同句：交换意见而不随声附合。参考《论语·子路》杨伯峻译注。 同：与人齐一。引申为随声附合。

③栖迟：游息，居处。

④“我来”二句：意思是说我从京都而来，前往乐陵郡。《诗经·豳风·东山》：“我来自东”，此处代指作者自己居官处所。 兹邑：这城邑，指乐陵。

⑤企伫：举踵而望。企，踮起脚跟。　原隰（xí席）：广平低湿之地。

⑥精灵：灵魂。　戢（jí疾）：止息。

⑦斯：乃。

【译文】

仰望过去，思慕遥远的踪迹，先生远隔难以闻见，那思想神异如龙。污染行迹隐居于朝廷时，也是“和而不同”；他游息于下位，姑且逍遥以从容。我从京都而来，前往乐陵郡，借问先生的坟墓，举踵而望广平而低湿的田野。坟墓枉自存在，先生的精灵却永远安息，只是百姓怀念他的轨范，先生的祠堂这才建立。

【原文】

徘徊寺寝①，遗象在图，周旋祠宇②，庭序荒芜③。榱栋倾落④，草莱弗除⑤，肃肃先生，岂焉是居⑥？是居弗形⑦，悠悠我情⑧，昔在有德⑨，罔不遗灵。天秩有礼⑩，神监孔明⑪，仿佛风尘⑫，用垂颂声⑬。

【注释】

①寺寝：官舍卧室。寺，官署，官舍。见《左传·隐公七年》杜预注和孔疏。

②周旋：犹周围或环绕。

③庭序：厅堂和东西两厢。

④榱（cuī摧）栋：椽子和脊檩。

⑤草莱：草茅，杂草之类。

⑥岂焉是居：哪能住在这里呢！

⑦弗形：看不见。

⑧悠悠：长思，忧思。

⑨昔在：犹言从前有过。

⑩天秩：犹天常，天道。秩，常度，常规。此句引自《尚书·皋陶谟》。

⑪神监：即神鉴。监：通“鉴”。 孔明：甚明。孔，副词，甚，很。

⑫风尘：犹言行动踪迹。

⑬颂声：歌颂赞美之声。

【译文】

我徘徊于官舍卧室，先生的遗像在图画中，周围是祠堂屋宇，庭堂和东西两厢却都已荒芜。椽子和脊檩倾斜剥落，杂草不除，端庄肃穆的先生，难道居处于这种处所？这等处所看不见先生的形状，悠悠的是仰慕先生的衷情，从前有德望的人，无不给后人留下威灵。天道自有他的礼法，神对人间的监察眼光特别分明，可以仿佛想见先生的行动踪迹，凭此留下赞美先生的颂声。

赵德政 译注

三国名臣序赞

袁 宏

【作者】

袁宏，字彦伯，陈郡夏阳（今河南省太康县）人，晋代文学家。少孤贫，有逸才，文章绝美。善为咏史诗，为谢尚、谢安所赏识。历官参军、记室、吏部郎、东阳郡太守等。太元（公元376～396年）初，卒于东阳，享年四十九岁。著有《后汉集》三十卷及《竹林名士传》三卷、诗赋诔表等杂文凡三百首。《晋书》卷九十二有传。

【题解】

此文是作者咏史诗的代表作，颇被当时重视，故全文收录在《晋书》作者的传中。作者从《三国志》中选了二十个名臣，逐个加以咏赞。这二十个人分布在魏、蜀、吴三国，除王经外，在《三国志》中均有专传。对于三方名臣的赞颂标准是统一的。都是正直、忠于其主、公而忘私、临危不惧、敢于忠谏等等。例如诸葛亮、诸葛瑾兄弟分别事刘备、孙权，都受到了赞颂。这说明《三国志》作者陈寿所创立的对分裂政权各与正统的实事求是的史学体例已深入人心，也被此文作者所接受。这就冲破了“汉贼不两立”的正统模式。在序言部分，作者还概括了夏商周以来的君臣关系。盛世时君臣关系和谐，如“二八升而唐朝盛”。君臣间离心离德天下就乱。在乱世中，不仅君择臣，臣亦择君。“鸟择高梧，臣须顾盼”，这正是三国以来广大官吏的一般心态。也是作者“风情所寄”。

【原文】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然则三五迭隆①，历世承基②，揖让之与干戈，文德之与武功，莫不宗匠陶钧而群才缉熙③，元首经略而股肱肆力④。遭离不同⑤，迹有优劣。至于体分冥固⑥，道契不坠⑦，风美所扇⑧，训革千载⑨，其揆一也⑩。故二八升而唐朝盛⑪，伊、吕用而汤、武宁⑫，三贤进而小白兴⑬，五臣显而重耳霸⑭。

【注释】

①三五：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省称。

②历世：《晋书·袁宏传》作“历代”。

③宗匠：以大匠陶铸器具，比喻培育人材。古代多指君主或宰辅。　陶钧：制陶器的转轮，比喻对事物的控制、调节。　缉熙：积渐至于光明，后因以指光明。语出《诗经·文王》：“於缉熙敬止。”

④股肱：本指大腿和上臂，比喻为辅助的大臣。 肆：尽。

⑤遭：遭遇。 离：同“罹”，遭遇。

⑥体分：指君臣的体统名分。 冥固：默契巩固。冥，默，暗地里。

⑦道契：思想投合。

⑧风美所扇：所扇动的美好风气。

⑨革：戒。

⑩揆(kuí 奎)：准则。

⑪二八：八元和八恺。八元，古代传说中的高辛氏的八个才子，即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八恺，古代传说中高阳氏的八个才子，即苍舒、隤敳、梼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舜举八元八恺，用之于尧时。 唐朝：唐尧时期。

⑫伊：商汤的大臣伊尹。 吕：西周初期的大臣吕尚，即姜子牙。 汤：商汤。 武：周武王姬发。

⑬三贤：指管仲、鲍叔牙、隰朋。 小白：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齐桓公的名字。

⑭五臣：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 重耳：春秋时期五霸之一晋文公的名字。

【译文】

百姓不能自治，所以设立国君来统治他们；明君不能独自治理人民，就有大臣来辅佐他。然而三皇五帝迭相隆起，虽然历世承继基业的方法，有揖让与干戈的不同，文德与武功的相异，但没有不掌握人材的培养，靠群才方达到光明，元首经略而辅臣尽力的。然由于遭遇有不同，事迹也就有优有劣。至于君臣的体统名分默契巩固，思想投合而不失败，所推动的美好风气，训戒千载，其准则是一样的。所以八元和八恺被提升，唐尧时期就隆盛；伊尹、吕尚被任用，商汤、周武王就安宁；管仲、鲍叔牙、隰朋等三贤被招进，齐桓公小白就兴盛；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等五臣显赫，晋文公重耳就称霸。

【原文】

中古凌迟[1]，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2]，为下者必以私路期荣[3]。御圆者不以信诚率众[4]，执方者必以权谋自显[5]。于是君臣离而名教薄，世多乱而时不治。故蘧、宁以之卷舒[6]，柳下以之三黜[7]，接舆以之行歌[8]，鲁连以之赴海[9]。衰世之中，保持名节，君臣相体，若合符契，则燕昭、乐毅古之流也[10]。

【注释】

①中古：次于上古的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中古的界定不一。此处指春秋、战国时期。　凌迟：亦作"陵迟"，每况愈下，衰败。

②居上者：占居上面位子的人，指国君。　理物：处理事物。

③为下者：作为下面的人，指大臣。　期荣：期望荣华富贵。

④御圆者：驾驭天道的人，指国君。圆，天道。因天道圆，故称。

⑤执方者：执掌地道的人，此指大臣。方，地道，因天圆地方故名。

⑥蘧：蘧瑗，字伯玉，春秋时卫国的大夫。《论语·卫灵公》谓"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卷，收。怀，藏。）　宁：宁武子，名俞，春秋时卫国的大夫。《论语·公冶》谓"宁武子，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　卷舒：拳缩和舒展。

⑦柳下：柳下惠，本名展禽，字季。因食邑柳下，谥惠，故名。春秋时鲁国的大夫。为狱师时曾三次被黜。　三黜：三次被罢官。见《论语·微子》。

⑧接舆：传说为春秋时楚国隐士，佯狂避世。孔子想从齐国去楚国，他迎着孔子的车前而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故称接舆。晋人皇甫谧作《高士歌》始称其姓陆名通。

⑨鲁连：即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协助齐王收复被燕占据的聊城有功，齐王欲爵赏他，他却逃隐海上。

⑩燕昭王（？～公元前279年）：名平，战国时燕国招贤纳士的名君。乐毅：战国名将，原为魏国人，被燕昭王招到燕国。

【译文】

中古时就每况愈下，这样的治道就变了。占据上面位子的人不以至公处理事物，下面的人必然以谋私的路子期望荣华富贵。驾驭天道的人不以信义诚实率领群众，执掌地道的人必然以权谋取自己的显赫。于是君臣离心而名教淡薄，世道多乱而时运不能挽救。所以蘧瑗、宁武子因此随机拳缩或舒展，柳下惠因此而三次被罢官，接舆因此行路唱歌，鲁仲连因此逃赴海上。衰世之中，能够保持名节，君臣相互一体，如同合符合契，则是只有燕昭王、乐毅之类的古人了。

【原文】

夫未遇伯乐①，则千载无一骥②；时值龙颜③，则当年控三杰④。汉之得材⑤，于斯为贵！高祖虽不以道胜御物⑥，群下得尽其忠；萧、曹虽不以三代事主⑦，百姓不失其业。静乱庇人，抑亦其次。夫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难、遭时难⑧；遭时匪难，遇君难。故有道无时，孟子所以咨嗟⑨，有时无君，贾生所以垂泣⑩。夫万岁一期⑪，有生之通涂⑫；千载一遇，贤智之嘉会。遇之不能无欣，丧之何能无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览《国志》⑬，考其君臣，比其行事，虽道谢先代⑭，亦异世一时也⑮。

【注释】

①伯乐：姓孙名阳，春秋时秦国人，以善相马著称。

②骥（jì技）：好马。

③龙颜：龙的相貌，一般指皇帝。此处专指汉高祖刘邦。《汉书·高帝纪》谓刘邦“隆准而龙颜。”颜，脸面，相貌。

④三杰：指张良、萧何、韩信。

⑤得材：《晋书·袁宏传》作“得贤”。

⑥高祖：指汉高祖刘邦。　道胜御物：以道取胜来驾驭事物。

⑦萧、曹：指萧何、曹参。皆汉初名相。　三代：指夏、商、周三朝。

⑧遭时难：《晋书·袁宏传》作“患遭时难”。

⑨“孟子”句：孟子所以叹息。《孟子·公孙丑上》谓：“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

⑩贾生：贾谊。　垂泣：落泪。指贾谊《陈政事疏》中所说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⑪万岁一期：出现圣人的事一万年才能有一次。语出《庄子》“万世之后而遇大圣。”桓谭《新论》“夫圣人乃千载一出。”万岁，泛指年数多。

⑫有生：有生命者，此指人类。　通涂：大道，此指人生道路。涂，通“途”。

⑬国志：指史书《三国志》。

⑭谢：不如。

⑮一时：一时俊杰之省略语。

【译文】

没有遇到伯乐的时候，则千载没有一匹好马；时代正赶上刘邦起事，则当年就控制了三杰。汉朝人材的获得，于此最为珍贵。汉高祖虽然不以道取胜来驾驭事物，但下边的群臣得以尽其忠；萧何、曹参虽然不似在三代时期的名臣那样事奉君主，但百姓却没有丧失其职业。平静混乱庇护人民，或者也是其次一等的人。那个时候正颠沛流离，则显达不如隐居；当万民思治的时候，则沉默不如说话。所以古代的君子，不忧虑弘扬道术难和遭逢时机难；遭逢时机并不难，能遇到明君则难。所以有时候有道术而没有时机，这是孟子所以叹息的原因；有时机而没有明君，这是贾谊所 以落泪的原因。出现圣人的事一万年才有一次，这是人生的大道；一千年才遇到一次，贤者和智者的美好机会。遇上了时

机不能不欣喜，丧失了机遇怎能没有感慨？古人的话，真是有深情的呀！我用闲暇的日子，常常阅览《三国志》，考证君臣，排比其行事，虽然道术不如前代，也是不同世代的一时英杰啊。

【原文】

文若怀独见之明①，而有救世之心。论时则民方涂炭，计能则莫出魏武②。故委面霸朝③，豫议世事④。举才不以标鉴⑤，故久之而后显；筹画不以要功⑥，故事至而后定。虽亡身明顺⑦，识亦高矣！董卓之乱⑧，神器迁逼⑨，公达慨然⑩，志在致命⑪，由斯而谈，故以大存名节。至如身为汉隶，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⑫，其亦文若之谓。所以存亡殊致，始终不同，将以文若既明⑬，名教有寄乎？夫仁义不可不明，则时宗举其致⑭，生理不可不全⑮，故达识摄其契⑯。相与弘道，岂不远哉？

【注释】

①文若：荀彧（yù 玉）的字。荀彧（公元163～212年），颍川郡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人。东汉末曹操的谋士。举孝廉，历官守宫令、亢父令、司马、侍中、守尚书令、封万岁亭侯，食邑二千户。以有先见之明著称。例如董卓乱时他对家乡父老说，颍川地方为战争之地，“宜亟去之，无久留。”乡人多怀土不走，他迁往河北。后来李傕兵至颍川，“乡人留者多见杀略”。又如袁绍势力强盛，许多人都去投袁绍做官，他却认为“绍终不能成大事”而去投曹操。后来袁绍果然被曹操消灭。

②魏武：指曹操，死后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被追封为武皇帝。

③委面：委质北面，归顺称臣，指文若归顺曹操。 霸朝：霸者的朝堂。

④豫议：参预议论。《晋书·袁宏传》作“豫谋”。参预谋划，亦通。

⑤标鉴：以长处明显做标准，此指突出的缺点。

⑥要功：邀功。要，同“邀”。

⑦“亡身明顺”句：以自杀表明归顺。荀彧因反对曹操称公而遭冷落。曹操送给他食品，他打开食品盒，发现里面空无食物，于是饮毒药而卒。

⑧董卓：东汉末权臣。

⑨神器：指帝位。也指代表皇权的玉玺等物。

⑩公达：荀攸的字。荀攸（公元158～214年），荀彧的族侄。东汉末曹操的谋士。董卓之乱时，攸曾与人谋曰：“董卓无道，甚于桀纣。”

⑪致命：委致其命。《周易·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⑫趣舍：趋向或舍弃。

⑬既明：《晋书·袁宏传》作“既明且哲”。

⑭时宗：当时的宗主。　致：指志趣。

⑮生理：人生的道理。

⑯摄其契：掌握其契机。

【译文】

文若胸怀独见之明，而且有救世之心。论所处时代则人民正受涂炭之苦，论当时的君主才能则没有超出魏武帝的。所以归顺称臣于霸者的朝堂，参预议论世事。举才不以某一点为标准，所以时间一久此种作法的好处就显出来了；筹划不是为了邀功，所以事情到来能够决定。虽然用自杀来表明归顺，见识也够高明的。董卓之乱，皇帝被逼迁徙，公达为之慨然，志在委致其命，由此而论，所以以存名节为大。至如身为汉朝隶属之臣，而步入魏朝的帐幕，按着源流决定趋向或舍弃，那也是文若一类人。所以存亡不一致，始终也就不同，文若既然明白事理，名教就有寄托了吧！仁义不可不明白，则当时的宗主推举其志趣。人生的道理不可不周全，所以通达有识之士掌握其契机，相与弘扬道德，岂不是意义深远吗？

【原文】

崔生高朗①，折而不挠。所以策名魏武②、执笏霸朝

者③，盖以汉主当阳④、魏后北面者哉⑤！若乃一旦进玺⑥，君臣易位，则崔子所不与，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济舟，亦所以覆舟；仁义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贤玉摧于前，来哲攘袂于后⑦，岂非天怀发中而名教束物者乎⑧？

【注释】

①崔生：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今河北省故城县）人。东汉末曹操的谋士。少朴实而不善言，好击剑，尚武事。历官别驾从事、东西曹掾属、尚书、中尉。因刚直后被曹操所害。 高朗：高畅疏朗。《三国志·崔琰传》："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

②策名：出仕。古之仕者，于所臣之人书己名于策，以明系属。

③执笏（hú 户）：古时臣下朝君（君主或臣僚相见）时，手持笏板为礼。引申为称臣、作官。笏，玉、象牙或竹、木所做的手板，有事写在上面，以备遗忘。

④汉主：指汉献帝。 当阳：天子南面向明而治。《左传·文公四年》："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

⑤魏后：魏主，指曹操。后，主、君。 北面：指向人称臣。

⑥进玺：进献玉玺。此处假设汉献帝向曹操进献玉玺。

⑦攘袂（ráng mèi 瓤妹）：捋袖出臂，奋起之状。

⑧发中：发自内心。

【译文】

崔琰声资高畅眉目疏朗，可折而不可屈。他之所以出仕于魏武帝，称臣于霸者朝堂，当是因为汉献帝还是南面而治，魏主北面称臣的吧！倘若一旦进献了玉玺，君臣易位，那就为崔琰所不赞许，魏武帝所不容纳了。江湖可以渡舟，也可以翻船；仁义可以保全身体，也可以亡身。然而先贤们有的为仁义玉碎于前，未来的哲人为它捋袖奋臂于后，难道不是发自内心的天生情怀而名

教能束缚事物吗？

【原文】

孔明盘桓[1]，俟时而动[2]。遐想管、乐[3]，远明风流[4]，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5]。虽古之遗爱[6]，何以加兹？及其临终顾托[7]，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8]，武侯处之无惧色[9]，继体纳之无贰情[10]，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公瑾卓尔[11]，逸志不群[12]。总角料主[13]，则素契于伯符[14]；晚节曜奇[15]，则参分于赤壁[16]。惜其龄促[17]，志未可量。子布佐策[18]，致延誉之美[19]，辍哭止哀[20]，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岂徒蹇愕而已哉[21]？然而杜门不用[22]，登坛受讥[23]。夫一人之身所照未异[24]，而用舍之间俄有不同[25]，况沉迹沟壑，遇与不遇者乎！

【注释】

①孔明：诸葛亮的字。　盘桓：逗留不进的样子。

②俟（si四）时：等待时机。

③管、乐：管仲、乐毅。皆战国贤臣。《三国志·诸葛亮传》谓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④远明：深明。　风流：有才而不拘礼法的气派。

⑤“没有余泣”句：死了之后还有多余的哭泣。指廖立之事而言。廖立为长水校尉，自认为大材小用，“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众臣。”被诸葛亮奏明后主刘禅后废为民，徙汶出郡。听说诸葛亮死后，哭泣着叹曰：“吾终为左衽矣。”没，死。

⑥遗爱：遗留及于后世之爱。《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注：“子产见爱，有古人之遗风。”

⑦其：代词，指刘备。

⑧刘后：刘君，指刘备。后，君，主。

⑨武侯：诸葛亮的爵位武乡侯的简称。

⑩继体：继位，此指继位者，即刘禅。《公羊传·文公九年》："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

⑪公瑾：三国吴将周瑜的字。 卓尔：卓越特异的样子。

⑫逸志：超绝的志向。逸，超绝。

⑬总角：古代男女未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后借指童年时。 料主：照料主人。孙坚、孙策父子讨董卓时曾徙居周瑜家乡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周瑜与孙策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

⑭素契：一向投合。 伯符：孙策的字。

⑮曜奇：光彩奇异。

⑯参分：三分天下。参，通"叁"。《文选》作"叁分"，《晋书·袁宏传》作"三分"。

⑰龄促：年龄短促。据《三国志·周瑜传》，周瑜死时仅三十六岁。

⑱子布：三国吴臣张昭的字。张昭（公元156～236年），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少好学，博览群书。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策临亡，以弟权托昭，昭率群臣立而辅之。经常直言谏孙权之过，权不纳，辞官归家。

⑲延誉：播扬名誉。

⑳"辍哭止哀"句：停住哭泣止住悲哀。此指张昭劝孙权节哀。据《三国志·吴主传》，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死，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张昭劝孙权止哭节哀，以大事为重。

㉑蹇愕（jiǎn è 剪厄）：亦作"謇谔"，忠直敢言。

㉒"杜门不用"句：堵塞门而不采用意见。据《三国志·张昭传》，孙权因公孙渊称藩，欲派人封渊为燕王。张昭认为公孙渊不可靠，派人去是送死，苦谏不听。于是忿而不朝，孙权怀恨用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

㉓登坛：此指孙权即位。 受讥：赤壁之战时，张昭曾劝孙权降曹操，与周瑜的主战意见不同。孙权即位，会见百官时，把功劳归于周瑜。张昭举笏欲褒赞功德，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孙权制止他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张昭遭到讥笑，惭愧地"伏地流汗"。

㉔所照：所受的阳光照射。

㉕用舍：被任用和被舍弃。《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俄：顷刻，不久。

【译文】

孔明逗留不前，是等待时机而动，遥想管仲、乐毅，深远明哲而风流，以礼治国，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死后留下人们的哭泣。就是古代的有品德的人，哪能超过他的呢？及至刘备临终时顾命嘱托，接受遗命做丞相，君主授与他大权没有疑心，武侯泰然处之没有惧色，继位的刘禅容纳他没有二心，百姓信任他没有不同的言词。君臣之间的关系，实在可以咏赞啊！公瑾卓然特立超群的志向与众不同。总角之年就照料主人，一向投合孙策。晚节有奇异光彩，赤壁一战而三分天下。可惜他的年龄太短促，而志向不可测量。子布辅佐的策略，招致延誉的美名，劝孙权停止哭泣和悲哀，有佐翼拥戴之功，神情所涉及的方面，岂止仅仅是忠直敢言呢？然而孙权堵门而不采用他的意见，即位时使他受到讥笑。一个人的身体所受的阳光照射本来没有不同，而被任用被舍弃之间，暂时偶有不同；况且还有沉迹沟壑，遇上机会与不遇上机会的人呢！

【原文】

夫诗颂之作，有自来矣①。或以吟咏情性，或以述德显功。虽大旨同归，所托或乖②。若夫出处有道，名体不滞③，风轨德音④，为世作范，不可废也。故复撰序所怀，以为之赞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吴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达，庞统字士元，张昭字子布，袁焕字曜卿，蒋琬字公琰，鲁肃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黄权字公衡，诸葛瑾字子瑜，徐邈

字景山，陆逊字伯言，陈群字长文，顾雍字元叹，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经字承宗，陈泰字玄伯。

【注释】

①有自来矣：由来已久。

②乖：不一致。

③名体：名声与实体。 不滞：没有阻碍。

④风轨：高风懿行。 德音：美言。对别人言词的敬称。

【译文】

诗颂的创作，由来已久。或用它吟咏性情，或用它述德显功。虽然宏旨同归于一途，但寄托的或许并不一致。倘若出处有道理，名声与实体都不滞涩，高风懿行善言，可以作为世间的典范，那是不可废的。所以再撰原序中有所感怀的，乃作这篇赞。《魏志》中有九人，《蜀志》中有四人，《吴志》中有七人：荀彧字文若，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达，庞统字士元，张昭字子布，袁焕字曜卿，蒋琬字公琰，鲁肃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黄权字公衡，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陆逊字伯言，陈群字长文，顾雍字元叹，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经字承宗，陈泰字玄伯。

【原文】

火德既微①，运缠大过②。洪飙扇海，二溟扬波③。虬虎虽惊④，风云未和。潜鱼泽渊⑤，高鸟候柯⑥。赫赫三雄⑦，并回乾轴⑧。竞收杞梓⑨，争采松竹⑩。凤不及栖⑪，龙不暇伏。谷无幽兰⑫，岭无亭菊⑬。

【注释】

①火德：阴阳家所说的五行德运中的一种。此指汉朝的德运。

②“运缠大过”句：国运的历数已经大大超过。　运：时运，国运。　缠：通“躔”。《方言》第十二：“缠，历行也。曰运为躔。”　运缠：国运的终点，历数。指汉朝。

③二溟：南海，北海。溟，海。

④虬（qiú 球）：传说中的一种龙。

⑤泽渊：《文选》作“择渊”，是。《晋书·袁宏传》作“择川”。

⑥高鸟：高飞之鸟。此与上面的潜鱼均比喻人才。　候柯：等候可落的树枝。柯，树枝。

⑦三雄：指魏、蜀、吴三国的开创者曹操、刘备、孙权。

⑧并回：一并旋转。回，旋转。

⑨杞梓（qǐ zǐ 起紫）：指杞和梓两种优质木材。用以比喻优秀人才。

⑩松竹：松竹耐寒，此处比喻有气节的人才。

⑪凤：凤凰。此与下面的“龙”均指英雄豪杰式的人才。

⑫谷无幽兰：山谷中没有幽静的兰花。此与下句“岭无亭菊”均表示人材被网罗干净。兰，表示人才。

⑬亭菊：高洁的菊花，比喻人材。亭，亭亭，孤峻高洁的状态。

【译文】

火的德运既然衰微，汉朝国运的历数已大大超过。大的狂风扇动海洋，南海和北海扬起波浪。龙虎虽然受惊，风云并没有平和。潜藏的鱼选择深渊，高飞的鸟等候可栖的树枝。赫赫有名的三位英雄，一并旋转天轴。竞相收罗杞梓，争着采伐松竹。凤凰来不及栖息，龙没有时间潜伏。山谷没有幽静的兰花，山岭没有高洁的秋菊。

【原文】

英英文若①，临鉴洞照②。应变知微，探赜赏要③。日月在躬，隐之弥曜④。文明映心⑤，钻之愈妙。沧海横流，玉

石同碎。达人兼善⑥，废己存爱⑦。谋解时纷，功济宇内⑧。始救生人⑨，终明风概⑩。 荀彧

【注释】

①英英：俊美的样子。

②临鉴：《晋书·袁宏传》、《文选》皆作“灵鉴”，是。有灵性的镜鉴。洞照：透彻地照射，此指荀彧能洞察一切事物。

③探赜（zé 则）：探索深奥。《周易·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赜，深奥，玄妙。《晋书·袁宏传》作“颐奇”。

④弥曜：更加明亮。

⑤文明：文采光明。《周易·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 映心：照耀心田。

⑥达人：显贵的人。 兼善：不仅求得自身的善，并且使别人也达到善的境界。《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⑦废己存爱：废弃自己而保存爱心。

⑧“功济宇内”句：功劳有益于天下。 济：有益。 宇内：天下。

⑨生人：生民，人民。《晋书·袁宏传》作“生灵”。

⑩风概：节操。

【译文】

俊美的文若，如同灵镜照透一切。应变知道微妙，探索深奥欣赏奇要。日月同在自己身上，隐匿它反而更明亮。文采光明照耀心田，钻研它更加奇妙。沧海横流，玉石同碎。显贵的人不仅求得自身的善还使别人也达到善的境界，废弃自己而保存爱心。谋求解除时代的纷争，功劳有益于天下。开始为了拯救生民，临终时表明了节操。 荀彧

【原文】

公达潜朗①，思同蓍蔡②。运用无方③，动摄群会④。爰

初发迹⑤，遘此颠沛⑥。神情玄定⑦，处之弥泰⑧。愔愔幕里⑨，算无不经⑩。亹亹通韵⑪，迹不暂停。虽怀尺璧，顾哂连城⑫。知能拯物⑬，愚足全生⑭。　荀攸。

【注释】

①潜朗：沉静爽朗。

②蓍（shi 湿）蔡：犹言蓍龟，筮卜。蓍是一种草，古人用其茎来进行占筮。用龟甲进行占卜。因蔡地出大龟，故名龟为蔡。

③无方：没有极限。

④摄：吸引，集聚。

⑤爰（yuán 员）初：起初。爰，句首语气词。

⑥遘（gòu 构）：遭遇。　颠沛：困顿，挫折，社会动乱。此指董卓之乱。

⑦玄定：沉静镇定。

⑧弥泰：更加泰然自若。荀攸因与何颙等谋刺董卓而被捕入狱，“攸言语饮食自若”。

⑨愔愔（yīn音）：安闲和悦的样子。

⑩不经：不近情理，不合常规。经，正常。

⑪亹亹（wěi 伟）：勤勉不倦的样子。　通韵：古诗可用相通的韵部，如东、冬、江、相通，称通韵。此处比喻为融会贯通的宏论。

⑫顾哂（shěn 审）：回头微笑。哂，微笑，讥笑。　连城：城连着城。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国的和氏璧。后遂以价值连城形容物品贵重。

⑬知：通“智”。　拯物：拯救众人。物，指众人。

⑭全生：保全自身生命。曹操曾评论荀攸说：“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

【译文】

公达沉静爽朗，思虑如同蓍龟一样灵验。运用起来没有极限，动作起来吸引群英来会。起初发迹的时候，遭受这种战乱颠沛。精神沉静镇定，处之更加泰然自若。安闲和悦地坐于惟幄，计算没有不近情理。勤勉不倦而融会贯通，足迹不曾有短暂的停

歇。虽然身怀一尺长的璧，仍然回首讥笑连城的宝贝。智谋能够拯救众人，愚态足以保全自身生命。 荀攸

【原文】

郎中温雅①，器识纯素②。贞而不谅③，通而能固④。恂恂德心⑤，汪汪轨度⑥。志成弱冠⑦，道敷岁暮⑧。仁者必勇⑨，德亦有言⑩。虽遇履虎⑪，神气恬然⑫。行不修饰，名迹无愆⑬。操不激切，素风愈鲜⑭。 袁焕

【注释】

①郎中：袁焕终官郎中令，行御史大夫，故以郎中称袁焕。 温雅：温文尔雅。

②器识：度量见识。 纯素：纯洁朴素。《庄子·刻意》："圣人贵纯素之道，唯神是守。……能体纯素，谓之真人。"

③"贞而不谅"句：言行一致却不是不择是非地讲信用。 贞：言行一致，讲信用。《论语·卫灵公》："君子贞而不谅。"宋人朱熹《论语·集注》："谅则不择是非而必于信。"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

④通而能固：有变通却能固守原则。

⑤恂恂（xún 旬）：恭顺的样子。 德心：善意。

⑥汪汪：水深的样子。用来形容人的气度宽弘。 轨度：法度。

⑦志成：志向成功。 弱冠：《礼记·曲礼上》谓"二十曰弱冠。"

⑧道敷：道的传播。 岁暮：年岁已暮，即年老。

⑨"仁者必勇"句：仁义的人必然勇敢。《论语·宪问》："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仁者无私累，故见义勇为。

⑩德亦有言：有道德的人也有言论。

⑪履虎：《晋书·袁宏传》作"履尾"，是。践踏老虎的尾巴。比喻处于险境。《周易·履》谓"履虎尾，不咥人，亨。"此指吕布以兵器逼迫袁焕写信骂

刘备。

⑫恬然：安然，坦然。

⑬“名迹无愆”句：名声与事迹没有差错，即名实相符。　愆（qiān 千）：过失，罪过，差错。名迹，《晋书·袁宏传》作“名节”。

⑭素风：朴素的作风。

【译文】

郎中温文尔雅，度量见识纯真朴素。守大信而不拘泥小信，有变通却能固守原则。恭顺的德心，宽弘的气度。二十岁时志向成功，晚年能把道传布。有仁义必然勇敢，有道德也有言论。虽然遇到险境，神气却坦然自若。行为不加修饰，名声与事迹没有差错。操行不偏激，朴素的风度更加鲜明。　袁焕

【原文】

邈哉崔生①，体正心直②。天骨疏朗③，墙宇高嶷④。忠存轨迹，义形风色⑤，思树芳兰⑥，剪除荆棘⑦。民恶其上⑧，时不容哲。琅琅先生⑨，雅杖名节⑩。虽遇尘雾⑪，犹振霜雪⑫。运极道消⑬，碎此明月。　崔琰

【注释】

①邈哉：傲慢的样子。邈通“藐”，轻视。《三国志·崔琰传》谓有人向曹操诬告崔琰“傲世怨谤”。曹操说琰“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琰因此被赐死。

②体正：本身正派。体，本身。

③天骨：天赋的风骨，指人的气量，风度。

④墙宇：指人的内涵气质、风度，犹言人的“诚府”。《晋书·袁宏传》作“墙岸”。　高嶷：高峻。

⑤风色：风采颜色。

⑥思树芳兰：想种植芳香的兰草。树，种植。芳兰，比喻君子。

⑦荆棘：比喻小人。

⑧“民恶其上”句：人民厌恶其上边的人，意谓人民厌恶统治者。

⑨琅琅(láng 狼)：俊美的样子。

⑩雅杖：一向秉持。雅，平素，一向。杖，拿，持。

⑪尘雾：灰尘和烟雾。比喻受到污染，蒙蔽。

⑫振：奋起，振作。

⑬运极：运气已到极点。 道消：道术消减。《周易·否》：“小人道长，君子道消。”

【译文】

傲慢的崔先生，本身正派心地耿直。天赋的风骨疏朗，城府高峻。忠厚存有轨迹，仁义形诸颜色。想种植芳香的兰树，剪除荆棘。人民厌恶上边的人，时代容不下哲人。俊美的先生，一向秉持名节。虽然遇上灰尘和烟雾，犹能奋起于霜雪。运气已到极点道术消减，如同高朗的明月被打碎了。 崔琰

【原文】

景山恢诞①，韵与道合。形器不存②，方寸海纳③。和而不同④，通而不杂⑤。遇醉忘辞，在醒贻答⑥。 徐邈

【注释】

①恢诞：恢宏放任。

②形器：《周易·系辞上》谓“形乃谓之器”，“形而下者谓之器”。此句意谓内心不存成见。

③方寸海纳：心中能容纳海。方寸，心。

④和而不同：随和而不混同。

⑤通而不杂：通融而不混杂。

⑥“遇醉”二句：事见《三国志·徐邈传》。 遇醉忘辞：遇见醉的时候忘了回答的言辞。 在醒贻答：在醒的时候给予回答。

【译文】

景山恢宏放任，气韵与道相合。胸中不存形器，心中能容纳大海。随和而不苟同，通融而不混杂。遇醉忘了应答的言辞，醒的时候给予回答。　徐邈

【原文】

长文通雅①，义格终始②。思戴元首，拟伊同耻③。民未知德④，惧若在己⑤。嘉谋肆庭⑥，谠言盈耳⑦。玉生虽丽，光不逾把。德积虽微，道映天下。　陈群

【注释】

①通雅：通达文雅。

②义格：仁义的标准。格，标准，格式。

③伊：即伊尹。　同耻：同伊尹一样耻于失职。

④“民未知德”句：人民不知道道德。魏明帝即位后，陈群的上疏中有“百姓不识王教之本”。

⑤惧若在己：惧怕如同在自己身上。

⑥嘉谋：好的智谋。　肆庭：在朝廷陈述。肆，陈列。

⑦谠（dǎng 党）言：正直的语言。

【译文】

长文通达文雅，仁义的标准始终如一。思欲拥戴元首，同伊尹一样以失职为愧耻。人民不知道道德，惧怕如同在自己身上。好的智谋陈述给朝廷，正直的语言充满耳朵。玉生得虽然秀丽，发光也不超过一手掌。德行积累的虽然微少，而道义却照耀天下。　陈群

【原文】

渊哉泰初①，宇量高雅②。器范自然③，标准无假。全身

由直④，迹污必伪⑤。处死匪难⑥，理存则易⑦。万物波荡⑧，孰任其累⑨？六合徒广⑩，容身靡寄。 夏侯玄

【注释】

①渊哉：深邃的样子。《晋书·袁宏传》作“邈哉”。 泰初：《晋书·袁宏传》作“太初”。《三国志·夏侯玄传》：“玄字太初”。

②宇量：器宇度量。

③器范：器度以……为范。

④由直：由于正直。

⑤迹污：形迹污秽。

⑥匪难：不难。

⑦理存：保存真理。

⑧波荡：动荡。

⑨“孰任其累”句：谁负其罪责。 任：担任，负责。 累：连累，此指罪责。

⑩六合：天地四方，泛指天下。

【译文】

深邃的泰初，器宇度量高雅。器度风范自然，标准无假。全身由于正直，形迹污秽必然虚伪。处理死并不难，只要保存真理便容易。四海动荡，谁负其责？天地空自广阔，容身的地方都不能寄托。 夏侯玄

【原文】

君亲自然①，匪由名教②。敬授既同，情礼兼到。烈烈王生③，知死不挠④。求仁不远，期在忠孝。 王经

【注释】

①君亲：国君和父母。此处指事君亲的道德规范，也就是忠君孝亲。

②名教：名分礼教。

③烈烈：威武的样子。

④不挠：不屈服。

【译文】

忠君孝亲是自然的，不是出于名教。尊敬授予既然相同，感情礼貌都能做到。威武的王先生，知道死也不屈服。求仁并不遥远，期望在于忠孝。　王经

【原文】

玄伯刚简①，大存名体，志在高构②，增堂及陛③。端委虎门④，正言弥启⑤。临危致命⑥，尽其心礼。　陈泰

【注释】

①刚简：刚毅简约。

②高构：往高处构筑，比喻做高官。

③“增堂及陛”句：增高殿堂及其台阶。喻君臣等级森严。本书卷十一贾谊《陈政事疏》：“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

④“端委虎门”句：着朝服立于虎门。《左传·昭公十年》：“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外”。　端委：朝服端正而宽长。用布宽2.2尺不剪裁，为端；衣服袖长为委。　虎门：春秋时齐国首都的南门。

⑤弥启：更加陈述。启，开口陈述。

⑥致命：舍弃生命。《周易·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译文】

玄伯刚毅简约，极大地保存名声与实质，志向往高处构建，增高殿堂及其台阶。朝服站立虎门，正直的言论充分陈述。临危舍弃生命，尽了他心中之礼数。　陈恭

【原文】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1]。器同生民[2]，独禀先觉。标榜风流，远明管、乐。初九龙盘[3]，雅志弥确[4]。百六道丧[5]，干戈迭用[6]。苟非命世[7]，孰扫雰雾[8]？宗子思宁[9]，薄言解控[10]。释褐中林[11]，郁为时栋[12]。 诸葛亮

【注释】

①基宇：屋基，比喻人的气度。

②器：器宇。 生民：人民。《晋书·袁宏传》作“生灵”。

③初九：八卦中的卦下阳爻之名。画卦自下而上，故称下边的第一爻为初爻。爻分阴阳，阳爻的第一爻称初九。《周易·乾》：“初九，潜龙勿用。”龙盘：未升天的龙盘卧着，即蟠龙，也即“潜龙”。是说“德龙而隐”，“不成乎名，遁世无闷”。指诸葛亮隐居南阳时。

④弥确：更加坚决。确，坚固，坚决。

⑤百六：中国古代术数家的术语。他们以百六阳九为厄运。泛指厄运或灾荒年。 道丧：正道丧失。此指东汉末天下大乱。

⑥干戈迭用：干戈交替地使用，指战争连年不断。干戈，名叫干和戈的两种兵器，此泛指兵器。迭，交替。

⑦命世：即名世，著名于当世。

⑧雰(fēn 分)雾：雰尘雾瘴，此指天下的混乱。

⑨宗子：宗室之子，此指刘备。刘备因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后，故有是称。

⑩薄言：发语词。见《诗经·芣苢》。 解控：解释了询问。此指诸葛亮的“隆中对”。控，告，转义可为询问。此指刘备关于天下形势的提问。见本书卷十九《诸葛亮传》。

⑪释褐：脱去褐衣。即换上官服做官之意。释，脱去，舍去。褐，粗毛或粗麻织的短衣，泛指穷苦百姓穿的衣服。 中林：指诸葛亮隐居的隆中。林，隐居的地方。

⑫郁为时栋：郁然地成为当代栋梁。栋梁即大官，指诸葛亮当了丞相。

【译文】

堂堂的孔明，气度宏远。器宇同于人民，唯独禀有先觉。标榜有才而风流，深明管仲、乐毅的事业。是乾卦初九的盘龙，高雅的志气甚为坚决。百六的厄运正道丧失，战争连年不断。如果不是著名于世的人材，谁来扫除雾尘雾瘴。宗子想天下安宁，解释了询问。脱掉褐衣在中林，郁然成为当代的栋梁。　诸葛亮

【原文】

士元弘长①，雅性内融。崇善爱物②，观始知终。丧乱备矣，胜涂未隆。先生标之③，振起清风④。绸缪哲后⑤，无妄惟时⑥。夙夜匪懈⑦，义在缉熙。三略既陈⑧，霸业已基。

庞统

【注释】

①弘长：广泛的长处。

②崇善爱物：崇奉善事爱护人民。物，万物，可指人民。

③先生：指司马徽。　标之：标榜他。《三国志·庞统传》谓司马徽"称统当为南州士之冠冕。"

④清风：高洁之风。

⑤绸缪：情意殷勤。　哲后：贤明的君主。后，君。

⑥无妄：此指无妄之灾。见《周易·无妄》。　惟时：只因时遇。

⑦夙夜匪懈：白天黑夜没有懈怠。夙（sù 素），早晨。

⑧三略：庞统向刘备所建议的拥兵径袭成都、杀刘璋大将杨怀和高沛、返回荆州等上、中、下三计策。详见《三国志·庞统传》。

【译文】

士元有广泛的长处，雅性融于内心。崇奉善事爱护人民。观察开始就能知道结尾。丧乱备受，胜利的路途没有走到兴盛。先生标榜他，振起了高洁之风。情意殷勤于贤明的君主，无妄之灾

只因时遇。白天黑夜没有懈怠，义在光明。三种策略既已陈述，霸业基础已经奠定。 庞统

【原文】

公琰殖根①，不忘中正②。岂曰摸拟③，实在雅性。亦既羁勒④，负荷时命⑤。推贤恭己⑥，久而可敬。 蒋琬

【注释】

①殖根：扎根，建立根本。殖，同“植”，种植。

②中正：正直。

③摸拟：同“模拟”，指蒋琰与庞统有的事迹相似。刘备为荆州牧时，庞统为来阳县令，在县不治，免官。后经鲁肃和诸葛亮说情才得重用。刘备入成都后，蒋琬为广都县长，刘备视察时，发现蒋琰“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刘备大怒，“欲加罪戮”。后经诸葛亮说情才不加罪，但免官而已。后来被重用。

④羁勒：马笼头。比喻受束缚。

⑤负荷：担负。

⑥恭己：指帝王以严肃的态度约束自己。《论语·卫灵公》“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本谓任官得人，可无为而治。后指大权旁落。

【译文】

公琰扎根，不忘正直。怎么能叫模拟，实在是高雅的性情。也已受到束缚，担负着时代的使命。推举贤能而约束自己，时间久了令人可敬。 蒋琬

【原文】

公衡冲达①，秉心渊塞②。媚兹一人③，临难不惑④。畴昔不造⑤，假翮邻国⑥。进能徽音⑦，退不失德⑧。 黄权

【注释】

①冲达：淡泊豁达。

②“秉心渊塞”句：操心深远而诚实。《诗经·定之方中》：“秉心塞渊”。秉：操。　渊：深。　塞：实。

③“媚兹一人”句：爱戴这一个人。此指黄权爱戴刘备。　媚：爱。

④“临难不惑”句：临危难不迷惑。此指黄权降魏后，传说他在蜀的妻子被杀，他认为“疑惑未实”。后果如所言。

⑤畴昔：过去，以前。　不造：没有成就，泛指处身失所。此指黄权无奈降魏。造，成就。

⑥“假翮邻国”句：借锅做饭于邻国。此指黄权降魏。　假：借。　翮（lì利）：通“鬲”，古代炊具。翮，亦音（hé 河），鸟羽之茎。此句亦可理解为借翮飞扬于邻国。

⑦徽音：德音，好的名声。《诗经·思齐》“大姒嗣徽音”。

⑧不失德：不失掉道德。此指黄权不随魏臣庆贺刘备之死。

【译文】

公衡淡泊豁达，操心深远而诚实。爱戴君主一人，临难而不迷惑。以前处身失所，借锅做饭于邻国。进能有好的名声，退不失掉品德。　黄权

【原文】

六合纷纭，民心将变。鸟择高梧，臣须顾盼。公瑾英达①，朗心独见②。披草求君③，定交一面④。桓桓魏武⑤，外托霸迹⑥。志掩衡霍⑦，恃战忘敌。卓卓若人⑧，曜奇赤壁⑨。三光参分⑩，宇宙暂隔⑪。　周瑜

【注释】

①英达：英俊豁达。

②朗心：高明的心地。

③披草：犹披荆，形容求君的积极行为。

④定交一面：一次见面就定了交情。指孙坚、孙策父子避难舒县时，周瑜与孙策定交。

⑤桓桓：威武的样子。《诗经·桓》："桓桓武王，保有厥土。"

⑥霸迹：霸业的轨迹。指曹操平袁绍，灭刘表。

⑦掩：乘其不备而袭取。 衡霍：山名。有二说，一说衡山又名霍山，故称衡霍。一说为衡山和霍山。衡山即今湖南省衡山县内的衡山。霍山即今安徽省霍山县内的天柱山。当时在吴境。

⑧卓卓：高远的样子。 若人：这个人，指周瑜。

⑨赤壁：山名，在今湖北省蒲圻县，三国时周瑜曾在此打败曹操，史称赤壁之战。

⑩三光：原指日、月、星。此比喻为孙权、刘备、曹操三位俊杰。

⑪宇宙暂隔：指全国一分为三。

【译文】

天下大乱，民心将变。鸟选择高的梧桐树，人臣也须左顾右盼。公瑾英俊豁达，高明的心地有独到见解。披着草衣寻求君主，一次见面就定了交情。威武的魏武帝，外托霸业的轨迹。志在夺取衡山霍山，依赖战争忘了敌人。高远的这个人，闪耀着异彩于赤壁。三杰三分了天下，统一的中国被暂时地分隔。 周瑜

【原文】

子布擅名①，遭世方扰②。抚翼桑梓③，息肩江表④。王略威夷⑤，吴、魏同宝。遂献宏谟⑥，匡此霸道。桓王之薨⑦，大业未纯⑧。把臂托孤⑨，惟贤与亲⑩。辍哭止哀，临难忘身。成此南面⑪，实由老臣。 张昭

【注释】

①擅名：独揽好名声。

②遭世：遇到的世道。遭，遇。　方扰：正在混乱。方，正。扰，乱。

③抚翼：安抚救助。　桑梓：桑与梓为古代住宅旁常栽的树木，东汉以来遂用以喻故乡。此指故乡百姓。

④息肩：休息。此指栖身，立足。　江表，江南。

⑤王略：帝王的经略。　威夷：犹逶迤。

⑥宏谟：宏远的谋略。

⑦桓王：孙权即帝位后给其兄孙策所追谥的封号。

⑧未纯：没有完善。纯，善，美，好。

⑨把臂：拉着胳臂指亲手……　托孤：以遗孤相托。此指孙策把孙权托给张昭。

⑩惟贤与亲：只是贤能与亲近。

⑪"成此南面"句：成全这个人称帝。指孙权。　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称南面而坐为称帝。

【译文】

子布独揽好名声，遇到的世道正在混乱。安抚救助故乡的百姓，立足于江南。帝王的经略逶迤，吴国魏国同时器重他。于是贡献宏远的谋略，匡辅吴国霸业。桓王死的时候，大业还没有完善。拉着胳臂托付遗孤，只是贤能与亲近。停住哭泣止住悲哀，临难忘了本身。成全这南面称帝之业，实在是由于老臣。　张昭

【原文】

才为世出①，世亦须才。得而能任，贵在无猜。昂昂子敬，拔迹草莱②。荷担吐奇，乃构云台③。　鲁肃

【注释】

①才为世出：有才能的人依靠时代出现。

②草莱：田野，乡间，喻未出仕者。

③云台：汉代宫中的高台名，此喻孙权的霸业。

【译文】

有才能的人为时代而出现，时代也须要有才能的人。得到而能任用，贵在没有猜疑。气宇昂昂的子敬，从乡间选拔出来。担起重担发挥奇能，于是构筑云台。 鲁肃

【原文】

子瑜都长①，体性纯懿②。谏而不犯③，正而不毅④。将命公庭⑤，退忘私位⑥。岂无鹡鸰⑦，固慎名器⑧。 诸葛瑾

【注释】

①都长：体貌漂亮修长。都，美丽。《三国志·诸葛瑾传》："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

②体性：形体和情性。 纯懿：美好。

③"谏而不犯"句：进谏言而不冒犯。《三国志·诸葛瑾传》："（诸葛瑾）与（孙）权谈说谏喻，未尝初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

④正而不毅：正直而不刚毅。

⑤将命：奉命。将，奉行，秉承。 公庭：贵族的厅堂，此指刘备的宫廷。

⑥退忘私位：退下来忘了私人的位置。此指诸葛瑾奉使蜀国，通好刘备，与其弟诸葛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⑦鹡鸰（jí líng 吉灵）：鸟名，此喻兄弟。《诗经·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⑧名器：表示身份的名分和车服等器物。

【译文】

子瑜秀美而修长，形体性情纯美。进谏而不冒犯，正直而不强横。奉命出使蜀国宫廷，退下来忘了私人的位置。哪能没有兄弟之情，只因要谨慎地固守名器。 诸葛瑾

【原文】

伯言蹇蹇[1]，以道佐世。出能勤功[2]，入能献替[3]。谋宁社稷，解纷挫锐[4]。正以招疑，忠而获戾[5]。　陆逊

【注释】

①蹇蹇（jǎn 检）：不阿顺，忠直。

②勤功：勤劳于功业。

③献替："献可替否"的略语，进献可行者，除去不可行者。

④解纷：解除纷扰。　挫锐：挫败敌人的精锐。此指擒关羽和夷陵之战打败刘备。

⑤获戾（lì 利）：获罪。指被孙权猜忌指责，愤恨而卒。

【译文】

伯言忠直不阿，以道义佐世，出朝能勤劳于功业，入朝能诤言进谏。谋划安宁社稷，解除纷扰挫败敌人的精锐。因为刚正招来猜疑，忠心而获罪过。　陆逊

【原文】

元叹穆远[1]，神和形检[2]。如彼白珪[3]，质无尘玷[4]。立上以恒[5]，匡上以渐。清不增洁[6]，浊不加染[7]。　顾雍

【注释】

①穆远：温和深沉而志远。

②神和：神态和气。　形检：行为检点。形，"不自以心为形役"的形，指行动。

③珪（guī 归）：帝王或诸侯所执的长方形玉板，上圆或尖，下方，表示信符。

④玷（diàn 电）：白玉上的斑点。

⑤立上：树立皇上的威信。《三国志·顾雍传》："时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于上，不用，终不宣泄。"

⑥“清不增洁”句：清白了不用再增加廉洁。喻对人不要做锦上添花式的恭维。如张昭向孙权陈述刑罚微重的意见，顾雍认为对就不再重复，孙权问他：“君以为如何？”他仅回答了一句“臣之所闻，亦如昭所陈。”

⑦“浊不加染”句：浑浊了就不要再加以渲染。指对人不要投井下石。吕壹曾作威作福，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顾雍曾加检举。及至吕壹奸罪败露，顾雍断狱时，和颜悦色。

【译文】

元叹温和志远，神态和气而行为检束。如同那白珪，质地没有微小的斑点。树立主上的威望持之以恒，用渐进的方式匡扶君主。清白了不再增加清洁，浑浊了不加渲染。 顾雍

【原文】

仲翔高亮①，性不和物②，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屡摧逆鳞③，直道受黜④。叹过孙阳⑤，放同贾、屈。 虞翻

【注释】

①高亮：高风亮节。《三国志·虞翻传》注引《吴书》：“翻少好学，有高气。”又引《翻别传》，翻奉太守王朗命办事，“会遭父丧，以臣使有节，不敢过家，星行追朗至候官。”

②性不和物：即性不和俗。《三国志·虞翻传》“性不协俗，多见毁谤。”

③摧：折断。 逆鳞：例生的鳞片。《韩非子·说难》：“龙之为虫也，扰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古以龙为人君之象，因称触人君之怒为摧逆鳞或批逆鳞。

④直道受黜：正直事君而被撤职。直道，正直之道。《论语·微子》：“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⑤“叹过孙阳”句：言感叹超过伯乐。 孙阳：古代善相马者伯乐的姓名。《孔丛子》：“子高对魏王曰：‘驽骥同辕，伯乐为之咨嗟。’”

【译文】

仲翔高风亮节，性情与俗不协，好此而不和群，遇到挫折而不屈。屡次批折逆鳞，正直事君而受到撤职。可叹的遭遇超过伯乐，被放逐等同于贾谊、屈原。　虞翻

【原文】

诜诜众贤[1]，千载一遇。整辔高衢[2]，骧首天路[3]。仰挹玄流[4]，俯弘时务。名节殊涂，雅致同趣[5]。日月丽天[6]，瞻之不坠[7]；仁义在躬，用之不匮。尚想重晖[8]，载挹载味[9]。后生击节[10]，懦夫增气。

【注释】

①诜（shēn 深）诜：众多的样子。《诗经·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晋书·袁宏传》作"莘莘"，义同。

②整辔：驾车出行。　高衢（qú 渠）：宽广的四通八达的道路。高，远。

③骧首：昂首。　天路：天上的路。引申为遥远的路，也指高险的山路。

④仰挹：挹通"揖"。《晋书·袁宏传》作"仰揖"，仰面揖拜。　玄流：清清的流水，指皇帝的恩泽。

⑤趣：同趋，趋向。

⑥丽天：附着在天上。丽，附着。《周易·离》："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

⑦瞻（zhān 占）：往上看或往前看。

⑧重晖：重放光辉。《晋书·袁宏传》作"遐风"。

⑨载挹载味：一面汲取，一面体味。

⑩击节：用手或拍板以调节乐曲。

【译文】

众多诸贤，千载才有一次相遇机会，驾车出行于宽广的通衢，昂首于遥远的道路。揖拜皇帝的恩泽，俯首弘扬时务。名声节

操虽然殊途，雅致却是同一趋向。日月附着在天上，仰望它永不坠落下来。仁义在自己身上，用它不会匮乏。仍想重放光辉，一面汲取，一面体味。后生击节赞赏，懦夫因之增加勇气。

刘凤翥　译注

聘士徐君墓颂

孙　绰

【作者】

孙绰（公元314～371年），字兴公，太原郡中都县（今山西省平遥县）人。孙楚之孙，晋代文学家。博学善属文，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性通率，好讥调。历官著作佐郎、参军、章安县令、太学博士、尚书郎、建威长史、右军长史、永嘉郡太守、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廷尉卿等。著有《遂初赋》、《天台山赋》等。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辑有《孙廷尉集》一卷，《晋书》卷56有传。

【题解】

作者在做地方官时，有一次怀着崇敬的心情与朋友殷浩等前往邑内的徐君墓瞻仰，在墟垅和祠宇中徘徊良久，有所感怀而写了这篇颂。文中歌颂了徐君的风范，抒发了作者对徐君的崇敬心情。体裁和字数决定了对徐君的事迹不可能写得太具体，致使读者觉得徐君虽高大、超脱，但究竟如何高大并不能从文中得知。

【原文】

晋南昌相太原县君白汉故聘士徐君之灵[1]：惟君风轨英邃[2]，音徽远播[3]，餐仰芳流[4]，宗揖在昔[5]。古人有言："闻伯夷之风者[6]，懦夫有立志[7]。"仰先生之道，岂无青云之怀哉[8]？余以不才，忝宰兹邑[9]，遐宗有道[10]，思揖远风[11]。乃与友人殷浩等[12]，束带灵坟[13]，奉瞻祠宇。虽玉质幽潜[14]，而目想令仪[15]；雅音永寂[16]，而心存高范。徘徊墟垅[17]，仰眄松林[18]，哀有形之短化[19]，悼令德之长泯[20]。怃然有感[21]，凄然增伤。夫讽谣生于情托[22]，雅颂兴乎所钦。匪于咏述，孰寄斯怀？

【注释】

①南昌相：徐君曾任的官职。　太原县君：徐君的封号。　白汉：白籍的汉人。东晋称过江而来的北方人为侨户，户籍用白纸书写，故称白籍。聘士：朝廷以礼征聘的有学问的人。

②风轨：犹风范。　英邃：优秀深邃。

③音徽：徽本指系琴弦的绳及琴面音位标志，引申为乐器、声音。此处指好的名声。

④餐仰：犹仰慕。　芳流：芳馨的流风，犹流芳。

⑤宗揖：尊崇礼敬。此处为被尊崇礼敬。

⑥古人：指孟子。孟子曾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见《孟子·万章下》）　伯夷：人名，详见卷二《伯夷颂》。

⑦立志：自立的志向，独立不屈的意志。

⑧青云：高远。

⑨忝（tiǎn 舔）：谦词，表示辱没他人，自己有愧。　宰：主宰，任官。兹邑：这个地方。

⑩遐宗：远来尊崇。

⑪远风：高远的风范。

⑫殷浩：字深源，陈郡长平县（今河南省西华县）人，东晋扬州刺史。《晋书》卷七十七有传。

⑬束带：整饰衣冠，束紧衣带，表示恭敬。

⑭玉质：玉体。对别人身体之敬称。质，体质。 幽潜：深深地隐藏，即埋入地下。

⑮目想：犹想象。 令仪：美好的风度仪表。令，美好。

⑯雅音：高雅的声音。

⑰墟垅：坟丘。

⑱仰眄（miàn 面）：仰头斜看。眄，斜着眼看。

⑲有形：有形体的时候，即活着的时候，亦即生命。

⑳令德：美好的道德。 泯（mǐn 敏）：泯灭。

㉑怃（wǔ 午）然：怅然，茫然自失。

㉒讽谣：讽谕歌谣。

【译文】

晋朝南昌相、太原县君、白籍汉人、已故的聘士徐君的在天之灵：惟有君的风范优秀深邃，好的名声远播在外，仰慕芳馨的流风，在很早就尊崇礼敬。古人有话说："听到伯夷风范的人，懦弱的人也都有独立不屈的意志。"仰慕先生的道术，怎能没有高远的怀抱呢？我以不才，惭愧地主宰这个地方，远来尊崇有道术的人，想礼敬高远的风范。于是与朋友殷浩等人，整衣束带于灵坟之前，恭敬地瞻仰祠宇。虽然您的玉体已经深深隐藏，然而可以想见您美好的风度仪表；您高雅声音永远沉寂，然而心中还存有您高尚的风范。我们徘徊于丘坟之前，仰头斜视松林，哀痛有形的身体太短暂，痛悼美好道德的长久泯灭。怅然有所感怀，凄然增加悲伤。讽谕歌谣产生于感情的寄托，雅颂诗歌兴起于所钦佩之心。如不作咏述，怎能寄托这种情怀？

【原文】

颂曰：岩岩先生[1]，迈此英风[2]。含真独畅[3]，心夷体冲[4]。高蹈域表[5]，淑问显融[6]。昂昂五贤[7]，赫赫八俊[8]！虽曰休明[9]，或婴险吝[10]。岂若先生，保兹玉润[11]！超世作范，流光遐振[12]。坟茔磊落[13]，松竹萧森[14]。荟丛蔚蔚[15]，虚宇愔愔。游兽戏阿[17]，嘤鸟鸣林[18]。嗟乎徐君，不闻其音。徘徊丘侧，凄焉流襟。何以舒蕴[19]，援翰托心[20]。

【注释】

①岩岩：高大的样子。《诗经·闷宫》："泰山岩岩。"

②英风：英俊的风度。

③含真：内含本真。

④体冲：体态谦虚。冲，虚。

⑤高蹈：远走。　域表：境域之外。表，外。

⑥淑问：美好的名声。　显融：明显。融，明亮。

⑦昂昂：志行高远的样子。　五贤：五位贤人。

⑧八俊：古称同一时期有才能名望的八个人物。如东汉的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等。

⑨休明：美善光明。

⑩婴：遭遇。　险吝：险阻艰难。

⑪玉润：玉的润泽。

⑫流光：福济流传。　遐振：振动远方。

⑬磊落：高大，错落分明。

⑭萧森：萧索森严。

⑮荟（hui 会）：草多。　蔚蔚：茂盛的样子。

⑯虚宇：坟丘祠宇。虚，通"墟"，丘。　愔愔（yin音）：安闲的样子。

⑰戏阿：戏耍于山边。阿，山边。

⑱嘤鸟：鸣叫的鸟。

⑲舒：舒展。　蕴（yùn 运）：积聚。此指积聚于心中的感怀。

⑳援翰：执笔。

【译文】

颂辞说：伟大的先生，这般高远的英风。内含本性而独自欢畅，心情平静而体态谦冲。远避于境域之外，美好的名声显扬。志行高远的五位贤人，赫赫有名的八位俊杰！虽说是美善光明，有的却遭遇险阻艰辛。怎能比得上先生，保持这玉的泽润。超脱世俗堪称作典范，福泽流传振动远方。坟茔磊落高耸，松竹萧索森严。草丛茂盛，坟丘祠宇宁静。游兽戏耍于山边，鸣鸟啼叫于树林。徐君啊！听不到您的声音。我们徘徊于坟丘之侧，凄然流泪而沾湿衣襟。用什么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只有拿起笔来寄托我的心思。

刘凤翥　译注

读史述

陶　潜

【作者】

陶潜，见卷五《归去来辞》。

【题解】

《读史述》，据作者自写的一句小序，就是读《史记》时有所感触而记述下来的。一共九章，写了伯夷、叔齐、箕子、管仲直到西汉的张挚等人。这些人多半是怀才不遇而去国避世或遭谗被谪，也有建功立业、舍身取义或被

害者，还有一章写孔门的高贤。这都是陶渊明仰慕的古人，他们的高风亮节与作者心心相印，也可以说形成陶渊明清高品德的传统影响。在其他作品里，作者还赞述不少类似的古人，如五言诗《咏贫士》《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等篇，他歌颂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另在《读山海经》里，说夸父"功竟在身后"，说"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反映作者经常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的泉源。文为"述"体，实际是上古的四言诗，一章八句，两句一韵，一韵到底，形式工整，语句简练，概括性强，信息量大，可见作者下了相当的功夫。

【原文】

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

【译文】

我读《史记》，有所感触就把它记述下来。

【原文】

二子让国①，相将海隅②，天人革命③，绝景穷居④。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⑤，爰感懦夫⑥。夷、齐

【注释】

①二子：指伯夷、叔齐。　让国：伯夷、叔齐互相推让，不当国君。事迹见前《伯夷颂》。

②相将：互相扶持。　海隅：海角，指北海边上。

③天人革命：应天顺人的革命，指武王伐纣。

④绝景：绝影，绝踪迹，指离开世间。　穷居：一般指隐居。这里是实说，夷、齐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

⑤贞：同"真"。贞的古义见《左传·僖公九年》晋人说："送往、事居、耦居无猜，贞也。"即送了死者，事奉当今国君，两者都没猜疑，就是贞。贞就是认真办好事，坚持正理、真理，和陶渊明曾说的"真风告逝"的真风相同。

凌俗:凌驾在世俗之上。

⑥爰:于是。 感懦夫:感化懦夫。懦夫指没有志气的人。见《孟子·万章》讲伯夷时所说的话。

【译文】

两兄弟推让君位,互相扶持远走海隅。周武王举行应天顺人的改朝换代,他们却绝了踪影去受穷隐居。高唱《采薇》之歌,慷慨地仰慕黄帝和帝虞。他们的真风凌驾一般世俗,以此感化那些无志气的懦夫。

【原文】

去乡之感①,犹有迟迟,矧伊代谢②,触物皆非。哀哀箕子③,云胡能夷④?狡童之歌⑤,凄矣其悲。箕子

【注释】

①去乡:离开国家。乡,这里指国。亦可解为乡土、祖国。

②矧:况。 代谢:朝代更换。

③箕子:商纣时宗室大臣,曾谏纣,不听,见比干被杀,就装疯游逛,被纣囚禁,武王伐纣后,被释放,并献出《洪范》篇。

④胡:何,什么。 夷:平,指心情平静。

⑤这句指《麦秀》歌。箕子朝周,经过殷墟,发生感慨,作了这首歌,内有"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之句,故言。 狡童:指纣。

【译文】

离开乡土的感情,还有犹豫迟疑,况在家国代谢之际,那是触目皆非。悲哀的箕子,说什么心里能平静下来?唱着"彼狡童兮"的歌儿,实在悲惨凄凄。

【原文】

知人未易,相知实难,淡美初交①,利乖岁寒②。管生

称心，鲍叔必安[3]，奇情双亮，令名俱完。管、鲍

【注释】

①淡美：以淡泊为美。

②利乖：因利而反脸。　岁寒：比喻穷困时节。或比喻心变冷如岁寒。

③“管生”二句：这两句指管仲与鲍叔一生友善，穷困时一起经商，分利多了鲍叔不以为贪，知道管仲家有老母要供养。管仲执政以后，特别推荐鲍叔。时称鲍叔善于知人。世称管鲍之交。

【译文】

了解别人不易，互相了解更难，初交以淡泊为美好，争利而反目则像岁暮冬寒。管仲称心满意，鲍叔就必然心安。高尚的情操双双闪光，美好的声誉彼此都完全。

【原文】

遗生实难[1]，士为知己，望义如归，允伊二子[2]。程生挥剑[3]，惧兹余耻[4]，令德永闻，百代见纪。程、杵

【注释】

①遗生：遗弃生命，舍生。　实难：一作良难，真难。

②允：信，诚，确实。　伊：犹彼，或此，这。　二子：程婴、公孙杵臼，春秋时晋国大夫。二人与赵朔友善，朔被权臣屠岸贾（音古）所害，被灭族。公孙杵臼和程婴死力保护赵朔的孤儿，商定杵臼以己子冒充赵儿，均被杀；程婴逃至深山养育孤儿。后来孤儿继承赵氏，是为赵武，攻灭屠岸贾；程婴亦自杀以报杵臼。事见《史记·赵世家》，今有“赵氏孤儿”的戏剧。

③挥剑：指程婴自杀。

④余耻：余生之耻。指程婴曾向公孙杵臼发誓要以生命保护孤儿，杵臼被杀，他也不应留下生命，以践誓言。

【译文】

舍生真正难做，只有士人为了知己，心向道义如同归家，确实就是这两位。程婴挥剑自刎，害怕这余下生命之耻。他们的美德永远流传，百代之下还被人牢记。

【原文】

恂恂舞雩[1]，莫曰匪贤[2]，俱映日月，共餐至言[3]。恸由才难[4]，感为情牵[5]，回也早夭[6]，赐独长年[7]。七十二弟子

【注释】

①恂恂（xún 旬）：信实的样子。 舞雩：鲁国的祈雨坛。这指在舞雩之下游乐的孔门弟子。

②匪贤：没有贤人。

③共餐至言：共同品味着至理名言。

④这句指颜渊死，孔子哭而悲痛，是因为颜渊的人才难得。

⑤这句指颜渊死时，孔子发出“天丧予，天丧予！”的感慨。

⑥回：颜回，即颜渊，好学乐道的代表 。 早夭：早死。颜渊死得早。

⑦赐：端木赐，字子贡，有从政、经商之才。 长年：长寿。

【译文】

信实的舞雩之下一批人，不要说没有贤能。他们的光辉和日月相映，共同品味圣人的至理名言。悲恸是因为人才难得，发出感慨是为情所牵。颜回早死了，只有端木赐得以长年。

【原文】

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1]，孰不愿之？嗟乎二贤[2]，逢世多疑，候詹写志[3]，感鹏献辞[4]。 屈、贾

【注释】

①稷：后稷，周族始祖。　契（xiè 谢）：人名，商代始祖。二人都为虞舜时贤臣，一任农官，一任教化的司徒，政绩很好，后世以为从政施展抱负的榜样。

②二贤：指屈原、贾谊，事迹见卷三《离骚》、《鹏鸟赋》。

③候：会见。　詹：郑詹尹，楚国卜官。屈原曾会见他，请就去留问题为之占卜吉凶，作《卜居》一文。

④感鹏献辞：有感于鹏鸟来室而作赋。

【译文】

增进德行、修好学业，是为了及时出仕，像那后稷和商契，谁不愿学到他们样子？可叹二位贤人——屈原、贾谊，遭遇世人的猜疑，会见詹尹而写出自己的意志，有感于鹏鸟入室而献出赋辞。

【原文】

丰狐隐穴①，以文自残②，君子失时，白首抱关③。巧行居灾，枝辨召患④，哀矣韩生，竟死《说难》⑤。　韩非

【注释】

①丰狐：犹封狐，大狐狸。　隐穴：藏在洞中。见《庄子·山木》："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

②这句说：狐因毛色美而被人捕杀。语出《韩非子·喻老》篇。比喻人有辩说才能容易招祸。

③这句指战国时大梁的侯嬴，到老还抱着门拴（关）看门。

④枝：应作"忮"。　忮（zhì 志）辨：强辩。

⑤"哀矣"二句，这两句是说：可哀韩非竟自己死于《说难》，韩非写的《说难》，指出辩说的困难在于君主忌讳进说者发其阴私，所以说者往往因此招祸。而韩非自己恰恰由此而招致杀身之祸。

【译文】

大狐狸隐藏于洞穴，可是因它皮毛的花纹招致人们的戕残。君子不遇时，只好到老守门 。作事过于聪明容易生祸，强辩自召灾难，可哀韩先生，竟然身死于他的《说难》。

【原文】

易代随时，迷变则愚①，介介若人②，特为贞夫③。德不百年，污我《诗》、《书 》④，逝然不顾⑤，被褐幽居⑥。 鲁二儒

【注释】

①迷变：不懂得变化。

②介介：如耿介，孤高。 若人：那样一种人。这里指鲁二儒。刘邦初定天下，叔孙通建议征聘鲁国 儒生共定朝廷礼仪，被征聘的三十多人中，有两位儒生不肯应聘，他们认为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不宜立即制定礼乐。叔孙通嗤笑他们为不知时变。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③贞夫：真夫，真正大丈夫。亦可解为坚贞者。

④“德不百年”二句：这两句是以鲁二儒的话，说刘邦施德政还没到百年，征聘儒生是玷污了《诗》、《书》。

⑤逝然：形容离开、走开。

⑥被褐：穿起粗布衣。 幽居：隐居。

【译文】

改变朝代就得随时，不懂得变化就是愚昧。而耿介的那两位鲁儒，却特别是真正大丈夫，他们说刘邦行德还不到百年，征召儒生制礼乐、那是玷污了《诗》、《书》。他们扬长而去头也不回，穿起粗布衣而隐居。

【原文】

远哉长公[1]，萧然何事！世路多端，皆为我异[2]。敛辔朅来[3]，独养其志，寝迹穷年[4]，谁知其意？　张长公

【注释】

①长公：张长公，名挚。西汉人，张释之之子，官至大夫，因不能取容当世，免官，终身不仕。见《史记·张释之传》。

②这句一作："而我独异"，只有我不同。

③敛辔：收起辔绳即收起车马，不再出仕。　朅来：即去来，亦即归去来。

④寝迹：息灭行迹，指隐居。　穷年：过尽一生。

【译文】

走得远啊，长公！那样萧然为了何事？世道变乱多端，都和我有异。收起车马归家，独个儿养我心志。息灭行迹过尽一生，谁能了解这种心意？

王贵民　译注

拟金人铭作口铭

傅　玄

【作者】

傅玄（公元217～278年），字休奕。晋北地郡泥阳（地在今陕西省耀县境）人。西晋哲学家、文学家。仕魏官至弘农太守，领典

农校尉。晋武帝受禅后，迁升为司隶校尉、散骑常侍。玄为官前家境贫寒，刻苦攻读，好学不已。后来为官显贵，仍然手不释卷，著述不废。据《晋书》本传，傅玄著有《傅子》一书凡数十万言，“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而“评断得失”。又著有《傅玄集》百余卷。二书均已散失，今传《傅鹑觚集》，为明人所辑。

【题解】

《拟金人铭作口铭》选自《傅鹑觚集》。所谓《金人铭》，相传周朝初期之作。据《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周太祖后稷庙堂右阶有一金(铜)人，“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此古之慎言人也。”是说言语谨慎，犹如金人那样封口三重。傅玄深有领悟，摹拟而作此“口铭”，阐发“慎言”而“三缄”之精微，用以警戒后人。言简意赅，语短而情长，其中有些词语，譬如“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等等，至今犹活在人们口头上。

【原文】

神以感通①，心由口宣②，福生有兆③，祸来有端④。情莫多妄⑤，口莫多言，蚁孔溃河⑥，溜穴倾山⑦。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存亡之机，开阖之术⑧。口与心谋，安危之源⑨，枢机之发，荣辱存焉⑩。

【注释】

①神：意识，精神。 以：介词，凭借。 感：感应。

②心：思想。 由：介词，从。

③生：草木生长。引申为一切事物的产生或出现。 兆：征兆，迹象。

④端：开头。引申为缘由。

⑤莫：勿，不要。 妄：狂乱。引申为放纵。

⑥蚁孔溃河：蚂蚁穿的洞使河水溃决。

⑦溜穴倾山：连串的洞穴使高山倾倒。 溜(liù六)：一连串。 倾：使……倾倒。

⑧“存亡”二句：生死存亡的征兆，不过是口开口合的痕迹而已。 机：事物变化的契机，关键。 开：指开口。 阖：合，即闭口。

⑨“口与”二句：口参预内心的谋划，是安危的源泉。 与：参预。

⑩“枢机”二句：枢机的发动，光荣和耻辱就因此而存在。枢，为户枢；机，为门阃。枢主开，机主闭。所以枢机并言，比喻事物的关键部分。 焉：于此。

【译文】

精神凭借感应而通彻，思想由口中发出，幸福出现有征兆，祸患到来有缘由。感情不要过分放纵，口不要过多地语言，蚂蚁穿的洞能使河堤溃决，一溜的洞穴能倾倒高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生死存亡的关键，不过在于开口闭口之间。口参预内心的谋划，是安危的根源；枢和机的发动，荣辱在其间。

赵德政　译注

女　史　箴

裴子野

【作者】

裴子野（公元469～530年），字几原，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梁朝史学家。出身于史学世家。曾祖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祖父骃撰《史记集解》。少好学，善属文。为人至孝忠厚，为地方官有政绩，“百姓称悦，合境无讼。”为朝官掌国史及起居注，又掌中书诏诰。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历官左常侍、参军、

尚书比部郎、诸暨县令、著作郎、中书侍郎、鸿胪卿等职。根据沈约所著《宋书》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叙事评论多善。另撰有《方国使图》一卷、《集注丧服》二卷、《续裴氏家传》二卷、《抄合后汉事》四十卷、《众僧录》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谥法》一卷、《文集》二十卷。又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

【题解】

"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名。"女史箴"是古代常用的一种教戒妇女的文辞。除本文外，本卷还收录有张华的一篇。本文仅用了96个字描述了作者心目中向往的女性实际上是作者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应有的气质和品德。做人要正直，连影子也不能歪斜。只有这种人才会得到上天经常给与的幸福与顺利。这是作者从历史中对人生的概括。

【原文】

膏不厌鲜①，水不厌清，玉不厌洁，兰不厌馨②。尔形信直③，影亦不曲；尔声信清，响亦不浊。绿衣虽多④，无贵于色⑤；邪径虽利⑥，无尚于直⑦。春华虽美，期于秋实⑧；冰璧虽泽⑨，期于见日。浴者振衣⑩，沐者弹冠⑪。人知正服⑫，莫知行端⑬。服美动目⑭，行美动神⑮。天道祐顺⑯，常与吉人⑰。

【注释】

①膏：油脂。

②馨：芳香。

③形：形体。容貌。 信直：确实正直。

④绿衣：绿色的衣服。此处比喻身份卑贱而处显位的妇女。《诗经·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古以黄为正色、贵色。以绿为闲色、贱色。以绿色为衣，以黄色为里是表示贵贱颠倒失序。

⑤无贵于色：在颜色上是不尊贵的。

⑥邪径：邪恶的路径。　利：便利。

⑦无尚于直：不比正路高尚。

⑧期于秋实：期待于秋天的果实。

⑨冰璧：晶莹的璧。冰，晶莹，清白。璧，平而圆，中心有孔，孔径小于边宽的玉器。

⑩浴者振衣：洗澡的人抖衣去尘。意谓身上干净了衣服也得干净，自身干净了周围环境也要配套。

⑪沐：洗头。　弹冠：用指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屈原《渔父》："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⑫正服：端正衣服。

⑬行端：行为端正。

⑭服美动目：服装美丽引人注目。

⑮行美动神：行为美好使人动心。

⑯天道：自然的规律。王充《论衡·乱龙》："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

⑰吉人：善人，贤人。《周易·系辞下》："吉人之辞寡。"

【译文】

膏脂不厌烦新鲜，水不厌烦清澈，玉不厌烦洁净，兰花不厌烦馨香。你的形体确实正直，影子也不弯曲；你的声音确实清脆，回响也不浑浊。绿衣虽然多，在颜色上是不尊贵的。邪恶的路径虽然便利，不比正直道路高尚。春天的花虽然美丽，还须期待于秋天的果实。晶莹的璧虽然有光泽，还须期待它展现在日光下。洗澡的人抖衣去尘，洗头的人弹去帽上的灰。人们知道端正衣服，不知道行为的端正！服装美丽使人动目，行为美善使人动心。自然法则把幸福和顺利，时常给与善人。

刘凤翥　译注

座右铭

卞兰

【作者】

卞兰，三国魏琅玡郡开阳（今山东省临沂市北）人。武宣卞皇后的从子。年轻有才学，父卞秉去世，袭父爵开阳侯，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官散骑常侍。卞兰性情刚正，经常借侍从的机会，直言谏诤。

【题解】

古人作铭文置于座右，用以自我警戒，称之为座右铭。卞兰的这篇铭文，却并非尽然如此，其中也还别有深意在。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魏明帝当“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之际，不是首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是“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魏略》也说“外有二难”，而明帝“留意于宫室”。作者对此曾“数切谏”，无奈魏明帝只是“纳其诚款”而“不能从”（《魏略》）。由此可见，铭文中所说的“重阶连栋，必浊汝真；金宝满堂，将乱汝神”，显然是对明帝的委婉讽谕。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则史称“好直言”的卞兰，却又“审慎汝口”，那就不可解释了。

【原文】

重阶连栋①，必浊汝真②；金宝满堂，将乱汝神③。厚味来殃④，艳色危身⑤，求高反坠⑥，务厚更贫⑦。闭情塞欲，

老氏所珍[8]；周庙之铭，仲尼是遵[9]。审慎汝口，戒无失人[10]，从容顺时，和光同尘[11]。无谓冥漠，人不汝闻[12]，无谓幽窅，处独若群[13]。不为福先，不与祸邻[14]。守元执素，无乱大伦[15]；常若临深，终始为纯[16]。

【注释】

①重阶：层层台阶。重（chóng 崇），重叠，层层。　栋：屋中的正梁。此指栋宇，房屋。

②真：本原，本性。《庄子·秋水》："谨守而无失，是谓反其真。"成玄英疏："反其真，复于真性。"

③将：将要。　神：人的意识和精神。

④厚味：美味。　来殃：招致灾祸。来，招致。

⑤艳色：美色。

⑥高：指地位高。

⑦厚：富。

⑧"闭情"二句：闭塞情感和欲念，这是老子所珍视的。《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心寡欲方能抱朴返真。

⑨"周庙"二句：详见本卷《拟金人铭作口铭》题解。　仲尼是遵：孔子因此而遵守。

⑩"审慎"二句：小心谨慎你的口，警戒不可失人。　无：不可，通"毋"。失人：当为《论语·卫灵公》篇"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之义。一方面慎言，另一方面也不要过分。

⑪"从容"二句：从从容容顺随时运，才华内蕴而同乎流俗。语见《老子》第五十六章。　和光：蕴涵着光辉。　同尘：同乎尘俗。

⑫"无谓冥漠"二句：不要认为寂静冷落，别人不了解你。　冥漠：犹寂寞。

⑬"无谓幽窅"二句：不 要认为深远僻静，居住孤独如同群居。　幽：幽静。　窅（yǎo 咬）：深远。

⑭"不为"二句：不为了幸福而抢先，不与祸患邻近。　邻：接近，邻近。

⑮"守元"二句：保守真诚的本心，不使扰乱纲常正道。　元：同"原"。

素：朴，本质。 大伦：大的伦理道德。

⑯“常若”二句：经常如同面对深渊，始终是完美无疵。 临渊：面临深渊。 纯：完美，精美。

【译文】

层层台阶连接栋宇，必然迷乱你的本性；金银珠宝满堂，必将惑乱你的精神。美味招致灾祸，美色危害其身，谋求高官显宦反而一落千丈，致力于财物丰饶反而更加贫穷。闭塞情感和欲念，这为老子所珍重；周朝宗庙的金人铭，孔子因此而遵行。小心谨慎你的口，也警惕不可失人，从容顺应时运，蕴含光辉同乎尘俗。不要认为寂静冷落，别人不了解你；不要以为深远僻静，居住孤独也如同居于人群。不要抢在福之先，也不要与祸患相邻。自守保持真诚的本心，不要乱大伦；经常如同面对深渊，身心始终保持纯真。

赵德政 译注

皇太子箴

王 褒

【作者】

王褒，字子渊，琅玡临沂（今属山东）人，北周文学家，博览史传，七岁能属文。梁元帝时召拜吏部尚书，左仆射，位高名重，愈自谦损。江陵被陷后，入北周，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与庾信

齐擅才名。北周明帝好文学，特加优遇，后授太子少保，迁小司空。出为宜州刺史而卒，年六十四。

【题解】

这篇箴文，当是王褒在北周任太子少保时所作，自然是教诫太子要重视学习，修造忠孝品德。文中着重指出太子将继王位的重任，要学好任官治民的方略，还引用了许多历史事例比喻。语句简练，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原文】

臣闻教化爰始，咏歌不足，政俗既移，风雅斯变①。伏惟皇明御巅宇②，功均造物，改文为质，斫雕成素。皇太子洊雷居震③，明两作离④，春夏干戈，秋冬羽龠⑤；叔誉惭五称之对，师旷降四马之恩⑥。窃以太史官箴，《虞书》所诫⑦，永树芳烈，丞相所以垂文⑧；深睹安危，太傅以之陈训⑨。敢自斯义，献箴云尔。

【注释】

①风雅：本指《诗经》的《国风》和《大雅》《小雅》，这里用为文化、风气的意思。

②御宇：治理天下。

③洊（jiàn见）雷居震：双重的雷威而居于震恐之位。这是《周易·震》卦的《象》辞，洊：再，又。震卦是两个雷象，故云洊雷。雷象威严，所以说居震。下云“君子以恐惧修省”。这里用以比喻皇太子的地位和修身的重要。

④明两作离：光明再次出现，是离卦。这是《周易·离卦》的《象》辞：“明两作，离”。《离》为火，重卦为重火之象，故言“两作”。下云：“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就是说统治者要继承前人，把明德普照四方，这也是比喻皇太子的地位和任务。按：上二注释，参见卷五《哀江南赋》。

⑤“春夏”二句引《礼记·文王世子》文。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指学习武舞和文舞，是古代太子、贵族子弟学习的项目。

⑥“叔誉”二句：这两句是说东周灵王的太子晋聪明善辩。晋平公派叔誉（即叔向）到周见太子，说五件事都被辩驳，无以解答，就回来告诉晋平公，劝归还周的两邑，免得将来太子为王而晋被征讨。师旷就又前往试着辩论。太子晋依然应对如流。最后，师旷请辞，太子赐他乘车四马。见《逸周书·太子晋解》。

⑦“窃以太史官箴”二句：这两句当指《虞箴》（见前）。

⑧“丞相”句：似指萧何。据《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

⑨“深睹”二句：这两句说贾谊《陈政事疏》，既陈述了政事安危的问题，也用了一定篇幅讲太子辅佐人员及其教育的重要性。

【译文】

臣闻知：教化的开始，仅凭吟咏歌乐不足以成事，政治风俗一更改，风气就变了。窃自思考：朝廷治理天下，功德对所有生物均施，改掉文采回归朴质，砍削雕画而成素气的。皇太子在双重雷威之下，处于震恐之位，以明而又明的《离》卦象继续普照四方，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龠。叔誉曾经面对太子晋的“五称”而羞愧，师旷只好叨领太子晋四马的恩赐。窃以为太史官的箴言，早有《虞书》的教诫。永远树立美好的功烈，丞相所以留下文辞；深刻观察形势安危，太傅因此陈述他的古训。敢以从这个意义，献上这篇箴吧。

【原文】

天生蒸民，司牧斯树。咸熙庶绩①，式昭王度②。惠民垂统，元良继体③，丽正离晖④，惟机天启⑤。令问令望，闻《诗》闻《礼》，从曰抚军，守曰监国⑥。秋坊通梦，春宫养德⑦，桓荣献书⑧，荀攸观则⑨。元子为士，齿卿命秩，朝服

寝门，回车作室[10]。正阳君位，乔枝父道[11]，臣子所崇，忠孝为宝。勿谓居尊，祸福无门；勿谓亲贤，王道无偏[12]。无为虑始，无为事先，损之又损，全之亦全。无往不复，无平不陂[13]，美疢甘言[14]，鲜不为累。则哲惟难，知人未易[15]，居室为善[16]，分阴无弃。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听不惑，天妖斯忌。文昌著于前星[17]，秬鬯由于守器[18]。庶僚司箴，敢告阍寺[19]。

【注释】

①此句用《尚书·尧典》"庶绩咸熙"文而倒装。 咸：俱，都。 熙：光明兴盛。 庶绩：多种政务。

②此句用祭公谋父所作规谏周昭王的《祁招》诗文意，原文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 式：语词。 昭：明。 王度：王者法度。

③元良：古谚"元首良哉"的简语。 继体：犹继位

④丽、离：均是依附的含义。依附于正道和光明。这里也是用《周易·离》卦的《彖》文"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⑤惟机天启：机运由天所开导、启发。

⑥"从曰"二句：这两句说太子的职守，跟随君父出征，叫作抚军；君父出行而留守宫殿，叫作监国。见《左传·闵公二年》。

⑦"秋坊"二句：秋坊，皇太子寝宫。 通梦：与梦境相通，即休息睡觉。 春宫：东宫，太子所居。 养德：修养德行。南朝梁刘孝威有诗句："明离信养德，能事毕春宫。"

⑧桓荣献书：东汉初桓荣习欧阳尚书，在乱中抱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光武时，他辅导太子（后为明帝）说《尚书》。

⑨荀攸观则：荀攸，三国魏武帝对太子（曹丕）说，荀攸是"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

⑩"朝服"二句：朝服寝门，指文王为世子时，一日三次朝王季于寝门之外问安。见《礼记·文王世子》。 回车作室：汉成帝为太子，其父元帝急召，他遵守制度，不敢通过驰道，而绕道作室门。后来元帝知道，十分欣喜。

乃明令太子能通过驰道。作室，作室门。

⑪乔枝父道：父道高尊，有如乔木。（子道低卑，有如梓树）。相传伯禽与康叔见周公，三见而三笞之，二人乃去见贤人商子。商子叫他们到南山之阳，见乔木高高耸立，说这是父道；又叫他们到南山之阴，见梓木低垂，说这是子道。二人始悟，回来尽礼尽敬侍奉周公。见《尚书 大传·梓材》篇。

⑫王道无偏：王道没有偏颇、偏私。见《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⑬"无往"二句：两句意为：去的必然会回来，平坦的必然有偏斜。 陂（pō 颇）：不正不平。语见《周易·泰》卦九三爻辞。这是讲事物的辩证变化。

⑭疢（chèn趁）：疾病。 美疢：指无痛苦而未加深的疾病。 美疢、甘言：美好的疾病、甘甜的话，指外表美好而实质丑恶。

⑮"则哲"二句：则哲，便能智慧。哲，智。 知人：了解人，指任用人。这两句在《尚书·皋陶谟》中为一句："知人则哲"，了解人便是智慧。

⑯这句是说要善于处家过世，指善处自己的职位，不贪贿、不渎职。语见《论语·子路》："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

⑰"文昌"句：文昌，星名，在北斗魁上六星，为文昌宫，主贵禄、辅佐、选士，后称"文曲星"，主管士人得中、晋官等。著于前星，指其在斗魁的位置。

⑱秬鬯：香酒，祭品。 守器：守住祭器、礼器，指神器，代表国家政权。

⑲阍寺：宫中侍臣，守门者。此为谦称，不直指朝廷，由阍寺接纳转告朝廷、皇上之意。

【译文】

上天降生万民，便建百官管理，各种政务都光明、兴盛起来，昭明王者的法度。给恩惠于民、下传绪统，好的君主继位，归依正道，机运由天启迪。美好的声望，在于知《诗》知《礼》。太子随从君主出征、叫作抚军，或留守宫殿，称为监国。在秋坊歇息，在东宫修养道德。桓荣为之讲授《尚书》，以荀攸为师表，可观法则。嫡长子为士人，与卿相列而命以爵秩。文王朝服在寝门向父问安，成帝为太子时绕道回车从作室门而入。君位当正当阳，父道如乔木

崇高；为臣为子所尊崇的，以忠、孝为宝。不要说我地位很尊，祸福之来不见有门；不要只管亲近贤人，王道不容有偏心。不要考虑创始，不要走在天下事物之先。损了便会不断地损，保全就能继续保全。没有去的不回来，没有平坦的不斜偏。美疢和甜言，很少不为它所拖累。要明智固然难，了解人也不容易。能处好家室就是善事，一分的光阴也不要白白浪费。丧失了还可保住存留下来的，在危险中也要坚守其位。神明的听觉不会迷乱，天降的妖孽才是可忌。文昌星显着于斗魁之上，能用秬鬯祭祀由于守住了神器。百官是掌管箴诫的，我乃敢从此告之阍寺。

王贵民　译注

征　士　颂

高　允

【作者】

高允（公元390～487年），字伯恭，渤海郡蓨县（今河北省景县）人，北魏文学家。好文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四十余岁始任阳平王杜超的从事中郎。后还家教书，受业者千余人。后历官中书博士、侍郎、著作郎、中书令、太常卿、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进爵咸阳公，加镇东将军。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咸称平允。享年九十八岁，赠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谥曰文。著有诗、赋、诔、颂、论、表、赞、《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肓事》等凡百余篇，

别有集行于当世，明算法，著《算术》三卷。《魏书》、《北史》均有传。

【题解】

此文录自《魏书·高允传》。第一段是《魏书》中说明作此颂原委的话，而不是《征士颂》中的正文。神䴥四年(公元431年)九月，魏太武帝拓跋焘为了“偃武修文，尊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下诏天下征士。各州郡共推荐了数百人，皆差次叙用。其中包括作者在内的四十二人被征进京，前往就命的有作者及卢元等三十五人，可谓千载一遇的才子大聚会，他们上谈公务，下尽忻娱，极为愉快。可是日月推移，几十年后，由于作者独享寿考，同征者大部分已作古。作者感慨万千，为一同就命的另外三十四人一一写了颂，歌颂了他们的才华和品格。这既是对死者的悼念，也是对征士这种盛世之举的歌功颂德。作者能为与这些人为伍而自豪。他们的好品格也是作者自己孜孜以求的。

【原文】

昔岁同征①，零落将尽②。感逝怀人③，作《征士颂》。盖止于应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则阙焉。群贤之行，举其梗概矣。今著之于左。

【注释】

①昔岁：据《魏书》卷四，下诏征卢玄、崔绰、李灵、邢颖、高允、游雅、张伟等人是在神䴥四年九月壬申(公元431年9月25日)。

②零落：此指死亡。

③感逝：感念死去的人。 怀人：怀念活着的人。

【译文】

往年一同被征召的人，快死亡完了。感念逝去的人、怀念活着的人，作这篇《征士颂》。所写的大致限于应命的人，那些有命

征召而没有来应命的则付阙如。群贤的行为，举出其梗概。现在著录在下面。

【原文】

夫百王之御世也[1]，莫不资仗群才[2]，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宁[3]，汉武以得贤为盛[4]。此载籍之所记[5]，由来之常义。魏自神麚以后[6]，宇内平定，诛赫连积世之僭[7]，扫穷发不羁之寇[8]，南摧江楚[9]，西荡凉域[10]，殊方之外[11]，慕义而至。于是偃兵息甲[12]，修立文学[13]，登延俊造[14]，酬咨政事[15]。梦想贤哲，思遇其人，访诸有司[16]，以求明士。咸称范阳卢元等四十二人[17]，皆冠冕之胄[18]，著问州邦[19]，有羽仪之用[20]。亲发明诏，以征元等[21]，乃旷官以待之[22]，悬爵以縻之[23]。其就命三十五人，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称记[24]。尔乃髦士盈朝[25]，而济济之美兴焉[26]！

【注释】

①百王：历代帝王。语出《荀子·不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　御世：统治世间。《魏书·高允传》作"御士"。

②资仗：凭借仰仗。　群才：众多的人材。

③周文：周文王姬昌。　多士克宁：依赖众多贤士能够安宁。克，能。语出《诗经·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④汉武：汉武帝刘彻。　得贤：指得到董仲舒、公孙弘等人。

⑤载籍：书籍。

⑥魏：拓跋珪所建立的朝代名，史称北魏。　神麚（jiā 家）：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的年号。公元428～431年，凡四年。

⑦赫连：五胡十六国的夏国建立者屈孑（一作"屈丐"）在建立大夏后

“耻姓铁弗，遂改为赫连氏，自云徽赫与天连。” 积世之僭：累世僭号。屈孑初僭称大夏天王，年号龙升，后僭称皇帝，年号昌武。屈孑死，子昌僭立。后赫连昌被擒送魏首都，坐谋反，伏诛。

⑧穷发：指极荒远的不毛之地。语见《庄子·消遥游》：“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山以草木为发，发犹毛。穷，穷尽，没有。 不羁：不受约束。

⑨江楚：江南楚地。此指刘宋王朝。

⑩凉域：凉国的地域。指匈奴沮渠蒙逊在河西走廊所建政权名，史称北凉。

⑪殊方：特殊的地方，异域，他乡。

⑫偃兵息甲：放倒兵器停止穿铠甲，指停止战争。

⑬文学：文献经典。此指文化事业。

⑭登延：引进。 俊造：学识造诣很深的人。

⑮酬咨：应对咨询。

⑯访诸有司：访问于有关的官员。诸，同“之乎”。有司，有关官员或机关。

⑰卢元：《魏书·高允传》作“卢玄”，因避康熙皇帝玄烨名讳而改。卢玄：字子真，范阳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神䴥四年，辟召儒俊，以玄为首，授中书博士，后转宁朔将军，兼散骑常侍。《魏书》卷四十七有传。《魏书·高允传》谓其为“中书侍郎，固安伯。”

⑱冠冕：冠、冕都戴在头上，比喻受人拥戴，出人头地。 胄：后代。

⑲著问：声誉著名。问，声誉。

⑳羽仪：同“羽翼”，辅佐。 用：作用，此指材能。

㉑元：《魏书·高允传》作“玄”，是。即卢玄。

㉒旷官：空下官职。

㉓悬爵：空着爵位。悬，空着，留着。 縻（mí迷）：笼络。

㉔自余：其余。 州郡所遣者：州郡所遣送而来的人。

㉕髦（máo毛）士：英俊之士。髦，俊杰。

㉖济济：众多。

【译文】

历代帝王统治世间，没有不仰仗众多的人材，用以隆盛治平

之道。所以周文王因为多士能够安宁，汉武帝因为得到贤才成为盛世。这是书籍所记载的，由来已久的平常道理。魏朝自神麚以后，海内平定，诛杀了赫连氏这一累世的僭越者，扫荡了荒远的不毛之地的不受约束的贼寇，向南摧毁了江南楚地，向西扫荡了凉国的地域（反叛者）。异域之外的人，慕义而来朝贡。于是收起兵器脱下铠甲，兴建文化事业，引进学识造诣很深的俊杰。应接咨询政事。做梦都想着贤人哲人，想遇到那种人，向有关的官员访问，以求得明哲的士人。都称说范阳郡卢元等四十二人，都是著名人物的后代，声誉著名于州郡邦国，有辅佐的才能。皇帝亲自发布英明的诏书，以征召卢元等人，于是空着官职以等他们，空着爵位以笼络他们。他们前来就命的有三十五人，其余依例州郡所遣送者不可称记。从此俊士满朝，人才济济的美誉于是兴起了。

【原文】

昔与之俱蒙斯举①，或从容廊庙②，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③，以为千载一时④，始于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谢⑤，同征之人，凋歼殆尽⑥。在者数子，然复分张⑦，往昔之忻，变为悲戚⑧。张仲业东临营州⑨，迟其还反⑩，一叙于怀，齐衿于垂殁之年⑪，写情于桑榆之末⑫，其人不幸，复至殒殁⑬。在朝者皆后进之士⑭，居里者非畴昔之人⑮。进涉无寄心之所⑯，出入无解颜之地⑰。顾省形骸⑱，所以永叹而不已！

【注释】

①俱蒙斯举：一起蒙受这种选拔。

②廊庙：殿廊与太庙，都是古代帝王与大臣讨论政事的地方，后因称

朝廷为廊庙。

③忻(xin 辛)娱:欣喜娱乐。忻,通"欣"。

④千载一时:一千年只有一时的机会,形容机会难得。

⑤代谢:更替变化。

⑥凋殁:凋零谢灭,即死亡。

⑦分张:分布,此指分布在各地。

⑧悲戚:悲伤忧愁。

⑨张仲业:张伟,字仲业,小名翠螭,太原郡中都县(今山西省榆次市)人,北魏学者。学通诸经,讲授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世祖时,被辟命,拜中书博士。历官侍郎、大将军乐安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冯翊郡太守、中书侍郎、大中正、散骑侍郎、给事中、建威将军、平东将军、营州刺史,进爵建安公。卒赠征南将军、并州刺史,谥曰康。在州郡以仁德为先,不任刑罚,清身率下,宰守不敢为非。 营州:北魏地方行政建置,辖地约当今辽宁省西部地区。《魏书》有传。

⑩迟:等待。

⑪齐衿(jin 巾):一齐穿青衿,相会的雅称。即一起做学者。青衿古为学子之服,故名。 垂殁:垂暮。

⑫桑榆:日落的景象,喻日暮,也指晚年。

⑬殒殁:死亡。

⑭后进:指先仕后学习者。一说指后士者。此用以泛指后辈。语见《论语·先进》:"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⑮畴昔:以前,过去。

⑯进涉:犹言登山涉水。指出游。 寄心:寄托心意。

⑰解颜:开颜而笑。

⑱顾省(xing 醒):回首察看。 形骸:人的形体。

【译文】

以前与他们一起蒙受这种选拔,或者从容不迫地应付在朝廷上,或者游玩集聚于私人的门第,上则谈论公务,下则尽情欢笑娱乐,以为千载难逢的一次时机,开始于这个时候。日月推移,

吉凶更替变化，当年一同被征的人，都快要死完了。在世的数位学子，又分布在各地，往昔的高兴，变为悲伤忧愁。张仲业东在营州，等待着他返还，一叙怀中的情思，相会都在垂暮之年，书写感情在晚年的末尾，这个人不幸，也死了。在朝者都是后辈之士，居住在乡里的也不是以前的人。出游没有寄托心思的场所，出入没有开颜一笑的地方。回首察看自己的形体，所以长叹而不止啊！

【原文】

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①，亦可以长言寄意②。不为文二十年矣，然词切于心③，岂可默乎？遂为之颂。词曰：紫气干霄④，群雄乱夏⑤。王龚徂征⑥，戎车屡驾⑦。扫荡游氛⑧，克剪妖霸⑨。四海从风⑩，八垠渐化⑪。政教无外，既宁且一⑫。偃武宁兵，惟文是恤。帝乃旁求⑬，搜贤举逸⑭。岩隐投竿⑮，异人并出。

【注释】

①美盛德：赞美盛世德政。　形容：描述。

②长言：长篇。　寄意：寄托心意。

③词切：言词恳切。

④紫气：祥瑞的气。多附会为帝王、圣贤或宝物出现的先兆。　干霄：冲云霄。

⑤群雄乱夏：指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首领扰乱华夏。史称“五胡乱华”。

⑥龚：通“恭”，亲自。　徂（cú 粗阳）征：往，前往征讨。语见《尚书·大禹谟》：“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徂，往。

⑦戎车：兵车，战车。

⑧游氛：浮游于空中的云气。比喻战乱。

⑨克剪：克服剪灭。　妖霸：邪恶的霸主。

⑩四海：指四海之内。古代人认为中国四周皆有海，四海之内即普天之下。语见《尚书·大禹谟》："文命敷于四海。" 从风：归服。

⑪八垠（yín 银）：八方的界限。

⑫既宁且一：既安宁又统一。

⑬帝：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旁求：遍求，广求。语见《尚书·说帝上》："旁求于天下。"朱熹注："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

⑭搜贤：搜访贤能的人。 举逸：举逸民的简略。逸民指避世隐居的贤者。语见《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⑮岩隐：在深山隐居的人。 投竿：举竿垂钓，此指垂钓的人。语见《庄子》："投竿东海，旦旦而钓。"

【译文】

颂这种文体，是赞美盛世德政的描述，也可以长篇寄托心意。不写文章二十年了，然而恳切的言词在心中，怎么能沉默呢？于是乎写了这篇颂。颂词说：祥瑞之气上冲云霄，群雄扰乱华夏。国王亲自前往征伐，屡次驾驶战车。扫荡浮游于空中的云气，克服剪灭邪恶的霸主。四海服从，八方逐渐教化。政教没有化外之区，既安宁又统一。停止战争收起兵器，只是关心文化。皇帝乃遍求天下，搜访贤能的人，举荐隐居的人。隐居垂钓的人，有奇异才能的人都出来了。

【原文】

亹亹卢生①，量远思纯②。钻道据德③，游艺依仁④，旌弓既招⑤，释褐投巾⑥。摄齐升堂⑦，嘉谋日陈。自东徂南，跃马驰轮⑧。僭凭影附⑨，刘以和亲⑩ 。

【注释】

①亹亹（wěi 伟）：勤勤不倦的样子。语见《诗经·文王》："亹亹文王，令闻不已。"

②量远：度量宏远，。　思纯：思想纯正。

③钻道：钻研规律。　据德：根据道德。《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

④游艺：置身于六艺的活动，后来泛指学艺修养。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　依仁：依靠仁义。《论语·述而》："依于仁，游于艺。"

⑤旌（jing 京）弓：按古礼，君有所命，招唤大夫用旌，招唤士用弓。旌，用旄牛尾和彩色鸟羽作竿饰的旗。

⑥释褐：（hè 赫）：脱掉平民穿的粗布衣服，表示做官。褐，粗布衣服。　投巾：扔掉士人戴的帽子。巾，以葛或缣制成，形如帙，横着于额上。虽尊卑共用，但主要是士人使用。

⑦摄齐（zi 资）升堂：提起下裙向堂上走。古时穿长袍，升堂时提起衣裙，防止跌到，表示恭谨有礼。摄，提起。齐，衣裳缝了边的下裙。语见《论语·乡党》："摄齐升堂，鞠躬如也。"

⑧跃马：策马驰骋腾跃。喻富贵得志。　驰轮：车轮奔驰。

⑨僭凭：《北史》卷三十一作"僭冯"，是。僭号的冯弘。冯，北燕冯弘。　影附：如影附身，比喻归顺、服从。

⑩刘：指南朝宋国皇帝刘义隆。卢玄曾出使刘宋。刘义隆曾与他谈话很久。　和亲：和睦相亲。

【译文】

勤勉不倦的卢先生，度量宏远思想纯正。钻研规律依据道德，置身于六艺的活动依靠仁义。既然皇帝用旌弓相招，脱掉布褐扔掉士巾。提起下裙向堂上走，好的计谋天天陈述。从东到南，策马驰骋腾跃和车轮奔驰。僭号的冯弘归顺，刘义隆也和睦亲善。

【原文】

茂祖茕单①，夙罹不造②。克己勉躬③，聿隆家道④。敦心六经⑤，游思文藻⑥。终辞宠命⑦，以之自保。

【注释】

①茂祖：崔绰的字。崔绰，博陵郡安平县（今属河北省）人，少孤，学行修明，任官郡功曹史。 茕（qiónɡ 穷）单：没有兄弟，孤单。

②夙罹（lí 离）：早早地遭遇。罹，遭遇。 不造：不幸，指丧父。《诗经·闵予小子》："闵予小子，遭家不造。"

③克己：克制自己。 勉躬：勉励自己。躬，自身。

④聿：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

⑤敦心：专心。敦，笃。 六经：指《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乐经》早佚。

⑥游思：留心。 文藻：文采。

⑦宠命：加恩特赐的任命。

【译文】

茂祖孤单，过早地遭受不幸。克制自己勉励自己，隆盛了家道。专心六经，注意文采。最终辞掉了加恩特赐的任命，用这种办法自保。

【原文】

燕，常笃信①，百行靡遗②。位不苟进，任理栖迟③。居冲守约④，好让善推。思贤乐古，如渴如饥。

【注释】

①燕：指燕崇，字玄略，广宁郡人。官河内太守，封爵下乐侯。 常：指常陟（zhì 至），字公山，广宁郡人，官上党太守，封爵高邑侯。 笃信：忠诚于信义。

②百行：多方面的品行。

③栖迟：游息，居住。

④居冲：居室空荡。冲，空虚。 守约：保持俭约。

【译文】

燕崇，常陟忠诚于信义，多方面的品行没有缺少的。职位不随便进升，听任常理而居住游息。居室空荡荡的保持勤俭节约。好谦让善于推辞。如渴如饥地思慕贤人喜欢古道。

【原文】

子翼致远①，道赐悟深②。相期以义③，相和若琴。并参幕府④，俱发德音⑤。优游卒岁⑥，聊以寄心。

【注释】

①子翼：高毗的字。毗，勃海郡人，官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　致远：情趣高远。致，情趣。

②道赐：李钦的字。李钦，勃海郡人。官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　悟深：悟性深刻。

③相期以义：以信义相待。期，待。

④幕府：将帅在外的营帐。后泛称衙署。

⑤德音：美好的言词。语见《诗经·谷风》："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⑥优游：优闲自得。语见《诗经·白驹》："慎尔优游，勉尔遁思。"　卒岁：度过一年。

【译文】

子翼情趣高远，道赐悟性深刻。以信义相待，互相和谐如同琴弦。一起参议于幕府，一同发表美好的言词。优闲自得地度过年月，聊以寄托心思。

【原文】

祖根运会①，克光厥猷②。仰缘朝恩③，俯因德友④。功虽后建，禄实先受。班同旧臣⑤，位并群后⑥。

【注释】

①祖根：许堪的字。祖堪，博陵郡人。官至河西太守，封爵饶阳子。 运会：时势，运气好。

②克光：能够光大。克，能。 厥猷：那种道术。语见《尚书·蔡仲之命》："克慎厥猷。"

③仰缘：上面仰仗。缘，凭借。 朝恩：朝廷的恩典。

④俯因：下靠。俯，低头。因，依靠，凭借。 德友：有德的朋友。

⑤班：排列的顺序，等级。

⑥位：职位。 群：朋辈。

【译文】

许祖根运气好，能够光大那种道术。上面仰仗朝廷的恩典，下面依靠有德的朋友。功劳虽然后建，俸禄确实优先享受。等级如同旧臣，职位并列在朋辈后面。

【原文】

士衡孤立①，内省靡疚②。言不崇华③，交不遗旧④。以产则贫⑤，论道则富。所谓伊人⑥，实邦之秀⑦。

【注释】

①士衡：杜铨的字。杜铨，京兆郡杜陵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杜预五世孙，北魏人。学涉有长者风，器貌瑰雅。被征为中书博士。因迁葬魏世祖拓跋焘外祖父密豹，以为宗正。迁散骑侍郎，转中书侍郎。赐爵新丰侯。卒，赠平南将军、相州刺史、魏县侯、谥曰宣。《魏书》卷四十五有传。 孤立：此同特立，卓立。

②内省：内心反省。 靡疚：没有悔恨。疚，悔恨。

③崇华：崇尚浮华。

④遗旧：忘掉故旧。

⑤产：财产，产业。

⑥伊人：这个人。语出《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⑦邦：国家。

【译文】

杜士衡卓然特立，内心反省没有悔恨。言论不崇尚浮华，交接不忘掉故旧。以财产而论则贫穷，以道术而论则富有。说到这个人，实在是国家的俊秀。

【原文】

卓矣友规①，秉兹淑量②。存彼大方，摈此细让③。神与理冥④，形随流浪⑤。虽屈王侯，莫废其尚。

【注释】

①友规：韦阆（láng郎）的字。韦阆，京兆郡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世为三辅望族。少有器度。历官咸阳太守、武都太守。《魏书》卷四五有传。

②秉兹淑量：秉承这种美好的度量。《魏书·高允传》作"禀兹淑亮"。

③细让：琐碎的谦让。

④神与理冥：神气与哲理冥合。冥，深。

⑤形随流浪：形体随俗漂泊浪荡。

【译文】

卓越的友规，秉承这种美好的的度量。保存那种大方，摈弃此种琐碎的谦让。神气与理念相冥合，形体随俗漂泊浪荡。虽然屈身于王侯，而没有废弃他的高尚。

【原文】

赵实名区①，世多奇士。山岳所钟②，挺生三李③。矫矫清风④，抑抑容止⑤。初九而潜⑥，望云而起。诜尹西都⑦，灵惟作傅⑧。垂训王宫⑨，载理云雾⑩。熙虽中夭⑪，迹阶郎署⑫。余尘可挹⑬，终亦显著。

【注释】

①赵：赵郡（治所在今河北省赵县）。 名区：有名的地区。

②钟：聚集。

③三李：指李诜、李灵、李熙。三人都是赵郡人。

④矫矫（jiǎo 绞）：出众的样子。 清风：清高之风。

⑤抑抑：谦谨的样子。 容止：形貌举动。

⑥初九：八卦中卦下阳爻的名称 。此指乾卦。 潜：指龙潜水底。喻人才不被重用。《周易·乾》："初九，潜龙勿用。"

⑦诜：李诜，字令孙，赵郡平棘县（今河北省赵县）人。官至京兆太守。尹：治理。 西都：长安，此指京兆郡。

⑧灵：李灵，字虎符，赵郡平棘县人。历官中书博士、侍郎、淮阳太守、建威将军、中散、内博士、平南将军、洛州刺史。卒，赠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定州刺史。赠爵钜鹿公，谥曰简。《魏书》卷四十九有传。 作傅：作师傅。据《魏书·李灵传》，"灵以学优温谨，选授高宗经。"

⑨垂训：留下训诫。

⑩载：动词词头。 云雾：此指学问上的困惑。

⑪熙：李熙，字仲熙，赵郡平棘县人。神麚中被征，拜中书博士，转侍郎。以使沮渠有功，赐爵元氏子，加中垒将军。卒，赠镇东将军，豫州刺史，谥曰庄。

⑫迹阶：业迹的官阶。 郎署：官署名。

⑬余尘：余韵，风韵。 可挹：可以挹取。

【译文】

赵郡实在是有名的地区，历世多出名士。山岳的精华所聚集，挺拔地诞生了三位李氏。出众的清高之风，谦虚谨慎的举动行止。初九卦爻而潜龙，望见云彩而腾起。李诜治理京兆郡，李灵作了太子的师傅。留下训诫在王宫，理清了学问上的云雾。李熙虽然中途夭折，足迹也踏上郎署。他的余韵可以挹取，最终亦很显著。

【原文】

仲业渊长①，雅性清到②。宪章古式③，绸缪典诰④。时值险难，常一其操⑤。纳众以仁⑥，训下以孝。化彼龙川⑦，民归其教⑧。

【注释】

①仲业：张伟的字。　渊长：渊源流长。此指家学。据《魏书》卷八十四本传，张伟的高祖张敏，为晋朝秘书监。

②清到：犹清致，清高的风致。

③宪章：效法。语见《中庸》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④绸缪：指修造深奥。　典诰：典指古书《五典》，诰指《尚书》中的"仲虺之诰"、"康诰"、"酒诰"等。泛指古代典籍。

⑤常一其操：他的操行经常是一贯的，不因时势而变化。《魏书·张伟传》谓伟"性恬平，不以夷峻易操，清雅笃慎，非法不言。"

⑥纳众以仁：用仁慈的态度接纳众弟子。《魏书·张伟传》谓伟"儒谨泛纳，勤于教训，虽有顽固不晓，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

⑦龙川：地名。张伟末任官为营州刺史，营州治所在和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龙川当在和龙城附近。以龙川代称营州。

⑧民归其教：人民归顺于他的教化。《魏书·张伟传》称"（伟）在州郡以仁德为先，不任刑罚，清身率下，宰守不敢为非。"

【译文】

张仲业的家学渊源流长，雅性高洁周到。效法古式，精通深奥的典籍。时代正遇艰险困难，他的操行却一贯。以仁慈的态度接纳众弟子，用孝道教训下边的人。教化施于那龙川地方，人民归顺于他的德政。

【原文】

迈则英贤①，侃亦称选②。闻达邦家③，名行素显。志在

兼济④，岂伊独善⑤。绳匠弗顾⑥，功不获展。

【注释】

①迈：祖迈，范阳郡人，官至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 。

②侃：祖侃，字士伦，范阳郡人，官至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 称选：可与选拔的优秀人材相称。选，选拔。

③闻达：发达闻名，受称誉。《论语·颜渊》："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④兼济：都能成功，都能办成。济，成。

⑤伊：句中语气词。 独善：保持个人的节操。语见《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⑥绳匠：掌握准绳的匠人，此喻掌握法度的上司。

【译文】

祖迈英俊贤能，祖侃也与选拔出的优秀分子相称。在家乡在国家都受到称誉，名望与行为一向显赫。志向在于兼济天下，岂能仅仅保持个人的节操。掌握准绳的匠人没有惠顾，功业没能获得施展。

【原文】

刘、许履忠①，竭力致躬②。出能骋说③，入献其功。辎轩一举④，挠燕下崇⑤。名彰魏世，享业亦隆。

【注释】

①刘：刘策，中山郡（今河北省定县）人。官至东郡太守，封爵蒲县子。 许：许琛，常山郡（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官至濮阳郡太 守，封爵真定子。 履忠：遵行忠道。

②竭力致躬：对父母竭力尽孝，对君主献身尽忠。《论语·学而》："事父母能 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致躬，即致身，献身出仕。

③骋说：纵马奔驰地去游说。

④辎(yóu 由)轩:轻车,使臣所乘之车。　一举:一发动。

⑤挠燕:使燕国屈服。挠,屈服。燕,指冯跋建立的北燕,十六国之一。下崇:使冯崇成为下臣。崇,冯崇,北燕主冯弘的世子,据《魏书·冯跋传》,魏太武帝拓跋焘"使给事中王德陈示成败,崇遣邈入朝。"邈,崇的同母弟。刘策或许琛可能参与了王德的行动。

【译文】

刘策、许琛遵行忠道,竭力尽孝献身尽忠。出朝能驰骋游说,入朝能献其功。轻车一发动,使燕屈服,使冯崇成为下臣。名声昭彰于魏朝,享受的功业也隆盛。

【原文】

道茂夙成①,弱冠播名②。与朋以信,行物以诚③。怡怡昆弟④,穆穆家庭⑤。发响九皋⑥,翰飞紫冥⑦。频在省闼⑧,亦司于京。刑以之中⑨,政以之平⑩。

【注释】

①道茂:宋宣的字。宋宣(?～公元446年),西河郡介休县(今属山西省)人。初拜中书博士,寻兼散骑常侍,使刘义隆。加冠军将军,赐爵中都侯,领中书侍郎,行司隶校尉。卒,赠司隶,谥简侯。　夙(sù 素)成:早成,早熟。夙,早。

②弱冠:二十岁。古时男子二十岁为成人,初加冠,体还未壮,故称。播名:名声传扬。

③行:给与,赐。　物:别人。

④怡怡:和顺的样子。《论语·子路》:"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后因以指兄弟的情谊。　昆弟:兄弟。昆,兄。

⑤穆穆:端庄盛美的样子。

⑥发响:发响声,此指鹤鸣,喻谏言。　九皋:深远的水泽淤地。语见《诗经·鹤鸣》:"鹤鸣九皋,声闻于天。"

⑦翰飞:高飞。　紫冥:天空。

037132

⑧省闼(tà 踏):禁中,宫中。

⑨以之中:用的是中和。

⑩以之平 :用的是平允。

【译文】

宋道茂早年成熟,二十岁就扬名。以信义与朋友相交,给别人以真诚。兄弟之间和顺 ,家庭美好。发响声于深远的水泽淤地,高飞于天空。频频在宫中做官,也任职于京中。刑罚用的是中和,行政用的是平允。

【原文】

猗欤彦鉴①,思参文雅②。率性任真③,器成非假④。靡矜于高⑤,莫耻于下。乃谢朱门⑥,归迹林野⑦。

【注释】

①猗欤:叹美词。语见《诗经·潜》:"猗与漆沮。" 彦鉴:刘遐的字。刘遐,燕郡(今北京市)人。官至中书郎。

②思参:思想高远。

③率性:顺着本性而行,禀性。 任真:听任自然。

④器成:即成材。

⑤靡矜(jīn 巾)于高:在高位不骄傲。

⑥朱门:红漆门。古代王侯贵族的住宅大门漆成红色,表示尊贵,因称豪门为朱门。

⑦归迹:辞官隐居。

【译文】

美哉刘彦鉴,思想高远而文雅。禀性听任自然,成了大材非假。在高位不骄傲,处于下位不感到耻辱。于是谢别权贵,辞官归隐于林深野处。

【原文】

宗敬延誉①，号为四俊②。华藻云飞③，金声夙振④。中遇沉疴⑤，赋诗以讯。忠显于辞，理出于韵⑥。

【注释】

①宗敬：邢颖的字。邢颖，河间郡鄚县（今河北省任丘市鄚州镇）人。以才学知名。初拜中书侍郎，假通直常侍、宁朔将军、平城子，衔命使于刘义隆。后以病还乡里。卒，赠冠军将军、定州刺史，谥曰康。　延誉：播扬名誉。

②四俊：四俊杰之一。

③华藻：华丽的文采。藻，文采。

④金声：金属乐器之声。此喻名声。　夙振：早振。

⑤沉疴（kē 科）：重病。

⑥理出于韵：情理出现于神韵。

【译文】

邢宗敬名誉播扬，号为四俊之一。华丽的文采如同云飞，名声早就响振。中途遇到重病，赋诗加以问讯。忠心显现于言词，情理出现于神韵。

【原文】

高沧朗达①，默识渊通②。领新悟异，发自心胸。质侔和璧③，文炳雕龙④。耀资天邑⑤，衣锦旧邦⑥。

【注释】

①高沧：《魏书·高允传》三十五人被征名单中作“高济”。《北史·高允传》亦如此。沧，字叔民，勃海郡人，历官沧水郡太守，封爵浮阳侯。　朗达：高明豁达。

②默识：心记，领悟。《论语·述而》：“默而识之。”　渊通：渊博精通。

③质：品质。　侔（móu 谋）：等同于。　和璧：春秋时楚人和氏所得的

宝玉。称和氏之璧，省称和璧。

④文炳：文章光彩。 雕龙：喻善于文辞，有若雕镂龙文。

⑤耀姿：显耀姿质。 天邑：帝都。语见《尚书·多士》："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

⑥衣锦：穿锦绣衣服。 旧邦：故乡。

【译文】

高沧高明豁达，心记的学问渊博精通。领会新的和悟出奇异的事物，都是发自内心。品质等同于和氏璧，文章光彩如同雕龙。显耀姿质于帝都，穿着锦绣的衣服回归故乡。

【原文】

士元先觉①，介焉不惑②。振袂来庭③，始宾王国④。蹈方履正⑤，好是绳墨⑥。淑人君子⑦，其仪不忒⑧。

【注释】

①士元：李熙的字。李熙，雁门郡人，官至太平郡太守，封爵平原子。先觉：认识事物在一般人之先。

②介：耿直。

③振袂（mèi 妹）：举起袖子。

④宾：归服，顺从。

⑤蹈方履正：犹言循规蹈矩。

⑥绳墨：木匠以绳濡墨打直线的工具。喻规矩或法度。

⑦淑人：善良的人。语见《诗经·鼓钟》："淑人君子，怀允不忘。"

⑧不忒：没有差错。

【译文】

李士元先知先觉，耿直而不迷惑。举着袖子来到朝廷，开始归顺王国。循规蹈矩，喜好按法度办事。正人君子，他的礼仪没有差错。

【原文】

孔称游、夏[1]，汉美渊、云[2]，越哉伯度[3]，出类逾群。司言秘阁[4]，作牧河汾[5]。移风易俗，理乱解纷。融彼滞义[6]，涣此潜文[7]，儒道以析，九流以分[8]。

【注释】

①孔：孔子。　游：子游（公元前506年～?），言偃的字，孔子弟子，春秋时吴国人。长于文学，仕鲁，曾为武城宰。　夏：子夏，卜商（公元前507～前400年）的字，春秋时卫国人，孔子的弟子。相传曾讲学于西河，序《诗》传《易》，为魏文侯师，有子早死，痛哭失明。

②渊：子渊，王褒的字，蜀郡人，西汉时的文学家，以赋著名。　云：子云，扬雄的字，蜀成都人，西汉时的词赋家。

③伯度：游雅的字。游雅（? ～公元461年），小名黄头，广平郡任县（今属河北省）人，少好学，有高才。历官中书博士、东宫内侍长、著作郎、散骑侍郎、建威将军、太子少傅、建义将军、散骑常侍、平南将军、东雍州刺史，封爵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征为秘书监，委以国史之任。卒，赠相州刺史，谥曰宣侯。

④秘阁：秘书监。

⑤河汾：黄河与汾河流域。游雅任东雍州刺史，东雍州州治在今山西省新绛县，处于黄河与汾河之间。

⑥滞义：晦涩难解的含义。

⑦潜文：字义隐涩的文章。

⑧九流：战国时期九个学术流派。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后来作各学术流派的泛称。

【译文】

孔子称赞子游、子夏，汉朝赞美王子渊、扬子云。卓越的游伯度，出类超群。掌管言论于秘书监，作州牧于黄河和汾河之滨。移风易俗，治理混乱调解纷争。通解那种晦涩难解的含义，涣发了

此种隐涩文章。儒道得以剖析，各种学术流派得以区分。

【原文】

崔、宋二贤[1]，诞性英伟[2]。擢颖闾阎[3]，闻名象魏[4]。謇謇仪形[5]，邈邈风气[6]。达而不矜，素而能贲[7]。

【注释】

①崔：崔建，字兴祖，博陵郡人，官至廷尉正，封爵安平子。 宋：宋愔（yīn音），西河郡介休县（今属山西省）人，官至广平郡太守，封爵列人侯。

②诞：发语词。

③擢颖：选拔才能拔尖的人。 闾阎：泛指民间。闾，里门。阎，里中门。

④象魏：宫廷外的阙门。喻宫中。《周礼·天官大宰》："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

⑤謇謇（jiǎn俭）：忠贞。 仪形：仪表。

⑥邈邈：深远。 风气：风度。

⑦素而能贲：朴素而且能够修饰。贲，花纹，比喻修饰，装饰。

【译文】

崔建、宋愔二位贤人，生得雄伟英俊。挺拔脱颖于民间，闻名于朝廷。忠贞的仪表，深沉的风度。豁达而不骄傲，朴素而能够修饰。

【原文】

潘符标尚[1]，杜熙好和[2]。清不洁流[3]，浑不同波[4]。绝希龙津[5]，止分上科[6]。幽而逾显，损而逾多。

【注释】

①潘符：潘天符，长乐郡人，官至州主簿。 标尚：风度高尚。标，风度。

②杜熙：长乐郡人，官至郡功曹。

③清不洁流：清澈不能要求整个河流都洁净。

④浑不同波：浑然而不同波逐流。

⑤绝希：极少。　龙津：龙门。此指跃入龙门。

⑥上科：上等的类别。

【译文】

潘符风度高尚，杜熙喜好和气。清澈了不能要求整条河流都洁净，浑然而不同波逐流。极少机会能跃入龙门，能守住名分在上科。自处幽微而更加显著，亏损自己反而所得更多。

【原文】

张纲柔谦①，叔述正直②，道雅洽闻③，弼为兼识④。拔萃衡门⑤，俱渐鸿翼⑥。发愤忘餐，岂要斗食⑦。率礼从仁⑧，罔愆于式⑨。失不系心，得不形色。

【注释】

①张纲：中山郡人，官至征东将军、从事中郎。

②叔述：上谷郡人，官至中书郎。《魏书·高允传》和《北史·高允传》均作“叔术”。

③道雅：王道雅，雁门郡人，官至秘书郎。　洽闻：知识丰富，见闻广博。

④弼：闵弼，雁门郡人，官至秘书郎。　兼识：多方面的知识。

⑤衡门：横木为门，喻简陋的房屋。后借指隐者所居。语见《诗经·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⑥俱渐鸿翼：都逐渐成功了。喻辅佐朝廷的人材。渐鸿，见《周易·渐》卦。

⑦斗食：指俸禄较低的官位。以禄少，一年不满百石，计日以斗为数而名。

⑧率礼：遵循礼。率，遵循。　从仁：服从仁。

⑨罔愆（qiān 千）：没有过错。罔，无，没有。

【译文】

张纲柔顺谦虚，张叔述正直，王道雅见闻广博，闵弼有多方面的知识。拔萃于简陋的房屋，全都逐渐走向成功。发愤忘食，难道是为了要取俸禄较低的官位。遵循礼服从仁，在法式上没有过错。失掉了不记挂在心，得到了不形诸颜色。

【原文】

郎苗始举①，用均已试。智足周身②，言足为治。性协于时，情敏于事③。与今而同，与古曷异？

【注释】

①郎苗：中山郡人，官至卫大将军，从事中郎。

②周身：周全自己。

③敏：敏捷，勤勉。

【译文】

郎苗开始被征举的时候，才能均已被测试过。智谋足以周全自身，言论足以从事治理。性情协调于时代，情感勤勉于事业。与现在的人相同，与古代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原文】

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洁己①，惟义是敦②。日纵醇醪③，逾敬逾温④，其在私室，如涉公门⑤。

【注释】

①侯生：侯先生，指侯辩。侯辩，上谷郡人。官至大司马从事中郎。洁己：洁身自好。

②敦：厚道。

③醇醪（chún láo 纯劳）：味厚的美酒。

④温：温和，和气。

⑤公门：衙门。

【译文】

事物以利益为转移，人因为酒才发昏。侯先生洁身自好，只以义气为敦厚。每天纵情饮美味的酒，越发恭敬越发温和。他在家里，如同步入衙门。

【原文】

季才之性①，柔而执竞②。届彼南秦③，申威致命④。诱之以权，矫之以正⑤。帝道用光⑥，边土纳庆⑦。

【注释】

①季才：吕季才，赵郡人，官至陈留郡太守，封爵高邑子。

②执竞：坚持强劲。竞，强劲。

③南秦：南边的秦国。指鲜卑乞伏国仁所建立的西秦政权。神䴥四年（公元431年）亡于北魏。

④申威：申明皇威。　致命：传达命令。致，传达。

⑤矫之以正：以正义矫正他。

⑥帝道：皇帝的正道。　用光：得以光大。

⑦纳庆：贡献吉庆。

【译文】

吕季才的性格，温柔而能坚持强劲。到达那南方的秦国，申明皇威传达命令。以权益引诱他，以正义矫正他。帝道得以光大，边疆的土地贡献吉庆。

【原文】

群贤遭世，显名有代①。志竭其忠，才尽其概②。体袭

朱裳[3]，腰纽双佩[4]。荣曜当时，风高千载[5]。君臣相遇，理实难偕[6]。昔因朝命，与之克谐[7]。披衿散想[8]，解带舒怀。此昕如昨[9]，存亡奄乖[10]。静言思之，中心九摧[11]。挥毫颂德，潸尔增哀[12]。

【注释】

①有代：有了时代。

②概：限度。

③袭：穿。 朱裳：红色的衣裳，做官人穿的公服。此指做官。

④纽：拴着。 双佩：两个佩饰品如佩玉之类，古代官员的装束。

⑤风高：风范高超。

⑥理实难偕：按常理实在难以一起实现。

⑦与：百衲本及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高允传》作“举”。 克谐：能够协调。

⑧披衿：敞开衣衿，多喻舒畅心怀。衿，通“襟”。 散想：随意遐想。

⑨昕：《魏书·高允传》作“忻”，是。忻，通“欣”，心喜。

⑩奄乖：忽然不协调。

⑪九摧：九次被摧残，泛指多。

⑫潸（shān 山）：涕泪交流。《魏书·高允传》作“漼（cuǐ 璀）”，义同“潸”。

【译文】

群贤遇到了机遇，有了显名的时代。志向是竭尽其忠，尽着他们的限度发挥才能。身穿红色的衣裳，腰上拴着双佩。荣耀于当时，风范高超于千载。君臣相遇，按常理实在难以在一起实现。昔日因为朝廷的命令，与他们能够协调在一起了。敞开衣襟随意遐想，解开衣带舒展情怀。此种喜悦如同昨日，生死存亡忽然太不协调了。静静地自言自语地思考这件事，心中如同九次被摧残。挥笔歌颂德政，涕泪交流增加了悲哀。

刘凤翥 译注

中　兴　颂

元　结

【作者】

元结(公元719～772年),字次山,号漫叟。河南鲁山人。北魏常山王元遵之后。唐代著名诗人和散文家。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应进士举,次年登第。安史乱起,他率全家族人南奔,避难于猗玗洞(在今湖北大冶),因号猗玗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任右金吾兵曹参军,累迁水部员外郎。代宗时,任道州刺史,调容州,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使。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奉诏入京,病逝于长安。在地方任官期间,同情民生疾苦,又具军政才干,颇有政绩。他的作品有诗、赋、颂、箴、书、序、论、表各种体裁,所作诗歌务求淳朴、充实。散文笔力雄健,意气超拔,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导者之一。尤以针砭时弊、短小精悍的杂文和山水景物小记见长,并且对后世的韩愈、柳宗元影响很大。今有《元次山集》和他编选的《箧中集》传世。

【题解】

《中兴颂》是元结在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任水部员外郎兼荆南节度使吕湮判官时写的一篇颂文。"颂"是古代一种称扬功德的文体。文章称颂唐肃宗讨伐安禄山、史思明叛军,收复两京地区,迎奉逃难在蜀郡的玄宗返回京师长安,使唐朝得以中兴的丰功伟业。赞扬忠于唐朝的将士为

平叛立下的功劳，殉难的忠烈之士英名与世长存。鞭挞了叛乱的边将和失节的逆臣的可耻行径。文风质朴古雅，清峻雄健，继承秦朝泰山刻石的用韵法，三句一韵，并根据内容变换韵脚。这篇颂文在大历六年（公元771年）由参加过讨伐安史之乱的名臣、当时的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摹刻于浯溪与湘江交汇处临江的一石崖上，至今犹存。

【原文】

天宝十四载①，安禄山陷洛阳②。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③，太子即位于灵武④。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⑤。於戏⑥！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颂曰：

噫嘻前朝⑦，孽臣奸骄⑧，为昏为妖⑨。边将骋兵⑩，毒乱国经⑪，群生失宁。大驾南巡⑫，百寮窜身⑬，奉贼称臣⑭。天将昌唐，繄睨我皇⑮，匹马北方⑯。独立一呼，千麾万旗⑰，我卒前驱。我师其东⑱，储皇抚戎⑲，荡攘群凶⑳。复服指期㉑，曾不逾时，有国无之㉒。事有至难，宗庙再安㉓，二圣重欢㉔。地辟天开，蠲除妖灾㉕，瑞庆大来㉖。凶徒逆俦㉗，涵濡天休㉘，死生堪羞。功劳位尊，忠烈名存，泽流子孙。盛德之兴，由高日升，万福是膺㉙。能令大君㉚，声容沄沄㉛，不在斯文。湘江东西㉜中直浯溪㉝，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何千万年！

【注释】

①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元742～756年）。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载，年。

②安禄山(公元703～757年)：本名轧荦山。母突厥人。营州柳城杂胡。唐安史之乱的祸首。通晓边境数种少数民族语言，有勇力，貌似顺从，内心狡猾。受唐玄宗、李林甫宠信，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他招兵买马，伺机夺取唐朝政权。于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兴兵作乱，攻陷洛阳，次年正月自称大燕皇帝。同年遣军陷长安。从此，唐朝的半壁江山陷于长期战乱之中。至德二载，被其子安庆绪所杀。　陷：攻破。

③天子：指唐玄宗。　幸：指帝王到达某地。　蜀：蜀郡，治所在今四川成都。

④太子：指唐玄宗第三子李亨。他随玄宗南逃，至马嵬坡，父老遮道请留天子讨贼，李亨留下后，至于灵武县(今宁夏灵武)即皇帝位(是为肃宗)。

⑤上皇：指唐玄宗。肃宗即皇帝位后，尊玄宗为“上皇天帝。”

⑥於戏(wū hū 乌乎)：同呜呼，表感叹的语气词。

⑦噫嘻：感叹词。　前朝：指玄宗当政时期。

⑧孽臣：罪孽之臣，指叛乱的安禄山、史思明。　奸骄：奸佞之臣，指李林甫、杨国忠。

⑨为昏：遮蔽圣明。　为妖：兴风作乱。

⑩边将：指安禄山等。　骋兵：纵兵作乱。

⑪毒乱国经：破坏国家的纲纪法度。

⑫大驾：皇帝乘坐的车驾，此处代指皇帝。　南巡：指唐玄宗避乱奔蜀。

⑬百寮：百官。　窜身：逃跑，藏匿。

⑭奉贼称臣：向安禄山屈膝称臣，指李希烈、张均、张垍等失节的大臣。

⑮繄(yì 意)睨：繄，句首助词。睨，视，意为晓示。　我皇：指唐肃宗。

⑯匹马北方：指肃宗奋战北方，兴复唐朝社稷。

⑰千麾万旗(yú 于)：犹言千军万马。

⑱我师其东：大唐的军队东进征讨叛军。

⑲储皇：指皇太子李俶(后改名李豫)。　抚戎：抚军，此处指作统帅。

⑳荡攘：扫荡，铲除。

㉑复服：意为收复失地。　服，泛指各地区。据《周礼·夏官·职方氏》周朝诸侯国以距京畿远近的不同，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

夷服、镇服、藩服，合称九服之国。 指期：预定的期限。

㉒ 有国无之：意为前代所未有。

㉓宗庙：古代天子、诸侯祭祀祖宗的地方，这里指国家。

㉔二圣：玄宗、肃宗。

㉕蠲（juān 捐）除：消除。 妖灾：指安史兵祸。

㉖大来：吉祥相继而至。

㉗逆俦（chóu 仇）：指官员中变节附逆之辈。俦，辈。

㉘涵濡：浸渍，比喻蒙受优厚的恩泽。 天休：天赐的福佑，此指皇帝的恩惠。休，福。

㉙万福是膺：享受神灵赐予的多福。膺，受。

㉚大君 ：指唐肃宗。

㉛沄沄（yún 云）：水流汹涌状。

㉜湘江东西：湘江的流向由西南向东北，至祁阳县境一段，曲折则为东西流向。

㉝中直浯溪：浯溪在祁阳城南，自南而北汇入东西流向的湘江中游。元结当时结庐在浯溪之畔。

【译文】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攻陷东京洛阳。第二年，又攻陷西京长安，玄宗南行幸临蜀郡，太子在灵武即皇帝位。天宝十六年，皇帝率军队转移到凤翔驻札，在当年收复了西京与东京，太上皇自蜀郡回到京师长安。呜呼！前朝的帝王，凡具有美盛的品德、建立丰功大业，必被人们歌颂。如今歌颂皇帝兴复唐朝的功业，将文章铭刻于金石之上，不是熟稔文学，谁能适宜于撰写这样的颂文呢？颂词曰：

唉呀前朝，罪孽的叛臣奸诈逞骄，作乱兴妖。那边疆的叛将纵兵叛乱，破坏国家经纶，百姓不得安宁。玄宗皇帝奔蜀南巡，百官逃窜，向逆贼称臣。天意中兴大唐，晓示我肃宗皇帝，匹马奋战北方。独立一呼，千军万马群起响应，我大唐的将士争做讨贼的

前驱。王师东征，太子为统帅，扫荡叛逆的群凶。收复失地，不曾超过限期，这般迅疾，前代无之。这样最难的大事都能实现。宗庙再次得安，二帝重新欢聚。大唐中兴，犹如开天辟地，消除妖灾，吉祥大量而来。凶徒与附逆之流，曾受皇帝的恩泽，死者该死，生者可羞。平叛立功，地位尊荣，忠烈之士，英名长存，恩泽流传子孙。中兴的盛德，如日高升，应该享受万种福份。能使伟大的君王，音容形象如洪流浩荡，不只在此文章。湘江由西向东，浯溪向北汇入其中，石崖比天高隆。可供琢磨刻铭，刊刻颂文一篇，流传千年万年！

孙晓林　译注

五　箴并序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箴，即箴铭，是古文的一种文体，内容包含有警戒、规劝意思。《五箴》，从五个方面进行反思，警戒自己。表示不因身处困顿而消沉，仍要坚持道义行事。序言感叹年未四十，已鬓白齿脱，未老先衰，但表示不消沉，而要反省激励自己。《游箴》表示不能安于饱食终日，无所作为。《言箴》是说发表言论不看环境对象，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行箴》是说所作所为只要符合道

义、法度，决不忏悔。《好恶箴》是说交际之道的好恶，应以道义为标准。《知名箴》是说自恃有才，锋芒毕露，急于成名，必遭打击。这是韩愈对社会经验的总结，曲折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和黑暗。

【原文】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聪明不及于前时①，道德日负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为小人也昭昭矣②！作《五箴》以讼其恶云③。

【注释】

①聪明：聪，耳聪，听力好；明，目明，视力好。

②昭昭：十分明显。

③讼：诉，告。这里是告诫自己。

【译文】

人就怕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失，却不能改正，这是缺乏勇气。我已活了三十八岁，短少的头发一天天变白，活动的牙齿一天天脱落，听力视力已不如以前，学问道德的修养也和当初的抱负一天天背离。这样下去，将成不了君子而最后成为小人，就十分明显了。因此写这篇《五箴》来责备自己的不良表现。

游　箴

【原文】

余少之时，将求多能。蚤夜以孜孜[1]；余今之时，既饱而嬉，蚤夜以无为。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

【注释】

①蚤：通“早”。　孜孜：努力不怠。

【译文】

我年少的时候，要求获得尽可能多的才能，从早到晚勤奋学习，毫不懈怠；现在的我，一吃饱肚子，就去游戏玩乐，从早到晚无所作为。唉呀！我难道不知道吗！这样下去，将为君子鄙弃，而堕落到小人的行列！

言　箴

【原文】

不知言之人，乌可与言[1]？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传。幕中之辩[2]，人反以汝为叛！台中之评[3]，人反以汝为倾！汝不惩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4]？

【注释】

①乌：何。

②幕中：指作者在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任宣武军节度使（治所在汴州）董晋的幕僚，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任徐泗濠节度使（治所在徐州）张建封的幕僚。

③台中之评：指任监祭御史时上疏论天旱人饥，贬为山阳令。

④呶呶（náo 挠）：多言，唠唠叨叨。

【译文】

不懂真知灼见的人，怎么可以和他说话？有真知灼见的人，你沉默不说话也知道你想说什么。在幕府中直率的辩论，人们反而以为存心背叛，在御史台中评议，人们反而以为有意倾轧！你为什么不引以为戒，仍要多言惹祸，危害自己生活呢？

行　箴[1]

【原文】

行与义乖[2]，言与法违，后虽无害，汝可以悔；行也无邪，言也无颇[3]，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恶曷瘳[4]？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为；思而斯得，汝则弗思。

【注释】

①行箴：一作“悔箴”。

②乖：背离。

③颇：偏颇，不正，不公正。

④瘳（chōu 抽）：病愈，引申为恢复元气，改正。

【译文】

行动和道义相反，言论和法度违背，后来虽然没有危害，你也应该忏悔；行为正直无邪，言论没有偏颇，人死精神不死，你忏悔为什么？应该忏悔而不忏悔，你的恶习怎么能改正？不应该忏悔而忏悔，你的良好行为在哪里？言行违背道义法度，即使忏悔也不可挽回；言行符合道义法度，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忏悔。思考一下就会懂得这个道理，你却不去考虑。

好　恶　箴

【原文】

无善而好，不观其道；无悖而恶①，不详其故。前之所好，今见其尤②，从也为比，舍也为雠；前之所恶，今见其臧③，从也为愧，舍也为狂。维雠维比，维狂维愧，于身不详，于德不义。不义不祥，维恶之大；几如是为，而不颠沛④！齿之尚少，庸有不思⑤；今其老矣，不慎胡为？

【注释】

①悖（bèi 倍）：谬误。

②尤：过失。

③臧（zāng 脏）：善。

④颠沛：倾覆、仆倒

⑤庸：通“用”，引申为因而。

【译文】

没有善良的品质，却和他友好，这是因为没有观察他的为人之道；没有谬误的言行，却对他憎恶，这是因为不了解他的缘故。过去友好的，现在发现他的过失，再追随他就是朋比为奸，舍弃他就要成为仇敌；从前憎恶的，现在发现他善良，再去追随他就是羞愧，舍弃他就是神志发狂。或仇敌，或朋比，或狂乱，或羞愧，对自己都是不吉祥，在道德上是不义。不义不吉祥，恶就是大的；难道这样做，会不遭受挫折！过去年纪还少，因而没有深思，现在已经老了，还不谨慎做什么呢？

知名箴

【原文】

内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焉有馀①，厥闻四驰。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无闻，病其晔晔②。昔者子路③，惟恐有闻，赫然千载④，德誉愈尊。矜汝文章，负汝言语，乘人不能，掩以自取⑤。汝非其父，汝非其师，不请而教，谁云不欺？斯以贾憎⑥，掩以媒怨⑦，汝曾不寤⑧，以及于难。小人在辱，亦克知悔⑨，及其既宁，终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铭汝前，汝如不顾，祸亦宜然。

【注释】

①霈（pèi 配）：自满的样子。

②晔晔（yè 夜）：光彩显赫。

③子路：春秋时人，名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孔子的著名弟子。

④赫然：显赫盛大。

⑤掩：夺，袭。

⑥贾（gǔ 古）：买，此处指招致。

⑦媒：媒介，引起。

⑧寤：通“悟”，觉悟。

⑨克：能。

【译文】

本身浅薄的人，急于让人知道他的名声；自以为才学丰富的人，希望他的名声四下传扬。今天告诉你成名方法是：不要怕没有名声，就怕你华而不实。以前，贤人子路，只怕自己有名声，反而千载名声显赫，道德名誉，越加受人尊重。自夸文章美妙，卖弄词藻，利用别人不能这样做，把名声窃取。你本不是他的父亲，你本不是他的老师，人家没有请你，而你就去教他，谁说这样做不是自欺欺人？欺骗别人，招致憎恶，窃取名声，引来怨恨，你竟不觉悟，以致灾难降临。小人在受侮辱时，也能知道悔恨，一到灾难过去，终是不能接受教训。既然你心里已经明白，又铭刻在你座前，如果再不反顾，灾祸降身也是罪有应当。

唐耕耦　译注

后汉三贤赞三首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三贤是指东汉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在《后汉书》同一传中，都是才学超群，但淡于仕途而专心 著书，名声远扬。韩愈为之作赞，简要概述三人事迹，抒发对三人的敬仰之情。

【原文】

王充者何[1]？会稽上虞，本自元城[2]，爰来徙居。师事班彪[3]，家贫无书，阅书于肆，市肆是游。一见诵忆，遂通众流[4]。闭门潜思，《论衡》以修[5]。为州治中[6]，自免归欤。同郡友人，谢姓夷吾[7]，上书荐之，待诏公车[8]，以病不行。年七十馀，乃作《养性》，一十六篇[9]。肃宗之时[10]，终于永元[11]。

【注释】

①王充（公元27～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是东汉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

③班彪（公元3～54年）：字叔皮，汉扶风安陵（今陕西省泾阳县附近）人，光武初为徐县县令，后病免，专心著述，作汉史后传六十五篇，以补《史记》太初以后的遗缺，未完成，由其子班固、女班超续成，即现存的《汉书》。

④众流：众多的流派、百家学说。

⑤《论衡》共八十五篇，今存（缺《招致》一篇）。

⑥治中：官名。东汉州的行政长官刺史的助理，职掌文书案卷。

⑦谢姓夷吾：谢夷吾，字尧卿，东汉会稽山阴人，少为郡吏，后任寿张县令，升为荆州刺史，迁钜鹿太守（钜鹿，治所在今河北省钜鹿县），政绩优异。夷吾荐充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

⑧公车：官车，此处指由公车征召。

⑨《养性》十六篇，已佚。

⑩肃宗：东汉和帝刘肇庙号。

⑪永元：和帝刘肇的年号（公元89～104年）。

【译文】

王充是谁？会稽上虞人。祖籍元城，后迁来此处居住。到京师洛阳，以班彪为师，家境贫寒，没有藏书，就在书店中阅读，经常游览市中书店。一旦过目，常能背诵记忆，这样就精通了诸子百家学说。随后断绝人事来往，闭门在家专心研究，写成《论衡》一书。后又应辟担任治中，自动请求免职返家。同郡的友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才学出众，皇帝下诏用公车征召入京，等待任命，因病没有成行。到七十多岁，写了《养性》一十六篇。肃宗永元年间，病终。

【原文】

王符节信，安定临泾①，好学有志，为乡人所轻②。愤世著论，《潜夫》是名③。述赦之篇，以赦为贼④，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辽⑤，闻至乃惊，衣不及带，屣履出迎⑥。岂若雁门⑦，问雁呼卿。不仕终家，吁嗟先生⑧！

【注释】

①安定临泾：今甘肃省泾川县。

②为乡人所轻：《后汉书》本传云：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

③《潜夫》：指《潜夫论》。本传云：符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

④贼：伤害。

⑤皇甫度辽：指度辽将军皇甫规。

⑥屣履（xǐlǚ 洗吕）：穿鞋而不拔上鞋跟，形容走得急促。

⑦雁门：指雁门太守。皇甫规的乡人，用财货买得雁门太守，去职返

乡，拜见皇甫规，规卧而不起，进门见面后，规就问：你以前在雁门郡食雁，味道美吗？

⑧吁嗟（juē 撅）：叹词。

【译文】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好学有志向，但在家乡受人贱视。恨世道不公，发愤著作，写成《潜夫论》。其中的《述赦篇》，主题很明白，认为屡次大赦，严重残害良民。度辽将军皇甫规听说王符来访，惊喜得很，衣服来不及束带，鞋子来不及拔上鞋跟，急忙出迎。岂像雁门太守到来，规不出迎，一见面就直问你在雁门郡吃雁肉，味道怎样。王符竟不做官，病死家中。唉，值得称赞的先生！

【原文】

仲长统公理①，山阳高平②。谓高干有雄志而无雄才③，其后果败，以此有声。俶傥敢言④，语默无常，人以为狂生。州郡会召，称疾不就，著论见情。初举尚书郎，后参丞相军事⑤，卒不至于荣。论说古今，发愤著书，昌言是名⑥。友人缪袭⑦，称其文章，足继西京⑧。四十一终，何其短耶？呜呼先生！三句用韵，略仿秦碑。

【注释】

①仲长统（公元179～219年）：字公理。

②山阳高平：今山东省济宁地区两城附近。

③高干：东汉末任并州刺史，是袁绍外甥。

④俶傥（chù tǎng 触躺）：卓异不凡。

⑤丞相：指曹操。

⑥《昌言》：书名，共三十四篇，十多万字。

⑦缪袭：东海人，字熙伯，官至尚书、光禄勋。

⑧西京：长安，这里指西汉，实指西汉著名的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

【译文】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郡高平县人。曾对并州刺史高干说，你有雄心壮志而无雄才大略，后来高干果然败亡，因此有了名声。他见解出众，敢于直言，有时沉默不语，有时发表宏论，没有常规，有人把他当成狂生。每当州郡征召他出来做官，常称病不去，写作文章表达他不愿出来做官，而要优游自娱的心情。开初被荐举担任尚书郎，后来在丞相府任参军事，但终于没有荣升。他论说古今时事，发愤著成一书，名叫《昌言》。友人缪袭称赞他的文章足以继承西汉的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四十一岁去世，年寿为什么短耶？唉先生！

唐耕耦　译注

伊尹五就桀赞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孟子·告子下》、《鬼谷子·忤合》、《淮南子·泰族训》等文献记载了“伊尹五就桀”的历史故事，柳宗元读后写了这篇赞及序。文中辩解伊尹之

所以四次离开汤，五次去找夏桀，希望他能录用自己，因为汤当时的势力范围较狭，而桀是夏朝的国王，统治的范围很广。为了尽快建立功业，使天下的百姓能早日解除痛苦，他不惜来回奔波。柳宗元大声称赞这正是伊尹的伟大所在。最后由于夏桀不肯任用他，“乃相汤伐桀”，辅佐汤成为尧舜一般的圣明君主，而天下的百姓也能共享太平。

唐代以后如苏轼等文学家认为：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暗地为自己依附王叔文从而被贬逐的事作辩解。

【原文】

伊尹五就桀①。或疑曰：“汤之仁②，闻且见矣③；桀之不仁，闻且见矣。夫胡去就之亟也④？”柳子曰：“恶⑤！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⑥，而吾生人尧、舜人矣⑦”。退而思曰：“汤诚仁，其功迟；桀诚不仁，朝吾从而暮及于天下可也！”于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从汤。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泽也⑧”！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从汤。以至于百一、千一、万一。卒不可，乃相汤伐桀，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仁至于汤矣，四去之；不仁至于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汤、桀之辨，一恒人尽之矣⑨，又奚以憧憧圣人之足观乎⑩？吾观圣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于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赞》。

【注释】

①伊尹：夏末商初的政治家。名伊，尹是官名。传说他是奴隶出身，原为汤妻有莘氏女陪嫁时带来的臣仆。曾五就桀、五就汤，最后辅佐汤攻灭夏

桀，建立商王朝，被商汤任以国政。汤去世后，又辅助汤的孙太甲即王位，不久，因太甲不理国政，被伊尹放逐，几年后，太甲悔过便接回复位。一说伊尹是被太甲杀死的。　桀：夏朝最末的一个国王，名履癸。他在位时，荒淫暴虐。最后因遭到各部族人民的反抗，被商族成汤所灭，死于南巢（今安徽巢湖北岸）。夏朝灭亡的时间在公元前十六世纪。

②汤：又叫“成汤”，名履，卜辞作“大乙”，商族部落的领袖。曾与有莘氏女通婚，任用伊尹辅政，不断扩充势力，经过十一次出征，陆续吞灭葛、韦、顾、昆吾等方国（约在豫、鲁境内）最后攻灭夏桀，建立商朝。其都城起初在亳（约在今河南商丘一带），灭夏后迁居西亳（约在今河南偃师县西）。

③闻：众人皆知。

④亟（qì 气）：屡次。又读jí（吉），急切。

⑤恶（wū 乌）：表示深切叹息的感叹词或疑问词。

⑥尧、舜：儒家传说中的圣德君主，均以禅让的方式传贤而不传子。尧立国于唐，又称“唐尧”；舜立国于虞，又称“虞舜”。

⑦人：人民，百姓。（参考《孟子·万章上》）

⑧蚤：通“早”。　被：覆盖。

⑨恒人：普通的人。

⑩奚：疑问词，为何。　憧（chōng 冲）：憧憧，喻心意往来不定。

【译文】

伊尹曾经先后五次去找夏桀，希望得到他的重用。有的人对此表示怀疑，说：“汤的仁德，是举世周知和众所瞩目的；而夏桀的不讲仁义，也是世人皆知与有目共睹的。为什么伊尹要频繁地离开汤，去找夏桀呢？”柳先生回答说：“唉！这恰恰是我推崇伊尹为人伟大的所在”。那伊尹，是个圣人。圣人是为天下的人着想，不是单纯为了夏朝或商朝，而他的心是在于天下的人民。伊尹曾经申明说：“哪一位君主能听从我的话呢？能听我的话，就能成为尧、舜一般的贤明君主；我也同时让天下的人民成为尧、舜时代的人民。”他回到自己的处所反复掂量之后说：“汤的确是一位仁君，但他的势力范围不大，我辅佐他的话收效较慢；桀的确是

一位不讲仁义的君主，可是夏王朝的版图大，如果一个早上我能说服夏王，采纳我的政见，晚上就可以推广于天下！”伊尹于是跑到夏朝，然而夏桀不理睬他。只好又回到汤那里。伊尹经过再三考虑后说：“还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么？使天下苍生早日蒙受恩泽啊！”再去找夏桀；不行，又回到汤这里来。伊尹前后五次跑到夏朝，那怕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的希望，他都不肯轻易放弃。终于都遭到拒绝。于是伊尹便下决心，辅佐成汤，出兵打败夏桀。从此使商汤成为尧舜，天下的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人民。这正是我推崇伊尹伟大的所在。伊尹对于讲求仁义的成汤，曾经离开他四次；而对于不讲仁义的夏桀，五次跑到他那儿。由此可见一个伟大人物急于功业达到这等地步呀！如果不是这样，要辨清汤和桀的仁与不仁，普通的人也都能做到，而作为圣人的伊尹，为什么他的主意来回不定，居然会看不到这一点呢？据我的观察：圣人中急于施惠百姓的，没有谁比得上伊尹；而伊尹最伟大的地方，就要算他五次跑到夏朝、争取桀的任用这件事。有感于此，我写成了《伊尹五就桀赞》。

【原文】

圣有伊尹，思德于民，往归汤之仁。曰仁则仁矣，非久不亲。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复反亳殷[1]。犹不忍其迟，亟往以观，庶狂作圣，一日胜残。至千万冀一，卒无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2]，黜桀尊汤[3]，遗民以完。大人无形，与道为偶；道之为大，为民父母。大矣伊尹，惟圣之首！既得其仁，犹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呜呼远哉！志以为诲。

【注释】

①殷：商朝名。盘庚（其在位时间约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早期）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其国号始称“殷”；而成汤创立商朝时（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其国都在亳。本文说“复反亳殷”，是为了叶韵，实际上不包括殷，专指亳都。

②陑（ér 儿）：商代古地名，约在今陕西潼关附近。

③黜（chù 触）：废除。

【译文】

圣人中有一位伊尹，时常考虑施德于人民，就去归从成汤这个仁君。汤虽然讲求仁义，不经历长久的时间，则难以相亲。他反思尽快地实现自己的政见，应该先去夏桀那儿为凭。夏桀那里不行，就回到汤的都城。还是不能忍受时间太慢，又多次去夏朝探看，期望桀能改掉狂乱而做百姓的圣君，有朝一日改变其残虐不仁的本性。他宁肯不放弃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结果不是没有头绪。往夏朝跑了五趟而不感到疲乏，最后安心辅佐成汤。他从陑这个地方征讨夏，赶走了夏桀，使汤君临天下，百姓从此平安。伟大的人物难以看清，他是与道为伍；道是最伟大的，实现它就作人民的父母。伟大呀伊尹，是头等的圣贤！既遇上成汤这样的仁君，还担心实现自己主张太慢。一般人对伊尹的怀疑，我认为这正是伊尹伟大的所在。唉！他离开我们太远了！现在我写下这篇《赞》，从中得到教益。

刘美崧　译注

平淮夷雅

柳宗元

【作者】

柳宗元，见卷二《封建论》。

【题解】

这是柳宗元在柳州听到唐王朝平定淮西藩镇叛乱取得胜利而写的。《诗经·大雅》有《江汉》篇，是赞美西周宣王时，召伯虎奉命平定淮夷的战绩；作者仿其意而写了这篇《平淮夷雅》。据柳宗元同时呈上皇帝李纯的《献平淮夷雅表》(另收入《全唐文》)，此文作于唐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

唐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即拥兵自立，反抗唐朝，举行军事叛乱。唐朝出兵讨伐，但这场平叛战争旷日持久。前两年进行得不算顺利，唐朝廷内有不少大臣主张罢兵，独裴度力排众议，主张继续讨伐。唐宪宗果断地起用裴度为丞相，充淮西宣尉处置使，亲赴前线督师；又任用名将李愬任唐、邓、隋(州)节度使，重新布置军事行动。从而使这场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冬，李愬冒雪出师，直捣叛军巢穴蔡州城，生擒叛乱首恶吴元济。捷报传来，其他割据的藩镇势力纷纷向唐朝表示臣服。柳宗元为此在雅中将唐宪宗与中兴西周的宣王相比拟，认为李愬能兴衰拨乱，唐室复兴有望。柳宗元当时尚贬官柳州任刺史，他离开长安已有十四年之久，而“朝多文臣”，写此诗本非份内之事。作者想要报答国家大恩，情不自禁，效法《诗经》的大雅，呈献

给皇帝，以表内心的感戴。

【原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师，集大功也[1]。

皇耆其武[2]，于濲于淮[3]，既巾乃车[4]，环蔡其来。狡众昏鬶[5]，甚毒于酲[6]，狂奔叫呶[7]，以干大刑。

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旷诛四纪[8]，其徯汝克[9]。锡汝斧钺，其往视师，师是蔡人，以宥以厘[10]。

度拜稽首，庙于玄龟[11]，既禡既类[12]，于社是宜[13]。金节煌煌，锡盾雕戈，犀甲熊旗，威命是荷。

度拜稽首，出次于东，天子饯之，罍斝是崇[14]。鼎臑俎胾[15]，五献百笾[16]，凡百卿士，班以周旋。

既涉于泸，乃翼乃前；孰图厥犹[17]？其佐多贤。宛宛周道[18]，于山于川，远扬迩昭，陟降连连[19]。

我旆我旗[20]，于道于陌，训于群帅，拳勇来格。公曰徐之，无恃额额[21]！式和尔容，惟义之宅！

进次于郾[22]，彼昏卒狂，裒凶鞠顽[23]，锋蝟斧螗[24]。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阳。

王旅浑浑[25]，是佚是怙[26]，既获敌师，若饥得餔[27]。蔡凶伊窘，悉起来聚，左捣其虚[28]，靡愆厥虑。

载辟载祓[29]，丞相是临，弛其武刑[30]，谕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长如林，曾是谨谠[31]，化为讴吟。

皇曰来归，汝复相予！爵之成国，胙以夏墟[32]。度拜稽首，天子圣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

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庙宜郊，以告德音。归牛休马，丰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无疆！（右《皇武》）

【注释】

①《皇武》三句为诗的序，说明作此诗的原委。 丞相度：即裴度。裴度（公元765～839年），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进士出身，唐宪宗时，度由监察御史进升为御史中丞，力主削除藩镇，曾被吴元济派人刺伤，转升为宰相。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亲临前线督师，攻破蔡州，擒吴元济。以平淮西功封为晋国公，赐户三千。 董师：统领军队。董，理。

②耆（qí 七）：原义为年老，此处为致之意。

③瀵（yīn 殷）：水名，为北汝河之下流，俗称沙河，自许昌历郾城，入于颍。

④巾：此处作装饰解。

⑤嚚（yín 银）：愚蠢而又顽固。

⑥酲（chéng 呈）：喝醉了酒，神志不清。

⑦呶（náo 挠）：喧哗不休。

⑧四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淮西自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李希烈开始割据算起，至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吴元济被擒为止，前后共有三十八年。此处言“四纪”，用大约的概数。

⑨徯（xī 西）：等待。

⑩厘：治理。

⑪玄龟：大龟。此句说，以大龟卜之于庙。

⑫禡（mà 骂）：古代行军驻扎地点举行的祭礼。 类：也是一种祭礼，军队将出征，天子祭于上帝曰类。

⑬宜：军队出征，到社、庙举行祭礼。

⑭罍斝（léi jiǎ 雷假）：皆为古代盛酒的器皿。

⑮臑（nào 闹）：牲畜前肢的下半截。 胾（zì 字）：切成大块的肉。

⑯献：享礼的仪式。 笾（biān 边）：古代盛食品的竹器。

⑰犹：通“猷”，谋略。

⑱宛宛：弯曲的样子。 周道：大道。

⑲陟：上升，登高。　连连：从容不迫，井井有条。

⑳旆（pèi 配）：主帅的大旗，上镶有边。

㉑额（é 俄）：勇猛的样子。

㉒郾（yǎn 演）：唐许州颍川郡郾城县（今河南省郾城县），和蔡州邻近。此时裴度督率的军队进驻于郾城。

㉓哀（póu 抔）：聚集。　鞠：穷尽之意。

㉔锋蝟，指蝟之毛刺。　螗（táng 唐）：古书上指蝉，又通螳螂。此句合释，比喻力量藐小。

㉕浑浑：浩浩荡荡的样子。

㉖佚：通“逸”。　怙：依靠。

㉗餔：食物。

㉘左捣其虚：此句指唐军左翼在李愬的指挥下，直捣吴元济叛军设防空虚的后方。

㉙祓：除，清除。

㉚弛：即解除。　武刑：指吴元济曾禁止蔡州人不得“偶语”，夜晚不许燃烛，不许以酒食往来，否则，以军法论处。

㉛谨谯（huán náo 欢挠）：喧闹。

㉜胙（zuò 坐）：古代祭祀时用的肉，此处作报酬解。　夏墟：即夏之故都，在晋阳（今山西安邑县）。　胙以夏墟：裴度因平淮西有功，被唐朝封为晋国公，户三千。山西曾为夏都所在地，故以夏指晋。

【译文】

《皇武》，这篇雅是歌颂皇帝陛下圣明，任命裴度为丞相，主持军事并亲赴前线督战，从而完成了削平淮西藩镇叛乱的大功！

皇帝获致削平藩镇的武功，是在溵水、汝水一带地区。战车修饰齐整，蔡州四周的地方将要回归朝廷。淮西叛军既愚蠢、又顽固，甚于一群喝醉了酒的狂人，猛跑乱闯、喧哗不宁，干犯国家大刑。

皇帝向裴度咨询：只有你和我同心同德，眼看那淮西的藩镇

已割据几十年，还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现在，朕期待你去攻克。特赐给你斧钺，你督察师旅，统率蔡州的人，既要宽待他们，又要治理他们。

裴度叩头谢恩，到宗庙去占卜，举行禡祭类祭，并向土地神祷告，祈求。手执明亮耀眼的金制符节，将士们拿起盾牌和雕镂着花纹的戈、矛，身著犀皮铠甲，举起绘有熊罴猛兽的战旗，皇帝的威严使命，谨记心里。

裴度向皇帝叩头告别，率领军队出列于长安城东。天子亲自为他饯行，酒杯里美酒斟得满满的。鼎俎内盛着兽腿、肥肉嘉肴，五次献上百个笾豆盛的瓜果，文武百官轮流把盏劝侑。

军队渡过浐水，左右两翼向前挺进！是谁谋划大计？是他幕僚中许多贤能的人。大道蜿蜒前伸，军队越过高山，涉过流水，军威传播远近，部队行军，无论上山下岭，都显得井井有条。

我们（唐军）的大、小军旗，飘扬在大道和小路上，裴度向各将领训诫：鼓励他们拿出勇气来。又叫他们从容不迫，不能只凭粗勇！整顿你们的仪容，一举一动都要合乎道义！

裴度的军队进驻郾城，叛军头目仍然发昏发狂，继续纠集凶顽徒众，兵器多如猬毛、蜩螗。他忘恩负义，如同刚能爬行的小孩，就想跟 他的父亲对抗；又像草木才萌发它的嫩芽，便去违抗沐浴它的太阳。

王师浩浩荡荡，在裴度的指挥下，既得到休整，又有了依靠，唐军虏获了叛军，有如饥饿得到食物。吴元济处境窘迫，全部调集军队前来攻击，唐军左翼直捣他的空虚，军事计谋无一失误。

唐军一边开辟道路，一边扫荡残敌，丞相裴度就莅临蔡州城，解除吴元济原颁的残酷刑法，将宽大的政令告知蔡州民众。蔡州的危难已得安定，朝廷的长官建置如林，曾经是喧闹纷乱的地方，现在是一片讴歌颂扬声。

皇上说："裴度你班师回朝，仍然恢复相位！"授予晋国公爵，

封给夏人的故地。裴度叩头道谢：天子圣明如神！再拜叩头，皇上保佑下面的百姓！

淮西已被平定，捷报震动了北方和南方；于是举行庙祭、郊祭，报告这响亮德音。牛马归于农事，田野的庄稼茂盛兴旺；我们的武功如此宏大，永无止境地继承和发扬！

【原文】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丑，以平淮右[1]。

方城临临[2]，王卒峙之[3]；匪徼匪竞[4]，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艰顽[5]，柔惠是驯。

愬拜即命，于皇之训。既砺既攻，以后厥刃。王师嶷嶷[6]，熊罴是式。衔勇韬力，日思予殛[7]。

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获厥心，大袒高骧[8]。长戟酋矛[9]，粲其绥章[10]。右翦左屠，聿禽其良[11]。

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贡尔有。维彼攸恃[12]，乃侦乃诱；维彼攸宅[13]，乃发乃守。

其恃爰获，我功我多。阴谍厥图，以究尔讹。雨雪洋洋[14]，大风来加。于燠其寒[15]，于迩其遐。

汝阴之茫[16]，悬瓠之峨[17]。是震是拔，大歼厥家。狡虏既縻，输于国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诛。

乃谕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18]，既清而涨。蔡人行歌，我步逶迟[19]。

蔡人歌矣，蔡风和矣。孰颖蔡初[20]？胡瓿尔居[21]？式慕以康，为愿有余。是究是咨，皇德既舒。

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22]，惟西平是庸[23]。内诲于家，外刑于邦[24]。孰是蔡人，而不率从？

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畴允大邦[25]，俾惠我人。于庙告功，以顾万方。（右《方城》）

【注释】

①《方城》五句为第二篇诗的序文。说明写此诗的原委。 方城：山名，在今河南省叶县南，跨方城县境，唐代属唐州。 李愬（公元773～821年）：字元直，甘肃临潭人，是唐代名将李晟的儿子，他对军事有谋略，屡立战功。元和十一年冬，唐任命李愬为唐、邓、隋（州）节度使，率兵驻扎于方城一带，以讨伐淮西藩镇的叛乱。

②临临：高峻的样子。

③峙（zhì 至）：直立，此处作驻扎讲。

④匪：不是。 徼：营求。 竞：争夺。

⑤踣（bó 博）：倒毙于路。

⑥嶷嶷（yí 疑）：威武的样子。

⑦殛（jí 吉）：死。

⑧袒：脱去上衣。 骧：马昂头奔腾。

⑨酋：长，首领。 酋矛，即长矛。

⑩粲：鲜明而有文采。 绥章：用染色的鸟羽毛或旄牛尾做的绦子，挂在旗竿上面，以示华美。

⑪聿（yù 玉）：语首助词。 禽：同“擒”。 良：指吴元济叛军的骁将丁士良。

⑫维：发语词。 彼攸恃：吴元济所依靠的人，指李祐，也被李愬诱获，释放后献计立功。

⑬维彼攸宅：叛军的据点。

⑭雨（yù 玉）：作动词，降落之意。

⑮燠（yù 玉）：暖，热。

⑯汝阴：汝水的南面。

⑰悬瓠：蔡州城之外形。唐代蔡州城治所在上蔡（今河南省汝南县）。

⑱沄沄(yún 云)：水流转很急的样子。

⑲逶迟：步伐从容不迫。

⑳颖(lèi 类)：通“戾”，性情乖戾，有毛病。

㉑颉(qì 气)：不安的样子。

㉒文祖：指唐宪宗的祖父德宗李适。

㉓“西平”句：唐德宗时，李愬之父晟(公元727～793年)，领兵击败朱泚叛军，收复长安，迎德宗归京城。晟屡立战功，被封为西平郡王。

㉔刑：通“型”，示范之意。

㉕畴：通“酬”。　畴允大邦：赏赐给大的封国。唐以李愬袭取蔡州城，擒获叛首吴元济有功，遂封李愬为凉国公，实封户五百。

【译文】

《方城》这篇雅，是赞美唐宪宗任命李愬为唐、邓、隋(州)节度使之后，他率军队驻守方城一带(在唐州境内)，乘淮西叛军后方防守空虚，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冬，袭夺其老巢蔡州城，擒获叛首吴元济，从而结束了长达四年的淮西藩镇叛乱。

方城山高而险峻，唐军就驻扎在这一带地方。指挥驻军的将领是李愬。他的不靠钻营，不靠竞争，是由皇上正式任命。皇帝命令李愬：你到蔡州去，布施朕的仁德，击败那负隅顽抗的叛贼；对善良的人，要采取教育和感化的政策。

李愬拜跪受命，一概遵照皇上的教训。作好战斗的准备，然后挥刀上阵。唐军威武雄壮，将士们像勇猛的熊罴一般。又养精蓄锐，天天想给叛军以致命的打击。

敌寇昏顽而又猖狂，竟敢闯入节度使李愬的封疆。李愬获得士卒的拥戴，同仇敌忾，勇士们袒胸上马。持着戟矛等锐利武器，举起闪亮的战旗，冲入敌阵，经过顽强的战斗，左右冲杀，擒获了吴元济的骁将丁士良。

李愬赦免了丁士良，不追究他的罪过，丁士良将李愬看作他

的再生父母。他对李愬感恩戴德，铭刻于血肉的身躯中，他愿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和智谋作为报答。李祐是吴元济重用的智囊，丁士良便探听李祐的情况，诱他陷入唐军的圈套；又献计拿下叛军的据点，并前往驻守。

李祐既被俘获，我们就鼓励他带罪立功。暗中刺探叛军的战略意图，掌握叛军的阴谋。唐军然后出奇制胜，不顾大雪纷飞、狂风怒吼，长途跋涉，偷袭叛军。唐军士气高昂，即使天寒地冻也降退不了他们的战斗热情；行军路远犹如到很近的地方，直捣叛军的心脏。

汝水南面的地方是那样广大，蔡州像悬瓠似的城郭是那样高峻。但李愬的部队履险如夷，震动了汝水南岸，攻占了蔡州城，荡平了吴元济的老巢。唐军把吴元济捆绑起来，打入囚车，解往唐朝的都城。然后到宗庙献俘，将吴元济斩首示众。

唐朝于是一面告谕百姓，一面停止军事行动，使蔡州如同有了特大喜讯。蔡州人民的家室得到团聚，上足以养父母，下足以养活儿女妻室。汝水滚滚地奔流不息，河水清澈而又深广。蔡州人民走起路来都在歌唱，他们的步伐从容、不慌不忙。

蔡州人讴歌唐廷的威德，风气也变得更好了。是谁使得当初的蔡州人性情乖戾，为什么蔡州在那时扰乱不安？其罪魁祸首是吴元济。而今平叛之后，蔡州人互相爱慕、康乐安宁，老实谨慎。追根究底，是由于皇恩浩荡！

皇上说：啊！李愬，你发扬光大了你父亲（李晟）的功绩。从前我的祖父（德宗），许多军国大事都倚重你父西平王。你父亲在家里教诲子女忠于唐廷，在全国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而又有谁胆敢挑拨蔡州人，不去效法他呢？

蔡州人现在听从李愬的话，可见西平王有个好儿子。李愬既是西平王的哲嗣，也就是我的贤臣。应当封赐李愬大块疆土作为酬劳，使他对我的人民更有恩惠。到宗庙去祀告你这次平定淮西

的大功，供全国各地臣民观摩瞻仰。

刘美崧　译注

四　箴

程　子

【作者】

程子。此指程颐（公元1033～1107年），北宋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字正叔，学界称伊川先生。与兄程颢同师周惇颐，并为北宋理学奠基者，世称“二程”。哲学家、教育家。官至崇政殿说书，反对王安石新政。讲学达三十余年，以“穷理”为主，认为“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这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从而强调“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程颐以“理”“天理”为第一性，万物来源于“天理”，是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天理”又与封建道德同一，提出“去人欲，存天理”，维护纲常名教，反对寡妇再嫁，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成了压迫妇女、扼杀人性的罪恶戒律。人性论上提出“气禀”说，人禀受气的清、浊不同，因而才有贤、愚之别。二程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著作有《伊川易传》、各种经传的《解》、《颜子所好何学论》等。后人所编《遗书》、《文集》、《经说》等，收入《二程全书》中。

【题解】

《四箴》对人的四种言行“视”“听”“言”“动”提出教诫。它来源于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条规，而程颐用他的理学观点加以发挥。这里谈“心虚”、“天性”、“存诚”、“知几”之类，都是孔子言论中所不及见，而是思、孟学派发展到理学的一些概念。除去作者的哲学体系，有些内容对人的立身行事，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视　箴

【原文】

心兮本虚，应物无迹①。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②。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③。

【注释】

①应物：感受外物。指心为外物所感。

②中（zhòng众）：正对上，受到。　迁：移动。这里是动摇，变化。

③诚：这里是理学的概念。指心的平静，清静无欲，与天性相合。

【译文】

心本是虚静的，感应事物而无踪迹。操持它有要领，怎样看事便成为它的法则。蒙蔽纷呈在你眼前，受到了诱惑就会动摇变迁。把它们抵制在外面，内心就安宁。克制私念归之于礼，久之便见其“诚”。

听　　箴

【原文】

人有秉彝[1]，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2]。卓彼先觉，知止有定[3]。闲邪存诚[4]，非礼勿听。

【注释】

①秉彝：守常，守住常道。《诗经·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②亡：丧失。

③止：所止之处，此用为名词，即至善。见《礼记·大学》："知止而后有定。"

④闲：防备，防止。

【译文】

人有所守的常道，就是本着天赋的情性。各种知识诱惑、事物变化，于是便丧失其正。卓越的先觉者，知到至善之境就能坚定。防止邪乱、保存诚心，非礼的言论不要去听。

言　箴

【原文】

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1]，兴戎出好[2]。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3]，伤烦则支[4]。己肆物忤，出悖来违[5]。非法不道，钦哉训辞[6]。

【注释】

①矧（shěn审）：何况，况且。

②兴戎：引起战争。　出好：生出和好。

③伤：指过份。　诞：放肆，荒唐。

④烦：繁琐。

⑤悖：逆反，悖乱。

⑥钦：敬。

【译文】

人心的活动，由言语发出。发出则禁止暴躁妄乱，保存于内心 则平静专一。何况言语是枢纽机关，能因此发生兵事或结成友谊。吉、凶或荣、辱，都由它招致。过于轻率便会放肆，过于繁琐则流于支离零碎。自己放肆、与事物相忤，就会发出的是悖乱，与到来者相违背。不合礼法的不说，敬慎吧这教训的言辞！

动　　箴

【原文】

哲人知几[1]，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2]。造次克念[3]，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

【注释】

①几：几微，微妙，事物萌芽状态。

②从欲：犹纵欲。

③造次：匆忙之间，时刻。

【译文】

明哲的人察知事物的几微，他的“诚”心用在思考上；志士努力实践，他的操守坚持在行动上。顺应天理就宽裕自如，放纵人欲便只有危险。时时刻刻念此不忘，战战兢兢地掌握不变。习惯和天性相成，就能和圣贤一同归之于正。

王贵民　译注

心　箴

范　浚

【作者】

范浚，宋兰溪（今浙江）人，字茂明。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举贤良方正，因秦桧当政而不愿出仕，闭门讲学，笃志求道，人称香溪先生。有《香溪集》。

【题解】

《心箴》是讲心性之学，认为人的心最重要，必须保持心的纯正，不为外物所扰。提倡“诚”“敬”，是当时流行的理学家心性一派的学说。

【原文】

茫茫堪舆①，俯仰无垠②，人于其间，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仓稊米③；参为三才④，曰惟心尔。往古来今，孰无此心？心为形役⑤，乃兽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动静，投间抵隙⑥，为厥心病。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与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⑦，百体从令⑧。

【注释】

①堪舆：风水，这里指大地。

②垠(yín 银):界限,边际。

③太仓:古代皇室粮仓名。　稊(tí 题):稗草的实,如小米。这里形容小的米粒。

④三才:天、地、人。

⑤此句意为心受形体(即行为)的役使。见卷五《归去来辞》注。

⑥投间:投进空档,犹言钻空子。　抵隙:填补隙缝。

⑦天君:主管者,这里指心。

⑧百体:身体所有部位。

【译文】

茫茫的大地,俯察仰看它没有边际,人生长其间,是很小的一个身子。这个身子的小,如同太仓中的一粒稊米;他参与天地而同为三才,也只在于他有颗心而已。古往今来,谁没有这颗心?如果心被形体的行为所役使,那便是兽、是禽!若只用口、耳、目,只用手足去行动,钻空与填补隙缝,就会成为心的疾病。一颗心这么小,却让各种欲望来侵扰,那么留给心的地位,唉呀,就会很少很少了!君子保存诚心,时刻善于思考和恭敬,这个主宰者——心便泰然安定,就会叫身体所有部位都听从命令。

王贵民　译注

六先生画像赞

朱　子

【作者】

朱子，即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南宋哲学家、经学家和教育家，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人，侨寓建阳（今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并强调备战，被韩侂胄等诬为“伪学”。广注经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均有贡献。哲学上集理学大成，建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认为理在气先，理是本，有理才有气。强调“天理”，控制“人欲”。吸收当时科学成果，提出了有关自然界变化的某些见解，如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说、论证地质变迁说等。他的理学在明、清两代被奉为儒学正宗。其博览和独立思考、精密分析的学风也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多种。

【题解】

“六先生”的濂溪即周惇颐，明道即程颢，伊川即程颐，康节即邵雍，横渠即张载，涑水即司马光。他们都生在北宋，是朱熹的前辈；除司马光外，又都是理学大师。对他们的画像作赞语，倾注作者的景仰，作为理学后继者和发扬者朱熹，自当如此。赞语对每人用四言八句、32个字，概括他们的成就

和品德，以优美的辞藻和最简洁的笔触，抒发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于此，也可以看到作者的文字功夫、文学才华。

濂溪先生

【原文】

道丧千载，圣远言湮，不有先觉，孰开我人[①]！书不尽言，图不尽意[②]，风月无边，庭草交翠[③]。

【注释】

①开：这里是开导，启迪。

②“书不尽言”二句：这两句当指画像而言。

③“风月”二句：这两句是就周惇颐的幽雅住地衬托他的学问、风格。

【译文】

儒道丧失有千年，圣人已远，他们的言论已湮没沉沦，若没有先觉者，谁来开导我们后人！写的也不能尽言，图像也不能尽意。先生的学识有如风月无边，至今庭前草木一片青翠。

明道先生

【原文】

扬休山立[①]，玉色金声，元气之会[②]，浑然天成。瑞日

祥云，和风甘雨，龙德正中[3]，厥施斯普。

【注释】

①扬休：发扬美德。休，美，善。此词为古语“对扬王休”的简缩。

②元气：最初的气体，亦即天地之气、阴阳二气。这里既是说理学思想，也是指程颢的天赋。

③龙德：龙的德性。这里龙等于乾，等于天。见《周易·乾》卦爻辞。所以说它居于正中之位。

【译文】

发扬美德、像高山屹立，是玉的颜色、是钟磬的发声，元气的会合，浑然天成。像瑞日、像祥云，似和风，似甘雨，龙的德性居于中之位，它的施行那么普遍均匀。

伊川先生

【原文】

规员矩方，绳直准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1]！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识其贵！

【注释】

①“允矣”二句：这两句见《诗经·小雅·车攻》篇。 允：信，确然。展：诚，真是。

【译文】

规成圆、矩成方，绳能使直、准能使平，您实实在在的君子，

真是集了大成！布帛的文采，菽粟的厚味，可是知德的人很稀少，哪个识得它的珍贵！

康节先生

【原文】

天挺人豪[1]，英迈盖世，驾风鞭霆，历览无际。手探月窟[2]，足蹑天根[3]，闲中古今，静里乾坤[4]。

【注释】

①挺：犹言挺生，挺出，作动词用。

②月窟：传说月神居住之所，月由此升起。

③蹑（niè 聂）：踩，踏。　天根：氐宿，二十八宿之一。

④“闲中”二句：这两句是指邵雍的人生哲学主张闲静，乐天安命。

【译文】

天然挺生的人豪，英俊超群盖世，驾起风云、驱动雷霆，经历的阅览无边无际。手探到遥远的月窟，足踩着高高的天根，在闲中历尽今古，在静里有天地乾坤。

横渠先生

【原文】

蚤悦孙吴[1]，晚逃佛老[2]，勇撤皋比[3]，一变至道。精思力践，妙契疾书[4]，订顽之训[5]，示我广居[6]。

【注释】

①蚤：同“早”。句指张载幼年喜读兵书。

②这句指张载晚年也受到佛、道的影响。

③皋比：虎皮。 句指张载曾坐虎皮上讲学，后来听到二程到京师讲《易》，他自叹不如，便毅然撤掉虎皮，停止讲学，专心研究儒家学说。

④此句说张载勤于著述。 契：刻，借指写字。

⑤此句指张载所作的《西铭》一文。

⑥广居：本孟子语：“行天下之广居”。这里当指广阔的范围，即学问的视野 开阔。

【译文】

早年喜读孙、吴，晚年逃于佛、老，勇敢地撤去虎皮，一变而达到最高的儒道。精思又努力实践，勤奋写书立说，订正顽童训戒子弟，都指示给我广阔的居所。

涑水先生

【原文】

笃学力行，清修苦节，有德有言，有功有烈[①]。深衣大带，张拱徐趋[②]，遗像凛然，可肃薄夫[③]！

【注释】

①“有德”二句：这两句是概括司马光有“三不朽”的成就。古人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

②“深衣”二句：这两句是形容遗像的风度。

③肃：严肃，整肃。这里作致使动词用。

【译文】

专心学问又努力实行，清苦修造品节，立德又立言，还立了功烈。穿着深衣，垂下大带，张臂拱手，从容步趋，遗像凛然难犯，可以叫鄙薄的人也严肃起来！

王贵民　译注